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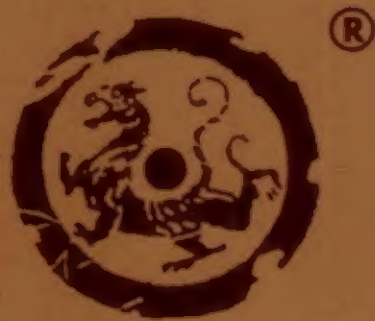
# 儒藏

史部  
第六十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60)



儒藏





B222  
30  
(60)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 儒林年譜

第十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 目錄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續) 清·王文誥編撰 .....

一



儒藏

目錄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七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男霖圻覆較

諸案熙寧四年辛亥十一月三日公游金山訪寶覺圓通二老夜宿金山寺

望江中炬火作詩為寶覺作真贊

本集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云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

是則非師因師翌日自金山放船至焦山遇中江長老喜聞鄉語作詩

識道道亦如是蓋初識於此時綸老當即中江僧也渡潤州登北固山游甘露寺庭下觀諸

葛公所憩很石及梁武鐵鏤李贊皇手植樹作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詩

至蘇州游虎邱寺觀王禹偁畫像

本集王元之畫像贊云始余過蘇州虎邱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

而不可得二十八日到杭州通判任居於北廳

成化杭州府志唐州治在鳳凰山之右是也唐光

化三年吳越王鏐以唐州治擴而大之依山阜以為宮室名曰鎮海軍使院

宋自錢氏納土即國為州治名勝志云隱秀齋在府治通判北廳蘇軾書咸

淳臨安志云鳳凰亭在府治南通判北廳諸案是時有兩通判其一魯有開

故別有南廳而此則北廳也據本集修廡宇狀府寮所居皆在州治故邸分



備藏



出者。沈立爲杭州守。諸案是時監司張覲俞希旦王廷老察推呂時方行青

也。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地方騷然公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

作初到杭州寄子由詩十二月一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作詩。本集六一泉

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子聞於民事求

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諸紀年錄載十一月到任本集無到任之日可考獨此敘云到官三日至孤

山是在到任之四日而詩題已作臘日矣由此推之蓋以十一月二十八日

到任而以十二月游靈隱寺答李杞再和孤山原韻使者所至發摘官吏公

以學官無吏責作戲子由詩。諸案此詩施註原編冬春之交查註合註仍之

句以合除夕錄因之作又證以上文侍中權鹽書始知因決配贖犯而發乃

十二月作也前註僅有烏臺詩案多配犯鹽一語未盡其實似覺詩爲太過

矣。詐後除夜上天竺訪都師惠辯本集海月辯公真贊云都師總領要畧惠

值都廳註。悅服予固喜從之游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余方年壯氣甚不安厥官每

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

子之爲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僧正辯才本集海月辯公真

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贊云錢塘佛者之



盛蓋甲天下、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畧、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爲僧官。

**除夜值都廳**案古蹟考、虛白堂在郡園、唐時建、後爲錢氏都會堂。又白居易詩云、虛白堂前衙散後、更無一事到中心、是唐爲聽事之所也。至趙抃守杭、復有虛白堂詩、蓋宋已。**囚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題壁間**詩本集詩云、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小人食謀誰能暫、縱遣閑默愧前修。又上文侍中論權監書云、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又上韓丞相論我傷手實書云、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謂是時鹽法極峻、窮民犯鹽、例皆徒配。詩有營糧謀食之語、必讀公文方得此詩本旨。又此詩公已自編於元祐五年除夕三圖皆空。熙寧五年壬子、公年三十七、是年正月和作之前、今仍錄於案、以備事實云。**熙寧五年壬子**命皇城司卒七千餘人、巡察京城、訪議時政者。二月、蔡挺樞密副使。三月、京師置市易務、富弼致仕。四月、括開田、置弓箭手、以古渭砦爲安遠軍、命王詔行教閱法。五月、行保馬法。**正月、城外探春作浪淘沙詞**本集城外探春調寄浪淘沙詞云、昨日出東未吐、早已回春、綺陌斂香塵、雪霽前村、東君用意不辭辛、料想春高麗人貢光先到處、吹綻梅英。謂此倅杭作、而年無所考、今首載於此云。**高麗人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鈴轄亢禮、公使人謂**



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秦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語案本傳墓誌載倅杭事惟此條而年月無考今錄於是年之首云爲張次山題越州壽樂堂餞送岑象求至梓州提舉任並有詩。三月雨中游明慶寺作賞牡丹詩。二十三日同沈立游吉祥寺觀牡丹於守璘之圃。二十四日立出所集牡丹記公爲作敘。本集牡丹記敘云熙寧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縷綵籃以獻於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旣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游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於篇。并作吉祥寺賞牡丹詩和劉恕所寄諸作游六和寺送張吉甫赴閩漕并記蘇子美金魚詩。本集子美金魚詩云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



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妄食、安能如此壽耶？**和子由柳湖**

**久涸得水開元寺山茶今歲獨開二詩**。樂城集宛邱二詠敘云、宛邱城西柳湖累歲無水、開元寺殿下山茶一株、

枝葉甚茂、亦數年不開。轍頃從子瞻游此、每以二物為恨。去歲雨雪相仍、湖中春水忽生數尺。至二月中、山茶復開千餘朵。因作二詩奉寄。**四月**

**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和蔡準邀游湖上六月二十七日登望湖樓醉中**

**作詩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至餘杭宿法喜寺後綠野堂七日望吳興諸**

**山寄孫覺詩**。詰案公後有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發臨安宿淨老之作、即此韻也。以是知此詩為七月七日所作。**發臨安宿淨**

**土寺翌日自淨土步至功臣寺因游徑山並有詩自徑山歸得呂穆仲詩同**

**宿望湖樓并作夜泛西湖詩法言作雪山於東軒公過而愛之為題雪齋榜**

詰案法惠院僧法言字無擇於所居東軒界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峰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公過而愛之、名曰雪齋。秦少游為記事詳卷十八雪齋題下。公後於黃州築雪堂、繪**為慈雅跋蔡襄帖**本集題蔡君謨帖云、慈雅

飛雪於四壁、蓋變言之法也。**為慈雅跋蔡襄帖**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退老

於孤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畧無在者。偶出蔡公書題羊欣帖寄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彫喪、舉世所惜。慈雅之歎、蓋有以也。**題羊欣帖寄**



孫覺。本集題羊欣帖云。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頌刻王安石經

義列學宮。寄劉恕書。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倅錢塘日。答劉道原書云。道原

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

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鶴詩。大小雅本。是老鶴。似此

類甚衆。大可痛駭。時熙寧初。王氏之學。務爲穿鑿至此。語。此書本集不載。

今補入之。王安石說霸字云。西在方域。主役伐。或言霸從雨。不從西也。卽又

曰。如時雨之化耳。其所頒三經義。大率類此。既列學官。而又奏易。其非是者。

朝更暮改。殆無虛日。此下卷之監試官諸詩。所以多微詞也。其後南宋學官

雖禁絕不用。而此風不衰。有陸彥遠者。和霽字韻云。雖貧未肯氣如霄。人議

其與則霄作消解。謂凡氣升此而消也。又有胡浚明者。曰。吾適在浴室中。悟

直字之說。在隱可使十日視者直也。學字說三十年。今乃造此地。餘如王瞻

叔。晁子止。雖位居卿貳。而誦說日夕不輟。及病且死。猶擁被而指畫之也。可

謂嗜痴。請宗本住淨慈寺疏。本集杭州請圓照禪師疏云。大道無爲。人之必

者矣。歸真諦。恭惟本師長老脫離常見。灑落孤風。其爲已也。如月行空。無跡可踐。

其爲人也。如金入鑪。隨注皆圓。既不滯於一方。豈肯違於衆欲。而況淨慈古

刹。錢氏福田。代不乏傳。人所信向。閑矜善俗。久斷真取。以來臨。則隱慈心願

順羣。誠之再請。請宗本住淨慈寺疏。公後有游淨慈寺。請宗本詩。逮公。孫立節使其子。總來質所業。總願畱授經

帥杭。則善本已繼法席。卽小本也。孫立節使其子。總來質所業。總願畱授經



門下公命與邁同學

蘇過斜川集孫志康墓誌云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

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余長兄游。既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為文章士。時  
熙寧時孫立節出為鎮江軍掌書記熙寧七年公赴常潤賑饑與立節重遇於  
京口。元祐三年公知貢舉孫總以黜籍登上第。其後遷嶺南立節已卒總又  
欲相從於惠公以其名盛為書戒止之。若總者其人亦可以見矣。餘詳卷三  
十總案孫總聞終南趙宗有李庠皆卒各張果之書。本集與監承事書云示  
登第條下。一悵然當時李庠彭年監官與之往還甚熟斯人今亦不可得也。關中後來  
豪俊為誰乎。某日夜念歸蜀爾終當一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  
也。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沈里中宜及今為樂異時一為世所  
求此閒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彭年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  
而病廢故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為之惘然也。監承事  
即張果之也。推書中意如趙宗有化久後來豪俊為誰等句皆久未聞耗語  
參以日念歸蜀及果之異時為世所縻論之則又去岐不甚遠之事蓋倅杭  
時作也。自後本集不復再及終南二曲游事。今載此書歸結鳳翔集各卷誠  
不可少也。自法言以下七條皆熙寧五  
年前後事。月日無考並附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七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身霖圻覆較

諸案熙寧五年壬子

是年八月王韶復武勝軍改為鎮洮軍尋升為熙州頒方田均稅法十一月章惇開梅山十二月陳升之樞密

使

八月求焦千之惠山泉任仍寄詩勸以詩酒自娛並有詩沈立邀游湖上

不赴明日得雙蓮於相山為詩以獻立并和立詩聞趙概訪歐陽修於汝

陰榜所居為會老堂相與唱和公和修會老堂及寄概詩

本集代張方平撰趙康靖公神道碑

云公諱概字叔平河朔人徙於宋之虞城天聖五年擢進士召入翰林為學

士知貢舉加侍讀學士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擢御史中丞樞密副使拜參知政事皇嗣未立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

未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為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

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以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

徐州遂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

事集古今諫爭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詔

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

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六年正月十五日薨於永安坊里第享年八

十八贈太師謚康靖葬宋城縣

諸案文內載叔平保奏歐陽永叔及往訪汝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八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八



陰事查註已載。公監試於中和堂以其時所取文體甚陋呈諸試官詩。本集題下今不錄。

敘云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槩案其形模而出

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為恒璧彝器其可乎。詩案公與登望海樓作晚景張文潛論文有書載卷二十六總案必合觀乃得其詳。

寺。本集與范夢得書云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在中和堂言望海樓閒坐漸覺快適有詩數百寄去以發一笑。詩案此書則望海樓與

中和堂相連皆在州廨之內鳳山之上。煎茶於試院中作孫覺求墨妙亭及也其前後登望海樓詩皆閣中所作。

李常求黃鶴樓諸詩。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寄崔度十五日夜催試官考

較戲作。十七日榜出再登望海樓與試官兩人復留和前詩。詩案兩試官一

八送劉十八日觀潮作南柯子詞。本集八月十八日觀潮詞寄南柯子詞云寺丞詩。

砂住在潮頭來處渺天涯雷輓夫差國雲翻海沈立除審官院以去留詩為

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寫取餘聲歸向水仙誇。別陳襄自陳州來代中和堂拒霜盛開襄有詩呈公並答詩游梵天寺見守

詮小詩和韻聽惟賢琴用歐陽修論琴詩之旨作惟賢琴詩。詩案此詩施註原編罷杭倅後

查註合註皆從誤編入十二卷甲寅九月後今改九月間歐陽修訃哭於孤

# 山惠勤之室爲文祭之

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蒼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

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  
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茫朝廷無所稽  
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  
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鰐鰐而號狐狸昔其未  
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  
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  
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  
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遜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  
人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  
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嗚呼哀哉

答惠思詩孔文仲過訪復寄贈言次韻朱壽昌求母五十年得之蜀中

作詩不服母喪之禽獸自是挾恨及公爲此詩定遂肆禽獸之毒尤實開其

端也十月赴湯村開運鹽河中督役夜宿水陸寺寄懷北山清順

休侵小雪句以是遂部役至鹽官作戲呈同事兼寄陳襄詩登慶壽寺千佛



閣復游安國寺悟空塔觀塔前古檜僧爽所蓄白雞並有詩。為居則作大悲

閣記。本集大悲閣記云。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

病。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

遍。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十日陳襄燕貢士於

於成。其高九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

中和堂賦登彼公堂四章作送杭州進士詩敘。本集送杭州進士詩敘云。右

陳公之詞也。熙寧五年。錢唐之士貢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於中和堂。公

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

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雁也。言山而及鴻雁。於

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二

三子何以游六和寺。沖師開山溪為水軒。十一月冬至日。獨游吉祥寺。並有

報公乎。游六和寺。沖師開山溪為水軒。十一月冬至日。獨游吉祥寺。並有

詩追憶歐陽修論琴詩事。本集歐陽公論琴詩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

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為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

聽琵琶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為恨。

公將赴湖州相度隄岸。戲贈孫覺。東都事畧。孫覺知湖州。松江隄為民患。覺

良田。諸築三吳水患。始於慶歷中。松江築挽路。建長橋。雖公私漕運稱便。而

水道由此艱噎。蘇湖常三州海口。又沙湮日甚。故其患不支也。平此患。必去





吳江土、遷沙上居民使水有所瀦然後疏三州海口導之以行患乃除耳。孫覺改隄乃一時權宜之策僅可以禦小水。若長年淫雨則水高於隄矣。尚何木石之別乎。是時覺必上其議故漕使檄公相度又必覆如覺議而後行也。公知吳中水患實發端於此時其後帥杭數州皆所部而水裁日甚因資訪倍至欲盡疏之上三吳水利狀會賈易沮公言裁傷執政亦多娼嫉者遂格不行畱為民患殆又數百餘年如賈易者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餘詳卷三十二卷三十三總送張軒民赴省試再用前韻寄孫覺詩十二月湖州道案論裁傷水利條下。

**中作畫魚歌**公以十二月至湖州。鵝種麥行。畫魚歌公自註湖州道中也。今改。**至湖州為孫覺作墨妙亭記**本集墨妙亭記。郵孫華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列於後。

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華老當日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華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僂仆斷缺於荒陬野墓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覺出黃庭堅詩文就質公始異之。本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華老求文為記。

**覺出黃庭堅詩文就質公始異之**集與黃魯直書云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華老之坐上從然異之。幸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和邵茂誠戲贈賈收并和收吳中田婦歎詩游道場山何山至天慶觀孫覺所葺小園為山宗說**

題歸鴈亭。孫覺爲會公行觴政禁不言時事並有詩。至秀州贈錢顗并寄其

弟惠山老錢顗席上題領巾詩也。何遠春渚紀聞云嘉興李巨山乃錢安道甥

詩卽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驚過永樂鄉

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謂此詩查註收入續採詩中今載於案。遊報本禪院遇鄉僧文及作詩爲王頤作鳳咄硯銘。本集鳳咄硯銘云帝規

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寶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爲書硯美

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咄坐令龍尾羞牛

後又書鳳咄硯云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

鐵作硯至美如有青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子

博士王頤始知以爲硯而求名於余。書花藥夫人宮詞。跋云熙寧五年奉詔

余名之曰鳳咄且又戲銘其底云。定秦楚蜀三家所獻書可入館者令令史李希顏料理之。中有蜀花藥夫人

宮詞獨斥去不取予觀其詞甚奇與王建無異嗟乎夫人當去國之時而能

振大雅之餘韻沒其傳不可也用錄其尤者刻諸石俾識者覺之陳師道後

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青城人以十色入蜀宮號花藥夫人効王建作宮詞百

首國亡入備後宮文瑩湘山野錄云王安國奉詔定蜀楚秦三家書可入三

館者花藥夫人手寫宮詞定三家書者斥去之遂令令史郭祥繕寫入三館

既歸口誦數篇與荆公荆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王禹玉馮當世願傳其

本於是盛行於時文瑩親於安國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錄其詞

附錄以





上鳳味硯花藥宮詞二則皆熙寧五年事雖銘跋年月不詳應附載於此

**出候潮門過王復園居觀所植雙檜作詩觀錢世雄所藏其父公輔遺教經石刻**

本集跋錢君倚遺教經云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為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同之勢

詩案錢世雄字濟明晚號冰華老人家住常州公此跋作於黃州而云在杭為同僚是倅杭時也不詳濟明為何官

烏臺詩案收有譏諷文字選人錢世雄罰銅二十斤是元豐二年濟明復為選人矣公赴杭其父君倚方為廣陵帥是時似已罷歸非久卒矣濟明乃與公終始之人特表出之餘詳

**畫阿彌陀佛施圓照作頌**

本集阿彌陀佛頌敘卷十一總案為作哀詞條下

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囑替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獻頌

**上天竺題雪坡亭**

咸淳臨安志云上天竺講寺雪坡亭東坡訪辨才法師適過生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

之曰小斜川云詩案過字叔黨以是年壬子生至宣和三年辛丑年五十當宣和中金穀未作宋已亂甚京東河北路皆不通過晚任中山倅為羣盜所圍慨然曰寧有蘇內翰子從賊者乎溘焉而化事

見王明清揮塵錄而本傳不載特附此以備考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八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九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諸案熙寧六年癸丑

公年三十八。是年二月王韶克河州遂復洮岷疊宕等州。三月親策進士置經局命王安石提舉試明經諸科

並試明法注官。四月置律學。文彥博罷。五月遣熊本措置廬州府井鹽夷事。正月元日次韻張先和七夕寄孫覺

詩九日有美堂飲醉歸五鼓起閱文書得鮮于侁所寄雜興作古意一首答

之十五日祥符寺九曲觀燈過可久房蕭然無燈火但聞薺蔔餘香畱詩二

十一日病後陳襄邀往城外尋春有餉官法酒者約陳襄移廚湖上初晴復

雨山色空濛並記以詩二十七日行部富陽新城李似先行畱待於風水洞

公追至定山村既見似有和風水洞諸詩詩案紀年錄二十七日游風水洞

月望觀潮作詩又再游風水洞作詩并臨江仙據此則公詩凡五首今僅有

李似畱待一首及和似二首其前後游風水洞二首皆佚去矣此三首施註

原編并載於此即為六年正月同時之作本不誤查註既仍原編如不再註

最為盡善乃復引烏臺詩案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游風水洞而駁之云年譜





游風水洞乃六年事。詩案譌當改正。今考年譜游風水洞李似相待有詩題壁。明載七年。合註以其譌遂有年譜不載六年。王註亦載七年之說。益滋謬。轉七年正月。公在常潤。豈能至風水洞。聞二禽作詩。外集風水洞聞二禽詩。風水洞作詩。此確爲六年作也。問半醉白頭翁。春山最好不歸去。慙愧春禽解勸儂。此詩各註不載。查註收入續採詩中。紀年錄謂兩游風水洞作詩皆缺。此詩是否在五首內。當再考。風水洞舊名思德洞。白樂天有雲水埋藏思德洞句。可證趙抃詩云。獨風穴有聲。連水洞聽風。觀水暫開身。杭州未入從容甚。且與南山作主人。獨游富陽普照寺。自普照游東西二菴。至妙庭觀天聖中。道士發地得丹鼎。銅盤琉璃盆。而盤鼎猶存。並有詩。二月早發新城。微雨初霽。道逢西崦餉耕。欣然有作。及亭午策馬溪邊。山城在望。有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句。時晁君成爲令。盡美之也。謂案此二詩首則富陽早發。次則行至新城。以題屬道中。故就道中收煞耳。次敘井然。人所共曉。其摘出次首一聯。明以美晁中用官清民樂作骨。本屬常語。忽將戶喜脫胎。隨地點染。人遂不覺。此則魯直所謂自具華嚴手段。而終身心折者也。至查註據方回瀛奎律髓改此詩爲晁君成和作。非不知其君成之子補之始誤者。乃有意立異耳。合註已有駁正。今但論其詩旨如此。君成之子補之始拜公於新城。本集晁君成詩集敘云。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字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



及此者。其後君既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宋史晁補之隨父官杭州。著七述。以謁通判蘇軾。由是知名。咸淳臨安志。晁端友為新城令。其子補之隨侍官所。東坡行縣。以文來謁。遂知之。爾後次年甲寅。公以捕蝗再至新城。補之和詩。有公來無與同。念我百里遠。句則知初謁在此時也。黃魯直自云。元祐初。始作山村詩。自新城放櫂桐廬。過嚴陵。瀨作行。拜子瞻都下。今用此例書之。

**香子詞。**本集過七里灘調寄行香子詞云。一葉舟輕。雙漿鴻驚。水天清。影湛波平。魚翻藻鑑。鷺點烟汀。過溪沙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算當年。虛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虛名。但遠山長。雲山亂。曉山清。請君細看。如屏。算當年。虛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虛名。但遠山長。雲山亂。曉山清。請君細看。如屏。算當年。虛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虛名。但遠山長。雲山亂。曉山清。請君細看。如屏。

公集有此詞。而詩文事實均無。經由漸江蹤跡。惟新城水出漸江。檣櫓所通。或由。此放櫂桐廬。未可。知也。今據地類載於此。

**十日作春分後雪詩。**樂城集題作次韻子瞻二月十日雪同與客飲湖上。自孤山夜歸入城。過河塘。繁燈爛然。記以詩。與曾孝章。此韻也。

**游龍山期呂穆仲不至作詩。**及穆仲至。遂同游靈化洞。徧歷幽勝。而還作游靈化洞記。本集書游靈化洞事云。予始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迫於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而還。及此與呂穆仲游。穆仲勇發。過我。遂

相與至昔人之所未至而驚世詭異之觀有不可勝談者余欲疏其一二以告來者又恐爲造物者所愠後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者當自知之咸淳臨安志靈化洞在郊壇天真院山頂深百餘步直下濶十餘丈有和靖東坡題名刻石

寒食日未明至湖上陳襄未

至周邠徐疇先在作詩

詩案此詩本集編入詞類調名瑞鷓鴣王註施註並編入詩不知何所本也今仍其舊

次孫覺

所贈韻卽送覺移知廬州三月吉祥寺牡丹將落而陳襄不至爲詩以寄明

日襄至復和前詩襄始至杭訪求民病以修復李泌六井爲亟至是工成爲

作錢塘六井記

本集錢塘六井記云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

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於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區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





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於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於石溝注於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牆局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淺塘之民有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咸淳臨安志六井記石刻舊在相國井亭上熙寧七年太常博士通判杭州蘇軾撰

今據事載入

六年爲當

行部於潛題刁璿野翁亭

游寂照寺爲惠覺題綠筠軒并作於

六年爲當

潛女詩至昌化自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過臨安與蘇舜舉劇飲而

歸並有詩寶山僧舍晝睡起題壁上

游寶嚴院清順新作垂雲亭記以詩五

月十日與呂穆仲周邠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泛湖游北山有作會

客有美堂周邠有服不至與數僧同泛湖中聞堂上歌笑聲邠有詩答之六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本集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云始予未識歐公則已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

見其詩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余出倅錢塘，過汝陰，見公，屢屬余致謝勤。到官，以臘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寂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游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此詩，蓋公之真跡，讀之流涕而勤作蒲傳正所藏燕肅山水跋。本集跋蒲傳正燕公山水云：畫請余題其後，云：室器用爲巧，山水爲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爲難。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熙寧六年六月六日。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暴雨初晴樓上晚景及過廣愛寺見三學**

**演師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游韓絳石淙莊諸詩公使追落髮**

**觀音座下辯才爲祝之取名竺僧。**樂城集龍井辯才法師塔碑云：予兄子瞻不數日能行，如他兒。本集與辯才書云：某向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畧祝願過。**諸案**迨落髮據公詩乃四歲事，子由云三年者，謂已生三年，尚不能行，則亦四歲也。此碑子由撰文，公書石，仍而不改，可**贈上天竺辯才師詩。**諸案詩云：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知其非誤矣。

**奔鹿。**據公元豐八年乙丑，自云迨十六歲，則生於熙寧三年庚戌，而四歲摩頂及贈辯才詩皆六年癸丑事也。施註原編此詩於守密卷中，自云疑倅杭



作。查註改編五年王子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詩後、並誤。今改。二十一日編六年癸丑、以符四歲之數。餘已詳見卷一總案。長子邁生條下。

**與陳襄蘇頌孫奕黃顥曾孝章游石屋洞題壁。**  
西湖志石屋洞題名云陳襄蘇頌孫奕黃顥曾孝章蘇軾同游。熙寧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又云咸淳臨安志謂石屋洞崖彷彿有東坡題名。相傳黨禁時鑄去。今字畫朗然。此出後人重刻。是以書法遠不逮龍華諸案。

**壩門外公往訪之夜飲有美堂作聯句詩。**  
詩案公詩已佚。孔長源詩有天目還李定詞頭落職坐廢者數年。故其時游觀於杭也。

**孔延之罷越州泊舟小**  
有美堂在吳山梅摯守杭所作也。本集孔長源挽詞小壩門頭柳繫船。吳山堂上月侵筵。卽指此事。長源以熙寧五年十一月罷越州。其過杭當在六年而無考。今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九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消井鹽：當作「消井監」，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五熙寧六年五月癸丑條。



備藏

#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諸案熙寧六年癸丑**

是年七月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鑄錢監八月復比閭族黨之法九月置兩浙和糴倉立斂散

法又詔與水利

**六月立秋日同周邠徐疇禱雨上天竺作靈感觀音院禱雨文**

本集禱雨

天竺觀音文云我大菩薩爲世導師救危難於三塗化清涼於五濁此者官吏不德刑政失中故此驕陽害我天物具官某上承府檄傍採民言供奉安輿願登法座伏願江海貢潤龍天會朝布爲三日之霖適副一邦之望

**宿於靈隱寺作詩七月病中獨游淨慈**

**寺謁本長老周邠以詩至仍邀游靈隱次韻答之遂至祖塔法雲院觀虎跑**

**泉並有詩五日自長安堰還過桐破游佛日淨慧寺憩榮長老方丈作渥注**

**泉諸詩**

諸案游佛日者必自桐破舍舟登岸岸有石鼓亭晉出石鼓破以蜀桐者也由是入山路多松嵐竹蔭凡五里至寺寺有楞嚴壇由寺西

盤屋十里越龜山以達黃鶴山之脊巔巔而上歷數十盤有石壁削立空中路遂絕壁有腳印十餘步正當削處滑不承趾一失足則下墮不測淵震眩不可名狀誥嘗奮迅而過自此路益陡峻又登數巒始達山肩視其巔尙數百丈而渥注池且在上方欲覓徑以升忽罡風長號而來幾爲捲去急趨下





以避之。所謂渥洼池者，竟未能至。惟見浙東諸郡隱躍蒼莽中，其下則長江一綫，西湖一栢，日色激射，爛如流金，靜練而已。遂自西麓以下，凡度數陂嶺，漸見山脚，有小屋數椽，松杉繞之，久乃折至其處，則黃龍菴也。菴後石厂，磐石為黃龍道人跌坐之所。又下數里，皆樵徑，出大路，為顯寧寺。寺為苗劉廢，逐康王所居處也。誥自乾隆戊申正月經歷其地，茲以讀公蒼髯迎送之句，宛然佛日道上，不覺省念前游，真卅年如一夢耳。因附記於此。云嘉慶丁丑二月朔書於羊城古藥洲上韻山堂中。

**二十日，至天竺，弔惠辯，作挽詞。**本集海月辯公真贊敘山適有事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余至乃闔棺，跌坐如生，頂尚溫也。**諸案**天竺事跡，惠辯化於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公遲四日始往。則七月二日也。

**游孤山，登柏堂竹閣，與陳襄自有美堂夜歸，并作有美堂暴雨詩。**十日也。

**八月十五日，觀潮，題詩安濟亭上，復作瑞鷗鵠詞。**本集觀潮調寄瑞鷗鵠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欲送潮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諸案**是日似與陳襄同游，故落句及之耳。

**再游風水洞，作臨江仙詞。**本集風水洞作調寄臨江仙詞云：四大從之耳。耳。幽花香潤谷，寒藻舞淪漪。借與玉川生兩腋，天仙未必相思。還憑流水送人歸。層巒餘落日，草露已沾衣。

**公以提點至臨安，蘇舜舉迎見於太平寺，為言前日入州被訓狐押出事。**烏臺詩案云：熙寧六年，因往諸縣提點，到臨安。

縣有知縣大理寺丞蘇舜舉來本縣界外太平寺相接。軾與本入爲同年，自來相知。見軾復言，舜舉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軾問其故，舜舉言：「我擘畫得人戶供通家業役鈔規例一本，甚簡。前日去呈本州，諸官皆不以爲然。呈轉運副使王廷老等，不喜，差急足押出城來。軾取其規例詳看，委是簡便。因問訓狐事，舜舉言：「自來聞人說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爲旦，日入爲夕。蝙蝠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爭之不決，訴之鳳凰。至路次逢一禽，謂燕曰：『不須往訴，鳳凰在假。』或云：鳳凰渴睡，都是訓狐權攝。舜舉意以此譏笑王廷老等，不知是非也。」謂葉祖洽狠愎喜諛，附多詆誣賢者，是非顛倒，人目爲小訓狐。見於史家所載，此乃宋之俗諺。與周邠、李行中、游徑山、弔錢王遺事、作將軍樹、錦谿石鏡諸詩、游玲瓏山、觀九折巖、登三休亭、夜宿九仙無量院、聞山中歌、錢王陌上花、曲爲易陌上花詞、游東西巖、弔謝安遺跡、夜度竹林橋、暮山蒼然入海會寺、訪有明、浴於寺中、記以詩。謂此詩有北渡飛橋踏彭鏗高諸句，以是知入夜投寺，故宿寺中也。此詩之後，施註編有海會寺清心堂一詩，乃公七年重到之作，詩意甚明。施註編六年游臨安一路詩，並未誤獨誤入此詩耳。查註旣從誤編，此復引本集熙寧甲寅跋海會寺記，改爲熙寧六年，以符六年之游，而註其下。合註云：跋作熙寧甲寅，乃七年也。公往臨安諸縣，當從紀年錄列入七年。查氏改甲寅二字作六年，而移前後諸詩皆係之六年，不如施註之不細分年月爲得也。今考施註原編，此卷起於追和子



由去歲試舉人洛下及立秋。禱雨宿靈隱寺二題。考子由試洛乃五年事。是此卷施編起於六年秋前也。其後編至九日以後諸詩止。是終於六年九十月之間也。下卷編雪後至臨平。過永樂。除夜野宿常州城外各詩及元日過丹陽之作。是六年之除夜。七年之元日也。據此則施註雖未細分年月。而年月皆可辨。查註仍之。未嘗變改。合註以其改甲寅二字之非。而謂前後諸詩皆誤。六年。委爲查告。是其意專主駁。遂致此卷詩懸宕。卒無所歸宿也。又考施註原編之前一卷。起於元日。次韻張先正月九日二題。是上卷施編起於六年正月元日也。其後編於潛昌化各詩及臨安令同年劇飲之作。在五月十日題前。是皆六年四五月間詩也。查註仍之。亦未變改。且與此卷前後諸詩無涉也。合註以紀年錄之。同年臨安令劇飲。并所至諸縣有詩。載在七年秋後。而因查註改。六年二字之故。槩謂當列七年。是并施編前卷不誤之詩。坐查註之絳誤也。杭州外邑。惟鹽官餘杭臨安富陽新城於潛昌化七邑。公在處有詩。或至數見。蓋通守行縣。乃其專責。又變法之際。使者督迫。不容不出也。在公以爲無益奔走。適以擾民。故往往發之於詩。有司之出。猝去。猝來。並無一定。以一事而數至者有之。因徑熟而無詩可紀者有之。豈可限以游者蹤跡。若紀年錄併入捕蝗之後。則謬甚矣。此兩年查註所本。施編次敘井然。不可輕議。唯海會寺清心堂詩。乃七年重到之作。施查合三註皆失考。今但撤出此詩。與查註跋語類編七年行縣題中。則此兩年詩并後卷皆大定矣。餘詳卷十二總案。清心堂條下。

**徑山道中答周邠兼贈蘇舜舉詩再游徑山登凌霄峰上**

**含暉亭望海至洞霄宮與監宮蔡準吳天常樂富國聞人安道俞康直張日**



華為林泉之游題其處為來賢巖並寓於詩九月初自徑山歸陳襄招飲介

亭公以病先起作詩

咸淳臨安志云介亭在鳳凰山對排衙石郡守祖無擇建天風冷然有縹緲憑虛之意夢梁錄云宋殿前司營

在鳳凰山八盤嶺中置衙最高處曰介亭西湖游覽志云殿前司為親軍護

衛之所俗稱御教場者此也謂自鳳凰山轉折陂嶺而上別起高峯其頂

平衍如毬場中十餘石矗起如排牙然亦稱排衙石二山高下懸殊並不附

麗北宋以前柴謂之鳳凰山蓋排衙石之上別無山名也錢氏以唐州治為

邸而北宋復以邸為州治本在鳳凰山上排衙石乃其後山也康王播遷於

此復以州治為行在遂於上設殿前司營以為親軍護衛而排衙石始有御

教場山之稱與鳳凰山則判而為兩矣然其時亦如汴京建玉津園未嘗於

山巔校閱故小說家又附會為女校場謂教宮人演武於此彼有岳家游奕

軍韓蘄背隗軍皆自甘棄絕豈能復為孫武令行於女子乎又案陳襄和公

介亭韻有山頭高會喜初涼翠石排衙夾徑香句是介亭在排衙石之確證

咸淳志不分晰御教場而柴謂之鳳凰山在咸淳時其游金星洞作銘金星

說混矣以查註僅引咸淳志未能詳悉故考而論之

洞銘云寶山南麓鳳凰左翅驚雷劃石通蚪起疑陰壑堅出怪璋是生神草肖

蒼虺離離赤痣挾脊尾飛流丹石決癰瘡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

謂凡名相因皆此比咸淳臨安志金星洞在鳳凰山介亭下洞八日公以病

生金星草因此得名謂此銘不詳何時作今以地附載於此公以病

不赴重九陳襄會作前韻詩九日湖上尋臻閣黎遂泛舟至惠勤院舟中望



見有美堂上魯有開聚飲以詩爲戲復游諸佛舍一日飲醖茶七盞戲書惠

勤院壁

諸案公書壁詩有示病維摩原不病句然則此悲歌也在鳳翔有不預重九會詩茲復不預皆有故而無由知者公是日連作五詩至示

病維摩止與前一日所作之不赴重九詩皆一氣聯屬不可間斷查註以補編之和魯元翰惠谷水園茶一詩夾雜其中似未檢明各詩來歷今仍撤出

別編於後云時尋周邠李行中不遇周李亦尋於湖上且以詩來十日作和韻詩

杭州錄事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承勘夏沈香冤獄罷官歸里作詩

送之和魯有開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之作并和周邠壽星院同餞有開

詩和陳襄過周邠夜飲襄以詩責公屢不赴會復和前詩胡穆遺古銅器似

鼎而小上有兩柱疑其飲器作和詩時李師中自文登移守齊州辟子由爲

掌書記子由至齊州

樂城集舜泉詩敘云余游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會其郡從事闕

求而得之又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詩敘云熙寧六年九月天章閣待制李公自登州來守此邦愛其山川泉石之勝怡然有久留之意明年二月詔

書移牧河間於是數與其僚燕於湖上賦詩以別從而作者三人遂相與刻於石詩有東來亦何恃夫子此分符句  
**諸案**二敘與詩可爲李師中辟子由

爲齊州掌書記之證。又送歷城令施辯既去復還詩云令尹西行去又迴西湖重把舊樽罍。據輿地廣記云濟南府大明湖一名西湖以敘稱來守此邦甚混併爲註明。又東都事畧李師中字誠之知秦州以屢言王韶西事落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查註已引原文合註併引宋史續通鑑長編考正並詳卷二十九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詞題下。今案樂城集燕別西湖詩後接編送李誠之知瀛州詩其詩云憶惟西羌桀始建元戎蘇恩威炳朝日號令靡秋草功勳不容究孤高易摧倒歸來易三邦但養胸中願寧知北邊將還須用耆老詩中明言師中帥秦以屢議西事爲王安石呂惠卿謀孽衝替故云功勳不容究孤高易摧倒也。由是改知偏郡自登州徙齊州復帥瀛州故云歸來易三郡北將用耆老也。其燕別西湖詩亦有廟幄新謀帥河間最近湖句。據輿地廣記云河間府隋唐曰瀛州本集北海十二石記云李天章爲登守。又登州遺直坊詩敘云故太守李公諱師中可與子由自登來守之說互證。然則師中罷秦帥後實由登齊知瀛而事畧失之查註合註皆失考矣。附正於此。又穎濱遺老傳云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輟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今考子由以熙寧三年庚戌春中爲陳州學官至六年癸丑春中三年成資罷任隨於是年九月爲齊州掌書記至九年丙辰九月三年成資罷任卽以上書還京十年丁巳四月從公至彭城八月赴南京簽判任。越二年至元豐二年己未八月公赴臺獄子由乞納官贖兄罪坐謫筠州。以上自熙寧庚戌計至元豐己未凡足十年事遺老傳僅云八年已畧去二年矣。公與子由事在處關涉而樂城集往往混誤實爲本案之累。其陞緒難尋者莫若熙寧丁巳二月公自齊赴河中與子由相遇於道及入京改差彭城四月偕



赴任所八月別去一節諸說紛亂其中且不止樂城一集也。今先定子由前  
後十年事立爲間架使無隨歆逐倒之患然後公之所至刪譌補闕不致礙  
手亦不至歧出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一〇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 男霖圻覆較

**諸案**熙寧六年癸丑

是年九月羅拯言兩浙淮南東路裁傷乞行貸卹詔賜兩路糧各三萬石十月沈括言常潤二州歲旱民饑欲

令本路計合修水利錢糧募闕人興工從之賜兩浙淮南東路常平米各五萬石付轉運司以賑饑民章惇開梅山十一月中太一宮成親祀十二月詔在京納免行錢數

**諸案**

是時沈括奉詔察訪兩浙故有是奏而公爲漕司檄赴常潤亦以此也至神宗諭括善遇蘇軾而括乃求公手錄近詩一通籤貼訕對以進亦此時事也由是結成黨禍流爲小人進取之術此翻彼覆以致兩宋皆亡今已詳載後案特標明於此以爲消長進退之殷鑑云

十月

賀陳襄弟章生子開張先年八十五買妾襄請作詩游寶山廣嚴寺書雙竹

湛師房并作寶山新開徑詩和陳襄冬日牡丹柳瑾喜雪及觀柳瑾草聖李

頌畫山詩十一月公赴常潤賑饑柳瑾往監靈仙觀因附載以行雪後至臨

平與柳瑾同至僧舍見陳烈少府發秀州夜過永樂至報本禪院鄉僧文及

時已卧病退院爲慰藉久之

**諸案**公以熙寧五年十二月過永樂訪文長老留詩至是六年十一月再訪而文已卧病故詩

有往事過年如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句。蓋謂隔年之別。轉眼甚速。而不虞其病至是。又幸未死。得以重逢。是文之病已不起矣。繼云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乃憐其同鄉老病。故復慰藉之也。繼又云。惟有孤棲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此蓋病深不能款語。故惟有舊時識客之鶴。如欲長言耳。詩意如此。必非更越十七年始卒者。特論此。訪錢顗於酒務席上。令歌詩以見。後詩查註引載宋僧居簡北澗集之非。

**者道服並有詩過金閭王誨出示仁宗舊賜飛白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作御**

**飛白記**

本集仁宗皇帝御飛白記云。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

已光明。僞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樸愷悌。請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大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三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蠻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旌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公是時官太常博士。兼直史館。故云。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此文可爲官階之證。熙寧十二年。惠山未改官制以前。凡直三館者。皆爲太史。例稱學士。承唐制也。

**十二月至惠山**





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有作并戲答錢道人詩。

本集題云錢道人詩人有詩云直須

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首斷故應無斷者冰銷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令

後失却當年覺痛人。請案此二詩施註原編所有查註除夜野宿常州城外

合註仍之紀昀曰此是禪偈不以詩論今改載於案。

作詩。請案此題律詩二首其一日行歌野哭兩堪悲其二日南來三見歲云

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在惠州守歲錄付過。合註極辯交元日言之為年

三十九計公自辛亥倅杭歷壬子而至癸丑三經除夕此癸丑除夕所作詩

言甚明不用辯也。又王註及續補遺載有七絕二首云寺官官小未朝參紅

日半牕春睡酣。為報鄰雞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釣艇歸時菖葉雨。綠車

鳴處棟花風。長江昔日經行地。盡在如今一夢中。前列長題即惠州之跋語

也。此乃作贗者錄舊以實公題。故詩語不合。王註據偽本收載入集而邵註

採入續補遺中其弊顯然可見。查註據何遠春渚紀聞辯此二絕非公之詩

乃錢塘關子容作。列入互見卷中甚當。惟不知引本集跋語絕其根株是以

啓合註之駁也。合註以太常博士釋寺官此項官多矣豈即公乎。又謂後詩

是春深景物似前此舟行過楚即景懷舊之意。考治平三年六月公奉詔藏

喪歸蜀其下淮湖江在秋深之時。熙寧四年倅杭其自楚揚渡江已在冬中。

前游僅此二次並無春深舊景可懷也。凡查註駁刪他人之作合註雖有未

見非公詩而譌入他集之說究以去之為嚴潔。故本案於查註互見之卷例

弗辯也。獨此二絕年譜誤會年三十九除夕潤州道上之語遂有八年乙卯



年四十到密州任之謬斷載入年譜爲據。邵註復引其說以亂紀年錄甲寅十一月三日到任之不誤。此則於公後之到密年月殊有關係。且於本集初至密州事跡全背不能已於言也。故熙寧七年甲寅公年三十九。是年正月錄此二絕全文論之使無所遁如此。熙寧七年甲寅公年三十九。是年正月吐蕃青宜結首領圍河州。景思立與戰於踏白城死之。三月王韶軍寧河解河州圍。木征降。詔曰朕涉道日淺。掩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裁者廣。詔有司損常餼。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四月上以久旱嗟嘆。懇惻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今旱暵雖遠。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裁耳。頒方田制度。四月鄭俠上流民圖。王安石罷知江寧府。韓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五月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望詔求如司馬光。蘇軾。蘇轍輩置左右。有臣如此。陛下其捨諸。王安石甚惡其言。欲奪其待制。上未許。呂惠卿摘其語。激上怒。遂廢斥。東都事畧師中知惠州言。時政闕失。大白稱薦。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復置左右。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續案前考子由詩敘師中以七年二月赴瀛州任。廢斥卽在是年。時王安石罷相。長編當云。王安石陰使惠卿激上怒。若謂王安石欲奪待制。誤矣。正月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有開并寄刁璠草堂詩。抵潤州過藏春閣。訪刁約和所作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詩。同柳瑾游鶴林招隱。醉歸詩。呈刁約與刁約柳瑾復作疊韻及柳瑾家宴二甥閔闕求筆跡詩。詩。柳

求公筆跡二詩。施註原編夜至永樂文長老詩後，乃道至秀州作也。查註合註從誤。柳子玉名瑾，其子仲遠，公堂妹婿也。仲遠二子開闢，即公之二甥也。公既在京口，作子玉家宴詩，是子玉即潤州人。查註以爲吳人，又以仲遠爲文遠，更誤。施註失考。二甥，即子玉之孫，故折作兩家事也。此二詩亦當作於京口。因改編家晏詩後，其後越二十九年，公病歸毘陵，過京口，哭祭柳仲遠夫婦之墓。時二甥惟閔在，闕故久矣。千里來龍，發端在是，故必理清其脈絡也。

**重遇孫立節於京口**

本集剛說云：孫君爲鎮江軍掌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

年，遇吏如束溼，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日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

**成都進士杜遲出家名法通往來**

**吳中二月遇於臨江，贈法通詩，并爲作跋。**

本集書贈法通詩跋云：僕偶云通師子不脫履，場屋今何爲乎？柳子

王云：不過似我能。因戲作此詩。熙寧七年二月日，**歸家**施註原編此詩於和刀景純瑞香花詩前，本末甚誤，而爲虎邱各詩所亂，則亦誤也。查註改編各詩，并此詩改置三四月之交，地在無錫蘇州之間。但是時柳子玉已赴靈仙，此即查註考正而更定者，何由復還乎？合註從誤。今據公跋語，改列二月。

**柳瑾以詩邀刁約同遊金山，訪寶覺圓通二老。**

歸家公後自密州與寶覺書云：刁丈計自太平歸安勝，屢

有書去，不知達否。因見道下想。據此書，則景純必同游金山也。與柳瑾飲於金山寺，題壁并送柳瑾赴靈仙。

**詩寄題監洞霄宮俞康直退園逸堂廵軒遠樓四詠，再游鶴林招隱題普慈**



寺壁與劉恕期於京口不及赴蘇州王誨會寄和誨侍燕觀燈詩放舟焦山

書綸老壁再游金山作畱別寶覺圓通詩再送柳瑾作昭君怨詞本集送別

怨詞云誰作桓伊三弄驚破綠窗幽夢新月與愁烟滿江天欲去又還初游

宜興泛荆溪至單錫家獲中都公與蔣希魯謝啓本集題伯父謝啓後云天

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乃以為第三

明年登乙科此其親焉啓事謝希魯者也公沒後十三年得之宜興人單君

錫家蓋希魯宜興人也國朝集伯父墓表中都公卒於嘉祐七年壬寅

至是熙寧七年甲寅為十三年據此跋是時已至宜興故寄陳襄詩有陽疾

溪頭米勝珠及地備俗儉堪著陶情之句其後卜居宜興由是而計三月常

決矣今載於寄陳襄詩前既以釋詩且因詩而知公得謝啓時也三月常

潤道中有懷錢塘寄陳襄詩至常州游太平寺觀牡丹作詩二十九日作南

唐李煜詞跋

本集書李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

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

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國朝紀年錄二十九日過毘

陵跋李後主書今以常潤道中寄懷陳

襄之詩以合此記乃三月盡至毘陵也四月寄和周分杭州牡丹即送赴闕

有感雪中行役作少年游詞。

本集代人寄遠調寄少年游詞云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

見還家對酒捲簾邀明月風露透牕紗恰是嫦娥憐雙燕分明照畫梁斜

月哭錢公輔弔其子世雄爲作哀詞。

本集錢君倚哀詞云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

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清頤然而瘦亮

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吾將觀子之進

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

挹遺像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傍徨而無

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

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歎

兮吾不濟其有命諸案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少稱公輔少從胡瑗學有名

吳中登甲科入爲知制誥英宗卽位陳治平十議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除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對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初與王安石善及安石得志輒排異已者公輔言事數忤安石意以是出知江寧徙揚州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此文傷其屈而不信故多悲慨三復其詞如以七絃鼓天問之章也臺獄起入詩案錢濟明坐罰銅二十斤然此文後皆成識公請老毘陵濟明實終始之初亦不料竟止於是也前未嘗發此故載而論之紀年錄

過無錫作水車詩

諸案公詩有洞庭五月欲飛沙句據是可知常潤賑饑事竣歸舟已五月作錢公輔哀詞



在五。至金闕游虎邱寺與劉述會於虎邱。王誨以齋素祈雨不至。諸案此詩乃規父移

廚傳燕公虎邱自以齋素不至而使家客為代詩意顯然其後赴翌日飲於密過蘇有問這回來不來者規父使乞詞蓋是日必為酒糾也。

閻邱公顯家席間雨作並有詩。諸案是時旱蝗特甚雨不易得詩有已煩仙

節點滴空階獨自聞之句其為旱久得雨可知乃施註原編以齋素祈雨之題置此詩後查註合註皆從誤今更正又案本集原題蘇州閻邱江君二家

雨中飲酒二首今考此二詩其一乃歌唱方酣而雨作作詩故有已煩仙袂莫遣歌聲之句其二云五紀歸來鬢未霜則全指閻邱也且此二詩次敘井

然皆一家言無兼及江君之事雖公詩不及題之作時有然皆因某和某之作借韻為詩亦有詩不及人而神來意到其人斯在者欲人摹揣得之餘則

無此例也此作非題有譌即詩有佚今以專屬贈懿卿作水龍吟詞本集詠

公顯公言其豪邁凡數見以是知必不誤也。敘云時太守閻邱公顯已致仕居姑蘇後房懿卿者甚有才色因賦此詞調

寄水龍吟云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裊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辜負秋多少聞

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綺牕學弄梁州初徧覓裳未了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為使君洗盡蠻風瘴雨作霜天曉。

過吳江戲題三賢畫像抵秀州再過永樂至報本禪院則文及已卒為詩悼之。諸案此詩云三過

門間老病死一彈



指頃去來今。蓋言初見則老，再來則病，今則死矣。三過之事如此，而計其三過之日，則一彈指間耳。正以傷其速也。與前詩憐其病甚，皆可合觀。施編並不誤。乃查註云：宋僧居簡三過堂記，公以熙寧五年倅杭，明年有事於潤，過焉。後六年，自徐移湖，再過，又老且病。又十年，自翰林學士知杭，又過，文死矣。據此，則所作三詩相距十七八年，不應槩入倅杭卷中。姑從施舊存考。今考公以四年倅杭，而簡云五年，公以五年見文，而簡云六年，其守湖也。公往哭陳舜俞之殯，或可附會過其地。其守杭也，與張秉道、蘇堅諸人會於湖州，去則秀不被水，而湖蘇特甚。由此路察，茲而行，均未至秀。簡所記皆謬，無論與詩意不合也。今至臨平游安平寺題安平泉詩。查爲仁蓮坡詩話云：東坡有刪去，駁正於此。至臨平游安平寺題安平泉詩。題安平泉七律一首，集中失載。初白老人註蘇詩，采入補遺，尋碑未得，作詩記事。仁和沈椒園侍御庭芳執友麟洲子也。後過臨平，於山麓得碑，手拓以遺老人。詩案安平泉詩，諸集不載。查註從咸淳臨安志收入卷四十七續探編中。細玩此詩氣息，確爲公所作。且當日杭城猶苦斥鹵，故有修復六井之事。而公之講求亦甚至若此。泉不脛而走者三十餘里，日以舟楫徧給城市。公豈獨不知之。况湯村臨平接壤，而湯村出口卽安平寺。此路運河皆公所開，其督役時不飲此泉將焉取乎。外收之詩不易入集，獨此詩無可致疑。今改編入集，補公游跡。第五年十月，湯村開河至鹽官。六年七月，自長安堰回游佛日寺。十月，自臨平至秀州。七年五月，自秀州再過臨平。此泉此寺并在河口，公屢經往返，到寺當非一次。况其開河之日，又朝斯夕斯者乎。此詩作於何時，誠難辨別。曩者鄉先生金農、厲鶚探梅山中，時往來於泉之上，餘音未歇，而友人吳錫麒往繼前游，賦詩申旦，皆勝事也。乾隆戊申，詒年二十有五矣，亦嘗入山選勝，爲皐亭。

紀游詩百數十篇。明年已酉，錫麒序而刊之。斯時放浪泉頭，尋碑而讀，每歎此山爲蔡京三窟穢骨林金，悉寄於此，而有司弗敢過問。似此碑之斧斤弗及，或亦賴此所恨三十年來，如墮夢幻，更欲求其碑之有無，題識歲月而茫然，不可省憶，用是爲愧恨耳。今暫編於此，他時返櫂西泠，仍當訪之以畢餘願。其蓮坡之說，亦附見云。嘉慶丁丑春日，并記於羊城古藥洲上仇仙菴中。

#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 男霖圻覆較

諸案熙寧七年甲寅

七月詔河北兩路捕蝗九月蔡挺請置三十七將河北

紹爲提舉王

六月自常潤還過寶山弔雲閣黎題院壁聞惠勤初罷僧職作

詩七月宿靈隱寺曉起登北高峰塔記詩陳襄將罷任宴僚佐於有美堂作

虞美人詞

本集陳述古守杭已及瓜代宴僚佐於有美堂因請貳車蘇子瞻

得幾回來便使樽前醉倒且徘徊沙河塘裏燈初上水

楊繪自應天來代作

訴衷情詞

本集送述古迂元素調寄訴衷情詞云錢塘風景古來奇太守例

緒更問新官

與陳襄放舟湖上燕於孤山竹閣作江神子詞本集孤山竹閣

向舊官啼神子詞云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紈淚偷彈且盡一樽收淚唱陽關謾道帝

城天樣遠天易見見君難畫堂新締近孤山曲闌干爲誰安飛絮落花春色屬明年欲棹小舟尋再作菩薩蠻詞本集湖上調寄菩薩蠻詞云秋風湖上舊事無處問水連天





明朝愁殺人。樽前千點淚。灑向長河水。不用斂雙蛾。路人啼更多。又菩薩蠻  
 詞云。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撥亂琵琶索。枕淚夢魂中。覺來眉暈重。畫堂堆  
 燭淚。長笛吹新水。醉客各西東。應思陳孟公。**追送陳襄移守南都別於臨平舟中作南鄉子詞**。本  
 送述古調寄南鄉子詞云。回首亂山橫。不見居人只見城。誰似臨平山上塔  
 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臨路晚風清。一枕初寒夢不成。今夜殘燈斜照處。笑  
 焚秋雨晴。**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楊繪作詩十八日江上觀潮作**  
 時淚不晴。**南歌子詞**。本集八月十八日觀潮用前韻調寄南歌子詞云。苒苒中秋過。蕭  
 漁人一葉家。早知身世兩鬢。與楊繪曾有開陳舜俞游靈隱寺題壁。錢塘縣  
 牙。好伴騎鯨公子。賦雄誇。寺題名云。熙寧七年。楊公以捕蝗至臨安。重過海會寺。作清心堂詩。**詩案**此  
 繪。曾有開陳舜俞蘇軾。公以捕蝗至臨安。重過海會寺。作清心堂詩。**詩案**此  
 原編前游徑山宿海會寺詩後查註合註皆從誤。據此詩有兩歲。則為山水  
 役。一溪長照雪霜侵。句乃公七年再至作詩確證。可見前宿海會寺及前後  
 諸詩。皆六年無一詩矣。今撤出此詩。改編餘詳海會寺記條下。**至於潛捕蝗**  
 年。則六年無一詩矣。今撤出此詩。改編餘詳海會寺記條下。**至於潛捕蝗**  
**浮雲嶺山行疲茶寄子由詩**。本集密州到任上韓丞相論裁傷書云。軾近在  
 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蕭。二十五日登青牛嶺多福寺題詩寺壁。**詩案**  
 然此京東之餘波及淮浙者耳。二十五日登青牛嶺多福寺題詩寺壁。咸淳

臨安志青牛嶺在新城縣南新鄉舊名賓福山方丈有二十六日至新城陳東坡題詩於壁熙寧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餘詳題註

氏園晁補之來謁答補之和南新道中詩詰案青牛嶺距縣七十里公詩有

十六日到新城也其南還至於潛以梅堯臣詩中毛國華為令捕蝗戲以詩新道中原作本集不載

與國華方武游西菩山明智院初識參寥宿於院中作詩熙寧七年八月蘇

文忠公同毛君寶方君武訪參寥辨才遂宿西菩山畱題今考題與詩皆不及參寥公猶未知其人也故誥以為始見知於徐州餘詳題註九月

到州得淨慈寺僧服生薑法本集服生薑法云予昔監郡錢塘游淨慈寺泉

然問其所能蓋診脉知吉凶如智緣朝雲來歸姓王氏錢塘人事公二十有

三年以紹聖三年丙子七月壬辰卒年三十四生於嘉祐八年癸卯至熙寧

七年甲寅來歸纔十二齡也妾人多疑其以歌者從公輒作豔詞寄於夢幻

此不可以不正也以上二條附載於此告下公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罷杭州

通守任樂城集超然臺賦敘云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

九月移為惠勤作詩敘本集錢塘勤上人詩集敘云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

知密州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



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游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白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語案）此文極詆安石之叛，永叔勤所不與，然勤由是爲有明跋蔡襄海會寺記。本集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云：君謨寫而足重矣。

**爲有明跋蔡襄海會寺記**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偕觀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日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歎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語案）此跋即查註改甲寅爲六年者，而甲寅則七年也。據跋非寺中作，乃送有明歸徑山者，故後爲追憶之詞耳。

**二十日往別南北山道友**年譜：辛未別天竺觀音詩敘云：予昔通守錢塘，移生以秋末去杭。（語案）同楊繪曾有開陳舜俞至下天竺題壁。咸淳臨安志下此詩與敘本集無考。



繪元素曾有開元翰陳舜俞令舉蘇軾子瞻同游熙寧七年九月二十日。詰案七年譌作九年今更正。楊繪饒別於中和堂和

韻作勸金船詞

本集和元素韻自撰腔名勸金船詞云無情流水多情客勸

書年月如對茂林修竹似永和節纖纖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樽前莫怪歌聲咽又還是輕別此去匆匆翔翔遍賞玉堂金闕欲問再來何歲應有華髮

再饒別於湖上作南鄉子詞

本集和楊元素調寄南鄉子詞云東武望餘杭

陪公三萬場不用訴離觴痛飲從來別有腸

公既發楊繪復遠送之

詰案是

今夜送歸燈火冷河塘墮淚羊公却姓楊

至湖必有會而陳舜俞張先皆從遂同訪李常於湖州劉述亦在座張先賦

六客詞

詰案周密齊東野語慶歷六年子野之父維與郎簡范銳劉餘慶周

六客之作本於其父之六老然吳興至今尚

李常生子方三日作減字木蘭

花詞

本集過吳興李公擇生子三日會客作此戲之調寄減字木蘭花詞云

市平分沾四座多謝無

席上勸李常酒再作南鄉子詞

本集席上勸公擇酒

功此事如何到得儂。漸摧頽滿院黃英映酒盃看取桃花春二月爭開盡是劉郎去後栽。詰案詞



有髯孫短李。記李常天柱寺分桃事。本集記李公擇天柱分桃云。李公擇與句亦湖州作。

桃爛熟可愛。當往來之衝而不爲人之所得。疑其爲真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衆以與公。擇公擇不可。時蘇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二客分之。

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於寄周分書。本集與周開祖書云。自杭至吳。與見公食桃。此事不可不識也。

盛深以開祖爲李行中作醉眠亭詩。畱別楊繪作醉落魄詞。本集席上呈元不在坐爲悵。

笑休辭却。天涯同是傷淪落。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眉。長羨歸飛鶴。遂與

劉述張先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張先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

天下。歌定風波令。有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句。坐客歡甚。

諸案子野此曲卽六客詞。作於湖州。越十五年。公出守杭州。有後六客詞。又云。作於垂虹者。乃公游垂虹亭記兼敘之法。當是子野復歌於垂虹也。詳卷

二十一總案記。十月至金閶。飲於王誨席上。時已三過蘇臺。誨令歌者求公

詞。因作阮郎歸詞。本集蘇州席上作調寄阮郎歸詞云。一年三度過蘇臺。情

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誰栽。劉郎雙鬢催。諸案詞云。一年三度者。自催爲

真何充至常州遇沈偕聞同先生事作詩諸案本集書和同先生詩跋云僕

和此詩後十六年復過京口與胡宗愈王穉孫洙劇飲本集與李公擇書云

與偕相遇於錢塘源相會所至輒作劇飲笑樂諸案胡宗愈字完夫常州人王存游多景樓作

字正仲京口人元祐中並官左丞孫洙揚州人時方罷海州

採桑子詞本集潤州多景樓與孫巨源遇調寄採桑子詞云多情多感仍多

輕攏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再作甘露寺聽彈箏詩渡江不及登金山暫覺追餞於舟

中本集與寶覺書云赴官迫於程限不能艤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

言勝遂與孫洙同至揚州與王居卿燕集平山堂作和詩過高郵訪孫覺得

杜君懿所藏許敬宗硯本集書許敬宗硯云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

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

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真敬宗物君

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研而不可君懿既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

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作沂乃以遺孫覺莘老而得志文余過

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謂憎而知其善

雖其人且不可廢况其硯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





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真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諍處終當合之。謂東都事畧孫覺高郵人由湖徙廬以祖母亡解官服除知蘇州徙福再徙徐公赴密州日正覺家居持服時也。逮公遷黃覺已知徐州本集與李昭玘書可據。至邵茂誠所居敗幃瓦燈塵埃蕭然則其棺在焉公入哭之乃檢其遺藁爲作詩集敘。本集邵茂誠詩集敘云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逾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登海州乘槎亭望鬱州山和陳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海州詩。胸山臨海石室奇勝公挈家往游時有胡琴婢就室中作篋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本集與蔡景繁書云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論某嘗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亦當破戒奉和也其和詩有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爲瀾翻松爲舞江風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諸句皆指此也書與詩。與孫洙送別作更漏子詞。本集送孫洙作於黃州而公往游則赴高密時也。

更漏子詞云水涵空山照市西漢二疏鄉里新白髮舊黃金故人恩口禾孫洙

義深海東頭山盡處自古客槎來去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歸

贈漣水李盛二著作詩公自註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孫樓施註謂後

豐八年時巨源已故與詞句不合也合註謂永遇樂詞敘十一月十五日重

海州以此駁紀年錄熙寧七年十一月三日到密州任尤謬本集詞敘誤

王安石為呂惠卿所排而曾布亦逐為詠王莽東都事畧云慈聖光獻皇后

涕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

不悅求避位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呂惠卿為安石所

知驟引至執政遂叛安石苟可以中安石無不為也會雋卒安石力求去九

年判江寧府丐祠以使相封舒國公改封荆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為呂惠

卿所誤每歎曰吾昔交游皆以國事相絕甚自愧也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

卒年六十六贈太傅紹聖初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廷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

廟政和三年封舒王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攸之學宮

天下號曰新義晚歲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之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少

異輒不中程先儒傳註盡廢又著日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

呂公著范鎮呂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重為毀詆而安石不卹也餘已詳載

卷六總及董事詩東都事畧云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熙寧

案內方是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

法一時奏請皆惠卿發之王安石乞罷制舉馮京曰漢唐以來豪傑多此塗



出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制科遂罷。七年，爲翰林學士。時王安石因久旱去位，以執政薦惠卿，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惠卿既執政，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可以陷安石者，無所不爲。八年，安石復召爲相，罷知陳州。惠卿訟安石用綰誣詞，見黜。因謂安石譖想脅持蔽賢，姦黨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哲宗卽位，諫官蘇轍疏其姦，以爲惠卿辨詐。姦凶見利忘義，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惠卿指撻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割殆徧。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搔動，不安其生。旋又興起大獄，以脅士人。力陳邊事，以中上意。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惠卿發安石私書，有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先帝由是不悅。安石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撻，不遺餘力。此大抵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伏乞陛下將惠卿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紹聖初，知延安府。夏人舉國犯塞，惠卿修築米脂等砦，會破夏羌於大沙堆，拜保寧軍節度使。章惇既譴元祐臣僚，惠卿聞之，笑曰：「章子厚得合死罪人，輒放之，其凶險如此。」曾布字子宣，南豐人也。幼孤，學於其兄鞏，舉進士。熙寧初，王安石薦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爲可行者，呂惠卿、曾布也。」拜翰林



林學士兼三司使。七年布論市易落職出知饒州。復入翰林遷戶部尚書。元祐初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青瀛。哲宗親政復入翰林拜同知樞密院事。時章惇為相斥逐元祐臣僚士心不附。布諛情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悉羅致之。會哲宗升遐欽聖獻肅皇后召宰執問誰可當立惇有異議布奏惟太后令惇由是得罪布拜右僕射韓忠彥既為左相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蔡京於是召用為左丞京與布異布忿然爭辨為御史所攻責廉州司戶參軍。詔王莽詩指王安石董卓詩指呂惠卿曾布已詳詩註中。據宋史王安石未列姦臣傳呂惠卿曾布已列姦臣傳諸註不載三姦事跡於所載新法事皆雜亂無緒全失體裁。本案包舉元祐紹聖元符崇寧朝局翻復之事至卷四十五案均應歸結若謂專補諸註之闕此孩提之見矣。子由

幼子遠生作虎兒詩

寅因名虎兒後改名孫。甲

公初欲往視子由會清河凍

合遂涉海行

之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深欲一到吳興緣舍弟在濟南須一往見

遂不得一去別所懷非書能盡也。欒城集逍遙堂會宿詩敘云子瞻通守餘杭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詔此書公初不擬至湖及為楊元素牽合以去遂自海州赴密州道上早行有懷子由作沁園春詞密觀子由詩敘又不及至齊確據也。本集調寄沁園春詞云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靈耿耿雲山摘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凭征



鞍無語往事千端。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  
 卷。致君堯舜。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  
 歲。且鬪樽前。紀年錄十月赴密州。早行馬上作沁園春詞。詞云。公時由十一  
 海州赴密。不復繞道至齊。一視子由故其詞如此耳。今定為懷子由作。十一  
**月三日到密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昨奉勅差知密州軍州事。  
 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初識小人之情偽。欲自試於民  
 社。庶有助於涓埃。請郡東方。攜琴上國。自惟何幸。動獲所求。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為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  
 未盡捐。臣敢不仰。仍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  
 之安。臣則為臣之報國。紀年錄七年十一月三日到任。詞云。年譜謂乙卯到  
 任。邵註謂年譜紀年錄各以詩為據。依合註謂紀年錄似誤。皆非。是查註以  
 除夕詩為到密確證。所見亦太低。均應駁正。**劉庭式為通守公甚器之**。本集書劉庭式事云。予昔  
 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樂。木及第  
 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日皆盲。女家  
 躬畊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卒娶盲女。盲  
 女死於密。逾年而哀不哀。不肯復娶。予曰。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人蜀。  
 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今庭  
 式亦庶幾焉。**語案**。劉庭式託此文登卓行傳。時周革為轉運使。劉庭式為通  
 判。趙晦之。**二十四日上蝗裁乞量蠲秋稅狀**。本集上韓丞相絳論裁傷手實  
 為東武令。書云。軾到郡二十餘日矣。京東

獨言蝗不爲裁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論之詳矣。**詰案**此書作於到郡二十餘日之後。所上章本集不載。書有量蠲秋稅倚閭青苗之囑。或恐以重複檢按行下爲本路所沮。故急爲此書。是上章與書皆同日發去。無可疑者也。韓絳字子華。宰相億之子。公之座主也。是年四月。王安石罷。絳復相。明年八月。再罷。絳以附和安石取相位。時論頗少之。然此書雖不盡納。亦未嘗無補也。今以其文繁緒雜。非詳究其故者未易了了。爲摘其要者。標以提綱。分列於後。并記。**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實。****詰案**手實法。於是年秋後罷。於明年十月。然富民多爲讎告。破家已無噍類矣。**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自擅造律也。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本集**上文侍中彥博論強盜賞錢書云。比來士大夫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勅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棄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按律文。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卽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卽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軾之所深不識也。**詰案**此書其時司農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違背制勅。律令者甚多。不僅行手實法。擅造律也。**因上宰相公憤極而諍。確有所指。特具錄之。以見熙寧亂政。官乃不法如此。**





**韓絳書首論蝗裁當蠲秋稅或倚閣青苗錢**。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軾自入

道左、累疊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

為裁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果為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

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

京東獨言蝗不為裁、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論之詳矣、願公少信其言、時與

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疏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鉄鉞、豈敢以非裁之

蝗上固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複檢按、則饑餓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臣**

**案**書有近在錢塘之語、確為本年到、**因極論手實之酷**、本集上韓丞相書又

任所作、考以時事、必非臘底書也、**因極論手實之酷**、云手實之法、雖其條

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為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

己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不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

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賤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

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案**後與文侍中書云、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

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

罪民、賴以少安、據此書、則手實之罷、實由於公、而宋**并論方田均稅之患**、本

史本傳及墓誌皆失載、持表出之以補傳誌之缺、**并論方田均稅之患**、集

上韓丞相書又云、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

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法、成於期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

昔者而民之怨、**京東河北權鹽之害**、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軾在錢塘、每執

始有所歸矣、**京東河北權鹽之害**、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

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憊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爲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

**其免役之法請用五等古法補救之。**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免役之法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尙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軾以爲定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爲錢、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畧得其實。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公自註云：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也。

**語案**此乃因法便民之善政、非止抹正免役之法、實欲



拔去手實之禍。其說行則手實之法不罷而自罷也。原行差役乃編戶自爲  
 充役積久弊重。王安石改爲免役使民以財產高下爲等出錢歸於官雇而  
 執役之害以去。然行法之始民孰肯自居一等二等以爲子孫之累。於是呂  
 惠卿行手實法使民自供其財產分列五等謂之丁產簿其免役錢則據定  
 簿以納使民不可遷避於等也。然民孰肯盡供其財產而纖毫之利忽去而  
 忽來者且不可以恒產論於是下賞告之令有隱匿不盡者人皆得告其實  
 既實則告者分三之一不實則律之以杖於是姦民率皆起而告訐以賞重  
 罰輕可以倖得故也。其見告者既已破家而懼告者則自尺椽寸土以至雞  
 豚微物無不抄括以作財產而高其納役之等蓋至是而民困極矣。公所論  
 則計其錢數而約其等使自均之官但得錢而已不必爲之戶別也。其說行  
 手實之法盡拔而官民已相安於無事。又恐其業典賣而役錢不除故欲割  
 役錢於契以歸於得業者也。至元祐初公不欲復差役者意本諸此蓋其時  
 民已安於免役不可更使執役故但欲去免役十一月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之弊耳。司馬光甚不謂然公遂不能竟其說也。  
 本集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云熙寧七年六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  
 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  
 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  
 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  
 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  
 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  
 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  
 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



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卽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裁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餅竭則囂恥唇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邱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裁。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勅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饉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裁傷撓法。如此作鐵溝行贈高敘雪後用禁體書北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臺壁井和韻書仁宗濟衆方揭之通會**。本集書濟衆方後云先朝值夷狄懷十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於法令則去苛慘尚寬簡守令則進柔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



#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二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以廩惻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權之令用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憮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冊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之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莫或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板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歲一檢舉之使無遺毀焉

**詔案**仁宗崩於嘉祐癸卯至是熙寧甲寅凡十二年必是書爲嘉祐末所放故云殆逾一紀也

**除夕病中贈段**采之寺

**詔案**此詩有龍鍾三十九此邦聊假館句故查註指以爲密州度歲確之言證也今考論盜賊狀有蝗旱相仍盜賊漸熾自秋至冬麥不入土明年春夏患甚於今等語此

十一月十一月上蝗災狀之證

校記

①靈：當作「霜」，見汲古閣本《東坡詞·沁園春》。

②何：此上當脫「此事」二字，見右引書。

③樂：當作「學」，見《蘇文忠公全集》卷六六《書劉庭式事》。

④時：當作「特」，見右引書卷四八《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⑤下：當作「干」，見郎晔《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二。

⑥月：當作「十一日」，見右引卷之三《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⑦爲：當爲衍文，見右引書卷三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誥案熙寧八年乙卯**

公年四十。是年正月蔡挺馮京罷。二月王安石同中書

韓絳罷。十月呂惠卿罷。彗出大赦天下。罷手實法。十二月元絳參知政事。會

孝寬簽書樞密院事。交趾陷欽廉。白三州。命趙鼎李憲討之。尋罷李憲。以郭

達爲宣撫使。正月喬敘和除夜贈段釋之韻作疊和諸詩。並編卷十二除夜

而尚副之。贈段田詩後又以爲甲寅十二。寄題蘇州三瑞堂答喬敘莫笑銀杯小詩。閏

月作合註從誤今改列於此。蘇州姚氏三瑞堂詩查註改編常潤歸杭道中合註已引本集與通長老書

駁正莫笑銀杯小一詩亦誤分前卷之末今改編送段屯田詩前皆施註之

舊也。送段釋之并和荊林館詩十五日作蝶戀花詞。本集密州上元調寄蝶戀

花詞云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帳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風味應無價。寂寞山城二十

人老也。擊鼓吹簫乍入農桑社。火冷燈稀霜露下。昏昏雪意雲垂野。二十

日記夢作江神子詞。本集江神子詞云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粧。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

明月夜。短松岡。誥案詞註謂公悼亡之作。考通義君卒於治平二年乙巳至

備藏

是熙寧八年乙卯正十年也。紀寄孫洙作永遇樂詞。本集寄孫巨源詞。寄永  
年錄二十日記夢作江神子詞。寄孫洙作永遇樂詞。遇樂詞云：長憶別時景  
疏樓下，明月如水。美酒清歌，留連不住。月隨人千里。別來三度，孤光又滿，冷  
落共誰同醉。捲珠簾，淒然顧影，共伊到明無寐。今朝有客，來從淮上，能道使  
君深意。憑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淚。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夜永雲華侵  
被。此時看回廊曉月，也應暗記。詞案：此詞有別來三度孤光，又滿句，乃與巨  
源相別三月，而客至東武，爲道巨源寄語，故作此詞。時巨源以同修起居注  
知制誥召還，計其必已自淮入京，故又有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及此時看回  
廊曉月等句。道其鎖宿之情事也。此詞作於乙卯正月，確不可易。施註於廣  
陵會三同舍孫巨源題下云：東坡與巨源既別於海州，景疏樓後登此樓，懷  
巨源作永遇樂詞，誤甚。今已三月，出城送客，步至溪上。詞案：此詩有春來六  
刪此註，餘詳前案。孫洙條下。三月，出城送客，步至溪上。十日，句據東都事畧，  
是年逢閏立春，當在正月。游廬山，周攬廬敖洞，飲酒臺，聖燈巖，三泉障日峯，  
是作此詩在三月中也。諸勝並有詩作同天節功德疏。本集疏云：伏以累聖儲休，上天垂祐，乃逢純  
舜生知之資，承祖宗積治之慶，大有上吉，天人之助已明。既醉太平，聖賢之  
福誠備。至於臣子之私願，是爲草木之微情。幸同海表之民，共罄封人之祝。  
詞案：神宗生於仁宗慶歷八年戊子四月十日，既登位，詔以是日爲同天節。  
宋興郡縣皆建天慶觀，率以舊寺觀改充，有司祝聖處也。據此文，則年例並  
有之。時旱蝗相繼，四月初吉，齋居蔬食，禱於常山，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  
矣。文云：惟吏與



神其職惟通殄民廢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裁民其固有子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於閏月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克有常德以名茲山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凡吏之請於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壽隤三日雨足和章傳道喜雨詩云山中可以謁於帝者宜無所不為尚餐永皇三日雨足和章傳道喜雨詩云山中歸時風色變中路已覺商羊舞夜牕騷騷開松竹朝畦詩云十一日寄劉述詩詩云烏臺詩案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郡多盜椎剽無虛日遺賞弋獲人用競勸詩云作詩寄劉述紀年錄作送劉述誤詩云盜歛迹俗武悍特好強劫加以比歲薦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遺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歛迹準法獲強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自裁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盜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為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損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為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夫裁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有蹤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



為度必不聞。安撫司三班使臣捕逸盜入境，悍卒凶暴，以禁物誣居民，鬪殺也。故敢以告。

之驚潰為亂。民奔訴公，不納。投書於地，潰卒定招出戮之。案此條乃密州

年月無考。今類載於此。作孔長源挽詞寄呂穆仲和陳襄題張方平樂全堂懷晁端彥

湖上並有詩。五月復旱，公再禱於常山，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神祝文云：乃者有謂乎神，即退之

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獨不生。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繼。百里之外，味生如初。豈神之能應於前，不能應於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蓋更不

稱職。政刑失中，戾於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饑殍凋殘之

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矣。今夏麥垂登而秋穀將

槁，若時賜霑澤，驅攘蟲莩，以完我西成之資，歲秋九月當與吏既禱立應，乃

民復走廟下。案後以新廟落成始謝，據會獵詞在十月中也。新其廟，廟西南有泉，折旋如車輪，餘流溢於山下，乃琢石為闌亭，其上名曰

雲泉，作雲泉記。本集雲泉記云：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

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

溝瀆不畱，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

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之西南十

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凉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於山下。茲山



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病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竅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於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於中何以籲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六月和劉攽李常言**詒案年譜熙寧八年和李公擇來字韻詩一首烏臺詩案六年九月和劉貢父秦字韻詩八年六月和李公擇來字韻詩查註謂和劉貢父詩公自註有公擇來詩道吳中饑苦之語公擇以熙寧七年自鄂移湖在任兩年改齊時尚在湖二作既係同時其和劉貢父詩亦八年所作無疑依施註俱編密州卷中合註謂二詩相連下首詩案既作八年上首六年當是刊誤今考此二詩一題并作仍當合編**論新法添差將官事**本集與滕元發書六月餘詳卷十九總案勘詩條下云新法將官所管兵更不差出而本州武衛差在巡檢者千餘人若抽還則威勇忠果之類必填不足已申安撫司去訖爲論列也**上都巡檢王述復父讎狀**本集與滕元發書云向在密州有都巡檢王述崇班者以踰濫體量殺述不肯發喪手擒此賊刳心祭其父乃肯成服僕具以此奏其畧云忠孝臣子之大節踰濫武夫之小過捨小錄大先王之政也先帝爲特官其子璋

璋武幹慷慨有父風。今在公部內。望與提拔。七月。聞韓琦訃。爲文祭之。本集  
翦拂亦一快。辣將官也。謂案以上二條類載。  
國韓令公文云。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仁宗龍飛。公舉進  
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  
帝用不赦。授公銖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  
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  
王政。羣后奏功。罔底於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  
陵。天下悸怛。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  
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喟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  
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  
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  
行。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  
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與劉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  
**之作後杞菊賦。**本集後杞菊賦。敘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  
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  
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  
與通守劉君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  
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  
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西。曾栝酒之不設。攬草木以  
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并。丹推去而不饒。怪先





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富。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糧。以菊為糧。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公以嘉祐丁酉登朝。至是熙寧乙卯。方春時。城西牡丹盛開。公以旱蝗。齋素不獲臨賞。九月忽開。正十九年也。

# 一朶雨中置酒會客作雨中花慢詞

紀年錄云。旱蝗。齋素。方春牡丹盛開。不獲賞。九月忽開一朶雨中。特置酒作雨

中花。本集調寄雨中花慢詞云。今歲花時深院盡。日東風。蕩颺。柰烟。但有綠苔芳草。柳絮榆錢。聞道城西古寺。甲第名園。有國豔。帶酒。天香染袂。為我留連。清明過了。殘紅無處。對此淚灑樽前。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高會聊自短景。清商不假餘妍。不如畱取十分春。態付與明年。十月廟成。

# 作祭常山文

本集祭常山文云。我我茲山。望我東國。為帝司雨。涵濡百物。白匠並作。祈其極。極。豈以為報。民苟不忤。歲云徂矣。變麥木。殖。嗣歲之變。既謝且。惠然雨我。以永休烈。祭常山回小獵與梅戶

# 曹會獵鐵溝作詩并作江神子詞

本集獵詞調寄江神子詞云。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

岡。為報傾城賢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鬚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江望。射天狼。紀年錄云。冬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和梅戶十一月。葺園北舊臺。登眺其上。子由名其臺曰超曹會獵鐵溝。又作江神子。

# 然作超然臺賦

樂城集超然臺賦云、東海之濱、日氣所先、歸高臺之凌空兮、

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澹漫、喬木蔚其蓊蓊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嶮巖、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枿於海壖、顧游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俟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踟躕、馬嘶獨而號鳴兮、在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公作超然臺記**、本集超然臺記云、余自錢塘移易兮、此其所以爲超然者邪、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齊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遊道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漚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語案**、此記公自云處之暮年、而子由超然臺賦敘亦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之語、是公葺臺時、



距到任將。建快哉亭。注水之上。子由爲作詩。樂城集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及一年也。建快哉亭。注水之上。子由爲作詩。樂城集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岸首頻回。鑿成戶牖。功無幾。放出江湖眼。一開景物爲公爭。自致登臨約我。共追陪。自矜新作超然賦。更疑蘭臺誦快哉。檻前灘水去汙汙。洲渚蒼茫烟。柳勻。萬里忽驚非故國。一樽聊復對行人。謝安未厭頻攜。趙成伯來爲道守。妓汲黯猶須臥理民。試問沙囊無處所。於今信怯定非真。趙成伯來爲道守。本集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云。尙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余其鄰邑人也。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肺腑。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而後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旣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再論京東河北榷鹽之害。上文彥博書。本集上文侍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再論京東河北榷鹽之害。上文彥博書。中彥博論榷鹽書云。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觀。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白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兵仗獲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叩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廩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



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韻略**公初到密已有權鹽之議。而此云會議經年。又章惇已罷三司使。是爲冬日所作。**和劉攽見歌詞以詩見戲****韻略**此詩施註書也。前載權鹽事。詳見此書中。**和劉攽見歌詞以詩見戲****韻略**此詩施註查註改編作枕卷中。並誤。烏臺詩案載前和貢父。**和章惇出守湖州****韻略**東都秦字韻之當年十一月和此一首。今從合註改編。**和章惇出守湖州****韻略**事畧云。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熙寧初。王安石秉政。以惇編修三司條例。察訪荆湖用兵。於是溪洞拓境數百里。元豐五年。召爲門下侍郎。哲宗卽位。遷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更革弊事。惇與宰相蔡確猶未去位。諫官蘇轍論其多惡。惇與確皆逐去。惇知汝州。徙揚州。提舉洞霄宮。哲宗親政。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既相。引蔡卞爲右丞。惇卞執政。凡元祐更張弊法。悉皆追復。用林希爲中書舍人。張商英等爲諫官。竄逐元祐臣僚於嶺海。又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巖叟等謀廢立。恕造宣訓之語。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論其父功。教蔡確之子渭。上文及甫與邢恕私書事。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宣訓事。恕爲惇說云。司馬光亦疑宣仁后有廢立事。光遂追貶摯。燾同時死於嶺南貶所。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奪宣仁后。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所立。起被庭祕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初。神宗用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開永樂之敗。神宗當寧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上意。專務懷柔夷狄。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至惇作相。以爲蹙國棄地罪。其帥臣諸路皆進築新砦。取復故地。邊事復興。關中之民大困矣。惇性狡毒。忍於爲惡。於是百姓舉陷於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則安惇也。哲宗崩。充山陵使。至成臯。大昇輿。陷於



年七十一。誥案前註不載章惇事實殊失體裁。今補載。送趙晦之罷東武

令歸海州又作減字木蘭花詞

本集送東武令趙晦之調寄減字木蘭花詞云賢哉令尹三仕已之無喜愠我獨何人猶

把虛名玷指紳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今待有良田是幾時作

董儲書跋

本集跋董儲書云董儲郎中密州安邱人能詩有名寶為敏行撰

成都大悲閣記

本集大悲閣記云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有法師敏

大旃檀作菩薩像莊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

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

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

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誥案公以至和三年乙未游成都應舉至京及

是熙寧八年乙卯凡二十一年記當作於此年三槐堂銘本集三槐堂銘敘云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

也紀年錄亦云是年作大悲閣記今附載案末和張先見寄諸詩為王鞏作

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棲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附案此。文見於烏臺詩案。年月無考。今附載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喙：當作「螻」，見《東坡全集》卷九九《祭常山祝文》。

②定：當作「衆」，見右引書卷一三七《三槐堂銘》。



藏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集卷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熙寧九年丙辰**

公年四十一。是年正月，交趾陷邕州，守臣蘇緘死之。二月，遣郭逵等擊交趾。八月，罷鬻天下祠廟。十月，王安石

罷出知江寧府。吳充、王珪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正月，遷祠部員外郎。錄公

在密州，遷祠部員外郎。合註云：轉祠部員外郎，以磨勘也。見烏臺詩案。立春日，病中邀文勛、喬敘、趙成伯爲會。

**公不能飲，策杖倚几於傍，觀醉笑以撥悶，滯作詩。**附錄此二詩，施註原編不

也。施編密卷約畧登載，查註以此詩分出八、九兩年，甚當。惟嫌上卷和劉貢

父李公擇詩失改定耳。但上年逢閏立春，似在臘底。以卷中藉此題爲限，界

故不可。七日，文勛摹秦篆刻石超然臺上。本集刻秦篆記云：秦始皇帝二十

海上登琅琊臺，觀日出，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

元年後，刻詔書其傍。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

蜀人蘇軾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尤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

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

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其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



有君子得以覽觀焉。**註案**紀年錄載正月七日書瑯琊篆後，卽此記也。其春  
秦始二十八年壬午，計至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覆考無誤。

# 夜文勛席上作蝶戀花詞

本集密州春夜文安國席上調寄蝶戀花詞云：簾  
外東風交雨霰，簾裏佳人笑語如鶯燕。深惜今年

正月暖，燈光酒色搖金盞。搗鼓漁陽搗未遍，舞褪瓊  
釵，汗濕香羅軟。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詩未就冰生硯。**十五日，跋赤溪山主頌**

本集跋赤溪山主頌云：余得赤溪山主頌十一篇於其子祖問，其事於樂全  
先生張安道知其爲達者無疑，爲書其末。熙寧九年正月望日。**國器**赤溪山

主趙棠從潘益得道，公得舍利於其子。祖作趙先生舍利記，祖卽東武令晦之。**治正寢於黃堂之北，名曰蓋公堂。**曰

## 與寶從僚吏游息其中而弗居作蓋公堂記

本集蓋公堂記云：吾觀秦自孝  
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

飾其民，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  
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

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  
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

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  
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

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  
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漏，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

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游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註案**  
熙寧行新法，小民脂膏剝削殆盡，無異虎狼秦之暴虐。秦旣族滅而宋亦將



由是敗亡。公欲與民休息，恨不在其位，無可挽救。又深歎所用宰相之均非其人，故於蕭何、曹參之賢，則再三致意，其為蓋公堂而云然者，公之寄慨也深矣。提刑李清臣行部至密，作唱和詩。清臣復作超然臺賦，公跋之刻石臺上。本集書李邦直超然臺賦後云：世之所樂，吾亦樂之。子由其獨能免乎？以為微絃而聽鳴琴，却酒而御芳櫟，猶未離乎聲味也。是故即世之所樂而得超然，此古之達者所難。吾與子由其敢謂能爾矣乎。三月三日，流觴於南禪小亭，作滿江紅詞。本集東武會流觴亭調寄滿江紅詞云：東武南城新隄固，連更向江頭覓，問向前猶有幾多春。三之一。官裏事，何時畢。風雨外，無多日。相將泛曲水，滿城爭出，不見蘭亭修禊事。當時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滿山陰。空陳迹。謝安紀年錄載上。四日，東武西齋和文同洋州園池諸詩。謝安石已日流觴南禪小亭，今從之。寄題刁約藏春塢詩。四月六日，跋文同所作十二字，計各詩皆成於西齋也。超然臺賦後云：余友文與可非今世之人，古之超然臺賦後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為超然辭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其遠遊大人之。芍藥盛開，南禪資福二寺為供，公取姿格絕異，流乎。熙寧九年四月六日。芍藥盛開，南禪資福二寺為供，公取姿格絕異，一朶名曰玉盤盃，并答文彥博和超然臺詩，聞喬敘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



飲喬敘將行烹鵝鹿出刀劔以飲客并和趙成伯戲喬敘詩五月京東河北

早詔令有司致禱羣望公奉詔禱於常山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文云天子有命閔茲曠旱俾

我守臣並走羣望惟神聰明慈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雖嘗一雨不及膚寸吏實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饑羸之民將轉於溝壑其可不旣禱立應乃上其事於朝聞陳舜俞計

公甚悼之陳令舉文集王中甫哀詞敘云哭中甫於密州則令舉沒矣又後祭陳令舉訪李公擇於湖州至是熙寧丙辰五月已越二年矣其王中甫挽詞

施註原編是年七月五日詩前其聞令舉之沒自應照中甫哀詞敘更列於前也又後與周祖書云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讀所示祭文紀述畧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六月因守居之北墉踐城爲山雜植松柏桃李而構

堂其中作山堂銘本集山堂銘敘云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圯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

爲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誰哀斯堅士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爲堂踐城爲山有喬蒼蒼俯仰白

年和趙成伯捕蝗所寄登常山絕頂廣麗亭並有詩趙臬卿家貧而好飲爲

作薄薄酒。聞同年王介訓作挽詞。七月五日登超然臺。答趙成伯和詩。詔封

常山之神為潤民侯。八月作祭常山文。

本集祭常山神文云。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

歛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

秋不雨。霜露殺菽。道之云遠。饑腸誰續。倚嗟我侯。靈應響速。帝用嘉之。惟新

命服。所而不獲。厥愆在僕。庶哀斯民。朝夕濡足。諸案告封之文。尚在後。必俟

命下。故也。此乃已聞得請。適有禱致。故併以告耳。前文皆稱神。至是改稱為

侯。蓋常山得列祀典。自公始矣。十五日飲於超然臺上。聞孔宗翰方乞密因。和宗翰前過東

武題壁詩。是夜歡飲。達旦兼懷子由。作水調歌頭詞。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

由。調寄水調歌頭詞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

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

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送碧香酒與趙

果卿。諸案公詩有碧香近出。帝子家句。趙

成伯往昌縣捕蝗。逾月而歸。復

以一壺遺之。並有詩。九月九日成伯母生日。作口號。本集趙倅成伯母生日

口號并致語云。昔年占

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願祝大千之遐算。慶婦姑之同日。雜茱萸以

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資於陶母。但某叨居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

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資於陶母。但某叨居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

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資於陶母。但某叨居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



材上塵口號。今朝壽酒泛黃花。鬱鬱葱葱氣。聞蘇潛聖訃。作挽詞。和晁端彥

滿家願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

**九日所寄再送喬敘移知施州詩**。十月周邠寄鴈蕩山詩圖和詩。施註原編此詩

七月五日詩後。是時公已聞改知河中。晚登超然臺望月作江神子詞。本集

之信。今改編十月。詳後公與周邠書中。

子詞云。前瞻馬耳九仙山。碧連天。晚雲閒。城上高臺。真箇是超然。莫使忽忽

雲雨散。今夜裏。月嬋娟。小溪鷗鷺靜聯拳。去翩翩。點輕烟。人事淒涼。迴首便

他年。莫忘使君歌笑處。垂柳下。矮槐前。語案公和周邠寄雁蕩山圖。告封爵

詩自註。已有將赴河中之語。而此詞尤有去意。信為是年冬後所作。

**於常山再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文云。熙寧九年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

昭告於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為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至於江海。西北被

於河漢。饑饉疾疫。靡有遺矣。訴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思我農夫而救其裁

疹。不為侯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

如侯者。幾希矣。凡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為榮。無功而享之。則為辱。今

侯澤此一郡。而施及於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

有光輝矣。願侯益修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

民其奉事。有進。時子由罷齊州掌書記回京上論時事書及青苗免役保甲

而無衰矣。尚饗。

**市易四事畫一狀**。樂城集自齊州回論時事書云。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

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一四

八一

九品賤官始得登對論事。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覲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誠與民一新罷此四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畫一狀云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博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併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繼以芻糞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卽取願還卽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鄰里相保結誦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要以皆斃而後已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無財者使効其力無力者皆得雇人各致所有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一議者又



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畊而後得食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今也旣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旣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代者旣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嘯聚攻剽州縣官吏蒙責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制市易之官以平貴賤今自制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盛朝何苦爲此。况復小民奸利爭取官債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旣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閒隙或輪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右臣所陳畫一事件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系望勢難久畱而私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蠢之人志在憂國甘埃誅戮謹具狀奏聞。

**詔案**

書有易置輔相中外踴躍等語先



是熙寧七年甲寅四月，王安石罷相，引呂惠卿爲參政。惠卿叛安石，曾布亦出。八年乙卯二月，安石復相。十月，惠卿亦出。至九年丙辰十月，安石復罷，而子由適自齊州解還，因上此書。又書有抗論不合，外補七年等語。子由自熙寧三年庚戌出爲陳州學官，數至九年丙辰，正七年也。其在齊成資，得替正，在九十月間，與安石復罷之時相合。是此書上於九年十月審矣。齊至密甚，近其不赴公而恩遽回京，且委家以去者，實由此故。蓋欲乘神宗厭棄安石之時，爲一擊必中之舉，用意甚深。其奈王珪繼進，方事迎合，而神宗憚於改過，又志在驥武乎？使當日竟用其言，不但宋社復安，而朋黨之禍無自興矣。惜哉！子由以其言無補，自於頴濱遺老傳畧去，而東都事畧、宋史本傳因是失之。未經補載，然其忠藎之誠，胡可沒也？特表出之，以正史傳之陋。子由既至京，館於范景仁東齋。其雪中呈范景仁侍郎詩云：「羈游亦何樂，幸此賢主人。」東齋暖且深，高眠不知晨。後卽在京度歲，有和范景仁丙辰除夜詩，皆可證。又據公自黃赴筠詩，是時遲適遠，皆畱於齊，與其無家。十一月一日，爲李而客於范景仁者，皆合。其因上書，粹然回京，情顯然矣。

### 常作李氏山房藏書記

本集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旣去，而山中之

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旣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旣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廣，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



以為記。詰案紀年錄是年十一月朔作李氏山房藏書記。為韓忠彥作醉白堂記。本集醉白堂記云故魏

第一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他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若有羨於樂天

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

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

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

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

也。乞身於強健之時。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

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

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

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

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

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

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東都事畧云

琦子忠彥。字師朴。元祐中召為戶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哲宗親政。言者爭言

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親政。言者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

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朝廷靜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徵

宗即位。拜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左僕射。而曾布為右相。多

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告下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移知河中府。會大

雪與客飲於山堂。作周邠書。本集與周開祖書云某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

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

山之景何緣復有。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輒和兩首取笑。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十五日命工摹陸探微畫師子於蓋公堂中作畫壁贊。本集蓋公堂照壁畫贊云陸探微畫師子在潤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畱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予爲甘露寺詩有云破板陸生畫青倪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者也熙寧九年暢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高其目仰其鼻奮其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雪夜獨宿柏仙菴得孔宗翰荆林馬上所寄答詩十二月上旬孔宗翰來代罷密州任作畱別東武流栢雪泉釋迦院牡丹呈趙成伯諸詩過安邱縣訪董儲故居見其子希甫畱題屋壁除夜大雪止濰州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一四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四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請：此上當脫「狀」字，見《樂城集》卷三五《畫一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五

仁和王文請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詩案熙寧十年丁巳

公年四十二是年二月王韶罷七月河決澶州曹村埽九月詔決害民田所屬州縣疏濬十二月以郊祀恩改

明年為元豐

正月元日早時發濰州中途雪復作有詩青州道上大雪有懷東武

園亭寄孔宗翰至青州與頓起題名古寺

詩有去年古寺共題名句自註云

去歲見之於青州即此時也

赴濟南李常以詩來迎答詩遲遠候見雪中隨至子由所

居本集將至筠詩云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雪裏我時移守古河東

酒肉淋漓渾舍喜詩案時公赴河中故追憶如此也據此詩公住於子由家者月餘而子由則客於范景仁其欲乘機攻罷新法委家而去情益著矣

此其平生一片心消磨汨沒於不可知者蓋七百四十有四年又復表著於世後有秉筆於兩宋者能查照本案補其闕失

李常邀游西湖折花為會集本

是則重有望於後賢也嘉慶己卯元日見大記

寒食宴提刑口號云還把去年畱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詩案下年三月公

擇罷齊州至徐公為此詞以宴公擇此二句乃公罷密過齊同游大明湖公

詳卷十六總案寒食條下

出其甥黃庭堅詩文求正公自是得其為人集本





與黃魯直書云、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初遇吳復古**、本集黃州與吳子野書云、濟南境上為別、便至

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又初至惠州、與吳秀才書云、與子野先

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又初至惠州、與吳秀才書云、與子野先

生游幾二十年矣。近者南遷、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語案**後書公作於年五

十九、是為紹聖甲戌、逆數熙寧丁巳、凡十八載、故云幾二十年。是濟南相遇

為初見矣。又樂城集在徐州、有贈吳子野道人詩、詩有東州相逢、真邂逅南

國思歸、又驚矯句。子野向從李師中、此為師中守濟南時、子由送子野歸粵

之作。據公書、自濟南境上別後、至黃州始通問、故有其間何所不有之語。是

子野並未至徐州也。恐後有據樂城集誤編。**復古論出世間法、因作問養生**

**一篇**。本集問養生云、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

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俛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

至和之極也。何謂安、曰、吾嘗自卑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

於枯槁、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返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

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

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

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以時省觀焉。前與吳秀才書又云、

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而以鍊氣服藥為土苴也。

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為子野出也。**語案**吳遠游字子

野、潮陽人、秀才乃其子也。公遷**二月與李常劇飲為別**。**語案**公在徐州寄李

惠州秀才為作歸鳳賦、名芑仲。



儒藏

方出書為君劇飲幾滿首。自註云：去年留齊月。餘據此則二月初旬公尚在濟南。自註甚明。既行與吳復古別於濟南境。上至鄆州鮮于侁留飲新堂。諸案元豐元年戊午公在徐州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詩云：去歲游新堂，春風雪消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繁華真一夢，寂寞兩榮朽。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以上皆追述過鄆州子駿留飲新堂池上之事。公過其地正是道出澶濮間。子由自京師來迎。諸案子由自上年十月進京上年二月中也。仁丙辰除夕詩及和本年正月十二日訪吳縝詩已論載卷十。總案子由赴齊卷十四。總案子由回京條下。又樂城集游景仁東園詩云：新春甫驚蟄，草木猶未知。肩輿出東郊，輕裘試朝曦。鄰家並侯伯，朱門掩芳菲。華堂絢金碧，疊觀疑烟霏。徐行一日至，何異已有之。都城閉門早，眾客紛將歸。垂楊返照下，歸騎紅塵飛。但卜永日歡，未與清夜期。據此詩東園距城稍遠，故必窮日力游之。公至京寓此園中，而詩言趕門歸去，未卜清夜，其園無主人可知。子由游園時已驚蟄，則二月尚未出京可知。計公至濟南留月餘始發，在二月初十間。子由聞耗出迎，當亦在是時。故相值於澶淵間也。今先以可據者再立案，然後與烏臺公相約赴河中，因同至京師。樂城集逍遙堂會宿詩敘云：詩案紀年錄辯。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諸案公至陳橋驛始聞命改差彭城。其至京寓居范景仁東園作送景仁游洛中詩。子由有次韻之作。子由送蔣夔赴代州教授詩，公亦有次韻之作。子由實從公至京，況澶淵尚未聞命改差，不應直接相從來徐之語。子由乃以公至京。

及四月始出情事一槩畧去之矣。公自密至京數月情事抵陳橋驛告下以

向以諸說轉轉混誤遲至十數載始爲論定亦甚憊矣。**尚書祠部員郎直史館徙知徐州軍州事時不得入國門寓居郊外范鎮東**

**園**。本集與黎希聲書云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驛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

寄身范公園施註云自密州移守河中至京師改徐州時有旨不許入國門

寓城外范蜀公園又樂城集後自南京寄范景仁詩云弊裘瘦馬不知路獨

向城西尋隱君欣然爲我解東閣明牕淨几舒華茵春天雪花大如手九衢

斷絕愁四鄰平明熟睡呼不覺清詩淡酒時相親我兄東來自東武走馬出

見黃河濱及門却遣不得人回顧欲去行無人東園桃李正欲發開門借與

停車輪畱連四月聽遇鵲扁舟一去淨奔渾**調家子**由此詩自敘由齊至京

奔走市門求寓不得往見范景仁畱止東齋雪中唱和及聞公來走馬出見

河上至陳橋門爲門者所阻寄寓東園至四月公始由水路赴徐一切情事

如續特錄載以見駁正會宿詩敘及前立各案之不謬其及門却遣一事必

新有編勅而公未及知非因公發也施註不難確考而輒以不許了之混甚

今則不可**三月二日寒食與王詵作北城之游飲於四照亭上作帶人嬌詞**

得其故矣。本集王都尉席上贈侍人調寄瑞人嬌詞云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於中

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月笑人間春晚濃睡起驚飛亂紅千片密意難窺羞容

易見平白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司空自來見慣又元

豐己未徐州作書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筆爲詩云北城寒





食烟火微落花胡蝶作團飛。王孫出遊樂忘歸。門前驄馬紫金轡。吹笙帳底  
 烟霏霏。行人舉頭誰敢睎。扣門狂客君不麾。更遣傾城出翠帷。書生老眼省  
 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烏臺詩案熙寧十年二月初一日王詵送  
 到簡帖約來日出城外四照亭中相見次日軾與詵相見令姨嬪六十七人斟  
 酒下食有倩奴問軾求曲子遂作洞仙歌一首喜長春一首與之次日王詵  
 送韓幹畫馬十二匹共六軸求軾題跋詩案公所憶寒食北城之游即四照  
 亭事也特錄詩以參考且二日為寒食則三日為清明也檢本集無與倩奴  
 洞仙歌喜長春詞惟殢人嬌一首雖為比體究屬三春景狀今姑以此補之  
 未見為三日清明賦小人真閣事閒退豈公難一篇送范鎮往游嵩洛子由  
 岐出也詩案熙寧十年二月三日范鎮往西京軾作詩送之云小  
 亦次韻送之詩案熙寧十年二月三日范鎮往西京軾作詩送之云小  
 月三日作送范鎮游洛詩詩案熙寧十年二月三日范鎮往西京軾作詩送之云小  
 親筆但以辛亥倅杭迄於己未守湖九年之中所有詩文盡為小人根追所  
 作年月日於對簿之下豈無一二誤記且南渡後臺吏挾真本以至杭為張  
 浚等輩所分得至於轉輾傳鈔刊版又豈無一二月日錯誤文義有誤易見  
 月日有誤難辨而此書月日獨多也故查註每據詩案月日為牢不可破詩  
 獨不然之惟取以無年月可考者以詩案為補助其有考而詩案異者不許  
 其亂集與雜說各註等也今據此詩有杖履攜兒去園亭借客看句是公已  
 寓園中前考二月初間公尚在齊而子由以驚蟄日往游東園作詩公尚未  
 至更以本集寒食北城之游合考詩案則清明在三月三日而驚蟄即在二  
 月二三日間是其時子由尚未走馬黃河往迎公也且會宿詩教子由以二

月見公澶濮之間。今卽以二月一日爲澶濮相遇之日。而欲以二月三日寓園賦送行詩。其何能及。故詩案在不必信。不必不信之間也。再據公答司馬光書。景仁以三月杪還京。則其去也。當在二月初間。子由同日和韻送景仁游嵩洛詩。有得意忘春晚。逢人語夜闌句。其去已在春晚。則又三月之確證也。詩案紀年錄二月三日信爲三月三日。鎮酌酒賦詩爲別公和韻有臨行之語。今更正。其答司馬光書詳見於後云。

**鎮酌酒賦詩爲別公和韻有臨行**

**一杯酒此意重山嶽句。歐陽奕來訪夜語達旦以保身遠禍爲勸。**本集祭歐云。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語。歐陽奕字仲純。修次子也。時官光祿寺丞。此文作於元豐戊午。故以是年丁巳爲去歲也。

**王說以韓幹牧馬圖求跋爲作詩。聞任孜訃作**

**挽詞記王安國夢靈芝宮事。**本集王平甫夢靈芝宮記云。王平甫熙寧癸丑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訃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卜以錢曰。然。昔有人至海上。逢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室。樂天自爲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夢實相似。蓋二人者皆天才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皆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以慰其思。

**語案**此文王平甫卒於熙寧丁巳。公往弔其家。因



有此作似去平甫之卒不久也。平甫屢以新法斂怨天下力諫安石不聽哭於影堂。又面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惠卿以鄭俠獄陷之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凡史家言大率如此。至平甫歸於臨川抑從其兄於金陵即不可知也。公是時未嘗過此二處後八年始過金陵又遇其子旂於臨淮如移載於後與此文結意不合。詳玩其意平甫卒於送曾有開知衛何處雖不可知而其家似尙在京師也。姑載於此仍俟詳考。

**州和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詩**  
詰案樂城集次韻范景仁丙辰除夜數首之前有次韻蔣夔寒夜見過詩其詩云都城廣大漫如天旅人騷屑誰與歡叩門剝啄驚客至吹火倉卒憐君寒爲邁據此則蔣夔時在京中公與子由並有送蔣夔至代州詩皆京中作也。

**娶婦**  
本集與邁求婚啟云里閨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娶婦邁天資朴魯近憑一藝於師傳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申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又下財啟云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顧門閥之雖微特臭味之不遠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微福於前人永交歡於二姓  
詰案邁是年十九追素羸李若之爲治之病已  
本集記李若之布氣歲其婚於淮氏不可考也

者有道者也。呂倚母痿痺病十餘年靈療之去皇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夫人起倚曰豈可倉猝令起耶靈曰但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扶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而溫也若之蓋嘗遇異

**范鎮自洛還公得司馬光寄題超然臺詩**  
本集與司馬溫人於華嶽下云



仁丈自洛還、伏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冗、久稽裁謝、悚怍無已。某強顏苟祿、忝竊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爲國自重、謹啓。**語案**此書三月之末、公尙在京、書不及報、則四月初間必成行矣。可與子由留連四月、聽鶻鳩句互證。**四月與子由行過南都謁張方平於樂全堂**。本集祭張文定公文云：十五年間、六過南都、契於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語案**方平之沒、公在潁州舉哀、薦福禪院有文、其後墓誌銘成、告於揚州。此則自揚召還過南都、祭於其家者也。以上文四聯總括十五年、中六過、五見情事、故摘錄於此。方平以元祐六年辛未十二月二日薨、年八十五。由辛未逆數、熙寧十年丁巳爲十五年、年七十一。此公第一次過南都時也。時方平爲留、爲方平作守、而子由方註官方平辟爲簽判、必此時定議。故子由自徐赴任。**爲方平作諫用兵書**。本集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云：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政虐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吳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建元之間、蚩尤旗出、長與天等。



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僮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沒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情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盱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繫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殲殲，奮於功名。故

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稍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凌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竇畏之。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軍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爲社稷長久之計。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旣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又張文定公墓誌銘云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覆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周益公陸放翁並見親筆疏草周云死見先帝帝有以藉口之語雖成於坡手而意旨必出於公不然何其危言至是陸云東坡此書自與日月爭光安道之爲人不與所論非是。史稱神宗臨御日久羣臣畏其





威嚴莫敢進規正其時也。此稟如付他人其誰敢上。安道犯顏極諫喜怒不測可謂之置身事外乎。周說亦不必。此書既上字字皆安道意旨且已明載墓誌益公偶過宿州和劉涇詩二十一日到徐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未憶及耳。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兢慙。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為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為異。蓋篤信其所聞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界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烏臺詩案四月二十一日到徐州任。詩案本集到徐月日不送交代江仲達少卿。詩題作仲達少卿樂城集有徐州送江少卿詩載佳客句信前守為江仲達無疑也。查註引題跋之詩人。和密州孔宗翰見邸戴仲達以擬之此元祐間事毫無根據合註從誤今刪。和密州孔宗翰見邸家園題諸作趙成伯見戲詩胡允文子公達為獄官允文罷屯田郎中任就養於徐已老疾公往視之。本集祭胡執中郎中文云又復七年我守北徐仁人雖疾當壽。公在岐下公達尚幼公以鵷雛駿駒目之而是時公達已仕故復有雛駒之語。又熙寧四年辛亥與允文別於都門至是十年丁巳正七年也。公達後為峽州守有政聲為時所稱。五月六日讀司馬光所寄獨樂園記作詩與書與司

馬溫公書云某再啟超然之作不惟不肖託附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以爲不朽之美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侔江湖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游闊絕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也詩案此書與前所載書同發故云再啟也紀年錄五月六日六月寄和李清臣沂山祈雨有應詩案云詩作寄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寧十年六月李清臣因沂山禱雨有應十五日祭漢高帝廟子由作祈晴文作詩寄軾詩案樂城集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云熙寧十年六月癸巳日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告於漢高皇帝之神曰今茲歲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獲不償種恃秋有成庶幾無饑穀粟滿野淫雨爲害豐沛庫下鞠爲豬澤暑雨方作晴未可觀惟神奮自茲土掃滅強暴雖宅關輔實懷故鄉俛仰千歲遺語猶在閭里告病其有不郵驅除陰雲導迎秋陽神實能之疏放流潦改種秋稼民實望之道民之言微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詩案徐沂按壤而同時早潦相復從公入廟觀試劒石作銘樂城集試劒石銘敘云漢高反若此可以鑑矣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之試劒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爲彭城守車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爲之銘曰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劒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山石爲剖夜斷長蛇且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歛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頽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歸然斯石不尙與子由顏復同游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復與梁先舒煥泛舟其中有舊



作詩。陳師仲來謁，顏復亟稱之。

本集黃州與陳師仲主簿書云：「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瑋，志

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想彼此有以

相照。樂城集答徐州陳師仲書云：「去年轍從家兄游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

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既而聞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

交游，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為文為贈，讀之翛然已清。追慕古

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

案陳師仲徐州主簿為公

州人，謀葬其親，貧不克舉，亦見子由書中。迨公遷黃州，師仲為杭州主簿，為公

編述超然黃樓二集，即密州徐州二集也。公詩有註自陳師仲始實開王百家之先者也。書久無考，用以張其人。

李清臣按部來徐

邀子由對臥南城亭上，有作和清臣子由唱和諸詩。

樂城集原題云：「李邦直

上。」案李清臣，小人之尤。為顏復作其父太初詩敘，本集鳧繹先生詩集敘

者，自後為胡越不復合矣。為顏復作其父太初詩敘，本集鳧繹先生詩集敘

卿，上大夫游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

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曾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後

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

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

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軾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

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充公四十

七世。送復赴闕，兼簡王鞏詩。七月，會宿逍遙堂，和子由詩。二十日，題僧寶索

孫云。



靖帖。本集題七月二十日帖云、江左僧寶索靖七月二十日帖、僕亦以是日  
靖帖。醉書五紙、細觀筆跡、與二妙為三、每紙皆記年月、是歲熙寧十年也。

二十二日、為王誥作寶繪堂記。本集寶繪堂記云、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  
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

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八月四日、與  
子由同遊石經院、過雲龍山、訪張天驥、潯山王仲素來遊彭城、並有詩。

集贈王景純寺丞詩有潯山隱君七十四。十五日、同子由泛舟呂洪、作水調  
彭城為我住三日等句、以此知為過客也。

歌頭送別。本集與子由徐州中秋水調歌頭詞云、離別一何久。七度過中秋。  
載涼川。鼓吹助清賞、鴻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被、紫綺裘。素娥無賴、西去曾  
不為人留。今夜清樽對客、明夜孤帆水驛、依舊照離憂。但恐同王粲、相對永  
登樓。

十六日、子由赴南京、留守簽判、任作初別子由詩。本集與劉貢父書  
呈一笑。子由已赴南都十六日行矣。所云王寺丞即仲素、其為徐

州所作書無疑也。查註云、是秋至徐、合註云、八月初相別、皆誤。閻邱公顯  
過彭城、作浣溪紗詞。本集贈閻邱朝議過徐州調寄浣溪紗詞云、一別姑蘇  
催我老、杏花依舊駐君顏。夜闌相對夢魂間。

王鞏屢約重九過訪、不至、以詩送梁交却寄、因和其

顏。夜闌相對夢魂間。

王鞏屢約重九過訪、不至、以詩送梁交却寄、因和其

顏。夜闌相對夢魂間。



員。築城集次韻王鞏見贈云、南都逢故人、共此一樽酒。初來研吹絮、再見風  
音脫本。彭城久相遲、官舍處東屋。重陽試新釀、謂子當不速。胡為聽婦言、婉  
變白相逐。又次韻王鞏欲往徐州見子瞻以事不成行詩云、為婦遲留應未  
怪還家倉卒定何營。本集張文定公墓誌銘云、女三、次適右朝奉郎王鞏。臣  
國王鞏為張方平壻、故屢至南都。據子由詩、鞏時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  
必為家事所牽、故其婦促使還京、不及至徐也。  
**平有僧應言建築、鑿清冷口、導積水由古廢河以入海。**  
本集薦誠禪院五百  
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為。有僧應言、建築鑿清  
冷口、導積水北入於古廢河、又北東入於海。吏方持其議、言彊力、辯口、慨然  
論河決狀甚明、更不能奪、卒以其言決。  
**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  
徐州曹村  
之冰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  
掃乃七月十七日事、而子由以八月十六日去。其初發彭城、寄子瞻詩云、秋  
晴卷流潦、古汴日向乾。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難。是澶淵之決、已有一月餘、  
而汴河且乾涸、必徐城初不虞水患也。又詩云、我昔去彭城、明日河流至。不  
見五斗泥、但見三竿水。是子由去後、水忽驟至、而遇於途也。二十一日、水及  
城下、可謂倉卒之甚矣。  
**城南兩山環繞、而呂梁百步扼之、漲不能洩。九月、水高於城中、**  
**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沈者三版、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築堤、**  
**九百八十四丈、堤成而水自東南隅來、遇堤而止。九日、邀仲伯達為大水所**

隔和所寄詩。諸案呂梁仲屯田公屢有詩前註名失考。今據烏臺詩案承受

可疑也。李清臣以國史院編修召還雨中集臺頭寺分韻并寄孫洙詩。諸案李

命在八月。聞命當在九月。烏臺詩案此詩九月作。施註十二月作。查註合註

皆謂當九月作。今考詩意實九月作。原編小誤。今改編九日邀仲屯田為大

水所隔詩後徐州自八月二十一日至九月水方甚大。十月五日水漸退十

三日澶州大風不終日而河復故道作河復詩。本集墓誌銘云河決曹村泛

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滙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

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

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

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

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

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

家不入。使官吏分堵。重登望。礮亭以觀水退。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畝

而守。卒完城以聞。積水公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即宋司馬桓魋墓

也。聞乃約計作挽詞。答孔宗翰求書與詩并題顏樂亭詩。諸案顏樂亭詩敘

乃孔周翰作於密





州者也。施註原編不載此詩。查註從續補遺。改編公罷密過濟南。和孔君亮詩。後而云。因人移編。不喻其意。或偶譌君亮。宗幹為一人耳。然公甫離密州。而周翰已訪得其地。浚井葺亭。公又知而詠之。必十二月作賀改元表。本集無此神速之事。今改編於此。亦因人附載之義也。

**十二月作賀改元表**

祇勤國本。已獲順成之年。奉若天休。更新統始之序。慶均夷夏。奮冷神人。鵠以為政急於愛民。改元所以表信。非有年無以致家給人足。非盛德無以貽時和歲豐。鴻惟微稱。獨冠前代。恭惟皇帝陛下。和布治法。底修事功。闢土而任三農。順時而佐五穀。天用眷祐。秋常大登。蜡通八方之神。民足四鬴之養。乃順休命。著為始年。臣等均祇至恩。具膺優祿。祇奉詔誥。更形頌言。非特降康。已類商王之福。行觀嗣歲。復興周室之隆。

**記徐州殺狗公事**

言本集記徐州殺狗云。今日廂界有殺狗公事。司法仍其舊。言近勅書。不無殺狗。問其說云。禮鄉飲酒烹狗。於東方乃不禁。然則禮云賓客之牛角尺。亦不當禁殺牛乎。孔子曰。牛雖不棄。為埋馬也。豈蓋不棄為埋狗也。死猶當埋。不忍食其肉。況可得而殺乎。

粵中無不殺之狗。極深憫之。而未如之何。外郡且食蜂子。遇盛饌。則首出之。山中蜂房大數尺者。值數金。有以異事來告者。予曰。古亦食之。見禮內則。不足為怪也。有司有朱君者。沛縣人。為言樊噲故。書冠元弼所述謝中舍詩。本呈至今。以屠狗為業。是亦樊俗之不可變者也。

**書冠元弼所述謝中舍詩**

記謝中舍詩云。冠元弼言。去歲徐州倖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詩。勿詠落梅詩云。流水難窮日。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焉。附首。自云。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臣。請築徐州外。小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

城創石岍狀。案公請築外小城并創石岍乞於十二月畫旨不報。明年再請改築木岍此二狀本集不載餘詳後案中。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卑山：當作「牢山」，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一五《問養生》。

②被：元延祐七年葉曾雲南阜草堂刻本《東坡樂府》卷上作「帔」。

③掃：當作「埽」。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 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豐元年戊午

公年四十三。是年正月元日起元豐元年。集禧觀使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安石爲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

集禧觀使放朝謝。閏正月孫固同知樞密院事。曾孝寬以父憂罷。四月曹村決口塞改新閉。曹村埽曰靈平。進封靈津廟神濟夫人爲靈顯神妃。初決口屢塞不能絕流。有小蛇出於上流。一正月作祭老泉焚黃文。本集祭老泉焚黃文。黃文云熙寧七年十月沙漲河遂塞。故賜名埽曰靈平。慶覃及幽顯我先君中允贈太常博士累贈都官員外郎。軾輟當奔走兆域以致天子之命。謹遣人賁告黃二軸集中外親擇日焚納。西望隕涕之至。自註元豐元年。誥案老泉非宮師之號。此文可證。送李公恕鄭僅詩二十四日爲章案作思堂記。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誥案章案字質夫建州浦城人宰相得象



之從子也。以得象蔭得官。復登進士第。擢知陳畱縣。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公為作思堂記。正質夫在京東時也。題孔宗翰慶州

八境圖章。寄惠崔微真作詩。註據宋廉跋。改編元祐二年。合註以爲當依

思堂記爲據。與梁父飲。但楊家作徐州遺老。漏名。本集徐州蓮花漏銘敘云。今改編於此。

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國子博士傳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

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敘所云。傳君名楊者。乃燕公名肅之外曾孫。其詩題云。與梁左肅飲。傳國博家。卽傳楊也。合註於題下。引此銘。截去燕公

數句。但云。國子博士傳君楊公之外。曾孫惜名失考。蓋誤。以文同自洋州解

楊爲楊。并誤讀句法。而又以爲失考也。今已於題下更正。還次於陳州作報書。本集與文同可書云。與可抱才不試。道道彌久。尚未聞

兄既。不計較。但乍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嚙面得失。相乘除。亦畧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爲學。想皆成就矣。此書乃與

可與提轉不合。故罷洋州。且未有湖州之命。故有計當存卽。諸語。此書作於元豐元年戊午春中。則其時與可已至陳州。是冬爲子娶婦。明年正月遂沒。

蓋已不及赴湖也。又樂城集元祐七年再祭文與可文云。洋人病茶。徐爲一宣。抱志不伸。委化而遷。是與可在洋州。因論茶事。與使者不合。解還而卒。與

此書正合。蓋與可雖得湖州。實未到官也。查註引與可年譜云。丁巳秋。任滿

還京。是時上築木岬狀并致劉攽書。本集與劉貢父書云：某曾壁畫作石岬，正在陳州。今已涉春，杳未聞耗。又問有旨下淮南京東起夫往澶州，其勢必無鄰。

畫旨。今已涉春，杳未聞耗。又問有旨下淮南京東起夫往澶州，其勢必無鄰。

郡人夫可以見及。以此知石岬文字必不遂矣。今相度作木岬，工費僅減一

半。用夫六千七百餘人，糧四千三百餘碩，錢一萬四千餘貫。雖非經久，必安

之策，亦足支持歲月。若此策又不行，則吾州之憂未可量矣。今寄奏檢一本

奉呈，告貢父力言之。此事決不可緩。若更下所屬相度往反取旨，則無及矣。

某豈曉土功水利者乎？職事所迫，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棄為魚鼈也。詔

初奏石岬傳誌失載，貢父時為國史。二月四日降敕獎諭。本集獎諭敕記云：

院編修官是年閏正月，故二月命下。二月四日降敕獎諭。本集獎諭敕記云：

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

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為中國患久矣，

乃者堤潰東注，行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賜錢發粟，因改作徐州外小城，

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賜錢發粟，因改作徐州外小城，

創木岬四就城東門為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能厭水也。本集與

詩自註云：郡有廳事，俗謂之霸王。作獎諭敕記刻石，并作熙寧防河錄。本集

廳相傳不可坐，僕折之以蓋黃樓。作獎諭敕記刻石，并作熙寧防河錄。本集

獎諭敕記云：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

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

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沈者三版。

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





麓。一自新牆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本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隄六。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可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百三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岨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干歸成，水不復至，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畧，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謝獎諭表** 以臣去歲修城捍水，特賜獎諭者。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劬勞，三版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勞，以爲私室之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

**三月寒食日，李常來訪，公方出督城工，李常招以三絕，還作和詩。** **東都事略** 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其來乃罷齊州任，赴提刑時也。并作寒食宴提刑口號。本集寒食宴提刑口號，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況中年離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而後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爲人師，事業存乎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鄰邦，締交冊府。莫逆之契，義等於天倫，不腆之辭，怠勤於地主。力講兩君之好，可無七字。

之詩。欲使異時傳為盛事。雲間畫鼓疊春雷。千騎尋芳戲馬臺。半道已逢山  
簡醉萬人爭看謫仙來。淮西按部威尤凜。歷下懷仁首重回。還把去年留客  
意。折花臨水更徘徊。**語案**此詞已據查註編入四十六卷。帖子詞後。**次日約**  
考其語意確為是年李公擇過徐州作也。仍錄載於此。以備事實。

**李常飲遇大風坐上賦戴花詩夜飲和畢仲孫韻****語案**時有三畢從公游。仲

**病不赴有詩**時方春旱城東二十里有石潭與泗水通置虎頭潭中可致雷

**雨作起伏龍行****禱既應赴潭謝雨道中作浣溪紗詞****上本集徐州石潭謝雨道**

**和**李常同過雲龍山居賦詩為  
照日深紅暖見魚。連溪綠暗晚藏烏。黃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雖未慣。猿  
猴聞鼓不須呼。歸家說與採桑姑。其二。旋抹紅粧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  
相挨踏破舊羅裙。老幼扶攜收麥社。烏鳶翔舞賽神村。道逢醉叟臥黃昏。其  
三。麻葉層層綠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女絡絲娘。垂白杖藜擡醉眼。  
攆青鵝毳軟饑腸。問言豆葉幾時黃。其四。軟軟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饁  
車。牛衣古柳賣黃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謾思家。敲門試問野人家。  
其五。軟草平莎過雨新。輕沙走馬路無塵。何時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  
潑。風來蒿艾氣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語案**蘇康熙字典音頃。爾雅翼。蘇高  
四五尺。或六七尺。葉似芋而薄。如大麻子。今人績為布。或作苧。唐本草作苧。苧一名白麻。和



別并寄和孫覺詩四月上同天節進絹表

本集表云伏以大人之德莫得而名萬壽之觴無物可稱前件絹土

地所出賦租之餘敢輸向日之誠少備充廷之末

九日作鮮于侁楚詞跋

本集書鮮于子駿作楚詞後云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

以示軾軾讀之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

弦匏三百五篇然如夏釜竈撞舊盜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及其人於冥實績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

十六日作楊凝式書跋

本集跋楊文公書云無足怪者元豐元年四月九日

跡已難得其為人貴重如此豈以斯人之風

賀河平表

本集賀表云臣軾言流不復見故耶元豐戊午四月十六日題

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

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伏以大河為災歷世

秦觀投長篇來謁和贈夜光明月非所投詩

樂城集次韻秦

神智無方振古同慶所離皆天同慶

釋書相訪詩自註云秦觀與家兄子瞻約秋後再游彭城語案此少游自徐

赴京應舉進宋見子由所贈詩據此則少游到徐當在夏初以後施註原編

公贈秦觀秀才詩於此最為確當如再移前則三月李公擇留徐多日而諸

詩皆不及少游是其時未至審矣公擇既有書與子由豈獨無書與公是其



去後遇於淮上。因攜書以至。又可知也。參寥到在九月。王鞏去後。施註原編。尚有一半不誤。查註據烏臺詩案改編。秦觀未到之前。則全誤矣。今已撤出。詳見後案。**黃庭堅自京上書。并以古風爲贄。作報書。**本集與黃魯直書云。軾始見。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知之者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古風二首。託和贈嘉穀。臥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風雨詩。胡允文病亡。其子公達罷獄。挾扶櫬將歸。爲文祭之。**本集祭胡執中。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從事於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雛鵠。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徂華州。見君逆旅。淫雨彌旬。道淖沒車。他人爲泣。君樂有餘。其後七年。君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雛鵠而翔。駒亦千里。惟我與君。宛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今存幾人。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執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日膾千牛。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永歸無恨。黃庭堅跋子瞻祭胡屯田文云。庭堅晚進。不及識執中公。而東坡之



文敘述自少迄老言其事師取友殊不草草藏器待知終不見用可信其爲士君子也元祐中余歸妹於河南張墳收和執中公蓋墳之外祖也故遂識執中公之子峽州太守公達公達治郡政雖嚴而不苛事雖整而常暇以是知東坡之所云孺子肖君世有令聞非虛語也其曰百鍊之剛日膾千牛惜乎匣餘刃而不試也天下嘗患并送公達詩諸案胡允文之卒無歲月可考才難有之又未必用可勝歎哉并送公達詩而施註原編有胡揆詩詩有節義古所重艱難方自茲他年譜清德仍復畏人知句正送公達奉喪歸里作也今依原編此詩次敘載祭文於前云合註謂胡揆失考非是和鮮于侁鄆州新堂月夜送梁交赴莫州詩六月爲兗守王汾作王禹偁真贊王元之畫像贊云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邱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紀年錄六月題王禹偁碑陰劉格來謁以屬鮮于侁使辟之本集與鮮于子駿書云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旦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諸案劉凝之父子清節碩學震懼一世道原素侮弄王安石出爲南康軍監酒公尙在京及倅杭時通

書問。其後賑饑常潤與道原期於京口。則已罷監酒。因貧復游也。據此書。道原已故。惟疑之在道純。不得不求祿養也。然道原之學。皆道原之病。人有是病。雖千古以來。未易有見容於時者也。疑之既以是教其子。而道原復以是教其弟。欲不終於窮困。其可得乎。越兩載。子由過南康軍。拜凝之於牀下。及至筠。而凝之卒。爲作哀詞。逮公自海外歸。往視之。則道純亦故。惟道原之子義仲在。皆無後事。詳卷四十五總案。劉義仲條下。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中都公爲閬州。見其好學篤行。禮之甚厚。使備鄉舉。及登第。復以循吏勉之。公與子駿固厚。然必有如是淵源。而以道純爲託。庶幾有以容之。亦見當日人事世路之隘。書賈祐論真玉事。本集書賈祐論真玉云。步軍指揮使賈逵之有足慨也。金鐵不可近。須沙展而後成者。世以爲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王適真玉。須定州磁鎔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王工亦莫知其是否。王適初從公游。以子由女妻之。本集王子立墓誌銘云。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詩集是年秋冬。子由方嫁女於文氏。其王子立之娶。不詳何年。而子立乃子高之弟。以芙蓉城詩敘始識子高。考之蓋亦是年之事。而公爲遣嫁者也。明年公移湖州。子立與其弟子敏皆從。可以知其故矣。以上劉格賈祐王適三條。皆徐州事。年月無考。今附載。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一六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六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此下據《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一《獎諭敕記》，有「先水未至，以薪芻土囊自城外塞之」，不當刪略。

②千歸：當作「平埽」，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二《獎諭敕記》。

③及：當作「友」，見《蘇文忠公全集》卷六六《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七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諸案元豐元年戊午**

是年九月呂公著薛向並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置大理獄

**七月答仲伯達**

諸案此

作詩也施註原編在前送胡掾之後答宋國博之前未見其誤查註仍之而以夏秋分卷則誤矣今移此卷之首

**和子由送趙屺歸**

**觀錢塘遂赴永嘉詩**

本集趙清獻公神道碑云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屺通判温州從公游

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屺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屺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屺復待公游杭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

癸巳也子二人長曰屺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卽屺也今所尚書考功員外郎又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詩有清獻先生無一錢數應琴鶴是家傳句

**諸案**是時乃元豐元年趙抃再鎮浙西屺乃自京赴溫倅便道省親故題云歸觀錢塘遂赴永嘉也公題琴鶴圖時屺已故其景仁爲屺之字又不問而知也凡此本集甚明何須訟蔓乃查註務引丹淵集之於潛縣名屺字景仁

又閱神道碑屺當作屺景仁乃屺字於是合註謂丹淵集之於潛令本作屺不作屺本作景山不作景仁以駁查註之誤又云屺字本集作屺宋文鑑載

神道碑作屺究未知孰是此皆與本集前後詩題及墓碑之不誤無涉又施註云趙屺通判温州雖不了了亦可以釋永嘉矣乃查註云東都事畧不及

倅溫事合註云續通鑑長編亦不載倅溫事惟答塘詩話趙屺倅溫然則兩



備藏



註皆考神道碑、只就岢岢岢岢諸字形滋其紛亂。二十二日爲范純粹作滕而於碑之原文並未寓目也。今錄此段碑文駁正。

### 縣公堂記

本集滕縣公堂記云：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庭宇陋甚，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爲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

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事蘇軾記。又范文正公文集救云：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八月十一日黃樓成時，三郡之士並舉於徐，頓起孫徐。諸案：滕縣屬徐州。

### 勉爲考官公局試之

諸案：公中秋月詩云：頓子雖咫尺，兀如在牢局。自註云：頓起在局院時，公亦不見也。又送孫勉詩云：親程三郡士，玉石不。

能銜欲知君得人失者亦稱善。

### 十二日長孫單生

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某輒扶犁荷鋤，想公亦爲我喜也。八月十二日生，名楚老，適往南京爲舍弟。此月

十一日嫁一女與文與可子，呼去幹事。諸案：本集墓誌作：單，樂城集墓誌作：單，必有一誤。據此書，子由嫁女當在十五日。詠中秋月復和子由中秋見月九十月間特附載以證與可之事。

所寄詩王鞏將至彭城先以詩來并和馬上見寄。榜出與頓起孫勉泛舟回。

洪答頤起詩九月九日大合樂於黃樓以子由所作黃樓賦刻諸石

樂城集黃樓賦

云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鱗顛沛沒人所嬉聲崩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鄴翔鬼峩相重激水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俛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漫漫古汴入焉滙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鳥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本集書子由黃樓賦後云子城之東門當水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為舊城乃大築其門護以磚石府有廢廳事俗傳項籍所作而非也惡其淫名無實毀之取其材為黃樓東門之上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始余欲為之記而子由之賦已盡其畧矣乃刻諸石徐度却掃編云徐州黃樓賦坡自書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驚者大見售有苗仲先者適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石奈何獨存立碎之人聞作九日黃樓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攜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詩送頤起孫勉有贈登黃樓望王鞏顏復泛月來歸作詩十七日同張天驥

顏復王鞏登雲龍山黃茆岡題雲龍草堂石磬和王鞏別詩

定國詩敘云

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此定國在徐之踪迹也

參寥自杭來訪館於虛白堂和參寥



備藏

見贈并放魚詩。三十日集三郡鄉舉會於黃樓作鹿鳴燕詩敘。本集徐州鹿

云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於黃樓修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舞三義取食苹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羣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賦鹿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賦鹿鳴詩。十月奏徐爲京東安危所寄兵單俗悍乞不禁利國監鐵團冶戶爲衛并移南京新招騎射指揮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自效。本集徐州上皇帝書云元豐元年十月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疊恥脅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謀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騎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





硤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泚酒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櫓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滿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未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魏太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剽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諸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疑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饒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

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嘉之後盜賊遽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歸案**此文必取趙立傳讀之始信其字字皆異時實效無一賤語若徒工修容飾貌之說者不足與之當衙官矣立以匹夫奮起徐楚一死於義再死於忠當其糧盡矢絕奮臂而出猶能使金人落膽乃諸將擁重兵當江淮之衝皆縮手坐視抗命不赴趙鼎惟知以張浚爲奇貨宜其一籌莫展也

**有司當卹**

**部送清盜源而肅軍政**書又云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其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惟此行之則軍



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更於西北五路兼唐法選士補牙職第其功閥朝廷察尤

異者擢之以收桀豪而資國用皆不報。

書又云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各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

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得其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而古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語案**此書凡三千七百言而文繁事異且所論尚不止此非三覆之不能詳也。今分節其要



者別標大綱以明之。公終以利國監無備使治戶各以其長爲隊習槍刃而俾讀者知所考焉。

月校之統於官焉。

諸案本集與章子厚書云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治

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贖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治每戶點集治夫數十人持却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十二日作日喻送吳

彥律。

本集日喻云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

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紀年錄是年十月十日與舒煥張天驥參寥同游戲馬臺書西軒壁兼簡顏復  
詩施註此二日作日喻  
與贈參寥放魚二首並編九月十七日登雲龍山詩後時  
參寥甫至而詩有冬令語必非同時作也今稍移於後云  
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夢登燕子樓翌日往尋其地作永遇樂詞本集徐州



夢覺登燕子樓調寄永遇樂詞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前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統如三鼓。鍾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覓處。覺來小園。遍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爲余浩歎。

**和王廷老退居見寄與參寥放舟洪下有懷主章作詩**  
諸案詩敘有定國

編於十一月八日爲張天驥作放鶴亭記。  
本集放鶴亭記云。熙寧十年秋。彭

此。及其半。屏。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領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僊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歸來。雲龍山觀燒得雲字詩。祈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八日記。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詩**  
祈

**雪霧豬泉出城馬上贈舒煥**  
本集祈雪霧豬泉祝文云。噫嘻我民。何辜於天。斂塵麥不蓋土。天子命我。禱於山川。側聞此山神。井和舒煥祈雪田叔通喜

龍之淵。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雪盈尺。牲酒是酢。

雪題宋迪畫瀟湘晚景詩。本集觀宋復古畫敘云復古名十九日爲王兢作

莊子祠堂記

本集莊子祠堂記云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

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聞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猾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贈狄崇班季子詩十二月訪獲石炭於白

土鎮之北作石炭詩爲黎希聲作眉山遠景樓記

本集眉山遠景樓記云今

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畱之上不奪其請既畱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十九日公生朝上薛向樞密書周必大益公題跋云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十九日公生朝上薛向樞密書薛恭敏公元豐元年





九月自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知定州召入西府蘇文忠公嘗與之論天下事。今復貽書深切著明如此責善為有加矣。薛本以理財論兵進及政路首尾三年同列質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啟其端最後詔民蓄馬既奉行復欲反汗為紆直論罷開義能從不善能改未必不因蘇公之書比之患失遂非者有開矣。元祐間特被褒表豈無所自耶。公作此時年四十三是日其生朝也。身為二千石士民當盈庭為壽不則與家人飲食燕樂乃齋心呵凍極陳國計其賢於人遠矣。官本不載此書於集惟麻沙本及別集有之。故人劉錢壽使君之子宗奭兄弟家藏真蹟慶元戊午七月旦以示前進士周某敬題其後。諸案此書本集不載惟代諫用兵書內有薛向橫山之謀一語此書不知如何陳國計而切責之深以不見為恨至麻沙別集既有傳本願與同志者與參寥行園中得黃耳尊。諸案公詩有寒蔬病甲誰能採又和參寥共訪之。與參寥行園中得黃耳尊。諸案公詩有寒蔬病甲誰能採又和參寥寄秦觀失解送參寥詩。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別後數辱書無便不一寄答愧名字甚惋歎也。參寥真可人太虛所與之不妄矣。諸事可問參寥而知僕去替不遠尚未知後任所在意欲東南一郡爾得之當遂相見。諸案公和參寥至徐并和放魚詩施註原編九日黃樓各詩後查註據烏臺詩案移編四月并置秦少游至徐之前合註已指詩有秋風過淮之語以駁查註所編今據此書少游去久參寥始至而書作參寥臨去之日故有諸事可問參寥之語又有去替不遠之說是參寥到於九月王定國既去之後而去於冬杪也。公後與參寥倡和諸作有夜寒入春等語而施註槩編十月十五日前謂其時參寥已去尤誤。今以和參寥放魚二首仍照施註原編更正其他各詩別

為改編施查。聞歐陽奕訃，為文祭之。本集祭歐陽仲純文云：嗚呼哀哉！文忠合三註，皆誤。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奈何官止於一命，壽不足。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話，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國朝此文歐陽仲純卒於元豐戊午，與送歐陽推官詩，公自註合以月日無考，附載於此。

蘇吝公詩編註集成總纂卷十七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宿：當作「菽」，見《皇朝文鑑》卷五五所載本文。



僑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豐二年己未

公年四十四。是年三月。內侍宋用臣導洛通汴。

正月七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

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為韻并代將官雷勝詩十五日為王素作真贊

本集

王仲儀真贊云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園宜公宜室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紀年錄十五日作王懿敏公真贊

和參寥淮上却寄

誥案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移編上卷十月十五日詩前誤今改編於此

觀臺頭寺月

與宋希元種松石經院送希元詩晦日與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

肆舒彥舉適游於泗水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以

春水滿泗澤夏雲多奇峰為韻作遊桓山記

本集遊桓山記云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

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日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



會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魑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  
 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  
 況於椁乎。使魑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魑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  
 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子喟然而歎。乃  
 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  
 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  
 適。王肄。軾之子。代作戴曰。羊詩。約滕甫議。奉行新法。書某欲面見一言者。蓋  
 適煥之子彥舉。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  
 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諸案元  
 豐初政。與熙寧異。蓋神宗已隨事救改。所不能決去者。青苗耳。可見元祐變  
 法。與熙寧攻法不同。公並無成見。使是時司馬光能爲此語。豈非有宋之幸。  
 而兩公之先見。優於光也遠矣。公與元發嘗相約。期以晚節報効神宗。觀此  
 書。知其中心藏之已久。非元祐中始以推本先帝遺意。作立異之詞也。今以  
 醫論熙寧首當醫病。元豐首當醫藥。光居洛十五年。所與言者。皆未經臨症  
 之醫工。而欲以治虧損年久。補下兩壞之症。所主仍是初劑。又冀病者全生  
 此必無。上乞醫療病囚狀。本集乞醫療病囚狀云。元豐二年正月日。尚書祠  
 之事矣。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囚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  
 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積其冤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臣欲乞軍巡院及天  
 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  
 專掌醫療病囚。以一周年爲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傭錢。以免役寬剩。

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鬪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為上等、失二為中等、失三為下等、失四以上為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勾者聽人給歷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闕、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全活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又與張嘉父書云：君為獄吏、人命至重、大寒大暑囚人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為吏卒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者、僕為郡守、未嘗不躬親按視。若能留意於此、遠到之福也。此狀無日可考、次於月末、其與張嘉父書乃帥揚所作。二月盜窺利國監便沂也。每見此書、竊深慨之、因并載於此、用廣仁人之政。

**民程棐往捕之。**本集與章子厚書云：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汗。苟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畱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日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方欲為具始末、奏上、而軾就逮、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鞠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為其弟。





以曩言見望也。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徐沂間人。鷲勇如裴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豔。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裴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裴也。裴於賦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己。辭章惇時在參政。公以不能自言於朝。故以屬惇耳。

**聞文同言爲文祭之**。本集祭文與可文云。從表弟蘇軾致祭於故湖州文府。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嗚呼哀哉。孰能爲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若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計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困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滿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本集筭管谷偃竹記。與可以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沒於陳州。考樂城集同時祭與可文云。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於陳。往見姑嬾。使者未返。而君淪亡。又送與可知湖州詩。有家貧囊裝盡。歲暮輕帆舉。句蓋與可欲於上年冬杪赴湖。詩雖作。未克成行也。否則與卷十六總案所載兩集文皆不合矣。查註引文與可墓誌云。元豐戊午移知湖州卒。合註云。墓誌作元豐戊午。與貧管谷偃竹記所載年月不同。是墓誌之說全不足據。子由既有送知湖州之

詩、究屬牽混。惟施註云改湖州。未到郡卒，足以證誥之說也。**作李當書。**本集與李公擇書云：與可之亡，不

事索然。而子由壻其少子，頗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答黃庭堅和東武所作**

賢而有文，久遠却不復憂。惟目下不可不助他爾。

**築字韻月夜與張師厚主適王通吹洞簫飲酒杏花下送師厚赴殿試詩二十九日作文彥博詩跋。**本集題文路公送時郎中詩云：一從辭畫省，海歲守

堯咨。按部壺漿擁行春，茜旆隨握蘭班已峻，拔蓮化方施吏服。蒲鞭恥童懷

竹馬期，不藏金似粟，傾降雨如絲。每見求民瘼，寧聞拾路遺。責躬還掩閣，察

吏更褰帷。好續循良傳，宜刊德政碑。姦邪隨草靡，權黠望風移。渤海繩皆治，

葵邱戍及莠。佩牛登富庶，負虎變淳熙。雲路徵賢日，星郎拱極時。將升巖助

室，暫輟阮咸麾。挽鄧舟停水，思何詠載岐。魚城初解印，鳳闕即移墀。曲榭青

雲路，離筵白紵詞。璫簪榮別恨，金酒折芳枝。從此三巴俗，多吟蔽芾詩。軾嘗

得聞路公之語矣，其雄才遠度，固非小子所能窺測。至於學問之富，自漢以

來，出入馳騁，畧無遺者。下迨曲技小數，靡不究悉。雖篤學專門之師，莫能與

之較。然世不以此稱公，豈勳德所掩覆故耶？今觀其幼時詩，精審研**三月寒**

**食日寄書王誥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筆為韻。**請案此詩有北城寒食

菲句，乃寒食日寄書王誥因憶京師寒食舊游而作詩也。合後詩觀之，公以

三月罷徐州任明矣。施註原編正月晦日游桓山詩前，直註合註從誤。今改



編於後。和田叔通部夫南京却寄。諸案此二詩有深紅落盡火冷錫稀之語是

從誤。又年譜三月移知湖州。紀年錄年表二月移知湖州。合註從二月之說。

與查註並誤。今改編寄王誥田叔通二題。駁正年譜僅以三月二十七日作

張氏園亭記為據。其說本屬僥倖。茲則年譜得之矣。登藏春閣作浣溪紗詞。寄浣溪紗詞云。漸愧今年

二麥豐。干岐細浪舞晴空。化工餘力染天紅。歸去山翁因倒載。闌街

拍手笑兒童。甚時名作錦薰籠。諸案此詞無年月可考。附編於此。再和田

叔通部夫還并和出觀石炭答郡僚賀雨詩。告下以詞部員外郎直史館知

湖州軍州事。畱別田叔通寇元弼石坦夫作江神子詞。本集恨別調寄江神

子詞云。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却怱怱。攜手佳人。和淚折殘紅。為問東風餘幾許。春縱在。與誰

同。隋隄三月水溶溶。背歸鴻。去吳中。回望彭城。清泗與淮通。寄我相思千點

淚。流不到。楚江東。紀年錄別徐州作江神子。諸案此詞乃三月罷徐州之明

文可見。改編寄王誥和田國博二詩之不謬。紀年錄既以為罷徐州作。又誤

作二月。自為罷徐州任往南都馬上走筆寄子由詩。十日抵南都。過張方平

不肖。應駁正。罷徐州任往南都馬上走筆寄子由詩。十日抵南都。過張方平

樂全堂。諸案此公第二次過南都也。合觀本集呂熙道應言白州來見告

書及張氏園亭記月日。當以三月十日至南都。應言白州來見告

薦誠院造鐵塔事。本集薦誠院羅漢記云。余方守徐州。河漕東平有僧應言

建議導積水。東平以安。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



余於宋曰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成度僧以守之。

### 訪呂熙道以病留半月

本集與呂熙道書云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閡耳。

於行忽遽捨去可勝歎耶南都住半月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納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

**諸案**

呂希道字景純河東人宰相夷簡之孫翰林公綽之子宋史

東都事畧皆無傳此見施註送呂希道知和州題下然不云希道守南都考

樂城集有題呂希道少卿松局圖詩在和人日出獵詩前爲

同一年作合觀此書正希道守南都時也可補傳註之闕

### 由舟行二十七日至靈壁鎮作張氏園亭記

本集靈壁張氏園亭記云道京

田蒼莽行者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翳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菰茹可以饒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



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其有違親絕俗之  
 議慘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  
 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  
 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  
 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  
 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文乃三月所作而李宜之提舉淮東常平回京即從張碩取去論奏以阿附  
 臺諫者附記於此又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宿州靈璧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  
 奇所謂小蓬萊也蘇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而醒子  
 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則踞之乃醒也蔣穎叔過見之復  
 題云荆溪居士暑中觀此爽然而涼吳右司師禮安中為宿守題其後  
 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  
**過泗州題孫景山西軒倉中訪劉季孫戲贈一絕**  
 波米還數魏舒詩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州  
 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此卷今改載案內  
 張大亨字嘉父吳興人元豐八年登進士第公帥揚有送張嘉父長官詩此  
 二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起知文登和道淮口遇風詩後合  
 註以為淮揚赴登不由泗州詩句亦似未第  
**渡淮贈孫景山兼寄子由至高**  
 時語所駁甚當今據德洪題跋改編於此  
**郵與參寥秦觀遇遂載與俱**  
 本集跋秦太虛題名記云覽太虛題名皆予昔  
 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

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辭才過揚州，訪鮮于

侁。同張大亨游平山堂，作西江月詞。本集平山堂調寄西江月詞云：三過平

翁壁。上龍蛇飛動。欲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

時皆夢。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父謂予曰：時

紅妝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語集公倅杭赴

密守湖，三過揚州。熙寧辛亥，見歐陽公於汝陰。至是元豐己未，凡九年。詞云：

十年舉成數也。時鮮于侁自京東轉運使移知揚州，此燕集平山堂主人也。

故廚傳皆集張嘉父。既在座，則其見公泗州有贈相從至揚，皆一時之事矣。

賀趙朴致任還三衢啓。本集賀趙大資少保致仕啓云：伏審抗章得謝，奉冊

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

究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

百行輝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

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用。

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

為，絕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游無何。默追榮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執荷

知有素食，祿忘歸慕。鷺鵠之高翔，脊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附

東都事畧：趙朴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貴勢也。

放舟金山，訪寶覺次舊韻。遇大風，留金山兩日，作詩渡京口，赴萬松岡，哭刀





約墓爲文祭之。本集祭刀景純墓文云。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

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芊。尙想

松下。幅巾杖履。迎我於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斂茲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

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與參寥秦觀同游惠山觀唐處

我非至人。心有往來。斗酒隻鷄。聊寫我哀。

士王武陵寶羣朱宿詩皆和并贈惠表錢道人詩十二日作歐陽修家書跋。

本集載歐陽公家書云。歐陽氏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

列官品。當思報効。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

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

閱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

汝可觀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公跋云。凡人勉強

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文忠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元

豐二年四月十日。過吳江與關彥長徐安中會於垂虹亭并和彥長送魚詩至

二日。蘇軾題。

秀州訪白牛村哭陳舜俞之殯爲文祭之。本集祭陳令舉文云。嗚呼哀哉。天

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甲。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於天下

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

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

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

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邪。將天既生之以昇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合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棄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合舉別二年而合舉沒。既沒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故翁題跋云。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指最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絕識。沈壓擯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凝爲金石。精氣去爲神明。亦烏足怪。彼憤憤者固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澤陸游謹書。又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云。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歸及斥歸。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陸游識。陳舜俞乃仁宗朝制科十五人之一也。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抗行青苗法。上疏論奏。且自劾。責監南康酒稅。放歸而卒。公於舜俞實有同氣之傷。其在膠西。早欲作一哀辭。蓋難於具言。鬱而不發。至是出而哇之。故悉以付之天人一論也。舜俞湖之烏程人。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公既親哭其殯。必繞道至秀矣。劉凝之名煥。道原之父。歸隱廬山。舜俞謫南康。與之相善。故有此圖。是時凝之尚在。次年子由過廬山。猶及見之也。今并二十日到湖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上表云。臣載陸游跋以補舜俞軼事。件差遺。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荷先帝之謨恩。擢真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



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請表此表**。乃何正臣。以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首先論奏者。并記於此。

**二十二日**。謁文宣王廟文。本集祝文。以仁義為本。教化為急。故以視事之三日。祇見於先聖。謁望文。本集祝文。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從來。尚矣。敢忘其舊。尚饗。謁望文。云。軾猥以不肖。來長此邦。實於有神。分職幽明。謹以視事之三日。祇見於廟。五月五日。惟神保佑斯民。俾風雨時若。疾癘屏息。吏既免罪。神亦不愧。尚饗。五月五日。徧遊飛英諸寺。作詩并記。本集自記。吳興詩云。僕為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然非至吳越。十三日。錢氏園送劉撫赴餘姚。并作南歌子詞。本集湖州調寄。不見此景也。雨蕭蕭。過溪橋。劉劉清。小園幽。謝枕蘋。江門外。月華如水。綵舟橫。若岸霜花。盡江湖雪陣。平。兩山遙。指海門。青。回首水雲何處。覓孤城。歸家南柯子。集中作南歌子。施註以墨蹟刻石。此為送劉撫詞。往弔張先所居遺像存焉。為文後題。元豐二年五月十三日。吳興錢氏園作。

**祭之**。本集祭張子野文。云。子野郎中。張丈之靈曰。惟余子野真古愷悌。龐然詩之裔。生此而窮。鹽米不繼。歌自。得有酒。輒詣我官於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畧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年。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蛻堂有遺像。室無留簪。題顏真卿放生池碑。魯公放生人亡琴廢。帳空鶴唳。醉觴再拜。淚溢兩背。



池碑云、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饌、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一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一八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荀：當作「筍」，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一《靈壁張氏園亭記》。

②任：當作「仕」，見右引書卷四七《賀趙大資少保致仕啓》。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九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男霖圻覆較

讀宋元豐二年已未

是年五月元絳罷蔡確參知政事六月清汴成七月張方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明年葬

永昭陵

五月訪雪上道人。不遇李常憶彭門折花餽筍故事寄詩為戲并題王

羣清虛堂詩。乘舟過賈收水閣重遊道場何山吳中仍歲饑疫湖上僧舍不

葺獨淨慈本長老學者益盛而表忠觀亦未成錢自然道士來謁並有詩集

表忠觀碑云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

事臣朴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

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

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

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



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石扶風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塋廟不治。行道傷嗟。甚其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口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西湖志云。表忠觀碑在今錢王祠門內。兩列。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騎都尉蘇軾撰。嘉靖三十六年。杭州知府陳柯重摩立石。附錄年錄。熙寧十年十月。作表忠觀碑。此乃碑中所載。趙抃上言。年月非誤。文年月也。據金石粹編。書於此。元吳中梅雨旣過。清風颯然。湖人謂之舶趨風。因賦詩。六月泛舟城南。會者五人。以人皆苦炎爲韻。與王適夜飲井水。和李常瀛山詠梅。送淵師歸徑山。並有詩。參寥秦觀往游何山。遂別公之越。不集與秦昨晚知從者當往何山。辱示方悟分韻詩語益妙。得之殊喜。拙詩令兒子錄呈。又跋題名記云。自徐遷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太虛參寥又相



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余倉卒去郡，遂不復見。**諸案**參寥少游去湖，無月日可考。據此書，則泛舟城南，五人分韻之作，少游在焉。是二人以六月去湖也。

**十三日答周開祖所寄原韻與王適王適邁遠城觀荷登峴山亭晚入飛英**

**寺以月明星稀為韻并和章惇詩七月七日作文與可畫篋管谷偃竹記**本

文與可偃竹記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絲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屨，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轍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篋管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篋管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篋管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餐，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又與文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匹也。呵。**諸案**書中所云一竿，即偃竹也。此乃雙鉤著色者，其墨竹公已不及得之。



矣。并記。與胡祠部遊法華山和前韻贈賈收寄題趙抃衢州高齋詩。葉少蘊於此。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既治第。衢州臨大溪。其旁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功德院號餘慶。晚畧取肉及鮮脯於家。蓋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旁。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頰面。趨佛室。暮冬。尚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余年二十一。送俞溫甫和劉攽嘗登高齋。尚髣髴其處。後見公客周竦道其詳。欣然慕之。送俞溫甫和劉攽登黃樓卻寄詩。公倅杭。曰。沈括嘗求公手錄近詩一通。即籤貼以進。指爲訕。懟神宗。雖不問。舉朝皆知。王銍元祐補錄云。沈括素與蘇軾同在館閣。軾論事與時異。補外。括察訪兩浙。陞辭。神宗語括曰。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與軾論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即籤貼以進。云詞皆訕懟。軾聞之。復寄詩劉恕戲曰。不憂進了也。其後李定舒亶論軾詩置獄。實本於括云。元祐中。軾知杭州。括閒廢在澗。往來迎謁甚恭。甚軾益薄其爲人。語案藥城集爲兄下獄。上書云。向者曾經臣僚繳進。陛下置而不問。所指即括。特并載於詩案。至是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撫公詩文表語。祖之始。以證王銍非誣之也。述沈括之謀孽。且舉冊以進。神宗欲申言者路送御史臺根勘。烏臺詩案云。元豐二年六月





月二十七日。權監察御史裏行何正臣劄子。知湖州蘇軾謝上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軾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軾所爲譏諷文字。傳於人者甚衆。今獨取鏤板而鬻於市者。進呈。七月二日。權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劄子。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卽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爲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爲能。其尤甚者。至遠引袁漢梁竇。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爭晨昏之語。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可謂大不恭矣。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伏望付軾有司。至印行四冊。謹具進呈。國子博士李宜之狀。昨任提舉淮東常平。過宿州靈壁鎮。有張碩秀才。稱蘇軾與本家撰靈壁張氏園亭記。內稱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是教天下之人。必無進之心。以亂取士之法。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顯涉譏諷。乞賜根勘。七月三日。權御史中丞李定劄子。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軾先騰沮毀之論。陛下猶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軾怙終不悔。其惡已著。一也。古人有言曰。敎而不從。然後誅之。陛下所以欲軾者。可謂盡矣。而狂悖之語。日聞。二也。軾所爲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所謂言僞而辨。當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頑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謂行僻而堅。先王之法。當誅。三也。書刑。故無小。軾讀史傳。豈不知事君有禮。訕上者誅。而敢肆其憤心。公爲詆訾。而又應制舉對策。卽已有厭弊更法之意。又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已。遂一切

毀之以爲非是四也。而尙容於職位，傷教亂俗，莫甚於此。伏望斷自天衷，特行典憲，奉聖旨批四狀并冊子，送御史臺根勘聞奏。**諸家**何正臣、宋史本傳作何正言，誤。本集作何正臣，樂城集有何正臣，並與詩案合。**二十八日臺吏**

勅東都事。李定舒亶傳皆作何正臣，並與詩案合。**二十八日臺吏**

**道到湖追攝**。聞時定乞選官參治，乃罷軾湖州差職員追攝。既而立批，令御史臺選牒一員乘驛追攝，又責不管別致踈虞狀，其罷湖州朝旨，令差去官

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

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年譜**公就逮，惟邁徒步相隨，郡人送**

者雨泣。本集題楊朴妻詩云：真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行否？答無有。惟臣妻一絕云：

且休落托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命其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

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予乃出。又上文潞公書云：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與興備

志云：出城登舟，權州事祖無頗等皆畏避。失興備志云：皇甫僎至，賦在告。見郡人送者雨泣。**權州事祖無頗等皆畏避**。失興備志云：皇甫僎至，賦在告。見

**故皆驚散，獨王適王邁不去，送於郊外。**其弟適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



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掌書記。陳去送余出郊，曰：先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

**師錫獨出餞之。**

宋史陳師錫傳：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為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

**法言適自杭來訪倉卒為別。**

本集與言上人書云：吳過吳江岸記一詩。與倉卒為別，至今耿耿。

**八月渡江至揚州，鮮于侁出見，臺吏不許通。**

宋史云：鮮于侁元豐二年知揚州，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揚，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所往來書文宜焚之。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也。

紹熙四年，謝景溫誣公販賣蘇木、磁器私鹽案內，其文字之禍，子駿已波及之。過平山堂，下見杜少紙牕竹屋，悵然而行。本集與杜此而更出，尤人所難也。

**過平山堂，下見杜少紙牕竹屋，悵然而行。**

幾先書云：八月初就逮，過揚，路由天長，過平山堂下，隔牆見君家紙牕竹屋，依然想見君黃冠草屨在藥墟基局間，而鄙夫方在縲紲，未知死生，慨然羨慕，何止霄漢。

**十八日起臺獄，太子少師致仕張方平、吏部侍郎致仕范鎮上疏論救，續**

鑑長編云：方平書曰：臣讀春秋傳，晉叔向被囚時，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執政韓起，為言叔向謀而寡過，惠訓不倦，宜蒙寬宥之意。起與之同乘，以言諸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蓋祁之言為國，非私叔向也。今日傳聞有使者追蘇軾過南京，當屬吏臣不詳知軾之所坐，而早嘗識其為人，起遠方孤生，遭遇聖明之世，然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向舉制策高等，而猶碌碌無以異於流輩，陛下振拔時加眷獎，由是材譽益著。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



有報上之心。但其性資疎率、關於審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頃年以來、聞軾屢有封章、特爲陛下優容。四方聞之、莫不感歎聖明、寬大之德、而尤軾狂易輕發之性、今其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於四海生靈、如天之無不覆冒、如地之無不持載、於一蘇軾、豈所好惡。伏惟英聖之主、固在廣收材能、使之以器。若不棄瑕、舍垢、則人才有可惜者。自夫子刪詩、取諸諷刺、以爲言之者、足以戒、故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涉謗黷、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唐韓愈上疏、憲宗以爲人主事佛、則壽促、此言至不順憲宗、初大怒、欲誅之。其後思之曰、愈亦是愛我。今軾但以文辭爲罪、非大過惡。臣恐付之徒牢、罪有不測。惟陛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之賜。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臣自念朽質上荷異恩、今伏在田廬、無復涓埃之補。竊慕祁奚雖老、猶不忘公室、而申請叔向之義、僭越上言、自干鼎鉞。鎮疏未見、本集范景仁墓誌銘云、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巳。子由乞納在身官贖兄罪、皆不報。樂城集爲兄軾下獄上書云、臣早失怙、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





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不勝手足之詔張璪李定推治以聞。勘情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但得免下獄死為幸。

題王鞏所寄張方平詩。烏臺詩案元豐元年張方平令王鞏將詩一卷來徐志臨文但噫喟。因見學者雜引佛老異端之書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

變更荒廢致風俗虛浮學者誕妄如蠅蚋之勇嗣後絕無其人。勘為王詵書牧矣。未學坐談殊不自諒妄肆譏議凡此蚍蜉撼樹者當愧死。

馬圖詩。烏臺詩案熙寧十年王詵送韓幹畫馬求軾題跋不合作詩以騷騷求進。二十八日勘和李清臣詩。烏臺詩案熙寧十年李清臣答弟轍詩二首。

用也。二十八日勘和李清臣詩。烏臺詩案熙寧十年李清臣答弟轍詩二首。意至明之世無誅戮之事故言軾。

未許與游。八月二十八日準問目。九月三日勘題司馬光獨樂園詩。烏臺詩案熙寧十年司馬光在洛葺園名獨樂軾作詩寄題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

譏見在執政不得其人。光曾言新法不便與軾意合。兒童走卒皆知姓氏終當進用。尤却瘖啞不言。意望勘送范鎮游洛中詩。烏臺詩案熙寧十年范鎮。

依前攻擊。九月三日準問目。勘送范鎮游洛中詩。往西京軾作詩云小人真闇事閒退豈公難。諷今時小人以小才而享大位暗於事理以進為榮。

以退為辱。鎮前為侍郎難進易退小人不不知也。九月三日準問目。勘送錢藻知婺州詩。烏臺詩案熙寧三年作詩送錢藻言青苗助役既。

藻知婺州詩。烏臺詩案熙寧三年作詩送錢藻言青苗助役既勘和陳襄詩。行百姓輸納不前為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也。

藻知婺州詩。行百姓輸納不前為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也。勘和陳襄詩。

烏臺詩案熙寧六年僧寺開牡丹數朶陳襄作四絕句載和詩皆送曾鞏  
議諷執政大臣以比化工但欲出新意鞏書令小民不得暫閑也甚  
倅越州詩如蝴蝶議諷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詩云但苦世論隘貼耳  
之鳴不甚贈孫覺詩烏臺詩案熙寧五年差往湖州軾作詩云若對青山議  
足聽也甚贈孫覺詩世事直須舉白便浮君時約孫覺并坐客言時事者罰  
一大蓋雖不指時事是亦軾意十四日甚和劉攽李常言烏臺詩案熙寧八  
言時事多不便更不可說也議諷朝廷近日更立新事尤多也和李常詩以議諷朝廷減削公使錢太甚  
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絃管生衣餽有塵埃及言蝗蟲盜賊災傷饑饉之苦  
也九月十四日甚會劉摯詩烏臺詩案贈劉摯詩云遂與屈子鄰摯以言新法  
日準問目甚會劉摯詩烏臺詩案熙寧八年軾作詩寄劉述云君王有意誅驕酋是時  
勘寄劉述詩遣使諸路檢點軍器置二十七將官將謂今上有有意征討西夏  
以議諷朝廷遣使甚和劉摯詩烏臺詩案軾任杭州通判日有劉摯寄詩軾依  
使張皇不便也甚和劉摯詩韻和此詩議諷朝廷近日進用之人以仁義為  
捷徑以詩書為逆旅但為印綬爵祿所誘則假六甚謝金豔惠茶詩烏臺詩  
經以進小人之顧祿如臨薦以腐鼠嚇鴻鵠也甚謝金豔惠茶詩烏臺詩  
送茶與軾軾與一詩以議世之小人乍得權用若不詔媚妖邪即須頑獷狠  
劣小人體輕浮而性滯泥也詰案王鞏王詵李清臣係首收受有議諷文字  
者張方平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皆舒直請誅之  
者劉述劉恕錢顗皆收議諷文字列入承受無議諷文字者神宗極以舒直



請誅為過當而公與王鞏并無譏諷詩可見羣小任意羅織並無黑白重輕也今但據此次敘摘載餘分詳詩註中定鞏獄必欲實公

# 死公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授獄卒梁成遣二詩

陸游二老堂詩話云蘇子容丞

相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寬縱請求是秋亦自濠州攝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敘云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無才隔一垣其詩云遙憐北戶吳興守詎辱通宵不忍聞孫升談圃云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為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若溪叢話云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盤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為之一笑東都事畧云方李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向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十年所作文章引援經史隨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歎息久之附案合註云葉夢得謂公與邁約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送以魚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畱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偶送魚鮓子瞻大駭知不免乃作二詩寄子由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見詩遂從寬釋其說妄甚此何等約邁可忘之以忠見罪豈肯詭遇歷守三郡只裏一月糧詣獄窘乏不至是也詩案一事兩宋雜說甚多其他事亦多誣罔夢得之母乃晁君成之女實无咎之甥也小人往往自恥故必陷君子以小人之道恐後有炫博者率意增註十月勘狀上烏臺詩案云御史臺檢會冊子是蘇子瞻特載此條駁正為例學士錢塘集三卷並錄付中書門下奏據



審刑院尚書刑部狀御史臺根勘到蘇軾供狀歷仕舉主陸詵舉臺閣清要任使晁端彥舉外擢任使潘良器向京並舉召還侍從王居卿李察並舉不次清要任使陳薦蘇解舉外陟侍從李清臣舉不次外擢任使孔宗翰乞召還禁近章案乞召置侍從葉廉奏乞顯用李孝孫乞召還侍從賈昌衡乞召還近侍款招登科後入館多年未甚進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見與軾不同以此撰作詩賦文字譏諷意圖衆人傳看其人等與軾意相同卽與朝廷新法不合及多是不甚進用之人軾所以將譏諷文字寄與如與王詵往來詩賦作寶繪堂記與李清臣寫超然臺記并詩次韻章傳送劉述寄周邠諸詩與子由詩杭州觀朝五首和黃庭堅古韻與王汾作碑文與劉放通判倡和與知湖州孫覺詩送錢藻知婺州詩送張方平詩和李常來字韻爲王安上作公堂記揚州贈劉摯孫洙詩次韻潛師放魚知徐州作日喻一篇爲錢公輔作哀辭與僧居則作大悲閣記與鳧繹先生作文集敘和陳述古十月開牡丹四絕寄題司馬君實獨樂園送曾鞏得燕字詩湖州謝上表游杭州風水洞題詩和劉恕三首送蔡冠卿知饒州詩爲章次山作寶墨堂記送杜子方陳珪戚秉道詩與王鞏作三槐堂記并真贊謝錢顗送茶一首送范鎮往西京詩祭常山作放鷹一首後杞菊賦并引同李杞因臘出游孤山作詩四首徐州觀百步洪詩張氏蘭皋園記其餘委是忘記軾有此罪愆甘伏朝典十五日追交往承受詩文人數聞奏慈聖違豫中聞之諭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甚喜謂與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小人中傷之擲至於詩其過微矣言戾勢已



焦不可冤濫致傷中和神宗涕泣受命。公聞慈聖服藥降德音紀以詩。續通鑑長

編云是年十月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藥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二十日慈聖升遐公以罪人不許成服作

挽詞十一月作御史臺榆槐柏竹詩三十日具獄上差陳睦錄問。烏臺詩案

五日奉御批內外文武官與蘇軾交往若干人聞奏。中書省劄子王鞏王洙蘇轍李清臣高立僧居則僧道潛張方平田濟黃庭堅范鎮司馬光孫覺李常曾鞏周邠劉摯吳瑄劉放陳襄顏復錢藻盛僑王汾戚秉道錢世雄王安石杜子方陳珪已上係收蘇軾有譏諷文字不申繳入司章傳蘇舜舉錢顗蔡冠卿呂仲甫劉述劉恕李杞李有間趙景李孝孫仲伯達晁端彥沈立文同梁交關景仁張次山徐汝爽吳天常劉瑾李似晁端成邵迎陳章楊介刁約姜承顏張援李定毛國華劉勛沈迴許醇黃顏單錫孔舜亮歐陽修焦千之孫侏岑象求張先陳烈張吉甫張景之李庠孫升已上承受無譏諷文字御史臺根勘所以十一月三十日結案具狀十二月錄問無異準法會赦當申奏差權發運三司度支副使陳睦錄問。

原於是羣小力爭乞不赦并論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罪當誅欲盡陷於法。

烏臺詩案云御史根勘所以十一月三十日結案具狀申奏差陳睦錄問別無翻異準勅作匿名文字嘲訕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情重者奏裁準律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據案蘇軾見任祠部員外郎直史館並歷太常博士其蘇軾合追兩官係情重及此附并或以官或以職。



續通鑑長編云、初、御史臺既以軾具獄上法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於是中丞李定言、軾起於草野、垢賤之餘、朝廷待以郎官館職、不爲不厚。所宜忠信正直、思所以報上之施、而乃怨未顯用、肆意縱言、譏諷時政、自熙寧以來、陛下所造法度、悉以爲非。古之議令者、猶有死而無赦、況軾所著文字、訕上惑衆、豈徒議令之比。軾之姦慝、今已具服。不屏之遠方、則亂俗、再使之從政、則壞法。伏乞特行廢絕、以釋天下之惑。御史紆實又言、駟馬都尉王詵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及遺軾錢物、并與王鞏往還、漏泄禁中語。竊以軾之怨望、詆訕君父、蓄難行路、猶所諱聞、而詵恬有軾言、不以上報。既乃陰通貨賂、密與燕游。至若鞏者、嚮連逆黨、已坐廢停。詵於此時、同望論議、而不自省懼、尚相關通案、詵受國厚恩、列在近職、而明比匪人、志趣如此、原情議罪、實不容誅。乞不以赦論。又言、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人、除王詵、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僑、周卞輩、固無足論。乃若方平、與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等、蓋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當以君臣之義、望之者。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鍛鍊久不決、會吳充章惇爲營解、而神宗亦憐之。呂本中雜說云、蘇子瞻自湖充方爲相、一日問上、魏武帝何如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動以堯舜爲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以堯舜爲法、而不能容一蘇軾、何也。上驚曰、朕無他意、止欲召他對獄。考覈是非爾。行將放出也。何遽春渚紀聞載先生云、某初逮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匭於地、卽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卽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紆實之。



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其起居狀適某就寢鼻息如雷即馳以報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續通鑑長編云蘇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舉軾檜詩句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惇亦從解之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俱可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遂薄其罪註引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其後禹玉既退子厚謂禹玉曰相公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語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語案**本集公赴黃州後惇參大政為書勸慰其畧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而公亦有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之說具在報書中是其時惇與公並未分馳也故其營解之說為可信至田畫王安禮行狀載其入對神宗營解甚力等語美其事者無處無之而王偁撰安禮本傳獨不載此事何也特附載於此以備考

**忽一日禁中特遣馮宗道覆案獄遂定**孫升談圃云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孫君孚乃承受無譏諷文字之人也

**二十九日公準勅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續通鑑長編云詞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御史臺差人轉押前去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誅追兩官勒停著作佐郎簽書應天府判官蘇轍監筠州鹽酒稅務正字王鞏監賓州鹽酒務令開封府差人押出門趣赴任太子少師致仕張



方平、知制誥李清臣、罰銅三十斤。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戶部侍郎致仕范鎮、知開封府錢藻、知審官東院陳襄、京東轉運使劉敞、淮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常知、福州孫覺、知亳州曾鞏、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劉摯、著作佐郎黃庭堅、衛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吳瑄、知考城縣盛僑、知滕縣王安上、樂清縣令周邪、監仁和縣鹽稅杜子方、監澶州酒稅顏復、選人陳珪、錢世雄、各罰銅二十斤。施註云：王誅、英宗主壻主臺、誅徙均州。陸游二老堂詩話云：元豐己未，東坡所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案是也。靖康丁未歲，臺吏隨駕挈真案至，維揚張全真參政時爲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後張丞相德遠爲全真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充閭筆，其半猶存全真家。予嘗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卽押字於下，而用臺印。詩中多有深文曲筆，非公自解，不能知其故者。自詩案流傳，而後昭然於蒙恩出獄和前韻詩。日準勅：年譜紀年錄亦後世然則小人亦何苦爲此哉。

**蒙恩出獄和前韻詩**

作二十九日信爲無誤。獨詩題作二十八日，而詩從各說部中採編入集，詩字既所傳異，同不一，其題亦未見無誤。斷無據補編之題亂不誤之正集也。今并詩題改作二十九日。至翁方綱註據謝表石刻作二十八日，以證查註之誤，尤非是。石刻流弊甚多，僅可酌採以補缺遺，不當引以亂集也。又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在彭城作黃樓，今得黃州欲換武遂作團練，皆先識。因來書及之，又得一笑也。再案本集狀云：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議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賈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



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勅，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畱殘喘得至今日。以上可與前事互證并載於此。

**王誅勒停王鞏謫監賓州鹽酒務子由謫監筠州鹽酒務令錢藻趣行**孔文仲談

苑云：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攜一子二臺卒，倍道疾馳。駙馬都尉王誅密遣人報蘇轍，乃亟走介往湖州報軾，而僎行如飛不可及。至潤州，適以子病求醫，畱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諸案遵與僎通，皇甫僎即皇甫遵也。舒亶所奏漏洩密命，當卽此事。又烏臺詩案各條，其必載於詩下者，仍如王查各註入載。開有應歸總案者，則移入案中。至公自就逮以及獄解，合註引載於年譜者，尚不止此。而兩宋雜說尤繁。今本案所錄止此，後有珍惜此書者，幸善體此意，勿炫博以失實。顧註餘皆謂銅有差，而不顧集則所獲多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集卷之六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譏：當作「議」，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四。

②陸游：當作「周必大」，《二老堂詩話》爲必大所著，傳本較多，此屬作者誤記。

③詞：當作「祠」，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一。

④陸游：當作「周必大」，參校記②。



備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議 男霖圻覆較

**諸案元豐三年庚申**

公年四十五。是年二月，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九月，改官制。馮京樞密使。孫固、呂公著樞密副使。薛向罷。

以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荆國公。

**正月一日，公擊過出京。**

本集子姑神記云：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四日，至陳州。

**州，弔文同之喪，撫視諸孤，止於其家，以待子由。**

家在此焉。月之四日，公必到陳。

待六日而子由始至。當必館於逸民也。時與可家貧甚，且將載喪歸蜀。子由則債負山積，方賴公以一官資之。至是，兩公並謫，均須播遷。而公之家累與

王子立並寄於子由，無非捉襟露肘時矣。故必待子由至，一經紀之也。

**始見文同飛白書作贊。**

本集文與可飛白贊云：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

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得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

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

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蓋無幾而其

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諸案**文與可以上年正月沒於陳州，猶未及暮，故其**十日，子由自南都來，面色清潤，目光炯然，公嘗云：子由必先我**

文如挽詞也。



得道蓋自此始矣。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子由昨日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

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耳。樂城集服茯苓賦敘云予少而多病夏則

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於宛邱或

憐而受之道士服氣法行之期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

子由以熙寧庚戌爲導引之術至是行之已十一年宜其積於中而充於外

也其法得於道士李若之而樂城集作李若。若十四日與文逸民攜手河陽

芝見於使遼止神水館寄子瞻兄詩自註。

一詩。案文逸民乃與可之子子由之壻也詩有君復作夫子自逐客一篇

以別子由遂行。

此詩題云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後題云今年正

由般挈兩房家累自南都登舟泛汴泗出淮揚過金陵憫皖公泊家九江以

待而自奉同安君至黃乃辛勤累月始達復歸九江自以其家由南康一路

赴筠州貶所筠卽今之江西瑞州府也時文氏諸孤亦載與可喪以行故先

後並至黃州此皆在陳決計之事取本集與章惇朱壽昌書及樂城集此路

詩合觀則歷歷可辨惜年譜紀年錄年表各註家皆未嘗知其事致使黃州

重見兩家出於難難困頓之作一若子由到黃游覽者然痛癢不關草草讀

過并公詩次敘顛倒而茫然不覺矣今先於此立

案俾讀者知其衷緒而後臥游黃州不爲生客也

子由龍過新息任伋所居留詩以待其歸遂渡淮至加祿鎮休馬逆旅題壁

間、韓公詩後發。光山游淨居寺。二十日、度關山、梅花盛開、有一夜東風破石

裂半、隨飛雪度關山句。

詰案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詩云去年今日

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以是知以是月二十日過也。過麻城萬松亭、見縣令張毅所植松多凋落、戲作種松詩。至故縣遇張

慙子召以來、不言亦不坐、但俛仰熟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作張先生詩。本集

記張慙子云黃州故縣張慙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二十五日、將赴岐亭、山上有白馬

青蓋、疾馳來迎者、則岐下故人陳慥季常也。相從至其家、所謂靜菴者、環堵

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公聳然異之、爲畱五日、作昨日雲陰重東

風融雪汁詩。

本集岐亭詩敘云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

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畱五日賦詩一篇而去又方山子傳云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予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有自得之意又是年六月與季常書云懸瓠之日當作賀詩又會祭任師中文云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祭於任大夫之靈曰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詰案陳季常年長故名列公前。元豐三





年庚申年已五十故云懸弧。生於天聖八年辛未至嘉祐八年癸卯遇於岐下年三十三作傳乃明年事。傳云晚遜光黃亦年逾五十之文也。查註合註視季常為孩提故信作陳公弼傳補過之說殊不知季常非一傳可給也。此詩即岐亭五首之一詩雖并編案當分載以記事跡。又詩有朝來靜菴中句并贈臨江仙詞本集臨江仙詞敘云龍邱子自洛之蜀有二侍女戎裝駿馬靜菴居士作此紀之其詞云細馬遠馱雙侍去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為家誰知巴峽路却見洛城花面旋落英飛玉葉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邱新洞府鉛鼎養丹砂又後詩云家有紅頰兒能唱鴨頭綠閉門弄添丁哇笑雜呱泣又後書云擇括等三鳳毛為學日益喜慰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語案以上皆陳季常有妾有子之證且云妻子奴婢皆自得無柳妬之說也公在黃州季常悼亡甚哀見於公與蹇序辰之書其後在淮酒間寄吳德仁詩始有河東獅吼之句時柳故數載而公與德仁素不相識即相戲豈能遽及是乎獅吼乃大雄喻法非妬婦之實典公薦朝雲疏亦用獅子吼事若作妬解必不比朝雲也王註柳妬乃王天常傳述之語即作妬解一註已足而查註洪容齋三筆西清詩話劉辰翁語黃山谷簡粉穢此集合註益以盧文弨引杜子美河東女兒句公詩無女兒強作柳妬干證黃山谷簡其集不載若容齋三筆率多謬誤辰翁之說則尤妄矣宋人雜著凡得一異說既譏完人者皆不論是非隨聲附和故本案增引僅取什一而刪削舊註則甚多也季常以垂暮之年遭此謗訐致使在紅氍毹上化為年少日夕蒙惡聲至無已時何風俗之澆薄也陸放翁詩云死後再為陳慥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吾知為此種傳奇者必無後矣

再為陳慥



題所蓄朱陳村嫁娶圖

語案此詩施註原編未到黃州作其為過岐亭留宿題可知查註改編到黃之後合註從誤今更正

禪智寺寺僧皆出夜半雨作偶記少過村院見題壁詩有夜涼疑有雨院靜

似無僧句作一詩

語案此詩施註原編未到黃州之前自黃州城至岐亭計程二日公後赴岐亭必宿於道中而黃城附郭無禪智寺

觀詩題以合原編信為自岐亭至黃半道止宿所作查註改編初到黃州詩後合註從誤蓋到黃過寺即係出游近地寺僧皆不在必無夜宿之事此可

辨也二月一日到黃州貶所進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

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所訖者伏念臣早緣科第悞忝縉紳親逢府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

衰窮天奪其魄雖至仁屢赦而眾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麀鹿之野保全

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為多士

作初到黃州詩時徐大受為黃州守禮遇甚殷

語案徐大受字君猷東海人弟大正字得之

之戒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某始謫黃州舉目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時通守孟震黃岡少府張舜臣黃岡令何長官黃岡主簿段珎監黃州鹽酒稅樂

京武昌令李觀武昌主簿吳亮麻城令許某麻城主簿李臺卿又有陳君式鄭元興者不詳何官其後代徐大受為守者楊君素代孟震為通守者張公



規新黃陂令李顥黃岡令周孝。寓定惠院。閉門卻掃。本集黃州安國寺記云。孫以上並見本集詩文書跋中。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此雖記安國寺語。而居美演易之意。已感寓於胸中。其作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權輿於此。隨僧蔬食。暇則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以自娛。本集與王定一僧舍。隨僧蔬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得人所云出入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以自娛耳。或扁舟草履。放櫂江上。自喜漸不為人識。本集與李方是也。其說管窺可笑。作定惠院月夜出游安國寺。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自喜漸不為人識。尋春詩。公既居定惠。鄰於任公之亭。郡人復於亭西建師中菴。以待任公之來。樂城集師中菴記云。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嘗通守齊安。而黃人思之不忘。始為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謫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為師中菴。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元豐四年十二月日記。院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開竹籬間。飽食無事。輒散步逍遙其下。并和樂京野步詩。續通鑑長豐四年三月。其建菴當在三年春中。公到黃不久事也。

四年十二月、京西轉運提舉常平倉司言、著作佐郎知長葛縣樂京稱、助役法不可久行、不肯管勾縣事、乞差官衝替。於是依奏施行。樂京奪官十年、始監黃州酒稅。據此則京亦初至黃也。健為王齊愈、齊萬兄弟、寓居武昌、微風細雨、葉舟橫

江而至、贈詩。公過健為王氏書樓詩、有借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其居在武昌之車湖、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俄有長而髯者、渡江來訪、是為齊愈。公送至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因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未幾齊愈亦至、遂相往還、游於西山九曲之間、餘詳後條。二十六日、雨中熟睡、強起出門、還翌日雨

霽、登四望亭、下至種魚塘、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作詩、寒食日渡江至車湖、王齊愈、齊萬、留飲、數日始歸。本集贈王文甫詩云、明朝寒食、當過君請殺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陳慥書來、請公寄居武昌、謝却

之。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者何所不至。若大需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為深慮之、仍且密之為上。樂京黃州渡江三里、即武昌縣西山、乃

附郭者也。但黃州在江北、與漢陽連界、武昌在江南、與鄂州與國連界。以宋時州軍考其地勢、武昌乃與國軍所部、故云居別路也。三月雨中





牡丹盛開、樂京送酒、且以詩來。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菩薩泉為餉、並有詩。

潘丙來訪、公亦屢過之、丙蓋無日不相從也。其姪大臨卒、以詩鳴。處士潘革

妻李氏、生三子、長曰鯁、字昌言、元豐己未進士。次日丙字彥明、三日原字昌

宗。鯁二子、曰大臨、大觀、邠老。即大臨字也。公與彥明還往甚密。昌言、昌宗亦

因以交公。而邠老卒為閩人王百家詩註、邠老其一也。據本集所作潘推官

母挽詞、有杯棹橫作陶家客、絃誦嘗叨孟母鄰句。其家近東坡、公因是構得

其地、并營雪堂。牢城失火、潘舉家奔避堂中、堂亦幾燬、其為鄰近可知。公臨

去、以東坡託彥明葺治、未嘗廢也。是年六月、潘原買樸被收、公與朱康叔書

已言彥明密熟、故先據挽詞立案。諸註於潘子久不與丙渡樊口、飲酒店中。

調句、其說紛如、實由未懂不調二字故也。詳詩註中。與丙渡樊口、飲酒店中。

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

醇醖。又東坡詩云、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春。又與潘彥明書云、酒坊果如意

否。李常以詩來慰作報書。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

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

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

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意、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兄雖懷

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

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公與子由詩云、丈夫重出處、

不退要當前。其一生安身立命、在此十字。今讀此書、極不以公擇慰問為然。



而反以規之。千載之下，猶見其生氣凜然也。然則公所答章惇書，雖相好而非相知矣。定惠院繞舍皆茂林修竹，荒池

蒲葦春夏之交，鳴鳥百族，土人多以其聲之似者名之。四月，用梅堯臣禽言

體作五禽言詩。詩案五禽言施註原編子由去黃州後即為六月作，與本詩

月今改。陳君式來訂交，曰：必造門。本集送陳君式詩跋云：子本不識陳君式，

君式之靈從政於黃，急吏鄂守朱壽昌時致餽遺答書。本集與朱康叔書云：

緩民君獨願交，日造我門。鄂守朱壽昌時致餽遺答書。武昌傳到手教，繼辱

惠使感服，併深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游，恨不得倍從耳。雙

壺珍貺，一洗旅愁。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風土，所致今已

復常矣。子由尚未到，真寸步千里也。詩案康叔初來致問，乃為杜沂記其父

君懿所蓄諸葛筆。本集書杜君懿藏諸葛筆云：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

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

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

此持久也。詩案石刻郭昇天錫跋云：東坡先生中年愛用宣城諸葛豐雞毛

筆，故字畫稍加肥壯。其說謬甚。據公此文，自熙寧庚申逆數二十五年為嘉

祐丙申，公年僅二十一，正在京應秋試時也。用為試筆，必非雞毛所為，而中

年之說亦誤。又在廣州記諸葛筆云：久在海外，舊所賣筆皆腐敗，至用雞毛



筆拒手憊劣。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續藉耶。據公此  
記。即中晚年亦不能用雞毛筆。而諸葛筆并非雞毛筆。然郭說自古沿謬至  
今耳。食者多習其。五月文同喪過黃州。再為文祭之。本集黃州再祭文與可  
說。不可以不正也。鳴呼哀哉。我官於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

於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之靈。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為膏。以自濯薰。藝  
學之多。蔚如秋黃。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溪。落其華芬。昔莢我黍。今熟  
其饋。啜漓歌呼。得淳而醺。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俛仰三州。眷戀桑榆。昂然來  
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夫。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君。君沒談笑。笑大鈞徒勤

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盡此一觴。歸  
安於墳。嗚呼哀哉。又與朱康叔書云。與可船旦夕到此。為之泣然。想公亦爾  
也。子由到此。須畱他住。五七日。恐知之。諸文逸民。與子由先後到黃。僅隔

兩旬。其在陳宋。竟不同發。可見文逸民辭公歸成都。樂城集祭亡壻文。逸民  
其窘於播遷。各不相顧之狀矣。文逸民辭公歸成都。文云。元祐七年八月日。  
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致祭於故文郎逸民秀才之靈。君少不羣。介然

老成。誦詩屬文。亦繼家聲。我獨怪君。吐詞悲傷。是必多難。否則不長。別我於  
宋。送君於株。扶喪舟行。萬里有餘。我遷南方。君旅成都。相望天涯。逾歲一書。  
我還京師。幸將見君。一病不復發。書酸辛。諸自後凡六年。而子由還朝。非  
久而逸民卒。其貧病不出可知。公與逸民不再見。但為其子文驥作字說。以  
勉之。及驥從子由於汝陰。而公薨久矣。與可始見於鳳翔。而歸結於此。故具

載之。十一日夢食石芝作詩。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承雄篇贊詠異夢。證成仙  
云。

力縱在君前而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諸案**為國鑄造不詳何指豈季常晚遜光黃尚有所事耶抑別有寓言耶。同杜沂往游武昌

寒溪至西山寺周攬吳王峴九曲亭菩薩泉廬洲樊口諸勝。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數日前率

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為深憾耳。

又與杜道源書云謫寄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迂拙所

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為意者誰肯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兩

辱手書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可令子孟堅必已得縣。**諸**

**案**考杜沂即杜道源與公密熟獨首至黃州探問其子江岸裂出古銅劍冶

孟堅後亦來見似官於武昌而不詳見與杜孟堅書中。

鑄精巧鄭文得之轉以遺公作詩子由於二月中奉同安君及追過自宋登

舟繚繞江淮公聞將至黃州詩以迎之二十七日舟次磁湖遇大風不得進

樂城集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不得進答子瞻見寄詩云黃州不

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萬重本集與秦少游書云五月末舍弟來。公曉至

巴口迎之二十九日遷居臨皇亭亭在回車院中作遷居詩。本集與章惇書云軾生平未嘗

作活計子厚所知俸人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

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

也。又書云舍弟自南都來挈賤累繚繞江淮百日至此相敘旬日即赴任碎

累滿眼比某尤為貧困也。**諸案**公巴口迎子由詩有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





必句遷居臨臯亭詩有全家占江驛句皆家累到黃之實事其柯氏林公屢  
至其地必議而未遂也施註失考子由因送家累到此一事故誤以遷居臨  
臯亭詩編巴口迎子由詩前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至回車院即監司行館  
為三司按臨所居故云江驛在責官法不得居而公與朱康叔書云已遷居  
江上臨臯亭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似康叔為關白使者非徐君猷  
一人力也其後蔡景繁按臨於其傍增築南堂以居公年譜謂是春遷臨臯  
亭施註謂郡人築南堂皆誤餘詳後案

公居亭中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迴重  
門洞開林巒全入當是時若有所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

本集後與范子豐書云臨

臯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嵯嶇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  
歸鄉哉江山風日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問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六

月與子由渡樊口同游武昌寒溪西山至九曲廢亭作樊山記

本集樊山記云自余所居

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為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  
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為廬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施師請所之仲謀欲  
往廬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施師泊樊口遂自樊口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  
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九曲山山頂卽位壇  
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  
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蹟使人悽然  
朱書昌醜酒作報書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珍惠雙壺遂與子由屢



醉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人還上謝。

**諸案**

此書作於隆暑之時，乃六月上旬也。

九日，子由赴筠州鹽酒務，因和

磁湖阻風韻以送之。遂渡劉郎洲，飲別於王齊愈家。

**樂城集**有子瞻相送至劉郎洲，狀王生家飲別詩。

又自黃州還江州詩云：身浮一葉返湓城，凌犯風濤日夜行。把酒獨斟從睡重，還家漸近覺身輕。岸回樊口依稀見，日出廬山紫翠橫。家在庾公樓下泊，

舟人遙指岸如蘋。**諸案**是時史夫人泊舟九江以待，蓋赴筠必由南康也。子

由既赴黃，王子立自應守舟，故有歸塗獨酌還家漸近之語。情事瞭然也。查

註附編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詩。

於此合註從誤，今已別編，特駁正。

本集與朱康叔書云：胡掾至，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

特有厚賜，羊麵酒果一捧，領訖，但有慚作。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

與之。**諸案**胡掾即岐亭監酒。陳慥將訪公，為書招之。**本集**與陳季常書云：獲

胡定之也。其家寄寓黃州。幸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住佳否。何日決可

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臯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極相近，

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又書云：季常未嘗為王公屈，今乃特欲為

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諸案**此書

意季常從未入州，其為元豐三年之書可知。則季常懸弧之歲，及慥至，**諸案**

即在三年，是公年四十有五，而季常年已五十，凡長五年也。

季常第一，郡中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諸案**此詩據上所引

次過公也。

郡中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公與季常書當編六

次過公也。



月。施註原編初游武昌寒溪西山詩前則子由未至，尚未遷居臨臯也。焉得有臨臯一室可憩從者之語。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於此云。潘原買

**樸被禁作朱壽昌書**

本集與朱康叔書云：舍弟已到官，聞筠州大水，城內丈

事被禁。某與其兄潘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原亦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庇。暑月得早出，為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孝義名世，必能哀之。特舊干瀆，不敢逃罪。語案：潘原字昌宗，公有與潘三失解飲酒詩，又使出錢

五百以資楊髻，見陳錢帖。其父名革，元祐間嘗至京師，公以與鄧聖求諸人唱和西山詩冊，託革帶交王文甫。其書云：因潘二丈速行。七月，定惠院顯師奉數字納上，即此人也。其母李氏，公有潘推官母挽詞。

**於竹下開嘯軒以待公游作詩**

語案：公詩有暗蛩泣夜永，唧唧自相鳴。飲風

註原編五月十一日詩前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於此。

**答法言書**

為別至今耿耿。語居窮陋，遠辱不遺。

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霽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易議優劣也。

**八月六日夜潦方漲，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與適棹小舟至赤壁**

**而還會辨才參寥道人致問書以與之**

本集與參寥書云：子謫居黃州，辨才

潦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辨

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十五日作西江月詞。本集黃州中秋

案公題秦太虛題名記與此書大略同。○十五日作西江月詞。調寄西江月詞

云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馬處厚

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然北望。○馬處厚

將赴賓州訪公臨臯作王鞏書。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入秋以來。脩然清遠。計

安。馬朝請過此。議論脫然。必知所以待定國者。又書云。馬公過此。嘉便無好

物寄去。收拾得茶少許。謾充信而已。又書云。馬處厚行。曾奉書。必達。○各

書意處厚乃往。九月九日與徐大受飲酒輝樓作南鄉子詞。本集重九酒輝

知賓州者也。○九月九日與徐大受飲酒輝樓作南鄉子詞。樓呈徐君猷。調

寄南鄉子詞。云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颺颺破帽

多情却戀頭。佳節若爲酬。但把清樽斷送秋。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

花蝶也愁。○公與王定國書云。重九登樓。霞樓望君。淒然歌千秋歲。滿

坐識與不識。皆懷君。遂作詞云云。即此詞也。其兩處不同如此。今并記之。○十

五日讀戰國策書商君功罪。本集書商君功罪云。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

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

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

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

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

策書。○此論專指王安石。而安石終宋。塞序辰提舉江西常平。將過黃州。

之世。獨未受禍。亦見宋之孱弱而不振也。○塞序辰提舉江西常平。將過黃州。

之世。獨未受禍。亦見宋之孱弱而不振也。○塞序辰提舉江西常平。將過黃州。





**答書**

本集與憲授之書云。汴上一別。今幾年矣。不謂尙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可言。衡涉薄寒。起居住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閭之末。亦竊

以為

公與季常皆鄉里也。史稱其父周輔。於元豐初。行淮湖兩廣鹽法。培克敏民。

**詩**

以爲寵。但罪廢之餘。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承奉使江表。鄉閭之末。亦竊

授之

判官。紹聖再起。上言元祐黨人姦惡事。伏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永示鑑戒。

遂命

書。蔡京爲相。復拜刑禮二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罪廢黜。考公黃州與授

之書

無補矣。本集無與授之詩。故前註不載其事。於熙豐紹聖小人爲不全。今特

載補

**黃城迤江而西。斷崖壁立。有二鵲巢其上。遇風浪靜。輒縱權獨游。自徐公**

**洞而還。作游赤壁記。**

本集赤壁記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云卽周

蛇或

山。崦深窅耳。圖經云。是徐邈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

深淺

莊漫錄云。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頗訪東坡遺跡。常登赤壁。而賦所謂棲鵲

之危

子蒼云。兒時宗伯寄吳州。諷誦遺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江上不

驚鷗

樓。鵲巢常見水人猶惡鵲。有危巢孰肯留。珍重使君尋往事。西風悵望古城

樓。鵲

何韻當卽勝可之孫公爲其家書寒碧堂榜者也。朱子晦菴題跋云。

何韻

當卽勝可之孫公爲其家書寒碧堂榜者也。朱子晦菴題跋云。

當卽

勝可之孫公爲其家書寒碧堂榜者也。朱子晦菴題跋云。

勝可

之孫公爲其家書寒碧堂榜者也。朱子晦菴題跋云。

之孫

公爲其家書寒碧堂榜者也。朱子晦菴題跋云。

公爲

其家書寒碧堂榜者也。朱子晦菴題跋云。

其家

書寒碧堂榜者也。朱子晦菴題跋云。

書寒

碧堂榜者也。朱子晦菴題跋云。

碧堂

榜者也。朱子晦菴題跋云。

榜也

朱子晦菴題跋云。

朱子

晦菴題跋云。



何斯舉親見前輩。是頤亦聞人也。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名，嘗游穎昌。從子由學子由評其詩似儲光義。政和初，賜進士，除秘書正字。尋坐蘇氏曲學，謫監華州市易務。宣和中，召爲著作郎，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復坐蘇學罷去。張邦基謂靖康初知黃當由蘇學禁弛故也。南渡後，知江州卒。陸放翁周子充朱晦菴題跋子蒼詩文，字跡頗多，其見重於時可知矣。

### 二十五日讀國史補書杜

### 羔事寄朱壽昌

本集書杜羔事云：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邱隴，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

此出唐李肇國史補，歎其事與朱康叔相似。三箴自蜀傳來問狀答書。本集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元直書云：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此中凡百粗遺，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君對坐莊門，不知當復有此日否。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王元直眉下。

十月李常自舒州來訪，青神人同安君弟也。已詳見卷一總案。王元直條下。李公擇近過此相聚，因共論秦觀。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堂兄中舍九月月中逝去，公擇未嘗與公相

### 因共論秦觀

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詰案：秦觀謁公之後，李公擇未嘗與公相

值，故此日必及之也。子正以是年九月卒於。請以光州曹九章之子煥塋於成都，公開訃當在十月。此公擇過黃之時也。



子由。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所論曹光州親情與卑意會已作書問子由、次第

必成也。樂城集祭曹演父朝議文云、逮伯遷黃公在浮光、山聯川通、可

跂而望、始於友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語、公擇時為淮南西路

提刑、駐舒州、其以出按之便過公、必道經光州、故九章求為之介、合上二條

觀之、其情顯然也。與李常同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論菩薩泉之遺跡、李常請記之作

菩薩泉銘。本集菩薩泉銘敘云、陶侃為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

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還、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

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

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

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峩嵒五臺所見、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為

西山寺、有泉出巖、寶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

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為銘、銘曰、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夕視之、寥寥空

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聞堂兄子正中舍訃為文祭之。本集祭堂兄子正文

盡往鑑之、文殊了然。告於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內行、飭修閭里之師、歷官十一、民

到於今、涕泣懷思、篤生我兄、和擾而教、甚似不衰、穆穆我兄、尊賢容眾、無適

不宜、云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疑、我遷於南、老與病會、歸耕無期、歛不撫

棺、葬不執紼、永恨何追、千里一樽、兄實臨我、尚酌勿辭、嗚呼哀哉、又與王定

國書云、八月中、喪一老乳母、復聞堂兄中舍卒於成都、又與秦少游書云、堂

兄中舍九月中逝去。語、子正名不欺、中都公長子、官太子中舍、監成都糧

料卒於任。據二書以合乳母任氏墓誌，乃知子正撰乳母任氏墓誌二十四卒於元豐三年九月，而公之聞訃當在十月中也。

**日華之黃岡**

本集乳母任氏墓誌銘敘云：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

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十月壬午葬於黃之

東阜黃岡。

**柳真齡以鐵拄杖遺公**

相傳錢錫故物作鐵拄杖詩。常書中有柳簿亦稱柳二，元祐中見公於京。

師合考河東柱杖真齡信即其人。

**十一月冬至日謝客人天慶觀燕坐其中**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非久冬至，已借得天慶觀道堂三間，燕坐其中。謝客四十九日，雖不能如張公之不語，然亦常闔戶反視，想當有深益處。

與前報定國八月喪老乳母同日所作，皆為元豐三年事。張公即安道，定國之婦翁也。

**答秦觀書**

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軾寓居粗遺，初到

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日日用盡義，挑取一塊，即藏去。義

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

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

是醇醪。柑橘、檉、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





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書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十二月十五日淮南轉運司取勘徐州任不

變察事。案謝放罪表。此條詳後。

初答李廌書。本集與李方叔書云。聞足下名久矣。又

足以髣髴其為人矣。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續不即答。頑鈍廢禮。而足下終不棄絕。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己。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

因以為實能之。故譏謔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而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附錄此公與李方叔初通問書也。前載扁舟江上。醉人推罵數語。即在此書中。摘出而紀年錄誤以為與李端叔書。今駁正。十合作畫水記。本集畫水記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矣。然其品格與印板水爭工。拙於毫釐間耳。近歲蒲永昇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采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紀年錄十二月十八日書蒲永

昇水。附錄此文所記孫位孫知微各事。前已列入蜀事類中。眉山人故紫薇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過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闕人中。耳目謬謬。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髯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撰易傳作鳳硯銘。本集鳳硯銘敘云。北苑龍硯。有石蒼如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爲硯。余名之曰鳳硯。然其產不富。或以黯黹。雖石爲之。狀酷類而多拒墨。時方爲易傳。銘曰。陶土塗鑿。山石玄之。壺穎之賊。涵清泉。閼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爲誰出。寄滕元發書。本與滕達道書云。某廢閑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恐了得論語書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也。附錄子由後有補論語說二十七章。時公已下世矣。書傳成於海南。據此書。則經始於黃州也。餘見三江考條下。與清悟游車湖書。贈王齊愈。本集書贈王文甫云。王文甫好典。買古書畫諸物。今日典端硯及清悟在。游歐陽院觀古編鐘。本集書黃州古編鐘云。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蓄一古編鐘。云得之耕者。發其地。獲



四鐘斷破其二、一爲鑄銅者取去、獨一在此耳。其聲空。夢作君靴名本集裙  
籠然頗有古意、雖不見韶濩之音、猶可想見其髣髴也。夢作君靴名本集裙  
云余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曰、百疊漪漪風皺、  
六銖縱縱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來聲、又令作御靴銘曰、寒女之絲、  
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霞起、**歐陽修**此條本集又云倅抗時所夢、又石刻云、  
軾初自蜀應試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裙帶詞、今書贈潘邠老、  
卽百疊漪漪四句也、其不頁**歐陽修**本集評楊氏所藏歐蔡書云、  
同如此、莫能定於一也。**是歐陽修**書跋曰、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  
唐末喪亂、人物凋落、磨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  
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汨沒者、國初李建中號  
爲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  
者、獨蔡君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  
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  
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  
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書清悟墨**本集書清  
成一家乎、**楊公**蓄二公書、過黃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書清悟墨**本集書清  
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人未甚貴之、余與王文甫各得十九  
用海東羅文、麥光紙作此大字、數紙堅韌異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  
此以不朽也、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爲握子、殊  
可用、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  
作水精、**定三江考**日、三江之解、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  
膾也。



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岷  
 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匯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  
 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與豫章之江皆匯於  
 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  
 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於今而  
 有三泔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泔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  
 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貢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  
 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夫  
 漢既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  
 禹貢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  
 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得自別爲  
 中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  
 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於河而溢爲滎禹不以  
 味別安別滎之爲濟也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  
 既濬三江入於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士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於海疎矣。  
 蕭安國未嘗南游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  
 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毗陵縣南入海中江從丹  
 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  
 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  
 北江自彭蠡出者也。人徒見禹貢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  
 而異味也故難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



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世謂先正論三江以味別自孔子刪定書以來學者不知也。又博按唐史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於濟漂今濟與漂斷不相屬何故而言敬宗曰夏禹導沅水東流爲濟入於河。今自漂至濟而入河水自此泝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泝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滎爲滎東出於陶邱又東會於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耳。附案公一江三泔與鄭註一江三孔合鄭言其體公言其用。班固地理志禹貢岷江至江都入海中江既入合南北亦三孔也。自毛晃蔡沈開端以范蠡牽合三江五湖並置四五十里地內而愚不知其不可容於是周官職方氏班志揚州川諸說競起皆任意割解經文舛亂節旨雖其說與指南集傳小異而陰用毛蔡三江連屬震澤而設則一。嘗考既入底定有既澤既畧既道既從與沮灘各自爲水書法可據凡論者循其名而失其實仍不出毛蔡範圍中。故前之主國語吳越春秋後之主職方班志皆誤。班志揚州川自註職方與自註禹貢岷江異入也。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載列子說符篇孟子曰禹惡旨酒疏儀狄絕旨酒見於國策旨酒非名泉不咸禹不味別何由甘之。冬日飲湯夏日飲水三代所共禹豈嘗而不知耶。公本孔孟立言而出者奴之宋儒之陋習耳。蘇傳成於海南而在黃與滕達道書載有并作書傳之文其論卓錫泉已指彭蠡爲南江是三江考信黃州。附三江續考。附案禹貢荊州揚州畫界甚明九江三所定矣。以上六條附載。附三江續考。江貫注極緊在處以氣通之而東迤北匯又古今不變可通可證。熟讀禹貢全文其精義自見本無須註亦無庸考也。自宋儒割取禹貢碎句求合雜說而置禹貢段落次第於不問由是輻輳

莫辨、而異議紛起。然九江不明、則三江不著、如節錄禹貢荆揚之域、各作一條、不許移改地位、任意指撞、只依禹貢立說、則九江定而三江亦定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備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二〇

校記

①义：當作「叉」，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一《答秦太虛》。下句「义」字亦當作「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一

仁和王文誥覓大甫譔男霖圻覆較

**諸案元豐四年辛酉**

公年四十六。是年正月詔進士加律義改五路義勇爲保甲。馮京罷孫固知樞密院事。韓縝同知院事。三月章

惇罷張瑛參知政事。九月夏救米脂砦。鄜延經畧使种諤擊破之。种諤又敗夏人於無定州。十月諤遣曲珍通黑水路。遇夏人又大破之。斬獲甚衆。正

**月滕元發自池州徙安州來訪**

樂城集池州蕭丞相樓詩自註云池守滕元發時將解去。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別來忽復

中夏張奉議來稍獲聞問。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見公之風度。元豐三年庚申五月子由過池州與滕元發會始到黃台公書考之元發當

以四年辛酉春初至黃故書有別來忽復中夏及道其安州修葺府第之事。此辛酉五月書也。又元豐甲子與書有一別四年之語其到於辛酉審矣。東

都事畧滕元發坐落職知池州未行改安州可證其誤。神降郭遼家與潘丙往觀記何麗卿事。本集子

云子始來黃州進士潘丙謂子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於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喜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見也。已而予以

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於郭氏子往觀之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公少畱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

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



儲藏



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子觀何氏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又記問答云：某欲作一黃州百姓，可否贈一絕曰：朝廷方欲強搜羅，肯使賢侯此地歌。只待修成雲路穩，皇書一紙下天河。又問：子欲置一莊，不知如何答曰：學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莊不。二十日往岐亭。本集與楊元素書云：陳潘丙古耕道，郭遵送至女王城。

**東禪莊院**

本集記黃烟故吳國云：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

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二十一日宿團風鎮。與地廣記云：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

州城北。團風鎮距城北五十里。二十二日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陳慥。陸路之所經也。今猶存。餘詳後條。

**至靜菴勸隨止殺作我哀籃中始閉口護殘汁詩**

月復往見之。余久不殺，恐

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殺戒。遇王翊爲書救鹿事。本集書王翊

此詩公併編岐亭五首之二。實此時作也。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

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瘡。翊發悟，以數千錢贖

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村婦見桃在木杪，乃取而食之，棄其核。翊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人，乃嚼而吞之。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詰此記。與陳慥行山中得應夢羅漢遂載以歸。本集亦岐亭戒殺事爲類編於此。



夢羅漢云、僕往岐亭宿於團風、夢一僧敗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以語陳慥、季常皆莫曉其故。與慥入山中、道左廟有古塑阿羅漢一軀、儀狀甚偉、而面目爲人所壞。僕尚未覺而慥忽悟曰、此豈夢中得乎。乃載以歸、使僧繼蓮命工完新、遂寘之安國院左。龍右虎、蓋第五尊者也。過古黃州、獲白陽鏡、背如刻玉、光微小、蓋道家聚形法也。本集書鏡銘云、元豐四年、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鏡、周尺<sup>②</sup>、有二寸、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浦之其字如椒、大雜篆、隸甚精妙。白陽、疑南陽白水之陽也。二月、公居黃年餘、日以困置馬、夢得爲請、故營地數十畝、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作東坡詩。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與物無著、大畧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詰於嘉慶四年己未三月一日、白南海湖灘江、訪桂林、探瀟水之源、順流至永、出瀟湘、登南嶽、過長沙、泛洞庭、偏觀岳鄂。以七月二十六日抵齊安、夜泊赤壁磯下。翌日登赤壁、壁上爲公祠、祠依山爲高下、窈窕而幽邃、門屏刻王式丹手書赤壁賦、一出欄外、則江山數百里間、蒼叢明練、皆奔赴闔下。因沿江而至朝宗門、門之左峙江岸、爲臨臯入門而左、繞歷闔闔、至盡多陂壠、時植之地、則東坡雪堂在焉。堂三楹、塌其右、中有雪堂二字榜字。

古而劣，且失考訂。公原榜為東坡雪堂也，餘無所見。惟宋牧仲泥像在右，朝衣冠坐榛莽中而已。黃城瞰江而跨谷，在處皆黃泥之坂。一入公文，便成幽勝。自臨臯至東坡，不及一里，故公得往來其間也。時方欲為安國定惠之訪，會古歛，何君侯於武穴，德化范君期於廬山，並專使來迎。榜人又以風告，遂悵然掛席，飲於何君者一日，復乘三月書鷄鳴歌。本集書鷄鳴歌云：余來黃風夜發，瞬息至九江，泊琵琶亭下。三月書鷄鳴歌。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反高下，如雞鳴。與廟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有相似。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又應邵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歌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余今所聞，豈亦王適自筠來，謁同游武昌西山，酌菩薩泉，鷄鳴之遺聲乎？土人謂之山歌云。

**以送之作詩。**有差入筠州試院，唱誦諸詩，再後有余居高安三年之題，而迎寄王適之作，尚在後。蓋王適自徐州落解，還至筠州，在元豐五年壬戌，而其赴舉在元豐四年辛酉之春也。適自湖州與公分散之後，至是不見已三年矣。五年還筠，適尚至黃，斷無四年不往見之理。公後自興國赴筠，會適自筠歸徐，而相遇於塗，可見其往復必出此塗也。查註誤編此詩於子由過黃時，今改編。

**四月八日飯僧於安國寺作應夢羅漢記。**紀年錄：四月八日飯僧於此。此記聞任叔諤為文祭之。本集祭任鈴轄文云：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已載。





既嚴且平。吏士肅然。時靡有爭。汴泗橫流。郭堞圯傾。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與疾而歸。猶莫敢寧。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林。布褐蒸羹。生知其勤。死知其清。酌觴告陳。慥來自岐亭。詩案此陳季常也。王齊愈齊萬來自車湖。潘丙古訣與涕俱零。陳慥來自岐亭。詩案此陳季常也。王齊愈齊萬來自車湖。潘丙古耕道亦至。會於師中菴。再為文祭之。樂城集師中菴記云。子瞻以謫謫齊安。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菴。元豐四年十二月日記。本集祭任師中文云。眉陽陳慥。蘇軾健為王齊愈。齊萬黃州進士。潘丙古耕道致祭於故瀘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於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天。自屈自信。天莫為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於九原。詩案此文為季常年長於公。并作任公挽詞。詩案此詞施註原編六年正月及初。五月之確證。餘詳前案。并作任公挽詞。秋諸題之後。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五日過徐大受飲作少年游詞。本集端午贈黃守徐君猷調寄少年游詞云。花釀酒。天氣尚清和。好將沈醉酬佳節。十分酒十分歌。飲草烟深。訟庭人悄。無恹宴游過。十一日為唐垌作六家書跋。集書唐氏六家書後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



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畧評之、而次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六月、彥正判官送古琴、適紀老自三衢至今、侍者快弄數曲、拂歷鏗人作

一偈問之。

本集與彥正判官書云、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

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人、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

紀老卽海印禪師、紀公詳後計。時陳季常將至、公言有善琴者、當卽紀老與其徒。二十三日、陳慥來訪、會客有善琴者、出所蓄寶琴彈之、爲書琴事。

本集

藏雷琴云、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林。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



不傳之妙。又雜書琴曲贈季常云。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武帝太  
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鳳將雛者。舊曲也。應  
璩百一詩云。是鳳將雛。則其來久矣。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阿子歌及歡  
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後人衍其聲爲此曲。團扇歌者。  
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筆捷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作此  
聲。懊懣歌者。隆安初。俗間詭謠之曲。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欽臨敗所作。  
杯杓舞者。手按杯杓。反覆之。漢世惟有杯舞。而晉加以之。以杯公莫舞者。今之  
巾舞也。相傳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且語莊云。公莫舞者。公莫  
渡河者。琴操有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白紵歌者。本吳地所出。宜  
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紵。節節爲叢。吳音謂紵紵。白紵即白緒也。孫  
池燕者。聲怨咽。或作開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  
偷啼白。搵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慍。低雲鬢。眉峯歛。  
暈嬌和恨。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來訪。子攜精筆佳  
紙妙墨。求子書。會客有善琴者。求子所蓄寶琴彈之。故所書皆琴事。詩終此  
陳季常第三。七月二日。謝放罪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  
次過公也。百姓程某。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  
百姓程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至今  
七月二日。復準轉運司牒。坐準向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向書刑部。更不  
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  
在愍憐。紀老將赴峨嵋作一偈。書其行紀。公將赴海印禪師。偈敘云。海印禪師  
之數。

於三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某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某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乃知法界海惠照了萬殊大小縱橫，不相畱礙。偈云：直從巴峽逢僧宴，道到東坡別紀公。當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請以此偈附於三詩之末。案本集趙清獻公神道碑：元豐七年復游杭州，以疾還，衢八張方平生日以鐵拄杖為壽，詩八

月十五日與客飲江亭，醉甚，書鄭元與絹紙。本集書鄭元與君乘亦官於黃。一

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為求之。仍出孟君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案鄭元與嘗為倅，疑倅黃也。

九月二十二日書歸去來集字詩。

案公歸去來集字詩凡十首，其見於石

刻者凡六首，書於元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其作之分合，當起於黃州而不能悉考。施註原編不載王註本七集本皆入和陶集，似公在海南時自列於和陶卷之後者。今如查註，仍編海南和陶諸詩之末，此但記其書六首之歲月耳。與潘原失解後飲酒作詩。案本題餘詳卷四十三總案歸去來集字條下。與潘原失解後飲酒作詩，作潘三合註謂當卽邠老之流。今據本集考定為潘原字昌宗，乃邠老之叔。此詩施註原編四年正月詩後，查註改編三年之末，合註從之。今改編於此為當。餘詳前。

十月九日孟震置酒秋香亭為徐大受作定風波詞。

本集定風波詞敘云：十月九日孟亨之置





酒秋香亭有拒霜獨向君歆而開坐客喜笑以爲非使君莫可當此花故作是詞云兩雨輕紅半暈腮依依獨爲使君回若道使君無此意何爲雙花不向別人開但看低昂烟雨裏不已勸君休訴十

**二十日書游吳江垂虹亭記**

本集書游垂虹亭記云吾昔自杭移守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問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畧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爾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徐大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也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黃州臨臯書

**受孟震皆不飲酒戲以詩二十一日作飲酒說**

本集飲酒說云子雖飲酒不可一日無此君州釀既少官酤又惡而貴自醕則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歎知窮人之所爲無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過口何足追計取能醉人則吾酒何以佳爲但客不喜爾然客之喜怒亦何與吾事哉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書

**二十二日訪王齊愈於車湖坐上得陳慥書報种諤領兵深入西夏大捷作詩與馬夢得飲於東禪莊院書孟東野詩**

本集書孟東野詩云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以贈夢得只夢得亦再書馬夢得窮

本集書馬夢得窮云馬夢得與僕同歲未必笑得東坡也

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



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  
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  
**赤壁懷古作念奴嬌詞。**  
本集赤壁懷古調寄念奴嬌詞云大江東去浪

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又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  
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

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十一月二日雨後微雪徐**

**大受攜酒臨臯坐上作浣溪沙詞。**  
本集十一月二日雨後微雪太守徐君猷

**明日酒醒雪大作和同前詞。**  
未蘇江南雲葉暗隨車。臨臯烟景世間無。雨脚半收簷斷綫。雪林初下瓦疎珠。歸來冰顙亂粘鬚。

本集明日酒醒雪大作和前韻二首云醉夢醺醺曉未蘇。門前轆轤使君車。扶頭一盞怎生無。廢園寒蔬挑翠羽。小槽春酒凍真珠。清香細細嚼梅鬚。雪裏餐糟例姓蘇。使君載酒為回車。天寒酒色轉頭無。薦士已聞飛鶚表。報恩

應不用蛇珠。醉中還許攬桓鬚。再和前韻二首云半夜銀山上積蘇。朝來九陌帶隨車。濤江烟渚一時無。空腹有詩衣有結。濕薪如桂米如珠。陳吟誰伴

拂紫絳唇得酒爛櫻。大雪中送牛尾狸與徐大受姪安節赴舉報罷遠來省

**公夜坐有詩。**  
吾兄喜酒人今汝亦能飲一杯歸誦此萬事那鄲枕據此詩其

父尚在也。子明之兄名不欺字子正者已故子明之弟名不危字子安者獨

家居不仕無飲酒之目。惟子明好飲見於公之題跋以證此詩則安節為子



明之子信矣。據樂城集伯父墓表云：孫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暉、公渡海聞時姪中進士第，是爲子安子，則時與暉別爲字行，皆當爲子安所出。而此十人者，則子正子明之子，並在其中矣。王註以千乘、千之、千能、千秋、千鈞五人爲子正之子，而千鈞墓表不載。查註併爲十三人，尤誤。又公贈安節詩有瞻前惟兄三顧，後子由一。今朝復何作，幸見此萬里姪。句詳玩詩意，則安節之名在此十人中，惜無從辯別耳。

# 堂兄子明詩跋

本集題子明詩後云：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游者，眉之墓頤山觀佚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枵然爲世之廢物矣。乃知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黃魯直跋云：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慆言也。有孫汝楫登進士第，附案公以治平四年丁未四月護喪到眉，乃見子明時也。次年公雖在眉，而子明或在官。自治平丁未至元豐辛酉，正十五年也。據樂城集子明官承議郎、通判嘉州。

## 成都惟簡使悟清來乞勝相院經藏碑十五日公以所得趙棠舍利授之爲作舍利記

本集趙先生舍利記云：趙先生棠，本蜀人，孟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盜。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盜，盜嘗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盜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盜游，盜以謂盡得我道，盜既隱去，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和游，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寄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和今爲

本集趙先生舍利記云：趙先生棠，本蜀人，孟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盜。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盜，盜嘗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盜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盜游，盜以謂盡得我道，盜既隱去，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和游，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寄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和今爲

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軾記。語案此記本集作元豐三年，譌與次年正月使悟清往安州求滕元發作大字碑額不合。時元發未到安也。且據經藏碑記，惟簡作大寶藏，乃三年事，是求記亦當在四年也。今爲更正。雪後宿乾明寺，作詩爲安節書摩利支經，并作跋。本集跋所書摩利支經後云：姪舟行下峽，常持此經，得脫險難。明年十一月至黃州，見軾乞寫此本。持歸蜀。眉陽蘇軾書。語案此記本集作十二月，譌據後詩題改正。冬至日，與安節飲酒樂甚，使作黃鍾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作記事。本集記飲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鍾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并贈安節詩。瀕行，公爲誦中都公送宮師下第歸蜀詩，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句因以爲韻，作詩送之。語案公與安節夜坐詩有落第汝爲中酒味句。渠有屈聲句。蓋安節舉進士不第，始往見兩公而歸，故於其行也舉中都公句以贈之。聞李常出按，行抵光州，相約會於岐亭。十二月一日，自東門出，陸夜宿團風鎮。二日晚至陳慥靜菴。本集與書云：今日見馬鋪報，公擇二十一日入光州界，今已在光輒於太守處借人持書約會於岐亭。某決用初一日早離州，初二日晚必造門。此會殆爲希有。





然第一請公勿殺物命。更與公擇一簡邀之。尤妙。李常至。留數日。本集與幾宜義書云。向者公擇在

作君家蜂作窠。歲歲添漆汁。詩。三過君句。又有臘日和李常賞梅詩。則是時

為三。再和陳慥雪中賞梅有臘酒詩。催熟寒梅雪鬪新句。大雪書事。本集書

過矣。黃州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無薪米者。亦為之耿耿不寐。悲夫。雪中有懷朱壽昌作江神子

詞。本集大雪有懷朱康叔使君。調寄江神子。詞云。黃昏猶是雨。纖纖曉開簾。言欲平簷。江闊天低。無處認青帘。孤坐凍吟誰伴我。指病目。慙衰髯。使君留

客醉厭厭。水晶鹽。為誰甜。手把梅花東望。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作夢回文詩。憶陶潛。雪似故人。人似雪。雖可愛。有人嫌。

許安世書來言房州三朵花事。記以詩。作子由棲賢寺記。跋。賢寺新修僧堂

記云。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

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

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斷巨

石。雁為大車輪。流轉洄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石倚壁。左俯流水。石壁

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

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

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願為文以志之。元豐四年五

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本集跋云。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

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撰易傳、論語說成。本集上文潞公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用心遂因先子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淪沒、不傳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老而好學也。欒城集論語拾遺敘云：予少爲論語畧解、子瞻謫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潁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爲陳慥作其父希亮傳。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詰案陳公弼傳已載鳳翔案內公居黃五載、季常相待如骨肉。此傳乃義有不容辭者。時季常之兄忱、恂並官於朝、非不見此傳者。豈獨季常一人可給耶。并爲慥作方山子傳。本集方山子傳云：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變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



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儼見之與。謂案公自嘉祐癸卯與季常相識岐下。數至是年。元豐辛酉為十九年。則為惟簡作成都勝相院經藏記。傳為是年作。其陳公弼傳當亦作於是年也。本集勝相院經藏記云。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維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於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眾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摩激。璀璨芳郁。瑤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以是因緣。度無量眾。皆爭捨施。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眾。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sup>⑥</sup>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歸<sup>⑦</sup>家王安石在金陵。客有自黃州來者。問子瞻近日何作。客曰。曾醉卧臨臯亭。起而作寶相記千餘言。但點定一兩字。立索副本。就月下。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東坡羹。頌以行。本集東坡讀之。歎曰。子瞻人中龍也。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東坡羹。頌以行。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菰若蔓菁若蘆菹若薺。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陳師仲爲公編述超然黃樓二集作報書

本集答陳師仲主簿書云先吏部

末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復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處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游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紀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語。此書論編詩有不擇古律日月爲次各語可見呂東萊之分類必非公意也。陳師仲嘗謁公徐州顏長道稱其文詞卓瑋志節高亮是時爲杭州作陳吏部詩跋。本集題陳吏部詩云故三司副主簿並見於與師仲書中。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畧盡能稱頌公者漸不復見得其緒言遺事皆當記錄寶藏況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十五篇以示軾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畧云。語。元豐五年壬戌公年四自棲賢寺記以下八條月日無考今附載此年之末。年四月更官制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門下侍郎張璪改中書侍郎蒲宗孟尚書左丞王安禮尚書右丞呂公著罷五月遣給事中徐禧治鄜延邊事六月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更不得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倫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



制也。八月，城永樂。九月，夏人來攻，城陷。徐禧、李稷、李舜舉死之。十月，月，貶呂惠卿知軍州。十一月，奉安祖宗神御於景靈宮，大赦天下。正月二日，

宜都令朱嗣先來謁，爲書歐陽修黃牛廟詩。本集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云：

朱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書勝相廟。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此條詩事詳卷一總案黃牛廟題下。書勝相

院經藏碑成，悟清辭歸，作惟簡書。本集與寶月大師書云：新歲遠想，法體康

既來書丁寧，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干

勝元發大字，不知得否。此間諸事請問清師，即詳也。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

近來頗常齋居，養氣日覺，神凝物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履，尚可放浪於

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年爲道侶也。悟清爲惟

簡法孫十二人。使悟清往求碑額，作勝元發書。本集與勝達道書云：蜀僧遂

之一，非清悟也。使悟清往求碑額，作勝元發書。本集與勝達道書云：蜀僧遂

集不載，今以後書補其事。十七日，夢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棲霞樓中，歌樂雜

作舟人言，閭邱公顯方會客，覺而異之，作水龍吟詞。本集水龍吟詞敘云：閭

黃州作棲霞樓，元豐五年正月十七日，夢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棲霞樓中，歌樂雜

見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雲夢南。二十日與潘丙、州自武昌南岸昔游應記。料多情夢裏。端來見我也。參差是。郭邁出郭尋春。和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詩。過汪若谷家作天篆記并詩。集

天篆記云。黃州郭氏神最異。子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汪若谷家神尤奇。與人問答如響。名全字德通。姓李氏。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二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王天麟渡江來謁。為言岳鄂間溺兒俗。告朱

壽昌使立賞罰以變此風

本集與朱康叔書云。春寒起居何如。昨日武昌寄

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兩夕輒見之。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調之。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又題湖陰曲云。元豐五年。承天院僧蘊湘因劉君誼請於軾。而鄂州太守陳君瀚為致其書。此記乃朱壽昌非久罷去之證。而書有春寒之語。當為五年。



正月所復與古耕道為青兒會使安國寺僧繼蓮掌其籍歲以為常焉本集書黃

鄂之風云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乃以書遺之俾立賞罰以變此風黃之士

古耕道雖稚魯無他長然頗誠實喜為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蓮書其出入訪

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二月筠守毛國鎮將歸來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求贈言為書歸去來詞作跋且日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以遺之

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純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夫毛國鎮三衢人時以省郎守筠州與趙閱道

厚善素有歸與之志與子由唱酬甚多且因經句不用鞭朴喜而賦詩子由和作有政寬境內棠陰合訟去庭中草色新句其人其政蓋可見矣國鎮家

素豐連田阡陌而性好施子緣手輒盡故子由詩云公家昔盛時阡陌連三衢倉廩濟寒餓婚嫁營羈孤千金赴高義脫手曾須臾晚為二千石得不償

所通皆實錄也子滂字澤民時為齋郎子由有送毛滂齋郎詩雪堂成滂在見公於東坡以是考之則國鎮罷去乃是年夏後之事矣元祐中公帥杭滂

為法曹由是知名公遷惠州滂通問不絕時以詩文就正一日得滂所作雙石堂記與報書云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音士林驚誇以為榮幸國鎮

既罷其代守筠者為賈蕃高安令為羅審禮其和子由寄題孔平仲江州官代者為江渙今據兩集詁所知者匯載於此



舍小菴。陳慥於岐亭開龜軒，且來訪作詩。詰案此陳季常第四次過公也。答李昭玘書。本集

昭玘書云：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其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此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構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晁无咎、秦觀、張耒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得，以此樂見厚也耶？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獨軾偃偃然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幸甚。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臨書惘惘，惟順時自愛，謹謝不宣。東都事畧：李昭玘字成季，濟北人也。有文名，爲蘇軾所知。元祐中爲起居舍人，後陷黨籍廢黜。終身云：昭玘李昭玘已登第，時爲徐州教授。元祐初試學士院，公拔爲館職。及知貢舉，昭玘爲考官。書中所云王子中兄弟者，皆廣都員外郎王正路之子。如子開、子立、子敏，皆是。又有子安者，後與陳師道見公南都，皆其弟兄行也。子開已仕，子中兄弟方舉進士。而昭玘爲學官，故皆從其游。子立自上年春中赴徐秋試，出入學中者年餘。昭玘因子中求知於公，由是知名。其後子立還筠，復因子立以通乎子由。子由稱其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並在報公得廢圃於東坡之舊，築而垣之，葺堂五間。與陳書中。今據兩集，淮載於此。公得廢圃於東坡之舊，築而垣之，葺堂五間。與陳



季常書云柴炭已領感忤感。作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堂成於大雪中因繪雪於四壁榜曰東坡雪堂。

### 始自號東坡居士作雪堂記

本集雪堂記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雪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

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者也歌曰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

今有碩人之頤頤耄槃於此兮芒屨而葛衣挹以雪堂酒為義餽本集記王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傾筐兮行歌而采薇

予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身耕妻蠶將以卒歲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某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餽

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諸案雪堂凡五間見於此書而年譜各註皆失考南挹四望

### 亭之後邱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曰此亦斜川之游也作江神子詞

本集

江神子詞敘云陶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

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邱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游也其詞云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却躬耕昨夜東坡

春雨足鳥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毛滂自筠州來謁南望亭邱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送餘齡

游於東坡本集和毛滂法曹詩云我頃在東坡秋菊為夕餐永媿坡間人布褐為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簾無下莞時時亦設客每醉筒輒殫一



笑便傾倒五年得輕安。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簞。詰案此詩其後作於杭州追述雪堂初成毛澤民來游之事正此時也。李元直送雪堂

篆字榜作報書。本集與李通叔書云蒙寄雪堂篆字筆勢茂美足為郊數之光。詰案通叔名元直見本集。三月三日作陶

淵明飲酒詩跋。本集書淵明飲酒詩後云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

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此淵明飲酒詩也。正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此許多事。元豐五年三月三日子瞻與客飲

酒客令書此。寒食日雨中徐太受分新火有臨臯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詩因題其後。

新火詩。詰案分新火句其寒食雨詩信黃州所作矣查註引蘄水志謂公壬戌三月至蘄游清泉寺作此者誤且詩意皆杜門苦雨之況與註極

不合今刪至公是月游蘄水事本集。七日公以相田至沙湖道中遇雨作定詩詞記述甚多也。合註從誤應駁正。

風波詞。本集定風波詞敘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云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枝

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過黃氏家得呂山頭斜照却相迎回首向來蕭灑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道人沈泥硯。本集記呂道人硯云澤州呂道人沈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形非刻非畫堅致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

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新水多腴田往求不遂。本集金穀說云吾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山谷間者、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  
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為最甚也。我  
得臂疾、會

潘尉龐醫來迎、相率至麻橋龐所居、留數日。本集與陳季常書云、近往螺師  
會、因示臂疾、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得愈。又記龐安常云、斬人龐安

常善醫而曠、不以賄謝為急。又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予偶患左手腫  
一鍼而愈。徐禧遇公於斬來謁。本集弔徐德占詩敘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

聊為記之。徐禧遇公於斬來謁。其初為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三  
月、偶以事至斬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語案東都事畧、徐禧先以右

正言直龍圖閣、帥涇原、以母憂去官。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  
罷知制誥、專為中丞、改給事中。王師大舉、伐西夏、卿延帥沈括、請城永樂、詔

禧與李舜舉往相其事。其詔往卿延、乃是年五月、事而見公於斬、尚為給事  
中、特其至斬、事跡無考耳。禧疾愈、與龐醫游清泉寺、飲王羲之洗筆泉、儼然

來謁者、當由魯直誦說之故。疾愈、與龐醫游清泉寺、飲王羲之洗筆泉、儼然  
蘭溪之上、作浣溪紗詞。本集書清泉寺詞云、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

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游清泉寺、寺在  
斬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浣

溪紗詞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瀟瀟暮雨子  
規啼、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鸝。夜過酒家飲酒

醉、月上、策馬至溪橋、解鞍曲肱少休、及覺亂山葱蘢、不謂人世也。題西江月

醉、月上、策馬至溪橋、解鞍曲肱少休、及覺亂山葱蘢、不謂人世也。題西江月

詞於橋柱上。

本集西江月詞敘云：春夜，蘄水道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

柱上。其詞云：照野瀾瀾，淺浪橫空。暖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嬌。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眼邊

與記云：綠楊橋在蘄水。是十一日，還至車湖，過王齊愈，達軒作四花說。本集

此橋竟以公詞得名矣。十一日，還至車湖，過王齊愈，達軒作四花說。本集

相似說云：茶蘼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海棠花似絹花。并書贈齊愈子

錫而歸。本集書贈王十六云：王十六秀才，好蓄余書，相從三年，得兩牛腰。既

十六及第，當以鳳味風字。米黻初謁公，館於雪堂。本集登州召還與米元章

大硯與之文，甫收此為據。米黻初謁公，館於雪堂。本集登州召還與米元章

社衰病之餘，乃始入閑。復思東坡相從之適，何可復得。米黻元章生於嘉祐

辛丑，公赴鳳翔之時，至是年二十二矣。素與馬夢得厚，善其來，因夢得以見

公也。又有董義夫者，因朱壽昌以至。時雪堂已成，凡客至公，皆館於雪堂。故

有東坡相從之語。此二人並見於與朱壽昌書中，而壽昌非久罷去。今定元

章義夫堂成，即觀所藏吳道子畫釋迦佛。米黻畫史云：蘇軾子瞻家收吳道

到確不可易矣。觀所藏吳道子畫釋迦佛。米黻畫史云：蘇軾子瞻家收吳道

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量故最如活。本集與寶月大師

書云：某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破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

養，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

爾。此畫公初見於長安陳漢卿家，及守彭城，得於鮮于子駿。茲在雪堂

爾。此畫公初見於長安陳漢卿家，及守彭城，得於鮮于子駿。茲在雪堂

爾。此畫公初見於長安陳漢卿家，及守彭城，得於鮮于子駿。茲在雪堂





而後歸成都勝相院。元章年僅四十九，其作畫史，乃晚年事，所載多淵源授受，此獨不知前後因地故舊，史不能詳也。今為補足之云。因問畫

竹法，公使貼觀音紙於壁上，即起作兩枝竹，補以枯樹怪石，遂贈之。史云：蘇

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與可，自謂與文枯一瓣香，以墨深為面，淡為背，自與可始也。

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日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

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案：畫家作竹，皆自頂至地，先竿後節，公獨不然，故元章疑而問也。元章雖年少，以其生知獨絕之資，而親見

縱橫盤礴之致，又復求其底蘊，故所記不數語，而神理畢出也。詰每以本集不傳畫法為缺事，今錄此記，更以公詩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

交柯亂葉動無數，一皆可尋其源，四句補之，而畫法備矣。公畫竹初得之，王維所見，維竹似為雙鉤飛白，而公獨得其神理，及見與可，畫學遂進，與可

遺公假竹，元章見為著色，竹是與可亦有雙鉤飛白之法，至是益以二十餘年之功，信波瀾獨老成矣。時朱壽昌近在鄂州，交誼甚厚，而公與書云：數日

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然則元章求得此紙亦甚不易，而王晉卿於元祐同朝之際，猶且三緘博兩紙，購之他人，宜

其久假而歸也。董鉞來游雪堂，有卜鄰意，公約歸去來詞，作哨遍使其家僮扣牛

角而歌之。本集哨遍詞敘云：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治東坡，築雪堂其上，人俱笑其陋，獨鄱陽董義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

乃取歸去來詞稍加隱括使就聲律以遺義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爲之節不亦樂乎其詞云爲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子歸路門前笑語誼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窻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何心去畱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願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以哨遍寄朱壽昌作書夫相與多日甚歡未嘗一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以哨遍寄朱壽昌作書本集與朱壽昌書云董義日不談公美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人也謹作小楷一本寄上亦請錄和董鉞滿江紅詞本集滿江紅題下楊本與郭元弼爲病勸不及別書也

和董鉞滿江紅

義夫名鉞自倅曹得罪歸鄱陽遇東坡於齊安怪其豐暇自得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憂柳氏不能忘懷於進退也已而欣然同憂患如處富貴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僮歌其所作滿江紅詞東坡嗟歎之次其韻云憂喜相尋風雨過一江春綠巫峽夢至今空有亂山屏簇何似伯鸞攜德耀簪顰未足清歡足漸榮然光彩照階庭生蘭玉幽夢裏傳心曲賜斷處憑他續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君不見周南歌漢廣天教夫子休喬木便相將左手抱琴書雲間宿

歸國重義夫因朱壽昌納交於公不一以病沒見本集與蔡景繁書中至公與朱蔡書及滿江紅詞敘均作義夫獨哨遍詞



敘作殺夫義畧可通殺似兩用。四月答文彥博書。本集上文潞公書云。軾再之者。今爲一之庶無歧出耳。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伏讀灑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邵伯溫聞見錄云。元豐四年。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以至和中。潞公與劉沆王堯臣共乞立英宗。爲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問潞公。公對與國老合。加潞公兩鎮節度使。劉沆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詔案時神宗以潞公不言。降詔褒美。此書首頌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無可疑矣。乃紀年錄以此書爲三年四月作。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卽成。易論語二書亦必無之事。公與陳季常書云。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據此則易傳已有年餘之功。其事具可考也。又前列撰易傳論語說條下。上文潞公書。卽從此書。楊繪來訪。語及公舊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上路公也。併記於此。書。楊繪來訪。語及公舊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爲此日先兆。極得神宗深眷。將大用矣。會二



人合攻宰相曾公亮未發而元發之弟元素所謂令弟賊漢者竊其疏彙以報公亮公亮遂先上章自辯神宗自是不悅此二人被放之根也元素繼爲爲翰林學士力攻王安石以范鎮呂誨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皆退爲言又論以經術取士不當獨廢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又論常平使者暴橫免役有十害宜罷爲曾布所排遂罷知亳州由應天徙杭公爲此詞時元素甫至杭而公亦方得密語似過當然其意謂己以攻新法欲出未信而諫固所宜矣不虞元素之深結主知者不能用其一言而至於相道杭州是則在朝不同而天涯則同也其中寄意甚深稿不料其各皆坐廢而遇於齊安也是則更且感六客同集湖州而張先陳舜俞劉述皆下世有詩致慨作和可慨矣

**詩** 詔案楊元素以薦屬吏王永年爲御史蔡承禧所論坐貶荆南節度副使言陳續通鑑長編乃熙寧十年五月事東都事畧云坐貶荆南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其起知興國軍乃元豐六年十一月南郊恩例是時元素尙在荆南且有與公合營田宅之事則東都事畧之說有闕遺矣

**五月以怪石供佛印作怪石供** 本集怪石供云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盧山歸宗佛印禪師適又使至遂以爲供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



東坡雪。綿竹楊世昌道士來訪，善作密酒歌。本集與吳采書云：近  
 堂書。犯者門戶立木以表之。臨臯之東有犯者，獨不立木，怪  
 之以問酒友曰：為賢者諱，吾何嘗為此，但作密酒耳。陳慥來自岐亭，以一  
 指巾為贈，作詩第五次過公也。武昌西山松柏之間，羊腸九曲，有亭址甚狹，  
 其傍古木數十章，不可加以斧斤。公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夕大風雷雨，  
 拔去其一，亭得以廣，乃重建九曲亭，屬子由為記。梁城集武昌九曲亭記云：  
 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日  
 西山，東日寒谿，依山臨壑，隱閉松楸，蕭然絕俗。車馬之跡不至，每風止日出，  
 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魚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  
 子瞻至，輒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竭而息，掃葉藉草，酌酒相樂，  
 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  
 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  
 仰瞻林阜，傍矚溪谷，風雨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  
 狹，不足以席眾客，其傍古木數十，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斧斤。子瞻每至  
 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  
 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紹聖  
 記有居黃三年之語，而亭成雷風拔木之公題九曲亭，有元鴻橫號黃柳峴  
 後，當為元豐五年夏後之事，為載於此。

句。六月元結陂湖荷花甚開對五鵲鶴下浴紅荷湖座客皆笑因足成之以

贈武昌王齊愈齊萬和孔平仲公早得雨作雪堂種植各詩道暑南坡修竹

之下書贈古耕道本集書贈古氏云古氏南坡修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

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公與諸子往來雪

堂臨臯之間必道經黃泥坂一日大醉作黃泥坂詞本集黃泥坂詞云出臨

北轉走雪堂之陂陀兮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兮渺雪濤之舒卷草

木層累而右附兮蔚柯邱之葱蒨余旦往而夕還兮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

而不可居兮苟娛余於一盼余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

哂兮悟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綰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

兮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暮

宿雪堂之青烟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媿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

杖而醉偃草爲茵而塊爲枕兮穆華堂之清宴紛墜露之濕衣兮升素月之

團圓感父老之呼覺兮恐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日月明兮星

稀迎余往兮饒余歸歲既宴兮草木腓歸來歸來兮黃泥不王適曹煥來謁

可以久嬉又書黃泥坂詞後云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

誥案樂城集迎寄王適詩有投鼠千山恨不深扁舟夏涉氣如蒸安心且作

哀憫伴海底鯢魚會化鵬諸句蓋是時王適以落解還筠重過齊安故公作





歸來引送之。有世不汝求之句。與子由詩意相合。當在元豐五  
年壬戌盛夏時也。餘已考定王適自筠來謁條下。曹煥詳後。**適**  
**歸來引以贈之。**本集歸來引送王子立歸筠州云。歸去來兮。世不汝求。胡不  
首之未幾。出彭城而南。驚兮。眷邱隴而增欷。亂清淮而俛鑑兮。驚昔容之是  
非。念東坡之遺老兮。輕千里而款余扉。共雪堂之清夜兮。攬明月之餘輝。曾  
鷄黍之未熟兮。歎空室之伊威。我挽袖而莫留兮。僕夫在門。歌式微。歸去來  
兮。路渺渺。其何極。將稅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之北。於此有人兮。儼峨  
峨。其豐碩。孰居約而爾肥兮。非糠覈其何食。久抱一而不試兮。久不見。恐自賊  
克。吾居世之荒浪兮。視昏昏而聽默默。非子之莫振。吾過兮。久不見。恐自賊  
吾欲往而道無由兮。子何畏而不即。又為漁家傲詞。使煥寄其父九章。本集  
將以彼為玉人兮。以子為之璞也。**又為漁家傲詞。使煥寄其父九章。**本集  
光州調寄漁家傲詞云。些小白髮何用染。幾人得見星星點。作郡浮光雖似  
箭。君莫厭。也應勝我三年貶。我欲自嗟還不敢。向來三郡寧非忝。婚嫁事稀  
年冉冉。知有漸。干**遂辭公赴筠州。**樂城集同王適曹煥游清居院步還所居  
金重檐從頭減。**遂辭公赴筠州。**詩云。笑問黃泥行此味。還同否。自註云。子  
瞻謫居齊安。自臨臯亭游東坡。路過黃泥坂。作黃泥坂詞。二君皆新自齊安  
來。故云。**謂王適依兩公以為家者。其在徐湖。則課邁迨過。其在宋筠。則課**  
**遲迨遠。是以為歸也。**曹煥雖為子由壻。而其父九章守**作錢公輔遺教經**  
**浮光去公甚近。煥必省公於黃會。與適遇。遂同至筠也。**  
**跋寄錢世雄。**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

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為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為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可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今君倚之書，蓋訥云。詩：公後與錢濟明書云：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據此附編餘詳卷二十二。總案：錢濟明條。張舜民謫郴州，繞道來謁同游武昌，與縣令李觀佐、吳亮嚴、岷步出西門，登樊山，涉寒溪，迤邐兩寺，至觀音泉。樊山，集柳行錄云：招蘇子瞻游武昌，郊天之處，食罷舟離黃州泊對岸樊溪口。蘇子瞻以舟涉江，同詣武昌縣，縣在樊溪之東，隔樊山五里許，即吳之西。都有吳王城，同縣令李觀佐、吳亮嚴、岷及子瞻諸人游武昌樊山，步出西門，涉寒溪，迤邐步上。凡兩寺在山中，景致幽邃，下寺有觀音泉，澄澈可愛。觀音泉當即菩薩泉也。張芸叟此記敘次膠轉，陋甚，姑為錄之，以存游跡。公和舜民倅虢詩，自註云：昔與張同游武昌樊山，可為張說之證。舜民自述從征靈武兵敗有詩記其事。本集書張芸叟詩云：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所作新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青岡峽裏常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骨，將軍休上望鄉臺。為轉運判官李察所奏，貶郴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呼官軍，漢人兀擦否或仰而答曰：兀擦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慙為兀擦也。東都事畧：高遵裕字公綽，繼宣子，以團練使知慶州。神宗命諸路兵討夏國，涇原兵聽遵裕節制。師度旱海，距靈州百里，次南平，樂虜騎驟至，遵裕出精騎接戰，斬首千餘級，遂合



涇原帥圍靈州。劉昌祚請分兵擊東關。必下。道裕沮之。圍城久未拔。賊引河灌我師。水至。斷砲為梁。以濟追騎。至轉戰累日。虜少却。涇原帥殿為賊所乘。一軍皆潰。坐貶鄂州團練副使。安置。張舜民字芸叟。舉進士。為襄樂令。元豐中。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遵裕敗。謫監郴州酒稅。又本紀云。元豐四年四月。高遵裕以環慶之師。劉昌祚以涇原之師。種誼以鄜延之師。問罪夏人。冬。諸將之師至靈州城下。敗績。十二月。詔班師。又本集和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詩王註云。舜民元豐辛酉為環慶帥。屬明年責監郴州酒稅。附案。此文稱張舜民西征。回塗作詩。是作於班師之後矣。其同游武昌事。載於柳行錄。此因赴貶所。繞道至黃也。今作魚蠻子。附案。魚蠻子。詩施註。原編於此。據此。載五年壬戌夏秋之交云。今作魚蠻子。據陸游云。張舜民謫官湖湘。作漁父詩。公取其意為魚蠻子。今考舜民謫官過黃之時。與此詩後先適合。是因舜民過黃而作審矣。陸游周必大多得故老傳聞。且於公事獨加詳慎。不敢妄語。故其說自然符合。非若他書不耐考察。一經排擠。則其謊立破也。今以舜民游西山二事置此。詩前者以前所考定。固足以立案。然得此而益信也。

**七月與邁夜坐作聯句詩十三日作中都公舉進士謝啓跋以歸子明集**

題伯父謝啓後云。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三。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絕倫。曰。第一人無以易子。公力言年少。學淺。有父兄在。決不敢當。此選希魯大賢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為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其親書啓事。謝希魯者也。公歿後十三年。得之宜興人單君錫家。蓋希魯宜興人也。又八年。乃躬自裝縹而歸。公之第二子子明兄。使寶之以無忘公之盛德云。元豐



五年七月十三日第六姪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誌。和王鞏賓州所寄詩。詩案詩有況子三年囚句。

合註皆從誤。和詩必在五年王戊。十六日與客泛舟赤壁。清風徐來。月出東

始得以三年數之也。今改編於此。山之上。白露橫江。水光接天。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客有吹洞簫者。倚歌

而和之。洗盞更酌。櫓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本集前赤壁賦云。王戌之秋。

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

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

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遺世獨立。羽化而

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

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

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

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

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

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鏖西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八月十五日。作念奴嬌。空。曉。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八。月。十。五。日。作。念。奴。嬌。詞。本。集。中。秋。調。寄。念。奴。嬌。詞。云。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雲。無。留。迹。桂。魄。飛。來。言。光。射。處。冷。侵。一。天。秋。碧。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江。山。如。畫。望。中。烟。樹。歷。歷。我。醉。拍。手。狂。歌。舉。櫓。邀。月。對。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風。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風。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九。月。



九日徐大受攜酒雪堂作醉蓬萊詞。本集重九上徐君猷調寄醉蓬萊詞云

蕭蕭對荒園搔首。賴有多情好飲無事似古人賢守。歲歲登高年年落帽。物

華依舊此會應須爛醉。仍把紫菊茱萸細看重嗅。搖落霜風有手栽雙柳來

歲今朝爲我西顧羽觴江口。會與州人飲公遺愛一江醉耐。詞有羈旅

三年句信爲元豐五年壬戌所作。而紀年錄以重九南鄉子詞編是年以是

詞編六年癸亥。雪堂夜飲醉歸臨臯作臨江仙詞。本集夜飲東坡調寄臨江

並誤今駁正。歸來鬢鬢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生非我

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殺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葉夢得避暑

錄云子瞻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

謂夜闌風靜殺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

喧傳子瞻夜作此詞挂冠服江邊挈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

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

師雖祔陵亦聞而疑之。十月十五日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公過黃泥之坂霜

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於是攜酒與魚

復游於赤壁之下。本集後赤壁賦云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

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殺月白風清如此

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

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子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子亦悄然悲肅，然而恐慄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施註：先生為楊道士書一帖云：十月十五日夜，與楊道士泛舟赤壁，欲醉夜半，有一鶴自江南來，掠予舟而西，不知其為何祥也。

**聞李臺卿沒於廬州徐禧往城永樂兵敗城陷並弔以詩**。本集書永濟事。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點者，聞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干苦萬屈，上為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也。

**為公營屋**。本集與蔡景繁書云：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豈意仁人矜閔，手書存問，不替時昔。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又書云：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遂一見，慰幸多矣。衡涉薄寒，起居何如。據此則景繁通問於夏間，而行部於冬日，乃十月按黃之確證也。同車院為三司按臨所居，使至則僑寓不便，景繁使有司添屋三間於其傍，疑使至則





分屋而居此卽南堂也。施註引齊十一月書雪堂四戒。本集書四戒云出與

安拾遺謂郡人築南堂以居公誤。洞房清宮命日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日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日腐腸之

藥。此三十二字吾當書之門牕几席綉紳盤盂使坐起見之寢食念之。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作李康年篆心經跋。本集跋李康年篆心經後云

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經爲其親追福而求余爲跋尾。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生朝郭邁古耕道置酒

赤壁磯踞高峰俯鵲巢酒既酣李委作新曲曰鶴南飛擲笛數弄有穿雲裂

石之聲坐客引滿醉倒贈詩訪陳慥於岐亭書戒殺事。本集書贈陳李常詩

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

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淒然也。

作酸酒如醢湯甜酒如蜜汁詩。此岐亭五首之四詩有爲君三日醉三

日則無可考也。與李委泛舟赤壁酒酣笛作風起水湧大魚皆出書贈范子

豐。本集書與范子豐云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

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鵲，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張商英過黃州會於徐大受座上**。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壻家為浴。

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合妻公，即續之云：『道得微章，鄭趙姓稱孫姜，間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於冰清之仄，三英榮今，既暮而張夫人還，其一還乃閨姬也，最為徐所寵。」**作減字木蘭花詞**。本集為徐君

**蘭花詞**。贈無卿云：「嬌多媚態，體柳輕盈，千萬態。瑞主尤寶，嫩黛含顰，真又真。

徐君樂飲笑，謔從伊情，意恁臉嫩膚紅，花倚朱欄裏，住風暗勝之云：『雙鬟綠

墜，嬌眼橫波，眉黛翠。妙舞蹁躚，掌上身輕，意態妍曲，窮力困笑，倚人傍香，喘

噴。老大逢歡，昏眼猶能仔細看。暗慶姬云：『天真雅麗，容態溫柔，心性慧，響亮

歌喉，遏住行雲，翠不收。妙詞佳曲，嚀出新聲，能斷續，重客多情，滿勸金卮，玉

手擎。贈懿懿云：『柔和性氣，雅稱佳名，呼懿懿，解舞能謳，絕妙年中，有品流，眉

長眼細，淡淡梳粧，新綰髻。懊惱風情，春著花枝，百態生。**陳君式罷任為書李少卿詩**。本集書蘇李詩後

子卿之詩也。予本不識陳君式，謫居黃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念無以道

蘇別之懷，歷觀古人之作，辭約而意盡者，李少卿贈蘇子卿之篇，書以贈之。

春秋之時，三百六篇皆為崔閑作醉翁操。附案本集醉翁操，教與石刻互異，

可以見志，不必已作也。

**為崔閑作醉翁操**。附案本集醉翁操，教與石刻互異，

詳卷三十。

**書李樵基**。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

五總案。



巖老常用四脚碁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爭先。著時似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謂也。

**作卜算子詞** 本集調寄卜算子詞云：缺月掛疎桐、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忍棲寂寞。沙汀冷、黃庭堅山谷題跋云：東坡道人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

**書龐安常遺李廷珪墨** 本集書龐安常時見遺李廷珪墨云：珪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龐安常時愈之、不敢取一錢、獨求此墨、已而轉遺余、求書數幅而已。安時、新水人、術學造妙、而有賢行、大類對人單驥、善療奇疾。字安常、知古今、刪錄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療傷寒、蓋萬全者也。

**道士惟忠自眉山來訪、言陳太初得道事** 本集陸道士墓誌銘云：道士陸惟忠、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又記陳太初尸解云：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

**贈陸惟忠以紹聖丙子見公惠得王齊愈補硯以遺蒲宗孟** 本集補硯銘敘云：龍尾補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穀理、金聲而玉色也。雲作服、胡麻賦云：始余嘗服伏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胡麻。道士言服麻是也。既而讀本草胡麻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其詞曰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吹晝曝久乃臧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淪乃丞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峙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詞案**此賦乃黃聞歐陽發計爲文祭之。本集祭歐陽州作考定卷四十二總案老贊賦條下。**聞歐陽發計爲文祭之**。伯和文云嗚呼哀哉文忠之子譬之孔門則其高弟其材不同而皆有得公之一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甚敏且藝網羅幽荒拘攬遺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鉅細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莫繼公薨一紀門人彫喪我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操簡牘從伯和父解發疑蔽今其亡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日化驟風系景安所止戾子獨確然求之度數斷以凡例抱其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謀柄歸從文忠與仲純父孰曰非計而我何爲。萬詞半里繼以泣涕嗚呼哀哉。**歐陽發**字伯和修之長子也官承議郎據此文卒於元豐壬戌故曰公薨一紀也。自後惟叔弼季默聚於京師及汝陰爲章奏畫木石叢篠作書。何蓮春清紀聞云先生戲筆所作枯木并拳而巳。



質夫莊敏者。帖云。近者百事廢懶。惟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當一展。王觀也。又云。本只作墨木。餘與木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

### 子中自彭城來謁答李昭玘書

本集與李昭玘書云。王子中來。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日

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无咎明畧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閣筆。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

### 賜書買田事

本集書田云。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醴粥耳。而所也。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用。抑人生自有

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耶。書杜甫屏跡詩。本集書子美屏跡詩云。得也耶。此公經營田宅之始也。

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園野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從兒懶。長貧

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

倉廩。不予而取。輒為盜。被盜者為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本與自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能禁吾有哉。本與自

### 臨淮來游為題字說後

本集書晁無咎所作杜與子師字說後云。易曰。君子得與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

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祿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促杜與歸作書。本集與杜子師書云。承晚來起居佳勝。示

予以是名字之。促杜與歸作書。及畫圖覽之。愧汗不惟犯孟子。柳宗元之

禁、又使多言者得造風波、甚非相愛之道也。謹却封納。從者已多、日離親側、惟以蚤還爲宜。人夜草草。諸案自陳君式以下凡十六條、皆此兩年中事、並載此卷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校版



校記

①瘡：當作「鎗」，見四庫本《東坡志林》卷六。

②尺尺：當衍一「尺」字，見《東坡全集》附《東坡年譜》元豐四年辛酉條。

③開材：當作「關村」，見四庫本《東坡志林》。

④紵琴：當作「爲紵」，見《東坡先生外集》卷五三《雜書琴曲》。

⑤求脫苦海：《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二一作「求脫煩惱，濁惡苦海」。

⑥負：當作「貧」，見郎曄《經進東坡事略文集》。



儒藏

#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二

仁和王文譜見大甫誤男霖圻覆較

**諸案元豐六年癸亥**

公年四十八。是年閏六月富弼薨。七月孫固罷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蒲宗孟罷。王安石禮尚書

左丞李清臣尚書右丞。十一月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放天下。十二月文彥博以太師致仕。

**正月三日臨臯亭點燈會客**

**作詩二十日復出東門用前韻巢穀自蜀中來游**

諸案元豐四年七月經制

誅巢穀在韓軍中。因避禍來此。公使追過從學館於雪堂。

本集與子安兄書云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

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猪頭灌血睛。作薑豉菜根。宛有太安滋味。諸案是年巢谷五十六歲。迨十四歲過十二歲。年表謂巢谷來從公學。年譜謂公自

臨臯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居雪堂止年餘者。並誤。時崔閑巢谷並寓雪堂。非久參寥至。亦寓其中。公固未嘗遷居也。各註皆不知其事。今為考定

如答孔平仲集句諸作。大寒至東坡飲巢穀以酒。因有慨於蒲傳正為解嘲

**作巢榮詩同蘇壽明巢穀送應託往游廬山**

本集送僧應託偈敘云蘇壽明巢谷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

人也。曾於黃岡將之廬山作偈送之。歸作日日出東門詩。巢穀游車湖未歸。案此巢谷到黃以後事也。因類載於此。



牢城火市井皆焚。潘丙舉室奔東坡。火自西北來。至雪堂而止。穀兩瓢無恙。

招之使歸。

本集與巢元修書云。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餠已入。未限聞此。當俟駕耶。近日

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崔閑館於雪堂。作陳章

書。本集與陳朝請書云。所論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切望憐察。

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適寒苦嗽。且為道此。東都事畧云。元

豐六年十一月丙午。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天下。謝案。是年郊恩。例有起

廢之條。故來書以為言。答書。有適寒之語。乃春中作也。公傷病不復游岐亭。謝案。熙寧六年春中。公患

問。因成日疾。杜門月餘。人。三月寒食日。與郭道潛。渡寒溪。吳亮提壺。野飲。道能

秋後始全愈也。餘詳後條。為挽歌聲。酒酣發響。四坐淒然。復歌寒食詞。外集與郭生游寒溪。主簿吳亮

坐為淒然。郭生言。吾恨無佳詞。因為畧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

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累累春草

綠。堂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

查註。白樂天寒食野望吟起句云。秋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所改止此二句。

白楊路。作白楊樹。餘皆同。謝案。此詩查張夢得謫齊安。出觀所藏郭忠恕畫

註。收入第四十八卷。續探中。今載於此。



# 山水屋木一幀作畫贊

本集郭忠恕畫贊敘云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

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商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貓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練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下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寶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議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拮地爲穴度可容面俛窺焉而卒棄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長松攬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來訪館於雪堂同游武昌西山記夢參寥飲茶詩**

本集記參寥詩云昨夜夢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多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因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一詩以記其事又參寥泉銘敘



云余謫黃州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坡留期年嘗與同游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諸案公以元豐七年四月一日去黃與參寥同游廬山而敘有留期年語以證夢中詩句蓋以六年三月清明後至也

**再以怪石供參寥作後怪石供**

本集後怪石供云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餌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子既足笑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餌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書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恨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

**二十五日記黃州婦**

悍婦與夫相毆響聲飛灰凡二百五十併二石槃云

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湖鑑物物之性長在飛沙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閑裏捉得些子如何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已封書訖復以此寄子由

**諸案**陳季常妻誠有如黃州婦者公必有說以此益見其誣也如謂此即因柳妬而發考是時柳氏已故公是年併不至岐亭無從聞獅吼也若作追述之詞此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間所聞且封書以後事也此書本可不載恐後有影射以駁本案者故

**四月作寄周安孺茶詩**

**諸案**此詩查註從續補遺列入卷四十特載而論之

有如今老且嬾日飯止脫粟外慕既已矣胡爲此騶東諸句是爲謫居所作更以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峯麓山園正春風蒙茸萬旂簇呼兒爲招客采製

聊亦復諸句參之。其天峯雖不可考，而黃、惠兩州，諸皆親至，與白鶴新居不類。惟東坡雪堂似之。且公每與徐君猷游安國寺，頗茶竹間亭。又與陳季常書云：「茶白更畱作樣幾日。」此皆采茶製茶之明證。徐大受罷黃州任，本集與也。今改編入集，附載六年，以明年夏後公去故也。直書云：「春來未嘗一日間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詰案**：君猷殿直，即王天麟也。君猷罷任，惟見此書中各註皆失考。

**楊君素來代**

**詒案**：太守楊君素，見後書張公規去欲論條下，各註皆失考。

**每歲春中與徐大受游安國寺**

**飲酒竹間亭上，摘茶而食，至是繼連請名，公名遺愛亭，代集谷為記。**

**詒案**：本集代

遺愛亭記云：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為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摘茶而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連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谷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谷記之。谷愚樸騷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探道路之言，五月南堂成，詩有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牕浪接天。質之子瞻以為之記。

**句因錄寄蔡承禧**。本集與蔡景繁書云：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詒案**：書有竟添却屋三間語，乃景繁使有司增葺之確證。故云蒙賜不淺。此不但正郡人築堂居公之語，且以證公之並未遷居雪堂也。

**楊繪遺其弟慶基至譚買園田**。本集與楊元素書云：令弟慶基來，又書云：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雨。





恩恩別去。示諭田事。乃蒙畱念。感幸不可言。官務相近。有一莊大佳。果蒙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為蒼生復起。當却為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兀甚不一。又書云。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澡浴。把攬放船也。詰案楊元素與公合買田園。皆不遂。書有新舊守到發。**陳造報荆南莊田同王長官來**。本集與楊元素書云。見陳季常慥云。語乃徐君猷臨去時事也。**任郎中其孚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子。去府五六十里。有田五百來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迺遷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稍重。告為問看。晚亂尊聽。負荆不****作滿庭芳詞**。木集滿庭芳詞敘云。有了也。詰案此陳季常第六次過公也。**年黃人謂之王先生。因送陳慥來過余。因賦詞云。三十三年。今誰存者。算只君與長江。凜然蒼檜。霜幹苦難雙。聞道司州古縣。雲溪上。竹塢松隱。江南岸。不因送子。寧肯過吾邦。縱橫疎雨。過風林。舞破烟蓋。雲幢。願持此邀君。一飲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真夢裏相對殘缸。歌舞斷。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逢。****送別徐大受作好事近詞**。本集送君猷調寄好事近詞云。紅粉莫悲啼。俯仰半花柳。岸隘舟楫。從此滿城歌吹。看黃州闌咽。詰案**六月風毒攻右目杜門僧**。此詞乃徐君猷置家於黃而去。故云。半年離別也。**本集與蔡景繁書云。某卧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失明。****杜門僧齋百想灰滅。又與范景仁書云。某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詰案**書始則患瘡。繼成目疾。已閱半年。而目疾始****二十日為黃藥簪子由問疾頌**。甚其杜門謝客。乃六月以後事也。餘詳後條。

本集六月二十日。答子由頌云。子由問黃蘗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不知黃蘗如何答。老僧代答云。有病宜須著藥攻。寒時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諸案**。藥城集入詩類。非頌也。詩編迎寄王適之下。一年是為元豐六年。其前後並有在筠三年詩題。蓋子由每以四年作三年。如**曾鞏卒於臨川**。或云在陳三年。在齊三年是也。公此頌亦因病中偶為之耳。**傳與鞏同日遷化如李賀事遂以上聞**。本集書謗云。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神宗以詢蒲宗孟輟飯而起**。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有歎息語。**神宗以詢蒲宗孟輟飯而起**。續通鑑長編云。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歎息久之。何遠春渚紀聞云。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懌。**諸案**。蒲傳正蜀人也。其姊為公之嫂。千乘乃蒲所出。傳正之甥也。神宗知其姻家。故屢以問之。公後奏狀。**范鎮掩面大慟遽欲致金帛**。夢云。先皇帝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蓋指此也。**范鎮掩面大慟遽欲致金帛**。得避暑錄云。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過客遂傳以為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賻其家。子弟徐云。此傳聞未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遣李成伯至始得耗**。本集與范景仁書云。李成伯長官得實。弔恤之未晚。**遣李成伯至始得耗**。至辱書。某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為左右憂。聞李**吳復古過齊安病方甚不盡**。長官說以為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類此也。



款而行。

本集與吳子野書云、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濶、

起居佳否、拙疾畏風、不果謁。

陳慥、寒序辰悼亡作慰疏。

本集與蹇授之慰疏、

解去漸遠、萬萬以時自重。乃遽爾耶。公去親遠、動以貽憂為念、千萬麾

遣、無令生疾。此區區至意、惟聰明察之。季常悲恨甚矣、亦常以書痛解之。適

苦日疾、上問極草草。舍弟每有書來、甚荷德庇。尊丈待制、因家書為道區區

語案。此書乃季常妻故之明文、惟本集不載。慰季常疏耳。時授之為江西提

舉、常平、行鹽法。子由監筠州鹽酒稅、正其專轄。故云德庇。則此書信為黃州

作。書作適苦日疾之時、又信為元豐六年夏後作。至公確以六年春夏瘡痍

日疾已考定、後李公擇條下、是季常之妻已於六年夏間身故。審矣。此本集

毫無影響事、可惡諸註、傳會遂至牢不可破。公自居黃而德業日進、何至數

千里外戲其久死之妻、獨寄詩與素不相識之吳德仁乎。公臨文不諱、作家

狀、直書先人不學為人作碑、則載季女大歸、苟有其事、必見方山子傳、斷無

妻子自得語也。再詳觀慰疏、如謂授之之妻、即季常之妹、故有悲恨甚矣之

語。然妹死、僅可言悲、必無恨甚矣之文也。凡公所為碑銘、傳狀、有女必書、蘇

廷評女二、范鎮女一、張方平女三、歐陽文忠女五、富弼女四、趙槩女二、王子立

女一、劉夫人女二、已適未適尚幼、皆分別詳載。司馬光無女、故其行狀與碑

皆無。趙抃無女、而嫁兄弟女十數、皆如己女、亦書於碑。季常之父陳公弼傳、

惟載忱、恪、恂、慤四子、慤即季常。以本集所有各文例之、則公弼未嘗有女、而

季常即無妹也。如不詳論、後必有澆薄者為之說云、觀書意、授之之妻、即季

常之妹、故先生云然爾。此種技倆、率不顧是非、以為別得一解者多矣。故先



塞其。閏六月，聞陳襄訃，作陳章書。

本集與陳朝請書云：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濶，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述古

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春夏以來，卧病幾百日，今尚苦

日疾，無緣一見，臨紙耿耿。 公倅

二十四日書士琴贈吳亮。

本集書士琴

杭有賀述古弟生子詩，即朝請也。 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攜其故人士琴之說，與高齋先生之銘，空同子之交，太

平之頌，以示余。余不識沈君，而讀其書，反覆其義趣，如見其人。如聞士琴之

聲，余昔從高齋先生游，見其實一琴，無銘無識，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

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士琴者，待其人而後和。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四日

書。 士琴白為一事，前案載與彥正判官書內之，若言琴上有琴聲，四

句，公自云一偈，非詩也。且又一事也。王註作琴詩，施註原編不載，外集以記

士琴一則，改作長題，而以此偈作詩，牽合兩事為一。又譌士琴為十二琴，六

年閏六月為五年閏六月。又紀年錄閏八月作士琴詩，合註云：士琴詩無考，

並誤。考東都事畧：元豐六年閏六月，本集富鄭公神道碑，薨於六年閏六月，

是五年無閏六月也。查註據外集長題與詩編入集內，五年固誤，其引本集

十二琴銘以實之，尤非。十二琴銘乃元祐丁卯張益老名之者，既與二子無

涉，且後事也。查註惟引琴名，不讀琴銘，是以失之。合註並從誤。今集內刪去

此偈，仍照本集作。 病起，聞富弼訃，李常以禮部侍郎召還，作書。

本集與李公

二事入案，并駁正。 春夏間多苦瘡，節亦目，因此杜門省事，而傳者遂云病甚者至云已死，實無

甚恙，今已頗健。然猶欲謝客，恐傳者復云云，以為公憂故詳之。鄭公雖已逾



八旬、然者舊彫喪、想當爲國悽愴。公擇莘老進用、皆可喜、然亦彙征之漸、殆恐未爾、知首料臺閣殊不聞、果爾甚可喜。元素若能力止其行、極佳、亦當走書道此也。又富鄭公神道碑云、元豐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紀年錄云、鄭公以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一日薨。東都事畧、元豐六年、李常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又孫覺自徐州徙南京、召爲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續通鑑長編、元豐六年七月、李常以禮部侍郎爲南郊禮儀使。詔李常以太常少卿召還、未赴、遷禮部侍郎、再差南郊禮儀使。又以孫覺爲太常少卿、此朝命疊下也。以此書考之、富弼薨於閏六月二十一日、越六七日、必已聞耗、其公擇莘老召還、亦同時所聞、故併在此書中。楊元素以郊恩起知興國時、郊恩未下、元素尙游遨、故於書中及之。此書作於閏六月杪時、公擇尙在舒州、正赴闕時也。前載公患瘡、病日及、蹇授之悼亡、陳季常妻故諸事、本無年月可辨、而逐事牽連、頂接同出一時、全恃此書之富弼身故、李孫進用、年月爲據、即公之病愈、亦定於此。張夢得營新居於江上、築亭公榜曰快哉亭、時無此書、則前案皆不可立也。

**作水調歌頭詞**。本集快哉亭調寄水調歌頭詞云、落日繡簾捲、亭下水連空。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峯。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爾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詔案紀年錄、此詞贈張偓佺、似夢得又字偓佺也。

**七月作初秋寄子由和王鞏南遷初歸詩六**

**日渡劉郎洲、飲於王齋、愈達軒、醉後畫墨竹、作定風波詞。**本集元豐六年七月六日、王文甫家

飲釀白酒大醉集古句作墨竹詞調寄定風波云雨洗娟娟嫩葉光風吹細  
細綠筠香秀色亂侵書帙晚簾捲清陰微過酒樽涼人畫竹身肥擁腫何用  
先生落筆勝蕭郎記得小軒岑  
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東牆  
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內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蓋所謂游刃餘地通斤  
成風者耶觀地獄變相不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能於此間一念  
清淨豈無脫理但恐如路傍草野火燒不  
盡春風吹又生耳元豐六年七月十日  
乃跋而歸之禮本集跋先君與孫叔靜帖云嘉祐治平間先君編修太常因革  
稱之軾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過斷杜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  
而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  
真蹟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即  
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記  
書劉庭式事寄趙果卿本集書劉庭式事云  
劉庭式為通判昨日有人白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日奕奕  
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  
哉乃書以寄密人趙果卿果卿與庭式善且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  
為朝請郎果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書  
月二十三日作漱茶說本集漱茶說云除煩去膩世不可闕茶然關中損人  
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  
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齒便漱濯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已然率皆用中





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曰作節飲食說。本集節飲食

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有召我者不從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

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作十拍子詞。本集暮秋調寄十拍子詞云。白酒新開九醞。月二十七日。九月作十拍子詞。黃花已過重陽。身外儻來多是夢。醉裏無何

卽是鄉。東坡日月長。玉粉旋烹茶乳。金盞新擣橙香。二十七曰公第四子遜強染霜髭。挾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

生小名幹兒。頽然穎異。作洗兒詩。外集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到公卿。又後題云。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遜。小名幹兒。頽然穎異。

朝雲墓誌云。生子遜。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據外集移編本卷詩中。今改列。十月趙吉攜子由書來見。喜公樂易。遂畱焉。樂城集巧者趙生。傳云

總案。髮未嘗沐洗。好飲酒。醉輒臥。晉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

宿疾。與其平生善惡。或曰。此非有道者耶。元豐三年。子謫居高安。時見之於塗。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暮。生來見予。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

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澆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急。雖度世可也。子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予

吾將與君夜宿於此。子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他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子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

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子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

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瞿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  
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  
殼，自心以下，骨如鋒刃。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嘗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  
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爲  
多不法，與楊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槁  
死，無能爲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畱半  
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詔案趙丐生於後周世宗顯德元年甲寅，至宋真  
宗大中祥符六年癸丑爲六十年，又自七年甲寅至元豐三年庚申爲七年。子由不諳數學，往往舛譌。  
六十年又自七年甲寅至元豐三年庚申爲七年。子由不諳數學，往往舛譌。  
且又習於率易，讀頤演遺老傳，在處脫畧，知其以是爲憚煩也。此乃載趙丐  
之所述，其說不安，則丐之從公內遷，實一百三十有記。趙吉與子由論神全  
一歲爲可信矣。餘詳卷二十三總案。趙吉與子由論神全  
本集記趙貧子語云：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暇曰：吾僚友萬乘，蟻  
蟻三軍，糗糧富貴，而晝夜死生，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此血氣所扶，名義  
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常夢之乎？曰：多矣。  
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笑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  
知者也。晝日間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  
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爲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  
予嘗預聞其語，故錄之。詔案此記所指其人，卽子由也。子由問養性  
丐爲是說，以曉之。明載傳內特不暇詳耳。公所錄乃丐之全語也。十二日  
月夜過承天寺，訪張夢得，相與步於中庭。庭下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皆



竹柏影也。

本集記承天寺夜游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

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

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誥。懷民即清河張夢得謫居於黃

故云兩。書張夢得所贈墨。本集書懷民所遺墨云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

開人也。書張夢得所贈墨。取其光而不黑固為棄物黑而不光索然無神

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為佳也。懷民遺僕二

枚其陽曰清烟煤法墨其陰曰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因。此條亦是時所作而十五日。記唐垌惠諸葛筆。本集記諸葛筆云唐林夫

月日無考今類編於此。冬。至。日。書名僧令休硯。本集書名僧令

十色。奇妙之極。非林夫善書莫能得。冬。至。日。書名僧令休硯。本集書名僧令

此筆。元豐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題。冬。至。日。書名僧令休硯。本集書名僧令

簡段君與嘗於京師備書人處得一風字硯下有刻云祥符己酉得之於信

州鉛山觀音院故名僧令休之手琢也。明年夏於鵝湖山刻記錢易希白題

十一月一日早由作快哉亭記

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

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

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



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附錄**：此記乃張夢得謫居之確證。故廬於江上，初至則寓居承天寺。公於月夜訪之，故有兩閒人之說。查註許端夫齊安拾遺云：快哉亭，縣令張夢得建，合註從誤。如請爲令。

**九日爲孟震跋子由所作君**

**子泉銘**：本集跋君子泉銘後云：子由旣爲此文，余欲刻之泉上。孟君不可，曰：名者物之累也。書以遺之。元豐六年十一月九日。

**附錄**：樂城集此銘

**十二日爲張夢得書昆陽城賦**：本集昆陽城賦云：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載。不。十二日爲張夢得書昆陽城賦。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橫

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僕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

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發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而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

投械。紛紛藉藉，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今紛

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紀年錄十一月十二日，爲張夢得書昆陽城

賦。

**滕元發自安州赴闕，相約會於岐亭**：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公解印入覲，當

枉道。逮往迎於黃陂，而元發道出信陽，遂相失。來。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專人復

見過。逮往迎於黃陂，而元發道出信陽，遂相失。來。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專人復



者勞矣。某比謂公有境上之約，必由黃陂。曾雨雪間作，止於齋寺，晴霽乃還。遂徑來此。拙於籌量，遂失一見，愧恨可知。本集與滕達道書云：聞公由信陽路赴闕，數日如有所失也。便欲歸黃州，又雨雪間作，向僧房中明牕下，擁數塊熟炭，讀前漢書，吳太子傳，反復數過，知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歎中，而公書適至，意與楊君素。張公規游安國寺記，思豁然，稍晴暖，當陽羅江上，放舟還黃也。

**去欲論**：本集記張公規論去欲云：太守楊君素，通判張公規，邀余游安國寺。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欲。張云：蘇子卿齧雪，啖墮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為錄之。

**語**：公與孟亨之復見於常州，而此記又有通判張公規。似亨之是時已罷任矣。此記乃元豐六年所作，載此備考。

**喪過黃州公拊棺一慟為文祭之**：本集祭徐君猷文云：蚤厭綺紈，富以三冬。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座；有功陰德，何止千人。軾以羣愚自貽放逐，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中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遑，已興哀於永決。平生髣髴，尚為經紀其喪，作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剗。拊棺一慟，嗚呼哀哉。

**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某啓。始謫黃州，舉目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此意豈可忘哉？諸令姪皆少年，未甚更事，得之既手足之愛，事事處置，令合宜。若有分毫不如法人，不責之諸子，而責得之也。幸深留意，切不可惜人情，頸形迹而有所不盡也。十三十四不宜令失學，聞其舅仲謨。

戶部君之雅望久矣，但未相見，不敢致書，欲望得之致懇。若候葬畢，迎君歆  
閣中，與其三子置之左右，而教以學，則君歆為不死矣。士契之深，不避僭易，  
悚息之至。又書云：君歆喪過，此行路揮涕，况親知如僕與君者？見其諸子，益  
復傷心。其弟六秀才雖驟面頗似佳士，郡人賻之百餘千，已附秀才收掌，專  
用辦葬事也。志文已是楊元素許作，專為幹致。既葬之後，邑君與十三十四  
等可暫歸張家為長策，幸更與詳議。閑人不當僭管，但平昔蒙君歆相待如  
骨肉，不可不盡所懷想，深照此意也。附案王明清揮塵後錄：徐君歆子名端，  
益字輔之，建炎中為永嘉路都監，又有字叔廣者，前已載此，即十三十四也。

作徐大受挽詞

附案詩有雪後獨來栽柳處，句君十二月八日飲張夢得小

閣作南柯子詞

本集臘月八日飲懷民小閣，調寄南柯子詞云：衛霍元勳後，

燒香閣，輕寒浴佛天。他時一醉，書贈何聖可。本集書贈何聖可云：歲云暮矣，

輒於此間，得少佳趣。今分一半，寄與黃岡何聖可。附案公定惠院游記云：入

句氏竹園，何氏方作堂竹間，遂置酒竹陰下。又元祐中與潘彥明書云：何親

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十九日生朝王適以詩來慶，公寄茶二十一片并答

詩集谷辭歸眉山

本集與程葵仲書云：元修去久矣，今必還家。附案此黃州

眉當在六年冬杪矣。程二十七日夢作祭句芒文。本集夢作祭句芒文云：子

葵仲亦眉人，登進士第。在黃州夢黑肥吏以一幅





紙請祭春牛文却之不可云欲得一佳文予笑而從之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為愠喜傍有一吏云此兩句會有愠者其一云不害久已忘之參寥能具道乃復錄之今歲立春便可用也年譜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夢中作祭春牛文

**此乃補錄於與錢世雄書**本集與錢濟明書云久不奉書不深訝否帥杭時者今載於此與錢世雄書會託施宜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吳江宦況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無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耳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

**書范鎮約居許下事**本集書范蜀公約歸云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矣此六年冬杪書也中有久不奉書語則前寄書與遺教經跋乃五年之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日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贈參寥明硯銘**本集明硯銘云東坡硯龍尾鄰書已載卷二總案南園條下

**向李巖老法魚**本集與李巖老書云船中轡卧一出入更峻夷無燥濕今何餽李巖老法魚日便言悶殺不知如何淨瓶裏洗去某在東坡深欲一往示疾未瘳聊致一問而已法魚一瓶恐欲下飯又煮魚法云子瞻在黃州好自煮魚其法以鮮鯽魚或鯉治所冷水下人鹽以菰菜心芼之仍入渾蔥白數莖不得攪半熟入生

**作王鞏詩集敘**本集王定黃蘿蔔汁及酒各少許臨熟入橘皮縷乃食之

云、定國以余故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於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治世之音。其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平。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畱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詩公和王鞏南遷、初歸詩、施註原編是年初秋寄子由詩、後與此敘定國貶海上三年、歸至江西之語正合、則是敘作於黃州、固當編入元豐六年冬杪也。其後八年春、中公至南都、復有和鞏南遷回見奇詩、而查註引淮海集王鞏以二年讀賓州七年放歸者、誤。且又以施註所編南遷初歸詩、仍編六年、自為矛盾、合註並從。滕元發至闕為飛語所中、將自明作書。本集滕公墓誌銘云、落誤、應駁正。滕元發至闕為飛語所中、將自明作書。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又與滕達道書云、公忠義較然、天日共照。又舊德重望、不宜以小事紛然自辯。若如來喻、引罪而乞寬司僚於義甚。曹煥來謁、即辭赴筠州、作東軒長老詩以戲子由。詩案公送曹善舉意如此。曹煥來謁、即辭赴筠州、作東軒長老詩以戲子由。煥作此詩、乃元豐六年事、而詩編七年過廬山圓通院、今附載其事。得雲秀書記夢張勣於此。子由作東軒事詳卷二十三總案公至筠州條下。



**殿事**

本集記夢彌勒殿云僕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

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所書眾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辯才博

月皆在相見驚喜僕散移策杖謝諸人夢中來游不及冠帶既覺忘之明日

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語案自錢世雄以下八條月日無考

附載此元豐七年甲子公年四十九是年正月皇子延安郡王侍宴於集英

年之末賜宴於垂拱殿正月和秦觀參寥梅花詩夜過雪堂聞崔閑彈曉角記孟郊詩本集

郊詩云孟東野作聞角詩云似開孤月口能說翌日餽崔閑酒作詩外集述

落星心今夜聞崔誠老彈曉角乃知此詩之妙雪堂得無少寂寞耶往安州王

誠老詩帖云夜來一笑之歡豈可多得今日雪堂得無少寂寞耶往安州王

泉一酌果子少許夜琴一弄誰與同者莫是木上座否小詩漫往雪堂居士

醉方熟玉礪山人冷不眠送與安州潑醅酒從今三日二月二日與參寥徐

是三年語案此詩查註收入續採詩中今附載於此

**大正步自雪堂沿柯池入乾明寺觀竹林謁乳母任氏墳鋤治茶圃遂造趙**

**氏園探梅堂至尚氏第觀老枳偃蹇如龍蛇形憩定惠僧舍飲茶任公亭師**

**中菴乃歸且約後日攜酒尋春於此**語案此條志林載元豐七年二月二日

**之崔誠老攜酒出游**與本集所載是年上巳日與參寥徐得

**之說相合因錄載**本集與司馬君實書云謫居窮陋如在井

**寄司馬光書**

底香不知京洛之耗某以愚昧獲罪咎自



已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為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顧亦布褐藜藿而已。諸案公在常州與書，有某去歲臨去黃州，嘗奉短啓之語。是年正月杪，已有內遷之命，而書中不及當作於**滕元發**。筠州安置，以辯謗引疾疏草來質，公改為辯謗乞郡狀。三月前也。**滕元發**，筠州安置，以辯謗引疾疏草來質，公改為辯謗乞郡狀。本集代滕達道辯謗乞郡狀云：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病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病，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愚思，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三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消骨，巧言鑠金。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臣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譽不已，踐蹋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非敢別有僥求。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



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并答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所示文字，輒以意裁減其冗，別錄一赦其罪。

待命如乞養疾之類，亦恐不宜荷異眷，不敢不盡。又滕公墓誌銘云：復貶筠州。士大夫為公危慄，或以為且有後命。公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為湖州。公墓誌又云：公嘗上章自訟，有日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以上數語，乃元發辯之於前者，與此為兩事故，不敘於上書自明之下，而特置於後，作全段收煞，分析甚明。東都事畧未喻其故，乃移此十六字於神宗覽之釋然，即以為湖州之上，誤矣。

三

月三日，公與參寥徐大正崔閑攜酒出游，至定惠院，飲東山海棠樹下，憩於向氏之第。竹林花圃，居處修潔，醉臥小板閣上，酒稍醒，聞崔閑彈雷琴，作悲風曉角之聲，晚乃步出城東，負絲小溝，入韓毅甫何勝可竹園，勝可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廣輿記云：寒碧堂在府城東門外，何氏兄弟建此，候蘇軾至，軾畫竹石於壁間。語案公自云：步出城東，入何氏園，與此記合，則此堂落成，即寒碧也。

劉唐年餽油煎餌，名為甚酥，客方飲，而公忽興盡，乃徑歸。過何氏小圃，乞叢稿，移種雪堂之西。徐大正將赴閩中，以後會未

可期請記之四日復爲詩

本集游定惠院記云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

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

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脈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

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

尚氏之第。尚氏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閣上、稍

醒、聞坐客崔誠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角、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

東、驚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負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

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饒油煎餌、其

名爲甚酥、味極美。客尙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園、乞其叢橘、

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鈞州聖壽院有聰來

期、請子記之。爲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鈞州聖壽院有聰來

訪、作偈送之。本集送聖壽院聰長老偈敘云、聰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

壽訪聰長老、謂方子明浴頭笑語、移刻而歸、作詩記事、有聰之來、蓋因子由

而見公也。子由在筠、與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三老人作方外友、並

見樂城集、逍遙聰禪師塔碑、本集西蜀楊髻來謁、貧甚、以舊作扶風驛遇貧

者詩贈之、并贈髻、西蜀楊髻來謁、貧甚、以舊作扶風驛遇貧

者詩贈之、并贈髻、西蜀楊髻來謁、貧甚、以舊作扶風驛遇貧

者詩贈之、并贈髻、西蜀楊髻來謁、貧甚、以舊作扶風驛遇貧

者詩贈之、并贈髻、西蜀楊髻來謁、貧甚、以舊作扶風驛遇貧

者詩贈之、并贈髻、西蜀楊髻來謁、貧甚、以舊作扶風驛遇貧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二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版

據蘇錢帖改聞陳君式為文祭之。本集祭陳君式文云故致政大夫君式編黃州卷末。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以復仕。哀哉。為貧從政。於黃急吏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於江濱。親舊橫疏。我亦自憎。君獨願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絕縷。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然絕塵。去黃而歸。即安邱園。然無求抱潔沒身。荷歟。大夫忽如浮雲。千里一觴。侑以斯文。作聖作於黃州。要不出此年也。公初至黃。君式納交甚厚。故為始終之云。散子敘。本集聖散子敘云。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瘕痞無。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與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斷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校記

①歐：當作「毆」，見《欒城集》卷二五《丐者趙生傳》。

②「師」下當脫「及」字，見《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三《上巳日與二三子携酒出遊》詩注引《志林》。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豐七年甲子

是年七月王安禮罷

三月告下特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汝州

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進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

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言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惻悔許以甄收續通鑑長編元豐中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遂薄其罪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然上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確張璪受命王震當制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卒出手札從軾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軾卽上表謝前此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歎惜久之故軾於表內有人傳已死自厭餘生之句也何蘧春渚紀聞云公自黃移汝謝表旣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憾公者曰觀軾表





中猶有怨望之語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游縲絏之語蓋言  
軾轍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非其罪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  
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也於是語塞

九日書與王齊愈往來事識別

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

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  
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  
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車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  
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  
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  
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  
也元豐七年三月九日歸公三月三日游記尚無將招王齊愈書本集與  
去之語而此記作於九日其聞命當在初五六日間也

招王齊愈書

王文甫

書云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  
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討得一舟不出此月  
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汴至雍邱陳畱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本  
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凄然也甚  
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

四月一日

將自黃移汝畱別雪堂鄰

里二三君子作滿庭芳詞會李仲覽自江東來別遂書以遺之

本集滿庭芳

七年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畱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會李仲覽自江東  
來別遂書以遺之其詞云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



日苦無多。坐見黃州載閨。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鸛豚社飲。相勸老東坡。云何。當此際。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閒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翦柔柯。仍傳語。

**六日為繼蓮作安國寺記**。本集安國寺記云。城南精。江南父老時與。際漁簑。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蓮。為僧首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日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太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皆蓮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記。

**七日記張君宜醫**。本集記。醫云。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為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為詩。別黃州。井和參寥別雪堂詩。王齊愈。齊萬。陳慥皆集。公也。岐亭黃州皆在江北。季常從公渡江。而南。故知其至也。

**參寥趙吉並從公行**。公自九江往游廬山。又至筠州。路全別。自九江至筠。本有水程。此即子由所經。而公乃自九江出陸。六百餘里。以達此。又不同也。公既渡江至武昌。其去興國甚近。此時不往。而游廬山。後有自興國往筠詩。題者蓋初未聞楊繪之耗。後乃知其起。知興國復繞道。視之。而因以趙吉託付之也。集無與楊繪詩。故註家不知其故。時公雖行同。安君及邁等。仍留黃州。殆公歸至九江。而後會於湖口也。

**渡江過武昌夜行吳王岷聞黃州鼓角回望東**

坡、漢然泣下作詩。筆重湖為王齊愈。二日作記。本集再書贈王文甫云。昨

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不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十四

當作畱客過歲準備也。語。此文公過文甫家後仍以舟行至九江也。日。至慈湖訪吳子。上獲觀宮師送其父中復罷健為令赴闕引作跋。老泉全

職方赴闕引云。吳侯職方胸中泊然無所崖岸限隔。又無翹然躍然務出奇

怪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

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遽測。此所謂能充其

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於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為遠官。今

其東歸。其不碌碌為此官矣哉。本集先君送吳職方引跋云。先伯父及弟吳

公榜中。而賦與其子。子再世為同年。契故深矣。然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

公攜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公交蓋久。故文忠請

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之語。賦自黃遷於汝。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

文相示。乃泣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賦謹記。語。宮師尚有與吳

元書已載卷一總案。又據歐陽修集送巫山宰吳照鄰詩。有高文落筆妙天

下。清論揮犀服坐中之句。證以此跋。吳職方即吳照鄰。過程氏山居觀瀑布水

記。參寥陳慥答問事。本集記參寥龍邱答問云。慈湖程氏草堂瀑布泉出兩

山間。落於堂後。如布懸。如風中雪。如羣鶴舞。參寥問主

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主龍邱子。王齊愈齊萬天常

欲作庫頭。參寥不納。曰。待汝一口吸盡此水。即合汝作。





**註案**天常乃齊雄之子，隸為人。見禹錫潘革鯁丙原大臨大觀語案大臨字

本集與李琮書中，文甫之姪也。仲達皆革之孫鯁之子也。元祐中，革見古耕道郭邁何勝可頴語案頴字斯

公於京師，大觀亦王百家註之一家也。之孫時尙童也，後爲聞人朱子。韓毅甫宗公頤皆送別於慈湖。本集岐亭詩

謂何斯舉親見前輩，卽此人也。汝州自江淮徂洛，送者皆止慈湖。語案以陳慥獨送至九江作枯松強鑽膏

上諸人，元祐中通問不絕，故滙載於此。稿竹欲瀝汁詩，合前作爲岐亭五篇，敘以贈別。本集岐亭詩敘云：季常獨至

常贈別，乃施註原編至筠州至廬山而後編此五首於九江，是季常守候至六月矣。詩有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句，臨別似此相勉，必不去後，遽戲其

久死之妻，其後季常見公京師，爲題陳公弼柏石圖詩，復欲見公惠州，則爲書以止之，因書松膠賦教其子。查註謂公去黃後，無與季常唱和詩，因改編

題柏石圖詩於黃，以爲去。李守送陶淵明集作跋。本集題陶淵明詩後云：聞

後不復再還往者，誤矣。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嘉。與參寥游廬

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山谷奇秀，應接不暇，發意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遂成

三絕。途中見廬山記，並論徐凝李白不覺失笑。至開先寺，再作帝遣銀河詩。

**歸案廬山各詩**。本集有廬山詩自記。二十四日晚至圓通院。二十五日為宮次敘與施註原編不合。今參酌更正。

**師忌手書寶積獻蓋頌**。僊公撫掌曰：昨夜夢寶蓋飛下，出火豈此祥乎？因記

**之并記戲子由東軒作及和慎老遺詩**。遇蜀道士馬希言。本集與陸道士惟

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知。今為何在？曾與之言否？與劉格同游簡寂觀。本集書劉道純詩後云：與高

觀道純誦此詩，請書之石。此跋作於五月。過黃龍湯泉觀，可遵詩題

壁上。本集書可遵詩云：游湯泉，覽畱題，百餘篇，獨愛遵師一偈云：禪庭誰作

垢盡詩題。至李常白石山房作詩，入白鶴觀，松陰滿庭，忽聞碁聲，記司空圖

作總無垢。寺。本集書司空圖詩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於味外。碁聲花院靜，

言幡影石幢高。吾游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推聞碁聲，然後

知此句。往來廬山南北，擇其奇勝，作漱玉亭、三峽橋二詩。最後與東林總老

游西林，有橫看成嶺側成峯句。廬山之作，盡於此矣。聞楊繪起知興國軍，復

往視之，使趙吉從焉。見而畱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居興國畜駿驥為驃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浙江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昔州識蘇公為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自興國往筠

石田驛南野人舍。五月一日至海昏與王適遇於道中。自註云時道逢王郎

於建昌方北行也。建昌即海昏王子立自筠歸徐道出。過李華常兄弟故居

有詩。建昌即海昏地所分也。詳題註。發奉新寄子由書。此年譜所載

旦夕相見。考後公別子由至奉新詩有却渡來時溪。將達筠州以詩寄遲適

遠至建山寺。子由與洞山有文聖壽有聰來迎。年譜冷齋夜話云子由在筠

人居聖壽寺。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

異哉。久之東坡書至云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

坡至各追釋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某身是僧往來陝右。雲菴驚曰

戒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四

十九矣。此年譜集毫無蹤影。五祖乃隋唐間人。迎五祖戒和尚。至筠寓

於東軒。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縣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



支其欷斜補其圯缺闕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暮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傍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廣輿記云東軒在府治東蘇轍建嘗植蘭於此兄軾過訪畱十日。謂案公寄遲迺遠詩有我爲乃翁畱十日句故記有畱十日語。然卽以五月一日至海昏計之而九日已達新吳則其畱筇僅六七日而已。五日與遲迺遠游大愚山真如寺八日與子由別九日還至奉新寄子由詩與李志中同謁劉真君祠酌丹井飲之。十日同游寶雲寺此君亭。本集書李志中文後云元豐七年軾舟行赴汝海見縣令李志中同謁劉真君祠酌丹井飲之明日過白塔鋪歇馬作詩還至夏至游寶雲寺此君亭觀李君之文求其本而去。過白塔鋪歇馬作詩還至九江止於慧日院十九日雨中跋秦觀辯才廬山題名以遺參寥。本集跋太名云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耶。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山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跡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飲於陶子駿佚老堂作詩。參寥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詩有君醉我且歸。過紫極宮訪胡洞微道士出觀李白潯陽感秋詩石刻作明朝許來否句。



詩與敘。慈湖得石菖蒲，養以石盆，移置舟中，并以遺洞微，作石菖蒲贊。本集

蒲贊敘云：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愛之。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

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六月，參寥以詩畱別，答詩遂

挈家以行。九日，邁赴饒之德興尉，公送之至湖口，游石鐘山。本集石鐘山記

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焉。余因

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

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

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动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

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

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

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

至石鐘山，徜徉為樂。山倚江岸，小而峭崿，形若覆釜。山趾多魚，艇皆逆浪而

漁，掀簸浪花中，風方猛，不可以小舟往，絕壁下一日，坐山巔，偶見其傍石裂

一罅，長數尺，寬不盈寸，就其下，俛窺之，豁若空屋。江水涵濔，石環為湖，其聲







助之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過蕪湖，乃書以遺湘使刻之。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蘇軾書。七月，舟行至當塗，作天石硯

銘跋。本集天石硯銘跋云：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稿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

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子辨李白姑熟十詠詩。本集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白十詠詩云：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為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

而以比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廁鬼之罪。過郭祥正醉吟菴畫竹石，髹壁上，祥正有詩為謝，且遺二古銅劍，答詩抵金陵，往見王安石於蔣山。安石

以修三國志為託。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自黃岡移汝墳，舟過金陵，見王

迨陳輔之記不娶事。本集記陳輔之不娶云：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

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此詩，

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為丹陽南郭人。語錄：陳輔之時從王安石於金陵，詳

卷三十一總案。十六日，游天慶觀，書子由詩。本集書子由金陵天慶觀詩云：

陳輔之條下。聞道路竹色淨軒墀。江近風雲改，庭深草木滋。孤墳弔遺直，銘暗閤元

袁陟

自儀真專使來迎答書。

本集與袁真州書云、某罪廢流落、公盛德雅望、乃肯

此踴躍於懷。人還布謝、不宜

此踴躍於懷。人還布謝、不宜

此踴躍於懷。人還布謝、不宜

此踴躍於懷。人還布謝、不宜

出觀智永千文作跋。

本集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云、永禪師欲存王氏

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三氏藏版

校記

①保太：當作「保大」，爲南唐李璟年號，共十五年，見陸游《南唐書》卷二。



館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豐七年甲子八月數見王安石於蔣山論西夏用兵東南大獄事宋

本傳軾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和安石池上看金沙花過醪醑架盛開詩訪張庖民故居作挽詞答

葉濤段縫見贈詩再答袁陟書本集答袁真州書云某到金陵一月矣以賤累臥病殆不堪懷公仁厚慙測勞問加等

國公過金陵月日事跡僅見於和定林寺寶覺林寺僧寶覺皆從王安石游答袁守二書中餘詳儀真條下

也與裴維甫重遇秦淮憶倅杭門外集飛秋詩與王益柔游蔣

山復登賞心亭送益柔移守南都作漁家傲詞本集賞心亭送王勝之龍圖守金陵視事一日移南都



寄漁家傲詞云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吊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  
渡江南父老畱公住公駕飛車凌彩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却訝此舟名白鷺  
非吾侶翻然求金陵田不遂聞滕元發起知湖州將至廣陵答書本集與滕  
欲下還飛去專人手書感慰兼集自聞公得吳興日望一見於中途而所至以  
遲畱就醫竟失一嬰兒又老境所迫歸計茫然故所至求田問舍然卒無成  
十四日決當離此真州更不敢住恐真守堅畱當住一日不知公能畱少畱  
以須一見否若到揚閣公猶在亦須輕舟往見也人還謹奉狀不宣  
書有歸計茫然真州不住等語乃公初無意寄家真州十四日與王益柔同  
之確證其後袁陟相畱假以學舍乃得於不意中也  
赴儀真再和蔣山詩此詩有北上難陪驢東行且趁船施轉三山至儀  
真訪袁陟因寄家於學舍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某畱家儀真又北歸至儀真  
前後二書乃公是時因袁真州畱家儀真且置有少業為舉家日給之資其  
後買宜興曹莊田成不更移家者其故由此否則儀真一過路耳既已有田  
當因田以就食而儀真距遠大江贈袁陟詩本集贈袁陟詩云官湖為我池  
為限必不寄於此也餘詳下條  
編乞常至南都以後查註因編卷二十五為下年作合註仍之並誤詳玩此  
詩皆逆旅過客之意顯因寄寓而發雜入南都道中情事不合因以與袁真  
州滕達道各書考之蓋陟即袁真州也公初在金陵尚無寄家之意至是陟  
以學舍處之遂有我池我居之句且告滕達道云某畱家儀真故與前書當

住一日之說異也。據題註：袁陟字世弼，南昌人。慶歷六年進士，知當塗縣，官至太常博士，著有遜翁集。嘗汲引鄒功甫，功甫稱爲袁二丈。參考諸說，陟非碌碌者流，可與袁真州和蔣之奇言真州也。公舊有卜居宜興之約，而此詩互證亦足補其闕也。

云豈敢便爲雞黍約？是作詩在求田問宅未定時也。施註：遺蔣親求田宜興。原編在登金山後，查註合註仍之。今改列於前，餘詳後條。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宜興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於親情。蔣君勾當耳。詒案：公初登進士第，與蔣之奇聯宴席，有卜居宜興之約。其後親至宜興詩有地偏俗儉之句，此權輿之自也。然公求田於荆楚者屢矣，此日復由金陵問田，以至儀真，豈能遽及是乎？此蓋時與之奇遇於真州，而此蔣君者卽其宜興族類，使之就近爲公營幹，故其原詩尙及宴坐卜居之事，而見於公和詩之自註，是歸宜興畢竟成於之奇，其蹤跡猶可考也。親情蔣君後又至惠州，經紀屋事，茲云蔣勝元發知公失子，專使來慰，答書云：喪子之戚，尋已親者從本集何親例也。

忘之矣。此身如泡電，況其餘乎？今日風逆，不敢渡，又與一人期於真州，度非十九日不可離真。公以二十日行，猶可趁上官日也。不知能少畱否？詒案：時畱真已四日，其滯畱十九日，發儀真，勝元發乘小舟破浪來迎。本集與賈耘者又以房縉故也。

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勝元發乘小舟破浪來迎。本集與賈耘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驚然，使人神聳。執手涕下。四年流離契濶，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風俗日而許，導秦觀亦至，遂會於金山，作倡和詩。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





州秦少游則至自高郵也。與滕元發定議乞常州住事。本集與滕達道書云，近在揚州入一文字。  
 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削也。諸案此書乃知乞常  
 一事決於元發，或有所格，則再為一狀，專人投進，亦在此一議中。後卒如其  
 言，則兩公之二十日為元發草湖州謝表。本集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云：郡  
 先見亦偉矣。二十日為元發草湖州謝表。本集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云：郡  
 地亦少年初仕之邦。父老縱觀吏民感泣。臣聞忠臣可死，封疆而不能受  
 無根之誘。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信賈生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能雪伯  
 奇之冤。此小人譖夫所以得志而欺天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況臣結  
 累朝之深怨，無半面之先容，而詠章朝聞恩詔夕下，歷數千載，惟臣一人。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妙物言神，睿思作聖，謂天蓋遠，以窮呼而必聞。如日之明，  
 雖浸潤而不受。念茲七年之既收之九，以賈收為託。本集與滕達道書云：郡  
 死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圖後効。以賈收為託。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  
 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一顧，慰其牢落也。諸案  
 公之於賈收固厚矣。茲入載者為達道使賈收赴宜興報知，再起章本。元  
 發與許遵行公以玉帶施金山寺，送圓寶歸蜀。沈遼赴廣南，讀劉涇詩。秦觀  
 夢劉發事並有詩。秦觀辭歸高郵。九月五日作王安石書。本集與王荆公書  
 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履，老於鍾山之  
 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

幸而有成、扁舟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藝過人、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未易以一二數也。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詩案**本傳、先奏有田在常、後過金陵見王安石、錄此書、顯談。但史家不計此種瑣碎、茲必。**元將為公買田京口**。本集書浮玉買田云、駁正者、恐後人引史來亂案也。**元將為公買田京口**。浮玉元公欲為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耶。**詩案**元豐五年、公以怪石供寄佛。而公方擬卜居蒜山松林、印時尚在廬山歸宗寺。其住金山、當亦不久事也。**而公方擬卜居蒜山松林**、樂城集斗野亭詩自註云、予瞻將卜居丹陽蒜山。俱未遂、乃買舊莊田於中。**詩案**蒜山在京口、似予由誤記丹徒為丹陽也。**俱未遂、乃買舊莊田於宜興**。本集與王定國書云、近在常州宜興、買得一小莊、予歲可得八百碩、似其見有公文、在新漕處理會、未見了絕、當亦申都省也。續通鑑長編云、元祐八年五月、御史黃慶基言、獻結托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致其人上下論訴進狀。又辯劄云、臣罪廢中託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却來臣處昏賴爭奪。臣牒本路轉運司、依公根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是臣為主。牒臣照會。臣於招服斷遣之後、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宋冠卿續圖經云、東坡初買田黃土村、有曹姓者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周益公題跋云、公辦買田事、許其將兌價收贖。今公之曾孫猶食此田、豈



曹氏理屈不復贖耶。抑當時所置不止此也。**詰案**姓曹人昏賴之日、正張方平屬公代作墓誌之時、故並見於與王定國一書之中。滕達道卒於元祐五年十月、張方平卒於六年十一月。公代作墓誌、方平尚在、當作於六年自杭召還、五月過南都時、而此書有張公向令作埋銘語、其爲六年五月之前所作無疑。由是考之、如曹人昏賴、乃六年春間事、而本路轉運斷遣在七年以後、當公歷守穎揚、正訟興時也。前之羣小、俱無此說、而辯劄上於八年五月、與長編所載合、是慶基撫拾近事、確無疑矣。然則自元豐七年甲子買田至元祐六年辛未以後、昏賴已越八九年之久、其元價久已消耗、無餘與賣而中悔、仍欲以元價贖贖者情事、全別。所云昏賴、乃糊塗詐贖、阻其耕作等事、非真欲贖田也。故云依法決訖、根勘甚明。朱冠卿謂移牒歸田、周益公疑曾孫猶食此田、徒滋訟說、曹既昏賴、其無力收贖可知。據與秦少游書、別納官田、其不止曹田可知。曾孫食田、又何疑乎。又與范景仁書云、蒙諭欲爲卜鄉、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買一小莊子矣。然京師尚有少房、若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公京師賣業、當指南園、其後還朝、此園無下落者、是景仁之約雖未踐、而園已負去、并入儀真、宜興田宅之資矣。周益公自紹興癸酉後、凡六至宜興、又嘗訪公遺事、且見公之曾孫嶠、元孫朴、其仕楚與子由四世孫仲嚴共事、而語焉猶有不詳。**詰案**乃考定於買田七百四十餘年之後、并蔣之奇本末、悉搜出之、毫無贖義、於公亦可以無憾矣。嘉慶二十年九月九日、**因渡江至京口、蘇頌方居母喪、往弔之作陳**羊城古藥洲上仇仙菴中再考。

**夫人挽詞****詰案**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施註原編八年歸宜興詩、前查註合註從誤。考元祐元年七月、本集行蘇頌刑部尚書制詞、有遺罹閔



因亦既祥禫之語蓋是時虛位以待領猶未服除故不即起也。以是逆數之領母亡在元豐七年七八月間。公以是年九月至京口正其新喪時也。挽詞當作於此時今改編合註謂其遭喪在過毘陵放權荆溪意思豁然如恆平七年四五月間即與制詞不令亦誤。

生之願抵宜興訪縣令李去盈假館郭知訓宅。周益公題跋云九月抵宜興即公所館不知公凡留幾日也。十月二日書楚頌帖公欲闢小園種柑橘三百本構楚頌亭

其中故識之。周益公題跋載公楚頌帖云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性種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又書陶淵明百年歸邱壑詩。此詩同日所書。與畢秀才步田

入黃土村村人以酒餉公謂公曰此紅友也公欣然飲之。朱冠卿宜興續圓坡言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邑人舊傳此帖今亡。作滕元

發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僕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君當扁舟過我醉甚

書不六日書和文同洋州園池詩。陶穀石刻題云寄題與可學士洋州園池成字。六日書和文同洋州園池詩三十首從表弟蘇軾上。後有熙寧九年



月四日、東武西齋十二字。又有久不作小楷、今日忽書此一紙。元豐七年十月六日、宜興舟中二十四字。文與可卒於元豐二年正月、此當是熙寧九年三月寄與可本、至是還至京口、遇王沈之相持而泣、再作其父介哀詞、遂渡江至揚州。十九日、乞常州居住表。石刻元豐七年十月十九日、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騎都尉、臣蘇軾狀奏。右臣向以狂妄得罪、伏蒙聖恩、賜以餘生、處之善地。歲月未幾、又蒙收錄、量移近郡、再生之賜、萬死難酬。臣以家貧累重、須至乘船赴安置所、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幼子喪亡。今雖已至揚州、而資用罄竭、無以出陸。又汝州別無田業、可以爲生。犬馬之憂、饑寒爲急。竊謂朝廷至仁、既已全其性命、必亦憐其失所。臣先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餽粥。欲望聖慈、特許於常州居住。若罪戾之餘、稍獲全濟、則捐軀論報、有死不回。臣今來不敢住滯、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犯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又跋云、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文集、中亦有此一奏、彙其辭、加詳、意者、以此狀爲簡畧、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改用加詳者。不然、卽先上此奏、未能從欲、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也。當時玉音竟俞其請、天地之大德、君臣之大義、盡矣。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謝采伯元敬書於四明貢院。  
**二十六日、作韓琦黃州詩跋。**本集書韓魏乞常州居住、得耗奏、即拘微文、不肯投進。已別作一狀、遣人入京投下。據此則前狀並未入奏、而本集亦不載。今從石刻補錄入之。謝采既已考之公集、而其跋作模稜語、殊不了當。茲改。  
**二十六日、作韓琦黃州詩跋。**本集書韓魏狀爲表者、從本集作居住表也。

云黃州山川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樸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請居於黃五年、治東坡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纂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廣陵後圃為呂公著題歌者團扇詩。**呂申公帥維揚、東原編不載、續補遺載之、以申公為章惇查註、引聞見後錄、呂申公帥維揚、東坡自黃移汝、經由見之一條、駁正編此詩於歸宜興、畱題竹西寺後、據所引、當歸七年赴汝之時、乃查註編於八年五月後、正宜仁召命、迫促公著條陳十事、其門如市之時、何暇捫其口對公一日之久。公閒廢之身、亦必不於闕市中覓一日睡。

**聞子由移知績溪縣。**昌登滕王閣、除夜泊彭蠡湖、明年正月也。今改編於此。

至南康、再游廬山、由池宣一路行。

**十一月十三日、同杜介訪竹西寺、慶老不所至有詩、餘詳後案、至績溪條下。**

**值與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作詩、泊舟竹西寺、再納宜興官田、寄秦觀書。**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別後欲奉書、紛紛無暇、且謂即見、而日復一日、遂以至今。某宜興已得少田、至揚、附遞乞居常、仍遣一姪孫子賁、錢往宜興、納官、蓋官田也。須其還、乃行。現、艤舟竹西待之。不

**公將行、作別無擇詩。**詩施註、過更三兩日、必至、必能於冬至前及見公也。





原編不載各本題作別公擇。查註從續補遺移編起知文登畱別擇老題後，合註以李公擇時在禮部不當在揚州而詩意亦與公擇不合。考樂城集題乃別無擇詩之一，公擇當作擇公所論甚確。然次於畱別擇老題後當作一題二詩其非同時作審矣。詳味此詩乃泊舟竹西所作，今更正題字改編。

**與杜介過邵伯埭作梵行寺山茶花詩至高郵與秦觀會杜介乃別公還**  
集別杜介詩自註云去  
**秦觀追送渡淮冬至日抵山陽登蔡承禧西閣承禧**  
年送家兄子瞻至高郵  
**出巡未歸作西閣詩**  
本集記西閣云元豐七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與繁出巡未歸軾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  
**王旂遇於淮上并和田待問贈詩**  
本集元祐元年行知楚州田待問朝廷取林必始於治民以爾端靜敏恪試於劇郡吏民宜之其即本道以究爾才往悉乃心毋使厥聲減於治郡又行田待問淮南提刑制云揚楚春早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為盜遂使州縣狂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閒起爾於山陽守參頌漕事今又命爾按視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若夫察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  
**宣各註失考今據二制即田待問故其字為仲宣也**  
公過淮上正仲宣知楚州時見其治狀  
**待問席上贈小鬟作浣溪紗詞**  
本集贈楚守田待制小鬟調故著於制中也  
寄浣溪紗詞云學畫鴉兒正妙年陽城下蔡困嫣然憑君莫唱短因緣霧帳吹笙香嫋嫋霜庭按舞月娟娟曲終紅袖落雙纏又和云一夢江湖費五年歸來風物故依然相從一醉

是前緣。遷客不應常。既使君為出小嬋娟。翠鬟與秦觀淮上飲別作虞美

人言。情本集與秦觀飲別調寄虞美人詞云。波聲拍枕長淮曉。陳月窺人小。無

誰教風鑑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詞案此詞作於淮上。詞意甚明。而

冷齋夜話以為維揚飲別者。誤。公與少游未嘗過於維揚。且少游見公金山

而歸。有公竹西。十二月一日抵泗州謁普照王塔。捨山木一峰供養。作木峰

偈。本集木峰偈敘云。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見蔡承

禧得唐垆所寄硯。信本集書唐林夫惠硯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

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贈龜山辯才并和張琬

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為明日計。可不惑耶。贈龜山辯才并和張琬

詩。公少與劉仲達善。忽相遇於泗上。乃同至都梁山。中話舊作滿庭芳詞。集

滿庭芳詞。註云。子瞻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後相逢於泗上游南山。話舊

而作詞云。三十三年飄流江海。萬里烟浪雲帆。故人驚怪。憔悴老青衫。我自

疏狂。興趣君何事。奔走塵凡。流年盡窮途。坐守船尾。凍相銜。巉巖淮浦外。層

樓翠壁。古寺空崑步。攜手林間笑。挽纖纖。莫上孤峯盡處。紫望眼雲海相樓。

家何在。因君問。十八日浴於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詞。本集如夢令詞敘云。

我歸步遠松杉。十八日浴於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詞。元豐七年十二月十



八日浴於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闕此曲本唐莊宗製名憶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爲如夢令蓋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因取以爲名

二章今不錄

二十日自泗守劉士彥席上回作十二時中偈

本集十二時中偈敘云十

二時中常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四日同劉倩叔游都梁山日自泗守席上回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偈

作浣溪紗詞

本集元豐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泗州劉倩叔游南山調寄

漫漫雪味乳花浮午盞夢茸蒿都梁道中過監倉訪蕭淵題東軒詩與劉士

彥山行晚歸作行香子詞

本集與泗守過南山晚歸調寄行香子詞云北望

紫巖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照相將歸去澹娟娟玉宇清閒何人無

事晏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王明清揮塵後錄云東坡先生自黃

州移汝州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晏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關使君

還太守劉士彥本出法家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曰知有新詞學士

名滿天下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耶切告收起勿

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常是不在徒二以下

泗守姓名今據觀雍秀才畫草蟲八物作比體如蝸牛爲安石鬼蝶爲章惇

揮塵後錄補載皆道肯惜不盡傳也除夕雪中黃寔送酥酒作詩人黃子思慶歷皇祐間號



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又祭黃幾道文云：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丞丞人無間言，如閔與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驥德，風驚雲騰，入爲御史，以直自繩，身爲玉雪，不汗青蠅。出按百城，不緩不絙，姦民情吏，實畏靡憎。帝亦知之，因是屢稱。詔黃是字師是，乃子思之孫，幾道之子，而章惇之甥也。登進士第，提舉京西淮東常平。查註引宋史云：黃是歷轉運副使，哲宗議召用，曾布陰阻之。林希曰：是兩女皆嫁蘇轍之子，所爲不正，不宜用。乃知陝州。考子由之幼子遠，黃是壻也，其女從謫龍川，卒於惠州。建中靖國元年，公北歸，至儀真，子由始與公議將求其幼女爲遠續姻，逾月公薨，并求見其成也。是時哲宗已崩，而林希亦死。宋史所載不知何本，今刪其謬，存之時爲駁正。餘詳卷四十五總案。

校記

①舟：當作「洲」，見汲古閣本《東坡詞》。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詩案元豐八年乙丑

公年五十。是年正月神宗不豫大赦天下。三月一日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臣前去南京。二十日作錢易詩跋。本集跋翰林錢公詩後云、執詔亂入鄉校、聽候朝旨。今得觀其遺跡、幸矣。元豐八年

正月二日。夜過蘭亭題詩。二月至南都謁張方平於樂全堂。本集為張安道書榜伽經後云、

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私第。公時年七十九。謂案此公第三次過南都也。和王益柔詩。益柔作亭東阜名曰妙峯、

為書榜。張方平夢置質圓閒句為詠其事。重遇應言於南都為作薦誠院

羅漢記。本集薦誠院羅漢記云、余移守湖州而言自鄆州來見余於宋、曰、今降皆吾檀越也。又六年余自黃州遷於汝、子由至績溪縣任、知歛績溪始至

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為我記之。謂案子由至績溪縣任、知歛績溪始至

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謂案子由至績溪縣任、知歛績溪始至

由是年八月除校書郎當以二月至績溪縣任。告下仍以檢校尚書水部

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不得簽書公事常州居住再作滿庭芳詞。本集滿庭

余居黃五年將赴臨汝作滿庭芳一篇別黃州既至南都蒙恩放歸陽羨復

作一篇詞云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嵯峨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老

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駐平坡無何何處是

銀漢盡處天女停梭問人間何事久感風波顧問同來羈子應矚汝腰下長

柯青衫破羣仙笑我千縷掛烟簑。及春日詩。謂案此詩施註原編於後查註合註從誤公以

我千縷掛烟簑。四月初離南都其確為南都作可知。又據詩有

午醉醒來無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句其詩從容閑暇如此，乃聞命放還之時，未聞神宗遺制以前之作，乃二月詩也。今改編於此。十九日作

**保母楊氏墓誌銘**。本集保母楊氏墓誌銘敘云：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頽然順善也。為弟子由保母。年六

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

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墓之於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

二月壬午也。又與王定國書云：欲葬却子由乳母乃行，即南都亦須住一

月。謂公以二月至南都，而以四月六日再經靈壁，其畱南都實兩月也。張

**方平坐上贈眼醫王彥若詩**。李廌自陽翟來見公，以贐物為助，并作其父悼

**哀辭**。張恕開宴，出勝之佐酒，公掩面號慟，遂罷飲。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徐君

於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猷死，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君猷後房

甚盛，東坡常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東坡北歸，

過南都，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過王廷老，

不覺掩面號慟，妾乃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為蓄婢之戒。過王廷老，

**觀所藏畫題趙昌花諸詩**。歸案施註原編李憲仲王彥若二詩，確為南都作

詩。又後編至揚州竹西寺詩，前尚有七詩，其中如春日詩，乃南都作。袁陟詩

乃儀真作。蘇子容母挽詞，乃京口作，並置於揚州竹西寺詩前，皆誤。其寄吳

德仁題王逸少林逋和仲伯達四詩，及前之歐育二詩，皆不詳何處作也。施

註卷二十三自李憲仲哀辭起，註皆缺。查註合註一無辨訂，故施註之得失，



均無由知。今已考定王廷老罷廢居宋於卷二十七總案知虢州條下公乞  
常至南都正廷老廢居之時過而觀畫無可疑議因定題趙昌花四詩為南  
都作提編王李二詩後餘去應改編之外其歐育二詩吳德仁以下四詩仍  
如施編列揚州竹西寺前蓋公自四月初離南都泛汴泗至淮楚以達於揚  
道中未見三月一日宣仁垂簾立哲宗為皇太子五日神宗崩哲宗即位六  
無詩也。日公聞遺制成服。續通鑑長編輔臣奏事延和殿蘇轍進曰臣兄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  
作挽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無狀坐廢眾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  
今而後誰出我於溝瀆者已矣歸耕沒齒而已。為張方平作神宗功德疏  
案此書豈有竹西欣幸之事賈易乃人頭畜鳴也。為張方平作神宗功德疏  
本集代張安道進功德疏文云伏以聖神示化棄黃屋以上賓凡庶何知抱  
烏號而永歎不有崇薦曷伸悃誠恭惟神宗皇帝陛下伏願永證佛乘圓成  
道果儲神無極道遙梵釋之間卜世愈延跨越商周之盛。至四月作神宗挽  
於含識並暢天和。諸案此疏不云大行乃神宗挽詞確證。四月作神宗挽  
司諸案挽詞第三首結云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泣霜餘生臥江海歸夢泣嵩  
言切其旨與定國書意同雖云有所不敢而其痛莫伸始終作於南都故有  
歸夢之語施註原編歸宜興答賈耘老之後十首而答賈詩有故人改觀今  
來賀諸句時已起知登州如挽詞作於其後則全謬也查註謂當作於南都  
而改編題竹西寺前自為矛盾合註云詩作上謚之後施編自不可易考上  
謚在九月公已赴登詩更不合合註不載者為駁查地耳茲列南都所作神



宗功德疏於前。截清未諡一層并改。三日自南都還。六日再經靈壁。畫醜石。編挽詞於南都諸詩後。自是大定矣。

風竹於臨華閣上易靈壁石一株以歸。

本集書畫壁易石事云。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下有一株獨巖。

然反復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余。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詣案劉氏園疑張氏園之謬。據蘭皋園記。公自宋登舟三日而寄吳瑛兼簡陳慥於蕲黃間并題至靈壁。以此計程。公以三日離南都也。

王逸少帖林逋詩卷諸詩過楚州哭蔡承禧為文祭之。

本集祭蔡景繁文云。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子之事君。惻款傾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吏。不肅而震。子之為文。秀整明潤。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隕。我遷於黃。眾所遠擯。惟子之故。不我藉。麟孰云此來。乃拊其機。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頌然。穎發齟齬。天哀子窮。以是饑饉。我困於旅。愧莫子賑。歌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諸案公以元豐七年十二月與景繁見於泗州。是月景繁卒。公在泗州度歲。以此文考之。則景繁回楚州後始田叔通席上贈舞鬟作卒。故祭於復來也。子居厚尚幼。後仕至戶部侍郎。

田叔通席上贈舞鬟作南鄉子詞。本集田叔通家舞鬟調寄南鄉子詞云。繡鞅玉鐙游。燈幌珠簾笑。

迴風帶雪流。春入腰肢金縷。細輕柔。種柳應須。柳柳州。

五月一日題揚州竹西寺。日在竹西寺作詩記。



寺。爲國公著作治道論。本集上初卽位、代呂申公論治道、其一道德云、人君

之主也。其二刑政云、書曰、臨下以簡、御下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餘不詳載。二十三日、至常州貶所、進上謝表。本

謝表云、臣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常州居住、奉旨、依所

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鬱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卽

便安。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寄

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

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內聖之成謀、念此與孟震同游常州僧舍、題法

菅蒯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與孟震同游常州僧舍、題法

華院薺荷亭、贈報恩長老詩、歸宜興作菩薩蠻詞。本集菩薩蠻詞云、買田陽

好。來往一虛舟。聊隨物外游。有書仍賴著、水調歌歸去、筋力不辭詩、要題晉

須風雨時。諸案此詞確爲歸宜興所作、以合後之蝶戀花詞、而益信矣。題晉

周孝侯斬蛟之橋。朱冠卿宜興續圖經云、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

刻石道傍、崇寧游城南慕容輝家、雙楠如蓋、署輝爲雙楠居士。續圖經云、邑

禁錮沈石水中。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楠如蓋、東坡訪之、目爲

雙楠居士。諸案公兩至宜興、朱冠卿所記二事、未知何時所作、今附載於此。

邵民瞻爲公買屋、傾囊償之、旣卜吉、夜步月入村中、聞老嫗啼哭甚哀、款

門而問故則痛其子之貧此屋也公亦愴然即取屋券焚之遂還毘陵方岳

偶談云東坡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爲公買宅需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遂推屏而入一老嫗泣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徙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居所在即以五百緡得之者也即取屋券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值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

**附錄**公自此終其身無一廛矣其後病歸毘陵卒以無屋不能善後公既易簀孫館明年邁等葬公於汝即僑居許下與子由遺老齋相近見樂城集詩中過晚年復營小斜川以居皆宜興無屋可歸之證也但宜興還券事據前與滕達道書有聖主許此安置築室荆溪之語公本意如此其爲放歸宜興買而棄去確實可信乃深雪偶談梁溪漫志皆譌作北歸宜興焚券始借孫館之說時公已困憊不能更至宜興況月下

**滕元發報公已起答書**閒游乎志又誤作藏舟亭今從偶談汰其誤句載此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者保馬戶導洛堆垛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

**附錄**三月初五日神宗崩是日戊戌公以五月戊戌知登蓋五月初間

**六月賈收來賀兼致滕元發書酒和賈收詩**本集與滕元發書云耘老命也

居之詳某畱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須却還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



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鵲、僕或得連茹耶。惠貺三十壺、攜歸餉婦矣。餘耘初聞  
老能道、不宣。**詞案**詩有東來六月改觀來賀諸句、公起登乃六月事也。**初聞**  
**起知登州公將行有懷荆溪作蝶戀花詞**本集述懷調寄蝶戀花詞云雲水  
注。月白沙汀翹宿鷺、更無一點塵來處。溪叟相看私自語、底事區區苦要爲  
官去。樽酒不空田百畝、歸來分得閒中趣。**詞案**詞云溪上卽荆溪也、信爲起  
知登州臨去所作。自後入掌制、命出典雄藩、以及南遷海外、請老毘陵、未克踐歸來之語、讀公述懷詞爲之慨然也。

#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三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謨 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豐八年乙丑

是年六月司馬光薦蘇軾七月呂公著尚書左丞罷保甲十月神宗葬永裕陵罷方田

六月告下

復朝奉郎起知登州軍州事

誥案公與滕元發書四月十七日都中已有起用之信似其時方有議事未上也續通鑑長編

五月復朝奉郎起知登州年譜同此指得旨之日公於六月被命見於別蔡允元語中至紀年錄載八月除知登州合註謂紀年錄似指問命之日者並

誤過潤州和許遵至真州作溪陰堂詩

誥案此詩施註原編次韻許遵詩前是溪陰堂在常潤間也查註引高齋

詩話東坡過真州范氏溪堂即此詩也以詩語考之與公過真州景物不合姑仍施註原編云云其謂景物不合者指公上年過真州在八月中而此詩

則夏日也查註不知公寄家於真故有此論今公自離常後往來於真揚金焦者幾及三月其為六月自常至真又何疑乎又與滕元發書云船亦未足

此乃挈家以去故船未足用其後追過赴飲鄧公瑾舟中觀邸報司馬光押登皆有所據則此為移家至真尤可信矣

入門下省作司馬光書

本集與司馬溫公書云某啓去歲臨去黃州嘗奉短啓爾後行役無定因循至今聞公登庸特與小民同

增鼓舞而已亦不敢上問想識此意誥案是時光已薦公而公尚不知可謂君子之交其云不敢上問者謂光必大有措施而不陳所見也其從容進退



此。如七月四日作蔡襄書跋。本集跋蔡君謨書云。僕嘗論君謨書為中朝第一。議者多以為不然。或謂君謨書弱此殊非知書者。

元豐八年登金山妙高臺作詩。醉後游招隱寺記焦山長老答問。本集記焦山長老答問云。東坡居士醉後單衫游招隱。既醒着衫而歸。問大眾云。適來醉漢向甚處去。衆無答。明日舉以問焦山。焦山以手而立。

二十五日杜介自浙東還相遇於金山為言天台之異贈詩答滕元發書。本集與滕元發書云。專使至辱手誨。伏承起居佳勝。大慰馳仰。某受命已一月。甚欲速去。而遠接人未至。船亦未足。督之矣。區區之學。頃亦試之矣。竟無絲毫之補。復此強顏歸於無成。徒為紛紛益可愧也。人還上謝不宣。

八月子由除校書郎。議郎為校書郎。樂城集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詩云。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矍腹囊。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百家小邑萬重山。慚愧斯民愛長官。梗稻如雲梨棗熟。暫留聊復為加餐。

凡二十九年。自是以七年押入門下省。即參知政事也。亦可謂連步以上矣。

二十七日過揚州訪楊景畧。諸案時楊康至石塔寺與無擇別竹西亭下。畧公知揚州。

詩記事。本集記石塔長老答問云。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起立云。遮箇是塲浮圖耶。居士云。有縫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

樓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徐大正追送於淮上遂同行。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

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徐大正追送於淮上遂同行。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

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徐大正追送於淮上遂同行。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

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徐大正追送於淮上遂同行。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



之重、感慰何極。諸案此書過邵伯埭和孫覺斗野亭寄子由詩作邵伯埭鐘銘。本集邵伯埭鐘銘敘云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銘。蘇軾爲之銘曰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我定以爲便鑄成無漏鐘。以改平等手執彼慈悲幢聲從無有出徧滿無邊空。諸案此銘無年月可考因地附載。九月一日作范仲淹書跋。范文正公帖云軾自省事便欲一見范文正公而終不可得。覽其抵楚州楊傑奉詔遺跡至於泣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元豐八年九月一日。與高麗僧統游錢塘送以詩并作浮磬銘。本集楊次公家浮磬銘云清而直於君子之室。諸案此銘楊傑惠醞一壺醉中詠楊景畧醉道士石和迨淮口無年月可考因人附載。遇風詩。本集與楊康功書云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醞一壺少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托楚守奇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可觀爲和之并以奉呈。大風三日不能渡淮蔡允元來舟中相別書以遺之。本集書遺子邁生條下。僕閒居六年復出徙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來船中相別允元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復風坐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愛其語切類故書和徐大正韻送之以遺允元爲他日歸休一笑。諸案公六月被命見此記。



別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昨日已別情悵惘然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及

徐積詩誥案公揚州和徐仲車詩八年看我走三作怪石古木寄買收本集

耘老書云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  
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  
看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為張方平  
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書楞伽經以寄了元使刻板金山常住本集書楞伽經後云軾游於公之門

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  
為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  
師了元日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為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幾  
走錢塘求善工刻之遂以為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與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逾年相從情均骨

騎都尉借緋蘇軾書與徐大正書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來日離此水甚  
慳澀不知趁得十五日上否誥案十月過海州見所築高麗亭館歎其壯麗

此書公早定十月十五日抵任矣誥案十月過海州見所築高麗亭館歎其壯麗  
留詩過漣水重遇趙晦之贈蝶戀花詞本集過漣水贈趙晦之調寄蝶戀花

把吳興此倦客塵埃何處洗真君堂下寒泉水左海門前酤酒市夜半潮來  
月下孤舟起傾蓋相逢拌一醉雙鳬飛去人千里誥案公前赴高密過漣水

趙晦之方爲東武令、殆遷黃、晦之官於廣西、至是復見、則漣水也。公過漣水、止此二次。詞以吳興比漣水、故有繞郭荷花之句、非十月見荷花也。至

懷仁縣爲陳德仁題占山亭詩、道經密州、與趙杲卿、喬敘話舊、重登常山霍

翔置酒超然臺上、並有詩、自高密赴文登、沿海行數日、道傍峯巒如劍削立、

書柳宗元詩、本集書柳子厚詩云、僕自東武赴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處割人腸、若爲化作身。十五日、抵登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伏奉告命、

千億遍上峯頭望故鄉。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紲之餘、

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臣擊鼓登聞、止求白、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洗濯瑕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致茲異寵、驟及非才、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陞趙偁爲交代、趙偁、東郡人、元

豐末知登州、得蘇文忠公爲代、本集與滕元發書云、登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又行、趙偁淮南轉運副使、勅云、具官趙偁、汝昔爲文登守、而海

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困於征役、而重以饑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憂、此勅乃元祐

元年、公在中書、舍人任所行、知其文登、李師中守登、建道直坊、李大方求題、

治績、故其詞如此、但趙偁似已罷去矣。





以鰕魚寄滕元發作鰕魚行并作書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鰕魚三百枚黑金

不及別啓詩題不及滕達道而詩有分送羹材句是并詩寄子由除右

司諫續通鑑長編云八年十月蘇轍爲右司諫與子由罷績溪縣下漸江

南都以前明年正月二十日告下以禮部郎中召還司馬光薦蘇軾九月己酉

到京所至有詩蘇軾爲禮部郎中合註云紀年錄進上謝表本集登州謝宣召赴闕表云仕

作十月二十日就聞命之日也路崎嶇羣言摧沮雖死生不變

乎已況用舍豈累其懷臣草野賤微雖末學昔從仁願誤蒙拔擢之恩旋

至神宗亦荷優嘉之禮祇合俛身從衆卑論隨時奈何明不自知諫於未信

屢遭尤譴實自己爲力常勉於苟安悔欲追而何及此蓋皇帝陛下躬成王

之幼賴文母之賢輔成天縱之才訓導日躋之聖斯民多幸神斷至公凡所

有爲稍復用舊況秉節推忠之士將欲甄收而作新立法之人旋行降黜如

臣者擢從遠郡俛同大邦豈意寒灰之復燃試其驚馬之再駕每思至此其

念尤遂罷任過萬松堂作詩登蓬萊閣望海作記本集蓬萊閣記云登州蓬

萊閣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又十二石

記云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五島惟沙門最近

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與神仙所宅也上生石時已歲晚不

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

復見海市、禱於海神之廟、明日見之、作登州海市詩。

諸案此詩石刻大字本

日眉山蘇軾書乃書詩之日也。

其見而作詩當在前數日矣。

十一月二日與過游延洪院捨佛心鑑作偈。

本集佛心鑑偈敘云軾第三子過蓄烏銅鑑徑數寸光明洞澈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院僧文泰方造釋迦文佛像乃捨爲佛心鑑以

詩畱別登州人士遂行過萊州雪後望海上三山作詩道出青社李定來迎。

翌日爲盛會極其款洽。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

州人幼受學於王安石推進士除監察御史裏行未敏求蘇頌李大臨不草制悉坐免言者論定嘗匿所生母服不可備言職林旦薛昌朝皆力言之以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召拜右正言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與舒亶何正臣幼蘇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定自鞠軾獄勢不可尙遷翰林學士罷知河陽畱守南京召爲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移江寧府王巖叟言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竈婢責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諸案方定鞠獄時力欲寘公於死逮後廢黜以及此日復召流離遷播喘息未定而發難者已歡笑而承迎之何也蓋小人所以必勝君子者正以皆工此術之故而君子之終不能與小人爭者往往爲氣節廉恥所誤向見笑帝交作而墨池雪嶺者多矣可勝慨哉明年定坐不服母喪廢黜公適當制乃封還詞頭勒令追服定不久便死既死而及於黃泉猶能見其母者公德報之也由是知君子得時而小人挨肩以過心變盡方法叨



登以去是其所以為小人也。夫子由時亦召。記蔡延慶追服母喪事。本集記還故書有子由想已過之說。時地無不合也。蔡延慶追服母喪云。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強。乃乞追服。乃知蔡延慶不獨成人之喪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耶。予請居於黃而壽昌為鄂守。與予往還甚熟。予為誤梁武識引者也。語蔡公在杭州為詩以美朱壽昌。有此事。今無。古或聞句。此詩案之所由起也。然此記朱李並論其意顯然。因李定發。米黻專人至答書。本集與米元章書云。八至辱書累幅。承孝履無恙。甚慰。某自相從之。適何可復得。人事百冗。裁謝極草草。惟千萬節哀自重。語蔡壽州。所封地即青社也。秦曰瑯琊。漢曰北海。魏曰益都。宋曰鎮海。史傳或曰青州。或曰青社。皆任便。七日作吳道子畫跋。本集書吳道子畫後云。書至於顏魯書之無定名也。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過濟南觀真相院新建塔公許以子由所得釋迦舍利葬之。本集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敘云。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為眾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異之。



七年、軾自齊安蒙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見真相院僧法泰、方爲塼塔十有三層、峻峭時蟠固、人天瞻仰而未有以葬。軾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泰聞、踴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採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相樟。臣等合注作長清縣真相院。爲宋寶國作華嚴經解跋。本集跋王氏華嚴經解云：「予過濟南、龍山鍾監誤。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予能識其是非乎？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至鄆州、與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范純粹論給田募役事。本集元祐二年、徵進給田募役議劄云：「臣前年十二月、到京見此劄中。餘詳後。」赴南都過張子平樂全堂。臣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臣案公以十月、自登州召還、卓此狀。臣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二月、到京見此劄中。餘詳後。赴南都過張子平樂全堂。臣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

程懷立爲作傳神記。本集傳神記云：「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須頻問也。』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頰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臣案公過南都、必作數日留、其程懷立爲寫真亦過南都事。年月。十一月上議登州水軍狀。本集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已朔、無考附載於此。」



右臣竊見登州號為極邊、廣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鹽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慶歷二年、知州郭志高為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壁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為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又更差澄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不惟兵勢分弱、以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情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登萊權鹽狀** 本集狀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臣所領登州、十八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權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入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一二年間、舉為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無客旅、與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先罷登萊兩州權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臣竊公無不言事之官。茲以五日之京兆、而兩狀所陳若此。足見其規模宏遠矣。在高密時、深以議京東權鹽為非。逮一過文登、就便動手、亦見其機警而手辣也。

**抵京師至禮部郎中任** 紀年錄十一月到京。供禮部職誤。

**時蔡確為左僕射**

韓縝爲右僕射、張瑄爲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李清臣遷左轄、羣姦盤踞政地、獨司馬光在門下省、惇每詭侮之。光困甚、求助於公。公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君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然之。光賴以安。草給田募役狀。本集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備裁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及十四五。然行之十六年、常積而不名實。欲重斂、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不意先帝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利寬剩錢、以爲他用、故更相發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五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





二也。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爲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舊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爲姦、以清薄田中官、催浮浪人、墮出應役。一年半歲卽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而驟得官錢、必爭爲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今擘畫、欲於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伏乞朝廷議施行。寬剩錢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如火燎薪、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爲田產、乃是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裁幸。唐楊炎廢租庸調爲兩稅、宋承其制、是兩稅中民已出役錢矣。其行免役法、凡坊郭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官品之家、舊無身役、槩令出錢名助役錢。而兩稅如故。則民皆倍出也。其助役錢、福州縣應用雇直已足、仍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名寬剩錢。是倍出之外、又增二分。而有司重歛、加至五分。乃自古無此倍剋者。卒之熙豐間、旱災特甚、而此錢未嘗稍出、徒資黷武之用。是旣以歛民、而又以紿民也。善乎狀云、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此法行、則役有所歸、或復差役、或仍免役、皆末事矣。何必紛紛爭議乎。公以司馬光不可草具未上。至元祐二年、陳奏與光論役法事、始以繳進、賈易劾狀云、軾敢矯稱

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附郭良田以給役人。賴言事者排其議妄斥其說不用。據此說後繳進此狀亦爲劉安世輩所攻。安世嘗言子瞻固所畏然恃其才欲變亂典常則不可。此攻之之證也。事既不行則兵興借用者無須內帑填還而其餘亦自此吞不復吐矣。時有論光者云司馬公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諫大夫執法殿中勸講經幄用則前無古人矣。後有告劉安世者云三代以下宰相學術司馬文正一人而已。答云學術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圖回四海者未敢以爲第。先是祖宗之世行一安世忽有此說蓋倍嘗患難而漸有所悟亦嗟何及哉。差役法積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府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熙寧中改爲免役法使民以戶高下出錢雇役而無執役之苦。然於雇役實費之外復增二分以爲寬剩而有司勒取至於什五民遂以病。司馬光忠信有餘而不習民事以其病也欲一切以差役代之。公到闕首以爲問。公曰免役之法先帝本意使民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衙前民不知有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寬剩浮收五分已積至三千餘萬買石而一錢未用若



盡去此五分。又許民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雇值。則錢荒之弊亦去。如是則天下稱便。毋庸變法也。光大以為不然。熙寧法此其十五年

在洛習見習聞而固結於胸中者如此。雖有變通得失不欲討論也。時有諫光者曰：萬一日後有以父子之道覺悟人主者，則黨禍大起。光奮然曰：天祖有靈，當不至是。遂盡改之，不復顧慮。大抵熙寧法行之已十六年，神宗自知不便，已於元豐間隨時變改，特不肯明認錯耳。此時變法與當日爭法不同，自當因法變通，庶不落羣小口舌。是則光為河海而不納細流之失也。昔漢高與父老約曰：法三章，此專取虛聲也。漢法之酷，皆秦之舊，而元祐更法，大率類是。光所謂朝行夕改而踟躕滿志者，文字則然耳。使光而在，猶或可為無如踵其事者多以因循悠謬塞責，致改法之行於赦款者，雖屢赦而官吏格赦不放，故人事雖修而天裁仍不解也。然則務盡去熙寧法者，徒以供羣小藉口耳。況極附和者，半皆他日務復之人哉。時有論之者曰：元祐執政，類豐於忠信而廉於才智也。以為知言。公曰：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向於密州推行，民甚便之。若力言於上，索還寬剩三千萬貫石於河北河東陝西行之，則三路役人可減大半，此萬世之利也。光尤以為不可。公知言不見從，亦不復上其事矣。本集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辯試館職策問第二劄云：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如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



諸事皆上合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括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緒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通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一、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為左右翼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大以為不可。此



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詔案**公元年論役法狀、本集不載、惟此  
 辯割、自敘與光論議甚明、則元豐八年初到京事也。史官已採差役免役各  
 有利害至罷長征復民兵一節入本傳、而後段之去實難錢五分及折納役  
 錢折納雇值三層歸結一槩刪去、則所採者化實論為浮議、一若杜甫好議  
 時事、高而不切者矣。其載於元年論役法下、亦小誤。今據**劄**告下、遷起居舍  
 載入召還之時、仍更正簡明之語、作為綱領、以正本傳之誤。

**人上辭免狀**。本集狀云、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者。  
 職必致煩言。願回虛授之恩、庶免有言不允、再上辭免狀。本集狀云、右臣近  
 素餐之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祖受。有旨不允、再上辭免狀。乞辭免起居舍人  
 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  
 所東西。況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狷褊、賦命奇窮。既早竊  
 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來  
 未有。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  
 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

**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復辭於蔡確、確曰公徊翔久  
 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卒不許、到起居舍人任。**本集與子安兄書云、某到不旬  
 免、又辭免中書舍人狀云、到省半月、而權為右史。**詔案**狀云、到省謂到部也。  
 台前書以考之、約以十二月初間至京、到省即任。其起居舍人之命、下於望  
 前、再辭不獲、而後到任、已在望後、則在省恰半月也。措詞如此、不苟、即知下  
 文出入禁闥三月有餘之語、必無錯悞。而墓誌有誤、無可疑矣。詳後案中書

舍人條下。其起居舍人章惇爲言神宗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謝表本集軼去故不載。章惇爲言神宗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賦章惇猶能爲蘇軾道上德音也。何道春渚紀聞云元符間宗室有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者蔡京行詞云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惇謂會布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身坐銀交之椅何異布曰頃時記得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惇顧許將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語案神宗晚年甚患文字之陋大率類是安石之學可以見矣。未論文書本集與張文潛書云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案東都事畧張耒舉進士爲臨淮簿壽安尉或平丞召爲太學錄元祐初爲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館檢討在館八年公答書在元豐末正文潛由咸平丞遷太學博士時也未准陰人少時游學於陳子由愛之因受知於公弱冠登第四學士中惟耒年最少公歸嘗後庭堅補之皆相繼論謝惟耒獨得士人鄉學者並以耒爲師幾於西河之子貢也據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耒三子相結和皆中進士第。耒結在陳死於兵和爲陝西教官歸葬二兄復遷耒見



未遂亡。後未在三館。顧義自守。乃以公故累次坐貶。鼠入黨籍。其子又送皆遇禍。雖大亂之時。人無一定禍福。然如未者。亦見天道之曠曠矣。**純粹出守慶州和胡宗俞錢勰韻答李之儀詩**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六終

武林韻山堂三氏藏版



蘇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七

仁和王文讀見大甫誤男霖圻覆較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七

閏二月蔡確罷司馬光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呂公著門下侍郎李清臣尚書左丞呂大防尚書右丞章惇罷范純仁同知

樞密院事四月韓維罷呂公著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文彥博以太師平

章軍國重事王安石死五月韓維門下侍郎呂惠卿落職分司南京八月詔

常平依舊法罷青苗錢九月丙辰朔司馬光薨辛酉大享明堂大赦天下張

璪罷呂大防中書侍郎劉摯尚書右丞又蔡京罷開封府出知成德軍亦秋

冬間事京畿旱河北楚海諸州水詔蠲租歸夏人浮屠安強毀蘆米脂四禁

正月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即改賜銀紉前又侍通英閣見後謝表子由

至京到右司諫任晚飲詩意乃正月初到京師也二月二十七日選用上乞

執政狀首論左僕射蔡確檢仗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維議閭性暴才疎

行汙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筭之人持祿固位安能有為伏願早賜罷免別

擇大臣閏二月一日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維狀二日乞罷蔡京開封府狀

六日上殿乞罷右僕射韓維劄又乞黜降韓維狀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再

乞責降蔡京狀乞罷安燾知樞密院狀再論安燾狀乞責降韓維第七狀五

月十一日言蔡京知開封府不公事第五狀十九日乞誅竊呂惠卿狀二十



入日乞責降呂和卿狀。六月八日再乞罷呂惠卿官觀狀。二十日與東西省同論呂惠卿狀。又與王觀言張璪天資邪佞易以為喜宜除去。八月八日上殿言張璪劄已上章疏皆樂城集所載當時攻逐諸姦議者以子由功為多。但其黨羽散布中外積恨切骨。司馬光呂公著既踐其位不知求善後之策。用能善後之人但紛然變法取快目前。羣小皆來附和遂至邪正不辨流為積重之勢。其後死者牙去者去獨兩公禍患為重既開惇京以必入之路其修報固應爾也。靖康間行譴京離諸人其幸執相謂曰享福發難者多。往嶺外避兵去了却是我等當裁情事雖不同而當裁則一可為一悔。公曰與王遽晚飲作詩。樂城集次韻子瞻與王遽朝請晚飲詩云矯矯公孫才不訪我不嫌泥正滑留君深愧酒非醇。歸時九陌鋪寒月清絕空教僕御尋故人。案公此詩王註施註本皆不載查註從蒲積中歲時雜詠收入續採詩中。據子由詩用韻相符載題題意寂圖詩前公以正月八日招子高晚飲十二日作憩寂圖跋兩集符合則此詩信公作也。今改編入集。子高名迴公為賦芙蓉城者改名訪歐陽斐辯兄弟以其父修墓碑為託。樂城集歐陽文忠公神道墓字子開訪歐陽斐辯兄弟以其父修墓碑為託碑云元祐初曾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入謁太夫人以中子迫請婚斐女。集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云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李在朝如見公黃庭堅始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黃庭堅始拜公都下。黃庭堅山谷題跋云元祐中乃拜子瞻都下實聞所未聞。韻案黃魯直以治平四年劉輝榜下登第為葉縣尉大名府國子監教授。



知太和縣監德州德安鎮時以召為校書郎至京。作庭堅所遺洮河石硯銘。

本集奏狀東都事畧同山谷年譜作德平鎮誤。本集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云洮之礪發金鐵琢而泐堅密澤。十二日為柳

郡洮岷至中國棄予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仲遠題憩寂圖。本集題憩寂圖詩云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

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肘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為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畱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

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

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黃魯直次韻詩云松含風雨石骨瘦法窟寂修僧定時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出無聲詩龍眠

不似虎頭癡筆妙天機可並時蘇仙漱墨作蒼石應解種花閨此詩與王詵

相識此詩查註據續補遺編入元祐三年詩內誤今改載元年案中。與王詵

相遇殿門外話舊感歎詵復以詩相屬和韻九月十五日詩後查註合註從

誤敘稱不相聞者七年自元豐庚申計至元祐丙寅正七年也是年九月八日作王晉卿詩跋十一月二十一日為王晉卿書黃泥坂詞必非二年九月

始遇於殿門也。送陳睦知潭州詩續通鑑長編云元豐八年十一月六日罷免役復差役差官置局詔公與議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



君實憤然。東都事畧云：元年二月乙丑罷雇役。**詔案**二月六日已罷雇役，復差役，置局集議，命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役法。純仁曰：「此事當熟講而後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力為光言之。公狀稱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而不及范純仁者，蓋公之所見亦與范同也。其論衡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原疏本集不載。見於蘇劄中者已詳於前矣。時免役已罷，置局集議者為詳定差役之法耳。據子由後狀，自復差後不善之處甚多，蓋以未下郡縣講求之故。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於口也。」時光所薦士並在差中，皆爭以此効尺寸，而元豐舊臣尤欲以此附和自存，蓋改差悉以舊章，胡混損益，人皆優為而為功，則鉅易於干進。純仁欲緩行，已為眾所惡，而公欲守舊法，則此局即當撤所差官，即當罷此曹，何以自見？宜其羣起攻之，而光至於憤然也。此乃舉朝之怨所歸，與子由攻諸姦，徧插荆棘自此終其身，在荆棘中行矣。**八日朝**

**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詩****詔案**此詩施註原編不載，續補遺中查註移編於此。其題皆作元祐元年二月八日，似不誤也。因本集有二月八日在中書舍人任繳狀不應再值起居院，後有考定故載明於此。

**十五日進韓維讀三朝寶訓事**本集講筵進記云：某時為右史，奏曰：「臣今月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惟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詔案**公為起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惟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詔案**公為起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稱今月十五日。公以上年十二月到禮部郎中任。在任半月始除右史。已在十五日。後由是推之。當為元年二月十五日。所進蓋故事。以春二月至端午。遇隻日。適其輪官講讀。無正月也。今考定。此條則前之二月八日在起居院信矣。

### 和王觀喜雪詩閏二月六日書

### 由夢李士寧事

本集書子由夢中詩云。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相遇。草草為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

豚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三月告下遷中書舍人上辭免

吃。明年閏二月六日為予道之。書以遺遲子。本集狀云。右臣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白

狀。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為右史。欲自勉強。少酬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

今又冒榮直授。躡衆驟遷。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凡公集所載墓誌。皆二月遷中書

舍人。此乃三月之謬。樂城集原文作二年。尤謬。據公詩。二月八日在起居院作申公詩。紀年錄亦作二月八日。似無誤。而本集有二月八日在中書舍人

任。徵還范子淵詞頭狀。與墓誌二月之說合。但公已遷去。不應是日更值起居院。二者必有一謬。又考范子淵狀。後接載三月十六日。繳吳荀狀。自二月

八日以後。越閏二月。中間脫畧。此范子淵狀。乃三月八日。而謫作二月八日。故與申公詩相礙也。此文云。到省半月而擢為右史。出入禁闥。三月有餘。上

年十二月到京。上水軍權鹽二狀。銜位前知登州軍事。上狀之後。始到禮部郎中任。又任半月。擢右史。已在十二月二十日之後矣。由是而計。至二月八日以前。遷中書舍人。僅有四十餘日。登之奏狀。可妄云。出入禁闥。三月有餘。





乎。蓋公以三月初間遷中書舍人。自十二月二十日起連閏二月。積算至三月初間計百有餘日。是為三月有餘。續通鑑長編云。是年三月。劉摯呂陶進對太皇太后曰。近除胡宗愈。蘇軾盡是此中。自除兼蘇軾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滯。如二月除則後有閏二月。為日已久。必不至三月而憶及其事。并云近除也。此又三月遷中書舍人之確證。而本集范子淵狀之謫墓誌之誤。無可疑矣。且作二月除則十五日進三朝寶訓。乃右史事。必移至正月十五日。始與二月八日中書繳狀合。而正月例無講筵。此又未遷之確證也。似此批考定。若問諸年譜紀年錄年表。所謂視茫茫而聽蒼蒼者。更無論各註矣。批

# 答不允至中書舍人任仍改賜章服進謝上表

本集中書舍人謝表云。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

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歷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忽當此選。莫測其由。而臣日侍適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鑑之難逃。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送程之邵知楚州。此詩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王廷老知虢州詩。毫紫微閣。病眼昏花。因書檄句。乃任中書舍人後作也。查註列二月八日前合註從誤。今以考定除中書事改編。王廷老知虢州詩。查註云。伯敷長子。娶東坡女。子由有代祭王虢州文云。我遷於南。一往六年。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樂城祭王虢州文云。具官蘇軾與弟轍致祭於故虢州。

使君伯敷朝散親家翁之靈。軾官吳中昔始識君。愚不自量欲裕斯人。君在其間時一弛寬我賴以全民亦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還家。宋都輟適在是。簿書之閑往走君。廬忘其厄窮笑歌歡。呼我遷於南。一往六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惟舊親戚惟始。西號之行過我都城。計來自西驚但不信。追懷平生哭於寢門。漬酒束脯以寄酸辛。向饗。此兩公合祭自軾官吳中至民亦少安止。述倖抗時抗行新法與各官不合而廷老爲提刑轉運獨周旋之。此公語也。以下罪廢家宋度入輟適在是句及遷南許女之事至親戚惟始止。此子由語也。又自西號之行至終篇乃兩公合語也。子由官於宋故云簿書之閑還往。公未嘗官宋也。子由以庚申遷南乙丑召還故云六年公遷南止四年餘也。子由七女在籍喪其幼者尚有六女故有婚因之訂。公無女也。查註屢謂伯敷長子娶東坡女及代作祭文之說實由誤讀此文也。合註從誤今皆刪。又公在徐州子由廷老皆在宋故廷老有和張方平之子十七寄公之作而公徐州卷中有轉和廷老之作也。合註謂廷老家居與彭城相近者誤。又據此文廷老卒於虢州其喪歸兩公皆在京故合祭之乃元祐二三年中事也。既考定矣。偶憶公詩有平生無一女句乃偏索全集而不可得。客有專嗜蘇集者至舉問之。答曰未見有此句也。子誤憶他人詩耳。越數月忽於無意中見之乃公在金陵和葉濤詩也。因不更改而附載於後以見讀詩之難而註尤不易。詰惟虛衷自勉以期少誤而已。

**八日繳進范子淵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三月八日試中書舍人蘇少卿范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爲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爲修堤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



不成其罪甚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其兗州又是節鎮，白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即非責降有罪去處。又緣子淵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伏候**行**。范子淵勅旨。此狀是否作責詞，且須請旨特錄載以見羣小之誣也。**行**。范子淵知兗州勅。本集勅云：勅具官范子淵，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歷試以事，水土之政與郡縣異，其觀汝**行**。王誨知河中府勅。本集勅云：勅具官王誨，汝於牧民尚勉求効，以蓋前愆。**行**。王誨知河中府勅。以名臣子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民宜之。河東吾股肱之郡，方唐之盛世，有**行**。鮮于侁太常少卿勅。本集勅云：勅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行**。范祖禹著作郎勅。本集勂云：乎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行**。范祖禹著作郎勅。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善惡賢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祇厥**行**。孫覺給事中勅。本集勅云：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官無曠乃職。**行**。孫覺給事中勅。其不明，雖臺諫亦失職。朕以冲渺，丕承祖宗。



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矧  
茲封駁之重任。任參黃散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  
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  
補。聞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  
閱月於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閣。行范子淵改知峽州。勅云。  
之志。施於還詔。批勅之間。其一乃心。以稱朕意。行范子淵。改知峽州。勅云。  
勅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  
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  
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詔  
此勅乃范子淵知兗州。復為言者所論。故又改峽州。亦為三月所作。本集所  
載西掖告詞。凡二百十餘首。起於三月。迄於八月。均無月日可考。至王誨。鮮  
于侁。范祖禹。孫覺。四首。從范子淵二首。中間選錄。而子淵二首。則以繳狀年  
月為據。以是知皆三月作。和錢思病起詩。題作答錢穆父舍人病起續  
也。餘未詳月日者。皆不載。和錢思病起詩。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四月。中書舍  
人錢思。充天章閣待制。十六日。繳進吳荀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三月  
約其編次。乃三月作。十六日。繳進吳荀詞頭狀。十六日。試中書舍人蘇軾  
狀奏。今日。十六日。雖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右臣  
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  
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履之為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  
汲。窮姦積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  
有告詞。臣未敢。送康師孟歸洛為書贈別子由赴臨汝詩。本集書別子由先  
撰。謹錄奏聞。



首云元豐七年余自黃遷汝在別子出於筠作數詩畱別此其一也其後雖  
 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歸洛書以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  
 國康師孟東二十二日繳進沈起言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  
 平人見施註二十二日繳進沈起言狀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日二  
 十二日雄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放朝散郎監獄廟者  
 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如求邊功構隙四夷王詔以熙河進章惇  
 以五溪用熊本以通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  
 十萬人蘇軾一家坐受屠滅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  
 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為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敘用今以一朝散郎監獄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  
 帝至明至寬不刊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  
 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為害不細伏望聖明今後有敢為起等  
 輩乞敘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伏望勅旨賜與公與章惇四月與王  
 自來交厚時子由既奏逐之公復形於奏牘自是為不解之讎矣四月與王  
 遂及其姪震張為老與仲達游於寺書歐陽修在執政口寄王素詩本集  
 陽寄王太尉詩云豐樂坡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心無愧直  
 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藥名何待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  
 東西問老農此詩陽文忠公寄太尉詩歐陽修與公之子定國姪孫子  
 發張彥若同游黃梵定國詩此詩以遺詩人黃仲達仲達言從文忠公者也  
 元祐元年四月門生蘇軾書和  
 國跋云姪孫子發即王震也和王聖俞并與其姪震之和送震矢藥少詩

二十三日繳進陳繹詞頭狀。

本集狀云、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二十二日、準吏房

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勳不盡、至薄其罪、外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別造杉木胎者、貨易入己、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賊準例除名、其餘罪犯、難以悉陳、奉勅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畧曰、嚴罪至以除名、論賊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錄、復典大為法秀作法雲寺鐘銘、本集法雲寺鐘銘敘邦所有諸命、不敢依例撰詞。詔大長老闍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尉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莫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為之銘。和朱光庭初夏喜雨詩。五月一日、韓維拜門下侍郎、自是朔黨起。東都事畧云、五月丁巳朔、韓維門下侍郎。韓憶字宗魏、其先真定寧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維字玉汝、元豐八年、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維字持國、絳之弟、維之兄也。門下即參政所改、是韓氏父子兄弟已四相矣。有宋用宰執子弟太過、亦是一弊。元祐宰執不可以子弟目之者、獨范純仁耳。維於絳、維之間、可稱彼善、但維乃神宗穎邸日夕稱薦王安石之人、即不當用。況子由與孫覺、王觀等累章攻維、汙暴至四月己丑、維始罷去、相距二十八日、復用維、何也。彼以四相門生、故吏聚於一時、雖不援引、宜其人





多。明年呂陶彈維授引親舊分布要地。維雖去遂至東口鑲金。此朔黨之所由起也。當時指撻洛蜀黨者則竟指撻之。惟朔黨多不敢名。至南宋猶爲之諱。亦見其羽翼之盛。十八日繳進張誠一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五月雖五世而不斬也。同范百祿狀奏今日十八日準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遙郡防禦團練使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提舉宮觀已駭物聽況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爲過使誠無之亦當爲誠一辨明緣繳進李定詞頭狀五月十八日試中書事係惡逆不道所有告命未敢撰詞。繳進李定詞頭狀五月十八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日十八日準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爲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爲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未敢撰詞。行王安石贈太傅勅集王安石贈太傅勅云勅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據批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詞案王安石以是年四月癸巳卒據此勅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韓維之罪上通於天矣。安石緣此

四人進用、既誤國矣、茲則盡變熙寧法而絕無行誼、寵以師臣、其變法又曰以母改子、然則新法之咎專以歸過君上、不必悼京之姦而攻之也。此四人者不肯認錯、故其所爲如此、而寧授羣姦以亂國之柄、殊不知再一召亂而宋不可爲矣。詞曰：斷以己意、古今所無、胡不百年爲之一涕、可想見其憤然而行筆也。行張誠一分司南京責詞。本集勅云：勅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餘詳後條。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姦言、誠行、蠹國殘民之狀、論者紛然。方議其罪、而悖德隱惡、達於朕聽。考實其狀、至不忍言。詩不云乎：行有死人、尚或殮之。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爲手澤存焉。今汝之所爲者、二十五日乞罷詳定何爲至此極也。縱朕不問汝、亦何顏以處樞紳之列乎。二十五日乞罷詳定役法劄。奏爲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議論委是疎漏。又況衙前招之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既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取進止。又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辯試館職策問第二劄云：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仲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



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諸**此劄追敘前年十二月登州召還與司馬光論議役法及給田募役事。已摘載前卷案中。此節乃追敘元年差赴詳定局與議役法。因所議不合。至五月請罷詳定局差遣也。本集不載議狀。故摘此補之。并**六月行呂惠卿安置建寧軍責詞**。本集勅云。元兇在位。民不奠居。爲註明。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詔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尙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黃慶基劾狀云。軾行貶呂惠卿告實。詆先帝。公辯劄云。原降詞頭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責授散官安置。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詞頭。所有臣安敢減落。**諸**王安石呂惠卿曾布章惇均應重譴。首當正安石之罪。如是則國法伸而綱紀立。大姦遠徙。使之沒齒無怨。則羣小反側之患。自絕迹矣。無如安石本由結託韓維呂公著進用。文彥博司馬光亦力薦之。



一時傾風直如聖人再出以致富弼韓琦皆爲登動。神宗在潁邸韓維日夕稱薦逮一朝專政此腹心之疾自臟腑內潰出也。元祐更化此四人者自欲掩覆故於安石之罪悉包涵之。光方寢疾聞安石死喟然而歎謂執政曰介甫但執拗贈卹宜從厚。却將安石輕輕放去而以不遑悉歸之神宗不聞公著輩有一言爭之也。既欲改熙寧之法罪熙寧之人乃於罪魁則厚褒之惠卿則重貶之會布章惇並與大藩其餘呂嘉問邢恕蹇周輔范子淵鄧綰李定之流或出或放便謂了事。此豈可以服天下示大公平。宜其羣小反覆玩弄而禍不旋踵也。然則若何而可。曰此宣仁失正本清源之道也。神宗固嘗曰來年皇子出就學當以光公著爲師保。此元祐並相之章本然至紹述興而未嘗有以是爲宣仁辯者。蓋神宗之意本指講筵如謂付政即出神宗遺意此羣小所不知也。故此二臣者惟當處以經筵之任起文彥博意在使遼夏知之此裝飾席耳。及其既誤又須爲老臣地殊多扞格。此三相一執政有礙行法不用則源流清矣。當安石處盛望之日獨張方平識其大姦謂必亂天下如使爲相則難進之羣小不可給也。更以范純仁韓忠彥輔之開隙何自生乎。如是則源既清而本亦正矣。所謂變法者惟青苗一項不可畱在簾聽之初即當罷之不必畱爲諸臣口舌。乃不能遽捨而姑徐徐者此宣仁失計也。茲既誤矣惟當獨罷青苗其變役一項純仁子由諸人有議只須緩行隨時補苴其他不可者惟權鹽綱密富變通之餘皆因事更正及分別等差仍於郊恩放赦去之如是則仍若遵循元豐而變之不覺也。其奈司馬光引用在洛有連多人首以正名定分歸過神宗黨同附和反是則攻此專欲自爲名也。君子之好名與小人之負販無以稍異而誤國則一。惟公識此故獨於制詞之要者皆推本神宗之意而後猶不能自立則所謂以母改子



者。尚何解乎。宣仁不知相張方平以鎮羣小。而首召呂公著。公著素重安石。而輕方平。與其父夷簡之薄范仲淹相似。故於元祐初。老臣恩例。特遇柳之併奪其神宗特留之宣徽使。方平託目疾以終老。遺言不許子孫請諡。此因公著發也。王安石日錄。凡受恩如富韓文呂歐陽及所交司馬范蘇諸人。鮮不譏貶殆盡。獨方平素貌之。而日錄不敢置一詞。論者以爲異。其大也。故云。欲盡破安石邪黨。令老姦自死。莫若相方平。宣仁雖不知出此。不可謂秦無人也。非久。光薨。公著獨相。輒苟安了事。自始誤至終矣。至安石之褒與惠卿之貶。公所不得與聞。但奉行詞命。乃羣小於安石美詞。視若固有。而惠卿責詞。則遽爲口舌。卒以此爲坐罪首。一大款。是皆諸臣以私害公。因以自蔽。而至於謀國不臧也。樂城集六月八日上乞罷呂惠卿宮觀狀。今據此。載六月。中。行陳侂知陝州勅。以爾出入冊府幾二十年。安於分義。不妄附麗。以干進取。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願爲一郡。以卹幼孤。朕甚嘉之。夫入爲九卿。貳出爲二千石。此亦指紳之高選也。汝益勉之。詔。陳侂六月知陝州。見本卷詩註。二十五日。薦朱長文劄。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試中書舍人蘇司戶參軍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積三十年。安貧樂道。閤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於東南。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入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論坊場役錢劄。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六月日。試充蘇州州學教授。取進止。論坊場役錢劄。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應坊場

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一處椿管通謂之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緣衙役人諸般支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答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六月日試使乞詳酌指揮。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爲重賦稅難催處以戶長爲重土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爲重難以限定等第一槩立法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委上議富弼聖狀六月日試中書舍人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蘇軾同孫永李常韓忠彥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伯傳堯俞趙瞻趙彥若崔合符王克臣謝景溫胡宗愈係賢范百祿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近準勅節文中書省尙書省送禮部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附廟後降勅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附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尙書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臣名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歷選勲德貴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諡文忠富弼秉心直諫操術閑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春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七月奉勅祭西太一宮和韓川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爲宜稱謹錄奏聞。韻西太乙宮見王安石題壁猶存次韻詩有秋早川原和子由韻送陳





同知陝州言。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六月。行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舊義  
問河北轉運副使勅。本集勅云。勅具官顧臨。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  
以不失有罪為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於吏。則歸告  
吾法。朕甚憂之。太原之民。困於邊備。使者之任。不輕付予。以爾儒林之選。號  
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媮。其服新職。以莅一道。勅唐  
義問云。趙魏之地。被邊帶河。使者之任。匪人可乎。以爾直諫之節。世其家聲。  
豈弟之心。不忽民事。必能深識朕意。以肅吏靖民為本。往任其責。以寬吾憂。  
附錄。元祐八年黃慶基劾狀云。軾行唐義問河北轉運使告。指先帝常用聚斂  
之吏。公卒坐譏訕。此其一款也。續通鑑長編。元祐八年七月。顧臨為河北轉運使。今據此編。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狀奏。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守  
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強。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  
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躋。守道不回。此皆朝廷  
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  
進長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惜也。欲望聖慈。  
畱攽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行蘇頌刑部尚書勅。本集勅  
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候誅譴。行蘇頌刑部尚書勅。云。朕聞  
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  
以無訟為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敷求迪哲之人。

給散青苗錢斛狀

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珍靖。

徐月懷。雞之道。照準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

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

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

標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且每散

青苗卽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一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

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

債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持隆旨。軍

青苗錢。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還二

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稅無吏

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所有上件錄黃。臣不敢書之。行下。伏候

勅旨詰案青苗雖罷而熙豐餘毒流爲積欠。其後雖累有攷文、考之膏、因、係、爲、

奸官司催擾如故。元祐之末、民爲積欠所壓、困憊特甚。京東路皆荒亡。江南、



至於麥熟不歸緣所獲。不敷償欠故也。悲夫。二十二日與王肇子由觀黃庭堅詩題後。本集書黃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於世。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定國子由同觀。不啻言知部州勅。本集勅云勅具官劉誼汝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窮而不民惠鮮鰥寡者必剛毅不回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元祐八年黃慶基劾狀云執行劉誼知韶州告安知有今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公後卒坐謫。此行李之純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勅。本集勅云乃者役錢貨萃於北方而天不靖民河溢為哉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矣。嗚呼其孰為朕勞求安集使復其舊乎。具官李之純治辦之能嘗見於用忠厚之質不移於勢是用進登書殿增重使指其往撫疲瘵之俗察貪暴之吏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朕將酌民言以觀汝政可不勉歟。元祐八年黃慶基劾狀云軾行李之純河北都轉運使告以厲王之亂相疑公後卒坐謫。此其一款也。已上黃慶基奏劾中書舍人指斥先帝時事呂惠卿唐義問黃頌誼李之純五條今並於集中檢出原文登載其劉誼李之純二款以未能確考月日附載於此。慶基原奏及公辨劄詳後卷三十六總案。告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進辭免狀。本集狀云右臣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比。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伏望追還異恩以厭公論。紀年錄十月十二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合註翁方綱云宋



史哲宗本紀九月丁卯蘇軾爲翰林學士。又云長編亦載是年九月丁卯。**案**宋史長編諸說均未確考。本集八月四日不散青苗狀在中書舍人任九  
月論約束狀在翰林學士任。空其日不填。據奏議不可辨也。更考內制元祐  
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二年十月十四日西京赦文。三年六月德音赦文。  
凡三篇。此北扉麻制。非西掖告詞也。公如尙在西掖。豈能越俎而謀之。如謂  
此明堂赦。原係西掖屬草。則後兩年公在北扉。不應有後二作也。史稱九月  
辛酉大享明堂。以神考配。赦天下。是月丙辰朔。辛酉卽六日也。本集所載係  
肆赦之日。非撰文之日。公自有除命。則上狀辭批答不允。則再辭。然後宣召  
入院。旣入院。當在赦之前。十日。上此文。卽尙書省奉行。放發。亦須預爲之地。  
內廷不能六日付外也。凡草麻。召對內東門。取旨。不到北扉。何由草麻。改載  
於此。批答不允。再上辭免狀。本集狀云。右臣近者奏乞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  
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尙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  
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尙多。必有積薪之誚。兄弟並進。豈  
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詔賜對衣金帶金鍍銀鞵。馬  
亮其惻惻。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詔賜對衣金帶金鍍銀鞵。馬  
**差供奉官宣召入學士院上謝宣召狀**。本集狀云。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  
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  
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  
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座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  
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顛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



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為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英宗嘗欲召入翰林。神宗亦欲召修國史。為韓琦王珪張璪所沮。此云先帝專指神宗欲付國史事。也。計自英宗以來。凡淹滯者二十二年。進謝上表。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指紳。此蓋伏遇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敷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再謝對衣金帶馬表。本集謝表云。臣賦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朝延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俛僂。流汗交併。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縉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眾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縑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違寒陋。亦被光華。履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鞭自。上笏記。本集笏記云。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誓敢忘希驥之心。上笏記。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收已棄之材。將作明堂。建無窮之業。顧慚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作明堂。本集內制明堂赦文云。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未足以慰天下之心。仰繫母慈。總攬政體。維熙百度和樂四方。賴帝貺臨海寓寧。又三垂之兵。靡警萬邦之年。屢豐庶幾大

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惟茲肇禮。屬予訪落。喪有以懋。而從變祭。無以卑而廢尊。願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義。以得萬國之心。我享惟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公其人。追惟先朝。嘗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諏縉紳。刺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辭。崇先聖。垂承一天。革顯慶之兼尊。隆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異乎冲人。遵道教於前者。成法於後。涓選吉日。哀輟上儀。奉馨琳宮。奠玉路寢。神之弔矣。燕及皇天。誰其配之。既右烈考。於時夙齋。輅之駕被袞冕之章。備庶物之微。追三牲之養。靈游而風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履霜。詎勝悽愴之意。優然出戶。如聞歎息之聲。秩祐賚我。思成侍臣。助予惻楚。既迄成於熙事。敢專饗於闕休。宜布洪恩。以暨諸夏。於戲。漢廷祀帝著於卽阼之踰年。唐室施仁。固以御門之吉日。蓋禮盛者文。綽澤大者流長。尚賴文武之英。屏翰之雋。協恭致治。以輔邦家。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臣某等。本集內制八百餘首。文繁體備。大抵起於元祐元年。而止於四年。其明堂赦文。爲最前作。因以冠篇。其餘次敘。參雜不一。六年再入。爲承旨。僅五月。本集無六年內制。各作別列。尋求其故。蓋所作無多。併混在內。因檢出其可辨者。分前後約選百數十首。並著於編。大畧如朝廷典制。宮禁儀文。宰執恩例。館閣掌故。原廟告虔。寺觀致禱。外藩部落。邊臣使客。朝聘燕饗。撫綏存問。修省哀慕。節序令辰。皆約取之。旣以備一代之制度。卽以備一集之體裁。其樂語之帖子詞。一類施註已採。附詩後。查註復制取其教坊詞之口號與帖子詞。同編卷四。十六。今從查編。此則不存樂語一門也。

九月一日。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薨於西府。朝士方致齋不赴。六日。太享明堂。以神宗配。大赦天下。





禮成不賀。輟視朝。公率兩制官自使所往弔。本集狀云蒙陛下其孤寡以古

禮治喪事不受弔。眾方譁。邵博聞見後錄云司馬丞相薨於位程伊川主喪

顧以入。孫升談圃云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

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戲曰明

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論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

謂煥糟鄙俚叔孫通也。聞者笑之。皇宋治迹統類呂陶云明堂降赦訖三省

官欲往奠司馬光程頤言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即往弔喪坐

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蘇軾遂戲程曰此乃枉死

市叔孫通所制禮也。眾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毛奇齡論語精求篇云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節皆見檀弓。一曰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一曰弔

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特不樂樂字即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

字。若云餘哀未忘則音洛矣。若餘哀未忘猶是註不歌之意。固是無礙。至小

註引新安陳氏謂是日歌或遇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

也。此則本檀弓文而歌字樂字竟分見者。然語滯矣。伊川歌則不哭固非是

然曰歌可哭哭不可歌則又不然。哀樂皆是情無可偏執。儻出弔之後偶奉

僨命則宴饗贈答固亦非哭可謝者。且子但哭不歌耳何嘗云不可歌耶。

而三省六卿皆集宣仁哲宗臨奠入哭甚哀贈太師溫國公秘賜從厚敘以

水銀龍腦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治喪事公作行狀。本集司

馬溫公

行狀云。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碑載諡。此不載者。諡議未定。可見迫促爲此文也。凡大臣之喪。禮出朝廷。命未下。私家不敢擅行喪禮。君命復爲文。卒兩制官祭之。本集公祭文云。左僕射贈不可測也。故與三家村異。復爲文。卒兩制官祭之。太師溫公之薨。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耆龜。枉尺直尋。顧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資。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於洛。四海見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爲。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譬如農夫。既闢既苗。投種耒耜。矧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爲雨泣。路人垂淚。矧我衆僚。左右瞻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歎此奠章。以侑一卮。兩制三省。公祭文。乃子由所撰。載樂城集。尙書侍郎公祭文。乃黃庭堅所撰。載山谷集。此屬兩制。公祭文也。公既爲行狀。范景仁取以誌墓。其家乞公書石。公曰。范二丈作賦。不當辭。然非三家之福。卒不書。公當日慎之如此。而卒坐訕謗。足見其誣也。邵博載有墓銘。今錄其畧云。皇皇我宋。神器之重。下年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乃於黎民。誕爲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訕訕。險陂懷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於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蠹毒。方復任



公在棄萬國未克厥終。二聖繼承朝訪夕諮。公既在位勤勞百為。盡瘁憂國。夢寐以之。曾未暮月。援溺振渴。利與害除。賞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別白黑者。哲俊又野迄無遺。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邇。風從響應。載考載稽。名實相稱。天胡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恕。喪吾良輔。嗚呼已乎。而不留乎。山可拔也。公之意氣堅不可奪也。江漢可竭也。公之正論決不可遏也。嗚呼公平。時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於斯。哀哉。八日。王詵寺友。本集題王晉卿詩後云。晉卿為僕所累。僕既請齊安。晉卿亦貶武當。錢言。且寒窮困。本書生常分。僕處不戚戚。固宜。獨怪晉卿以貴公子。罹此憂患。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樂。此孔子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子由除起居郎。續通鑑長九月。蘇轍為起居郎。轍以起居郎入侍。通英蓋入侍。在十月後也。十月二日。賀遼國正旦書。賀遼國正旦書云。獻歲發春。共講三朝之慶。寶鄰繼好。茂膺五福之祥。申飭使車。往陳信幣。永言欣頌。曷罄論陳。元祐元年十月二日。詔案此書乃宋年例。納幣即賀正也。遼淵之役。寇準極不欲和。而羣小輩譖準以幸兵。真宗且願出百萬準不得已。以三十萬和之。遂貽子孫無窮之害。此景德元年事也。自是通好者三十九年。至仁宗慶曆二年。西夏用兵。方在困弊。契丹乘釁以重兵壓境。欲割關南十縣。且求婚。富弼拚身命往爭之。遂罷求割二說。歲增銀絹各十萬兩正。晏殊會議其名曰納神宗深憤此事。志欲富國強兵。羣小探其隱而中之。因以召亂。至徽宗國是日非。而欲挾食於虎狼之口。博紹述之名。又自覆其鼎也。康王南渡。殺其金所父之岳飛。而以兒臣事之。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兩正。其後雖各減五萬。而金之秤尺無法。貽耗通融。糜費需



索各項不可勝計。又正旦生朝遣使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絲幣一千疋、腦子香茶藥物稱是。外遣泛使則倍此數。而使副前往禮費甚繁。亦皆代辦。至於前赴彼界搭蓋棚屋、般運什物、防護銀絹、聽候回退、部夫支應均屬有司管認。樞密院差官四員管押銀絹、戶部差官十二員管押絹網、隨帶左帑庫子、秤子先於臘月下旬至盱眙、隨同歲幣正副使添帶將官一員、兵三百人過淮呈樣開歲三日長交。兩月訖事。其使者之來也、在遼時已有迎勞燕射朝辭宣賜沿途賜筵諸費。地方承應不在此數。至金遇事增益費尤不貲。計每年常例賀旦賀生、跋來報往而正副使不絕於道、信日不暇給矣。嗟乎。準與飛操可不和之具。務扼之使不得申其志。其無準與飛者復無仁宗之德。又欲彊爲之使。準終主戰。其見殺當與飛等亦無補於不和之一策。而和之則其流弊遂至於此。書必稱信幣例也。宋自有其國。胡乃歲以數十萬取信於遼金。蓋非專任小人以柄而親之信之。不可奪之。必不至是也。可不鑑。六日、雄州撫問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遠犯館少安。申命撫存式昭眷。趙州賜遼國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遠飭使報來陳慶幣。川途甚阻風霧可虞。十五日、賜西蕃阿里骨詔。本集特示至恩往頒名劑。元祐元年十月六日。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云。勅阿里骨。朕涓選靈辰。奉承宗祀。肆均介福。徧暨多方。世撫侯封。夙虔朝命。特加寵渥。用獎忠嘉。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賜交趾南平王李乾德勅書。本集賜新除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制告勅書云。勅乾德。朕躬執珪幣。犬



饗會親。勝布湛恩。偏暨諸夏。興世綏侯服。欽順朝。十七日。賜蘇頌辭。恩命不

允詔。本集賜新除依前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辭恩命。不允詔云。勅蘇頌卿篤

又推才難之故。千里以待其來。卿而不能。誰當能者。亟服乃事。毋煩力辭。元

祐元年十月十七日。公自註蘇頌表云。自循朽邁。敢冒優除。伏望收還成命。

要伏常寧。所有。二十日。賜范鎮赴闕詔。本集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

詰命。未敢祇受。范鎮赴闕詔云。勅范鎮夫有德君子。

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鷲。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委也。

苟得黃髮之叟。端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奸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無憚

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冬至日。福寧殿資薦神宗齋文。本集冬至福寧殿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冬主日。福寧殿資薦神宗齋文。本集冬至福寧殿

神宗皇帝齋文云。伏以聖神陟降。釋梵後先。適更。奏告永裕陵表本。本集皇

來復之辰。茂薦往來之福。虔脩淨供。仰導靈游。奏告永裕陵表本。本集皇

節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云。伏以歷紀天正。史書日至。感舒長於測景。

增休惕於履霜。恭惟謚號皇帝德邁堯仁。功恢禹迹。游衣冠於原廟。徒仰威

神。望松柏於橋。夫人往永裕陵酌獻表本。本集皇太后殿夫人為冬節往永

山。永懷悲慕。夫人往永裕陵酌獻表本。本集皇太后殿夫人為冬節往永

一陽來復。萬物懷生。空臨觀禮之辰。無復稱觴之慶。恭惟謚號皇帝道。乞力

齊覆。德冒華夷。從南狩於蒼梧。神游已邈。望西陵於銅雀。涕慕空深。乞力

張方平恩禮劄。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十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劄子奏。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

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為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意。**十一月二日**。雄州白溝驛。賜遼國賀正。旦使副御筵口宣。本集內制勅卿等遠馳使節。來慶春朝。屬歲律之凝嚴。涉道塗之修阻。宜頒宴衍。以勞勤劬。元祐元年十一月二日。**十一日**。賜呂大防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斷來母煩退避。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賜劉摯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五日**。賜劉摯斷來章批答。右丞劉摯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云。有勅。卿嘉猷屢告。清議所歸。授受之間。臣主無愧。速起視事。副朕所期。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賻夏國嗣子**乾順**。詔亦同其憂患。念爾哀疚。惻然顧懷。臨遣行人。往喻至意。且致薄賻之禮。以為存沒之光。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子由除中書舍人**。續通鑑長編云。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爲王詵書黃泥坂詞。**本集書黃泥坂詞跋云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小兒

告夜坐三客翻創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遺余持原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久購子書不厭近又以此三緒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毋多費我絹也乃上考試館

**職策問。**本集試館職策問云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

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

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踰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踰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

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取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

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二十九日召試學士院拔畢仲游黃**

**庭堅張耒晃補之並擢館職。**衛尉丞同黃庭堅張耒晃補之等九人試學士

院公擢爲第一補集賢校理黃庭堅爲校書郎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張耒

爲太學錄范純仁薦召試遷秘書省正字晃補之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召試

遷秘書省正字其仲游庭堅薦主未詳仲游嘗上書司馬光極論更法利弊

光爲之聳然或光所薦庭堅則孫覺李常在朝固不乏薦者也凡除館職必

登第歷仕成資再經保薦召試學士院入等始授故黃張晁先入館而秦觀不與庭堅年譜以公爲在朝詩伴此江西君子之言也張耒嘗從子由學於陳州或有以耒爲少公客者與鄧聖求會宿玉堂作武昌西山詩和者盈帙誤據公詩張舜民在九人中

**寄王齊愈書**

本集與王文甫書云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爲文石安溪亦佳不然寫

放壁中

**十二月五日與秋詠同館北使於都亭驛記秋青遺事**

本集書秋武

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詒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

**七日賜河東路諸軍來年春季銀鞋**

**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

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從事邊陲服勤師律方踐更於春令諒率履於天和特有匪頒以昭眷

遇元祐元年

**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能誦公詩**

本集記虜使誦詩云昔余與北

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廣與秋詠觀王伯庸帖本集亦喜吾詩可怪也

**伯庸知人云余與秋子雅同館北客有以近歲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

與范希文帖云今將佐除秋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秋即先相武襄公張

與范希文帖云今將佐除秋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秋即先相武襄公張



則客省使退夫皆一時名臣。題詠所藏石屏劉有方號國夫人夜游圖詩跋亦足以見伯庸之知人也。

**鄧慎思石刻**

本集跋鄧慎思石刻云。軾在黃州見鄧慎思學士扶護先大夫

人者君必盡力求之期得而後已。嗚呼可謂孝矣。今奉勅撰司馬光清忠粹復觀此石刻益嗟歎之不足。元祐元年十二月日。

**德之碑**

本集司馬溫公神道碑云。公諱光字君實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

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

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賤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

御史中丞。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

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

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

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

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

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

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

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

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

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

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祔以一品禮服。諡曰文正。子三人。童



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凍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清忠粹德之碑。而其文。過汝公浴室訪彭器資作六祖畫贊。本集興國寺浴室六祖畫贊以命臣軾。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爲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爲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於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余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尙在蔭翳間。余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噫，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親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余爲贊之。曰：少陵佳壁，不以爲礙。彌天同輩，不以爲素。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俛仰屈信三十一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東都事畧：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舉進士，禮部第一。擢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多人所難言者。罷爲江西轉運判官。陛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元祐中，除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吳處厚繼進，蔡確詩諫，官交章請治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且上疏論列已而確有謫命。汝礪坐還，除日罷知滁州。諸公以嘉祐丙申寓居浴室，至是元祐丙寅爲三十一年，文無月日可考，因附載於時。臺諫官多司馬光之人，皆希合後彭汝礪，乃言官之諍諍者，併錄其事云。時臺諫官多司馬光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祖述熙寧間沈括舒鳳事。



定何正臣李宜之謗訕之說以病公。會公試館職，朱光庭撫策問語，誣以人  
 臣不忠，請正考試官罪。續通鑑長編十二月左司諫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  
 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屬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  
 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  
 臣以謂仁祖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爲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畧  
 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後之爲人臣者，惟當盛揚其先烈，不當更置  
 之議論也。伏望聖慈特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十八日上辨試館職策問劄  
 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題蘇軾文也。詔特放罪。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  
 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畧曰：「  
 今朝廷欲思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  
 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  
 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  
 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  
 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蒙光庭又論罪不當放，攻益峻。或傳朝  
 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鑑。光庭又論罪不當放，攻益峻。或傳朝  
 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將逐去之。二十七日傳奏前疏論。二十八日王巖叟繼  
 之皆不報。續通鑑長編：光庭又言軾罪不當放，其言攻軾愈峻，且稱軾嘗罵  
 司馬光程頤。試聞而自辨，或傳朝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將逐去之。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與各上疏疏入不報。註云是月二十七日堯俞第一奏。二十八日巖叟繼之。東都事畧朱光庭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臣謂仁宗雖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不當以媿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傅堯俞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議諷祖宗光庭等乃已。國朝堯俞巖叟非光庭之比也何乃有此一售。彼但知光庭將逐欲挽救之遂不知顧惜國體而黨禍由是以起。因有誘宣仁爲呂后則天老姦擅國及誣哲宗爲藐躬陷孟后爲左道者此風一開罔知忌憚則堯俞巖叟之罪不可追矣。事畧於朱光庭傳極貶此三人而於傅堯俞王巖叟傳則盡刪。自是朋黨之禍起。以爲之諱其意似若惜之而正所以媿之也。旨微矣哉。

**自是朋黨之禍起**

詔案前論爭役一事爲黨怨所歸羣起攻之時司馬光已有逐公之意。會宣仁不次擢用且論廷臣此中自除故中寢也。朱光庭乘隙而起遂有洛黨之目。若傅堯俞者卽爭役爲難之人與王巖叟皆朔黨也。然劄云言臣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則諸黨皆在其中。但洛黨開其端耳。又劄云臣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此又其禍不由洛黨之證。先是韓絳本附王安石以取相位其弟縝繼又爲相與呂惠卿蔡確章惇蔡京皆先後有連其門生故吏此趨彼附本屬一氣無從區別。子由將此數姦攻去皆其黨所切齒者。時韓維猶爲執政引用親舊分布要近。明年范百祿呂陶等復將韓維攻去又皆川人所爲。於是朔黨指公爲川黨而洛黨指公爲蜀黨矣。然維雖去而其黨皆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遂撫而有之。自是互相援引此攻彼擊詭變百出日以叫囂攪擾爲事。至紹聖初併摯燾韓維安世等皆反戈攻之而欲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二七

致其死矣。所謂洛蜀黨者，皆單門也。各以文學爲氣類，其人皆蘆然可數，半皆酸澁，毫無囊橐。豈能與累朝累世權姦將相合羣羽翼相抗？故洛黨遭其一擊而不能再振。公在朝相與志同道合者，惟范祖禹一人，而祖禹不黨。所恃子由在政府，而子由幾爲攻去者，不一而足。八年之中，公已三出，可以知其故矣。凡史家無公攻洛黨章疏，其見於本集辯劄中者，受誣而辯，亦有憤激過當之語。然無異仁宗應兵，雖天地鬼神諒其無贖武之心也。故劉安世則撫拾孔疏而已甚，公則絕無專攻程事劄狀，與自奏臣豈記憶小怨之語。始終如一，以視朱光庭輩必誣以十惡大逆，而謂適與報此口誑相當，是則心術爲不同矣。餘詳卷三十三總案各條下。

#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七終

## 武林韻山堂三氏藏版

校記

①斐：當作「斐」，見本頁上文，指歐陽斐。

②陸伯：當作「陸佃」，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一《議富弼配享狀》。

③崔合符：當作「崔台符」，見右引書。

④芳：當作「方」，見《東坡七集·內制集》卷一《賜新除檢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男霖圻覆較

**諸案**元祐二年丁卯

公年五十二是年三月奉安神宗神御於景靈宮宣光

諫科五月李清臣罷劉摯尚書左丞王

存尚書右丞六月安燾知樞密院事正月一日福寧殿資薦神宗齊文

正旦於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齊文云伏以棄黃屋以上賓莫

追風馭抱烏號而永慕再歷春朝敢仗勝緣式開淨供仰頌義堯之德永追

釋梵八日傅堯俞王巖叟再上疏九日王覲上疏

姑置眾論取所撰策題詳

察之則是非立見矣彼同異之因不足考也陛下若惑考同異之因深究嫌

疑之迹則兩歧遂分而朋黨之論起矣學士命詞失富有罪無罪小事也使

士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凡小人欲陷君子必以朋黨名之然後君子可以

盡去而小人得志今朝廷清明賢能萃聚不可因小事而生大患此陛下所

當謹者十一日呂陶王覲上疏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軾素疾程頤所以

光庭為頤報怨臣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諸案呂十二日有旨堯俞巖叟光

庭不須彈奏十三日同赴都堂受旨十四日堯俞巖叟光庭違旨上疏十七



備藏



**日公再上辯劄。**

本集劄云、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劄

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當數十、而聖斷確然、然明其無罪、德音一出、天下頌之。伏觀二聖臨御已來、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因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始、而神宗廟精核實之政、漸致憤壞。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木、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臣為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與寧已來、不該故、除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為戒。臣豈訪議先朝者哉。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拒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案此劄所敘論役法事、已分載與司馬光論役及奏罷詩定役法條下。

**八日、堯俞嚴與同入對。**

**十九日待罪。**

**二十一日、孫升上疏。**

其談圍所記詩案

云、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此非喜之之詞、乃不滿之詞也。升言王安石為一代文宗、及居大位、出其私智、遂為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以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若使輔佐經綸、恐德業器識有所不足、願以安石為戒。升以公議役法不隨、故有此奏。宋史云、孫升論蘇軾世譏其失言。公四上劄請外、二十三日、詔令供職。二十六日、作張方平楊繪書。與張



太保安道書云。某以不善俛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偽。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謹而諸公變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不敢堅臥。嫌若復伸前請。爾編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悵悵。又與楊元素書云。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杜門待命。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附錄**書中所言。荆者荆公。溫者溫公。謂同朝皆附和之人也。其說如此。是構怨起於詳定役法。而不始於弔喪之隙也。辯劄屢及此事。**二十七**日。同見紫宸殿門光庭。堯俞嚴叟並免行遣。續通鑑長編註云。二年正月八日。堯俞嚴叟再奏。九日。王觀奏。十一日。觀又奏。十二日。批出。令堯俞嚴叟光庭不須彈奏。十三日。三人同赴都堂受旨。十四日。三人又各上奏。十七日。軾再辯。十八日。堯俞嚴叟同入對。十九日。待罪。二十一日。孫升奏。二十二日。進呈堯俞嚴叟所奏。二十三日。詔令各供職。是日。孫升又奏。二十五日。三人侍班次。二十七日。同見於紫宸殿門。此一段事。方竟耳。東都事畧。朱光庭傳。斷曰。道大不容。不容然後見君子。蘇軾以雄文直道冠冕當世。而輒不容於時。李定舒亶賈易趙挺之黃慶基董敦逸之流。誣以謗訕。不足道也。而光庭輩世之所謂君子者。亦爲爾何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誠可信云。宋史本傳云。軾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諫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附錄**仁宗朝。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激成朋黨之患。幾陷富弼。餘如杜衍。范仲淹。韓琦。歐陽修。並皆罷斥。介亦幾有創冢破棺之禍。然仁宗在位。小人究有忌憚。故卒成至治。而此患既

瘳不復更作。迨元祐之際，朱光庭首開朋黨之禍。自是小人毫無忌憚，而君子之道日消，釀成痼疾。宋社以屋，此史斷所以嚴於事畧也。如朱光庭輩，孔子曰：「未有小人。」**玉堂栽花和周尹韻記白樂天西掖通東省詩。**本集記樂天而仁者是矣。**玉堂栽花和周尹韻記白樂天西掖通東省詩。**西掖通東省詩，詩云：「元祐元年，子爲中書舍人時，執政忠本省事多漏泄，欲以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子白執政，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牕，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牕小飲，作詩。」乃知唐時西掖作牕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諸家此條元祐二勅撰贈太師追封溫國公馬光安葬祭文。**年所作，月日無考，今附載於此。**勅撰贈太師追封溫國公馬光安葬祭文。**本集內制祭文云：「嗚呼！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畧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不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諸家公**所有內制凡事之鉅者，莫不推本神宗。如欲訕謗，則此種文最易流露。觀其自神宗崩下手，已早爲幹旋之地，而此心可見矣。哲宗據來之邵抄襲朱光庭輩誣陷舊案，並不考其內制是非，放之海外。迨至孝宗披覽此集，始知羣小之顛倒黑白，以誤國者大率類是。而漢陽諸姬楚盡之也久矣，可不重慨也。**二月一日繳進給田募役議劄。**本集劄云：「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哉。」**二月一日繳進給田募役議劄。**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前年自登州召還，草此奏狀而未果上。近因論事，已具奏聞其畧。竊謂今日尚可推行，輒備錄前狀繳連申奏。」臣前年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令臣發





之已當繼之。聞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臣所不及。若朝廷可以施行，即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八日，作畫苑。  
 跋。本集跋畫苑云：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笥，出不汗牛馬。明窗淨几，有坐臥之  
 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  
 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十七日，記王伯虎言呂公弼招致高麗人事。  
 本集書呂公弼招致高麗人事云：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  
 昔為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  
 高麗語，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呂公弼  
 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拯遣商人招之。天下知罪拯而  
 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和謝黃庭堅饋雙井茶詩。詩案：此詩查註補編上卷元年  
 詩編於二年則次韻詩亦為二年所作。今考雙井茶乃其家間所產，則所饋者必新茶也。因改編二年春中，則兩地皆合矣。三月，乞錄用  
 鄭俠王旂狀。本集狀云：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狀奏伏見  
 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為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兄安石為相，若少加附會，  
 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  
 兄，竟坐與俠游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  
 欲置此人於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  
 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  
 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

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渣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士之歎。至於安國不幸短命，尤為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常識其少子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并考察旂行實，與俠並賜錄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於當代也。十

### 四日景靈宮奉安神宗御容朱表

本集景靈宮宜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

光弭節琳宮，尚答臣民之望。爰開法會，庶款真庭。願赴景靈宮導引歌辭。本

推往聖之心，永錫函生之福。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赴景靈宮導引歌辭。本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辭云：帝城父老三歲望堯心，天遠玉

樓深。龍顏髣髴笙簫遠，賜斷屬車音。春色瑣瑤林，雲關海沈沈。遺民猶唱當

時曲，秋鴈神御殿張挂祝文。本集內中神御殿張挂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云：

起汾陰。神御殿張挂祝文。伏以祥祭告終，聖靈改御。優如在位，威不違顏。

雖天日之光，固難形似。而神人之奉，永有瞻依。悲慕愈深，照臨無極。神宗

內中神御殿與景靈宮宜光殿有別。今以同屬祥除之事，併載於此。神宗

大祥徹饌除座躬扶神御別設祭文。本集神宗皇帝大祥祭訖徹饌除靈座

伏以俛就終喪，禮當卽遠。永瞻陵景靈宮奉安御容畢皇太后行禮祝文。本

廟將徹几筵，攀慕若疑。追懷罔極。景靈宮奉安御容畢皇太后親詣行禮祝文云：伏以奕奕

景靈宮宜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畢皇太后親詣行禮祝文云：伏以奕奕

祠宮巍巍天像，聖靈雖遠哲命惟新。仰瞻如在之威，永錫無疆之慶。敢祈昭

鑑下燭。二十五日集禧觀祈雨青詞。本集集禧觀開啓祈雨道場青詞云：洞

微誠。二十五日集禧觀祈雨青詞。淵龍王水府聖衆，饑饉之患，民流者甚



年。叶。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乃眷陰靈之宅。實為雲雨之司。涵濡之功。俄頃而辦。罔吝天澤。以答民瞻。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大相國寺祈

雨。齋文。

本集大相國寺開啓祈雨道場齋文云。伏以旱暵既久。禾麥將空。仰惟天人之師。宜專雲雨之施。庶幾慈愍。寬我憂危。

二十九

日和曾肇劉攽孔武仲省上。

公自註云。三月二十九日作。明日駕幸景靈宮。又却見三賢起江右句。自註云。曾子開劉貢父

孔常父皆江西人。

四月一日二日從駕景靈宮和曾肇從駕詩。

公詩有入仗魂驚。婢草萊句。又自註云。學

士班近執政。此公從駕之明文也。樂城集詩曰。與題皆作次韻。曾子開舍人

四月一二日扈從。謂自一日至二日也。與公和三舍人詩。自註明日駕幸景

靈宮正合。蓋三月乃小盡。明日即一日也。查註。劉攽省上詩。七日景靈宮罷

引樂城集。譌作四月三日。合註從誤。今駁正。

散功德疏文。本集景靈宮罷散奉安神宗皇帝御容道場功德疏文云。伏以

法會告成。普冀含生。悉蒙餘。修妙供於朱庭。結勝緣於淨眾。真游永奠

社謹疏。元祐二年四月七日。十八日賜李清臣乞退批答。

本集賜尚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

批答云。卿以方聞之舉。擢自厚陵。禁林之選。用於神考。逮受顧命。弼予冲人。義既同於戚休。身豈輕於出處。遽欲引去。聞之惻然。姑安厥常。以助予治。元

祐二年四月十八日。諸案東都事畧。李清臣以五月出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永興軍。真定府。是時呂公著獨相。一虛其位。清臣之意。惟欲作相耳。公著既

不能處以宰相。俾安其位。又不能重行廢斥。使非更數大赦。不能召還。惟知

處以大藩。悅以美任。為自了計。如章惇之逐。則自汝州帥楊。曾布之出。則自



太原歷真定河陽瀛州。此皆重寄，豈朝廷養奸地乎？須知此曹高牙大燾，坐擁厚貨，並不稍見德意，歸來覆算，仍以被辱被逐論也。觀其所爲，無異關門養虎，又若開門揖盜。一旦召還，則朝發夕至。此十九日薦布衣陳師道狀。乃明示覆局，皆逆知之。惟元祐宰執在夢中耳。狀云：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獎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二十日上乞留顧臨給事中狀。不報。本集狀云：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知制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補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畱臨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滿位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送顧臨使河朔家定國知懷安軍和張問喜雨詩聽章案琵琶作水調歌頭詞集本

水調歌詞敘云：歐陽文忠公嘗問余琴詩何者爲善？答以退之穎師琴詩最善。公曰：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爲歌詞。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詞稍加隳括，使就聲律，以遺之。其詞云：昵昵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怨爾汝來去，彈指淚和聲。忽變軒昂勇士一鼓



填然作氣千里不流行。回首暮雲遠，飛絮攪青冥。衆禽裏，真彩鳳，獨不鳴。躋攀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煩子指間風雨，置我腸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  
此詞無年月，可考。據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正月，章奏爲吏部郎中。四月，出知越州。時，案正在京也。因附載於此。 **集禧**

**觀洪福殿謝雨朱表**

本集集禧觀洪福殿罷散謝雨道場朱表云：伏以旱暵不德之能致，載陳謝懇少答靈休。

不德之能致，載陳謝懇少答靈休。

**五月十二日，賜韓絳到闕生餼口宣**

本集賜集禧觀使鎮同三司韓絳到闕生餼口宣云：有勅卿力辭繁劇，歸卽燕安。想見老成渴聞嘉話，特頒牢醴以勞駉騁。元祐二年五月十二日。

**神宗禪祭祝文**  
再基。練祥之餘，復將三月。勉從卽吉之典，莫遂無窮之哀。二十九年日，賜

**羣臣御殿復膳元批答**  
本集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皇帝御上益下，畏天之威，矧茲旱戕，咎在不德。而卿等以雨澤既至，封章屢上，勉從其意，甚愧於中。夫天之有風雨雷震，猶朕之有號令賞罰。朕不修明其事，何以責應於天。永思其終，無忘納誨。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復膳第五表批答也**  
其第一表批答作於四月二十二日，相距月餘，似太遲。宋史四月癸卯雨，戊申御殿復膳，相距僅六日，不必連。

**和劉攽獨直省中詩**  
上五表，此所載月日均有謫也。今仍依本集俟再考。

**六月一日，賜羣臣表請舉樂不許批答**  
本集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云：禮之

**六月一日，賜羣臣表請舉樂不許批答**  
本集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云：禮之

**六月一日，賜羣臣表請舉樂不許批答**  
本集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云：禮之

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故禪而不樂，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聲，君子以爲知禮。朕以宗廟之重，勉追先帝之餘，履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潛焉而出。涕未報昊天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憂。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竹乃棲耳之聲，干戈羽旄皆泣目之具。哀既未泯，樂何從生？再閱來章，徒增感慕。元祐二年六月一日。**四日再賜批答。**本集第二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云：過密之制，雖年六月一日。然未寧。吾不以一身之憂廢天下之樂。今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之會，終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禁，以爲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元祐二年六月四日。**九日再賜批答。**本集第三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云：鐘鼓以導和，羽籥以飾而琴瑟之御，則有未安。卿等忠誠確然，開喻至矣。惟反求諸心，而弗得，故欲行其言，而未能推之人情，當識朕意。元祐二年六月九日。**賜曹佺生日口宣。**本集賜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濟陽郡王曹佺生日禮物口宣云：有勅，卿世濟勳勞，德隆藩戚，屬此誕彌之日，豈無燕喜之私？膺我寵頒，永增壽祚。元祐二年六月九日。**謝三伏早出院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異恩，而許夙退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待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十八日賜皇弟佖生日口宣。**本集賜皇弟山南東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三司佖生日禮物口宣。**云：有勅，卿以棣華之親，襲瓜瓞之慶，載臨誕日，宜厚寵頒，服我異恩，永膺介福。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公去歲春夏**





侍立邇英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和子由作題文彥博所跋郭熙畫再和

張問喜雨詩二十八日賜孫路獎諭勅書本集賜權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絹獎諭勅書云勅孫路宣力

計臺悉心邊政相視矜要繕完保障訖用有成不愆於素使虜無可乘之便民有足恃之安乃眷忠勤不忘嘉歎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公自註云為

築蘭州西荆堡成下同賜王文郁獎諭勅書本集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勅書云

堵皆作三月而成非威服民夷身先士卒則安能以一時之役過蔡河東畔成無窮之利達於朕聽良用歎嘉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袁彥方所居游來鶴亭作詩百歲寓翁櫺窗小牘余汴城故居近陳州門內

來鶴亭王大父時有野鶴來棲遂馴狎不去蘇子瞻有詩云鴻漸偏宜丹鳳南冠霞披月羽翬舞酒酣亭上來看舞有客新名喚作耽每誦此詩未嘗不

淚滿青衫也詩集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東都外城東南則陳州門傍有蔡河水門查註收此詩入續採中百歲寓翁乃袁娶也娶之祖名彥方合註云晉

書袁彥道名耽今案桂陽蘇耽有化鶴來歸之事公乃藏袁與鶴於其名內而兼用之正恐讀者專指用袁彥道特於上句用舞字以為標記使人自得

之合註未能喻其意也作張方平文集敘本集樂全先生文集敘云自慶歷以來訖元

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昔曾魯公嘗為賦言

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歷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奉勅撰趙抃愛直之碑。**本集趙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神道碑云：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玘除喪來告於朝。天子以愛直名其碑，而命臣軾爲之文。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景祐元年進士，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號鐵面御史。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上，不省，卽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得虔州。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卽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神宗卽位，召知諫院，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卽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諫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卽求去。熙寧三年四月，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復徙治杭。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於衢，有溪



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以通判  
溫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樂之。以代還。以岷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  
養。以復侍公游杭。以疾還。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  
計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於西安蓮華山。諡曰清  
獻。  
**集於王詵西園**。米元章西園雅集圖記云。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為著色。  
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為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為  
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几而聽竚者。為  
丹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為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  
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上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  
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傍。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  
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焦尾而熟觀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  
明歸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  
為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  
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  
者。為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觀者。為王  
仲至。前有鬚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  
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諸聽  
者。為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深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  
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洵湧於名利  
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  
辯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



夷。後之攬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諸案**此集在二、三兩年之間、而劉涇將赴莫州、倅故置二年爲當也。自袁彥方以下四條、皆以未能確考、附載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八終

武林韻山堂三氏藏版

校記

①麗：此下當脫「人私」二字，見五卷本《東坡志林》卷三《高麗公案》條。



館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九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議 男霖圻覆較

諸案元祐二年丁卯

是年七月韓維罷八月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十一月七

月一日賜皇伯祖宗晟生日口宣

本集賜皇伯祖宗彰化軍節度使高密郡王

望隆公袞推本流長之慶有嘉震肅之辰

八日玉津園賜遼國賀坤成節使

副射弓例物口宣

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致命寶鄰出游禁禁爰敦射事以

十一日賜文彥博已下坤成節香酒果口宣

本集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

云有勅卿翊贊大猷倡先多士方慈闈之獻壽嚴法會

呂陶范百祿劾韓維

罷劾黨以公為川黨

東都事畧云七月辛未韓維罷呂陶遷左司諫上疏論

如此專恣維出本集劄云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

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

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諸案此川黨之說所

由起也公本韓門且與維厚維雖知公心跡而其黨已牽連及之蓋子由實





已攻逐韓縝其黨併計之即皆川人之事故曰川黨公無以自明也。但呂陶所言甚正若因此指為即蜀黨攻洛黨之羽翼則非。朔黨於川人有不解。洛黨無和錢勰新涼詩告下兼侍讀二十六日上辭免侍讀狀。本集狀云右謂之甚。六日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入侍適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撻章句實以仰備顧問。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況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又加廩賜之厚益負尸素之憂。伏望聖慈察其誠心追回新命。降詔不允。八月一日進謝上表。本集表云臣軾言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此蓋伏遇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先帝投艱之托為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固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犬孔武仲莫若多聞。此七月命伊川罷在八月可證道命錄影射之評。次孔武仲韻送張商英提刑河東。宋史元祐二年七月張商英由開封出為河東提刑。和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號州畱別詩。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六月洛黨賈易投朔黨攻公并請逐其師。語侵文彥博宣仁怒罷易諫職。續通鑑長編八月蘇軾程頤既交惡其黨迭后怒呂公著言第不可復處諫列耳乃止罷易諫職。又九月王覲言蘇軾立朝以來咎愆不少乞補外所上章畱中不出當深察其邪正真偽而審處之。賜案王覲論十日賜熙河秦鳳路帥臣并沿邊知州軍臣宴茶銀合兼傳宣奏附載於此。

**撫問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夙分邊寄深識虜情。屬此盛秋。賜熙河秦

**鳳路提刑轉運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本集口宣云卿等持節宣風久分

頒以彰眷遇。元祐二年八月十日。十六日賜皇弟偲生日口宣。本集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

有勅卿棟華襲慶桐葉分封。載臨震肅之辰。特致壽。二十日賜皇叔頽生日

**口宣。**本集賜皇叔成德軍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荆王頽生日禮物

數之禮。永錫無疆之休。二十二日賜李常乞戍邊不允詔。本集賜朝議大夫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日。乞除沿邊一州不允。詔云勅李常在泮獻誠。亦儒者之常。挺劍疾關。蓋孔門

之事。雖然義有輕重。理有後先。與其自請捍邊已癘疥之疾。曷若盡瘁事國

幹心。臂之憂。苟推是心。何往非報。雖願受長纓而往者。卿之本懷。然自以尺

筆而鞭之。吾有餘力。尚體此意。姑安厥官。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諸案未

元章題跋。稱公擇尚書而東都事畧。哲宗立。進吏部侍郎。拜御史中丞兼侍

讀。改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府。行次陝郊。卒。年六十四。無試戶

部尚書事。二十五日賜文彥博呂公著入朝免拜禮詔。本集賜太師平章軍

可補其闕。呂公著自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與免拜。口宣云勅彥博朕聞几杖以

優賢。著之典禮。耄老無下拜。書於春秋。魏太傅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白爾



三公有疾、以爲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病自力、對於延英、詔使母拜。今  
 吾耆老、大臣四朝之舊、德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惟卿與公著而已。方資  
 其著龜之告、豈責以筋力之禮、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專  
 有爲之報、畧無益之儀、母或固辭、以稱朕意。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二十  
**七日、賜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本集批答云、朕優禮師傅、達德齒之  
 尊、以亟拜爲可畧、古之道也。卿嚴朝  
 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爲未安、禮之節也。道並行而不悖、義  
 有重而難移、勉循所陳、不忘嘉歎。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賜呂公著乞罷**  
**相位不許批答。**本集批答云、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後成功、況其下者。今卿助我爲治、自  
 以爲既成已乎。其未也。譬如玉人雕琢玉、中道而棄之、豈復成器哉。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邇英閣進讀。**本集漢高祖秋  
 而易之、豈復成器哉。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邇英閣進讀。**李布唐屈突通  
 不降高祖云、軾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李布屈突通皆一時之  
 烈丈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  
 私怨殺士。此可以爲萬世臣主之法。**邇英閣進讀。**宋以秋八月至冬至遇隻  
 日、邇英閣輪官講讀故公以七月杪兼侍讀、此乃集載進讀首篇也。**二十八**  
**日、百寮稱賀答詞。**本集文武百寮稱賀宣答詞云、凶狡就俘、羌戎一震、既增  
 吏士之氣、亦寬戍守之勞、靖寇息民、與卿等同喜。元祐二  
 年八月二十八日。**九月二日、熙河蘭會路賜種銀合茶藥及撫問犒設漢蕃將校**  
**已下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汝等受成元帥、問罪種羌、既俘凶渠、擒青泥吉、  
 備見忠力、各加犒賜、用示眷懷。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 告神宗永裕陵祝文

本集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

征擾邊至熙寧中、董璠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為民除

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

難逃不漏之網、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邛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謹當推

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鑑。元祐二年九月。七日、賜滕元發等初冬衣襖

詔。本集賜前兩府待制已上知州初冬衣襖詔云、勅元發、歲將墜戶、工告始

日。賜諸路蕃官初冬衣襖勅書。本集賜諸路蕃官并溪洞蠻人初冬衣襖勅

書云、勅諸路蕃官并溪洞蠻人初冬衣襖勅書云、

之候、宜均輕暖之恩。賜諸路屯駐衣襖勅書。本集賜諸路屯駐駐泊就糧本

服我寵頒、益思恩報。賜諸路屯駐衣襖勅書。本集賜諸路屯駐駐泊就糧本

勅、汝等久勤外服、屬戒祈寒、爰念捍城之勞、普均挾纊之惠。十五日、通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

## 燕於東宮就賜御書詩各一首、公得紫薇花絕句、進詩一篇及謝賜表

本集

云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若

玉笋金樽、濡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伏

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

光、久侍燕閒、與聞講學、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



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知臣遭遇二十日永裕陵下宮開啓瘞文本集

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鑲之金石付與子孫十月一日永裕陵下宮開啓資薦神宗皇帝道場齋文云橋山永望莫瞻弓

劍之餘陽月載臨徒增霜露之感招延淨衆崇建梵筵庶集勝因仰資真馭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賜趙君奭進奉無量壽佛勅書本集賜趙君奭進奉無量壽佛勅書

成節無量壽佛勅書云勅趙君奭相好妙嚴衷誠傾盡汝期乃后享無量之年吾欲斯民同極樂之世永言忠愛良用歎咨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神宗御容進發西京會聖宮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廟祝文本集

祝文云祇畏天明率循祖武進衣冠之原廟鎮崧洛之靈祠恭擇良辰啓行仙馭分遣執事並告有神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謝王澤州

寄長松兼簡張商英詩勅撰富弼顯忠尚德之碑本集富弼公神道碑云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幼篤

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天聖八年公以茂才異等中第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

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權知諫院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執政不悅薦

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

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七月復除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薛瑒繼班紫宸

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暮月之間，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者。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兼京東、東西路安撫使。譏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謫不駭，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徙鄭、蔡，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嘉祐三年，加禮部尙書，監修國史。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英宗卽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辭使相，不從。神宗卽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尙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再對上，欲畱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至，未見有於上前言裁異者。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此治亂之機也。卽上書數千言以明其決不然者。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卽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養疾。許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家居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以其父所譟詔草上之。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開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諡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元祐元年六月。詔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於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尙德之碑。命臣軾譔次其事。十月一日賜王安禮乞陳頴不允詔。本集賜資政殿學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乞知賦重人懦而吏肆。徭役新定。農民在官。馭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苛。寬而有斷。必能肅遏慢吏。扶養小弱。卿雖微疾。強爲朕行。時近藥。

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

# 七日西京會聖宮奉安神宗御容祝文

本集西京會聖宮應天禪

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

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前一日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國家推本漢儀立郡國

之宗參用唐制就侯老之祠乃眷洛都載瞻園寢並與靈宇以奉神禧閔惟

冲人恭蹈成憲謹擇良日臨遣近臣庶回日易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

月之光少答天人之望元祐二年十月七日賜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

本集沿路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云勅大防於赫神考

如日在天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躋次必有所舍肆予命爾祇奉此行禮既告

成勤亦良至感慕之外嘉歎不忘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王明清揮塵餘話云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暇日曾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於私第忽有旨令撰賜

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茶藥詔東坡就讀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

顧羣公曰能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躋次

必有舍羣公大以登服導引鼓導引歌辭本集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

吹詞亦是時作真迹今藏明清處導引歌辭本集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

云經文緯武十有九年中遺烈震羌戎夾道千君長猶是建元功十日受冊

西瞻溫洛與神崧蓮宇照瓊宮人間倂仰成今古流澤自無窮十日受冊

禮告謝祝文本集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禮畢奏謝天地社稷宗廟

莫大於尊親昔首正於號名今復嚴於典冊禮樂既具神人允請十四日西

分命通臣恭致成事仰祈昭鑑永錫鴻休元祐二年十月十日十四日西

## 京赦文

本集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赦文云門下朕以寡昧仰繼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游祇



遣輔臣往嚴像設。做鳳臺之仙宇。聚龜洛之仁祠。晡表一臨。陪京增重。山川  
改色。方資祥而効珍。父老縱觀。或太息而流涕。宜施雷雨之澤。以答神人之  
休。於戲。好生育。物既推文母之慈。崇德惜刑。終成神。十八日。賜韓維張璪  
考之志。資爾有衆。宜體朕懷。元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撫問口宣**。本集撫問知河南府張璪。知永興軍韓維。口宣云。有勅。卿輟自廟  
堂。出爲師帥。勞於綏御。寬我顧憂。屬此寒凝。勉加頤養。元祐二年  
十月十八日。詔。維璪輩雖爲子由諸人奏逐。然皆俟其自退出。用美詞故  
始終恩禮如此。係如王安禮曾布蔡京蔡卞之流。並在藩鎮。元祐執政以軍  
國民社之寄。悉付此曹。以自保復。用其黨。二十一日。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  
惡謂之調停。今錄此種文。皆以著其失也。

本集狀云。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  
劉攽狀奏。趙君錫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訕及宗廟之語。三省同奉聖旨。令翰  
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取到葉祖洽所試策  
卷子。看其畧云。祖宗以來至於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爲少。  
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  
紀綱法度。最爲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  
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祖洽及第日。臣  
軾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爲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  
敏求等定祖洽爲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今來祖  
洽上章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顯見祖洽心知苟簡之語爲不可。故行減落。  
謹錄奏聞。詔。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其殿試詆祖宗法度爲苟簡。因循。譽  
安石惠卿輩爲忠智豪傑。遂魁天下。已載卷六總案。公此日爲寬其奏。蓋欲



借國體也。祖洽時爲禮部郎中，因是出爲淮西提刑。素性狠愎，專喜譏附。紹聖中入掌西掖，詆誣司馬光、呂公著，論蔡確受遺定策，貶死王珪如遂。姦謀則神宗失正統，不知神器孰歸。然其所陳皆撥拾羣小唾餘，無創見也。以諂事曾布，得爲吏部侍郎。人目爲小訓狐。幾於大用，歷知濟、洪、青、定、毫諸州。所至以牟利鬻貨聞。仕。二十七日，賜王安禮銀合茶藥口宣。本集賜資政殿學士徽猷閣直學士死。宣撫問口宣云：有勅卿西南之寄，古今所難。蓋自王安禮詔書銀合茶藥傳宣撫問口宣云：有勅卿西南之寄，古今所難。蓋自祖宗以來，式輟釣衡之舊，與衆同樂，非卿孰官。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劉攽所和韓絳憶弟維及絳置酒見留諸詩。檢校太尉致仕，是冬自願昌入京。十一月一日，賜五臺山僧正勅書。本集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進奉等。清涼之域，仙聖所游。爰因彌月之辰，來獻後天。四日，班荆館賜遼國賀正之祝。永言勲至，良極歎咨。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班荆館賜遼國賀正旦使副到闕御筵口宣。途之邈載，惟驂馭之勞。特賜燕私，以旌勲倬。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賜劉昌祚進奉銀詔。本集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與龍節銀詔。月四日，六日，賜劉昌祚進奉銀詔。本集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與龍節銀詔。之獻壽納貢，筐以効珍。載省忠勤。九日，班荆館賜遼國賀興龍節使副酒果不忘褒歎。元祐二年十一月六日，九日，班荆館賜遼國賀興龍節使副酒果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遠乘使傳，方造都門，屬此寒凝，久於子由除戶衛涉，宜膺就賜之禮，以示勞來之恩。元祐二年十一月九日，子由除戶



部侍郎

續通鑑長編云二年十一月蘇轍爲戶部侍郎

上舉黃庭堅自代狀

本集狀云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庭堅

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庭堅館職得除集賢校理又逾年遷著作郎是時未及逾年似庭堅爲校理

時也此狀無月日可考今以見於

十二月趙挺之奏贖因列於前云

適英閣進讀本集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

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爲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

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才考覈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

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

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十二月一日內中年節詞語本集內中御侍以

首其一云伏以禱七政於璣衡天人並應受三朝之圖籍海宇來同恭惟皇

帝陛下至仁無私神武不殺祖述堯帝歷象以授民時儀刑文王正家而齊

天下方肇新於歲律宜嚮用於神休妾等幸侍禁嚴仰陶化育願上萬年之

壽永膺百順之祥其二云伏以太簇旋宮既贊揚而出滯句芒司歷方布德

以緩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化始六宮風行九有捐財振廩救民溝壑之中

求賢審官拔士茹茨之下方履端之資始膺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粗

供婦職願獻岡陵之壽少輸草木之忱其三云伏以三元資始礪穰以饒餘

寒萬寶更新燔烈以興嗣歲恭惟皇太后殿下道光瀉內德配周南輔導兩

朝孝慈格於上下儀刑九御恭儉聞於邇遐順履三陽誕膺百祿妾等幸

班禁掖久被餘光莫報生成之恩但祝靈長之算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四

日賜韓縝等歷日勅書

本集賜外任臣寮歷日勅書云勅韓縝朕肇修人紀祇畏天明欽若舊章式頒新歷凡我承流之寄共成

平秩之功。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賜李之純辭恩命不允詔。本集賜新除龍圖閣直學士李

祖宗之文章與典謨訓誥並寶於世。典領其事非有德君子雖積勞久次不以輕授。蜀遠而人懦窮困抑塞至無所訴。專欲以德安之。故內閣之命非獨

以寵卿抑將使蜀人知朕用卿蓋以德選也。其深識此意勿復固辭。元祐二

年十二月四日。詔李之純字端伯時守成都即端叔之兄也。樂城集行李

之純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勅云改重職於西清付遺黎於右蜀與公所

撰詔合至一為龍圖一為寶文未便遽謂其誤或原降詞頭本屬寶文及撰

上又改龍圖此種參錯往往史傳記載互異蓋脫去其中原委之故撰詞各

有吏主彙均不能誤也。據徐一夔考云諸閣藏祖宗御書圖集太宗閣曰龍

圖真宗閣曰天章仁宗閣曰寶文神宗閣曰顯謨哲宗閣曰徽猷諸閣皆在

禁中閣置學士直閣又朝野以來朝野雜記云列宗皆有閣惟太祖英宗無

御集故不置閣觀此則詔上考試館職策問。本集試館職策問云問古之君

中祖宗文章等語始悉。上考試館職策問。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

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證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臣之所欲聞

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

立國之勢強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

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卓二袁皆以絕人

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

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試學士院拔廖正一等貢館職。東都事畧廖正一字明畧安州人元祐中蘇





秘書省正字。軾門人黃秦張晁世謂之四學士。每過軾。軾必取密雲龍湔以飲之。正一詣軾。謝軾亦取密雲龍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亞於四人者。紹聖初入黨籍。既監玉山稅以卒。樂城集行廖正一秘書省正字。勅云朕登延儒良策之翰林。爾推言往古以及當世。挺然不回。朕甚嘉之。東觀圖書之府。挾冊考義。游於其間者。皆士之選也。爾往講習道藝。長育才幹。敦業以待舉。吾於養士亦厚矣。勉於問學。思所以成之。附案。下年公權知貢舉。正一為考官。**十一日。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登位勅書。**本集勅書云。勅。卿守藩西極。慕山之貢。卷言忠恪良用。歎咨。**楊康國趙挺之復祖述沈括舒亶李定何正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李宜之朱光庭賈易謗訕之說。撫策問語論奏不報。**續通鑑長編十二月。監院選到召試廖正一館職策題。王莽曹操所以攘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視。撰題者蘇軾也。監察御史趙挺之奏。蘇軾舉自代。鶯黃庭堅。庭堅罪惡尤大。向列史局。按軾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橫揣摩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漢之術為問。公然欺罔。二聖之聰明而無所畏懼。**喬全來游贈詩。**本集書雪堂考其設心。罪不可赦。**二十一日。記王詵所遺墨。**義墨云。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為一品。亦當為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為雪堂義墨耶。**二十六日。賜外任臣寮進賀受冊馬。**

**詔勅**。本集進賀太皇太后詔勅云。勅。禮以正名。國之舊典。載闕充庭之實。式  
將戴后之心。朕眷忠勤。良深嘉歎。又進奉皇太后皇太妃詔勅云。勅。典  
冊告成。宮闈之慶。事君盡禮。因物見誠。乃眷勤誠。不忘嘉歎。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賜馮京進賀節馬詔**。本集賜保  
忠勤。不忘嘉歎。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端午節馬詔**云。勅。馮京受鉞將壇。剖符畿甸。効充  
庭之駿足。慶中火之良辰。乃眷勤誠。不忘嘉歎。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與歐陽裴晁補之張耒游戒壇公患目昏記耒論齒目**。本集目忌點。耒說云。  
无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云。目忌點。當存之。齒  
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日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  
齊。治兵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退而記之。**送家安國得教授歸成都作詩寄潘丙書**。本集與潘  
東坡甚煩。晁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寶兒想見。頽然矣。郭興宗舊  
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興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  
圖示及。當為作名寫牌。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僕暫出。苟祿耳。終不  
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蕪。終當作主。與諸君游如昔也。願徧致此意。**與東**  
**林廣惠論鑄碑法**。本集與東林廣惠禪師書云。古人字體殘缺。處多美惡。真  
虧者補之。餘者削之。隱者明之。斷者引之。秋毫之地。失其所體。遂無可觀者。  
昔王朗文。采梁鵠書。鍾繇鑄。謂之三絕。要必能書。然後刻。沈復墓誌。三者常  
相為利害。則吾為張欽臣作仁宗御書頌。本集仁宗皇帝御書頌敘云。天禧  
文猶有望焉爾。**為張欽臣作仁宗御書頌**。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



#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九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張文懿公諱士遜為太子論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彌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為之頌

**題淨因院臻老真贊** 本集淨因淨照臻老真贊云淨故能照為照故淨亦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怒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即此為實

**為王與作太宗御書跋** 本集與所藏太宗御書後云日行於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為慶雲結為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摘藻尺素之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為多子孫世守之遂為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與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

**作張益老十二琴銘** 本集十二琴銘一震陵孤桐二香林八書其後

八歸鶴九秋風十漁樵十一九州瑣十二天球其震陵孤桐銘之後二句云二聖元祐歲丁卯器巧名之張益老餘不全載又案自目忌說以下七條皆元祐間事先後無考附載於此



校記

①朝野以來朝野雜記：應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此下引文見原書乙集卷四。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謨男霖圻覆較

諸案元祐三年戊辰

公年五十三。是年三月，御集英殿策進士，賜諸科及策

國事。呂大防、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劉摯、守中書侍郎、胡宗愈、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十二月，范鎮定鑄律度鐘磬等。正月一日，和子由直宿致齋詩。大雪過常，農民失

業，商旅不通。下詔引咎。九日，再上行差役不便劄。

本集劄云：元祐三年正月九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煖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爲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卽乞責降，以戒妄言。諸案此劄本集譌作二



備藏

月九日時方較士不應有此奏。合後十六日同傳堯俞、胡宗愈、錢惲、劉攽會

割觀之。此乃正月九日割也。今更正。韓絳去冬自計入京奉旨留京觀燈未去。是日

宴韓絳私第題團扇詩。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宴於私第出家妓十餘人

奏樂其新寵曰魯生即公為題團扇者也。此詩查註類編上。詔公與吏部侍

卷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詩後誤。今據侯鯖錄改編於此。

郎孫覺東都事畧孫覺由給事中遷吏部侍郎。本集貢院共論特中書

舍人孔文仲通鑑長編二年十一月孔文仲為中書舍人其知舉時正為中

書舍人。同權知禮部貢舉。公念大雪數千里道路艱塞舉子不及偏赴省試至

人也。御試又以分考迫促凡考官輒等第不一因上疏展限乞照南省不分初覆

考從之。本集劄云元祐三年正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

未有一二分到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欲乞自今

日已往更展半月若慮放榜遲延恐趁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添差小試官

十人却促限五七日出榜臣竊見自來御試差官分為初考覆考編排詳定

四處日限既迫以此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便定等第前後不相照或

寄於幸與不幸深為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眾考官為一處通用日限

候卷子齊足眾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





竊意祖宗之法分考官為四處以防弊倖。今來既有封彌謄錄。從欲循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二十一日領

貢舉事。

本集書試院中詩云元祐三年正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開案此條本集譌正月為二月。今據後狀更正。時黃庭堅鄭君

乘上官均單錫劉安世李昭玘廖正一晁補之舒煥孫敏行蔡肇鄒浩張耒

李公麟梅灝等為參詳點檢試卷等官同入試院。

黃魯直太學題名記云元祐三年正月東坡與莘老

經父同知貢舉魯直熙叔元與彥衡子明為參詳官君貺希古履中器之成

季明畧无咎堯文元忠遐叔子發君時天啓志完點檢試卷。諸案鄭君乘字

元與嘗官於黃州又為河陽倅見黃魯直題跋彥衡乃邵武上官均也君貺

乃宜興單錫也器之乃大名劉安世也成季乃濟北李昭玘也明畧乃安州

廖正一也无咎乃鉅野晁補之也堯文乃陵舒煥也子發乃四川孫敏行

也天啓乃丹陽蔡肇也志完乃晉陵鄒浩也其自署為魯直者乃分寧黃庭

堅也又有號子明者乃吳郡梅灝也餘未暇詳考者置弗論此但據所知者

耳又如舒城李公麟伯時淮陰張耒文潛皆同為小試官而題名所無不題

姓名而稱太學題名記皆不可解公嘗謂魯直之

文雖佳而不適於用知弟者莫若師其信然乎。二月三日試禮部進士魯

直太學題名記云試禮部

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時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

得盡其技而巡捕內臣鄭永崇石君召伺其坐起以傳義誣執過為凌辱公

以為傷士心。虧國體。上巡鋪舉覺不當劄。

本集劄云。元祐三年二月三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

仲割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鄭永崇領押到進士王大初。王博雅。稱是傳義。問得舉人各稱被巡鋪官誣執。令巡鋪官宣德郎王厚將逐人卷子與眾官點對。得逐人試卷內有一十九字同。即不成片段。本院檢準條貫。惟經學不許傳義口授者同。至於進士。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今來別無違礙。顯是舉覺不當。兼兩日內巡鋪內臣。屢將曖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今來進士尚有兩甲。諸科尚有一十五場。未曾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內臣挾情羅織。即舉人無由存濟。欲望聖慈。速賜指揮。或且勾回石君召。十一日再効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所貴不致非理生事。取進止。

巡鋪內臣陳慥劄。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二月十一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割子奏貢院。巡鋪官捉到懷挾進士。並令

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無不驚駭。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令眾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乃敢號令眾卒。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有旨。送內侍官捷逐之士。皆悅服。二十一日。與黃庭堅。蔡肇

會李公麟齋會書鬼仙詩。

本集書鬼仙詩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山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橫竿笑殺農。湘中老人

讀黃老。手援紫蘿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翁孃送我青



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着。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浴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朝平更折看。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寒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與魯直壽朋天啓會。李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夢中作也。又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爲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先花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詒案春渚紀聞載黃魯直秦少游多寫仙鬼詩。及道語。人有求書者。輒以此應之。至有一詩見百餘本者。此豈公之遺風所及耶。抑別有所避就耶。壽朋不詳何人。是科添差小試官十人。而題名記忽遺甚多。疑此本有殘缺也。二

**十九日論特奏名劄**。本集劄云。元祐三年正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知制誥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爲。而民病矣。今日之弊。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爲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爲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伏乞斷自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



試考官精加考較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卽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三月二日奏號**

黃魯直太學題名記云三月戊申奏號進士絨默取進止

辛巳論之三月朔當在丁未戊申之間魯直不考校既畢六日待諸廳參會云朔卽爲三月二日是月乃丁未朔蓋大盡也

**和黃庭堅書馬試院中言**

本集書試院中詩云元祐三年二月初考校既畢待諸廳參會故數往詣伯時伯時苦水悸惛惛不欲食作欲碾馬以排悶黃魯直詩儀鸞供帳饗發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從橫木穿石盤未渠透坐牕不邀令人瘦貧馬百嚙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蔡天啓晁无咎舒堯文廖明畧皆繼此不能盡錄予又戲作絕句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驅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袴伯時笑曰有頃塵馬欲入筆疾取紙來寫之後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

**榜出章援章持**

致平之文法荆公既見先生知舉爲文皆法坡遂爲第一

揭榜文始知子厚子國援持皆章

孫思蘇過斜川集孫志康墓誌云元祐

惇之子致平乃援字也持同登第

來京師先君得其程文於黜籍中擢真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然後知取之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

學於杭州已劉翥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東坡先生爲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

詳卷七總案劉翥荆公謂之云此韓白優劣論爾元祐中東坡知貢舉以光



武何如高帝爲論題張文潛作參詳官以一卷子攜呈東坡云此文甚佳蓋以先生醉白堂記爲法東坡一覽喜曰誠哉是言提其魁等後拆封乃劉燾無言也劉燾乃劉誼之姪吳興人然見於施註者多有殘缺不能詳也據此條載有試題而題名記并張文潛遺之今補載

**李常寧** **周燾** 史容山谷集註云濂溪二子燾字通老後改次元元祐三年李常寧榜登第終徽猷閣待制施註云終寶文閣待制諸案濂溪周子道州營道縣人燾乃次子也史文多不甚詳惟蘇元老傳載燾政和中爲成都帥宰相喜開邊致茂州蠻叛燾遠下令招降元老移書止之且爲決策燾不從以是得罪本案後列元老傳可合觀也明年公帥杭章援爲秀州幕皆登第李廌周燾爲轉運判官並從公於杭公浚治西湖築長堤援有力焉

**獨見** 爲言送之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邱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

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魏了翁跋蘇文忠墨蹟云。蘇公司貢。則不惟遺其門人。雖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遺。觀其與李方叔詩。及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將愧之者。然終不以一時之愧。易萬世之所甚愧。此先正行已之大方也。使士大夫常負蘇公之愧。古道其庶幾乎。**諸案**公屢奏。未出榜時。黨人先有失士之論。蓋自知舉命下。董敦逸已論奏。取士必不當其餘。造作不一。而流傳小說。多有章援章持竊得李廌策題之說。此不足道也。乃查註全載趙潛說。而摘公與李廌書三數語。自謂辯正。其辯云。此必章惇父子造為此語。以誣公。惇父子大姦深險。非癡騷者流。何肯以此自誣。此種辯正。實出情理之外。如查註引趙彥衛說。即可不辯也。今刪去錄公原書。觀書中意。方叔之文。似未到岸。即再知舉。未見其必售也。讀魏了翁語。辯者尤可愧矣。

**孔文仲力疾考校還家卒。**宋史云。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十四日。游金明池。和宋肇韻。二十日。與錢總司游為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

**池上并和颺雪中見憶詩。邇英閣進讀。**本集叔孫通不能致二生云。軾以謂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然謹按揚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





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為社稷之衛哉。**諸案**宋以春二月至端午。遇隻日。輪官講讀。其時公已領貢舉事。據本集劄狀。前後銜位皆載兼侍讀。惟貢院諸劄不載。此必有其制度在。**韓絳卒於京師。喪還許州。為文祭之。**本集祭韓也。因載此條於出院之後云。韓絳卒於京師。喪還許州。為文祭之。云在昔仁祖清淨養民。維時忠憲秉國之鈞。盛大蕃衍。啓其後人。公暨叔季。文武彬彬。公相神宗。重厚有體。心存社稷。輔以詩禮。博陸堂堂。扶陽濟濟。公將於外。鉞鉞彫戈。虔共匪懈。柔惠不苛。韓侯奕奕。申伯番番。大明既升。克紹聖考。介圭來朝。黃髮元老。帝曰。汝留王躬。是保公勇於退。連章告歸。三公就第。大政是咨。五福具有。謂當期頤。天弗憖遺。哲人其萎。哀動兩宮。士夫涕洟。維此僚案。拜公京師。從容暇日。引陪燕私。詔言在耳。已哭於帷。在公已矣。邦國之悲。靈輜啓行。宅兆有期。舉觴一慟。與公長辭。續通鑑長編云。元祐三年三月甲寅。韓絳卒。作韓絳挽詞。公以羣小攻擊不已。連上劄以疾乞郡。及召見。宣仁諭曰。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朝廷主張。今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公退上乞罷學士。除閒慢。差遣劄。本集劄云。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

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爲學士後便爲朱光庭王巖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今既未許請郡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間慢差遣如秘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

呂公著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

召入對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呂公著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

僕射既承旨呂公著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

諭曰官家在此有一事久待要學士知學士進用乃神宗皇帝之意帝每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公不覺哭失聲宣仁與哲宗皆泣左右亦感涕

續通鑑長編云三年夏四月辛巳是夕蘇軾對於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忽宣諭軾曰官家在此軾曰適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欲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軾曰汝州團練副使曰今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軾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軾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論薦耶曰亦不關大臣事軾驚曰臣雖無狀必不敢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節看文字則



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曰奇木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

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歸

墓誌不載此事。東都事畧雖載不系年。宋史本傳載元祐二年似因有前年為團練語故列於二年也。續通鑑長編載於三年四月辛巳語較事畧宋史加詳又首有對於內東門小殿既承旨二語皆事畧本傳所無也。邵博聞見後錄所載大畧與長編同其首云入對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日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既承旨較長編多除目數語此乃長編聞見錄同一所本而長編改載除目復存畱既承旨句故其刪述顯然也。又東都事畧云三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其所載之日即長編載公入對之日也。考本集內制三年四月四日行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麻制其辭免不允三詔行於六日此乃四月五日之命而公以四日鎖宿禁中是夜承旨草麻據宋史凡草麻召對內東門次日即下又考二年十二月八日興龍節是日丙戌則辛巳在十二月三日凡歷百二十日而辛巳重遇當在三年四月三日中遇兩月小盡即又退至五日此事畧所書乃五日之命故云辛巳而公之承旨草麻皆夜間事自應載於四日長編又以是夜屬之次日故亦云辛巳參觀諸除呂公著同平章軍國事麻制本集除呂公著制云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



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呂公著訐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於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實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望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游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人朝

**除呂大防左僕射麻制**本集除呂因至都堂議軍國事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射制云門下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勲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特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純深受才宏毅果鑒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闥蔚爲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相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誥案**此三制成於頃刻之間擬史稗經悉出吐屬可見其奮迅如風矣所用民亦勞止取其以雅對頌天人貫下倉粹之際豈暇逐



句計其出處哉。乃賈易彈章云。呂大防麻制尤更悖慢。其辭云。民亦勞止。庶  
 臻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爲之股慄。何至比於周厲王。民勞板蕩之詩。刺其亂  
 也。其後坐譏訕。乃羣小復伸。除范純仁右僕射麻制。本集除范純仁右僕射  
 前說。趁鍋下米。此其一款也。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疆固。則精神折衝。故薦呂臣奉已。而不在民。  
 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  
 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  
 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  
 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歷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  
 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  
 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  
 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惜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  
 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戶。食  
 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五日。作宋子房畫山水跋。本集跋宋漢傑畫云。僕曩與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爲作三詩。其畧云。逕遙越後崦。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也耶。今其猶  
 子漢傑亦復有此學。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又云。唐  
 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煩以  
 雲物閒之。作浮雲杳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  
 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  
 意。若爲之不已。當作着色山也。又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

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②無一點俊發看數人許便③漢傑真士人畫也。夏文彥圖繪寶鑑云宋子房字漢傑鄆州滎陽人少府監選之子復古之好善畫山水不古不今稍出新意官至正郎漢傑之六日賜呂公孫莊字臨仲其山水氣韻得家法餘已見卷三總案宋選條下。六日賜呂公著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恩命不允詔酌處其中使卿獲居勞逸之間而朕不失仰成賜呂大防辭恩命詔本集賜之託於義兩得夫復何辭元祐三年四月六日。賜呂大防辭恩命詔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大防端揆黃門之任虛之久矣以卿德望兼重才術有餘故授之不疑渙號已行言惟允務稱朕命卿其少安元祐三年四月六日。賜范純仁辭恩命詔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純仁國之安危寄於宰輔朕豈苟然而輕授也試之以事而不移斷之於心而不貳成命已出豈容復回往修厥官以稱朕意元祐三年四月六日。七日賜劉摯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劉摯朝廷設三省建丞弼雖所治不同至於因時立政昭德塞違其實一也。賜王存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王存卿既任其事矣今以次遷無足辭者元祐三年四月七日。賜王存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王存卿學足以經邦才足以應務更練愈久開益居多以積日而稍遷顧愈言之咸允國之常典何以辭賜胡宗愈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為元祐三年四月七日。賜胡宗愈辭恩命詔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





詔云。勅宗愈昔有諫垣首開正論。出入滋久。操守不回。雅望在人。既非一日之積。歷試而用。亦自羣言之公。毋復固辭。以就遠業。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 賜趙瞻辭恩命詔

本集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發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趙瞻。朕惟本兵之地。司命吾

民。矧羌戎叛服之無常。實邊鄙安危之未決。豈以此柄輕授其人。以卿望重。縉紳學兼文武。歷試而用。衆言允諧。往踐厥官。勿違朕命。元祐三年四月七

### 八日賜孫固辭恩命詔

本集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恩命不允詔云。勅

人。意其風采之聳聞。可使朝廷之增重。矧卿德望素著。寄任已隆。十一日。賜

### 許將赴闕詔

本集賜新除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許將赴闕詔云。勅許

願問。則酌民言。以廣上聽。待命北門。號稱內相。雖於卿爲舊物。實當今之高選。所踐厥職。竚聞嘉猷。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 十二日賜呂

### 公著斷來章批答

本集賜新除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

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省表具之。夫國以得人爲強。知猛

獸之衛藜藿。以積賢爲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爲。物自家利。故崔公發

### 賜呂大防斷來章批答

本集賜

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賜呂大防斷來章批答云。本集賜

國計之重。可無復辭。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賜呂大防斷來章批答云。本集賜

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本集賜

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

朕之所以中夜不寐、輟食太息者，正爲此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者，非仁人也。願卿慨然當古人之重畧世俗之謙務踐斯言，憂此三者。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賜范純仁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祐三年四月十二日。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賜劉摯斷來章批答**。本集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賜劉摯斷來章批答**。本集除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朕續服之初，卿言責是任。歷陳治道之要以立太平之基，朕欲行其言，遂授以政。歲月未幾，紀綱畧陳，欲究觀心術之微，宜擢居政本之地。苟無媿於允蹈，豈不**賜王存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夫志大賢於力辭，祇服厥官，思所以稱而已。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賜王存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夫志大**批答**。有遠畧，器博無近用，以卿忠義開濟，何施不宜？今以次遷，何足辭也？益堅無倦之意，以觀可久之**十三日，賜孫固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門下侍業。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許斷來章批答**云：卿奉事先帝，有勸學之舊，與聞機政，有已試之功，固非一職等之遷獨恨用卿之晚，勉循大義，毋事小廉。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四日，賜胡宗愈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多乏於用，強濟者或涼於德。有德適用，如卿幾人？方觀卿謀國之忠厚者，良以成朕知人之美。裁閣來章，甚非所望。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賜趙瞻斷**



**來章批答。**

本集賜新除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云：君子之仕也，喜於知而樂於用。如卿之言，結髮從

仕而白首，遇合則君子之用舍進退，蓋亦有時矣。勉行其道，無失斯時。苟能遇事而必為，則亦立功之未晚。古人之事，將見於卿。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十八日賜河北兩路諸軍秋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

本集口宣云：有執卿

等憂寄之深，疆事靡盬。眷言勞勩，想各平寧。**十九日宣召許將入院口宣。**本集

體我至懷，受茲時賜。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二十日賜西蕃首領**

**阿里骨詔。**

本集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迎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詔云：勅阿

秩之降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強西

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為。遂據洮城，以犯王畧。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

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西

豪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

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効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熙河路更不出兵，

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

**再勿使來款復為虛言。**

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一日同轉對條上三**

**事并和子由詩。**

本集狀云：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準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謹



條上三事如左。一、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若此十餘人者。而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豈不殆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更與大臣商議。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開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臣竊其一惜名器。一次放進士。諸科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至嘉祐末年。舉人盡賜出身。近歲流弊之極。乞詔大臣詳議。今後諸科過落之法。及奏名出官。務在精覈。其一論冗官。蔭文官遇科場試策論。蔭武官卽試弓馬。三人中解一人。及年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二條相爲表裏。文繁不能節。三曰。記蘇頌言張士遜中孔道輔事。本集記孔道輔事錄述其大旨而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旣得其情矣。而退傳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云。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旣貶琳。亦黜道輔充川道輔。知爲士遜所賣。陳慥訪公京師。寓基寧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陳慥訪公京師。寓基寧於汶公浴室。公與范百祿黃庭堅數來游。題其父希亮所藏柏石圖詩。此詩



施註原編五月一日同轉對詩後查註謂公去黃後無與陳季常唱和詩因  
 改編黃州卷內合註從誤今考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某局事雖清簡而京輦  
 之下豈有閑人不覺切切過日勞而無補顏髮蒼然見必笑也聞公有意入  
 京不知幾時可來如得一會何幸如之又據所載黃庭堅跋語陳季常以元  
 祐三年寓基簞於興國浴室公與范百祿黃庭堅時過之而山谷題跋亦載  
 此文是施編並不誤查註直夢嘆耳今復施編之舊餘詳後跋浴室題名條  
 下

**宋子房惠李承曼謝以詩**此詩施註原編不載外集載試院觀伯  
 合註復收入補遺中漢傑乃宋選之子特欲減跡又以季常為可棄故改編  
 前作并刪此詩也外集編知貢舉時與公書跋年月相符是漢傑之在京審  
 矣今據此六月二日瑤津亭祈雨夢本集後苑瑤津亭問啓祈雨道場齋  
 改編入集

**六月二日瑤津亭祈雨夢**秋乏雷雨之施嗟人何罪逢歲之艱自非妙覺之等慈孰拯疲民於重困有  
 嚴禁苑祇建淨筵念我憂勞錫之膏澤非獨起枯焦於田野抑將掃疾疫於  
 里閭嘉與含生永均介

**十四日賜恩冀等州修河官吏兵級傳宣撫問口宣**福元祐三年六月二日

本集賜北京恩冀等州修河官吏及都轉運使運判監承等銀合茶藥并兵  
 級等夏藥特支兼傳宣撫問口宣云有勅卿等夙夜河壩暴露野次屬茲暑  
 雨深軫予懷往示寵頒少慰賜馮京銀合茶藥口宣本集賜保寧軍節度使  
 勞苦元祐三年六月十四日知大名府為京銀合茶  
 藥口宣云有勅河役方興吏民在野暑雨之際綏御本集德音  
 為勞膺此寵頒尚加慎護元祐三年六月十四日作德音赦文本集德音  
 赦文云門

下。朕以眇躬，獲御大器。仰聖后之慈訓，荷先烈之永圖。四載於茲，時道尚淺。凜然祇惕，若履淵冰。思所以慰安人心，奉若天道。常慮一夫之失，所以傷萬物之太和。錫時去煩，夙夜願治。乃自去冬連月降雪，異常。今春以來，久陰不霽。農夫失職，商旅不通。比屋之間，凍餒彌甚。常寒之罰，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圖消復。潔精致禱，神眷未孚。克己自持，協氣無應。切慮四方獄犴，冤滯尚多。工役煩興，人咨胥怨。鬱成繆斂之變，以干陰陽之和。宜均渙恩，以召善氣。於戲！遇我祇戒，事修信順之誠。正事布和，庶獲天人助。浴爾中外，咸體朕懷。元祐三年六月，**七月八日，遣國賀，坤成節。**

**使副入見，訖歸驛，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初視使車，已陳慶幣。退安館舍，往錫燕觴。式示眷懷，且旌勞勩。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賜文彥博已下香酒果口宣。**本集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八日，**勅元老在廷百官承式，啓法筵於梵宇，祝壽殿於館伴北使於都亭驛。**觀劉慈闈宜有寵頒，以助燕喜。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館伴北使於都亭驛，觀劉元方所藏盧鴻草堂圖，作詩會追過遠同來省併使作之，因跋其後。**盧鴻學圖詩云：昔爲太室游，盧巖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雨生足。徑歸不復往，巒壑空在日。安知有十志，舒卷不盈幅。一處一盧生，裘褐蔭喬木。方爲世外人，行止何須錄。百年入篋笥，大馬同一束。嗟余縛世累，歸來有茅屋。江干百畝田，清泉映修竹。尚將逃姓名，豈復上圖軸。本集跋盧鴻學士草堂圖云：此唐丞相段文昌本，今在內侍都知劉君元方家。元祐三年七月，予館伴北使於都亭驛，劉以示予，爲賦此篇。追過遠來省書，令同作。此詩施許原編不





儒藏

載王註本七集本皆載邵註本人續補遺查註謂樂城集亦載此詩子由有  
登嵩山諸什故起句云然而公未嘗游太室因列入互見卷中合註仍之今  
據草堂圖跋此詩實為公作又公自跋先君昔愛洛城居一首云其後雖不  
過洛而此意未忘參觀此語似公亦嘗過洛者查註之說亦難定斷其樂城  
集雖云子由自定然如吳子野實未至徐而子由在徐有贈子野詩以此誤  
編不少則此詩亦未見必為子由作也各本載此詩多謬字今從樂城集更  
正載入案中

**十六日遣輔臣就驛賜遼國賀坤成節使副宴口宣**  
本集口宣仍俟詳考

等肅將慶幣來舉壽觴臨遣輔臣往領燕豆  
仍加寵賚以示眷懷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送程之元赴江西漕周尹知東  
川詩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  
度使苗授辭恩命不許批答本集批答云覽表具之環衛之嚴節制之重詎  
未喻厥指往祗告多士以長萬夫朕豈輕用其人哉確然固  
朕命廷曠乃官

**二十一日賜曾布乞閑慢州郡不允詔**  
本集賜龍圖閣學士太原府曾布乞除閑慢州郡不允詔云勅曾布將不久任難以責成謀不素  
定難以應梓卿屢試劇郡所臨有聲而況二年於茲諸將所服事既即人  
誰易卿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二十七日**  
壽聖禪院粉壇齋文本集顯聖寺壽聖禪院開啓太皇太后消戒集粉壇  
道場齋文云伏以躬儉節用本嚴房闈之風遺大投報

猥當廟社之寄。常恐德之弗類。以召裁於厥身。敢卽仁祠。肆陳爭供。恭延梵釋。普施人天。俾壽而康。非獨轉安於寡昧。與民同利。固將燕及於華夷。仰冀能仁。曲垂昭鑑。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奉宸庫翻修齋文。庫了畢。安慰土地。道場齋文云。伏以貨幣所藏。有壞必葺。聰直之鑑。既成。乃安爰仗佛慈。以綏神守。庶祈昭格。永底純熙。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五日。作苦樂說。本集苦樂說云。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耳。及苦樂既至。以樂說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尋聲捕影。繫風趁夢。此四者。猶有髮髯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同子彼此相磨。安得樂處。當以至理語君。今則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書。同子由孫敏行秦觀游相國寺觀王詵墨竹題名寺壁。周公謹癸辛雜志載羅壽刻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游碣石菴作湛菴主詩。案此詩查註從續補遺卷內移編。元年丙寅。合註謂爲未確。而公言在京無與相國寺僧他作。今據石刻題名類編編於此。餘詳本詩題下。十八日。示諭武泰軍官更軍人僧道百姓等勅書。本集勅書云。勅朕以苗授賦材。寵以節旌之榮。惟爾邦人。當喻邁英閣進讀。本集狄山論匈奴和親云。弼謹朕意。元祐三年八月十八日。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

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恚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 九月一日，改宮師送石揚休北使敘

本集跋送石昌言引云：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

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為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椎酒牀，拳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杆彥國者也。其為人大畧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題。

二日，賜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本集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云：覽表具之。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而衛武公百年，猶箴儆於國，曰：無以我老耄而捨我，此左步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托衰病，自引求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姑安厥官，以答公論。元祐三年九月二日。

五日，邇英進讀寶訓，上進裁沴論寶訓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義狀。本集劄云：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又是日焚香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裁為福。自二聖嗣位於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





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畧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岑探聚眾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以致數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果誘殺平民十九人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辦男女豈有此理若不窮究曲直則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採察衆論以爲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修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若將三千萬物料分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成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修爲學士日有修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



畧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為十七日書贈柳仲矩本集書贈柳仲矩云柳十九  
 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聖鑑。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大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十七日  
十八日作文驥字說字說云馬  
 之於德力盡於蹄齧智盡於竊銜詭譎以蹄齧之力為千里以竊詭之智為  
 道迷此之謂驥文與可學士之孫逸民秀才之子蘇子由待郎之外孫小名  
 驥孫因名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字之曰元德此兒一  
 日千里吾輩猶及見之元祐三年十月癸酉門下後省書。二十八日作還丹  
 訣本集大還丹訣云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為人所喜者皆其華也  
 言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亡也故凡作而為聲發而為光流而為味蓄  
 而為力浮而為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  
 此六華者皆處於此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之以至靜守之  
 以至虛則火自煉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日月既至自變自成吾  
 預知可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禮曰體魄則  
 降志氣在上人不為是道則了然常知者生為志氣死為魂神而升於天此  
 六華者生為體為精死為魄為鬼而降於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氣一其  
 至者至騎其尾而為列星敬之信之行。送錢總出守越州續通鑑長編  
 之守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知越州  
 月錢總出守越州。程之邵出守泗州曹輔赴閬中詩太僕丞為福建轉運判官  
 以羣小交攻讒謗日至復引疾乞外特降詔不允遣使存問十月七日賜御

**臆進謝賜表**

本集表云、臣伏蒙聖恩、特賜寬假將理。今月七日、又蒙中使臨

芒刺。踴躍雖小、能延兩耀之光。寸草何知、莫報三春之澤。正使豚魚幽陋、木

石堅頑、亦將激勸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尚有無厭之請、敢守不移之愚。在法

當誅、原情可憫。實以負薪之疾、積有歲時、勿藥之祥、恐非旦夕。終願江

淮之一郡、以安犬馬之餘生。尚冀此身未填溝壑、期於異日、別効涓埃。

**曰再上陳情乞郡劄**

本集劄云、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

曠職之憂、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

死莫酬。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

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

之問、權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

使臺諫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

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

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

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其攻之。其後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

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

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

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

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柔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

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

職、臣實對眾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繁為西





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繫體量、而樂附曾隱庇。臣弟  
 職爲諫官、劾奏其事、玠繫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  
 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  
 加誣讎。近日王覲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鵬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  
 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臣病逾月、請郡不許、復值玉堂。臣密齊東  
 以積臣罪。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病逾月、請郡不許、復值玉堂。臣密齊東  
 景處居翰苑日、嘗入直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  
 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  
 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  
 亦不過如此速耳。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  
 冊耳。洪爲報然。臣周密此條。可補公當制事實附載於此。二十三日、書出局詩。歸來早、濃陰晚不開。傾  
 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作此  
 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畱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  
 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與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  
 無人霜月寒。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  
 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牀、乃爲樂耳。元祐三年十月二十  
 三日。臣周密。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值玉堂三句、本在十一月一日詔賜宮燭  
 法酒題上。此乃記復值玉堂後賜物之日、非謂以是日復值玉堂也。據此記  
 則二十三日之前、已值玉堂。故有出局之詩。今移此三句於前、詩題則仍其  
 舊。三十日、內中冬至詞語。本集內中御侍已下賀冬至詞語三首、其一云、伏  
 云、三十日、內中冬至詞語。以日合天統時、推建子之正。律中黃鍾、氣驗微陽。

之應。德施自上，惠均於民。伏惟皇帝陛下，道配皇王，化行夷夏。觀其來復，見乎天地之心，靜以無爲，待此陰陽之定。雲物告瑞，官聲協和。豈惟至治之祥，自得上天之祐？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妾等蒙被天光，叨塵婦職，敢獻如山之祝。庶同率土之歡。其二云：伏以書奏清臺，驗歷家之邃密；日移黃道，迎化國之舒長。寶宇和平，宮闈歡豫。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教隆陰禮，位正坤儀。嗣太任之徽音，道光千古；衣明德之大練，儉化六宮。體柔靜以臨朝，配清明而燭物。慶雲可望，共占至治之祥。彤史何知，莫贊無爲之德。妾等猥參女職，仰奉慈顏，因來復之一陽，祝無疆之萬福。其三云：伏以候氣葭灰，喜律筒之已應；課功綵線，知宮日之初長。品物向榮，掖廷胥悅。恭惟皇太后殿，下母臨四海，婦應東朝，求賢審官，但有憂勤之志，躬儉節用，豈忘澣濯之衣。宜福祿之日，康樂宮闈之無事。妾等濫塵女職，獲奉慈顏，願先柏酒，以稱觴。更指椿年而獻壽。元祐三年十月三十日。

十一月一日，鎖院苦寒。

詔賜宮燭法酒，書皇同院送周表臣出守漢州詩。六日，相州賜還國賀興龍

節使副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將命鄰邦，服勤郵傳，久薄風露，十

八日，賜宗議斷來章批答。本集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斷來章

忠孝之兩全，勉從朕言，起服乃通英閣進讀。本集文宗訪鄭公後得魏謩云：

事。元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鄭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凌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訓注之狂謀，幾隕宗社，良可歎也。至於樊魏謩之極諫，顧處於無



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詔案**鄭公之後北作塞拱辰道士真贊。本集葆光  
 宋時有訪之者其告身猶存然凌夷之甚矣。云嗟夫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邑而不營利欲之私  
 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華性如鹿麋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  
 逆此所以陟降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耶。又黃庭堅贊敘云余既書  
 黃庭內景以贈葆光法師而龍眠居士畫余二人像其後。**詔案**是時拱辰在  
 京公有送歸廬山詩。三十日賜李璋已下香酒果口宣。本集賜附馬都尉李  
 此贊必同時所作也。道場香酒果口宣云有勅震夙紀辰遐遐同祝乃眷戚藩之重  
 預修淨供之嚴亦既告成宜膺寵錫。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  
 賜皇伯祖宗暉已下香酒果口宣。本集賜皇伯祖嗣濮王宗暉已下罷散興  
 乃心王室修彼龍天之供慶茲虹電之祥。宜五日班荆館賜遼國賀與龍節  
 有頒分以成燕喜。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五日班荆館賜遼國賀與龍節  
 使副到闕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遠將鄰好至止都門屬霜霧之  
 二月五日王津園賜遼國賀與龍節使副射弓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  
 娛賓於靈囿將觀德於射侯宜有寵。六日與過論詩人寫物。本集評詩人寫  
 頌以旌命中。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六日與過論詩人寫物。本集評詩人寫  
 物之功桑之末落其葉沃若他木始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  
 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



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書付

過七日退朝微雪與子由飲王鞏清虛堂觀近作子由嘗與孫洙過此感念

存沒悲歎久之夜歸各賦一詩八日朝賀興龍節侍宴殿門外以詩示鞏賜

宴尚書省記蘇頌言真宗信李沆事。本集記真宗信李沆事云。真宗時或薦

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餘年使人

主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

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再記王鞏述陳執中薦吳

以無心耶。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再記王鞏述陳執中薦吳

育事。本集記又云。是日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能相。仁宗問誰可代者

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畱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九日賜蔡

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才之主也。九日賜蔡

確乞量移弟碩允詔。本集賜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乞量移弟碩允詔云。勅

母之念。碩之得罪。事在有司。難以貴近之親而廢朝廷之典。及觀來請。有將

榮子心。重違兄弟急難之詞。以傷人子奉養之意。元祐三年十二月九日。十

日賜賀興龍節尚書省宰相已下酒果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誕彌之慶。中

外所同。眷我臣鄰。共茲燕喜。宜



加寵賚以示眷懷。元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十五日作黃庭堅浴室題名跋。黃庭堅山谷題跋云。浴  
 庵西來六祖師。人物皆絕妙。其山川花木毛羽衣盂諸物。盡工能知之。至於  
 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為俗人言也。此壁列於  
 冠蓋之區。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繫於世道與  
 衰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汶師碾建溪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  
 下士也。寓基簞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之。故予過門必稅駕焉。元祐三  
 年。魯直題本集書。魯直浴室題名後云。後五百歲浴室邱墟。六祖變滅。蘇范  
 黃陳盡為鬼錄。而此書獨存。當有來者。會予此心。拊掌一笑。是月十五日戊  
 子。子瞻書。諸家黃魯直云。元祐三年公云。是月十五日戊子。諸已考定本年  
 正月三日辛亥。於本卷和子由上辛祈穀省宿致齋詩註中。并論合註所引  
 續通鑑長編正月己丑。公知貢舉之誤。更以本案前所考定三月二日戊申  
 四月五日辛巳推之。則戊子遇望。當在十月十二月兩十五日之間。又以范  
 景仁墓誌卒於是年閏十二月癸卯朔推之。其戊子乃十二月十五日。是月  
 小盡。故閏十二月為癸卯朔也。今自上年興龍節丙戌起。至是一年二十一  
 之中。並已截清有據。則正月必無己丑日。而長編之誤。無可逃矣。二十一  
 日論周種擅議配享制。本集劄云。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知  
 學官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種。崇朝廷差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  
 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安石平生所為是非邪正  
 中外具知。難逃聖鑑。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  
 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

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爲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爲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游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況可招而來之乎。朝廷近日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石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卽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鼠輩敢爾哉。臣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種之罪、是使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小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臣竊恐此割公祇以臺諫予司馬光、此非公一已。蘇頌言盛度責錢維演告詞。本集跋盛人之言、蓋當日之公言、本如此也。言爲公頌言盛度責錢維演告詞。度責錢維演告詞云、盛度錢氏婿、而不喜維演、蓋邪正不相人也。維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構、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追、皆權要之子。蓋維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十二





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和殿廷中時二十八日侍延和殿觀范鎮所

# 進新樂撰延和殿奏新樂賦

本集延和殿奏新樂賦云皇帝踐祚之三載也

方集論曰周禮檀議宗廟事蘇子容道此  
新聲翕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拊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自昔鍾律不調工  
師失職時有作者僅存遺則於魏則大樂令夔在漢則河間王德俾後世之  
有考賴斯人之用力爰有耆德適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顧近世  
之所用校古人而失宜是用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  
審其毫釐時惟帝俞眷茲元老雖退身於安逸未忘心於論計鏗然鐘磬之  
調適燦然虛業之華好聊即便安之所奏黃鍾而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焉  
英祖而享神考爾乃停法部之役而衆工莫與肆太常之業而邇臣必陪天  
聽聰明而下就時風和協以徐回歌曲既登將歎賈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觀  
儀鳳之來斯蓋世格文明俗躋仁壽天地之和既應金石之樂可奏延英傍  
囑念故老之不來講武前臨消羣隱之交構然則律制既立治功日新號令  
皆發而中節磬筦無聞於奪倫上以導和氣於宮掖下以胥悅豫於臣鄰以  
清濁任意而相譏何憂工玉謂宮商各諧而自遂無愧音臣嗚呼趙鐸固中  
於宮商周尺仍分於清濁道欲詳解事資再跋進士題目後本集跋進士題  
學博儼非夔曠之徒孰能正一代之樂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御延和殿奏端明殿學士范鎮所進新樂自太中大  
夫待制以上皆侍時西夏方遣使款延州塞而邊臣方持其議相與往返未  
決也故進士作延和殿奏  
新樂賦款塞來享詩云  
**和黃庭堅效進士詩夜直玉堂攜李之儀詩卷讀**

至夜半題後答范鎮和賜酒燭詩。閏十二月一日賜范鎮獎諭詔。本集賜端

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獎諭詔云。勅范鎮。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鄴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夏之器。聞有作者。猶有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簏簠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一日。本集范景仁墓誌銘云。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公以一日行此詞。而景仁卽以是日身故。其和酒燭詩所述。皆觀樂以後事。景仁或及見之。至此詞。則已不及矣。聞范

鎮訃爲文祭之。

本集祭范蜀公文云。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

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濶。公獨壽考。天寶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畧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間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朱子晦菴題跋云。汪季路所藏蘇文忠公祭范忠文公文。稟慶元丁巳十月已卯。朱喜觀於考亭溪居。附錄宮師生於大中祥符二年己酉。景仁年八十一。以



元祐已巳推之生於祥符元年戊申實長一年。又云一日。四日進實訓上邊

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

本集劄云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昨日所請

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弊

近令取十數漕真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不能

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真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

同若官吏不得其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餓瘦勞

苦則有斃蹄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

非如養馬可以實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傍

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

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

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

奏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

何所不有此臣六日相州賜送國賀正旦使副銜口宣卿等春朝畢會鄰

之所深憂也六日相州賜送國賀正旦使副銜口宣卿等春朝畢會鄰

燕交馳屬但歲之近寒念遠勤於行李往頒十八日賜送國賀正旦使副銜

少卿以重使華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六日十八日賜送國賀正旦使副銜

金鑲唾孟子錦被等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遠將鄰好來慶春朝眷言

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薦何宗元一議狀本集狀云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

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



奏右、臣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飾學古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辭雅健議論審當臣愚不肖謂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聖慈降和劉攽立春日賜幡勝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乞隨才錄用以廣育材之道

**和劉攽立春日賜幡勝**

**併答葉均王欽臣和韻詩**附錄和幡勝四詩施註原編上卷末查聞肩倅賈誼往祭東瑩作謝啓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往過而下馬空瞻重相之陵酌以隻鷄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盡歸之意常恐難敘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山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持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洟於墓道昔稱今倚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附錄公以異熙寧二年已酉眉還朝至是元祐三年戊辰正二十年也月日無考

**宜興祭古冢文**本集祭古冢文敘云閏十二月三日予之田客築室於所居忽乎寂乎寥乎子大夫之靈也子豈位冠一時功逮宇內福慶被於子孫膏澤流於萬世春秋逝盡而託物於斯乎意者潛光隱耀却千仞而不顧祿萬鍾而不受巖居而水隱雲卧而風乘忘身徇義而遺骨於斯乎豈吾固嘗誦子之詩書慕子之風烈而不知其謂誰歟子之英靈精爽與周公呂望游於豐鎬之間乎抑其與巢由伯夷相從於首陽箕穎之上乎博何爲而華乎壙何爲而大乎地何爲而勝乎子非隱者也子之富貴不獨美其生而又以榮



其死也。子之功烈必有石以誌其下。而余莫之敢取也。昔子之姻親族黨、  
 春秋悼霜露雲動影從享祀乎其下。今也僕夫樵人誅茅鑿土、結廬乎其  
 昔何盛而今何衰乎。吾將徙吾之宮避子之舍、豈惟力之不能獨將何以勝  
 夫必然之理乎。安知百歲之後吾之宮不復為他人之墓乎。今夫一歲之運  
 陰陽之變、天地盈虛、日星殞食、山川崩竭、萬物生死歟及飄忽若雷奔電掣  
 不須臾而也。而子大夫獨能遺骨於其間而又惡夫人之居者乎。嗟彼此之  
 一時遊相望於山河。子為土偶固已歸於土矣。余為木偶漂漂者未知其如  
 何。魂而有知、為余婢阿。此宜與事敘緝閏十二月三日發冢、則此文作  
 於是月。為楊公中題熙寧手詔已。本集題熙寧手詔記云、楊繪果奏罷諫職  
 下句也。意繪疏跡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為。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  
 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曾公亮兩立於輕  
 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熙寧元  
 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  
 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學士滕  
 公元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於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  
 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久中以手詔相示、  
 且請記之。東都事畧、哲宗即位、繪徙徐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卒。又  
 據施註、繪卒於元祐三年六月。其作歐陽修文集敘云、夫言有大而非夸、達  
 喪過京師、蓋亦是年冬後事也。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

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變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





子集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為王鞏作其父素硯銘本集王仲儀硯銘云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云為王鞏作其父素硯銘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并作鞏所藏硯銘木集王定國硯銘云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語錄元豐二年十二月正字王鞏貶賓州鹽酒務坐公詩案罪也宣仁簾聽鞏上書言事司馬光薦之緣此減二年磨勘元祐元年三月權宗正寺丞八月公舉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為臺諫所攻出為西京通判公有辨劄云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為姦邪據此則辨劄上於元年十一月而本集載入三年謫也其自西京倖揚以本集詩題考之當在二年秋間而三年秋後已歸是鞏在揚不及一年即攻罷也四年三月知海州六月改密州坐罪衝替五年判登聞鼓院七月朱光庭攻之改管勾太平觀楊康國攻之并罷宮觀六年五月以子由薦除知宿州安鼎再攻之仍管勾太平觀十月以三省言再衝替紹聖中鞏無史事可坐獨免行遣公惠州與書云一官為貧更無可擇生計漸有涯是鞏又出為監當矣元符元年除名勒停送全州編管徽宗立放還其在揚坐決責無罪醫人降一差遣而童政在新州賊殺平民數千亦止降一差遣元祐政體可發一笑鞏以累世勲閥少從公游尤為羣小所憎故自元豐以至元祐排擠殆無虛日公亦有言者本欲中臣波累及鞏之奏然鞏如是折因而終不稍改志節處之自若是則所以為鞏矣鞏傳甚畧公為作二銘亦不詳何時今以其在京附載於後而滙考如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終

武林韻山堂三氏藏版

校記

①丁未朔：當作「戊申朔」，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九。此爲王氏推斷之誤。

②抹：當作「秣」，見《東坡先生外集》卷五〇《又跋漢傑畫山》。

③卷：當作「倦」，見右引文。

④待：當作「侍」，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〇《文驥字說》。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元祐四年己巳

公年五十四。是年二月，呂公著卒。三月，胡宗愈罷。五月，

尚書七月，安燾以母憂罷。八月，蘇轍賀遼國生辰使。九月，大享明堂。大赦。天下。十一月，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正月，和王詵送梅花及栽花張退傅第詩十

二日，賜曹佾寬假詔。

本集賜濟陽郡王曹佾在朝假將百日。日特與寬假將理

見儀刑之老。謝病既久，軫念良深。推予賜告。十五日，侍宴端門。和王詵韻。

之恩期於勿藥之喜。元祐四年正月十二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

何去非換文資狀。

本集狀云：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

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廷唱名。先帝見其所策詞理優瞻，長於論兵，遂除右

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

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料之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二十一日，賜西南

案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人，遠之父也。見毛晉春渚紀聞跋。



蘇世忍進奉勅書。本集勅書云。勅莫世忍。汝守土遐陬。歸誠北關。梯山修

日。二月二日。賜蘇頌乞致仕詔。本集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

王國而祖宗以成德遺後人。方使壽考康彊。以究其用。而朕乃以引年而聽

其去可乎。別卿銓綜之精。談笑而辦。勉思職事。以稱朕心。元祐四年二月二

日。三日。賜梁燾辭免恩命詔。本集賜燾禮部尚書梁燾辭免恩命。不允。詔云。

得已而聽其去。今茲選用衆以爲宜。而恨其晚。而卿又固。邇英閣進讀。本集

辭。豈朕所望。成命不易。其速造朝。元祐四年二月三日。邇英閣進讀。張九

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云。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

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

開。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

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恣取神器

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

皇不復聞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詔案。本集邇英進讀八篇。

皆無年月可考。此篇乃四年二月所進。羣小以離間大臣劾之者。留中不發。

公赴杭州。奏請付外。始知有此款。以是知制誥任內進讀。始於論漢唐

二高而止。於是凡六篇也。今據此分載。以十四日。賜馮京乞赴六參詔。本集

備講讀故事。餘詳後。乞下臺諫。疏條下。十四日。賜馮京乞赴六參詔。賜軍

徽南院。使充太一宮使。馮京乞依職任官例。祇赴六參。不允。詔云。勅馮京。朕

以卿耆老。厚德重煩。以庶事。而卿篤恭盡禮。自同於有司。既朝朔望。尚復勤

請雖抑抑自警。知卿有衛武之風。而僕僕亟拜。非朕待子思之意。宜遵前命。以副眷懷。元祐四年二月十四日。**諸案**此詞本集謄作六月。今改列二月。

### 二十五日東太一宮祝文

**文**本集東太一宮翻修殿宇。奉告十神。太一真君祝。云於穆祠宮。有嚴春祀。吏以時而案視。工揆日。

以修完。庶就絜新。永綏靈御。仰祈昭鑑。大庇含生。**諸案**本集內制止於二月。

其詔口宣。國書三類。有作四年六月者。非四年正月二月之謬。即六年六月。

月之謬。亦間有可。作王克臣挽詞。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三月。朝議大夫知。

辨者并記於此。鄭州王克臣為大中大夫。四年正月癸巳。

卒。公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恐不見容。**諸案**此史文也。時所謂乃連上乞。

越狀。紀年錄二月三上章乞越州。本集杭州到任表云。始衰而病。豈非滿溢。

栗。故求外補。以盡餘年。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好問之初。遽以。

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諸案**本集不載乞越三狀。今摘此文補之。情事如。

繪。三月四日記黃庭堅墨。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嘗攜古錦囊滿中。

皆。是物也。一日見過得承晏墨半挺。曰羣兒賤家。十六日告下除龍圖閣學。

雞。嗜野鷺。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十六日告下除龍圖閣學。

士充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閣學士出知杭州。既踰月。軾言近日。

臺官論臣罪狀甚多。伏望降付有司。盡理根治。曾肇行軾杭州制云。方冀納。

忠於朝夕。遽祈養疾於東南。章却復來。告滿輒賜。力固難強。義所重遠。**諸案**





本集乞降臺諫章疏根治劄子乃四月十七日上。據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長編時命下已踰月。考咸淳志乃三月十六日命也。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賢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躬非據。豈謂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遂加此職。以資其行。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忝竊賢科。繼蒙英廟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日月之光。常恐餅壘之溢。故求閑散。以避戎連。敢不。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本集磨鈍自修。履冰知戒。庶全孤節。稍答殊施。云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知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此蓋伏遇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補過之臣。出為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上笏記。本集笏記云。臣軾言隸職宸居。承流賜者。敢不勉思忠盡。務報恩勤。皇帝陛下總攬羣材。靡遺片善。曲收頑鈍。俾處清華。徒傾草木之心。莫報乾坤之施。臣衣帶馬笏記二首。惟加殿閣以出者。有此恩例。時以加龍圖閣直出守。謂四月臺諫論蔡確作詩譏訛。宣仁十一日密上行遣蔡確劄。本集之帶假龍。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臣寮有激進蔡確詩言涉謗謫者。所係國體至重。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憤疾。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不能容一小人謗怨之言。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勅。令有司追確

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確嘗為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為兩得。取進止。東都事略云、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也。王詔開熙河、費用無藝、郭逵奏詔盜貨官錢、詔杜純推治。純奏以實。宰相王安石怒、再遣確鞠於秦州。確希意、達純皆坐譴。安石喜、遷直集賢院、除御史知雜事。詔定奪渭州、運河及黃河、澹川把利害。確主范子淵而抑熊本。本罷知制誥。確遂代本知制誥。確益以彈擊為己任。會皇城司奏獄事枉法者、以御史中丞鄧潤甫、監察御史上官均治其獄。有旨遣確詣臺參治。潤甫均欲辨理於上前。確獨鍛鍊其事。潤甫均奏確掠訊過差、人悉誣服。確即刻二人黨有罪、請併逐之。於是皆抵罪。而潤甫均俱出。確遂代潤甫為御史中丞兼直學士院。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其獄。確遂劾參知政事元絳、絳罷政。確遂代絳為參知政事。人謂其為知制誥、為御史中丞、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遂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神宗嘗對確稱邢恕謂其久在館中、當遷。確不可。神宗不顧。確有幾巧。退即遷恕著作郎。自是恕為確黨矣。神宗不豫、繼而小康。將御殿而疾再作。確令恕要皇太后姪公繪、公紀至東府。令往見恕。恕曰、家有桃、著白華、可愈人主疾。幸畱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公繪等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恕又往問確曰、上疾再作、而外庭不知、禁中必有變。一日片紙以某人為嗣。公未知死所。確悚然曰、且奈何。恕徐曰、上不豫、公能辦建儲一事、則如泰山之安矣。宜用知開封府蔡京。領僧子令待變於外。公但作問疾以入。若大臣有異議者、呼京領僧子斬之。祇可



使章惇知韓縝已下不可使知也。確愧謝謂惇曰君見子厚謀之。惇見惇如對確言同入問疾至政事堂確惇議紛然。王珪徐曰上自有子。確惇不能起。事。人對福寧殿珪奏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請皇太后確同聽政。神宗許之。確惇既出蔡京乃放散僧子。神宗崩哲宗卽位。王珪薨確代爲山陵使言者攻其惡乃求避位。吳處厚奏確在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訕太皇太后責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傳堯俞朱光庭梁燾范祖禹劉安世論確怨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再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卒於貶所。明年章惇爲相追復確觀文殿學士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劉拯論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恩數乃贈太師諡曰忠懷又追封成衛二國公。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功遂以確配享哲宗廟廷御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臣蔡確之墓京收用其子渭論其父定策功拜同知樞密院贈確清源郡王賜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震當世。臣偁曰迹其姦凶謂當播其惡以正典刑而乃因詩罪之竄死嶺嶠以啓後日之禍誣累宣仁者幾三十年馴致大亂國家之不幸也。

**誥案** 蔡確詩案乃確在安州詠郝處俊釣臺詩用處俊論唐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武后比宜仁也。事畧論確當誅甚是。如呂惠卿亦當誅王安石章惇曾布蔡京李清臣之流均應重譴法伸則綱紀立與人家國無他術也。如或不能則寬寬之。公於熙寧中極攻葉祖洽試策而元祐中詔定試策則薄其罪不欲加以言語羅織在是時又當爲國體惜也。其論蔡確亦猶此意。蓋熙豐諸臣既已首置安石不問其下此者亦只可消弭也。無如朔黨劉安世等攻之甚勁文彥博惑之首欲置之嶠外彭汝礪以爲開羅織之漸力言不可。范純仁欲恕確罪與王存申理時劉摯在執政洛黨之朱光庭等已併入之朔黨橫甚汝礪既坐罪劉安世併將純仁存攻去其後摯所踐相位卽純仁



之位所死之室。卽蔡確貶死之室。確之子涓猶訟摯安世不已也。純仁後之救大防。摯與此之救確。一轍其心可見。使純仁在朝。羣小尙知忌憚。元祐之政猶可爲也。殆宜仁自覺有異。復召純仁。託以身後。而滿朝黨禍已不可制。宣仁亦崩。可見司馬光呂公著引用劉安世等。毫無裨益。而適以債事。此真元祐之禍水也。文彥博力主回河。亦屬老謬。其子及甫更爲姦兇敗類。以視韓忠彥庸懦者。相去遠矣。公無與蔡確詩。惟合註附載其事。於熙豐祐紹朝局翻覆事爲。十五日。以賜馬贈李鼎作馬券。石刻云。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不全。今補載。復沾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爲書公據。元祐四年四月十五日。黃庭堅山谷題跋云。天廐馬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蚌痛者。從傍論砭疽。爾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查註陳奕禧云。公據真跡。石刻今在眉州。詔案馬券原搨本。向於嘉慶四年己未十月赴燕臺。見於故友李符清東鹿縣署。用筆圓勁。絕類二王。丰神秀異。使人若不可近。與世行馬券帖不類。亦與他帖筆法不同。自是始知周益公陸放翁朱晦菴在南宋時已不敢輕定公字。其說爲可信。符清爲翁方綱門人。方綱題識其下。殆徧符清固請跋數言。時方戒塗許爲作記。別載後十餘年。符清遷牧守以卒。又數年。其子二我歸粵。攜此券過韻山堂。畱玩月餘。及出爲令。復攜以去。又兩年。二我卒於官。此券不知所歸矣。詔自諾責以來。垂二十年。存沒之感。良足慨然。故卒書之。因以傳符清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七月。書於韻山堂之左竹林深處。十



# 六日跋邢居實南征賦

本集跋邢惇夫南征賦云。邢惇夫自爲童子。所與游遂與草木俱盡。故魯直无咎諸人哭之。皆過時而哀。今觀此文。亦足少慰。嘗見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歟。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吾於惇夫亦云。元祐四年四月十六日。東都事略云。邢恕字和叔。鄭州原武人也。從程頤學。中進士甲科。調永安簿。頤稱其才。於呂公著薦崇文院校書。哲宗卽位。除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恕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太妃爲高氏。異日之福。宜仁后呼公繪問。誰爲汝作此書。公繪不敢隱。乃曰。起居舍人邢恕作也。爲言者論列出。知隨州。初神宗升遐。恕爲蔡確畫謀。妄作策立之功。以謗宜仁后。見蔡確傳。至是諫官梁燾劉安世吳安詩皆言。恕與蔡確章惇黃履交結人。以四凶目之。遂謫監永州酒。紹聖初入爲刑部侍郎。權吏部尙書。御史中丞恕每上殿奏事。移時不下。章惇疑之。出其元祐初上宜仁后自辨書。稱宜仁后功德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遂出。知應天府。責知南安軍。言者論恕昨自謂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訓事。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於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於蔡確。妻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摯等幾致覆族。恕反覆詭詐之人也。遂落職。初蔡京爲相。以恕氣豪不可與時輩同立朝。連用爲邊帥。欲使自外。循至將相。然亦不諧也。恕病且死。尙與章惇爭定策功云。子居實字惇夫。有文。早夭。倅亦恕子也。爲人寡學。識而奸。詭似之。幹離不兵之困京師也。欽宗與之割地以和。申盟而去。幹離不旣還。而粘罕尙爾隆德遣使來求賂。倅時以司農少卿爲館伴。有都管趙倫者。燕人。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倅曰。金國有餘覩金吾者。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

二帥倂自以爲出奇計。遂以問於朝。大臣信之。卽以詔書授倫。賜餘覩書納衣領中。仍厚賜倫金帛。倫至黏罕所。首以其書獻之。黏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遂復提兵南下。**詔**家倂夫爲邢恕之子。邢倂之兄公於其死。屢痛惜之。而魯直无咎諸人亦無門戶之見。可見洛自爲黨耳。邢恕邢倂爲大姦稔惡。卒覆宋祚。公無與邢恕往還詩。故其事不見於**十七日**。見下臺諫謗疏付有集而於熙豐祐紹朝局翻覆事爲不全。今附載。**十七日**。見下臺諫謗疏付有司根治。答子奏。臣蒙聖恩。差知杭州。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種以小臣而爲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何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今陛下不肯降出。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譖。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今方遠去闕廷。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又元祐六年乞郡。劄貼黃云。臣前請降出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十九日**。跋太宗御書歷子。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本集跋御書歷子云。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充知州。而賜以御書歷子。臣得此可以爲榮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





帝知錢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臣軾書。二十一日。為范純仁作其父仲淹文集敘。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錄與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敘。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詔。案時范純仁以請寬蔡確為朔黨。劉安世等所劾。已有去志。獨於公臨別時。索此父敘。亦可見其意矣。此文本集作十一日。恐譌。以是日有封事也。紀年錄載在二十一日。今。既朝辭往別文彥博。將駕以作詩。弗興為勸。明道雜志云。蘇公守錢塘。從之。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吳處厚取蔡安州詩作註。蔡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又云。某雖老悖。願君不忘。公行及出郊。詔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慰勞甚厚。詔。案本鄙言。公行及出郊。詔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慰勞甚厚。傳墓誌。

此因宣仁心善論蔡確之謗故有此異恩也。**趙君錫乞收還公除命畱侍經幄。**續通鑑長編云四月言伏望收還蘇軾所除新命復畱禁林仍侍經幄。**趙君錫**真小人之尤者也。彼見宣仁待以執政之禮以為非久召還必宰相矣故為此要君之言。及公復還見其為子由所格必不相矣即攻其竹西亭詩以為無禮先帝與蔡確無禮太皇太后等既曰無禮何不此時與確並攻之乎。今以君錫上言列入卷三十三總案與其劾狀並載庶幾使凡為**五月至南都謁張方平樂**小人者知所愧云。君錫乃趙安仁之孫洛陽人。**全堂**安道文有六過南都而五見公語以是考之乃公第五次過南都也。此番相見必有上窮碧落之談宜有兼旬之畱更以與陳傳道書考之師道以私謁至南都從至宿州私謁不能久畱已屬六月之事是公以五月至南都而畱有月餘也是年八月范百揆百慮葬其父景仁於汝州襄城縣公為埋銘所謂止銘五人皆盛德故景仁其一也。前既無暇為此則成於南都審矣。餘詳後陳**撰范鎮墓誌銘**本集范景仁墓誌云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師道條下。**撰范鎮墓誌銘**自長安徙蜀舉進士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繫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為白及為知制誥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遷



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凡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旣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及上卽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劉凡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致仕、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計開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元祐四年



八月己未葬於汝。六月陳師道自徐謁告而至見公於南都。公行師道從至

之襄城縣汝安鄉。宿始辭公歸。本集與陳傳道書云：數日前履常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

沂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可忘。魏衍後山集註云：元祐初，蘇公列薦乃官之。

俾教授於其鄉。未幾除太學博士。言者謂書謁告詣南都見蘇公為私，遂移

穎州教授。東都事畧云：陳師道字無己，徐州彭城人也。元祐中，蘇軾傳堯俞

孫覺薦於朝，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初，師道在官嘗私至南京謁蘇軾，至

是言者彈其冒法越境出為穎州教授。紹聖初，言者復論師道進非科第，罷

歸。久之，為棣州教授，除秘書省正字以卒。師道一字履常，傳道乃其

兄也。王子安亦子立之弟，故自徐州偕來。本集如渡淮訪徐積於山陽。公

不載此書，則公久留南都之蹤跡幾無所考矣。抵浙西境黃履自潤來見。師道

州和徐仲車詩八年看我走三州。抵浙西境黃履自潤來見。師道黃履在元

自註云：元祐四年赴杭州見仲車。至潤州沈括迎謁甚恭。王銍元祐補錄云：元

丞乃四凶之一也。時知潤州。餘至潤州沈括迎謁甚恭。祐中，軾知杭州，括開

詳卷三十三答黃安中題下。廢在潤往來迎謁甚恭。軾益厭薄其人。師道括之甚恭，有二：一曰趨勢，一

曰畏勢。蓋浙西路韓六州以錢塘揚子二江為界，潤在杭州所部中也。米

微以詩為賀。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果以疾請郡，遂得餘杭。龍榮過分，方深

復。追餞於舟中。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昨日遠煩追餞，此意之厚如何可忘。昌

追餞於舟中。還城且喜尊體佳勝。佳篇辱和以不作詩無由攀和。山硯甚奇。



便當割新得之。為微作硯山銘。本集米黻石鐘山硯銘云。有盜不禦。探奇發  
好為潤筆也。

因山作硯其詞如實。此即寶晉齋硯山也。相傳今尚在人間。流傳有自。而諸說不一。或云六峯。或云三十六峯。或云五十五峯。或云蘇仲恭得之。或

云薛紹彭易去。其硯山圖石刻木刻諸皆見之。亦不甚合。凡名下之物。大率

類此不足較也。至此山。或云南唐寶石。或云靈壁山石。據公親見。乃知為石

鍾山石。故有攘於彭蠡之語。元章極仰託於公者。惜與張仲謀曹輔。劉季孫

其下得入於清流。為恨。今惟託此銘以傳硯山足矣。

蘇堅張弼會於湖州為後六客作定風波詞。本集定風波詞敘云。余昔與張

元素會於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

老人星。凡一十五年。再過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

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為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其詞云。月滿蒼溪。照夜堂

五星。一老闌。光芒十五年。問真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

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語。公

以熙寧七年甲寅過吳興。張子野作六客詞。至是元祐四年己巳。計十六年

乃扣足十五年也。其為赴杭過此而作。確無疑矣。但後有次韻林子中詩。自

註近聞莘老公擇皆逝之語。施註原編在五年四月詩前。而續通鑑長編載

李常孫覺卒皆元祐五年二月。又據老學菴筆記。元祐五年二月二日。李

公擇卒。三日孫莘老卒。與施編皆合。不知何以與詞敘不符也。俟再考。

由除吏部侍郎改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續通鑑長編云。四年六月丁未。蘇

癸未兼禮部尚書。頴濱遺老傳云。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卽七命轍代爲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詔吏禮二部不同。今從樂城集。

# 月三日到杭州任進謝表

本集謝表云。臣賦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

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朴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

# 移守江寧

施註云。元祐三年六月。楊元素繪卒於杭。龍圖閣待制熊伯通本自越移杭。自杭改江寧。而先生繼之。本集狀奏稱。前知州熊。

本與施註合。年譜。

# 五日謁文宣王廟文

本集祝文云。軾以諸生。誤蒙選擢。昔公代林希。誤甚。

右莅事之始。祇見儒宮。聖神臨之。敢忘夙學。尚饗。

# 謁羣望文

本集祝文云。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祇飭。蒞政之始。見於祠下。安

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尚饗。

# 答秦觀和錢蒙仲

葉夢得避暑錄云。趙清獻公自錢塘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舊據城

闌橫爲屋五間。下闌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故爲州者多居之。謂之高齋。案秦少章從公至杭。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同寓

# 高齋見和錢總越州所寄詩八月上乞賜州學書板狀

本集乞賜州學書板狀云。元祐四年八月

公自註。和錢總越州所寄詩。八月上乞賜州學書板狀。狀云。元祐四年八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朝廷尊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





育之意。前知州熊本奏乞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督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五年之間深為不易。學者旦夕關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伏望聖慈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以全國體。上法外刺西顏章顏益待罪狀詔放罪。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八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輕疎糊藥細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屬和不納好絹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戶顏異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喊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明日人戶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臣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異之子。異先充書手因受賊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醫人託患放停。又為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奸凶家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協制監官。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臣法

外刺配亦乞重行朝典。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顏巽父子，御史論為不法累章不已。蘇公雖放罪而顏巽者竟以朝旨放自便，自是豪猾益甚，以藥塗鹽鈔而用。既毀抹賂主者，浸洗之藥盡而鈔不傷，雖老於其事者不能辨。他不法尤衆。大觀中，胡爽修為提舉鹽事，會計已毀抹鹽鈔得其奸奏之。黥竄化州，籍沒貲產一方稱快。

**賀明堂赦書表**。本集表云：臣軾言：諸案此賈易劾狀也。詳卷三十三總案。宗祀告成，修累朝之盛典，端門肆眚，答萬宇之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抃躍，竊謂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皇帝陛下憲章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王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修復，奏軌道於東流；藩邸顧懷，錫鴻名於西府。臣職叨禁從，身遠闕廷，想聞路寢之鼓鐘，曾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東都事畧云：元祐四年九月辛巳，大享明堂，大赦天下。

**二十**

**日同秦觀仲天貺游寶山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則葑合成田半皆蕪沒雨**

**中同莫君陳飲湖上並有詩九月聞薛夫人訃為文祭之**。本集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云：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自用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能見。卒以訃聞，自斂及葬，餽奠莫親，匪愧於今。有覩昔人寓詞千里，九日和侑此一樽。薛夫人薛氏奎之女也。奎諡簡肅，夫人以是年八月卒。

**蘇堅點絳脣詞**。似龍山宴而今楚甸，戲馬餘飛觀。願謂佳人不覺秋強半。蕭



聲遠、餐雲掠亂。聞子由使契丹作詩送之。續通鑑長編八月、蘇轍爲賀遼國  
 愁入參差鴈。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生辰使歸、樂城集有將使契丹  
 坐中詩是時猶在京也。二十一日與楊傑聽賢師琴書歐陽公贈李師琴  
 寺。本集書歐陽公贈李師琴詩云、與次公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  
 言次公曰、古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琴詩、屬  
 余書之以贈焉。元祐二十一日跋蔡襄書相州畫錦堂記。石刻跋云、章子厚  
 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跋蔡襄書相州畫錦堂記。有石刻跋云、與此無  
 異。而字畫加豐、肌骨相稱、乃知石刻常患。上乞賜度牒修廡宇狀。本集狀云、  
 癸耳。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蘇子瞻書。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  
 九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  
 國日、皆爲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  
 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爲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  
 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  
 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  
 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爲朽壤。  
 深可嘆惜。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  
 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  
 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腐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  
 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  
 貫。以了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十月七日題損之故居。云、元祐四年十月  
 及下諸州剗刷兵匠應剗去訖。



七日始來損之故居周覽遺迹。陶元亮云：嗟歲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若人猶爾，況吾儕乎？**十七日與曹晦之、鬼子、蔣徐**

**大正王箴秦觀出游題名并記游湖上事。**本集杭州題名云：元祐四年十月

王元直、秦少章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倚久之。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

恨。**十八日乞詩賦經義分數取人狀。**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十

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準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然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見今本土及州學生

員多從詩賦。他郡亦然，委是有虧詩賦進士。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

以來，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詩賦，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出守東南，親歷十郡

及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分數取人，必

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汪溉等狀，不敢不奏。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伏候勅旨。又貼黃云：

詩賦進士亦自兼經義，非廢經義也。又與張嘉父書云：示論治春秋學，此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學者罕能領會，邱明識其妙用，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

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為難。又與朱振書云：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然此書近



遺廢錫、尙未蒙牽復、公尙敢言及耶。詩。王安石醜詆春秋、謂之斷爛朝報、廢斥不用、雜以老莊、刈取士統謂之經義家、原憤春秋之廢作、春秋新義因安石書贈王箴夜飲。本集書贈王箴元直云、夜與王元直飲酒、撥薺菜食之、發也。**書贈王箴夜飲**甚美、頗憶蜀中樂菜、悵然久之。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  
又云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悼叔。**時方旱饑、公以運河乾涸、使客出入艱苦、開浚茅山鹽橋二河、以工代賑。**本集申三省開湖狀云、自十月興工、答章援書。本集與章思尺不時上問、特枉手書、愧汗不已。某老病日增、殊厭繁劇、方艱食中、未敢乞開郡、日俟遣逐爾。**詔章援字致平、悼之長子、公知舉首取士也、時從事秀州。****十一月三日、論高麗進奉狀。**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書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彊、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今月三日、準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箴、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賴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齋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齋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開黎。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齋金塔二所、祝

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為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閣黎為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若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為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是臣一面指揮，即非朝廷拒絕上免朝廷帑帑。四日上。康無益之費，下免准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伏候勅旨。

**乞賑浙西七州狀**。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兩浙西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斛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饑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歲之熟，指秋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憂。勸會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斛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斛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筆畫準備外，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速賜指揮。紹興宋時以杭州秀睦蘇常潤為浙西路，公帥杭所部者也。故於三吳饑饉水害，講求倍至。時華亭屬秀州，無松江府也。據老學菴筆記云：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湖州秀州平江府常州鎮江府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此南宋浙西路六州軍之證。今本集皆作七州，考乾道臨安志：太平興國三年分杭州秀睦蘇常潤為浙西路。記王箴拍板。本集書贈王元直云：王十六見惠拍板兩聯，意謂僕有西路。浙記王箴拍板。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亦有用當陪傳大士唱金剛經頌耳。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鼓。

**哭王適作挽詞上賀冬表**。本集表云：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應黃鍾復來於七日。君道





浸長。陽德光亨。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仁孝偏物。垂衣南面。天何言而四時成。問孝西清。日將旦而羣陰伏。蠻夷奔走。年穀順成。豈惟四海之歡心。自識三靈之陰贊。臣祇膺詔命。恪守郡符。身雖在。謝賜歷日詔書表。本集謝表。於江湖。顏不忘於咫尺。敢同率土。惟祝後天。

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歷日一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為急。底日不失。日官既有常。先時不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惻怛之誠。恭惟陛下元功在天。盛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物為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賀興龍節表。本集表云。臣軾言。天祐民而作君。惟帝是輔。帝生商之豐稷。而立子。有開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恭惟皇帝陛下。下文思天縱聖敬。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王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靖共。大壽平格。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賜。雖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統。猶及見。二十八日。寒疾在告。與王歲夜坐記事。本集書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二十八日。寒疾在告。與王歲夜坐記事。本集書直云。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醺然徑醉。親執鎗匕作薺青鰕羹。食之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十二月。作賀正表。本集表云。臣軾言。東方發律。氣迎萬物之新。南面味也。帝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天縱。舊邦新命。既先啓於前人。大德小心。以昭事於上帝。臣久塵從橐。外領藩符。敢傾葵霍之心。仰獻松椿之壽。題故周

敦頤濂溪和其子熹天竺觀激水二十七日游洛星寺南屏謙師遠來設茶

有贈和子由自契丹回至涿州見寄詩。

樂城集有神水館寄子瞻兄詩。子由以元祐五年正月二十三日使

還至相州祭韓琦墓有轍與君錫偕使於遼。車往來賣出其郊。趙令時自

且謁且辭。當復於朝諸句。蓋趙君錫為副使。以正月杪還京也。

明州來謁。本集與趙景貺書云。候吏來特承書教。禮義兼重。感作不已。養向

不詳何官。書云。行役迫遽。乃令時以事至杭。既去而專使至也。此為令時從

公之始。故記之。其後公作德麟字說。謂始與德麟游。皆指從事而言也。餘詳

卷三十四。以張方平所遺鼎。獻寄懷璉作大覺鼎銘。本集大覺鼎銘云。樂全

總案中。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部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子。之以養

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為甘。谷爾學。人語。遠大

覺鼎銘。乃守杭時作。公後與趙蘇庠來謁。公贈以端硯并為之銘。本集端硯

令時書有託懷璉事。因並載。蘇庠來謁。公贈以端硯并為之銘。金石銘敘云。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材。贈以端硯。且銘之曰。我友三益。取

溪之石。寒松為煤。孤竹為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澍。新几信鉤。以全吾直。錢士

升南宋書云。蘇庠字養直。丹陽人。少工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書為銘。

其硯稱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庠辭。師川造朝。便道過庠。有愧色。

朝命以禮津遣。不赴。追太湖馬迹山卒之先。往茅山辭諸道侶。元日會飲達旦。

遂出門如馳。尋已立化。公記養直清江曲乃北歸事。詳卷四十五。案。中時公自海外歸。養直從其父堅迎公於韶州。至公為出游湖上治事。十

此銘其年甚少。當在帥杭之時。蓋是時養直從宦在杭也。



三間樓。西湖志云十三間樓在石佛院東坡守杭日每治事於此有冠勝軒僧自開陳默詩云昔年曾到十三樓一色西湖十頃秋寒碧軒中最高看山綠修竹近清流。歸石佛院志無專條即志所云石佛山僧思淨刻山爲佛舊稱始皇鑿船石者是也寒碧軒在葛嶺壽星院今以郭使維琳嗣法徑山陳二詩證之則二院相接並在葛嶺之麓裏湖之濱也。本集書贈惠誠云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公在昔屢至徑山未有維琳踪跡而此文作於惠州復有今則大定之語是其住徑山乃帥杭時事也屬鶚宋詩紀事謂公倅杭以維琳主徑山恐誤今載於此。章援來謂作書本集與章致平過一見殊慰瞻仰到官數月公私衮衮殆非衰病所堪然湖山風物依然足慰遲莫也。蕭柳陳輔之爲秀州學官與章致平書云本州於潛縣柳豫極有文行近丁憂貧甚食口至衆無所歸可代會君管秀學否。聞會君不久服闋入京幸畱此闕也。又書云京口有陳輔之秀才學行甚高詩文皆過人與王荆公最雅素荆公用事他絕不自通及公退居金陵日與之唱和孤介寡合不娶不仕近古獨行然貧甚薪水不給竊恐貴郡未有學官可請此人否如何乞示及月給幾何度其可足即當發書邀之哀其孤高窮苦故謾爲之一言。詰案此二書乃本州學官置教授訓導亦有等差也。柳豫事不再見據公後與秀守胡深父書云餘託柳冷容白是柳豫已赴秀州學官矣陳輔之於下年從公游萬松嶺見於題壁必學



官之事已定。故召以來也。其後公歸毘陵。輔之特往問疾。其章致平爲秀州僚屬。亦僅見此書中。**文勛杜介來訪。會章援鵝肉。遂共饗之。**本集與章致平書云。遠煩從者。貺鵝肉。極濟所乏。遂與安國皆從公於杭。徐得之。張天驥亦至。若賈耘老之流。尤當相從。特無所表見耳。其始終不至者。則黃州王文甫。潘彥明兄弟而已。并記於此。**寄范祖禹書。**本集與范淳父書云。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裁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歲餽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附錄**自趙令時以下九條。月日無考。附載此案之末。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三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三氏藏版

校記

①傳：當作「傳」。傅堯俞，見《宋史》卷三四一本傳。

②軍徽：當作「宣徽」，見《東坡全集》卷一一〇《賜宣徽南院使充太一宮使馮京乞衣職任官例祇趕六參不允詔》。

③任：當作「仕」，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四《范景仁墓誌銘》。

④偏物：當作「遍物」，見《蘇軾集》卷六九《杭州賀冬表》。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諡元祐五年庚午

卒。公年五十五。是年二月，文彥博以太師致仕。三月，趙瞻

自去冬不雷，至於五月始雨。蘇轍為御史中丞。十二月，許將罷。是歲東北旱，浙西水災，續通鑑長編是年正月，范祖禹薦蘇軾曰：臣伏見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嫉惡，力排姦邪，為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正月，公在假，即減價糴常平米。云及尚書關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至杭，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復翔貴。明年方春，即減價糴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詔救荒之策，宋有借貸成法，有司不必入告，皆得自專。公以與施聖散子。本集聖散子後敘云：聖散子稅並催，反為民患，故專行平糴法也。施聖散子主疾功効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畧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寄潘丙書。本集因詔案此文，乃六年回京，因陸廣施方而作。施藥乃五年事。寄潘丙書與潘彥明書云：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頗得湖山之樂。但歲歲傷拯救勞弊，一無復齊安放懷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公，頗見念否。新春萬萬自重。二



儒藏

月聞垂雪亭花開答清順詩。此詩題云臥病彌月詩有宴坐春病起登

望湖樓贈項長官作臨江仙詞。本集疾愈登望湖樓贈項長官調寄臨江仙

樓上暗香飄和風三弄袖明月夜吹簫酒醒夢回清漏永隱十四日上乞降

度牒召人入中斛斛出糶濟饑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

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

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勻兌撥除

本州倚郭界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關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

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

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未登糶場不繼即民間頓然闕食

深可憂慮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解

字未蒙施行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

入中斛斛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千貫訪

問蘇湖常秀雖甚裁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人中却以此

錢修完解字庶幾先濟饑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

窮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

十五日錢呂仲出觀焦千之帖為題其

後本集跋焦千之帖後云歐陽文忠公言焦子皎潔寒泉冰者吾友伯強也

泰民徐君濟南之老先生也錢呂仲蓋嘗師之以伯強與泰民往還書疏



相示。伯強之沒蓋十年矣。覽之。十八日上論轉運使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二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臣先於二月十四日奏為杭州諸縣出糶官米。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吏民日夜企望。今轉運使葉溫叟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臣竊原聖意。蓋謂提刑專主賑濟。鈐轄司專管裁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今溫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任意分擘。牒送諸州。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為之奔走。恟動而溫叟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還司豈得穩便。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其餘州軍元無奏請。闕米去處。將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所貴裁傷之民。均受聖澤。葉夢得避暑錄云。叔祖度支諱溫叟。與子瞻同年。議論每不相下。子瞻守杭州。公為轉運使。浙西適大水。裁傷子瞻銳於賑濟。且以杭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親行部。一皆聞實。更為條畫。上聞。會出度牒數百。付轉運司。易米給民。卒視他州。裁傷重輕。分與之。子瞻怒甚。上章詆公甚力。廷議不以為直。乃召公還為主客郎中。周煇清波雜志云。石林為蔡京客。故避暑錄尊京為魯公。凡及蔡氏。每委曲迴護。而於元祐斥司馬溫公名。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其矯一時之弊耶。語案。葉夢得本蔡京狎客。其所記公事尤多不滿。如此條。即皆誣罔。溫叟坐視不告。又竊公成事以市惠。此皆小人之尤者所為。溫叟後與公同罷。是時并未罷去。抹殺公奏。請賑恤。以度牒為憑。空儻來物。凡此皆有意失實也。避暑錄一書。祇可節取。乃雪前註家不分皂白。一槩闕入。實為此集之累。故引周煇說。以見其人云。雪



後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爾。劉季孫和清順詩見贈、

次韻答之作太息一篇送秦觀。本集太息送秦少章云、昔吾舉進士、試於禮

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暮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并作送仲天貺

王箴歸眉山詩。此詩施註原編四月十八日詩後、合註謂查註誤編、并

五年春間、然以施註之誤、委之查註、非也。秦少章自四年四月從公出京、二

故太息云、不及一年、是時三子皆同行、今以之類編二月、則兩地皆合矣。二

十五日、游孤山智果院爲參寥題梁。咸淳臨安志、智果院題梁云、元祐五年

上梁、蘇軾書。慶元三年、韓松募人石、西湖游覽志云、紹興間、徙築北山、徐一夔重建智果院、記云、至正初、予過葛嶺、抵寺門、循左廊而上、公與參寥子之肖像在焉、盡磴道、升至法堂、有木板厚不盈尺、廣四倍之、長可三十尺、橫置几上、其膚署二十一字、蓋初上梁、公爲誌其歲月、貼置棟脊、此其手墨也。堂



已改作。後人以公遺墨。故皮之。洪武作六觀堂贊。本集六觀堂贊云。垂慈老  
初元至其處。則向之所經。盡為瓦礫。人嘗作是觀。自一至六六  
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和劉季孫周壽寒食同游西湖二十七日同王瑜  
亂東坡無口。孰為此贊。

張璠訪清順參寥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為書參寥詩。本集書參寥詩  
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  
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

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  
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眾客皆驚歎。知傳記所載非  
虛語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語案詩題作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過  
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與此記合。其云連日蓋自二十五日至晦日也。

陳使君夜飲。本集與陳伯修書云。鹽官尉以阻節訴裁。致邑民紛然喧訟。不  
在杭州。即詩題所稱唐州陳使君也。和玉瑜詩二十日同王瑜張璠周壽龍  
公帥揚有送陳伯修察院赴闕詩。

井謁辭才題壁。咸淳臨安志。龍井題名云。元祐庚午。辯才老師年始八十。道  
瑜忠玉安陸張璠全翁九江周壽次元來餽薺茗。二月晦日書。語案查註據  
志作金翁。輒謂王註施註諸刻本皆謬。而改詩題張全翁作張金翁。合註從  
改。皆誤。查註所見乃朱竹垞所藏之抄本。此本流傳至杭。後歸翟灝。晴江藏  
弃。晴江乃家二兄之婦父。誥因是屢見此書。字畫端好。似為影抄者。然雙行

在。杭州。即詩題所稱唐州陳使君也。和玉瑜詩二十日同王瑜張璠周壽龍  
公帥揚有送陳伯修察院赴闕詩。

繁密特甚、豈無全金之譌乎。其他志乘舊引咸淳臨安志、皆作全翁、可見原刻與王註施註諸本皆同。查註知而不辯、乃其好異之私耳。又謂張璠即張秉道、尤謬。宋史五年正月丁卯朔、二月丁酉朔、三月丙寅朔、據此則二月乃大盡也。三月二日、同王瑜、楊傑、張璠游龍華寺。西湖志、龍華寺題名云、蘇軾、王瑜、楊傑、張璠同游龍華。元祐五年三月二日題。案蘇軾題名、寧禁時都剗去、多出後人補刻、惟此題係原刻、故精。過來嶺至天竺。西湖志云、麥嶺題名云、蘇軾、王瑜、楊傑、張璠同游天竺。過來嶺。登韜光菴題壁。西湖志、韜光菴題名云、蘇軾、張璠、楊傑、王瑜、元祐五年三月二日、同游韜光。語錄此條原引咸淳臨安志作五年二月三日、其時公在告未出、有聞垂雲亭花開詩、可據當亦三月二日之事、故同游人數。八日、同楊傑訪劉季孫觀所藏歐陽與龍華相符。此乃志之譌也。今為更正。

**修書作跋。**本集題歐陽公書云、處處見歐陽文忠公書、厭軒甚思歸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進易而退難、可以為後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與楊次公同過劉景文、景文出此書。水旱之後、疾僕與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効其抵掌談笑、使人感歎不已。

**疫並作、乃哀美緝發私橐、置病坊於衆安橋分坊治病、以僧主之。**墓誌云、公粥藥劑、遣吏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美緝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周煊清波雜志云、蘇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兩、助官緝於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樂、以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與紫衣。後兩浙漕臣申





請乞自今管幹病坊僧、三年滿所醫之數、賜紫衣及祠部牒一道。從之。仍改爲安濟坊。輝四十年前見祥符寺一老僧言之。先師實隸安濟坊。坊原在衆安橋。遷於湖上。亦未多年。今官府既無提督。亦無激勸。駐蹕之地。理宜優異。若舉行舊制。推廣仁政。以拯疾苦之民。州縣長吏其毋忽。**詩案**本集論醫藥甚多。從不及杭城置病坊一事。惟見於墓誌及宋史本傳。載在五年減價糶常平米之下。今得周輝之說。而其事備矣。公守密州。以仁宗所頒簡要濟衆五卷。有司與律令同藏。一紀以來。民未聞知。因書於方板。揭之通會。以廣流傳。此則恐民力有不逮。故爲之。饘粥爲之。醫爲之。藥而所主。卽惠民濟衆方也。其推廣仁宗之心。至是而卒無一言及之。此豈宋有第二人乎。七百年來。未見有知其心跡者。故爲表而出之。凡百有位。視此刻文焉可也。**同張**

**天馬陳輔之游萬松嶺惠民院題壁**。本集題萬松嶺惠民院壁云。子去此十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梵英曰。茶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詩案**施註原編其前有送張山人歸彭城詩。查註誤移互見集中。邵註續補遺有元祐五年十二月同聖途游七寶寺題竹一詩。查註編入此卷之末。合註復置施編詩於前。仍存查編詩於後。自聖途去後。復見矣。今考送歸彭城詩意。乃聖途留杭旬餘。春盡思歸而去。與此文新茶時候在杭相合。則此詩信公作也。仍**四月答黃履移知蘇州啓**。本集回蘇州黃龍圖啓云。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鄰。首被風聲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仁厚。踐揚

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偃息江湖。向歷試以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羣言。欣頌之言。口占難盡。**韻案**黃履字安中。東都事畧不載。知蘇州。據此書則自潤移蘇也。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六月。知蘇州黃履知江寧。由是考之。履到蘇在五年也。今附載於此。**十八日**同劉季孫真覺院賞枇杷作詩重觀令休硯記再跋。本集跋贈段嶼名僧令休硯記。後云富陽令月十八日復見。二十日興築茅山鹽橋二河堰間。**韻案**興築二河堰間。詳重之時為錢塘守。後申三省開西湖狀。

**使子珪修復六井。**

本集乞子珪師號狀云。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側皆廢壞。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為利甚溥。臣為通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為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

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為管。易致廢壞。遂肇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錮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為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二十一日**題張先詩集後。本集題張子野詩集。甘水殆遍一城。軍民相慶。**二十一日**題張先詩集後。云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水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鰥魚。昨夜未。懶同胡蝶。怯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二十八日開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開



# 湖、壽於吳山水仙龍神之廟

本集祝文云、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菱葑、

井而千頃無復豐歲矣。是用因賑卹之餘資、與開鑿之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疾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為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二十九日、乞度牒開西湖狀。勸我將大合樂、以為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興廢成毀、皆有數。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由此觀之、久廢復開、事關興廢。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遂湮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積、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為涸澈之鮒、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間、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勢必耗散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河數十里間、菱菱穀米、所獲不貲三也。西湖深濶、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



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湖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五也。臣以待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尙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貲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尙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陛下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特出聖斷，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劄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又貼黃云：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西湖志云：白居易錢塘湖石記舊在石函橋側。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撰。長慶集題作錢塘湖石。



記、輿地碑目作石函橋記。又云、石函二閘在錢塘門外、昭慶寺西、一名聖塘  
 閘、一名澗水閘、一名石函閘、三閘中水流入桃花港、直注松木場而分流入  
 北關大河。又自聖塘閘分一支沿城至西湖壩、咸淳臨安志云、石函橋一名  
 西石頭橋。成化杭州府志云、昭慶寺西鑿石岡上為行路、下通水流、自然成  
 橋、每視盈縮以為啓閉。西湖游覽志云、唐刺史李泌建閘洩湖水以入下河、  
 沿東西馬塍、羊角埂至歸錦橋、凡四派。又白居易記云、大約水去石函口一  
 尺為限、過此須洩之。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  
 知、故書於石、不文其言。又白居易別州民詩云、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  
 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饑足旱田。惟畱一湖水、與汝救荒年。  
 白註、今春增築湖隄、貯水防天旱、故云。詩案、公在黃州、東坡始以樂天為託、  
 蓋至是而卒踐其言矣。因并錄此詩。**五月五日、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  
 學士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惟  
 苦運河淤塞、率常開浚、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閘閘中、蓋  
 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汹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級等、皆恐喝人可、  
 或云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  
 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藉、園囿隙地、例成邱阜、積雨蕩濯、復入河  
 中。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  
 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  
 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汎一淤、積日稍久、便及  
 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昔人以大小  
 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徹、無由淤塞而

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似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自此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蓄、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略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斗、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河千頃、無凶年矣。用此計之、西湖之水、尙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差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深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久矣。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茅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開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茅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閘、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洩、搔擾之患。而茅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洩、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





則墮橋河亦無涸竭之患。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於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斗門一所。一湧金門外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窗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菩提寺前斗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丈則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於貓兒橋河口。自貓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於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湖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闌閘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火。其利甚溥也。軾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傑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皆如堅言。謹以四月二十八日興功開導。及作堰。聞且以餘力修完六井。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觀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爲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菱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爲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人中。又復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略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猷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爲急。然皆用工減裂。又無以善其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及除澣。澆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出。變爲菱蕩。永無菱葑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卽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微生菱葑。卽許剗賃。自然永無後患。今

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爲小補。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書一、如左。一、新置鈐轄司前、前一開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開鈐轄司前閘。一、鹽橋河岸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理合拆除。而人戶相率經州乞逐人家、量出貨錢、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所出貨錢、並送通判廳收管、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今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種菱、深慮歲久、侵占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候開湖了日、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鬻割葑地、如田塍狀。緣此葑合、不可不禁。今只得標插竹木爲四至。如違、許人剽貨。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貫充公使。今後課利稍增、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撥淺如數、別將支用。並科違制。一、錢塘縣尉司廨宇在西湖上、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依法施行。如有菱葑不切、除治、卽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違制。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點檢。右謹件。如前。勘會上件錢米、只開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奏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



狀申三省謹狀。西湖志云：乾道時，安撫周淙請開運河，疏濬西湖，重修六井，一倣蘇軾遺法。咸淳臨安志云：周淙言：今欲撩湖，增置軍兵百人，專委錢塘縣尉并壕寨官一員，帶管開湖，管轄軍兵，不住開撩，不許妄有請佃包占。或有違戾，依蘇軾申請，以違制論。從之。**詩案**：開湖一事，亦為小人賈易列入，効款極言公私並無利益，易言苟有富，是南宋不當踵行之也。至條議所稱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者，省字連上句讀，謂五貫文之省錢也。修志諸公引此文，不解其故，疑為着字之譌，妄改着字，作着。公至湖上，相度以葑以犯人家財充。宋公令文中無着字，此不通經濟之誤。

**田無所實而環湖三十里往來不達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云：公閒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實之？湖南比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詩案**：子由之文甚明，而史官未看清楚，故本傳云：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使此堤徑三十里，則環湖當一百五十里。然班固改史記，其可笑者尤多，是亦不足怪也。

**集秀州人船助役**。本集與章致平書云：公見勸開西湖，船子告為盡數剗刷，多多益佳。仍告差人駕來本州。隄成長八百八十丈，集諸般全然關兵也。至懇至懇。**詩案**：西湖志此條失載。隄成長八百八十丈，與章致平書云：葑田初無用，近以湖心疊出一路，長八百八十丈，闊五丈，頗消散此物。相次開路西葑田，想有餘可為田者，當如教揭榜示之。**詩案**：此書乃以葑五丈為隄址也。其云：想有餘可為田者，卽下條立三塔之章本。蓋開不盡者，募人種菱，使自薙除，而卽於是立塔為界也。合考甚明，此條原稟度



數具存、乃西湖志必載之文。此志爲傳厲杭吳諸老所修、雖已繁徵博引、而遺其大者如此。且摘錄賈易狀、劾修西湖事而不加案斷、是不止失體裁也。若沈德潛輩、本非杭產、是又不足道矣。**中跨六橋以疏諸港之水。**本集和趙德麟詩云、六橋橫

武林舊事、蘇堤第一橋通赤山港、名曰映波。第二橋通麥嶺港、名曰鎖鑰。第三橋通花家山港、名曰望山。第四橋通茅家埠港、名曰壓堤。第五橋通雞院港、名曰東浦。第六橋通耿家步港、名曰跨虹。**復立三塔以限菱佃。**夢梁錄云、淳祐丁未大旱、湖水冷橋、蘇堤三塔、長橋、柳州寺前等處、凡種菱荷菱蕩、一切難去、湖水如舊。兩湖塵談云、東坡設置撩湖兵士、命錢塘尉司管勾、且於湖中立塔、以爲標表。著令塔以內不許侵爲菱蕩、此其見於疏狀甚明。舊有石小塔三、土人呼爲三塔基、予童時猶見之。正德初、楊守開湖、始盡掘去。名勝志云、南宋舊圖從南數湖中對第三橋之左爲一塔、第四橋之左爲一塔、第五橋之右爲一塔、塔形如瓶、浮漾水中。弘治間毀。萬歷間、潘取葑泥、繞潭作埂、爲放生池。池外湖心、仍置三塔、以復三潭。舊名月光映潭、分塔爲三、故有三潭印月之目。**案**公條議云、候開湖了日、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其後只立三塔、雖無明文、而夢梁錄所載、淳祐中修復其明、蓋趙與憲憑此以清水界也。據墓誌云、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募人種菱、則湖當不復堙塞。在公本意、取其種菱、則葑不能存也。又公條議全文云、自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推原此意、以合立石塔一條、蓋石塔之外、召募種菱、已有一定課額。石塔之內、畱爲水面、并菱不種、或恐佃戶侵入不種之處、及更有承佃者、故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之文。復恐歲久有司貪利、胡混請射二字、故後條又



云永不增添也。當日塔外菱課足敷管勾官吏撩湖兵士之用。故其立法盡善如此。此三塔實因種菱而設也。後歷元明舊章已廢。此塔固為無用之物。然前人所置存之足資考證。沈召伯甘棠可云翦伐乎。乃楊孟瑛妄為掘去。終有明之世遂至沿謫莫辨矣。劉季孫何遠春渚紀錢塘景文為東南將領佐公開。蘇堅本集題云余舊在西湖口由萬松嶺以至新堤。蘇堅錢塘伯固開西湖。許敦仁皆督役公亦時至或饑取築堤人飯食之。北應災輟錄云東坡築新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其陳倉米。往視尉司廨宇增設公使庫刊立六議條貫。尉司公使庫以奏定六條刻石。敦仁以公過之建英游閣。咸淳臨安志云石函橋在錢塘尉司廨上並見前狀。尉司公使庫以尉司志云裕陵覽西湖圖嘗有真仙尉之語則有真仙亭。東坡帥杭率賓僚來游則有英游閣可想見其盛也。又後袁肅記云樓曰英游實東坡帥杭來游故事。尉司廨宇南渡已不存。至隆興初始復之。據華袁兩記則嘉泰寶慶中已屢葺之也。志稱尉司在錢塘門外甚混惟石函橋德生堂皆可據因以此。其後堤成偏植芙蓉楊柳以固隄址而陰不可待更為九亭以休行條補之。族人皆便之遂名蘇公堤。墓誌本傳云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蘇公堤邦人祠公堤上後十年郡守呂惠卿奏毀之堤開蓄於水。咸淳五年朝命守臣潛說友增築舊有亭九亦治新之仍補植花木數百本。靈隱寺舊

志云、東坡祠堂在靈鷲寺、邦人初祀公、蘇堤、惠卿奏毀之。此又寺僧所建。夏時正湖山勝槩記云、蘇公所築之堤、亘十里、以防澗水、行者便之。上有六橋、橋覆以亭。堤間楊柳、芳草鋪茵、芰荷簇錦、則其當時風俗之美、政教之行、槩可想而見。使惠卿有知、則含羞於地下矣。楊慎云、宋之世修六塔、河二股、河安石以范子淵、李仲昌專其事、聽小人李公義、宦官黃懷忠之言、用鐵龍爪溶川、耙天下、皆笑其兒戲。積以數年、糜費百十萬之錢、穀漂沒數十萬之丁夫、迄無成功、而獨不肯止。至其績敗功圯、而姦人李清臣爲考官、猶以修河策問、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戇也。如東坡杭湖、頽湖之役、不數月間而成、不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什伯時流乎。公又欲鑿石門山、通運河、以避浮山之險、當時妬者盡力排之。又欲於蘇州以東、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噫、難平者事、古今同一慨矣。**詩集**傳誌芙蓉楊柳望若畫圖之說、固應如是歸結。但植柳必待三年、其芙蓉亦須次年十月初可如畫。堤方成、公已去、並未見也。小人賈易已有專事游觀之論、立案必當分晰。開湖之役、不但飲食灌溉、漕運使客之利、實以工代賑、使度荒年。九亭之設、蓋非此無以破行者、況樹未成、陰乎。傳誌既皆畧去、而年譜復茫然不知、今表出之。蘇公堤之名、實由郡人建生祠堤上、交代林希因以榜之、且有新堤書事之作。史既惡其人、而割**參觀開西湖作詩**。西湖志釋道潛觀開西之駕名於郡人、亦惟從衆而已。**參觀開西湖作詩**。湖詩云、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紜絕唯阿。盡放龜魚還綠淨、肯容蕭葦障前陂。一朝美**送江公著**事誰能記、百尺蒼崖尚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清波。**送江公著赴台州作漁家傲詞**。本集送台守江郎中調寄漁家傲詞云、送客歸來燈火盡、西樓淡月涼生暈。明日潮來無定準。潮來穩、舟橫渡





口重城近。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風爲解佳人愠。莫學時流輕久困。頻寄問。錢塘江上須忠信。**諸案**江公著字晦叔。明年正月復至杭州。公有送江公著知吉州詩。考此詞作於五月。是晦叔由台徙吉也。又次韻江晦叔詩。公自二十註云。往在錢塘。嘗語晦叔。陸羽茶顛。君亦然。可爲江郎中。卽晦叔之證。二十五日。沈偕來謁。再爲書回先生詩。本集書和回先生詩後云。熙寧元年八月。寫句壁上。自稱回山人。東老送之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步。不知所往。或曰。此呂先生洞賓也。七年。僕過晉陵。見東老之子偕。道其事。時東老旣沒三年矣。爲和此詩。其後十六年。復與偕相遇。錢塘更爲書之。偕字過藏。春塢君與有文行。世其家云。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東坡先生書。**過藏春塢**爲清順作減字木蘭花詞。本集詞云。雙龍對起。白甲蒼髯。烟雨裏。疎影微香。颯紅輕時。下凌霄。百尺英。本事集云。錢塘西湖有詩僧清順。居其上。自名藏春塢。門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絡其上。順常晝臥其下。子瞻爲郡。一日屏騎從過之。松風騷然。順指落花覓句。子瞻爲賦此詞。**諸案**此詞爲夏日作。因編此卷。子由除御史中丞。續通鑑長編云。爲御史中丞。穎濱遺老傳云。爲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不悅。六月三日。次京師。韻送程之邵赴夔州。運判和劉季孫登介亭并和袁轍詩。九日上應詔論事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裁內出手詔兩道。其畧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尙多。上下厄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

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曰：嗚呼！陛下卽位改元於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已，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庶幾天人感通，裁沴不作。而志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歛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棟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右所堰闢成，有四事伏乞出勅施行。若有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之罪。

**堰闢成**

**謝英烈王文**。本集祝文云：欽誦舊史，仰瞻高風，報楚爲孝，殉吳爲忠。忠孝之愚所向，奇窮豈以其誠有請輒從。庚子之濤，海若伏降，完我岸閭。千夫奏功，牲酒薄陋，報微施豐。敬陳頌詩，侑此一鍾，尚饗咸淳。臨安志云：神伍氏名員，吳王夫差入越，勾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賜屬鏹以死。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命曰胥山。唐元和十年，刺史盧元輔修西湖，志云：英衛公廟在吳山，俗稱伍公廟。自嘉熙至咸淳間，累封忠武英烈。顯聖安福王。詰案此文，北宋已有英烈王之封，志謂封於理宗者誤。

**七月上**



# 賀坤成節表

本集表云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

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勳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於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如散廩以活饑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瞻七日。和蘇堅七夕詞。本集七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罄華封之祝。堅調寄鵲橋仙詞云。乘槎歸去。成都何在。萬里江濤。漢漾與君各賦詩。一篇詩。畱纖女。鴛鴦機上。還將舊曲。重賡新韻。須信吾儕。天放人生。何處不兒嬉。看乞巧。朱樓綵舫。放翁題跋云。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慶元元年元日。笠澤陸游書。詩家放翁。十五日奏浙西七州裁傷第一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一狀。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裁恤患。尤當在早。若裁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禍也。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裁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裁。如人初病。今歲之裁。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



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璠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楫撈漉、云半米猶堪炒喫、青棧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而備來年出糴。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斛出糴救饑。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仍委逐司壁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糴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奏聞。

**請案** 此奏屢為臺諫列入劾款。

**二十五日、奏浙西七州被災第二狀** 本集狀云、臣近奏浙西數郡淫雨風濤、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皆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壁畫、必有流殍之憂。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施行。

**請案** 此狀有伏乞檢會前奏之語、是此狀奏到之日、前狀猶未指揮降下、可見其速發也。後以九月七日上相度第一狀、十七日上相度第二狀、相距亦僅十日、皆可類推。

**介亭饒楊傑罷提點兩浙刑獄回闕** 續通編元祐五年七月、楊傑為禮部員外郎、**寄秀守胡深父論廣糴書**。本集與胡深父書云、浙西數之官吏、獨以為無裁、以故紛紛至此。想公下車、倍加撫綏、不惜優價、廣糴以爲嗣歲之備。憲司移文、欲收糙米、此最良策、而推戶專斛、所不樂、故妄造言。



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八月、寄越守錢總書、使勸提刑馬臧至杭、議兩浙裁傷事。與錢

穆父書云、浙西數郡、水潦既甚、而七月二十一、二、三、三日大雨、暴風幾至、掃

盡、裁傷既不減去歲、而常平之備已空、此憂在僕與中玉、事有當面議、不可

以尺書盡者、屢以此意招之、絕不蒙留意、云、冬初方過浙西、雖子功旦夕到、

然此大事、待聚議、乃濟、數舍之勞、譬如來一看潮、亦自佳事、試告公、以此意

勸之、勿云。與曹輔、張大亨游昭慶寺、畫竹鐘樓下壁間題名。鐘樓下題名云、

僕言也。明、天子方明強、康道嘉甫、子瞻同游昭慶寺。庚午八月日題。又云、蘇軾畫竹

壁、舊在昭慶寺鐘樓下。並見二老堂雜志。詒案。曹輔字子方、時為福建轉運

判官、不知何以來杭。公後有與子方唱和詩詞、張大亨字嘉甫、亦作嘉父、公

後在揚、與詩云、都門昔傾蓋、再見江湖間。都門似指元祐、其前見於泗州、明

夫當即弓允也、後從游三洲、明強、康道皆無考。又詩題李陶、乃大臨子也、張

### 十五日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

考。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戢公案、為高麗國雕造經板、載往彼國、却受酬答

銀三千兩、因此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為名、欲獻金

塔、乞法外重行杜絕、姦細奉聖旨、徐戢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今年七月十

七日、據臨海軍狀申、準高麗國禮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

應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昇等二十

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挺銀絲銀物、並有將入大遼國願子二道、本

司看詳顯見閩商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爲莫大之患又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準明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詳顯見客人李球往彼密熟爲之鄉導以希厚利與去年所奏徐戡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答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末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饑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姦民因緣商販爲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勅客商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者並徒二年船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爲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爲梗元豐八年將祖宗禁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去又許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船入貢最爲害事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戡王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姦今來不可不改乞相度裁定一依慶歷嘉祐編勅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緣猾商時來朝貢搔擾中國實免中國姦細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聞

**詔案**此狀當與卷三十六總案論高麗買書狀合觀其論始備蓋公已逆知北有併南之勢故爲之防微杜漸直隸忠告者疏凡七上無如執政皆庸材毫無遠謀且以公爲多事取厭其前也熙寧中發運使羅拯招來高麗其後也政和中登州守王師中招來女直從中勾搭者皆此曹也君臣昏惑欲藉此曹作事遂使姦商猾賈並皆富貴若徐戡之流獨不幸而遇公然孝宗後

**西湖成謝吳山水仙龍神廟文**本集祝文云西湖堦讀此種章疏鮮不爲之恨恨者矣





塞積歲之患。坐閱百吏。熟視而歎。惟愚無知。妄謂非難。禱於有神。陰假其便。不愆於素。咸出幽贊。大堤雲橫。老封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嗣事告終。來哲所繕。神卒相之。罔拂民願。看酒之報。我愧不恤。尚饗詩案前祝文。九月五有百日奏功語。湖當成於八月。由是推之。則堰閘之事。修完久矣。

### 日作張俞詩跋

本集題張白雲詩後云。張俞少愚。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

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項黃馘盜名者也。偶游西湖靜軒。七日。上相度賑濟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元祐五年九月五日。

### 七州第一狀

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九月七日。準尚書戶部符。準勅知杭州兩

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裁傷之勢。恐甚於去年。奉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

所有寬減額斛。難於自言。伏乞聖明。以一方生靈為九日。和去歲重九點絳

### 脣詞

本集庚午重九再用前韻。調寄點絳脣詞云。不用悲秋。今年身健還高

### 有年并和袁詒蘇堅詩十七日上相度賑濟七州第二狀

本集九月十七日

年。應和。開倉和糴。優估米價。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蘇湖常秀大段

裁傷。八月至今。陰雨不止。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春。有穀無米。日就腐

壞。本司欲令杭州添價收糴。不惟助長米價。為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既貴。

來年難為出糴。必須多方於鄰路。擘畫若不預為之防。則恐鄰路無備。擘畫

不行須至先。十八日作朱象先畫跋。本集書朱象先畫後云松陵人朱君象

事奏乞者。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耻或者

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

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止本

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

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不得攫。二十七日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狀行下。

攘其傍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

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年六月九日輒具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

得下流者四事並合依今年九月四日聖旨除放。然臣具奏經今一百八日

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早賜行下謹錄奏聞。此乃諸路早茲詔求

直言所奏者奏而不報是前詔爲具文也此番三十日訪辯才龍井相對終

更奏乃知三省並未進呈且云未見前狀可乎。三十日訪辯才龍井相對終

日作書數紙。本集跋舊與辯才書云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雷

湖作好近詞。本集湖上調寄好事近詞云湖上雨晴時秋水半蒿初沒。朱

掉小舟歸去。十月四日爲錢世雄跋蔡襄詩草。石刻跋云此蔡君謨夢中詩

任烟波飄兀。此本閩刻作二月今載於此。追過以詩賦解兩浙路將赴禮部試參寥作

祐五年十月四日蘇軾題後。案此本閩刻作二月今載於此。追過以詩賦解兩浙路將赴禮部試參寥作

案此本閩刻作二月今載於此。追過以詩賦解兩浙路將赴禮部試參寥作

案此本閩刻作二月今載於此。追過以詩賦解兩浙路將赴禮部試參寥作

案此本閩刻作二月今載於此。追過以詩賦解兩浙路將赴禮部試參寥作



詩送之

參寥集送仲豫叔黨二承務赴試春闈詩云炯炯雙黃鵠雍容振羽儀風高爾溟國歲暮及天池文彩非凡近周旋競陸離明年集處

九萬是君期晁說之蘇叔黨墓誌云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

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諸案宋史本傳所載與墓誌畧同今以參寥詩

考之乃仲豫叔黨並以詩賦與劉季孫何去非游湖上何遠春渚紀聞云先

解雨浙路禮部試下今並載與劉季孫何去非游湖上生臨錢塘郡日先君

以武學博士出為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畱款數日約同劉

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歡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歎

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十八日進何去非

皆裕陵之賜也詩案何正通至杭歲月無考今列於狀前十八日進何去非

備論狀臣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

孔言成典謨雲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

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教授何去非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解答策廷中極論

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不久遂為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

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為一言以

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

奉郎而今者乃出為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

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

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附三省執政考覽於臣言不謬乞除一館職非獨以

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之明若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姚士麟春

渚紀聞跋云遠父去非東坡奏充太學博士左調徐州教授更請補館職不



報。二十一日上相度賑濟七州第三狀。本集十月二十一日狀云提刑司靳

指揮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糴今亦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裁傷不敢有違訪聞蘇秀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裁傷為甚臣先於九月十七日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和糴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糴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發運司若行此策顯無妨害。辯才退居龍井不復出入公往見之嘗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

虎溪矣。因作亭嶺上名曰過溪答辯才韻作問陶淵明詩。據公自註元祐五年十月作。二

十六日同葉溫叟張璠周壽侯臨游南屏寺。本集記論茶墨云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敦

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三衛蔡熙之子珣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眾一笑而去。十

一月上賀冬表。本集表云恭惟皇帝陛下堯神冠古舜孝通神種德兆民躬行文景

之儉。游心六藝灼知周孔之情。人既和而歲自豐。天不違而壽賀興龍節表。

無極。臣久緣衰病待罪江湖莫瞻比極之光。但罄南山之祝。彌月載臨普

本集表云帝武造周已肇興王之迹。日符祚漢實開受命之祥。彌月載臨普

天同慶恭惟皇帝陛下體乾剛粹稽古溫文信順尚賢已獲三靈之助神武

不殺益修六聖之仁願承天休永作神主。臣叨塵法從出守。二十一日上相

郡章身在江湖夢想鈞天之奏。心同葵藿遠傾向日之忱。

# 度賑濟七州第四狀

本集十一月二十一日狀云、本司累具合行賑濟事件

是翔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糶則官本已重無以救濟貧民平準市價若乞減價出糶又恐耗失常平官本亦非長策臣勘會杭州義倉米四萬餘石裁傷之年並許俵散賑濟開春米價增長即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續通鑑長編十一月載先是浙西鈴轄蘇軾言將官劉季孫往蘇州還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風猝起潮浪轉運判官張瑋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乞準平斛出糶是月又言乞速賜施行正月即得出糶乃詔撥錢一百萬貫糶買封椿準備移用餘依所奏施行註云後為賈易等彈劾賴范祖禹封駁乃已語案此種奏疏賈上乞用劉季孫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十月易等亦復彈劾真人頭畜鳴者也上乞用劉季孫狀一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權置邊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加陞進不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贖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語案劉景文後以公舉文資出守陽州作勝元發挽詞語案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而歿作勝元發挽詞四日也施註以挽詞編揚州卷中查註從誤乃合註明



知施註之誤、輒委之於查、尤非是。今駁正并改編此詩。**張璠為孫升劾罷作程之邵書。**本集與程懿叔事簡淨、頗得溪山之樂。全翁已得文字、吏民甚惜其去。**諸案**此書乃張璠字全翁之確據、可見詩題作全翁之不誤、而查註改金翁之非。合註引長編云五年七月、侍御史孫升言兩浙轉運判官張璠違法徇私、詔別與差遣。其說與此書合。時張璠已衝替矣。其後公奏開石門河狀、與前轉運使葉溫叟皆列名。蓋張璠尚**十二月一日游小靈隱書林道人論琴基事。**本集元祐五年在杭未去也。**十二月一日游小靈隱書林道人論琴基事。**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基、極通妙理。余雖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為**八日作孤山六一泉銘。**本集六一泉銘敘云、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獨苦歟。**八日作孤山六一泉銘。**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為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





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紀年錄、元祐五年十二月八日、作六一泉、銘成化杭州府志云、六一泉在孤山後巖、東坡守杭時、泉出有懷六一翁、因名。歲久湮廢、成化丙申、大理寺卿夏時、於泉後建東坡菴。正訪得於榛穢中、命掃蕪而濬發之、泐然故物也。於泉後建東坡菴、蹟事實云、坡老既銘六一泉、又於泉後鑿石築室、名曰東坡菴。寄趙令時書、本集與趙景貺書云、明守一書、託禮遇、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當為致意。為懷璉作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宸奎閣碑。本集宸奎閣碑云、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治平中、詔許自便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五年、年八十有二。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又與通長老書云、大覺正月一日遷化、某與作得宸奎閣記、此老亦及見之。語懷璉化于下年正月一日、此記寄去不久、乃是年十二月

作。而記作年八十三。書作年八十二。必有一謬。又公與懷璉書云。奉別二十五年。考懷璉以英宗治平三年丙午詔許歸山。至是年庚午作記之歲。正二十五年。記云璉歸山二十有三年。是書不誤。而記有謬矣。又元豐甲子。跋廬山題名。已云別十九年。治平丙午不誤。則積算至是。亦二十五年也。今從書改。

**十二日同劉季孫張天驥周壽蘇堅游七寶寺題竹上詩。**萬歷杭州府志云。七寶山在三茅觀之趾。雞肋編云。七寶山。南渡時呼爲五臺山。錢塘縣志云。七寶峯在七寶山南。城中觀濤最勝處。壁刻吳山第一峯。王應鳳重建廣嚴院記云。杭之七寶山。有仁祠焉。其初曰瑞隆。後唐清泰三年所建也。逮治平。更號廣嚴。熙寧間。蘇文忠公游而樂之。爲賦雙竹湛師房及新開徑諸詩。自六飛駐蹕。析其地十之八。爲內寶胥徒之居。履綦轍迹。畧無可考。其在淳熙。有僧善資者。復葺之。發地得鐘焉。有銘在。樂則寺故物也。

**諸說七寶寺卽廣嚴院公倅杭尚有上乞子珪師號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寶山晝睡詩。

**上乞子珪師號狀。**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體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中及今。兩次選差。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功。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卽乞以惠遷爲號。取易所爲井居其所。而遷之意。伏**作參寥真贊。**本集參寥子真贊云。東坡居士曰。惟參寥子。身寒而道候勅旨。

**作參寥真贊。**富辯於文。而詆於口。外尪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上賀正旦**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表。**本集表云。堯歷授時。夏正建統。氣迎交泰之會。祥應崇明之朝。恭惟陛下。道無能名。德博而化。天人所助。本義易之益謙。慈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



時逢吉日、福集清宮。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威  
 咫尺、想聞清蹕之音。眉壽萬年、遠奉稱觴之慶。熙寧辛亥除夜、公直都廳、  
 囚繫皆滿、日暮不得歸舍、記詩於壁。至是二十年矣。自來爲郡、再經除夜、庭  
 事蕭然、三圖皆空、因和前詩。



校記

①不雷：疑誤，或當作「不雨」。

②刺使：當作「刺史」，見《東坡全集》卷五七《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及本條下文所述。

③南比：當作「南北」。

④幹旋：當作「幹旋」，見《東坡全集》卷九九《祭英烈王祝文》。

⑤詩一篇詩：前一「詩」字當衍，見《東坡詞·鵲橋仙》。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驥較

諸案元祐六年辛未

公年五十六。是年二月劉摯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宣徽南院使致仕。十一月

正月一日

懷璉化於阿育王寺公聞訃爲文祭之

集

祭大覺禪師文云其位某謹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覺禪師器之之靈於穆

七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時遺老存者幾人矧如禪師方外之

臣頌詩往來月璧星珠昭回之光下燭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人懷昭陵

涕泗哽噎我在壯歲屢親法筵饒莫示別豈免悽然又與通長老書云大覺

正月一日遷化同增感悼諸案嘉祐八年癸卯八月仁宗葬永裕陵七日同

計至元祐六年辛未凡二十九年懷璉以是年正月一日化去審矣錢江公著

錢勰江公著柳雍游龍井謁辯才苑同謁龍井辯才元祐六年正月七日

植海棠一株於寺二老堂雜志云壬午三日己亥晴與芮國器程泰之將子



備藏

云、范文正蘇東坡變城、釋參寥辯才遺像、舊在龍井月林、見程秘游龍井記。  
**諸案**手植海棠一事、其說出自周必大、信不誣矣。至公遺像、凡竹閣龍井及  
堤上更建之三賢堂並有之、乃疊遺宋元之亂、蕩然無存。今之刻集者、率以  
己意繪之、此為恨事耳。是年二月、公即召還、因補載海棠事、并記於此。  
**日上繳進元祐五年六月應詔所論四事狀**。本集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

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戶  
欠買退絹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準尚書省劄子稱、不曾承受到  
上件奏狀。三省同奉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連在前、謹  
錄奏聞。**和楊蟠梅花謝關景仁送紅梅栽詩十五日次劉季孫**  
見者假也。悠謬如此。和楊蟠梅花謝關景仁送紅梅栽詩十五日次劉季孫  
謂之元祐諸貨可乎。本集辛未上元日作會於伽藍中、時長老法  
**韻游伽藍院寄袁穀浣溪紗詞**。惠在坐人有獻剪伽花綵甚奇、因寄袁公、  
調寄浣溪紗詞云、雪領霜髯不自驚、更將剪綵發春榮。羞顏未醉  
已先頽。莫唱黃雞、白髮正呼張、友喚般兒。有人歸去欲卿卿。  
**游寶雲寺**

**得唐彥猷送客絕句和韻即送其子垌赴鄂州**。江公著知吉州、聞錢自然與

**錢勰飲餽以二壺並有詩聞有吏部尚書之命**。續通鑑長編是年正月丙戌、

太后兩諭執政、除軾此官。密范祖禹書。本集與范淳父書云、辱手教、具審起  
以杭州裁傷、故徐徐至今。居佳勝為慰。某凡百粗遣、天官之除、





老病有服。那復堪此。即當力辭。乞閑郡。側聆大用。以游靈隱天竺間。判牘快羣望。不宣。附錄祖禹先於上年薦公。故有此書也。

### 冷泉亭上

梁溪漫志云。東坡鎮餘杭。過游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快則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泛舟截湖而來。飯於普安院。倚伴靈隱。

天竺間。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據案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辯訟。談笑而辦。已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太守。有老僧紹興末年九十餘。憩於祥符寺。時嘗喜至祥符寺。琴僧惟賢。房間憩。至則脫巾。襤衣能言之。

露兩股。榻上令庖侯擗。及起。觀其岸巾。止用一麻繩約髮。具食未即至。遂於堤上取菜。堤人飯一器。盡之。大抵平生簡率。類如此。附錄以上軼事二條。

### 二月請小本住法雲寺疏

本集請淨慈法通禪師入都疏云。京師禪學於此。二月請小本住法雲寺疏。之盛。發於本秀二公。本既還山。秀復入寂。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通。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適在錢塘。貴為敦勸。願法通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特。詞未證。謂證之人。本不自然。伏惟珍重。

### 九日與曹輔劉季孫侯臨游淨住院書東海若作跋

本集題所書東海若後云。秋久欲書。椰子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石置之淨住院。無量壽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與海陵曹輔開封劉季孫永嘉侯臨會堂下。遂書以遺。僧從本使刻之。并

和曹輔雪中同游西湖及仲殊參寥詩與葉溫叟侯臨張弼赴石門相視新

### 河和張弼韻上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本集元祐六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錢塘江天下之險。自溫

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嶮時有覆舟然尙希少。舊衛陸處發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入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畱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覆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於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用度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璠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謹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下本路監司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臣不勝大願伏候勅旨

**詔**案此狀子由除尙書右丞表銜位不云前知杭州乃二月狀本集謔作三月今更正



云六年二月子由爲尚書右丞。二十八日詔下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上乞椿

管錢氏地利房錢脩表忠觀及墳墓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元豐五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暉等奏臣等

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壠在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

有田園房廊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本縣至大中

祥符間本處申明蒙朝旨令杭州樓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

會請領近歲先臣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切緣

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

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錄奏聞右奉聖旨宜令杭州每年特

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

四千五百貫省蓋爲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損

塌須得一起修葺稍可完補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

而墳廟荒毀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爲之修完猶不爲過而況本家

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臣愚欲望聖慈特許每

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令表忠觀每

遇修本觀及杭越州諸墳廟卽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所貴事

體稍正毋使林希爲代公罷杭州任上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本集狀

小民竊議。今月二十八日奉勅已除臣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詔書到日可

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



念臣堅辭禁林得請便郡庶緣靜退少養衰殘二年於茲一事無補但以東南連被裁傷不敢別求安便竊觀邸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為執政在公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伏望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宿泗間聽候指揮

三月送小本赴法雲

寺

本集與明老書云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尉之請既堅遂不能違亦云緣契在彼非力辭之可免

明主淨慈寺

本集與明老書云近辱臨訪紛冗不遑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臨屈副此誠仰又書云辱書知不違眾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比

日法履康勝其雖被旨去郡尤能少留及見陞堂聞第一義也和曹車育

山真覺院瑞香花詩再作西江月詞

本集真覺院賞瑞香花調寄西江月詞云公子眼花亂發老夫鼻觀先通領巾

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后土祠中玉蕊蓬萊殿後鞋紅此花清絕更纖穠把酒何人心動又次韻云小院朱闌幾曲重城畫鼓三通更看微月轉光

風歸去香雲入夢翠袖爭浮大白皂羅半插斜紅燈花零落酒花穠妙語一時飛動又用前韻戲曹子方云怪此花枝怨泣託君詩句名通憑將草木寄

吳風繼取相如雲夢點筆袖沾醉墨誇花面

和劉季孫西湖席上并答馬城

詩城賦木蘭花令送別

玉照新志云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城為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

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再和城詞集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樓眼盡成腸斷處



次馬忠玉韻調寄木蘭花令詞云知君仙骨無寒暑千載相逢猶旦暮故將別語惱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落花已逐迴風去花本無心鶯自訴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  
**六日往別南北山諸道人至天竺惠淨以醜石贈行書圓澤**

**傳以遺山中**

本集圓澤傳云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愔居第祿山陷東都愔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愔死

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嬰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爲具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又公自註云此出甘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爲刪改諸案甘澤謠作圓觀本集作圓澤類編於此**過智果精舍作參寥泉銘**云余謫居黃州參

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坡、畱期年。嘗與同游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列參寥子、櫚新茶、鑽火煮泉而淪之。笑曰：是見於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公行以蘇湖被裁、獨甚而百聞不如一見、遂自下塘進發、繞道赴湖州。十一日至德清縣、同曹輔、劉季孫、鮑朝懋、鄭嘉會、蘇堅、游慈相寺、題半月泉詩。查註續採半月泉詩云：泉何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題名云：蘇軾曹輔劉季孫鮑朝懋蘇堅同游。元祐六年三月十一日。又云：詩載談論吳興志、先生游德清縣題半月泉作也。石刻在慈相寺中。此詩本集失載、詩與題名字體大小不同、迥出兩手、疑後人因題名贗作。時方還朝、何云請假也。合註徐志莘跋云：泉在德清縣北部、外一日假者乃郵程之假也。碑石雖重刻、筆勢不失。附錄公書跡石刻一項、最爲難辨。蓋自大觀以後、如祐陵及梁師成、諱穰之流、官禁私買、悉以重金購之。凡兩浙淮南嶺南山林僧道之所有、搜索殆盡。其買何氏之英州石橋、銘價三百千、由是而知在士大夫家者亦難保矣。苗仲先守徐州、從水中取出黃樓賦石刻、急揭千本、盡槌碎之以居奇。是又石刻幸免禁毀、而又因貴重不保之一端也。是時兩府子弟固皆習公書、而射利者競相傳撫、如高述、潘岐、贗作雖黃魯直亦須細辨始知。於是真本則遭官禁私買之禍、幸存者少、而贗作則大書大刻、人亦莫辨。計自政宣以至南渡、建紹五十餘年中、紛亂





已極。逮周益公、陸放翁、朱晦菴者出，雖其所見真本尚有，而所謂非公書則他人莫能作，是公書則未敢遽定者，不知凡幾。其可信者，又必考其授受之淵源及流傳之所自始，以爲確。再自紹興、乾道以來，撫刻公書，以成都本三十卷爲最。他如倉漕公使庫及玉山汪氏之流，所有撫刻見於記載者，亦頗不乏。然皆不可寓目。而世之習見者，真本與僞本並皆節次翻刻，何由辨其是非？若近今真定梁氏所刻洞庭春色賦，已爲佳本，其中如勒霧鬢與風鬢句，則譌勒爲勒，此乃原本磨泐而鉤工就字形補之。凡似此沿譌者，未易悉數。又如淨因畫記款署元豐三年端午書於淨因寺，是年公在黃州謫籍，何由至京？凡似此憑空僞造者，又未易悉數也。然僞造之中，雙鉤一類皆有所本，或原無年月而鉤取他本者，往往字形大小又有取舊臨公書割所署款鉤入公名者。公署款往往止書一軼字，故此弊尤多。翁覃溪論公詩以墨蹟石刻爲長，城詰取什一於千百，蓋不欲輕易以此亂集也。至查註所採半月泉詩，疑其有贗者，此又不然。蓋贗作則就題名爲之，不難使出一轍也。其字既大小筆致不同，則此詩必有所本而出於後人之續刻，無可疑者。公以察裁赴湖，至十八日始達吳江，則其往復於湖州道中，在處周視者幾及十日。其以十一日畱德清縣，因有題與詩之作，此可信也。題名之鄭嘉會，卽鄭靖老。其在京僅見於西園雅集記。公詩惟和陶敘云：得鄭嘉會靖老書，而王註施註各本並譌嘉會爲會嘉。本集尺牘鄭嘉會鄭靖老復譌爲兩人，蓋此類姓名在集中至爲僻冷，必非作贗者所知。

**十八日泊吳江十九日晚仲殊來**

用是編載入案，固非他刻之可疑者比也。

**見爲書琴夢事。**本集書仲殊琴夢云：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

爲十三絃。殊不答。但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  
那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喻其意。覺而識之。今晚到蘇州。殊或見  
過。卽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扣舷。來見驚歎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五里。二十日。至蘇州。和黃履兼簡林希

詩。詔案黃履時由潤州移。公由湖入蘇。目覩水災。民生乏食。前奏準撥錢一  
言。守蘇州。詳本詩題註。

百萬貫糴米平糶。以代賑。而發運司格旨不行。二十三日。再乞發運司應副

浙西米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軾

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下田固  
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畝而淫  
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蓴食  
之。又爲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流殍疾疫。必起。今州縣出  
賣米價。不甚翔踊。但鄉村遠處。饑羸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糴官吏。欲差船載  
米下鄉散糶。卽所須數目。浩瀚秋夏之間。必大乏絕。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  
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糴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裁傷州軍般運兌撥出  
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兌撥合起上供併封樁等錢  
一百萬貫。趁時糶買斛斛封樁。準備移用。聖旨旣下。本路農民始有生意。而  
發運司官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糶。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  
言。饑民待哺之心。中途失望。臣已累具執奏。今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餓殍之  
勢極可憂畏。豈敢爲已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依元降指揮。除



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兌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候今年秋熟日收糶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為然待饑饉疾病大作方行賑濟雖累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錄奏聞

**四月抵潤州與林希論裁傷書**朱子晦菴題跋載公與林子事謹錄奏聞

所過裁傷殊甚京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是皇皇又四月天氣全似正月今歲流殍疾病必煩措置淮南蠶麥已無望必拽動本路米價欲到廣陵更與正仲議之更一削願老兄與微之中玉商議早聞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撥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累百距萬然於救飢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願兄早留意又乞與漕司商量今歲上供斛米皆未宜起發軾自二月間奏乞且遲留數月起發徐觀歲熟至六月起未遲免煩他路般運賑濟如此開述朝廷必不訝荷知眷之深輒爾僭言想加恕察不一軾惶恐跋云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人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撫刻諸石以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又云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為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

**謁於途以石墨為獻**本集書沈存中石墨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蹤迹尚在潤州也毛漸字正仲時為淮南轉運故欲至廣陵使之言

**沈括迎**淮南歉狀微之乃代葉溫叟為兩浙轉運者中玉即提刑馬城也

**謁於途以石墨為獻**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沈括鄜延所作石墨公何**



由見之而品題乎。其為此時所別張弼作臨江仙詞。本集辛未離杭至潤別

獻必矣。特為錄之。此括志也。詞云。我勸髯張歸去好。從來自已忘情。塵心消盡道心平。江南與塞北。何處

不堪行。俎豆庚桑真過矣。憑君說與南榮。願聞吳越報豐登。君王如有問。結

襪賴王生。至揚州有詔不允所乞。等語。不詳何人所行。見後謝表中。上辭免翰林

學士承旨第二狀。本集狀云。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權忝與執政

需苦雷雨。豈臣屏陋所敢。固違伏念。臣自去關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舊學

已荒。更冒寵榮。必速顛躓。而況清要之地。衆所奔趨。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

使緣力辭而獲譴。猶賢於忝冒而致裁。伏望特賜除臣知揚越陳蔡一。與專

郡。臣今已到揚州。迤邐前去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天威。伏候勅旨。與專

運毛漸論淮浙裁傷事。中書餘詳三十五卷。毛正仲事見上所載。公與林子為毛漸作

軍衛廳成慶士道場疏。本集代毛正仲疏云。揆日灼龜。既鼎折而改造。伐林

原其所賜。敢昧於神。是用命海角之禪。那資大雄之妙蔭。宜此五福之教。變

乎百堵之成。伏願百穀豐登。羣生恬泰。上祝河沙之聖壽。永瞻慧日之祥光。

式罄誠心。過高郵為趙晦之作四達齋銘。本集四達齋銘敘云。高郵使君趙

庶祈靈鑑。過高郵為趙晦之作四達齋銘。本集四達齋銘敘云。高郵使君趙

之眉山蘇軾過而為之銘曰。有藏於中。必謀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

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攘。以守則



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聲，以達民迷。**趙侯**公守密州，趙晦之為東武令。逮遷黃晦之為滕州，嘗為公致王定國信，並見本集書中。其後乞常往來高郵，晦之已還漣水軍。其守高郵，當在五月。至南都，過張方平樂全堂，準向公帥杭時，而年月無考。今附載於此。

**書省劄子依前詔不允上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三狀**  
本集狀云：臣以衰病不才，兼以弟轍備位

執政，理合迴避。尋兩次奏乞除臣一郡，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旨：依前降詔不允者。臣之愚慮，終以弟轍親嫌於義未安。竊見仁宗朝，王洙為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迴避，仍乞檢會前奏，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屢犯天威，戰恐待罪之至。伏候勅旨。**為張方**

**平作滕元發墓誌銘**  
本集代張文定公作滕公墓誌銘云：神宗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為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

公元發始見知於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於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於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畱守南都，徙齊鄆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

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懼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卽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卽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七十有一矣卽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贈銀青光祿大夫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於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諸家元發薨於上年十月而方平薨於是年十二月公此次過南都以不欲到京供職畱以待命者二十餘日此其爲方平屬草時也觀此文可知施註編元發挽詞於揚州任之誤至紀年錄并謂此文作於揚州尤非時方平已卒矣司馬光碑與元發墓誌一式皆首論其大畧一段而後次其歷任政蹟緣此兩公事實前註既多引載而本案之補載者又復不少故僅錄其總論不重見其餘也公自云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而趙槩滕元發不與以文爲代作故

**十九日歷陳仕跡并乞成邊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軾也并記於此

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及服闋入覲





便蒙神宗皇帝召對。許臣職外言事。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梩。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事。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必欲致臣於死。故臣得罪。下獄。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及臣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沈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始論衙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程頤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小臣周穉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

具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聞命悸恐、以福爲裁。卽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麻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伏望只作親嫌迴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畱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若朝廷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詔下不允。二十四在禁近也。**日與張方平別遂行**。諸案此公十五年中第六次過南都也。公游於方平之門者三十七年、至是而永訣。後屬續時子恕問後事、不答。但云、仲意子瞻兄弟、其高風遺烈、凜乎百世之下矣。**二十六日到關上殿**。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軾言乞除一重難遙郡。甲申、至自杭州、始入見。諸案木集杭州召還乞館於除重難、邊郡在五月十九日奏上、由是推之、乃二十六日到關上殿。館於

興國東堂。

本集題云六月召還。故公館我於東堂。其館於東堂當在此。

旬日中後即

二十九日赴閣門受告命乞賀坤成節復遂前請狀。

本集狀云右臣近奏

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承旨仍乞一郡休迫威命已經三却其敢固違已於今月二十九日赴閣門祇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親嫌之

避愚守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復遂前請。勉強供職庶見臣子恭順之心。遂巡力辭終存典刑分義之守。

宣仁太后生於七月十六日為坤成節。宋時凡太后簾聽者始以生日為節。章疏六月一日詔賜對衣金

帶馬命供奉官宣召再入學士院進謝上表。

本集狀云右臣今月一日翰林

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至於用人可以觀政而臣本緣衰病出守

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恍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

衰殘豈期過採虛名復使榮加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

臣於散地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語案此狀本集作十一日公以五月

二十九日受告命不應遲至十一日宣召入院且初四日兼侍讀事在宣召入院之後也。今以前後表狀考之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本集謝表云右臣



儒藏



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鍍金銀鞍轡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密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己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蹇。幼師季路，止服緼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日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勤黎庶，寤寐傷賢，故損廩庫之儲，以廣英雄之毅。致茲屏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於東，益難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鵜之篇。強力友邦，庶幾有駟之頌。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四日，詔兼侍讀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之至。外分掌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司言行於中。轍以承轄立朝，督綱條於外。恭承明詔，不許固辭，以為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盛事。承明三入，僅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人非木石，恩重邱山。此蓋伏遇陛下明極，昭臨憂深，付託欲為社稷之衛，莫如臣僕之賢。以帝堯之貴，而甚畏壬人，以孔子之聖，而思見狷者。致茲選擢，驟及迂愚。臣敢上笏記。不淬勵初心，激昂晚歲，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貲之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出膺闕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驚材之所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賢，總攬羣英，兼收小器。欲效涓塵之報。謝三伏早休表。本集謝表云：大火既中，三庚云伏，炎熹之病，未知靡隕之期。謝三伏早休表。貴賤所同，忽蒙退食之恩，遂失流金之醪。恭惟皇帝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歎。臣等逢時多暇，竊祿安居。共揚扇暘之風，以安黎庶。更勵飲冰之節，少答生成。子由乞避兄劄。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



仍奏乞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頃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復致兄軾遂巡退避於臣私情、不遑寧處。況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惟衆所共知、抑亦聖鑑所亮。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聖慈、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取進止。

**十二日朝旨不須迴避上第二劄**。欽此。集第二劄云：臣內緣長少之義、外以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兄軾既非同官、不須迴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爲嫌畧去形迹、責之實効。臣等雖復捐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與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未見其比。若不退避、羣言可畏。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乞檢會前奏施行。

**宣仁不許上第三劄**。欽此。集云：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皆面蒙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干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壽、欲俟過聖節、卽伸前懇、伏乞聖慈鑑察、取進止。

**諸案**。元祐之世、賢姦雜進、乃君子道必消、小人道必長時也。若紹聖以迄於亡國、皆小人世界、何何消長之有乎。兩公求退如此、卒爲羣小所攻。尙論者徒以洛蜀爲口實、亦不察之甚矣。今取子由劄一并立案、前後合觀得失。自見若謂重其兄弟敦義、則所見者淺矣。

**將遷子由東府於汝公東堂閱舊**

**詩卷作詩**

**公初寓汝公東堂**意在求去尚未定居也。及入院子由方求去必無請公遷居東府之理。蓋東府西府八位乃神宗創置以居

執政者也。至是皆不能即去。公始與子由同居乃六月望前後之事。其情灼然可見。故感舊詩敘又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與此詩題之杭州召還汝公館我於東堂雖不合而自合。施註不知此中原委因並編於出京之時查註台註從誤。今改編東堂詩於前云。

**十五日賜呂大防生日詔**

本集賜右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云勅大防股肱之良與國為重家庭之慶亦朕

所同。適斯干獻夢之辰均既醉太平之福。廣予寵錫介爾壽祺。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

**二十三日賜趙彥若辭國史修撰不允詔**

**撰不允詔**

本集賜翰林學士中大夫兼侍讀趙彥若辭免國史修撰不允詔云勅彥若卿學世其家宜居載筆之地官宿其業已奏殺青之書

自託不能殊非所望。祇膺成命母復固辭。元祐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詔案東都事畧趙彥若字元考師民之子青州臨淄人。事父孝年十八舉賢良方正

熙寧中已為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哲宗即位為龍圖閣待制知陳亳二州召還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遷兵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權禮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罷為提舉萬壽觀紹聖初以彥若與修神宗實錄貶安遠軍節度副

使澧州安置卒於貶所。後與元祐黨籍本集無與住還詩文事。蹟以其與公同值翰林且與范祖禹

同貶而卒故載其事。

**二十六日上撰儲祥宮碑奏請下項狀**

本集撰上清

云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準勅修蓋上清儲祥宮將欲了畢合用修宮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





合奏請者一、上清宮原係太宗皇帝初建於慶歷中遺火焚蕩今欲見原建及失火年月乞下史館檢會降下。一、上清儲祥宮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至元祐中蒙內出錢物修蓋今欲見先朝并今來內出錢物是何庫錢支撥或係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一、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二聖修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一、朝廷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於體爲宜若只作記卽更無銘今來爲碑爲記乞降指揮。一、準勅差臣書石台書篆額人銜位姓名乞檢會得柳瑾所藏宋迪畫邢房悟前生事於其子仲遠作破降下。右謹錄奏聞。

**琴詩仲遠屬王詵臨寫爲短軸再題其後和子由題王詵畫及詵和韻諸詩。**

**閏六月撰上清儲祥宮碑。**本集上清儲祥宮碑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首言曰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服冠佩劍履以賜太初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

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貞、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傍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未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爲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蕭何爲法，類若畫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旣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恤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於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諸祥宮碑。臣執拜手稽首獻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



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維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簠。相以銘詩。震於四海。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上清宮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爲妙理。**案**此文來歷。悉在前載。下項狀太宗原建。因依之內。據神宗刻玉賜劍數語。推之。要知與鳳翔建太平宮。奉張守一無異。故至真宗而封禪起矣。作文例。貶方士。此文獨當崇之。茲以黃帝賈下治道爲本。顯出前世詒謀。後以天地喜答歸結。方士故云末。自應完儲祥本旨也。又下項狀請篆額。人就便以皇帝若曰作結。包括無遺。使王安石猶在。當不止如龍之歎矣。乃其壻蔡卞公然磨去。另作試問其文焉。在苟有可觀。不以人廢。何至于載斷碑人膽。多不知世有段文昌之非笑。獨傳於今也。是亦小人之無恥者矣。又若謝顯道之說。可見程子大公無我。凡朱賈所爲。非其本意。公自周壽出門下。始知有濂溪之學。而有至人之詩。表之曰全德。故其往來橫渠。而不得與二張相值。論關洛之學。爲可惜。若憤然爲辯狀。則又朱賈所激。而非其本懷也。當熙豐間。司馬光呂公著皆在洛。一日爭論出處。幾成釁隙。伯淳在坐。爲二龍閑臥洛波詩以解之。後二人同心輔政。卒如其說。當洛蜀時。公著獨在相位。何難排解其事。可見宰相不知天下寒心。二語竟以上聞。是於伊川未嘗無憾焉者。而騰口閒亂之攻。卽乘此機以入。特事畧不欲盡載。後遂譌爲蜀黨攻洛耳。使當日有如伯淳者在位。黨患卽無自而起。而二龍之用。將無窮已。於以歎宰相之非才。而伯淳之少也。悲夫。

**十三日作張詠書跋**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



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諸葛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元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過陳見公之曾孫祖以軾蜀人德公宜深故出公遺墨求書其後。案公過陳必以差如近京祭告數日往返之事子由即有之不能悉考也。

**七月二日賜文彥博溫溪心馬詔**。本集賜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博惟我宗臣名震夷落。狼心缺舌知獻厥誠。朕以張與拒羌之獻不如旅熬昭德之致已。勅邊吏答賜所直其馬以賜卿至可領也。元祐六年七月二日。詔。案元祐六年六七月所行內制本集悉謫作四年六七月。是時公出知杭州。豈有內制考東都事畧文彥博以五年二月致仕則此詔作四年明係六年之謬。今據此一槩更正。上諭三吳水利進單鏐書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否則此任絕無內制矣。臣到吳中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今年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臣到吳中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今年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公私漕運便之日暮不已。松江始艱噎不快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今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橋銜各二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所聞大畧如此。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鏐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宜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



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勞。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鐫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菱蘆地。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蚬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一先去吳江土爲千橋。一先置常州運河口。一先置大吳濱。令長塘湖。隔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一先開宜興百瀆四十九條。東入太湖。一先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一先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一先開宜興東西蠡河。一先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詔案此狀亦爲羣小所彈。宰執所格。致三吳爲患者又數百年。幸公併其書載入集中。故後世得踵行之。楊升菴謂宋君臣愚。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且憇此其一端矣。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準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承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老病廢學。又辭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趙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太子賓客剛之子也。其在治平中。諫濮議。熙寧中。論青苗皆被出。元祐再入。力爭回河。且未嘗援引小人。五年三月。以疾薨於位。若瞻之生平。有足錄者。公獨却之。乃知陸道士獨得埋銘。不是易事。四日。班荆館賜遼國賀坤成節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抗旃遠道。解鞅近郊。念

館舍之未安。宜驂駢之少憩。式頒芳旨。以示眷懷。元祐六年七月四日。先是劉摯、劉安世攻敗洛黨。摯已在執。文伯溫聞見錄云。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別。洛黨程正叔爲領袖。朱光正、庭賈易等爲羽翼。川黨以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邵博聞見後錄云。伊川用司馬文正薦。勸講禁中。未幾罷去。先是劉摯論曰。紛紛之論。致疑於程頤者。特以迂濶之學。邀君索價。又論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自欲爲種放。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伏望審真偽。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頤在經筵。僭橫造請權勢。騰口開亂。以償恩讎。致市井之間。目爲五鬼之魁。嘗令助賈易彈呂陶。及造學制。詭謬重稚嗤鄙。徧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云云。劉安世論曰。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五鬼。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當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五人獨被惡聲。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程頤。則先以罪去。云云。馮琦洛蜀黨論云。元祐初。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未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劾頤。宋史云。程頤加直秘閣。董敦逸撫其有怨望語去官。東都事畧云。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口開亂。罷職。李秀巖道命錄云。伊川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伊川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遂出爲河北轉運。伊川被命修三學條制。吏部侍郎胡宗愈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力詆不宜使在朝廷。臺諫論蘇公未已。殿中侍御史呂陶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頤。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右司諫賈易言。陶不當用。陶罷爲京西轉運副使。





易伊川門人也。伊川免喪。權判西京國子監。監察御史董敦逸奏有怨望輕躁語。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以疾尋醫。詔劉摯攻之於始進之時。劉安世攻之於既罷之後。皆朔黨領袖也。考東都事畧。哲宗問朋黨之弊於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明日具無黨論以進。又本集奏狀云。王觀奏胡宗愈指臣爲黨。臣有何干涉。據此。則宗愈無黨之之意。且宗愈亦屬劉安世攻去者也。又事畧載孔文仲天資狷介。寡言笑。少所合。其人如此。卽不當託以助賈易彈呂陶事。投其機械。公與之尙合者。以同爲范鎮所荐。王安石所逐。如同患難者耳。若歐陽棐乃修之子。迨之婦父。公所契厚。畢仲游乃公拔真館職者。文仲已并作五鬼攻之。而公不能解其事。是文仲乃併攻洛蜀無所黨也。顧臨體肥重。公數以屠戲之。臨甚慍。幾於成隙。且爲程子攻去。可謂之蜀黨攻洛黨乎。凡馮琦以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皆作蜀黨攻洛黨論。誣也。董敦逸乃攻公爲川黨之人。以上攻洛黨領袖者六人均非蜀黨。其明然。朔黨攻蜀論者多諱之。而嫁名於洛。朔黨攻洛論者尤諱之。而嫁名於蜀。馮琦洛蜀黨論以朔黨置之事外。若與洛黨無干涉者。然朱子名臣言行錄於劉摯劉安世多諛詞。且謂安世正色立朝。知無不言。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只有二義。不出於彼卽入於此。其將何以處程子乎。道命錄載劉摯劉安世劾疏。盡刪其攻擊之語。以泯其跡。安世嘗言。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程伊川進言。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而道命錄以爲安世之學。自不安語。疑爲馬永卿誤記。不知南宋之爲洛學者。何以於朔黨之二劉皆低首下心。忍辱含垢。至於此也。又其所載孔文仲劾疏。無五鬼之語。且謂李丙丁未錄所載亦無之。時呂公著方在相位。文仲未應有此語。惟紹聖間張商

英章疏有之。其所論皆有意失實。今附錄其所載孔文仲疏以資考正。元祐二年八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園必有荆棘。百步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汚。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曰。雖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曰。臣不敢子細敷奏。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僭踰過甚。並無職分。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門。徧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必暗籍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爲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而又深惡之。其造臺諫也。脅肩蹙額。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儔類。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頤卽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入閣。今閣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畏議知耻者也。言旣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只在經筵相遇。一旦乃非意相



干說論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閒亂羣臣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蓋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伏望論正頤罪，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奉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道命錄又云：一日，伊川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爲寒心。朔日，宰執以奏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罷之。易亦以論事失當，絀知懷州。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申公之言云：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語因申公，卽呂公著也。時公著獨相，程子獨告之者，謂公著爲恩門，必能用其言也。公著果爲程子計，卽當默其語，不聞於外，而用其意，開陳於簾前。若以程頤太皇不當獨坐之語直陳，雖愚無知之人，亦知太皇必不喜也。其惡甚於議間曾鞏。且獨相苟欲解留，誰能從中僨事？雖交章再劾，不能罷也。宋史職官志：中書舍人正四品，轉禮部侍郎。左諫議大夫從四品，轉給事中。公著超遷文仲，非怒降其官也。崇政殿說書從七品秩卑，資淺者授翰林學士，正三品班。講讀學士上拜參知政事，轉尚書。其說書員闕，例得有小官頂補。公兼侍讀，非程退蘇進，謀奪說書者比。說皆影射卑鄙，可憫。元年，哲宗方十一歲，雖愚無知之父，師教其十一齡之子，弟必不遽及女色，而經筵乃常以啓之。當亦必無之事。文仲此疏與聞見錄及朱子年譜所載不符，疑李丙、李秀巖之徒改竄。以是程而非孔，殊不知并程皆誣也。宋人多愚，自信以炫。既乃劉安已能而朱彝尊之流已有助洛攻蜀，貝錦南箕之譏類若此矣。

**世効罷范純仁**

東都事略云：方蔡確之未貶也，范純仁王存密爲申理，乞從寬貸。安世劾奏之。純仁與存俱罷。

**語錄**

范純仁以四年六月



罷去自此羣小明目張膽毫無忌憚至八年七月召還已不可藉手矣事畧謂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窺其際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今推其說察其跡考其論說行事誠哉是言也安世之攻洛黨也初尙無關國是若其攻逐純仁而後之劉摯代爲相也可謂之辨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乎此條乃司馬光下世後元祐中消長得失一大關鍵宋之安危所繫必當補載且以問安世之名臣言行果及劉摯代純仁爲相王巖叟爲樞密使梁燾爲禮部尙書劉安世何如也

**久在諫垣號殿上虎招徠羽翼益衆朱光庭楊畏賈易等失其領袖皆附翊黨以下進摯擢易爲侍御史使驅公意在傾子由也構難方急**穎濱遺老傳云時呂微仲劉莘老爲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輒居其間跡危甚本集狀云賈易未嘗一日忘臣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沈進退在其口吻不久必當言臣并及弟轍又云浙西水災臣累次奏論賈易扇搖臺官安鼎楊畏乞加檢驗治其尤者而執政相顧不言臣是何人敢不迴避又云臣蒙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間命悸恐以福爲菽墓誌云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東都事略云神宗晏駕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按驗無實宋史本傳云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聞見後錄云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語案以上皆朔黨攻兩公之明證其局未完如碎摘東都事略語可以補成全局合考宋史則語加詳然非賈弗其義不見凡史家言例不直



書一段以告人者多矣。特畱此爲據。至所引本集各條。原文多有重見。本案務取事理明析。是非昭著。不以重見爲疵也。邵註每以此苛施註。而其實不足與之當衡。**六曰上論朋黨之患再乞郡劄**。本集劄云。元祐六年七月六日。官況本案乎。

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爲保全之計。實深爲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爲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沈進退。在其口吻。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羽。再三論奏。煩瀆聖聰。朝廷無由安靜。皆臣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顧無罪。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賜一郡。又貼黃云。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二聖曲庇。今臣若更少畱。而黨與既衆。執奏不已。朝廷難違其議。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伏乞痛賜閔察。**詩案**公召還。已九章請郡矣。且前已奏明。俟過坤成節。除郡。茲相距僅十一日。乃迫不及待。可見舉朝洶洶之狀。此劄以朋黨治亂爲言。可見公之憂國。殆過於謀身。而務成黨禍。非其心也。其詞至以屢干血懇。痛賜閔察。入告已與窮極。呼天無異。而論者意在兩平。皆抹殺其事。削凸以填凹私也。邵伯溫

聞見錄云、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於散地、皆御怨刻骨、陰伺隙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為相、因以為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劉克莊後村題跋云、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揆、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劉器之、孔經父也。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憤伺隙、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馮琦洛蜀黨論云、程頤、蘇軾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軾與頤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途抵牾、怨若牛李也。右頤者、詆軾曰謗訕、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為讎。特以師友各地、詭譎靡已。即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鬪耳。始章惇、蔡京反政、斥為一黨、而並擊之、當亦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頤軾之爭、不關誠否、而黨議即興。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朔黨與之鼎立。始以相爭者為黨、既則不爭者亦為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大之、惟恐其黨衆之不成也。程頤以上諸說、伯溫所謂古禮者、首誤。是日二聖臨哭、即凡百臣工皆哭之時、禮出朝廷、向何哭不哭之是非。連年齟齬不休、此不足道也。劉摯、劉安世、朔黨之領袖也。孔文仲、寡合無黨者也。克莊皆拉作公之門人、誣以蜀黨、而有各尊其師、日有紛紛之說、妄甚。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皆非蜀黨。馮琦著論、以此三人影射蜀黨、而該以洛蜀交攻、遂分二黨之論、却將朔黨攻洛黨事抹去、以成二黨之說、是非尤為顛倒。又邢居實者、邢恕之子、倖之兄也。據宋史、邢恕入姦臣傳、倖乃構繫亡宋之賊、惟居實與





父弟異趨、獨從公游。公未嘗以洛黨外之。及其早卒、公與黃庭堅、晁補之、皆有過時之哀。明載於集。劉克莊所謂各私其黨、馮琦所謂師友各地等說、皆以洛黨事誣作蜀黨。公共之交、尤非程門之能攻蜀黨者。以皆在言路故耳。其狀奏史家、無不登載。昭然可見。蜀黨則王鞏、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畢仲游、李之儀、廖正一、李昭玘諸人。卽蔡京列入黨籍碑、亦僅能止此。此猶洛黨之邢恕、朱光庭、賈易、杜純也。王鞏因司馬光薦得宗正丞、及攻出爲倖。又復攻罷。黃庭堅甫除起居郎、卽攻降。秦觀方有正字之命、已攻去。此三人屢遭攻訐、如救死扶傷、不給者近是。而註庭堅集者、以不與洛蜀黨事爲庭堅辯。此夢瑩也。陳師道甫爲學官、亦攻去。畢仲游在館職、已爲劉安世、孔文仲所攻。晁補之、廖正一、李昭玘在館職、並出爲吏。張耒在館職、八年、顧義自守、粗免人言。李之儀、浮沈樞密院屬下。此諸人均未至言路外制等官。旣無風聞可拾、亦無封駁可操。故凡史家不能完出蘇門攻洛狀奏明文。論者欲兩平之、輒拉其非蜀黨者影射實之。然洛黨皆因公報私、攻其蜀黨之人與事、而其名乃職所當言。不云我洛黨攻蜀黨也。其與互相告訐、彼此立黨名者、情事全別。馮琦又以言路特以師友各地盈朝、上書猶之室闕等語、誣爲交攻、確據私也。若呂陶、范百祿、以蜀人嘗攻韓維、故朔黨并公指爲川黨。陶又因朱光庭攻公、上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軾嘗戲薄程頤、光庭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由此兩置之、此史文也。陶持平之論、未嘗以公爲是、亦無攻程之語。且皇宋治迹、統類載呂陶語云、光庭固失、而軾亦未爲得。結怨之端、軾非無過。是陶無所偏倚、而強以牽入蜀黨攻洛之人可乎。公在朝志同道合者、惟范祖禹一人。而祖禹卽有乞還程頤經筵劄子。祖禹之於呂陶、

又何以異。可見公與蜀人未嘗固結爲黨也。又通鑑輯覽云、紹聖四年十一月、帝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此乃哲宗本意、非惇京之羅織。當時不下明詔、而羣小以濟惡誣之、故其後說也長。然羣小雖可罪、而君言仍在也。元祐初、子由論列惇京罪惡、逐去之。又論貶呂惠卿至重、公所行責詞、卽降下子由劾狀事由也。故惇京必倍徒報之。其謫嶺南、繫於國是、與涪州之竄在後四年、出於帝曰者情事懸殊。邵伯溫云、分黨相毀、惇盡竄嶺海。馮琦云、惇京並擊之、當自悔其藩籬不固。此乃假崇寧羅織黨籍之說、倒行而逆施之、非紹聖行遣元祐人之實在情形。八日、玉津園賜遼國賀正使副射弓例物口宣。本集口宣也、均應駁正。王津園賜遼國賀正使副射弓例物口宣。本集口宣等主璋致命、旣已講歡、弓矢娛賓、亦將觀德、宜有珍華之賜、以旌蕃固之能。元祐六年七月八日、**諸案**王津園在南薰門外、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駕不復至。惟遼使賜射爲故事。其後南宋亦建玉津園。十一日、孝宗數臨幸、命皇子宰執親王使侍從講燕射禮。上親射、御與此不同。一日、又賜使副時花酒果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鄰歡旣展、賓館歸休、宜命醢尊之醇、復致瓜華之脩。少將至意、其服茂恩。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乞將上供封樗斛豆應副浙西六郡接續糴米劄**。本集劄云、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裁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爲一、農民栖於邱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今旣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糴常平米一事、



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糴米。若糴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約度浙西諸郡合糴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中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於轄下諸路封椿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接續糴賣只依地頭元價量添冰脚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椿錢物。似此計置雖數目浩瀚然止於糴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命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不惟安慰人心亦使蓄積之家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神宗遵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詩一章云五季失圖儉仇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以一字目之又別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度久惕心妄意遵遺業顧子不武資何以成戎捷後來所謂御前封椿庫者是也上意用此以為開拓西北境土之資。**詰案**封十四日以坤成節就驛賜阿里骨椿本集皆謄作封椿今據揮塵後錄改正。

**進奉人使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汝等來修貢篚適逢誕辰宜均慶賜之恩共樂亨嘉之會往頒燕俎咸極歡心元祐六年七月十四日又賜于闐國進奉人使御筵口宣**館**本集口宣云有勅汝等奉琛遠至授

**渥共樂燕私元祐二十二年賜夏國主進奉賀坤成節回詔**本集詔云勅節

**照**脊守邦之雖遠亦執贊以同嘉嘉與朝臣咸稱壽**為小本作法雲寺水陸**

并載惟忠恪立有寵頤元祐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法像贊敘**

本集水陸法象贊敘云、在昔梁武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

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軾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

越張侯敦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差擇其徒修營

此會永為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軾拜手稽首、各為之贊、

**為文彥博作德**

**威堂銘敘**

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蓋復

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

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觀、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

之、公心服天下、至於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

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

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河陽守、公將往臨之、

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

之曰、德威而銘之、

**王鞏作率子廉傳**

率牛、晚隸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

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

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

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

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太平興國元年六



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問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眾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眾始大異之、葬之獄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閒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乃死日也。發其冢、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書以遺其曾孫輩、或刻石置紫虛閣。

**二十八日、乞迴避**  
上云、國器水陸贊以下三條皆在京作、月日無考、今附載。

**賈易劄**  
本集劄云、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子、乞畱中省覽。傾瀝肝膽、不為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欲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菰、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檢驗。治其尤者、易等但務快其私憤、苟可以傾臣、即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勛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裁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易等方欲行遣官吏、言裁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上下懾服。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為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

**八月一日、邇英閣進讀**  
本集顏真卿守平原以抗祿山云、軾以謂古者任人無內

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為鑑。**諸案**公召還已在。**賈易**、**趙君錫**、**安鼎**、**復祖述**、**沈适**、**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王觀**、**孫升**、**揚康國**、**趙挺之**、**韓川**、訕謗之說、撫詩語、彈奏公與子由并攻秦觀。二日宣仁封**付呂大防**、**劉摯**、諭未得遍示三省官。續通鑑長編侍御史賈易言、尚書右丞

於蛇豕。昔以制科召試、而程文語不應格。仁宗顧其直言極諫之名、不欲罷黜、亦容濫進。其後因與兄軾誹謗先帝、放斥於外。元祐之初、例蒙前將、罷任司諫。是時亦嘗妄言浚治城壕、發掘骸骨、遍野及差官檢視、漫然無實。任中書舍人日、因呂陶挾邪觀望、面欺同列、罷左司諫。轍當命辭、則密召呂陶至西省示之、相與出力、謀為排陷。正直之計、至於用巧、得為御史中丞。於是肆其禍心、無所忌憚。所毀者皆睚眦之怨、所譽者皆朋比之私。以王觀為附蔡確、則恨其嘗言蘇軾、其言豐稷為非才、則怒其草王鞏告辭。以范純禮為無所建明、憤其封駁張耒、不候朝參、先許供職、以荷俸給之事。此其挾私怨蔑、公義之大畧也。陝西地界識者、皆知不與為是。轍則助其蜀黨、趙肉微幸、私己之邪議、力排憂國經遠之公言。進擬張利一軍帥、陰使秦觀、王鞏往來奔





走道達音旨出力以遂許將既而遂竊其位。知王鞏有罪而假托司馬光方欲擢用之辭褒薦之致誤陛下擢任旋復罷免則其欺罔之迹不攻自破矣。其兄軾昔既立異以背先帝尙蒙恩宥全其首領聊從竄斥以厭衆心軾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帝厭代軾別作詩自慶曰竹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書於揚州上方僧寺自後播於四方軾內不自安則又增以別詩二首換詩板於後復倒其先後之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從而語諸人曰我託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畢人臣泣血號慕正劇軾以買田而欣踴如此其義安在謂此生無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說乎是可謂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後於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嘗論之及作呂大防左僕射麻制尤更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幾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爲之股慄夫以熙寧元豐之政百官脩職庶事興起其閒不幸興利之臣希冀功賞不無培植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此於周厲王之時民勞板蕩之詩刺其亂也軾之爲人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昧遠圖劾小人傷大道其學本於戰國縱橫之術真傾危之士也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爲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軾則以免役爲便民至敢矯稱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附郭良田以給役人向使朝廷輕信而行之則必召亂賴言事者排其謬妄聖明察見其傾邪故斥其說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皆無罪之人今則漸蒙貸免矣既而專爲姑息以邀小人之譽兼設欺弊以竊忠盡之名如累年裁傷不過三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又嘗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爲虛妄無實而自爲奏請復治西湖乞賜度牒賣錢雇役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

器奮鋪之類。虐使捍江廂卒，築爲長隄於湖中，以事遊觀於公私，並無利益。今既召還，則盛引貪利小人相與倡言，聖眷隆厚，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軾轍之心，必欲兄弟專國，盡納蜀人，分據要路，復聚羣小，俾害忠良，不亦懷險詖覆邦家之漸乎？臣自被命以來，數使人以甘言誘臣者，或云軾深歎羨，恨相見之晚，或云今之除授，軾有力焉。而臣之朴愚，不喜詭隨，不知爲身謀，故漠然未嘗答也。伏望聖慈，赫然發於睿斷，特行斥免，天下幸甚。易以戊子朔奏疏。翼日，太皇太后封付呂大防、劉摯，且諭令未得遍示三省官。是日，賈易又上章論秦觀、王通事云：臣近因秦觀除正字，言其不可污辱文館。翼日，趙君錫言：昨晡歸自臺中，秦觀來見，謝乃言：請中丞却言賈易有罪。觀既去，蘇軾專令親情王通去相見。王通遂道蘇軾之言，與秦觀之言不別。君錫以爲蘇軾氣勢頤指中丞，與侍御史自相攻擊，伏惟特賜睿旨，出趙君錫所奏，與此疏付外考究。又趙君錫言：臣前薦秦觀，以其有文學，今始知其薄於行，願寢前薦，罷觀新命。臣妄薦觀罪，不敢逃也。又言：二十七日，觀來見臣，言賈御史之章云：邪人在位，引其黨類，此意是傾中丞也。中丞急作一章，則事可解。傾險如此，乞下觀吏究治之。臣與賈易二十六日彈觀，才一久，而觀盡得其疏中意，此必有告之者。朝廷之上，不密如此，觀既去，是日晚有王通來。蘇軾之親也，自言軾遣見臣，有二事：其一則言觀者公之所薦也，今反如此，其一則兩浙裁傷如此，而賈易楊畏乃言傳者過當，欲令朝廷察虛實，朝廷從其奏。於是給事兩諫官以爲當聽其賑卹，不可先以覈實之旨恐之。夫臺諫之言不同如此，中丞豈可不爲一言？臣以爲觀與通挾軾之勢，逼臣言事，欲離間風憲，臣僚皆云：姦惡乞屬吏施行。**語案**：趙君錫所論，今不主本集辭割，當核原奏，以示大公。據原奏，則君錫全誣也。蓋子由惟風聞賈易劾觀。



之事未見易君錫合攻秦觀二疏。故觀在見君錫告以賈易論劾之事。在觀自謂赴訴恩門。竊不料已化陷穽。如果子由知之。則公亦具知之。豈尚有觀通之往乎。其云臣與賈易二十六日彈觀才一夕而觀盡得其疏中意者。實欲傾陷子由。特默之使宣仁自發。以便竊其位。故獨擊公也。老姦心熱不覺自露敗筆。王通所述公語無一字不可見君上者。君錫撫入彈章并秦觀牽連誣砌。止能及此。知其本無可彈矣。凡此等事。極應究譴。庶幾朝廷肅清。元祐之政。綱紀不立。是以後憂長也。其安鼎事。據子由劄子云。安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上殿奏對。上賴聖明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即時降黜。鼎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如安鼎輩。史失之者多矣。今據樂城集補載。

### 三日輔臣奏事

### 延和殿子由代奏竹西寺題詩事

續通鑑長編云。初三日。輔臣奏事。延和殿。次至臺諫交章。蘇轍進曰。臣兄乙丑年三

月六日在南京間。裕陵遺制。成服後。蒙恩許居常州。既南去。至揚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門外道傍。見數十父老。說話。內一人合掌加額曰。聞道好箇少年官家。臣兄見有此言。心中實喜。又無可語者。遂作二韻詩。記之於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錫等加誣。以爲大惡。兼日月相遠。其遺制豈是山寺歸來所聞之語。伏望聖慈體察。今日進呈君錫等文字。臣不敢與。遂先下殿。鄭雍子由自辯劄。樂城集不載。此條亦僅見於長編也。鄭雍論賈易趙君錫狀。續通鑑長編云。鄭雍上言。賈易剛狷酷烈。挾私肆憤。在臺惟務割持。拾昌宗其狀。見在伏望斷自宸衷。特行譴逐。又言趙君錫前此徇王鞏輒薦秦觀。畏憚賈易。又輒首之。反復欺君。士論所醜。鄭雍乃與安鼎合攻子



由之人。非蜀黨也。**四日、公上辯賈易趙君錫彈劾劄子。**本集劄云、元祐六年八月初四

讀蘇軾劄子奏。臣與趙君錫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卽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旣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納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裁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爲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又言秦觀因趙君錫薦舉得正字。今又爲賈易所言。臣緣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城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裁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實告以賈易所言。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又是日王通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因令傳語君錫云。臺諫給事中互論裁傷。公爲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所舉秦觀已爲賈易言了。宜爲朝廷惜之。二人具在。可覆按也。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爲觸忤君錫。遂至於此。臣旣備位從官。弟轍又忝論思之地。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輔臣呂大防等論奏延和殿調停兩罷。**續通鑑長編辛卯。執政於延和殿。異同自相矛盾。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嘗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莫不與今日執政爲讎。今日之疏。不惟搖動朝廷之政事。亦陰以申羣怨之情。伏望聖慈深賜詳察。是日執政奏事罷。蘇轍獨進曰。昨見趙君錫章言。臣兄軾交通言語事。晚問臣兄云。實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



臣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實緣臣退朝、多與兄因語、次遂及朝政。臣非久當亦引咎請外。已而宣諭曰：「易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大防對曰：「不若并蘇軾兩罷為便，可之。」仍曰：「易勿太優。」軾因奏言：「兩罷甚平，且可以息事。」容進入文字，遂退。

### 既退趙君錫已知兩罷上疏救

### 易復攻公

續通鑑長編云：趙君錫繼上兩章言賈易何罪。又云：蔡確無禮於太皇與軾無禮於先帝，其罪一也。

語錄

元祐四年四月，公以洛朔

二黨交攻，出知杭州。正劉安世等力攻蔡確之時，確作車蓋亭詩以宣仁比武后，故全臺請行重譴也。時趙君錫為給事中，上章留公，請收還新命。其畧曰：「蘇軾之文章，追攀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公論倚重，隱如長城，請畱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謠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為利溥矣。茲又謂無禮於先帝者，即與賈易合攻竹西亭詩，誣公幸神宗厭代之事，欲加公以遠貶嶺外之罪，故以蔡確激宣仁也。考此詩作於元豐八年五月，非元祐四年四月以後作也。君錫等既以此詩為痛心疾首，莫之堪忍，曷不效忠於攻確之日，而乃且為堪忍者，又兩年五箇月，姑以天下蒙福、聖心開益先之，此何故也？蓋小人所為，惟利之從，人目為反覆小人，小人不自觉其已反覆也。當公之出，初非宣仁本懷恩禮加厚，似有召還付政之跡，彼特試為此論，探之借以結宣仁之知，或公得政，彼益有所託也。是年九月，子由使遼，君錫遂得為副以去。自是不兩年，位至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其因風吹火之巧如此。中丞乃執政之捷徑，劉摯子由皆由此除，尚書右丞而君錫之中丞，即頂補子由者也。公既還，復以親嫌求去。子由亦累疏避兄，宣仁不許。彼見公為子由所格，必不得政，無所用其趨奉，而子由亦為朔黨領袖，劉摯所憎，其位則可覲。是時洛黨已亡，朱光庭、賈易、邢恕、楊畏皆已

投入朔黨。陽援陰構，聲勢張甚。賈易方謀攻兩公，以媚摯。君錫因合力攻公，甚勁。其意本不在公，實欲加子由。漏洩機密之罪，使宣仁自發之。於是右丞爲所固有，且因賈易熱鍋就劉摯爲炊也。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等皆與公不合。當斯時，非漠然者，特不著耳。所恃壓一轍，直無知沒邊沒岸之呂大防於摯頭上鎮住，而大事則牢持其柄，不下移者，微此人，則滿朝皆朔黨矣。然如君錫前後論奏，至爲欺君罔上，大防不檢會進上，可謂憤憤而舉朝無彈之者，亦見朔黨爲多，而朔黨無在位之人也。是日宰執方議兩罷，次日即兩罷。長編載是日辛卯，大防摯獨留久之，乃退。復封易疏，進入，信爲密速之甚。子由且不以告公。君錫何從知之？即爲賈易救援，且益以公之投石。此乃劉摯在簾前僅能隨同大防附和，退即以告易。君錫意在反兩罷之議去公，而爾易也。其朝廷不密之論，尙可以攻子由乎。

### 五日仍以求避親嫌出公於穎

續通鑑長編云：壬辰翰林學士承旨兼侍

讀蘇軾爲龍圖閣學士知穎州侍御史賈易本官知廬州，後改宣州。又論君錫莫須罷中丞，所言軾事，怎生行得。此與蔡確事全別。兼確自以姦邪爲惡，昨恐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遠爲朝廷大患，故貶之作詩，亦是小事。劉摯曰：君錫舊爲吏部侍郎，欲令還舊官。諭曰：還他舊官甚好。呂大防曰：軾詩亦須取一文狀。諭曰：莫不消。摯曰：此事不可便已。今可令軾分析因依，可之。退以君錫帶舊待制爲吏部，遂得盡可。詔罷趙君錫，誣奏竹西寺詩章疏未見，當即前載無禮。太皇無禮先帝之疏，故宣仁并蔡確共論之也。據通鑑輯覽，君錫罷知鄭州。安鼎奏公既不知執政，亦不置議，可見朝政之亂。

### 八日

### 上拜題詩劄

本集劄子云：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





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自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迺遷往常州。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傍語笑。其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塗僧舍壁上。其時去先帝上僊以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君錫等輒敢挾詞誣罔。加以惡逆之罪。乞正國法。葉夢得避暑錄云。子瞻山光寺詩其辯說甚明。蓋為哲宗初卽位。聞父老頌美之言而云。近見子由作墓誌。乃云。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乃與辯詞異。豈為誌時未嘗深考而誤。然此言出於子由。不可有二。以啓後世之疑。余在許昌時誌未出。不及見。不然當以告迨與過也。**辯**割歸耕常州所在豐熟。乃辯大有年句。父老語笑。乃辯聞好語句。割中分晰甚明。並無買田書至之說。墓誌增出本屬蛇足。然此文成於流離衰憊之後。恐誤憶買田書至之說。墓誌割中語舛入墓誌。但公於舊田官田之外。議買田書牘甚繁。未可謂墓誌必非也。好箇少年官家。其語不可闕入文中。此子由先經代奏之事。何待深考始知。且此種飛語傳誌例當刪削。本傳但云以譏請外。史斷如此。是後世並未啓疑也。葉夢得稔知其事。乃特將歸耕豐熟一層抹殺。以形墓誌有異并設二疑。以惑後世。當告迨過之語。如或出其中心之誠。則孟子所謂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不難以尺書通之。必不載之避暑錄也。夢得乃手定元祐姦黨之人。向何公言。查註好異。率多孟浪。乃悉取其與公人品心術有害之

大者一槩登載。合註復廣其傳。實爲此集疵累。殊不知王施註非不見此種物事實。彼所吐棄者也。今原載夢得此條已刪其謬妄者存之。特駁正於此。**奏繳題詩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準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畱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畱題因依實封聞奏。右臣所有前件詩畱題因依。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諸家題詩**一事。子由於初三日代奏。初四日執政調停。初五日罷公知。類內事早定。緣宣仁先有未得偏示三省官之諭。故子由不敢以告也。至初八日。公始奏辯。而三省已奉旨取狀備案。其調停不問之跡。顯然可見。大哉宣仁之言。曰。作詩亦是小事。所謂小事。非指公詩。乃指蔡確以武后比宣仁之詩。以爲貶之者。意不在此也。惜乎執政徇私。不肯出君錫畱公之章。以反覆欺君正告。而劉摯尙再三爲之地。此番之變。實由劉摯。摯又爲之說。以自蓋其跡。云。秦觀多與王鞏游飲。君錫在焉。旣爲中丞。鞏迫令薦之。觀軾之客也。故凡不喜軾者。皆咎君錫。及賈易至。亦以薦觀爲非。會觀除正字。易率先一章。君錫遂翻然首之。首觀可也。君錫與軾友善。兼所傳言無他。請不自之於義。未有害也。識者以君錫爲易所凌劫。至於如此云。摯旣爲此說。其嫁名於洛黨可知。李譙不察其僞。載之長編。謬矣。子由自言其跡危甚。指劉摯也。其右丞幾爲趙君錫所取。顯然可見。呂大防素鯁直。不知其故。故以兩罷處之。於公之出。爲未平。然公出而子由不出。亦以大防橫亘於中。及宣仁不欲盡去之故。在劉摯卽爲不了。漢不兩月。楊畏鄭雍起而攻之。楊畏者。世號楊三變。邢恕之狼狽也。劉摯與畏友善。用畏至殿中侍御史。當公之出也。畏以子由不出。合鄭雍安鼎復攻之。論薦王鞏不當罪。旣乃攻之不克。疑宣仁將



用以爲相。則劉摯宜可攻也。遂合鄭雍攻摯。以是年十一月一日罷。計公出京之時。僅七十餘日也。摯既出。蘇頌爲相。畏復攻頌出之。及召范純仁。畏復攻純仁。不報。意謂攻去二相。子由不相。是又可攻者也。遂復攻子由。宜仁崩。大防遷畏。禮部侍郎畏首叛。大防稱述熙豐政事。攻去之。邢恕於紹聖末。則有便斬頤萬段恕。亦不救之語。其反復一轍。賈易自投朔黨。亦有併逐蘇程之奏。朱光庭於元祐初。已在諫垣。當劉摯攻程之始。光庭不能以道力爭。成其召舉布衣出處之正。繼乃劉安世乘之於重創後。復無能折之。以致其師一躓不復再振。且又反顏事賊。力爭劉摯罷相。封還詞頭。甘心同逐。此皆朔黨之鷹犬。亦洛黨之罪人也。公與摯初無隙。而破琴詩敘兩言和璞。子由亦有夢中驚和璞句。蓋言禍由恕起。逮摯坐怨。發覺其端。始見易等皆其末也。文仲爲孔子四十八世孫。其父延之授以家學。二程明道實發子貢未聞而彼時孔氏不知無足怪者。乃論者多諱言聖裔。道命錄幸其速死。皆因程讎孔可發一笑。程子在經筵甚踞。故范祖禹以草莽不識朝廷事體爲解。餘無他也。時已罷去五載。必無攻蜀之念。洛黨可眞可假。與伊何涉。若非徒之歎。鳴鼓之攻。又未見程子無之。論皆務執洛蜀交攻。告下除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軍州事進上謝表。

**州軍州事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罷。除臣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者。備員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有簡書之畏。恩還舊職。寵寄近蕃。衰朽增華。省循知愧。伏念臣生無他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辭。有不爲朕留之。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本集謝表云。右臣伏蒙語殊施難報。危涕自零。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



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慙。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修，堯文外煥。長轡以御，卒皆四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欲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子由乞同出狀**。樂城集第四劄云：伏以臣兄軾近已蒙恩除知穎，難報深恩。**子由乞同出狀**。州雖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徙，私意有所未順。況臣供職半年，雖勉強自將，而毫髮無補，久防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寄王鞏書**。本集與王定國書云：自公去後，事尤可駭。平生親友言語往還之間，動成坑阱，極紛紛也。不復形於紙筆，過旬日自聞之矣。得穎藏拙餘年之幸也。自是剗心鉗口矣。又書云上狀，知已達，風俗惡甚，朋舊反眼，不可復測。某公所被謗，仁聖在上，不明而明。但憐彼二子者，遂與舒亶、李定同傳也。**公將朝辭別子由於東府作感舊詩，適授河間令，子由送以詩**。樂城集送姪邁赴河間，用恩深未敢歸，誰能告民病。一一指吾非，爾去河間治，無嫌野老譏。仍將尺書報，勿復問從違。**詩案**：邁官河間令，他無所考，惟見於此詩。詩乃子由執政時作，語意甚明。詩編和公感舊詩後，當公赴穎之日，正邁除河間時也。故附載於此。**公既出，子由留尚書右丞**。宋史本紀：元祐六年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罷，壬辰尚書右丞蘇轍罷。知絳州。七年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六月，蘇轍為門下侍郎。**詩案**：本紀乃子由十一月八日罷去，至明年六月始還也。其本傳并書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於六年之首，自為矛盾。而東都事畧傳除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時呂大防、劉摯為左右相，並載



四年之前尤謬。此乃頴濱遺老傳自敘本屬轉輯。故史家徵事互異。不足怪也。但其傳內無知絳州事。而事畧宋史二傳亦不載。又事畧云。七年四月立皇后孟氏。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此與事畧本紀合。而宋史本紀誤。卽子由罷不赴。亦不能以絳守攝太尉。充告期使也。今考樂城集進宣仁后諡冊劄子云。頃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待從。復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據此。則子由並未一日退閑。而本集亦無子由知絳州事。不知史官何處拾此謬說也。先是子由於是年五月。薦王鞏除知宿州。爲安鼎所攻。及公出鄭雍。安鼎復攻子由。明年二月。公自頴徙揚。子由期公過。見而後行。公不可。乃避道以去。語旣搜出此事。必當書之以明公不欲與朋黨交攻之意。而子由赴絳。礙難立案。故必窮追之也。

**罷知鄆州**。宋史云。劉摯拜尚書右僕射。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持心少恕。先復之語。茹東濟陰錄其書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摯。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冀後福。於是宣仁后面喻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上章自辨。執政亦爲言之。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亦罷。無祐之時。范純仁忠厚仁恕。不偏不撓。未嘗有排人苟進之心。及其力救章惇。惇乃報以重貶。至於疾謫交作。卒以替死。而劉摯則以排斥姦邪進也。及取相位。攻異己。以植黨而盜進退士大夫之柄。援姦邪。

以自全而圖收范純仁不可得之報。是所謂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者。宜章惇屢致之死而不足收卹也。朱光庭王巖叟因摯而登言職。故於元祐初攻公甚力。及洛黨敗。光庭復附摯以取給事中。然不似楊畏更附大防而獨與摯俱去。世有離婦而殉後夫之難者。光庭其庶幾乎。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用度：當作「度用」，見《七集·後集》卷一五《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三三

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男霖圻覆較

**諸案**元祐六年辛未

十一月劉摯罷傅堯俞卒

八月十五日與甥柳閣飲酒論李韓詩本

書李韓詩云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盃便醉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二十二日到潁州任進謝上

表本集潁州謝上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

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伏以汝潁爲州

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

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與待制陸佃爲交代左轄元祐中自小宗伯白

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請守潁逾年移南陽而蘇公自北扉得潁與大父爲代此當時往來書三幅

前後二幅藏叔父房其一幅則從伯父彥遠得之亡兄次川又得於伯父傳

受明白可以不疑此三書本集不載據東都事畧陸佃字農師山陰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潁州建中靖國初拜尚書左丞故放翁稱左轄卽其人也至南渡後公手蹟重甚而作贗日益多故周益公陸放翁朱子諸公旣辨其字又必考其傳授之淵源如此跋可見一斑矣再考本集論潁州八丈溝不



可開狀云數年以來曾肇陸佃朱勃以為二十四日謁文宣王廟文本集祝不可開此陸佃守穎之政蹟也并為記之以諸生遭遇人侍帷幄出典民社莅事之始祇見謁羣望文本集祝文云於學先聖先師實臨之敬行所聞敢忘其舊尚饗宣上意以民為本祇敬事神所以游西湖聞歌者唱木蘭花令詞則歐陽修花民在事之始祇見祠下尚饗

**所遺也和韻**本集次歐陽公西湖韻調寄木蘭花令詞云霜餘已失長淮濶露流珠滑三五盈盈還二八與子同是識翁人惟肯西湖波底月西湖秋涸遷魚於西池作詩九月一日至

### 歐陽修曾老堂蔡安康郡夫人文

本集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云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於故太師充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鄙國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拊掌歡

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濶艱難見公汝陰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子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穎人預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穎洋洋東注於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五日觀月聽琴西湖和謝趙令時陳師道秉簡歐陽棐兄弟**詞案子由所作歐陽文忠



公神道碑。合考太集詩文。修之子成立者四人。發字伯和。承議郎。奕字仲純。光祿丞。棐字叔弼。朝奉大夫。辯字季默。承議郎。公守穎時。發奕已下世。棐辯居薛夫人之喪。猶未禫除。故公至皆在家也。諸子嘗求公議。此碑許之。而志弗克成。子由北歸。又數年始作之。時惟棐在。而辯已卒矣。并記於此。并

**贈朱遜之詩**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不可開狀** **圖閣學士知穎州蘇軾狀** **申右**

軾體訪得萬壽。汝陰穎上三縣。雖有古陂塘頃畝不少。見今皆為民田。或已起移為永業。或租田耕種。動皆五六十年以上。與產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為陂田。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為害不小。看詳陳州水患。本緣羅朝散於府界疏導積水所致。今來進士皇維清既欲依羅朝散壁畫。起夫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即又別奪萬壽等三縣農民產業。不知凡幾。千百頃。又別破人夫錢米。以興陂塘。顯是附會羅朝散議論。有害無利。軾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問得民已驚疑。若更行下逐縣勘會。古陂頃畝。及起稅請佃年月。則三縣農民必大驚擾。其事決難施行。軾見行相駭。別具利害申奏。二十日作辯才書。本集與辯才書云。別來思仰日深。某幸次謹具申尚書省。於開中抽頭得此開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為此。一郡道侶少。畱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詔案公以是日作此書。與辯才來人而辨才。即以是日化去。十月賀儲祥宮成降德音表。本集表云。臣軾因錄此書載之事。詳後卷總案。十月賀儲祥宮成降德音表。言。伏覩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靈光下燭。慶新宮之落成。霽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散為和氣。生致豐年。臣聞舜禹之心。



以奉先爲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已爲福田。永惟坤作之成。每辭天下之養。卑宮何漏。大練爲安。故能捐萬金之資。以成二聖之意。爲國迎祥。而國無所費。與民祈福。而民不知勞。鑾輅親臨。神靈昭格。觀士女之和會。既同其休。念固國之幽囚。或非其罪。用孚大號。以達惠心。恭惟陛下。恭儉以仁。明哲作則。愛惜帑廩。不供浮費之私。重慎典刑。每存數赦之戒。一寬湯網。衆識堯心。臣賀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助父老之歡謠。永望闕廷。實同咫尺。臣賀駕幸太學表。本集表云。臣賦言恭聞十月十五日駕幸太學者。輦回原廟。既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爰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緯。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皇帝初幸太學行觀獻賦於西戎。東都事畧。元祐六年冬十月庚午。幸太學。賀太皇太后表。本集表云。臣賦言恭聞十月十五日皇帝駕幸太學者。濟濟溢臣工。臣聞學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爲實。經術致治之具。而以愛民爲心。心既實而具乃行。實先充而文斯應。永惟坤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子文孫。莫不仁。故於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祖構。德燕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衿之政。長育羣材。豈惟鼓舞於士夫。實亦光華於史冊。臣冒榮滋久。被遇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鳴音之革。中修潛德。孰知麟趾之風。臣賀本集元祐中賀謝到任各表皆二首。本案准此並載并記於此。

十四日公病在告獨酌藥玉滑羹約諸君明日望夜翫月詩公以頴民苦饑

乞留黃河夫修境內溝洫狀

施本公自註云予以頴人苦饑奏乞留黃河夫萬人修境內溝洫詔許之王本公自註云去歲

頴州裁傷予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以餘力作三閘通焦陂水浚西

湖。謂本集不載此狀今合二註考之乃六年冬間事又以明年二月公去

方在開湖且以清河三閘未作委付德麟皆出餘力論之

則奏開溝洫其時並已起訖乃六年十月狀也因載於此二十五日遣陳師

道迨往迎張龍公作祈雨文

本集祈雨迎張龍公云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龍圖閣學士知頴

州軍州事蘇軾謹請州學教授陳師道并遣承務郎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

昭告於昭靈侯張公之神稽首龍公民所祇威德博而化能潛能飛食於頴

人淮頴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輝為國庇民凡請莫違歲旱夏秋穀既微

冬又不雨麥稿而腓閔農夫望歲畏饑並走羣望莫哀我歉於赫遺蛻靈

光照幃惠肯臨我薦其潔肥雨雪在天公執其機游戲俯十一月一日禱雨

張龍公得小雪與趙令時陳師道歐陽棐兄弟會飲聚星堂和歐陽修禁

體韻并書頴州禱雨詩

本集書頴州禱雨詩云元祐六年十月頴州久旱聞

教授陳履常往禱之迨亦頗信道教沐浴齋居而往明日當以龍骨至天色

少變二十六日景貺履常二歐陽作詩云後夜龍作雲天明雪填渠夢回聞





剝啄誰復趙陳子。景貺拊掌曰。句法甚新。前此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長官請客更請客。曰。曰主簿少府我。即此語也。相與笑語至三更。歸時星斗燦然。就枕未幾而雨已鳴簷矣。至朔旦日。昨五人者復會於郡齋。既感歎龍公之威德。復嘉詩語之不謬。季默欲書之以爲異日一笑。是日景貺出追詩云。吾儕歸卧。髀骨裂。會友攜壺勞行役。僕笑曰。是男也好勇過我。

**十一日作送張龍公文。**本集送張龍公文云。惟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昭靈侯張公之神。曰。赫赫龍公。甚武且仁。赴民之急。如謀其身。玉質金相。其重千鈞。惠然肯來。期者四人。眷此行宮。爲留浹辰。再雨一雪。既洽且均。何以報之。榜銘皆新。詔公之德。千億萬年。惟師道追復。饒喜劉季孫至并和李孫疇雨詩十九日記夢中。公還客爾庶邦。益敬事神。

**論左傳事。**本集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此。朱遜之論菊集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朱遜之論菊集**記朱勑論菊云。與朱勑遜之會議於穎。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駸茂一言。得其爲人。子於遜之。

**二十日與歐陽裴辯兄弟夜坐記徐問真從歐陽修事。**本集徐問真從人徐問真。濰州人。嗜酒狂肆。以指爲鍼。以上爲藥。治病良有神驗。歐陽文忠公爲青州。問真來從公游。公嘗有足病。狀少異。莫能喻。問真教公吸氣血。自

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游，我不敢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俟之。問真出城，雇村童使持藥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真於髮中出一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知其存亡，童子竟發狂，亦莫知所終。過汝陰，見公具言如此。其後予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病，某以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二十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有甚異者，不欲書之。**語案**此記脫去某月，據公送劉景文詩自註云：叔弼景貺常相從，不數日，景文叔弼皆去。此記叔弼未去，而其時景貺亦未改字，當為十一月作也。今附編此。

**送歐陽辯赴關和劉季孫雪并送知陽州詩**何道春

云：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友夢中，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陽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為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已屬續矣。

**以屏山贈歐陽**

**陽葵同趙令時陳師道至新渡寺餞送歐陽葵赴關作詩上謝賜歷日表**本集

表云：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寬大之語。實為令典，豈是空文。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消復之心，下有變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皇帝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為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時，謹隄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殫綿力，少助至仁。

**賀興龍節表**本集表云：臣軾



言天佑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華。伏以上聖所儲。有慈健不爭之寶。輿情共獻。蓋憂勤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求自然。天人之應。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寬。德莫大於好生。故以不殺爲神武。道莫尊於問學。故以所聞爲高明。敷錫庶民。嚮用五福。臣僑員內閣。出守近畿。雖違咫尺。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干。爲趙令時作秋陽賦。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萬歲壽。此意則同。

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游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人侍幃幄。暑主於溫。寒主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子者。乃真知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茵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達曙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木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頽穿。面垢落壁之塗。目泣澀薪之潤。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鶴鳴於戶庭。婦膏鬢而承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難出。又燈花之雙照。清風西來。鼓鐘其鏗。奴婢喜而告子。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陽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衰乎。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謹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



一笑而作。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時字也。魏了翁鶴山題跋云：趙德麟始以僚屬受知於蘇公有字說與秋陽春色二。十二月四日作李簡夫詩集跋。本集書李簡夫詩賦世之賢德麟者以此。以文學政事有聞於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真也。熙寧四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小孫公輔，讀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小飲西湖懷歐陽棐兄弟贈趙令時陳師道令時以詩求東齋榜銘聞都下寄酒戲和其韻作分酒詩。改趙令時字為德麟作字說。本集趙德麟字說云：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動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其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為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



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以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晦菴題跋趙德麟字說帖云：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淳熙戊申夏五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并作洞庭春色賦**。本集洞庭春色賦云：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古於一斑，舉東萊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嬋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閒，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勒露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棹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雪而涕潛，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鳴夷，款木門之銅鑼，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盥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八日，聞張方平訃，舉哀薦福禪院為文祭之。本集祭張太保文：魚龍之神姦，八日，聞張方平訃，舉哀薦福禪院為文祭之。云：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日壬戌，門生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真。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久乃妙物，凜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於帝郊，尚以其仁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峨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於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於垢塵，每

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困。盡發其祕。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山摧川堙。老不憐疾。不嘖呻。有化。十一日再祭并書方平別子由詩。畱

院中。本集題張安道詩後云。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楊從茲此詩為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元祐六年十二月薨於南

都。將屬續問後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哀薦福禪院。錄此詩畱院。十九日生日。劉季孫寄古畫松鶴并詩為壽和韻。附案。此詩施註編入

中。注皆從誤。其時景文已。二十五日論淮南盜賊乞賜度牒糴斛。準備賑濟

淮浙流民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蘇

自壽州來。體問得士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廬濠壽等州皆饑。見今農民已剪

榆皮。及用糠粃雜馬齒莧煮食。兼壽州盜賊昌熾。安豐縣木場鎮打劫。施助

教家霍邱縣善鄉鎮打劫。謝解元家六。安縣故鎮打劫。魏家賊徒皆十餘人。

或云二三十人。頗有騎馬者。器仗甚備。每處賊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

實。亦有不申報者。兼穎州界亦有惡賊尹遇。陳興子。鄭饒。李松。皆老姦逋寇。私立名號。與官吏鬪敵。深恐淮南羣盜不止。饑民附之。徒黨稍眾。如王冲。管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足。麥熟不熟。蓋未可知。若麥不熟。必大有饑民。浙西江東。既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穎州首





被其患。若流民至穎，而官無以濟之，則橫尸布路，盜賊羣起，必然之勢也。伏望聖慈，愍念淮浙累歲裁傷，來年春夏必有流民，而穎州正當南北孔道，萬一扶老攜幼，空集境內，理難斥遣。弱者既轉溝壑，則疆者必聚為寇盜。欲乞特賜度牒一百道，委臣出賣，將錢兌買小麥、粟米、菜豆、豌豆四色，封椿斛斛，候有流民到州，逐旋支給賑濟。如至時却無流民，自當封椿度牒價錢，別聽朝廷指揮。**詔案**其時汝陰縣百姓朱憲揚懷具告光州閉糴，奏狀有云：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遇米貴，乃明出榜示，嚴行重賞，令人捉拽勾欄收糴，顯是強買人物，為國歛怨。凡此數狀，皆取怨於諸路監司，而宰執毫無息盜，污民之術，惟甚。嫌公之不為苟隨而已。汝陰大雪，與趙令時同登女郎臺望之，閉糴二狀文繁不錄，附載其畧如此。

**公念久雪人饑，夜不能寐，召令時議之。令時曰：「細民之困食與火耳。」發義倉穀出作院炭酒務薪可濟，遂草放積穀賑濟狀。陳師道病中投公詩有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室春句，蓋記實也。**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六年冬，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穎人之饑，欲出百餘石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傳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其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遇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酒炭數萬稱，酒務有柴數十萬稱，依元價賣之二事，可濟下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穀賑濟奏。陳履常有詩：先生次韻有可憐擾擾雪中人之句，為是故也。**詔案**公此狀本集不載，惟見之侯

鮪錄及施查二註引作昭靈侯廟碑。本集昭靈侯廟碑云。昭靈侯南陽張公證陳趙之詩而已。

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

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

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

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

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

合淝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

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於唐布衣趙耕之文。而載於歐陽文

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於焦氏臺。熙寧中。司封郎中張

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

或投器穴中。則見於池。而近歲有得蛻骨於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嘗。今藏

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於西湖

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用因米元章納交

於公者。書畫而已。乃元章於公身後。忽有駁誤。張路斯之說。豈曾布蔡京盛

時。元章亦欲撼樹耶。查註已將王明清駁正。元章之說。載於禱雨張龍公詩

下。茲不以布幄爲擇勝亭作銘。本集擇勝亭銘云。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

更載。以布幄爲擇勝亭作銘。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

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乃作斯亭。筵楹。欂梁。赤油仰承。青幄四張。

可使杜蕢洗觴。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被襖。而祥。可使太白泳

月而狂。既薺我茶。既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

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榜曰擇勝。名實允當。樂城集潁州擇勝



亭詩敘云子瞻為汝陰守以帳為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轍愛其文故繼之云聞辯才計為文祭之本集祭  
 才文云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  
 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  
 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駁風八十年生雖有終遇物  
 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向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  
 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欬歔賀正旦表本集表云獻歲發春天有信於  
 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嘉與含生日陶至化恭惟皇帝陛下肇修人紀祇畏天明日月運行物被無  
 私之照雷風鼓舞民知不殺之威有萬斯年惟一厥德臣久塵從棄出領藩  
 符身寄江湖之間作汝南檜柏記本集記汝南檜柏云余來汝南地無山  
 神馳衛仗之下檜柏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細紋治事堂前二柏與薦福兩歐陽修送張著  
 檜尤為殊絕就謂使子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子歟作寺跋本集題歐陽公送張著作詩後云詩中雖不著歲月有雁京已弄春  
 作言跋之語是則自洛還館中未久去夷陵之行無幾矣元祐六年東坡居  
 士觀於汝立春日祭土牛祝文本集立春祭土牛文云三陽既應庶草將興  
 南東閣常耕獲待時必有陰陽之助仰惟靈德佑我穡元祐七年壬申是年五月十七  
 人尚饗詔陝西河東邊要正月大雪過度晴不應趙令時赴潁上縣禱於佛陀波  
 進築守禦城砦



利院。本集與趙德麟書云：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端居者知愧矣。佛

惟加和趙令時雪中惜梅并餉柑酒十五日，和陳傳道雪中觀燈詩。紀年錄

而誤為二十二日。跋勾信道郎中集，胡賢書夾頌金剛經。本集跋夾頌金剛

師道。十八年，書經三十二人逝者，幾三之二矣。夢幻之喻，非虛言也。惟一念二十

歸向之善，歷劫不壞，在在處處，常為善友。元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二十

五日，聚星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靈，招趙令時飲花下，作減字木蘭花詞。趙

麟侯鯖錄云：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靈。王夫

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懷，春月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

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邪？此真詩家語耳。遂召飲。先生用

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之句。本集春日調寄減字木蘭花詞云：春

庭月午，搖蕩香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總是少年

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詩話：侯鯖錄誤作召與二歐飲，而二歐

已去。紀年錄作二月十五夜，而二月十五題任伋閱世堂贈其子仲微并作

亦無梅花，當是二十五日之誤。今皆改正。題任伋閱世堂贈其子仲微并作

新渡寺送仲微詩，遣李直方捕獮州盜，請以合轉一官與直方酬獎狀。本集

元祐七年正月，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蘇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問得本州

舊出惡賊，自元祐二三年間，管三等嘯聚為寇，已而又有陳欽、鄒立、尹榮、尹



遇等亦是羣黨劫殺累至與捕盜官吏鬪敵是時朝廷訪捕尋已捉獲凌遲處斬惟尹遇一名漏網得脫結集陳欽之弟陳興鄭饒李松等尹遇自稱大王陳興稱二大王鄭饒稱僥三李松稱管四鄉村畏懼不敢申報被殺之家不敢聲張舉哀百姓蔡貴莫誣董安三人偶然言及遇等即時被殺內董安割斷脚筋其餘割取頭髮每次打劫魏家謝解元施助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近日壽州界內強賊甚多打劫魏家謝解元施助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騎馬於鎮市中劫人其尹遇等聞之即欲商量應和居民憂懼臣度事勢迫切即差職員監勒捕盜官吏責限收捕有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才幹自出家財募人告緝知得陳興鄭饒李松等見住壽州霍邱縣開順場尹遇一名在壽州霍邱縣成家步比陳興等去處更遠二百里直方分布弓手捕捉衆賊而親領弓手五人徑往成家步捉殺尹遇往返五百餘里裝作販牛小客既至地頭衆皆畏懼不前獨弓手節級程玉等二人與直方持鎗大呼排戶而入尹遇驚起發弓駕箭欲發直方徑前親手刺倒衆弓手皆入方始就擒陳興鄭饒李松三人以地近先獲既獲之後遠近喜快有城郭鄉村人戶六百一十七人詣臣陳狀備說逐賊凶惡若不盡法根勘萬一減死刺配即須走回嘯聚爲害轉甚以此知逐賊桀黠之甚若不以時捕獲必爲王冲管三之流而直方儒者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又慮朝廷惜此恩例恐今後妄有攀援臣見今合轉朝散郎情愿將此恩例與直方循資酬獎緣直方母年九十餘只有一子因臣督迫泣別而行若萬一爲賊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豈不愧見僚吏以此將臣合轉一官與直方充賞不惟少酬其勞亦使臣今後使人不爲空言臣亦爲莫大之幸

**詰案**宋法官員躬親獲盜一半以上能分遣人於三十日內獲餘黨者通計人數同躬親法如直方功績不合恩例故

公以應轉一階予之。宋法捕盜不分首從，惟論  
躬親過半，此其所以捕盜者少而劇盜之多也。**二月**，公以佛陀波利院請晴  
**立齋上乞光梵寺賜額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  
陀波利真身塔院元無敕額。父老相傳佛陀波利本西域僧，唐儀鳳中遊五  
臺禮文殊師利，見老人令復還西域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佛陀波利用其  
言往返數萬里，以永淳中取經而還，至今流布。而佛陀波利於潁上亡沒，里  
俗相與漆塑其身，造塔供養。臣於諸處見唐人所立尊勝石幢，刊記本末，與  
所聞父老之言頗合。今年正月大雪過度，農民凍餒，祈禱境內諸廟，不應。聞  
父老以佛陀波利為言，臣即遣人齋禱，立時開霽。人情翕然歸向，詣臣陳狀。  
欲望聖慈，曲從民欲，特賜本院**五日薦宗室令時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二  
一勅額以光梵為額，謹錄奏聞。**五日薦宗室令時狀**。月五日，龍圖閣學士知  
潁州蘇軾狀奏：自建興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  
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爭立  
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  
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聲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僉書潁州節  
度判官廳公事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  
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眾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  
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  
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  
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同趙令時通焦陂水開濬西湖并作清**  
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





河西湖三閘。

詰案和趙德麟詩自註云以餘力通焦陂水。又自註云清河西湖三閘督君成之。

告下以龍圖閣學

士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知揚州軍州事晏知止來代。

任淵陳后山年譜引錄東坡自穎知揚

二月晏知止知穎。

遂罷任趙令時餞飲湖上舟中對月并和令時送陳傳道詩有懷

子由作滿江紅詞。

本集懷子由調寄滿江紅詞云清潁東流愁目斷孤帆明滅游宦處青山白浪萬里重疊辜負當年林下意對牀夜

雨聽簫瑟恨此生長向別離中添華髮一樽酒黃河側無限事從頭說相看

如王滌專使來求韓文公廟碑答書。

本集與潮守王朝請滌書云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西

意於教化者所為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既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遞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

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詰案此文

子由書至約公過闕上殿

公不可遂取道自穎下淮寄范祖禹書。

本集與范淳父書云到穎十年始此

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近而老病務省

事且自穎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詰案宋制大臣移守過闕例得奏請

上殿多有因是除二府六卿留京不出者子由之意大率如此然執政臺諫

又將交耳目之以爲來一取厭人矣公已無意在京故寧避道而行其云務

省事者、謂免得臺諫又有言也。時劉執摯罷去。已有三月。子由因有此語。其情可見矣。

校記

①澀：當作「濕」，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秋陽賦》。

②澀：當作「濕」，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秋陽賦》。

③嘗：當作「常」，見《七集·奏議集》卷九《昭靈侯廟碑》。

④爭立：當作「增立」，見《東坡全集》卷六一《薦宗室令時狀》。

⑤萬里重疊：汲古閣本《東坡詞》作「萬重千疊」。

⑥如：此下當脫「昨」字，見右引書。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祐七年壬申

四月立皇后孟氏六月蘇頌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門下侍郎韓忠彥知樞密院事范百祿中書侍郎

梁燾尚書左丞鄭雍尚書右丞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罷九月詔南郊宜依故事設皇地祇禮畢別議方澤之儀以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人赦  
天。三月三日與追過游塗山荆山作記所見詩過濠壽楚泗間皆屏去吏卒  
親入村落訪民疾苦則皆為積欠所壓困憊特甚而所至城邑流民載道又  
以麥熟舉催積欠不敢歸鄉公歎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由今觀之  
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民畏催欠乃甚於水旱矣十二日抵泗州以淮東西  
連歲不熟雨澤愆期禱於大聖普照王之塔作祈雨文本集祈雨僧伽塔祝文云維元祐七年壬  
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龍圖閣學士新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兵  
馬鈐轄蘇軾謹以香燭茶果之供敢昭告於大聖普照王之塔淮東西連歲  
不稔農末皆病公私益竭望此夏田以日為歲大麥已秀小麥已孕時雨不  
至垂將焦枯凶豐之決近在旬日軾移守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為盜職守當



憂伏願以解脫力行平等慈噫吹風雷咳嗽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涇肝膽尚鑑聽之。**時旻補之通判揚州以詩來迎答詩撰潮州韓文公廟碑。**本集潮州韓文公廟碑云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廟成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又與吳子野書云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之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甚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又與蔡朝奉書云寄示士民所投牒與韓公廟圖但迫冗未暇成之幸稍寬假途中寄上也。**前答王滌書與答蔡書大畧相同而語氣小異此皆出公手而隨意變易其字與一書而誤分爲二者不同也。**據此書則此文作於途中而與王滌書所無今載於此其書成碑樣以寄則又到揚州任以後事也時吳子野爲潮人領袖非子野率潮人以求斷不**早發淮上有此生定能於百忙中使人坐索此文而王滌託是以傳幸矣。**

# 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句

**諸案**元豐二年己未公自徐至宋赴湖過淮

俸杭甲寅移密元豐己未四月赴湖是為三往來其十往來公當由此積算其四元豐己未八月赴臺獄其五甲子乞常至南都其六乙丑四月自南都歸常其七是年九月赴登公過邵伯堰有吾生七往來而治平丙午載喪歸蜀元祐己巳帥杭其九辛未召還合是帥揚為十往來也查註本不知有四菩薩閣記自淮沂江不在此數若并計之則十一往來也查註本不知有四菩薩閣記自淮沂江之一事故其註三往來句得不誤至其註十往來則雜以不由淮上之自京謫黃自登赴闕誤甚合註於查註之改編泗州僧伽塔龜山二詩則引四菩薩閣記極駁其非此則明知符已說有十一往來遂并查註之誤置若弗知其事矣殊不知十往來從三往來生且又繼以七往來過山陽句詩旨甚明知其故則雖有十一往來固無礙悉數之也餘詳詩下

## 徐積來謁答所贈詩

公自註云元豐八年赴登州元祐十六日到揚州任進

## 謝上表

本集揚州謝上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十日六日到任訖者支郡養痾裁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屢玷恩榮實深慙汗伏念臣早緣竊祿稍習治民在先帝日已歷三州近八年間復忝四郡信天命而自遂恃聖眷以稍安恭惟陛下子惠萬民器使多士乃眷江淮之間久罹水旱之苦鄰封二浙飢疫相薰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盡疲駑之心庶復流亡少寬憂軫

**諸案**此表自恭惟以下竟入一段積欠文字愛君從愛民發出雖是奇文實乃心中只有一誠字在若咬文嚼字終日說誠此誠之糟粕耳得之於體與發之於用者不同如此觀





此文知其途中已立意奏罷之矣。紀年錄作十六日到任、本集謝表作二十  
六日、恐有刊誤。公以十二日至泗州、固當以十六日到任也。今從紀年錄更

# 正十八日謁文宣王廟文

本集祝文云：軾以諸生進位於朝、入參待從、出典

雖不敏、請事謁羣望文。

本集祝文云：惟皇上帝、分命羣祀、降釐下土、惟我元

斯語、尚饗。若賦政疵類、敢逃其罰。雨。

## 首罷萬花會

本集記以樂害民、云：揚

始、祇見祠下。若賦政疵類、敢逃其罰。雨。首罷萬花會。州芍藥為天下冠、蔡延

慶為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千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為姦、民大病之。予

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樂為窮民

之害。意洛陽之會亦必為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為洛守、始置驛貢

花、議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曰、

君謨乃答林希春日新堤書事詩、寄韓廟碑樣作王滌書。本集與王滌書云、

為此耶。答林希春日新堤書事詩、寄韓廟碑樣作王滌書。承論欲撰韓文公

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為辭、謹以撰成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

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

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

之意也。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為

佳也。若公已替、即告封。再作蔡朝奉書。本集與蔡朝奉書云：示諭韓公廟記、

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足下書中云：王守六月替此二人、乃云二月替萬一

以需此文、其一乃遁去。足下書中云：王守六月替此二人、乃云二月替萬一

已得替、即請足下與勾當摹刻已於太守書中細言矣。初到揚州、冗迫書不

盡所懷。詔蔡朝奉乃以四月謝賜卹刑詔書表。本集表云、臣軾言、暑雨其朝奉郎為朝倖者、名無考。至復虞輕繫之淹、祇服訓詞、灼知天意、恭惟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凱風養物、散為扇暘之涼、靈雨應時、同沾執熱之濯、臣敢不盡其哀敬、濟以寬明。奉漢律之嚴、毋令庾死、推慈母之、賀立皇后表。本集表云、臣軾言、伏觀制書、意務在平反、庶竭愚忠、少行德意。賀立皇后表。今月十六日、皇后受冊禮成者、續女維莘、覩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臣聞三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雎正始之風、其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輯寧夷夏、德既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兼修於內職、既膺大慶、益光至仁、東都事畧云、元祐七年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眉州防禦使元之孫女也。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聘入宮、立為皇后。以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轍攝太尉、充發策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吉使、樞密院事、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宗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后既立、而劉婕妤好寵幸、陰有奪位之意。紹聖三年、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鞠之。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錄問、遂詔廢后。詔獄初起、禁中捕逮幾三十人、筆楚甚峻、皆宦官宮妾柔弱之人、暨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舌者、無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以言脅之、敦逸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郝隨



擠排於內、莫敢有異議者。后黜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淨仙師名  
 冲真。元符二年九月、劉氏立爲皇后。明年正月、哲宗崩、欽聖后臨御、復其位  
 號、號元祐皇后。崇寧元年、馮熙上書以復后、非是臺官合奏、共附和之。蔡京  
 主其說、力請不已。徽宗從之、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微元通、知  
 和妙靜仙師。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紹聖三年、孟后以使令爲禳禱之法。九月  
 二十日、詔徙處道宮。元符三年五月、旨令三省議、覆瑤華、章惇曰、當初是做  
 厭法、斷不得、惟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曾布曰、公既知如此、當初  
 何以不言。今却以謂議法不當、是誰之罪。惇默然。是日、上面諭、簾中欲廢元  
 符而復瑤華、曾布力陳、以爲不可。蔡卞云、韓忠彥簾中所信、須令忠彥開陳。  
 忠彥默然。及入見、皇太后云、自古一帝一后、此蓋萬世議論、相公已下、讀書  
 不淺、須議得穩當、乃可行。惇奏曰、臣思之、亦是未穩當。衆皆目之。布奏曰、聖  
 諭以謂一帝一后、臣具曉聖意、蓋以元符建立未正、故有所疑。章惇誤曉皇  
 太后意旨、却以覆瑤華爲未穩當。此事本末、誤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太后  
 諭、蔣之奇以立元符手詔、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見。及進入、乃是劉友端書寫。  
 臣對衆詰惇云、莫是外面有人撰進此文、字否。惇遽云、是惇撰造。先帝云、已  
 得兩宮許可、遂令草定大意。之奇亦云、當時將謂是太后語、故著之制詞。惇  
 云、是惇語。衆皆駭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今若以此廢元符、固  
 有因。然上則彰先帝之短、次則主上以叔廢嫡、未順故臣等議、皆以兩存之  
 爲便。後太后聞、自認造手詔事、乃歎曰、當初將謂友端稍知文字、恐友端所  
 爲、却是他做。布曰、皇太后知古今、自古曾有此宰相否。之奇曰、惇更不成人  
 無可議者。是日、瑤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令易去道衣。以入。是夕、鎖  
 院降制、處之西宮。上曰、將來元祐從靈駕、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明年正月、



皇太后向氏崩。又明年，蔡京當國，用御史中丞錢通、殿中侍御史石諫、右司諫左膚言、詔后復居瑤華。制云：臺臣論奏，引義固爭，宰輔全同，抗章繼上，是也。諫制娉后，則書之惟恐不詳。至向太后不得已承認，造詔而徽宗有復廢之儀。此二王載筆，所以多微詞也。后生於熙寧六年癸丑，年二十而立，為后又四年而廢。廢五年而向太后復之，不兩年而廢。自是居瑤華者二十五年。靖康初，瑤華火，后步行至兄子孟忠厚私宅。金人滅宋，立張邦昌為楚帝，邦昌迎后入禁中，尊后為宋太后，臨朝聽政。后年五十有五矣。乃下詔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祿縶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祏，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慨思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榻，用底丕平。爰告多方，深明吾意。遂以位授康王，尊后為隆祐太后。乃播遷至臨安。建炎三年三月，苗劉擅廢立，后臨朝聽政。復立康王，旋以金警奔洪州。過落星寺，舟覆溺死。宮人十數，既至洪，金人自大冶徑至，后急行，而洪州陷。遂趨吉州，后乘舟夜行。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從官滕康、劉珏皆遁。其護衛統制杜彥及後軍楊世雄並反，破永豐，殺其官。而金人亦至太和縣。后自雇農夫，賃肩輿，由萬安疾走虔州。及入城，而土豪陳新反，城被圍。后復困圍中，事定乃已。時金人破杭，越明諸州。康王已於溫州航海去。四年二月，金人往破蘇常潤諸州，始離臨安。又數月，康王駐越州，乃迎后歸越。值后生辰。



奉觴上壽。后從容告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其比。姦臣肆為謗誣，國史  
 亟宜刪定。其後重修兩朝實錄，始黜王安石、蔡卞等子孫，不  
 許入仕，秉后訓也。明年辛亥，改元紹興。夏四月庚辰，后崩。享年五十，九諡曰  
 昭慈聖獻皇后。就越建攢宮以當原廟之奉。六月壬午，后梓宮入攢，是為南  
 宋建陵。越州之始也。夫以后之賢，不幸而有秘獄之誣，兩遭廢黜，然因是獨  
 免為虜，而奔竄於迫近虎狼之際，倉皇於禍發肘腋之間，跡其五年中所履  
 戎馬變亂，驚恐險厄，幾至不可悉數，而卒免於難。其兩經臨朝聽政，皆懸於  
 亂賊之手，而並能潛化逆萌，撥亂為正，非后之全才大德，曷克以堪此哉。宣  
 仁后為章惇、邢恕、文及甫、安惇、蔡卞之流，造作誣謗，其姦黨競相傳述，  
 附和幾四十年，而勢不可遏。后既老於憂患，復忍死來歸，以從容一言而邪  
 正判然。是非大定，然後撒手游行，推遷以去。此后天平一生一片心，且毫無遺憾  
 於宣仁矣。后後所歷之亂，雖皆前政之實效，茲特錄二王之說，并采掇其後  
 事，並著於編。蓋自元祐以後，一變而迄乎紹符，崇觀政宣之間，如孔子所謂  
 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而裁及其身者，捷於影響。究觀乎是，誠得失之林也。

**送陳師錫赴閩**  
出餞之。又安輯其家，即其人也。時召為校書郎。徽宗立，擢殿  
 中待御史，與陳瓘同劾蔡京、蔡卞。張大亨作字詩。君為獄吏，人命至重，僕為

**四日書醉翁操寄沈遵之子法真**  
守滁州。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

**張大亨作字詩**  
君為獄吏，人命至重，僕為

**狀條下**  
據此書以證詩乃公送張嘉父之官詩也。第不詳令何邑耳。二十

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山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聞而往游。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注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沒。有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簣過山前。曰。有心哉此賢。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兩三弦。方補詞間。爲弦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邱。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又書醉翁操。後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眉山蘇軾書。黃山谷跋云。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余則以爲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絕塵耳。黃庭堅題。曾鞏跋云。余與子瞻皆歐陽公門下士也。公作醉翁引。既獲見之矣。公沒後。子瞻復按譜成醉翁操。不徒調與琴協。卽公之流風餘韻。亦於此可想焉。後人展此。庶尙見公與子瞻之相契者深也。南豐曾鞏記。附案。以上皆石刻原文。後有吳寬跋語。文繁不錄。至此詞之敘。已載卷二十一。總案。崔閑條下。其後跋亦載本集。年月日皆合。惟石刻詞敘語意加詳。似公隨筆而下者。多補前所不及。蓋前爲作詞之敘。此爲書詞之敘。皆出公手也。但石刻臨聽作於聽。崔閑作崔閑。去後作去復。此乃屢經摹刻。就字形而沿譌者。今





已更正。其黃庭堅跋與山谷題跋本同。曾鞏跋亦出鞏手。然鞏於是時卒已十載。豈有作跋之事。此乃鞏所跋者。別為一本。鉤工移置。此刻之後。凡石刻似此增刪移易其弊多矣。不足怪也。曾鞏既見此詞。則作於鞏之存日可知。已據此分詳於前案。仍據本集書詞月日錄石刻本於此。以資考證。且以見取信石刻之難也。

**二十五日記子由修身語**本集記子由修身語云。子由言。無事靜之難也。

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潁州西湖成和趙令時韻賞芍藥。可能有此奇效。元祐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藥櫻桃作浣溪紗詞**本集楊州賞芍藥櫻桃調浣溪紗詞云。芍藥櫻桃兩闌面。丹砂穠點柳枝唇。樽前還有箇中人。

**五月五日游石塔寺謝毛漸惠茶詩**晁詠之具參軍禮

**入謁公挽而上之。顧謂坐客曰。此奇才也。**東都事畧云。詠之字之道。補之從弟也。少有異材。以蔭入官。為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知揚州。補之倅州事。以詠之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一識面耶。久之。詠之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之。顧謂坐客曰。此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為河中府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罷官。自是詠之蹇於仕矣。久之。為京兆府司錄事。秩滿。除提舉崇福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卷。

**米黻將赴雍邱來謁為會以贐其行**趙德麟侯鯖十卷。其堂兄說之為之序。

**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坡云。吾從衆坐。客皆笑。

**諸案**元章去後有書寄公。

不及答而召還。元章復專人至都，始答之，以是知與公別後始到官也。今并錄此書，以證當時之事。書云：某啓。前在揚州，領所惠書，當路日不暇給，不卽裁答。人至，復枉手教，荷存記之厚。作請戒長老重住石塔疏。本集重請戒長老夢得來，談新政，不容口，甚慰所望。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惟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諸案本集與林子中書云：近日逐出數講僧，別請長老。此其一也。一曰：跋舊與辯才書。緣契冥符者多矣。始以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畱此數紙。明年是日，在潁州作書與之，有少畱山中，勿便歸安養之語。公而師實以是日化去。又明年，其徒惟楚攜此軸來，爲一太息。五月十一日。公守杭，日親見兩浙京西淮南諸路積欠，屢奉赦放，而官司倚閣，催擾如故。民日彫弊，嘗以裁沚求言，應詔論列四事，爲執政所格。及歷潁揚，訪求民生疾苦，則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無不僵仆。因檢會前赦論列六事，與杭所論四事於十六日奏上，請下逐路安撫鈐轄司依條合放。其於條有礙者，奏裁之。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自祖宗已來，每有敕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



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曰：「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此何道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不肯放稅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并催、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而欠籍不除、農末皆病。臣自潁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人戶求死不得。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以今觀之、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令本州權住催理、各具利害、奏取聖旨。謹件如左。

一、準元祐五年勅、應實封投狀。

一、準元祐五年旨、大赦以前。

一、檢準熙寧編勅。

一、準元豐三年明堂赦。

一、準元祐元年明堂赦。

一、準元祐六年旨。

一、元祐五年、臣知杭州日具奏放欠四事。右謹件如前。伏乞朝廷差官三五



人置局看詳立限結絕。如此則募年之間疲民尚有生望。六月子由拜門下

富室完復商賈漸通酒稅增羨公私寬泰必自此始也。

侍郎年表七年六月子由為門下侍郎。十六日因訪聞浙西饑疫大作蘇湖

秀三州死亡特甚再上積欠六事四事乞內降手詔權住催理仍下諸路安

撫鈴書司類推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痍。云本集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閣學士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

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

有此心而為臣子所格沮也。臣前所論四事畧不施行。臣已論奏不已執政

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錄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

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臣知杭州日預先奏

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饑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糴

而發運使王觀堅稱米貴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為甚賤。

縱使貴糴尚勝於無而觀終不收糴顆粒是致次年秋次年春夏失備淮南東西諸

郡累歲裁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矣。今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

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

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伏觀詔書以五月十

六日冊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慶。今陛下膺此大慶獨不念積欠之民流

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與孔平仲論

事所存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為子孫無疆之福。



**積欠書**

本集與毅父宣德書云、到場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為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蘇

者、正坐此事耳。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九月**、自杭州條奏積欠為民請命、至此凡二十四月、可謂舌敝耳聾矣。據此書、深有歸咎執政之意、其憤懣也至矣。○**七月**、詔免積欠。公方和陶淵明飲酒其一章云、詔書寬

**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頽然笑阮籍、醉几書謝表。蓋記

**實也**

本集揚州與呂相公書云、頃者所論積欠、蒙示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

行。宋史元祐七年有詔寬免積欠。紀賀坤成節表。王襲嘉祥於太史、火流七

年、錄七月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月**、紀令節於詩人、盡海宇之含生、舉欣榮於茲日。臣聞君以民為心、體天用

民為聰明、未有心胖而體不紆、民悅而天不應、故好生惡殺、是為仁壽之基、

捐利與民、斯獲豐年之慶。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一德、勤勞百為、推天覆

地、載之心、阜成民物、盡父教母憐之道、誨養臣鄰、共知難報之恩、必享無疆

之福。臣以出守淮。○**七日**、與見端彥補之游大明寺品泉。張邦基墨莊漫錄云、

海無由躬詣闕庭。○**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楊倅、晁无咎、大明寺汲、

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為勝。○**撰**、引方平墓誌銘。本

太常丞知諫院。慶歷元年，上既厭兵而賊亦困弊，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勅邊吏，勿絕其善意。仁宗喜曰：是吾心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爲御史中丞，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卽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兩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陞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蒲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





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賴王也。」煇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卽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面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詔、知制誥鄭絪、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寶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畱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畱臺、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畱乎？」公曰：「退卽行矣。」上亦畏然。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卽力請畱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就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畧、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真宗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歷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

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孛於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爲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宜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元祐六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計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公遺令不請諡。尙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諡。曰、文定。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於宋城縣永安鄉仁孝。設方平位爲文告之。云、昭告於故太子太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設方平位爲文告之。云、昭告於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幸俟此銘。今公永歸、我畱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淮。公案公奉勅撰趙抃愛直之碑、富弼顯忠尙德之碑、司馬光清忠粹德之碑、皆有銘。又自撰范鎮墓誌銘。至是合方平墓誌銘爲五人。又案此埋銘也。方平



葬於八月而紀年錄以為八月。秦觀自京至因和范祖禹韻。范祖禹字淳父官禮部侍郎八年

月作恐誤今移載七月為當。百祿字子功元祐七年拜中書侍郎八年

之兄也。錯之子百千官太常博士百祿字子功元祐七年拜中書侍郎八年

出知河中府徙河南未行卒年六十五百千之子祖禹字淳父官禮部侍郎

翰林侍讀學士哲宗親政累貶韶州別駕徙賀賓卒於化州年五十八是時

祖禹年已五十一百祿之相長僅十餘年其為叔姪甚明查註於此詩下引

復齋漫錄謂祖禹乃百祿之子百祿夫人夢鄧禹來為子故名祖禹字夢得

者非是祖禹初字夢得此事記載多矣無云百祿夫人者合註從誤今據事

畧改其誤字聞唐垌當徙靈隱寺寓居戲作靈隱前一篇和蘇堅游蜀岡送

駁正於此李孝博使嶺表晁端彥赴闕詩二十二日作梅堯臣詩跋。不集題梅聖俞詩

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醪醑比祇欠溪頭月下杯梅二丈長身秀

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

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京師四通八達之地恃重兵以立國所賴東

也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南漕運舊發運司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阻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

官府為家補其弊漏所載皆得速達而欠折絕少自熙寧以後金部與轉運

使違條刻剝點檢私載阻難需索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窮困漕運歲減而欠



折日增、失陷綱本、漕法大壞。倉部復以欠折之故、立倉法以刻之。揚州轉般倉斛子皆欲歸農。二十七日、上論綱稍欠折利害、并劾倉部金部發運轉運

官吏情罪狀。

本集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爲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

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漕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質妻鬻子、饑瘦伶仃、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隸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稍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事仰懷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斛子乞覓綱稍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斛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斛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多方曉諭、退還其



狀然此法必行則見今計子必致星散。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久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勅法度不過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礙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勅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詔案墓誌敘此事殊屬膚混宋史本傳但據墓誌鈔襲並未檢閱原奏此公在揚與利除弊動關國本一大政事孰肯於臨去之時發此大難并參劾內外大吏取怨一身乎今從原狀情出大畧以正誌傳之陋但八月一日上乞罷轉般倉計子倉法狀元祐七年文繁緒雜所錄僅什一耳八月一日上乞罷轉般倉計子倉法狀元祐七年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奏論綱梢欠折利害內一事乞罷真揚楚泗轉般倉計子倉法然體訪得衆情未安惟欲逃竄兼訪問泗州轉般倉計子已貢却一十二人深慮逐州轉般倉計子漸次星散別行召募愈見敗壞綱運只乞朝廷詳酌先賜施行廢罷轉般倉計子倉法及揚州依舊存留轉般倉計子四十人爲詔復舊法如所額仍乞入急遞行下貴免計子星散生帶綱運謹錄奏聞

請行游石塔記王播飯後鐘與見補之墨秀山光寺送客墨秀公游廬山並有詩五日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管

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鹽酒稅務監官雖為卑賤然  
縉紳士人公卿胥子未嘗不由此進。若使此等不顧廉恥決壞四維拮据刻  
剝與專欄秤匠一處分錢民何觀焉。所得毫末之利而所敗者天下風俗朝  
廷網維此有識之所共惜。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自數年來刻虐日甚  
商旅為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剝而官吏刻虐不為少衰。詳  
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緣有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  
人人務為刻虐以希歲終之賞。顯是借關市之法以蓄聚私家之資。題谷林堂  
囊橐若朝廷憫救風俗全養士節卽乞盡罷上件歲終支賞條貫。詩答潘丙書  
詩答潘丙書。本集與潘彥明書云。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  
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詔以兵部尚書召還兼差充南郊鹵簿使趙祠部奉  
會合無期臨紙悵悵。命來代。本集謝交代趙祠部啓云。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交慶  
肅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直道久試蕭生於馮湖猶煩  
長孺於淮陽眷此東原幾為大澤。向呻吟之未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來  
以日為歲。辭免狀。此啓乃與揚。遂罷任。詔速赴。公當卽啓發也。上辭免狀。公在  
州交代者趙祠部當再考。本集石塔戒衣銘。本集石塔戒衣銘云。石塔得三  
不載事詳後案乞越條下。作石塔戒衣銘。本集石塔戒衣銘云。石塔得三  
壇受戒衣。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書贈張堂。張臨溪云。





吾友張希元有異材使其登時遇合當以功名聞不幸早世其命矣夫元祐七年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見其子堂來合茲邑問以民事家風凜然希元為不亡矣勉之勉之豈常過都梁杜興求種松法途間見張天驥和舊韻抵棲枳轉間平東坡居士書

**宿州靈壁鎮上乞罷宿州修城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路鈴轄被召過所部宿州體訪得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餘年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為病兼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衆豈可一一展築外城近年周秩奏論過為危語以動朝廷意謂恐有盜賊竊據以斷運路遂奏乞展築外城一十一里宿州豪民多有園宅在外扇搖此說官吏不察遂與奏請今來踏逐外城基址合起遣人戶大墳墓六千九百所小者猶不在數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骸骨費耗壁畫改葬若家貧無力便致**九日至南都**棄捐勞費公私痛傷存沒欲乞速賜指揮更不展築伏候勅旨

**過張方平樂全堂為文祭之**本集祭張文定公文云昭告於故太子太保樂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於心如水平傾海如囊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孰云此來慟哭不聞高堂幕空歛不拊棺葬不執紼我愧於胸公知我生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我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鵲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為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達於幽宮

**歸案**至和二年乙未公年二十見方平於成都至是元祐七年壬申為三十

八年。由是推之、當以熙寧十年丁巳初見方平於南都、至元祐六年辛未方平下世、爲十五年、凡六過南都、並在此十五年中、前已分載於案。至是元祐七年壬申、自揚召還、已在六過之外、不可因有五見之語、并此而積算之也。又據與王鞏九日詩題、以元豐元年戊午九日黃樓之會、至是爲十五年、卽知自熙寧十年起、當扣至元祐六年爲十五年、此尤確不可易也。與王鞏遇於南都、憶在彭城、同爲九日黃樓之會、凡十五年中、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感而有作、并和王鞏九日詩。詔以差充鹵簿、不許遷延、上乞過郊禮、仍除一郡狀、遂行。此狀本集亦不載、並詳後案。

越條下。



備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三五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宗：當作「中」。按，御史中丞爲宋代職官。鄭雍爲御史中丞，見《宋史》卷三四二本傳。

②鄭解：當作「鄭獬」，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四《張文定公墓誌銘》。

③極：此上當脫「公」字，見右引書。

④過：當作「敢」，見右引書卷三四《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雨譔男霖圻覆較

諸案元祐七年壬申

十一月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

九月將至都門子由奉詔來迎先寄

以詩到兵部尚書任詔兼侍讀進謝上表

本集謝表云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擇

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何煩燭火之助大廈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傍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邱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  
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蒙恩賜對衣金帶馬一匹者盛服在躬無復曳婁之歎名駒出廐遂忘奔井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盛服在躬無復曳婁之歎名駒出廐遂忘奔走之勞施重邱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推少文衣敝緼袍未嘗有恥乘款段馬自以為安豈意晚年屢膺此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景命總攬羣英無競維人勢已加於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思報稱贈繞朝之策愧館於興國院東堂  
諸案公此番召還遠嫌之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自潔官於興國院東堂甚不居東府與子由僅會於朝且寓東堂示羣小以為呂陶作文同畫贊與可既沒十四年見其遺墨必去可謂不惡而嚴矣



備藏

於呂元鈞之家。嗟歎之餘。輒贊之。竹寒而秀。木瘠而壽。石醜而文。是爲三益之友。榮乎其可接邈乎其不可圓。我懷斯人。嗚呼其可復覩也。

# 乞賻贈劉季孫狀

本集狀云。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蘇軾狀奏。臣等竊聞仁宗朝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

劉平以孤軍來援。衆寡不敵。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詔贈侍中。賜大第。官其諸子。慶孫貽孫宜孫昌孫孝孫保孫季孫等七人。諸子頗有異材。而皆不壽。卒無顯者。家事復俱。賜第易主。獨季孫仕。至文思副使。年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識者以爲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宦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甌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今者寄食晉州。旅懷無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饑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跨歷歲月。朝廷猶賜存恤。於獎勵之道。不爲小補。季孫之子三班。邇英閣進讀。本集漢武帝唐太宗優劣云。軾借職。琛見在京。乞早賜指揮。邇英閣進讀。以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沒思其言。想見其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雄才大畧。不減唐太宗。汲黯之賢。過虞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尙存。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至乞擢用林豫劄。本集劄云。元祐七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乞擢用林豫劄。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才。賦除盜賊。幹邊鄙。興利除害。常有臨事乏人之歎。古人有言。寬則寵





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  
 伏見承議郎兼東排岸司林豫向有奇節所至有聲其在漣水屏除羣盜尤  
 著方畧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為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  
 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取進止

**作王適墓誌銘**  
 本集王子立墓誌銘云王子立  
 郡之一乃公帥揚之寮屬也

徐州子立為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類子由者  
 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  
 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  
 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  
 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色元祐四年冬  
 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於奉高之傳舍享年三十五子由謂其文朱絃疏  
 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

**十一月四日再論李直方捕賊功**  
 兄適子開葬於臨城龍門鄉先塋之側

**劾乞推恩劄**  
 本集劄云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  
 蘇軾劄子奏臣先知潁州日為有劇賊尹遇陳興鄭饒李松等  
 皆宿姦大惡為一方之患而汝陰縣尉李直方本以進士及第母年九十餘  
 只有直方一子相須為命而能奮不顧身躬親持刃刺倒尹遇又能多出家  
 財緝知餘黨所在分遣弓手前後捕獲功效顯著臣尋具事由聞奏乞以臣  
 合轉朝散郎一官特與直方比附第三等循資酬獎伏望聖慈特賜檢會前  
 奏取進止宋史本傳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  
 散郎階為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

不。七曰、乞免五穀力勝稅錢。答。本集劄云、元祐七年十一月七日、龍圖閣學

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

賤之價、裁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

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

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

年始、臣竊為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

了鹽茶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歲。又在浙西、親見累歲水災、中

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

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裁傷、

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為少衰。只

如去年浙西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

又計糴本水脚官錢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

司費耗其實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

免稅指揮。若行臣言、稅錢亦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

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裁傷之地、

有無相通、易為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

下、益見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詔。安世孫升之流、詆公欲

變亂法度、皆此類。故云、元祐朝多庸材也。公罷。十二曰、公為兩河使、導舊渠

杭後、屢乞賑濟。其後有司奉行、情狀惟見於此。十二曰、公為兩河使、導舊渠

靈宮和蔣之奇、錢勰從駕韻。十三曰、宿齋太廟、有赭繖轎車并青蓋轎車十



餘爭道不避儀仗。公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

李之純為儀仗使。公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公於車中

奏之。

本集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云。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

祠甘泉泰畤。時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慮。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

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

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

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當人施行。取進止。哲宗遣使齋疏馳白宣

仁降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公與錢勰侍祠郊丘。瞻望天光。

退而相慶有作。十四日郊祀禮成。上郊祀慶成詩表。本集進郊祀慶成詩表云。伏觀今月十四日郊

祀禮成者。親奠璧琮。始見天地。兼陳祖宗六廟之典。參用漢唐三代之文。夷夏來同人。神允答。臣軾恭惟皇帝陛下。幸追來孝。對越在天。外修神考之文。

章內服文。皆之慈儉。四方觀禮。百辟宅心。雪止風恬。驗神祇之來靈。雲黃龍美知豐凶之在人。臣以藝文入侍帷幄。考事而知天意。陳詩以達民言。雖無



足觀亦各其志。臣無任瞻天望聖、動懼屏營之至。和王欽臣喜雪御筵詩。趙

所撰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陳表上進以聞。和

令時至京遇於啓聖院二十二日再乞進擢令時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教育

之意。本集劄子云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兼

學吏術皆有過人恭儉篤行若出寒素意望朝廷特賜進擢以風曉宗室成

先帝教育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令時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與外任差遣臣

竊惜之欲乞檢會前奏施行施註云趙令時在東坡頴州幕府既力薦於朝

自揚召入又再上疏薦之遂除光祿丞續通鑑長編云元祐八年五月承議

郎簽書頴州節度判官作文勛扇畫跋本集跋文勛扇畫云舊聞吳道子畫

趙令時爲光祿寺丞。安上乞越州劄。本集劄子云臣向在

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上乞越州劄。本集劄子云臣向在

國作方界畧不杼思乃知傳者之不謬。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準聖旨劄子指揮爲已差充鹵簿仗大

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

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臣知越州戲約蘇堅往開鏡

一次續通鑑長編是年十一月癸卯蘇軾乞越州不允。戲約蘇堅往開鏡

湖因答堅詩二十五日履從景靈宮二十六日履從凝祥池和蔣之奇詩告

下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上辭免仍除一郡狀。本集

劄云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續準閣門告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兼加。不獨於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降詔不允。請受兩職。仍除一重難邊郡狀。本集初闕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降詔不允。請受兩職。仍除一重難邊郡狀。本集初奏辭免恩命。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即乞除一重難邊郡。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亡。則承乏之際。猶可備數。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為虛受。降詔斷來章。十二月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任。因謝上為諫表。本集謝表云。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者。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并為儒者之榮。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為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為心。而慚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今乃以文字為官。常語言為職業。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鼂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為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

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已省費、不侵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避  
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  
君子、不惟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  
之飲膳、則為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為膏肓參苓、雖  
無近効、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  
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為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  
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蟬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  
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為尸素、死有餘誅、伏望  
陛下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  
悉窺其底蘊矣、哲宗始終、以春鳥秋蟲相視、故外無以立國、內無以齊家、上  
無以幹盛中、無以保身、下無以裕後、二十五歲而已矣、悲夫、**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  
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服官真、雖響動佩章、罔士功、  
牽光生鶚策、伏以三賜之重、莫隆於車馬、五采之貴、兼施於衣裳、汝必有功、  
服之無斁、而臣衰年弱幹、固難強於馳驅、枯**上笏記。**本集笏記云、榮兼兩職、  
木朽株本、不願於文繡、寵加意外、愧益顏間、**上笏記。**寵與六卿、豈伊衰朽之  
餘、有此道逢之異、此蓋伏遇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元祐**  
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効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元祐**  
**八年癸酉、**公年五十八、是年三月、蘇頌、范百祿罷、六月、梁燾罷、七月、范純仁  
葬、永厚陵、是**正月一日、和泰觀王欽臣元日立春二日、與錢總、會饒、蔣之奇、**  
月帝親政。





本集與錢穆父書云熙帥鄙意亦欲餞之。公次韻王詵奉詔押高麗宴射。十

五日御宣德樓觀燈侍飲樓上呈同列并答王詵傳柑十六日送蔣之奇帥

熙河并跋再送之奇詩。本集跋再送蔣穎叔詩後云穎叔未有帥洮之命作

偶謁錢穆父作小詩寫之扇上穎叔穆父仲至皆和軾亦再賦請穎叔收此扇與此軸旋復迎勞吾詩之必識也。和錢總王欽臣同

賞田曹梅花詩時高麗使在京欲得策府元龜歷代史太學勅式諸書館伴

陳軒牒國子監印造由禮部看詳公極知高麗與北境通所至圖畫山川險

要窺測虛實今又益以書使知邊防利害為患滋大二月一日論高麗實書

利害劄。本集劄子云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

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並無絲毫之利所得賜予若不分遣契丹則

契丹安肯聽其來貢此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度其本心終必為北虜用虜足

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

善意哉慶歷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為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

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

此籍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也。臣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稟正朔、却退其物、待其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為奏聞、并刪除元豐八年創立許船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並蒙朝廷施行。臣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為朝廷消久遠之害。今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勅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即榷場之法亦可廢。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臣問後徽宗招徠張覺、金人以此是。宰執舉會要為故事、竟與之。十五日力爭、不問罪而宋亡。此劄已直透後事。

**得至二十六日再論而書已去矣。嗣是為例。**

本集二月十五日劄子云、元祐八年二月十六日劄子云、

二十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今準勅節文、檢會國朝會要、淳化祥符已曾賜予、再許收買、竊緣臣所論奏本、非為有例無例而發也。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況會要之為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勅、一皆當施行也。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為患至大。不蒙朝廷省察、深慮復來、遂成定例。送范子

**奇經畧侍郎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為韻三月記蘇頌言神宗惡告訐事。**

本集

記神宗惡告訐云、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劫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



功吏以爲法。禁行匿名書而賊以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須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止殿論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爲賊許不干已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可爲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許告捕。此當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詔案此條無年月可考。而是月蘇子容爲來之邵陽畏。十三日再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云。等所攻罷相出知揚州。故附載於此。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去歲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人人至深及物至廣。尋蒙降付三省遂送戶部下轉運司相度必無行理。若謂所捐者小所濟者大可以追復仁宗聖政慰答民心。卽乞只作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本集書柳氏試墨云。昨日有人點第聖意批出施行。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一綱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闌子入手不似有鋒刃。惟有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書此。此墨云。文公檜麝。不知其所謂也。上園丘合祭議劄從之。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侯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親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園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園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



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



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饗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郭山憚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關其皇地祇宜於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德祥符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

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伏望陛下詳覽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古今正禮實爲無窮不刊之典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牧宰上下神祇所貴嚴祀大典蚤以時定取進止

**詔**是年四月詔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至紹聖三年哲宗卒改之罷合祭祀

**乞改居喪婚娶條**

**狀**本集狀云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喪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爲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爲當世之病乎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通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特降指揮削去上

**四月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四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準太學條三學生凡有進獻文字及書啓費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違者出學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於所屬官司投下無令官司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國子監生員獨本監請立上條曲





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字。未知公卿此正舉人常事。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固人主所欲聞也。若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違者皆屏出學。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內。太學內舍生馬澈進狀論禮部韻畧有疏畧未盡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所論文指雅馴。考驗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之優者。教養之官所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尋下本監勸當準回申。已於十二月內檢舉上條。其馬澈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令馬澈充內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詔。狀內教養之官。乃指國子監司業趙挺之也。屏出馬澈。本屬挺之妄爲。而原狀並未舉劾國子監官吏。可謂省事矣。乃黃慶基論奏云。禮部統轄國子監。日務攬撫太學中事。阻抑挺之。使之補外。可見君子所爲未嘗過舉。而小人誣罔則無所不至也。此不可以不辯。五月七日。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本集劄云。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

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詔此文全着重，但其不幸，仕不遇時二句。德宗贊一段，明明託諷而。**十日，得米黻書，記張元方論麥蟲事。**哲宗不悟，今但錄出此段，餘不全載。本集記張元方論麥蟲云：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邱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集而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麥豆未嘗有蟲，有蟲蓋異事也。既食其葉，則實自病，安有不為。**黃慶基、董敦逸復祖述沈括、舒亶、李定、害之理。**前此吾未嘗聞也，故錄之。

**何正臣、李宜之、朱光庭、趙挺之、王觀、賈易、趙君錫、安鼎訥、諺之說、彈奏公與**

**子由、常安民止之不聽。**詔案：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舉進士，為成都學官。與

民惡確，為人絕不相聞。妻孫氏與確兄弟，確妻使招其妻，亦不往。元祐初，公與李常孫覺、范百祿、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二丞董敦逸欲劾兩公，安民謂二蘇負天下重望，恐不當爾。其後安民與陳瓘任伯雨為元符末名臣。董敦逸發其事，安民卒坐此語貶，黜入黨籍。卒。餘詳卷四十。五建中靖國元年。**自三月至是，章凡七上。十二日，奏對延和殿，三省同進呈。**續通鑑長編

史：黃慶基言洛黨稍衰，川黨復盛。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太盛，蘇軾、蘇轍違拒上命。又五月辛卯，董敦逸、黃慶基皆罷。生言：蘇轍、蘇軾不當也。王辰，三省同進呈董敦逸四狀，言蘇轍、黃慶基三狀，言蘇軾。呂大防奏曰：敦逸言轍應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為為轍之罪。慶基言軾曰：蘇軾天資凶險，不顧義理，言偽而



辨行僻而堅、故名足以惑衆、智足以飾非、所謂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賊者也。昨知穎州日、違法令、都廳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費用、及失入尹真配罪。軾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顏益、顏章、以受納官不肯領、相率衆人論訴。軾不遵法令、判令刺配。軾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王鞏、林豫、張耒、晁補之、皆軾力爲援引。秦觀亦軾之門人也。是以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朝故事。軾乃拒違詔旨、極言不可。軾在先朝、忝爲歌詩、謗訕朝政。二聖陛下臨御之初、以軾爲中書舍人。軾因行制誥、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畧無忌憚。軾行李之純、除河北。都轉運使誥、以厲王之亂相擬。軾行蘇頌除刑部尙書誥、以武帝之暴相擬。軾行劉誼知韶州誥、安知有今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軾行唐義問除河北轉運使誥、指先帝用聚斂之吏。軾行貶呂惠卿誥、責詆先帝。按之以法、當如何哉。至如結托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致其人人上下論訴進狀者、凡八年、方與斷還。其穢汚之迹、則未敢上瀆聖聰、望賜英斷。上以釋先帝之謗議、次以正今日之典刑。又言蘇轍懷邪徇私、援引黨與、怙勢曲法、務與其兄相爲肘腋。以紊亂朝政。按軾與呂陶交結至厚、昨者薦陶自代、遂除爲起居舍人。近日中書舍人陳軒、緣館伴高麗人使、請書籍事、軾惡軒之不附已也、遂公奏於朝。力加排詆。軾知穎州日、趙令時爲本州簽判。軾與之往還甚密、每赴趙令時筵會、則坐於堂上、入於室內。惟兩分而已。其家婦女列侍左右、士論極以爲恥。軾乃公薦於朝、稱其才美。訪聞蘇轍見議除令時、差遣其肆欺罔之罪大矣。國子司業趙挺之爲御史日、屢言軾不公事迹。軾居禮部、統轄國子監日、務擴撫太學中事、阻抑挺之、使之補外。訪聞蘇轍見議除挺之爲轉運副使。太府寺丞文勛以篆字游於蘇軾之門、轍遂除爲福建路轉運判官。馮如晦爲



夔州路轉運使。轍以川人，遂除館職。趙鼎帥鄜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時，轍爲中丞，得其書，卽爲論列，賴諫官劉唐老疏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旣而淮南提點刑獄鍾浚根究王鞏在任日穢惡狼籍，實迹具存，遂謫爲監當，而轍亦怡然自若，畧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拱事。拱與之邵互論見係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爲都大提舉茶事，自古姦臣未見此比也。於是得旨敦逸、慶基並與知軍差遣。呂大防奏曰：「真宗卽位，弛放逋欠。仁宗卽位，罷修宮觀，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此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子由奏曰：「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宣仁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皆降黜。」東都事畧云：董敦逸黃慶基言蘇軾爲中書舍人日，於制告中指斥先帝時事，而弟轍與軾相爲表裏，以紊朝政。於是呂大防、蘇轍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爲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抹改，事理當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尙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卽



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卽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嘗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此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誥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固多如此。太皇太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敦逸爲荆湖北路判官慶基爲福建路判官。既而御史中丞李之純以二人誣陷忠良敦逸改知臨江軍慶基改知南康軍。紹聖初復除監察御史而慶基已亡矣。**監**長編謂敦逸四狀言子由慶基三狀言公而所載慶基疏內有論子由各款則敦逸疏內亦必有公其分析顯誤不若事畧所載雖簡而該也是時哲宗年十八從政已九年非無知覺者也。明年三月呂大防在山陵子由獨諫止紹述邪說卽此一段話哲宗怒其以漢武比神宗面斥逐去時相距僅十月已茫不記憶前事并宣仁所囑皇帝宜深知之語亦早付之東流何也。事畧此**十九日公上劄自**條特全載與後對照作章本閒有複見之語不可刪也。**十九日公上劄自**序本集劄子云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判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爲累朝人主所知然以此見疾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爲李定舒亶輩所譏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今黃慶基復祖述舊說亦以此誣臣雖知朝廷已察其姦罷黜其人矣然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畫一如左。一臣任中書舍人日

朝廷竄逐大姦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誅罰至重、案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詞頭、所有安敢減落。臣以爲事涉先朝、不無所忌、特於告詞內分別解說。其畧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誦之輔郡。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其餘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告詞、皆慶基文致、附會如有勞來安集四字、使云是厲王之亂、此風萌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而言也。一、所言陸師閔告詞云：侵漁百端、怨讟四作、亦謂之謗訕指斥。此詞不是。臣行中書案底有主名可驗。顯是當時掌誥之臣、凡有竊逐之人、皆似此罪狀。其事非獨臣也。一、所言臣妄用潁州官錢、此事見蒙尚書省勘會次所用、法外支賞、令人告捕、強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內、公使庫所少、貧下行入錢物、皆可覆驗。一、所言臣強買宜興縣田地、八年、州縣方與斷還。此事係臣罪廢之中、託親議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却來臣處昏賴爭奪。臣牒本路轉運司、依公根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臣爲主。臣於斷遣之後、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縣斷還本人、戶部可取案驗。一、所言臣在潁州失入尹真死罪、此事已經刑部定奪、不是失入。却是提刑蔣之翰妄有按舉。刑部可以覆驗。右臣竊料慶基所以誣臣者、非一人、臣之義以名節爲重、須至宣仁諭子由曰：衆人正相攬拾、且須省事。二十四日、上上煩天聽、取進止。

**宣仁諭子由曰：衆人正相攬拾、且須省事。二十四日、上**

**謝宣諭劄**。本集劄子云：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準今月二十二日弟門下侍





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播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肢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謫。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聞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肯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邱山之德。

**六月乞轉**

**去。因用前韻贈汝公詩。**續通鑑長編。元祐八年六月。蘇軾知定州。又載六月。州雖寵眷隆異。而自早衰多難。心力疲耗。實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辭免。是有揀擇。今復念定雖重鎮。了無邊警事。權雄重祿。賜優厚。若辭定乞。於義無嫌。伏望聖慈。察臣至情。特

**七月爲馬惟寬作法雲寺禮拜石記。**本集賜改差。臣越州一次。則公私皆便。

**七月爲馬惟寬作法雲寺禮拜石記。**本集寺禮拜石記云。夫供養之具。最爲備。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唯佛實。題顏復書。本集題顏長道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惟寬捨。

**題顏復書。**本集題顏長道素顏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或不可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三人相見。輒以此爲歎。今皆爲陳迹。使人嘆。蘇

**觀始爲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本集與參寥書云。呂丞相爲公奏得妙總師號。見託寄上。此公着意人物。至於山水世外。

之士亦欲成就使之顯聞近秦王子直處士之類公不可不領其意初不相識而能相薦此又古人之事也秦少游作史官亦稍見公議亦呂公薦也

國參寥自此因得師號而受禍矣王原字子直虔州人後見公於惠州據公所贈詩似原已不及授官也秦少游至是始為史官為日無幾似此蜀黨有何罪過乃屢次重譴不已元祐黨籍至列為餘官一百七十七人之首皆可發一笑羣小但惡其類並不計是非也此書似作於七月間少游為史官乃六月一日同安君卒

本集金光明經跋云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之命八月一日同安君卒章享年四十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殯於城西惠濟院

同安君殯於此者凡十載至崇寧元年壬午閏六月公將葬於邾城邾城東南佛院以俟合葬

子由先於四月二十三日告遷同安君葬於邾城邾城集再祭亡嫂王氏文中

二日為文祭之

本集祭同安郡君文云維事詳樂城集再祭亡嫂王氏文中

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於亡妻同安郡君王氏

二十七日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為兄弟莫如君賢婦職既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於天我從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我日歸哉行返邱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醜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

十一日作夢南軒記

本集夢南軒云元祐八年同穴尚蹈此言嗚呼哀哉

寐夢歸紗轂行宅歷蔬園中已而坐於南軒見莊客數人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菰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

十五日為吳復古作北海十二石記

本集北海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云熙寧已酉歲李天章為登州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於登  
 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  
 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十九日申省  
 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

**讀漢唐正史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呂大防劄子奏臣每旬獲侍經筵竊見進讀五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用  
 前代正史進讀竊謂其間有不足上煩聖覽者欲乞讀講官同將漢唐正史  
 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遇讀日進呈敷演庶裨聖治奉御寶批依奏右  
 軾等今已鈔節繕寫稍成卷秩於將來開講日進讀即未審與五朝寶訓並  
 進為復間日一讀謹具

**過王鞏清虛堂作救月圖贊**  
 本集救月圖贊云癸亥  
 申尚書省伏候勅旨

龍見此蛇服藝死月明龍反其族乘雲雲天雨我百穀跋云東坡過冷清虛  
 堂欲揮翰筆誤落紙如蜿蜒狀因點成眼目畫缺月其上名救月圖并題此  
 贊偶爾游戲遂成奇筆王鞏題此贊不詳作

**作李伯時洗玉池銘**  
 本集  
 於何時自此公與鞏將不復見矣因附載於此

池銘云秦漢以還龜王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  
 鄭璞鵲抵晉棘哀此命世久就淪替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  
 玦援手之勞

**題文同紉竹使邠永刻之石**  
 本集跋文與可紉竹云紉竹生於  
 維以詠德

未脫擇為蝎所傷其一困於嵌齒是以為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為陵陽守  
 見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玉冊宮邠永使刻之石以為好事



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諸案此跋作於都中而年月無考附載於此 宣下公以兩學

士充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出知定州軍州事罷禮部尚書任

退小史高俅使從王誅王明清揮塵後錄云高俅者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

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為樞密都承旨時祐陵在潛邸

與晉卿善在殿廬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篋刀子來晉卿從腰間取

之王云此樣甚新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當以馳內至晚遣俅資往

值王園中蹴鞠俅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

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之意大喜呼隸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既謝篋刀之況

并所送人皆報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上優寵之眷渥甚厚不

次遷拜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自俅始

也父敦復復為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公座子姪皆為郎

潛延閣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卹甚勤

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為解辭歸京師當時待行如童貫梁

師成輩皆坐誅而九月三日宣仁崩作大行太皇太后挽詞記神清洞事集

休獨死於牖下記神清洞事云曹煥游嵩山中途遇老劉道士盤礴石上曰蘇軾歐陽永叔

門人我永叔同年也此袍得之永叔未嘗垢而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

神清洞乎我當以某年月日化於石上坐不復語煥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

石上藥城集蔡州壺公觀劉道士詩敘云元祐八年七月彭城曹煥子文至



自安陸爲予言過淮西入壺公觀觀縣壺之木木老死久矣環生孫葉無數有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神氣甚清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通煥問其意道淵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所贈也世人稱永叔工文詞善辯論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何從來耶公與我有夙契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久矣煥聞之愕然徐問其故皆不答予少與兄子瞻皆從公游公亦嘗自言昔與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游嵩高見蘇書四大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之洞問同游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淵言與曩意合因作詩以示公子裴叔弼思積求歸今幾時布衣猶在老劉師龍章舊有世人識蟬蛻惟應野老知昔葬衣冠今在否近傳唐庚來謁何適春渚紀音問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欺唐庚來謁何適春渚紀先生赴定武時余時年十八謁之問近觀甚對以方讀晉書始悟前輩觀書用意東都事畧云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爲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惠州安置復哲宗親官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唐庚後聞公謫惠州有詩

**政人懷顧望中外洵洵宰相不敢言公與范祖禹慮小人乘閒害政上諫劄**

**累奏不報**宋史云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洵洵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范祖禹慮小人乘閒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閒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

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刑典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橐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爲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其後有旨召還前貶熙豐內臣范祖禹恐王中以爲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

**正宋用臣再入則章惇蔡京呂惠卿曾布李清臣必復用因對殿上方諫**

**以爲不可皆不聽**

宋史云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范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私於近習望卽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





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  
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  
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  
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  
如解倒懸雖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  
如得至左右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甲臣輩用事總兵  
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  
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歛  
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尙在。今召內  
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  
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乃  
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附錄元祐中公在朝相與志同道合者惟范祖禹一  
人當紹述之興公與祖禹力遏之於前子由復爭之於後無此三公則元祐  
未幾於無人矣司馬光識拔朝士甚多至是獨收范祖禹  
之報因盡附其次第章疏於案用以美光且爲光慨也

校記

①日：「日」前缺「某」字，見《東坡全集》卷六三《乞賻贈劉季孫狀》。

②日：「日」前缺「某」字，見《東坡全集》卷六三《乞擢用林豫劄子》。

③才賦：當作「財賦」，見《東坡全集》卷六三《乞擢用林豫劄子》。

④東斑：當作「東班」，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二四《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⑤忽易：當作「易忽」，見《皇朝文鑑》卷六八所載本文。

⑥須：當作「流」，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七二《神宗惡告訐》。

⑦褚元量：當作「褚无量」，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〇《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及

《舊唐書》卷一〇二《褚無量傳》，《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七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詔案元祐八年癸酉

是年九月哲宗親政呂大防為山陵使

九月出師中山朝士願從者衆張

送李端叔敘云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乃奏辟李之儀李之溪題跋云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為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王明清揮塵後錄云李端叔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為得發遣三昧師定武辟為簽判以從端叔為簽判乃辟掌機宜文字故孔常父有送李端叔機宜詩其後端叔為范純仁作遺表頗與純仁之忠厚相稱乃竟以此賈巨禍凡中使傳宣存問皆面承意旨受本御前請實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鈐印為據使非中使不服執此力爭則端叔與其子正平已甘為仇上肉然卒以此羈管太平至於放廢不振後嗣中落亦足哀矣當日權姦但惡其類一力排陷並不考察孫敏行為簽判本集與孫子發書云蒙許就辟慰浣深矣奏檢附呈是非也孫敏行為簽判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間會見不遠更祈自重公俟殿攢畢方請朝辭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崇慶大故中外哀慕某蒙被知遇尤增殞滅今須俟殿攢畢乃敢朝辭而國是將變詔促行不得入見本傳時國是將變軾二十六日上朝辭赴定州論



儒藏



**事狀**。本集狀云、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新  
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  
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  
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  
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如唐明皇中、與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鮮  
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而明皇不知。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  
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  
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  
非者、以爲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閉  
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  
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  
任關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  
更畱十日、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  
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  
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易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  
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  
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別無利害  
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  
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  
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



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今陛下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觀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公論孔明出師表、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不意出師表後、乃復有此文也。如當時稍用其言、則黨禍無自而興、靖康之難亦無由作矣。此孝宗所以屢讀封章、為之流涕也。事畧宋史、載入本傳、其意可見矣。哲宗不能悟、公至東府、雨作、桐樹有聲、復增聽雨之感、乃畱詩別子由、有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之句、其勉之也至矣。詩、寄參寥書、本集與參寥書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二十四日作別子由、去必已受訖。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當又睽隔也。二十七日、

出都門朝士供帳甚盛。錢勣投贈行詩。本集與錢穆父書云。昨日遠勤從者

仍以高篇寵行。讀之增恨愴也。欲和答。人客如織。當俟前路。令子昆仲特煩

遠至感悚不已。所欲言。非可以筆墨既想。已日擊自悉。餘惟若時自愛而已。

不宣。至雍邱米微來迎。公爲留。一日。縣蘇子贈出帥定武。乃具飯邀之。既至。則

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

每酒一行。卽申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

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歸家避暑錄載此事。在公揚州召

還之時。但是時差充鹵簿。大禮日迫。詔書促召。旣已近京。子由奉詔而出。必

無雍邱款接之事。且還朝後。元章使人於公。而馬夢得亦自雍邱還。因答書

云。夢得來談新政。不容口。此元章自揚州別公赴雍邱後。未嘗相見之明證。

也。餘十月過相州訪轉運使謝仲適與王古遇。作送古使契丹詩。答米微書。詳後。

本集與米元章書云。過泊下。得款奉辱主禮之厚。出都紛冗。不卽裁謝。辱書感作。邑政日清。簡想有以爲適。新詩文寄示。幸甚。歸來此書乃出都過元章之確證。可見葉夢得作召至真定。褚承亮以文來謁。亮字茂先。真定人。有文還之誤。已據此改正矣。

名爲蘇軾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任。金師南下。破真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押赴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承亮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復請附榜。後不肯放榜。號七十

二賢。狀元許必任墮馬觸石死。歸來本集無褚承亮事。以其志節可嘉。故爲





表。寄和錢總送別并求遞頓酒詩。道罷河間令來迎從赴中山。諸案河間乃

部公後罷任至湯陰有示三兒子詩其以親嫌罷任從至。二十三日到定州

任進謝上表

本集謝表云兵民專寄本禦武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畫

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

臣愚意自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正中乾健

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才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臣敢不勤恤

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暮年漸還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諸案此

表荷不載到任日紀年錄載二十三日趙偁為交代周益公題跋云趙偁

任而譌為十二月今據後祭韓文改正。

北轉運使權中山府得蘇文忠公為代。諸案本集朝辭赴定州論事狀云本

任調官自有轉運使權攝不及其名而後之轉運使為孫知損亦久於邊政

者當即代。二十五日謁文宣王廟文。本集祝文云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

趙偁者也。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載空

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在闕於既倒。文大廈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德

愈久而彌明。嗟嗟而華涵涵而淳融。而在天者為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

為山嶽之元靈。詭然如龍翔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薄難名。軾

奉王命俛臨邊城。畝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分袍。謁顏子文。本集祝文

在庭有踐邊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享於克誠。尚饗。

於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於民而能頌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絕世離倫。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配享。惟神敢不昭。十一月一日祭告故相河北西路安撫使定州守韓琦於閣。薦公平有聞。

**古堂**

本集祭韓忠獻公文云。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

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魏國忠獻公之靈。嗚呼。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書。竹帛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轅來自峨岷。公網羅之。若獲鳳麟。契濶艱難。手書見存。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頑。意廣才疎。將歸邱園。上未忍棄。界之中山。公治此邦。沒食其民。我獨何幸。敬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閣古。以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附錄韓琦帥定武狄青為副總管。管琦子忠彥帥定武青子詠為副總管。相傳以為盛事。附記於此。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賁詔至邊傳宣存問賜吏士初冬衣襖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聖慈傳宣存問賜臣等勅及初冬衣襖者。齊官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臣軾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為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日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傍振。力戰栗於天驕。溫詔下融。遂流漸於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愧於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墮嫵。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鵲。



之十一日、為同安君作釋迦文佛頌。

本集釋迦文佛頌敘云、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蘇軾為亡妻同安郡君

王氏請奉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十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軾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熱者皆動。同證無上永不退轉。本路所轄戰兵分屯八郡遇

警不足守樂又墮弛不可用。惟沿邊弓箭人戶結髮與虜戰故相龐籍守定

因俗立法合火為社置社長社畱統之條其實罰遇有緩急出入使自為守

而官得其用。

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弓箭社人戶與強虜為鄰各自守護骨

用其人既處邊塞與北人氣俗相似以戰鬪為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

熙寧間行保甲法社遂廢有

不盡廢者以社戶兼充保甲得畱然皆勞費失業疲憊不可用。

熙寧保甲法本意使

民為戰每歲秋成之後農民赴官司習武一月謂之冬教其一月官給不敷離鄉赴官行住食用之費又兩丁抽一按戶勒充農民困苦特甚此王安石通保甲法所謂寓兵於農者也至弓箭手之名亦有區別其在陝西河東者則官給良田以備甲馬而定州路所轄者皆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其器甲鞍馬捐軀捍邊與陝西河東無異緣彼與虜接壤自為團聚以保村社官本不預其事前守龐籍但因俗立法約束為社使為我用實乃沿邊



之齊民也。及編八保甲，則夾雜農民之內，并弓箭手皆化為農民。至冬教時，又為官司勾入城堡，共農民習武一月。虧累既多，人皆遠出盜賊，反奪其空虛，劫掠報復。弓箭人戶多被破家，讎殺乃不得已。依舊自為團結，故官盡廢而民尚存也。然以保甲撓之一身二役，呼召奔走，勞費失業，由是日漸疲憊，非復昔日之可恃。此因行保甲法而敗壞弓箭社之原委也。譬之基，龐籍極是高手，能使沿邊官子連絡皆成大塊。神宗安石之基，率皆自填眼位，化生塊為死子矣。本集兩狀之外，載有龐籍奏行條議及公參酌議列事件頭緒甚繁，因撮其大畧如此。餘分詳前後註中。

**公以保甲不足**

**恃議復弓箭社人數**

本集奏狀貼黃云：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戶，每年北界差人會縣收稅，皆一

捍邊可信之人。又狀引熙寧七年朝旨云：兩地供輸人戶充有弓箭社義勇

之類，依舊存畱，更不編排保甲。詔：兩地供輸者同此一地，而宋遼各有之

既納宋稅，又納遼稅也。熙寧時以此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之人，免其保甲

以是弓箭社獨存。其餘四百九十九村皆朝旨廢弓箭社，編入保甲，而又自

為團結者也。公之意欲以四百九十九村一如熙寧朝旨兩地供輸，并免其保

輸之例，悉免保甲，則弓箭社固在，而官司勾教各弊累盡除矣。

**甲及兩稅折變科配**

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

十八貫八十六文，所獲精銳可。有以優異其人，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今既

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有以優異其人，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

冬教，委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眾之人，須與例物激賞，不

惟人戶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為驅使。今會到轄下兩州



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既免冬教保甲司合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餘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時加拊循以爲邊備。十一日。

# 上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臣竊見北虜

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緊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卽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寶元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范仲淹劉滬種世衡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富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

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得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旨。兩地供輸人戶。除原有弓箭社強壯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而公私相承。迄今未廢。惟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捉殺。見今州縣委實全籍此等。仿託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復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立法之後。事皆循舊。有利無害。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漕淵之役。廣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尙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一月。武藝無緣精熟。每歲所獲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虜戰。若朝廷許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既免折科。閒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義。則此三萬人。其久遠可恃者也。今錄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買費用錢數。并免冬教所省按賞例物數目。仍畫到地圖一面。貼





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狀與轉運孫知損書。本集與  
 內開列條議除已摘出數事外餘皆文繁不錄。運使書云文安北賊如入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兵久騷擾自合警策之數年  
 乃見效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九實所畏懼公必舊知之矣宜與永免冬  
 教又當有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  
 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願公痛為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  
 盡也所條上數事惟乞免人戶折變所費不多及立閑名目獎社人頭疏既  
 首又乞復回易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强者耳疏既  
**上而契丹為忒保所困年荒兵亂盜賊紛起公請亟復弓箭社使北寇望風**  
**知畏不至擯入內地奏上皆不報**  
 奏臣近奏乞修完極邊弓箭社條約已詳具利害於今月十一日入遞去訖  
 臣自到任以來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訪問事宜大抵北虜近歲多為  
 小國杰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及為近年不熟以致朔易武州燕京白  
 浮圖淀東惡山內並有強賊不住打劫又深得北界差往西北路兵士百姓  
 等近有逃背落草見在狼山西頭君市等村切慮來南界別作過犯雖未見  
 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縣被北賊殺人劫物真定府北寨於去年八月  
 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羣衆打劫又近訪聞代州胡谷寨沙泉堡有北賊劫  
 掠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婦女待更打赤岸村以此數事顯見北虜兵困小  
 國民不堪命聚為盜賊雖鄰境多故必無渝盟之憂然盜賊充斥虜不能制  
 勢必延及吾境亦恐更生意外之患若督迫捕盜官吏帶領兵甲曉夜出入

巡邏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臣再三思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可用。若早獲朝旨施行。臣更加意討論。激勵其人。可使北賊望風知畏。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會前奏。早賜指揮。**詔**。察是時遼已大亂。楊割阿骨打。吳乞買父子已強。正其陰畜滅遼之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時也。楊割強於元祐之初。至建中靖國元年。後楊割死。其子阿骨打立。阿骨打生於熙寧元年。至是元祐八年已二十六歲。其弟吳乞買思改並皆成立。粘罕即思改之子也。公雖不知其故。而北必爲患。宋終不支之勢。久瞭然於胸中。故每上言。以歷代史冊。邊防形勝。山川圖畫。流入虜中。以資點竄。爲可懼。至此狀則云。鄰境多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是其先見已直透後事矣。定武爲京師屏蔽。四通八達。一無穹山絕谷之險。可恃。故其後幹離不以七日到汴城下。豈有澶淵孤注。殷鑒不遠。而論奏若此。可置。時王光祖爲副總管。老將也。素罔聞者乎。其邊政之隳廢。誠非一日之故矣。**時王光祖爲副總管。老將也。素驕橫。武衛卒游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問。公取貪汙者配隸遠惡。令簽判李之儀。孫敏行徧閱諸營。屋皆破壞。添差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檢計修葺。收雲翼指揮使孫貴。檄司理院首行枷項。以示懲創。歛掠既絕。飲溥亦止。於是軍中衣食自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業業不自安。復以職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立決**

配之衆乃定。上乞修定州軍營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臣

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邊備少弛、如甲仗庫軍人張全前後盜銅鐵十二面、帳設什物庫軍人田平等盜帳設什物八百餘件、銀二百五十兩。軍城寨人戶採斫禁山、開種爲田、公然起稅、住坐者一百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權坊人百餘戶、明出牌榜、召軍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令不行、禁軍日有逃亡、聚爲盜賊、民不安居。臣不欲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盜賊亦稀。臣令幕官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點檢、據還官回申、營房大段損壞、不庇風雨、皆兩椽小屋、偷地蓋造、椽柱腐爛、大半無瓦、一牀一竈之外、轉動不得。之儀等又檢得諸營軍號例皆暗敝、妻子凍餒、十有五六。臣尋體問得將校不法、乞取歛掠、坐放債負、身既不正、難以戢下、致諸軍公然飲博、無不貧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四月、前後歛掠一十一度、計人已贓九十八貫八百文、已送司理院枷項根勘去訖。臣既目覩嫗弊、葺治犯法之人、卽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居大廈、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嫗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濕、不安其家。輒已差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徧詣諸營、逐一檢計、合修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的確錢數、仍差本州準備勾當供奉官石昇躬親覆檢到除與逐將所檢合修營房間架材木等並同外、謹具畫一奏聞。如後一、河北第一將所管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修蓋營房四千一百一十七間、估計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八文省。一、河北第二將所管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修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估計錢一萬五千五百二十二貫八百八十一文省。一、不隸將下所管步軍振武第四十五指揮、修蓋營房一百一十





八間、估計錢五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一、本司準備勾當供奉官石昇檢料更合修蓋第一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估計錢七十四貫六百一十二文省。右謹件如前。伏望聖慈深念河朔為諸路要重、而定武控扼強虜、又為河北屏捍、所屯兵馬、理當加意葺治。欲乞獨出聖斷、支賜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賣、一面置場和買材料、燒造磚瓦、和雇人匠修蓋施行。所有檢計到合蓋營房間架材植物料等細數文狀四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詔**案此狀本集作十月上、在奏弓箭社前、而墓誌宋史本傳亦先載軍營事後、載弓箭社事、並誤。蓋此事鞠辦檢計、往復甚繁、狀內情形、必非到任數日所能奏出者、竊頗疑之。後讀公寄劉仲馮書、而**寄劉奉世**此中釋然矣。因改載十一月奏弓箭社之後、并以正誌傳之誤云。**寄劉奉世書**。本集與劉仲馮書云、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當奏乞修軍營、須煩朝聽、悚息待罪。利害具狀中、此不縷陳。鄰近諸路皆時有北賊、不申報者尤多、民甚患之。惟定武一路絕無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近承指揮開禁山事、此正本司舉察、方欲從長酌中處置、奏聞次、此弊所從來遠矣。起稅為永業者已數百家、若驟以法繩治、起遣其人、墮擾失業、有足慮者。自某到任、所伐開耕者四五火、無不依法編管。前此皆置而不問、縱有本縣寨解到者、亦平治小了耳。其人開耕已成業者、見別作壁畫、旦夕回申、次、東都事畧云、元祐七年六月、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詔**案劉奉世字仲馮、原父之子也。以上所奏三狀、皆樞密院專政、故以聞之。此書當列**上謝歷日表**。本集謝表、軍營狀前、以書中兼及諸事、不便省覽、故系於後云。**上謝歷日表**。云、夙願溫詔、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早晚。臣聞言天道者有數、故閏以正時。訓農事者在人、則王無罪歲。豈獨典常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皇帝陛下、輔相裁

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意與天同。暨聲教於朔南。責在臣等。時使和曾  
薄歛思患。預防勤郵。鯨孤幸流亡之盡復。兼明威畏。庶戎夏以皆安。

仲錫荔支。滕興公雪浪石沈香石作石芝病鶴諸詩。十二月上慰正旦表。本

慰正旦表云。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共深追遠之思。凡在照臨  
舉增懷慕。恭惟皇帝陛下。道躋堯禹。行比騫參。方受圖於三朝。明發不寐。念  
御簾於雙日。孝思奈何。幸免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臣劉醜斯復父讎。來  
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廷。無任瞻天望聖。敷切屏營之至。

訴於庭。為記事。和子由詠清汶老諸什寄王荳蔻團參詩。作中山松醪賦。本

中山松醪賦云。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  
亭皋。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致區  
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嗜搗廣其已瘳。獨  
藥石之可曹。收清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蠶蠟之勞。  
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  
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  
烝羔。酌以瓊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  
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峰之奔騰。  
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伯之輩。  
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槎挈而飄緜。顛倒白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  
及。歸鋪歆其醕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游而續離騷也。王直方詩話。  
東坡在定武作中山松醪賦。有云。道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惠州



而還昌化人二十五日、奇鍾合刷餅與子由、和劉壽寧、遺訪支送曾仲錫赴

闕並有詩作蘭亭敘跋

本集題蘭亭記云、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

微愈疎矣。李之儀姑溪題跋云、貞觀中既得蘭亭、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馬承素、諸葛貞等、各榻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陽、虞、褚、陸、輩、人皆隨榻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為佳。何遠春清紀聞云、定武蘭亭敘石、刻世稱善本。自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曆中、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籍、無從取償、宋景文公時為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姑溪題跋又云、此石已為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真贗。若諦觀錐銖、則較然相遠矣。王明清揮塵後錄云、薛紹彭既易定武蘭亭石歸於家、政和中、臨陵取入禁中、龔置睿思東閣。靖康之亂、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而此刻非、識獨得留焉。宗汝霖為留守、見之、并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進於高宗。時駐蹕維揚、上每置左右、騎忽至、方駕倉猝渡江、竟復失之。向叔堅子固為揚帥、密令冥搜之、竟不獲。紹興中、康王以建炎元年十月至揚州、三年二月壬子、倉皇南渡至京口、拋棄藝祖神主、并失此石。計此兩年間、用汪伯彥、黃潛善、張浚、重譴李綱、憤死宗澤、殺陳東、歐陽澈、又坐視兩河、京東、陝





右忠臣義士孤城抗節束手待斃者至不可勝計。凡其地其人皆能忍於割捨而獨於一石有餘戀焉。何也。然此石至今六百九十年始終不出其為昇者重累投入江心無可疑矣。當其在北宋時真跡已不易致如李端叔所謂錙銖相遠者不知凡幾。今欲求此宋榻已不可得而況欲求宋不可致之擗本乎。每見論蘭亭者一波一偃無不有說。勇於自信是皆隔牆壁而聞鉅劍者也。公此跋亦論薛本者不詳作於何時。其在定武日已無此石久矣。今以地附載并集。**元祐九年甲戌**。公年五十九。是年二月李清臣中書侍郎鄧潤諸考於後。三月壬申朔日食來之邵楊畏等攻罷呂大防李清臣鄧潤南等攻罷蘇轍。四月曾布翰林學士張商英右正言癸丑改紹聖元。白虹貫日。章惇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追復蔡確原官重修神宗實錄。蔡卞曾布請惇提舉。載以安石日錄。安燕門下侍郎五月詔進士專經術。劉奉世罷鄧潤南死復免役保甲法。從張商英言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改事條。六月曾布同知樞密院事。**正月和曾仲錫元日所寄詩立春日祭土牛祝文**。本集祝文云敢昭告於勾芒之神。木與敢微福於有神庶保民於卒歲。無作水旱以登麥禾。尚饗。**戲李之儀詩聞歌者歌戚氏公方論穆天子事因依其聲成戚氏詞**。本集調寄戚氏詞云玉龜山東皇靈姬統羣仙。絳闌娟。當時穆滿巡狩翠華曾到海西邊。風露明霄。鯨波極目。勢浮與蓋方圓。正迢迢。麗日玄圃清寂。瓊華草芊綿。爭解繡勒香韉。鸞絡駐蹕。八馬戲芝田。晴池

近、畫樓隱隱、翠鳥翩翩。肆華筵、開作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雅頭皓齒、綠髮方瞳、圓極恬淡高妍。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縹緲飛瓊、妙舞命雙成。奏曲醉留連。雲璈響寫寒泉。浩歌暢飲、斜月低河漢。漸漸倚霞天、際紅深淺。動歸思、迴分塵寰。爛熳游玉輦、東還杏花風、數里響鳴鞭。望長路、依稀柳色翠點春妍。李之儀跋戚氏云、中山控北虜、爲天下重鎮、選寄皆一時人物、輕裘緩帶、折衝尊俎。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爲定州安撫使之儀、以門生從辟。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騎、日力而罷、或夜則以曉角動爲期。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於坐側、各因其譜、卽席賦詠。一日歌者輒於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才於倉猝、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頷之、方論穆天子事、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爾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聞他辭、足爲中山一時盛事。前固莫與比、後來者未能繼也。致和王辰八月二十日爲大川出此詞於寧國莊、李之儀書。聞

**兩浙瘡痍已復** 管錢世雄書。本集與錢濟明書云、遠辱專使惠書、感慰兼集。景牢落、亦人情不免。重煩慰諭、銘佩何言。出守中山、謂有輕裘緩帶之樂、而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矣。惟倍加愛畜、以副所願。語塞公奏矣。特載此書。十六日與李之儀王訥孫敏行論陶淵明詩。本集書陶淵明種歸結其事。云、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媿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六日、李端叔王幾仁孫子發皆在、東坡記。公以所屬



裁傷闕食上乞減價糴常平米賑濟狀

本集狀云元祐九年正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

狀奏。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裁傷定州一路雨水為害實亦五分。以上有司不與盡實減放秋稅。臣到任後累有披訴乞倚閣。又緣已過條限礙難施行。今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闕食如或坐觀不救恐非朝廷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斛借貸已有成法不煩奏請。而昔年遣使賑濟一例散貸後皆倚閣放免以此愚民每有借貸不肯及時還納既煩鞭撻追呼不免失陷官物。現惟依條將常平斛斛出糴得數萬石在市壓下物價即境內百姓人人受賜。若不奏請減價出糴深恐今年春夏新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借貸失陷猶為省費而一境生靈皆荷全活。又得錢準備豐熟收糴兼利農末。上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本集慰山陵禮畢表為惠不小乞賜施行。仁聖烈太皇太后山陵禮畢者日月有時義當即遠霜露既降思則無窮。遙知穆穆之光尚起皇皇之望恭惟皇帝陛下道循祖武德契天心大哉孔子之仁泣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願寬彝慕之心少副堯封之祝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廷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國朝元祐九年二月七日宣仁葬承厚陵。二月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象盤為寄作詩定武軍禮久廢不識上下之分會大閱公命舉舊典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使為奏光



祖震恐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陳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歸案公

代州胡谷塞、沙泉堡北、賊劫掠事。又貼黃云：本路副總管王光祖有男，現任

胡谷塞主家書報光祖臣，所以備知其詳。在光祖能得邊信，亦必據以上聞、

此所以心上慰宣仁聖烈皇后耐廟禮成表。本集慰耐廟禮畢表云：恭聞今

折之也。禮舉者，反寢而虞，既盡飾終之典，宅神於廟，益隆追遠之思。凡在照臨，舉增

悲慕。臣軾竊以六朝繼聖，並傳家法之餘。三后御簾，高出古人之右。逮此登

配，廓然永懷。恭惟皇帝陛下奉順母慈，表章坤德。四謚哀榮，之詔簡策，有光

數。詩挽饒之音，道塗垂涕。日月云遠，典禮告成。願寬無益之悲，少副有生之

望。欒城集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云：孝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

聞聖人之興，默契天運。昔真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神

人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蚤厭萬國。惟末小子，未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

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

以諡易名，明昭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爲憲。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實

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愛如地，內自宮省之秘，外薄戎夏之廣，丕冒

德澤，以生以成。元豐之末，天地震裂，罔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爲謀。肆時

冲人，實主神器。帷幄既施，號令時敘。稽於衆庶，庸一二老政，無舊新，以便民

爲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爲用。故士恥奇義，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於今。雨

暘小愆，責躬菲食。饑饉時告，振廩輟漕。憂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賴其賜，神享

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灾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

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姦。

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灾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

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姦。

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灾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

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姦。

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灾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

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姦。

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灾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

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姦。

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灾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

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姦。

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灾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

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姦。

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灾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

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姦。

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灾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

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姦。

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灾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

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姦。



一聞信義歛然知畏。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被恩德。屢畔仍屈。雖燕處於中。實大父於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泊於外家。均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食服器。至於宮室。雖履大位。以天下養。而歲月之奉。猶視長樂之故。是以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耄老。聞風而歎。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舊儀。具在有司。每視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退於崇政明堂之賀。止於東閣。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重於違禮。推之庶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未習師保。閔若望歲。滋之以勸。講示之以聽納。久而弗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弗知。哀惻邦國。臨朝惘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山之期。茲復以告。是用博訪於卿士。受命於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謚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寶上尊謚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廟祔。賁於太史。沒而不忘。永永無極。於呼哀哉。謹言。

**附錄** 子由初作此文甚艱。蓋以其九年之見聞。涉歷而經營數月之久。始醞釀出之。故其精誠一片。字字從宣仁心坎發出。至其直紀事實。不涉虛美。固已自言之於哲宗矣。其在樂城集中。乃不一二數文字。因稍汰其繁。十三日。為王訥書王彥超事。本集書蜀僧詩云。王中令既平蜀。者附錄於此。

**十三日。為王訥書王彥超事。**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對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

爲他有技也。僧言能詩。公命賦蒸豚。操筆立成。云。甯長毛短。淺含臆。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爛真堪玉筋挑。若把甌根來比並。甌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和季之儀送保師號。元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與公之玄孫訥道此。因記之。

**倅翟安常赴闕以中山松醪寄雄州王崇拯作詩上乞貸賑佃客狀**本集狀云元祐九年二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

路州軍裁傷闕食人戶雖已奉旨於法外減價出糶賑濟訪聞民間闕乏現錢糶買尙有饑困之人今點檢得定州省倉熙寧八年元豐三年米昔年深損弱每年只充廂軍次米帶支五百石比至支絕更須三五年間轉至陳惡今欲望朝廷特降指揮將現在陳損白米二萬餘石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戶喫用依此保借候豐熟日依元糶例送納白米入官不惟乘此饑年優加賑濟又使官中得新好白米充軍糧支遣及免年深轉至損壞臣與官吏體問上戶願得此米以濟佃戶將來必無失陷與尋常貸與貧下人戶不謹奏

**和思聰所寄及王崇拯赴闕留別詩三月乞修北嶽廟狀**本集狀云元祐九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北嶽廟陽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頽弊自熙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止曾完葺正殿餘諸殿及廊廡門宇牆垣久已疎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乞修完後來劉奉世又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回易錢內支錢三千貫助修嶽廟皆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多爲費滋大今據定州申稟計到合用工料價銀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付本州出賣應副





修造。臣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所禱，多獲感應。今北嶽廟見獎，理當完葺，伏望特賜施行。上副朝廷崇奉嶽廟之意。二十日，多集杏盛開，散給父老酒食，并作開園詩。子由獨諫，止紹述邪說，為羣小李清臣、鄧潤甫所攻。哲宗震怒，二十六日，謫守汝州。東都事畧云：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二人復言熙豐事，以激怒上意。自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亦以為言。又云：呂大防罷相，清臣首變元祐之政，欲以取相位。以門下侍郎蘇轍在上，未能遷。一日對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轍奏曰：陛下即位，兄軾方起，自請籍臣亦被召。清臣時為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清臣辭屈，乃曰：蘇轍以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轍既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射。惇未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覬覦之心，獨當國，亟復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惇至，清臣既不得相，遂與惇為敵。會言者有疏論列，遂知河南，尋奪職。知真定府。頽濱遺老傳云：呂大防之在陵下也，范純仁奏乞除執政，上即除李清臣。鄧潤甫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撰策題，即為邪說，扇惑羣聽。轍論之曰：伏以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料陛下必無此心，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先帝在位，近二十年，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憐愍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此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

嘗失墜者也。至於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財用匱竭、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章帝卽位、深鑑其失、代之以寬仁。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有大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口不言、天下至今矜之。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臣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詔漢章昭宋真仁之說、乃呂大防。上年五月論奏事、宣仁云：皇帝宜深知者、相距僅十月、何至茫不省憶。乃爾當宣仁寢疾時、召范純仁謂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章獻上省、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受命。由此觀之、復相純仁秘有深意。而哲宗年長、久已不滿垂簾。其情顯然。雖純仁卒負此託、而此半年中、未見無所開陳。特其事無補。故其說亦莫之傳也。史家於向太后、不及納履、號哭而起、與太妃語、極悲切之下、筆之曰：上感悟。夫旣曰上感悟、則其未感、未悟之前、史意已見。而垂簾切囑之誅、宜其吐棄而不足念也。子由此奏、乃推本大防而情切、蓋宣仁面諭之意、復申明之益、以行熙豐怯一段、爲特順之詞。其言婉而情切、蓋宣仁欲冀幸挽回於萬一者。然其大事去矣。一斷已該召亂之禍、當朝局翻覆、安危呼吸、聞獨子由力明宣仁司馬光之政、苦爭以去。



是可。四月十二日詔改紹聖元年。東都事畧云四月癸丑改元至和蓋申為庚祿所寄而

仁宗生於庚戌申戌歸垣則西庚得地可見太史之官未嘗不講求也。若哲

宗生於丙辰改元癸丑是命既當剋而日亦入墓剋削盡矣。且癸為極陰其

象閉塞猶易之否奇儀演遁諸說率以閉口名之故凡得位行政出師命將

飛章走檄上官赴告諸事皆避勿用。以上不能宣其意下不能達其情也。此

自黃帝以來已流傳其說至若掌占從吉之事則已紛見三代具載五經豈

有改元創始而不一詳究者其與正且更始極不同也。此乃鄧潤甫首陳武

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特遷執政而李清臣因是欲乘章惇

未到之前立取宰相或恐為惇所先故紛更變亂迫不及待如此耳。其後徽

宗生於壬戌以二月庚辰改元宣和則金藏於戌水飲於辰。一十六日告北

嶽廟祈雨文。本集祝文云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十六日丁巳端明殿

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

定州軍州及管内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制幣茶果清酌

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城以北幽冀之南既徂歲而不登又歷

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末皆傷麥將稿而禾未生民既流而盜不止豐凶之

決近在浹辰溝壑之憂上貽當宁仰止喬嶽食於朔方卷舒雲霓呼吸雨露

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軾以短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

旱寧降罰於微躬今者得請於朝旦夕是望兼致西成之富少寬北顧之憂

拜賜以時敢忘其報尚饗。本集元祐九年二十日作雪浪齋銘。本集雪

止此其前奏狀誤入紹聖者皆據此文更正。



敘云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澗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激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紀年錄四月二十日作雪浪齋銘

**二十四日作三國名臣論**本集論三國名臣云西漢之士多智謀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紹聖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書論東京事風節短於權畧二語斷盡元祐執政無能蓋三國能臣從無有事權下移者也使公在位容有是乎譬之暴爭道者皆劣弱而國工袖手傍觀不容置喙惟有坐視其斃同此覆局而已公以十一日壬子謫英州而十二日癸丑改元時已知改元則時朝局大亂虞策來之邵復祖南遷亦已得耗論及孔明其寄慨也深矣

**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觀賈易趙君錫安鼎鼐董敦逸黃慶基訕謗之說**兩制語論奏皇宋治迹統類云御史虞策言蘇軾作誥詔語涉譏訕望核實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臣先朝久以罪廢至元祐擢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軾凡所作文字譏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怨憤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有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大防制詔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如洛如屈之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魏



了翁鶴山題跋公辭免官彙云元祐垂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罷之。議之則曰是以子改父也。從而闕之則又曰以母變子。此皆非真識事體者。惟坡公訓詞獨能推本於神考欲為未能之意。文寬夫范堯夫韓子華孫和甫安厚卿之去公所草詔皆以先帝付託為詞。而用楊元素陳彥叔李邦直呂穆仲唐義問之詞亦拳拳於先帝之約束。司馬文正以議新法不合去終元豐不起而臨奠之文曰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呂惠卿南遷之詞亦曰此先皇帝之意。至於王安石之卒不過曰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亦未嘗深詆之也。今觀公辭官之奏始歸美於神考其詞氣和平而不懟也其識慮深長而有託也使時賢皆知此意也豈不足以彰先志而弭後憂。矧神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憤惋於安上國門之圖慟哭於永樂城之敗凡元祐諸賢又未嘗不知之特當時未有以將順而正救之者耳其曰受先朝之知雖宣仁亦嘗言之公非姑為是詞也。語錄虞策楊畏來之邵劉拯之流皆反復小人之尤者固結於元祐紹聖間而策詭譎尤深來之邵資性姦凶初與楊畏合攻蘇頌去之復攻梁燾及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呂惠卿至是復與畏首攻呂大防去之請加王安石美謚論司馬光等與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使行誅戮凡此皆元祐初難用羣小而起於附和變法繼又奉行不善遂成痼疾越百數十年而魏了翁論之然後是非定矣民亦勞止孔子首引以美子產豈亦訕謗乎。凡羣小所論公罪蹟皆翻騰熙祐舊案元豐已行而元祐未行者自始至終淵閏四月三日告源一本統系不紊是則括為羣小之魁其罪必不可追也。

下坐前掌制命語涉譏訕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

# 責知英州軍州事

墓誌云時方例廢舊人公坐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

先朝皇宋治迹統類云落兩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詞蔡卞所撰也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閏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

紀年錄作四月是州任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紹聖元年閏四月初三

奉命者誤應駁正

盈義絕誅九族以猶輕威震怒行寅一州而大幸驚魂方散雪涕徒零伏念

臣草芥賤儒岷峨冷族襲先人之素業借一第以竊名幼歲勤勞實學聖人

之大道終身窮薄常為天下之罪人先帝念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

於散官永棄之地恩深報茂每憂天地之難欺福眇禍多是亦古今之罕有

自悲棄物猶欲籲天惟上聖纂宗廟之圖方太母聽垂簾之政招延俊乂登

進老成何期章句之謏才使掌絲綸之要職凡一時黜陟進退之衆皆兩宮  
威福賞福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責苟不能敷揚上意尊朝廷於日月之明  
則何以聳動四方鼓號令於雷霆之震固當昭陳功罰直喻正邪豈臣愚敢  
有私心蓋王言不可匿旨當今之天奪其魄但謂守官邇日之臣肆其言期  
於必戮賴父母之深憫免子弟之偕誅罪雖駭於聽聞怒終歸於寬宥不獨  
再生於東市猶令尸祿於南州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竄責誠所宜然瘴  
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蒼顏素髮誰憐衰暮之年恩重邱山感藏骨髓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深原心迹曲示哀矜臣實何人恩常異衆在先朝偶脫其誅  
戮故此日復煩於典刑頑戾如斯生存何面臣敢不噬臍悔過吞舌知非革  
再三不改之愆庶萬一善終之望

謝表虞策來之邵等翻騰舊劾各條公屢有辯奏可覆檢也此則不惟不辯率性一擔挑回故云固當昭陳功罰直喻





正邪也。蓋前之必辯者，原欲留其身以爲國，此則已將一片熱腸放下，惟有  
 拚此身聽其流轉，付諸清議而已。可見其立時勇決也。此狀本集不載，其官  
 年月特爲備全，俾讀之者雖百世之下，猶見其生氣凜然也。告於文宣王廟，并辭羣望，遂行。祝文云：軾得  
 罪於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鑑聽。至真定，朝議楊采來謁，舉其子迪簡。本集與  
 書云：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爲致意。過真定，見楊采朝議，此人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老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  
 刑大夫，來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爲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虞策復論罪罰未當，告下降充左承議郎，  
 仍知英州。皇宋治述統類云：虞策又言蘇軾過臨城內邱間，雲物開霽，西望  
 太行，草木歷歷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必返乎？此退  
 之衡山之祥也。諸案公此詩付邁以是知邁赴定州也。至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食之作詩示  
 邁，追過。諸案詩有玉食謝故吏風霜便，逐臣句自此至食芋而飲水矣。劉拯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  
 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觀、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  
 逸、黃慶基、虞策來之邵訕謗之說，摭兩制語論奏告下，合敘復曰：不得與敘。

仍知英州。自是三改謫命矣。

皇宋治迹統類云：劉拯言：蘇軾敢以私憤行

軾合敘復。日不得與敘。東都事畧云：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

黜知英州。范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

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言者多當時御史

何故畏避，不卽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

日不法事，又論蘇軾所謫太近。純仁言：士敦有犯之邵，爲成都路監司，自當

按發。軾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雷

劉拯專攻司馬光及公與范祖禹黃庭堅秦觀諸臣，既貶謫，拯猶未慚，屢攻

不已，遂重責之。拯由是屢進。天下以爲冤。據純仁所奏，凡紹聖言官皆元祐

初宰執引用之人，此其確據。凡首以是爲冤，據純仁所奏，凡紹聖言官皆元祐

二十二日章惇入相，純仁遂罷。以上三改謫命，皆二十一日以前事。今據乞

舟狀分列於前，以明非章惇任內事。蓋惇至則大加羅，十四日抵滑州，上乞

織前所重譴，僅供元祐羣小爲見惇藉口之資而已。命火急治裝，星夜就道。今

沐泗舟行狀已行，次滑州，而聞命已來，憂悸成疾，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

下愧平生，所以疾病有加。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

橐已空。臣本作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資用不繼。臣之衰危，

亦云極矣。伏念得罪以來，三改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

明，尚念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

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僊仆中途死於逆旅之下，不足多惜，而死非其

道，則非神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



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多病早衰。氣息僅屬。所以輒為舟行之計。敢望天慈。少加憫惻。**案**是時適追過。皆待行。及至當塗而止。有追過讀此狀。始知令適歸陽羨。已早計之矣。其狀云。南康軍者。非九江相連之南康軍。乃指虔州也。公八境圖後敘云。南康江水壞城。可以互證。又案韋城乃滑州所部。在滑州東南六十里。公以十五日到韋城。以是計之。則此狀上於十四日也。**十五日。至韋城。遇歐陽思仲。書中山松醪賦寄吳安詩。**本集書中山松醪堂與吳傳正作世外之游。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歎息久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近又作中山松醪賦。獨恨傳正未見。乃錄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既有得矣。予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為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相從也。**案**合註於此文。中割截閏四月十五日赴英八字。以當定州啓行之日。應駁正。吳安詩字傳正。宰相充之子也。時官中書舍人。坐行子由請汝州制。其詞溢美。廢罷。資善堂在崇政殿。遇英閣之外。呂誨彈王安石。將對於崇政殿。會司馬光自通英閣趨資善堂。與誨遇。勸之。外呂誨止其疏。即其處也。後南宋亦有資善堂。范冲霄為資善堂訓善。可證。**渡河作詩。****案**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編卷二嘉祐六年**十八日。同里楊濟甫**之子明追遇於陳畱道中。許為書道德經以贈。因記其事。云。故入楊濟甫之



子明字子微不遠數千里來見僕與子由會子由有汝海之行僕亦遷魯表  
子微追及僕於陳留爾連不忍去欲作濟甫書行役倦甚可持是示濟甫此  
卽書也子微篤學有文自言知數術云僕必不死嶺表若斯言有徵當爲寫  
道德經相償此紙所以志也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新英州守蘇軾書魏  
了翁鶴山題跋云蘇氏翰墨散落人間而楊氏與先生爲比鄰所蓄尤夥且  
可信不誣聞楊氏所儲尙多其晚年既貴尤篤於故舊之義此尤當令後生  
輩見之也新陽安別駕宋希古以是軸轉示敬題其後而歸諸楊氏其謹護  
之語案魏了翁始以學士院對策力詆韓侂冑開邊被出侂冑誅收召出者  
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專政了翁乃辭召命築室白鶴山下開門講學其後乃  
起知眉州頗有政聲考其時則在寧宗嘉定間也時去紹聖之初幾及百二  
十載而楊氏如故方公之遠徙也濟明以久絕音耗乃使其子明遠涉海南  
訪求生死以一鄉曲之老而篤於風義若此信乎其有後矣誥以濟甫爲公  
比鄰乃本諸了翁米芾自雍邱專使來迎答書慰至厚哀感不已平生不知家  
翁眉州跋語也米芾自雍邱專使來迎答書慰至厚哀感不已平生不知家  
事老境乃有此苦蒙仁者矜憐垂誨奈何奈何入夜目昏不謹米芾公是時  
窘乏之甚觀此書知乞舟狀所陳非假其後過汝州卽不復有此語而儀真  
告參寥且云不至失所可見公於君臣朋友兄弟之間無虛話也米芾尙見  
在雍邱其去陳留甚近此書又公先至汝州後過陳留之證餘詳後條示  
一由於汝州正當制行詞云薄責尙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樂城集謝表云  
臣奉告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往游龍興寺至華  
上訖者諸案子由到任時已四十日故吳畫壁修完也



嚴殿觀子山新修吳道子畫壁作詩

樂城集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云予

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稱神者二人曰范瑱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後東游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為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趙為奇而此孫遇為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繹游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為維摩文殊西為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瓦樊漏窗棧缺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情不可傳者常存乎其人入亡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子由以公遠徙分俸與邁使移家就食宜興邁將家大半就食宜興既不失所外何復挂心實翛然此行也

始編縫其事殆後累年執政祿入優厚非前比矣公則祿入無幾又南北奔走耗於道路此其故不同也使非子由分俸其與邁行計幾不可辦後在惠營新居與重辯言祿入務散者乃無因及子由故有是語所散即此俸也此書公作於儀真長蘆院其事則汝

州事也今摘載於此餘詳後條

與子由別遂行

樂城集謝表云臣前落職告命降三官知袁州即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七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七月二十

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東都事畧云上官均紹聖初召還除右正言均論呂

大防蘇轍六罪大防轍並再黜

元祐中均為御史與子由爭許將事并

攻大防不勝自行乞罷。其後公在惠子由在還至陳畱得旨舟行。歸案公以筠至紹聖四年始相遇於藤江并記於此。八日至陳畱據書贈楊子微語時尚未至汝州也。考公自黃赴汝嘗與王文甫書云至雍邱陳畱間出陸至汝其地皆可舟行出陸未能辨別。今以子由自汝出陸至陳畱具舟赴袁州任例之公過雍邱贈馬夢得詩。歸案此詩施當以陳畱赴汝又當還至陳畱始登舟也。詩中查註補編臨城道中詩前合註已謂其誤。今改編汝州龍興寺詩後馬正卿本杞人素與米元章厚善其自嘉祐辛丑從公至是蓋三十有四年。自後惠脩無復馬之蹤跡似其時辭米散扶疾出見遂別去。本集與米元章書公歸老往依元章因贈此詩也。復得一見幸矣。至南都聞惇卞方排元祐事寄孫敏行書。本集與孫子微疾想不為患。南都如聞言者尙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順而已幸勿深慮。歸案南都貶責元祐諸臣乃六月事則自閏月以至五月正羣小交攻喫緊時也。夫以南都而喧傳若此則其朝中明張元明追饒公於南都爲雷一曰。本集與目張瞻叫躑成市可見其不堪也。張元明追饒公於南都爲雷一曰。張元明書云前日承追饒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重以增感慨。歸案張君房字元明公總角交也嘗官助教時以醫術行於都門兩公既遠黜元明亦浩然歸矣。曾布專使來慰答書。本集與曾子宣書云某不敢通問特承不鄙廢放手不盡意。歸案元豐末公還朝布爲戶部尙書始與還往不久布出典郡通問今不敢復寄異時萬一北歸或可錄呈爲一笑也。旦夕離南都西望悵然言





不絕。其後出守中山。布入爲翰林承旨兼侍讀。復相會於朝。其求塔記。至爲勤懇。公屢諾之。始終不與。此浮屠家言。非可醞釀者。不惡而嚴。何至是乎。當斯時。布來通問。是其心不欲見絕於君子者。若竟以塔記與之。可以少解禍患。公非不知。而苟免之事。必不肯爲。此邪正之途。所以判然也。其後呂升卿使嶺南。布以爲兩公切骨仇讎。力言於哲宗。罷其行。而董必改差西路。尤不免於羅織。是布以獨留。維持其間。心跡具在。未可沒其善也。爲表出之。時布尚在講幄。六月望前。五月至汴上。與晁說之飲別。酒酣。公自歌古陽關。老學菴筆記云。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晁以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翦。以就聲律耳。晁案。舒堯文晁以道皆公客也。南渡猶存。而過泗州。與杜輿別。以道爲放翁父執。故習聞公遺事。蓋得於其父者也。過泗州。與杜輿別。子師書云。泗上爲別。忽已八年矣。晁案。此書公北歸作於儀真時。在建中靖國元年辛巳。逆數八年。乃紹聖元年甲戌。正別於此時也。餘詳卷四十五。總案。杜輿。遇任伯雨於道中。附載以行。東都事畧云。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也。條下。左正言。首上疏言。章惇身爲上宰。久擅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播紳。自哲宗疾勢彌留。中外惴懼。乃乘倉卒。逆天拂人。晚睥萬乘。幸太后睿策先定。折其姦謀。向使惇計得行。不知置陛下於何地。章八上。惇貶雷州。又論蔡卞之惡。公然誣詆。欲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哲宗之疑似。非辜廢元祐皇后。犯上不道。又言。使哲宗有欲黜太皇太后之謗。廢皇后之惡。編管諫官之失。投殛忠良之議。皆卞倡之。惇行之。今若不正典刑。無以明哲宗之德。彰陛下之仁。卞亦

尋竄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以建中爲名。調和元祐。紹聖伯雨奏曰。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卽位元號。不可不爲鑑戒。時議西北專用武臣典郡。伯雨謂李林甫惡儒臣。以邊功入相。用武臣其後致祿山之亂。此何以異也。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交結內侍。伯雨極論其罪。尋出知虢州。崇寧初二。蔡在東西府。以黨論編管通州。徙儋州。移道州。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爲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抵山陽。徐積來弔。公求贈言。積下治體號。慈草。伯雨時有母喪。餘詳後。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爾。公敬佩之。翌日將發。積專使至。公報云。昨日旣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益然有得載之而南矣。任伯雨述其都中師續夢經事。公爲記之。本集書經云。眉山任伯雨。德翁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且言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爲善本。德翁欲訪此而不可得。外甥進士師續假寐其側。忽驚覺曰。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糟薑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此殆非夢也。德翁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復覩鬻糟薑者之狀。則夢中所見也。軾方貶嶺外。弔德翁楚泗間。乃過高郵。寄孫升詩。至揚州。遣適歸宜爲記之。紹聖元年五月。同郡蘇軾記。過高郵寄孫升詩。至揚州。遣適歸宜興。集。是時邁一房歸。宜興考。斜川寄劉壽書。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與集。邁從至金陵。薦同安君後始歸。寄劉壽書。本集與劉無言書云。此行但



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張耒自潤州遣兵王告顧成衛公而了。本集與  
還田畝但未知有後命否爾。張耒自潤州遣兵王告顧成衛公而了。本集與  
書云來兵王告者極忠厚方某流離道路時告奉事無少懈又不憚萬里再  
來非獨走卒中無有也願公以某之故置一好科坐處當時與同來者顧成  
亦極小心可念東都事畧張耒元祐初爲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院檢討題陳  
在館八年擢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張耒時正在潤也。是陳  
權跋歐陽修書後。本集載陳瑩中跋歐陽永叔帖云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  
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瓘書公跋云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  
存或削其跡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  
至今無聖賢公沒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哀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  
元年五月書東都事畧云陳瓘舉進士甲科用蔡卞薦召爲太學博士遷校  
書郎章惇蔡卞主紹述之論追貶司馬光上謗宣仁后瓘對以天子之孝與  
士大夫之孝不同徽宗卽位除右正言論卞修實錄增加王安石實錄秦神  
宗大典請改修遷右司諫又極論蔡卞假託經義倡爲繼述重誣神考輕欺  
先帝倡爲國是以行其私宜因其請祠遣之章惇懷異不忠爲山陵使無狀  
致大昇舉陷泥淖之中露宿野次宜罷其職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皆  
與蔡京異議今龔夬言京又將罷去殆非祖宗獎厲言官之意瓘責之日方  
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召還  
遷右司員外郎又以書抵曾布論日錄及國用事以爲尊私史而壓宗廟緣  
邊費而壞先政布怒除名編管袁州移廉彬坐其子正彙上書逮繫開封獄  
安置通州始瓘日錄著尊堯集議者以爲詆誣編置台州移楚州卒瓘疏



姦惡雖所舉不避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爲仁由泊儀真聞思聰病甚往

已既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卒如其言本集與參寥書云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

視之次日阻風寄參寥詩并作書自取無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墜旣無可

追計也已達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英州南

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無所須承問所幹感懼而已附錄此書言子由分

俸事已六月七日泊舟金陵得鍾山法泉書寄詩爲謝九日奉安阿彌陀佛

像於清涼寺作像贊本集阿彌陀佛贊敘云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

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畫阿彌陀像紹并贈和長老詩詣崇因院禱

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於金陵清涼寺於觀世音像前北歸當復過此爲頌發當塗舟行熱甚忽憶中和堂東南頗

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至慈湖夾阻風並有詩待任伯雨不至

作書本集與任德翁書云半月不面思仰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

恐亦不能遠也。不知德翁今晚能到此否。謹遣人上問。不宜。諸案公與程德

孺書云。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書也。此爲

德翁自楚泗同至金陵之確證。然此書作於惠州。而僅云同行月餘。是德翁

不復再至矣。更以後之二十五日至姑熟約計之。乃公以閏四月發汝州五



月初下汴泗與德翁相值至六月二十五日而德翁已去故云同行月餘也。公自閏四月十八日至陳畱後以六月七日泊金陵中間無月日明文可據。今以此書截限扣去同行月餘乃五月初間下汴泗之確證。是以閏四月下旬與子由相聚亦僅三數日也并記於此。章惇蔡卞張商

英等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

趙挺之王覲賈易趙君錫安鼎鼐敦逸章慶基虞稷來之邵劉拯訕謗之說

始議公罪。東都事畧云惇卞執政謀所以釋憾於元祐者凡元祐更張弊法

竄逐元祐臣僚於嶺海又云紹聖林希乞以禮部侍郎降充中書舍人為責

元祐年六月癸未貶責元祐臣寮。司。東都事畧云盡黜元祐羣臣自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書命皆希為之

言初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

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遂下遷中書舍人仍許以為同省執政希行責詞

遂至毀罵甚者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詆宣仁后也一日希草制罷摯筆於

地曰壞了二十五日抵嘗塗縣告下落左承議郎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

名節矣。置不得簽書公事。王樞野老紀聞云林希行子瞻請詞云若議朕過失亦何

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汝軾文足以惑眾辯足以飾非然而

自絕君親又將誰對益公題跋云林希與東坡公素厚善又為杭州交承故

書問惓惓如此。林雖尋為利誘折資草制詆公不遺餘力然猶愛此帖弗棄。至其子孫始以遺玉山汪氏乃知惡直醜正顛倒是非者豈盡喪其良心哉。根莠害之耳。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東里周必大觀於摘文堂。詔案此益公跋玉山汪聖錫所藏公與希論浙西賑濟三帖聖錫早故益公乃見於其後人季路又三年朱子過而見之乃刻石常平司署已載卷三十三總案茲錄益公之說者以見希之藏公帖尤醜於撰責詞而宣和之官禁私買亦猶是矣。公盡遣家累自赴嶺表咸涕泣求行。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乃使迨以家從長子邁居書六賦以予之。本集書六賦後云予中子迨本相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可復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而使迨以家歸陽羨從長子邁居迨好學知為楚詞有世外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紹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詔案公貶左承議郎建昌軍司馬墓誌本傳皆畧去年譜紀年錄年表皆茫然不知惟合註引載降充左承議郎而不全今分析補載以見羣小交攻不已而謫獨擊過與朝雲赴江州。本集與陳季常書云自當命屢改其清亂至於此也。獨擊過與朝雲赴江州。塗開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詔案此書是時過一房亦從迨一房同歸陽羨其後邁赴仁化令復為過般擊至惠州也并記於此章惇方肆毒而敗惇之任伯雨陳瓘已先惇見案中可見天道不遠矣特備載其事於前庶凡為小人者知所警懼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七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邊」：上當脫「被」字，見《東坡全集》卷六四《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②杰保：《蘇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作「術保」。下文同。

③車：當作「軍」，見《東坡全集事略》卷三《中山松醪賦》。

④「元」：下當脫「年」字，見本譜本卷「紹聖元年四月」條。

⑤望長路：「長」下脫「安」字，見《蘇軾集》補遺《戚氏》。

⑥致和：當作「政和」，見李之儀《姑溪居上前集》卷三八《跋戚氏》。按，政和壬辰爲政和二年。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韻

紹聖元年甲戌

是年七月布告天下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諡降文彥博太子少保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彭汝礪等九月太

白晝見流星出紫微垣十月除呂惠卿知大名府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遠問元祐史官安置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呂大防等凡元祐所行開寶通禮十科取士廣文解額進士詩賦與河東大錢七月至湖口觀李正臣所蓄制置解鹽廣惠倉王安石新經字說禁皆罷之

異石九峰名曰壺中九華作詩達九江與蘇堅泣別作歸朝歌詞

本集九江唱和調寄歸朝歌詞云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搖空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此生長接浙與君同是江南客夢中游覺來清賞同作飛梭擲明日西風還掛席唱我新詞淚沾臆靈均去後楚山空澧陽蘭芷過無顏色君才如夢得武陵更在西南極竹枝詞莫搖新唱誰謂古今隔

廬山雲物騰涌末午衆峰凜然作詩自南康赴都昌縣畱一詩

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眉山蘇軾書

此詩所見石刻不一相傳原刻在縣治內考查註續採二卷獨失此詩合註謂或疑逸詩似後人集字帖刻之者故云書不云題也衡山王泉之漢槎作宰西江書至韻山堂舉問之泉之云向以差至都昌并見都昌誌誌稱時公



南遷。遣侍妾碧桃於縣。因爲此詩。語以其說。考諸朝雲詩。其首句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敘云。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又考公以八月至吳城山。而以七日上惶恐灘。可謂迅速。先以六月二十五日至富塗。而行於九江南康間者。至一月有餘。雖蘇堅送別於此。不應如是之濡滯也。此蓋改命之後。尙有經紀之事。而開閣一說。未爲無因。其詩則信出於公也。因附記於此。仍俟詳考。

八月夜泊分風浦。發運司知有後命來。奪舟。公禱於順濟王。願達旦至星江。風陡作。飽颿而駛。抵吳城山。再禱於廟。畱題望湖亭上。曰。向午已達豫章矣。遂易舟而行。

釋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昔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槽至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順濟王。曰。軾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激言未卒。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王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

公舟本屬官爲料理。以乞舟行狀合觀石門所記。當知其說不妄矣。卽此一端。已見哲宗爲德不卒。有宋以來。待師傅之薄。未有如此其甚者也。蔡伯倫以三齡釋褐。與晏殊爲仁宗伴讀。而伯倫出爲吏。多貪鄙不法。每遇彈劾。輒內出手詔曰。藩邸舊臣。再轉一官。其後英宗神宗亦優容之。俾領祠如故。蓋至是而祖宗寬厚之道。剝削盡矣。順濟王廟在吳城山。蓋龍神也。公北還。復禱於廟。江上獲石。砮作順過豐城舟行灘上。作江西詩。泊廬陵觀曾安止濟王廟。獲石砮記。并畱廟中。

過豐城舟行灘上。作江西詩。泊廬陵觀曾安止。



所作未譜作秧馬歌章惇蔡卞張商英等以貶竄爲未足復祖述羣小沈括輩之說再肆攻擊告下落建昌軍司馬貶寧遠軍節度副使仍惠州安置七日上惶恐難作地名惶恐泣孤臣詩抵虔州登鬱孤臺有作過和詩斜川集臺詩云澤國風煙惡平居念少游三冬霜樹少八月火雲流旅館那堪暑危臺獨覺秋遠林藏小寺虛市隔孤洲日落山銜碧江昏蜃吐樓雲峯連北斗鳥道絕南州邱壑從茲逝軒裳豈足留終當思范蠡歸泛五湖舟謂斜川集失傳故其和詩不載蓋其時此集未出也本案用史例於案首載入宮師詩文事實其後兼敘子由已兼史家補傳雙傳之法至是南遷自應補載蘇過斜川集以完本案體例非查註載和詩例所可比也故凡所採斜川集和詩不列本

周攬廉泉塵外亭天竺寺諸勝並有詩與俞括入崇慶院詩之下并記於此

觀寶輪藏本集崇慶院藏經記云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其費三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提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蓋吾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言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提錫使刻於石十五日書彭城觀月詩觀月詩云余此記作於惠州今摘錄於此



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夕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十七日書白居易寄韜光詩。**本集書白居易詩跋云唐韜光禪師自詩寄之慶歷中先君游此山猶見樂天真跡後四十七年軾南遷過虔徒見石刻而已。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諸案**樂天原詩已載本卷天竺寺詩敘內而敘無韜光事。**十九日為虔人重書孔宗翰所乞八境圖詩作後敘。**本集八敘云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為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軾為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軾南遷過郡得徧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軾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眉山蘇軾書。**諸案**此敘施註附載於詩後翁方綱謂跋於石刻者也。今移載於此。**二十三日與王崑翁同謁祥符宮記籤卜。**本集題虔州祥符宮乞籤云沖妙先生李君思聰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第二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既堅固自勵勤修學敬再拜受教敢有廢墜真聖殛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南遷至虔與王崑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採訪使者堂下。九觀妙法像實聞此言。**諸案**公在惠頗作齋心煉神之事蓋發端於此時也。**九月渡大庾嶺念李白之流夜郎喟然而歎題詩龍泉鐘上。****諸案**公北還和此詩題云昔過嶺而

南題詩龍泉鐘上。遂自南雄下始興夜宿建封寺至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作詩抵韶

州周超出觀英宗御書爲作頌

本集英宗皇帝御書頌云嘉祐中太常博士

愛敬之時英宗皇帝龍潛藩邸嘗賜秉手書其家寶之臣過曲江見其孫袁州司法參軍超出以示臣謹稽首再拜爲之頌曰雲漢之章融爲慶雲結爲甘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薰冒其子孫由岑水場過月華寺遂入曹溪至南華寺禮大鑑塔並

有詩與重辯觀卓錫泉作銘

本集卓錫泉銘敘云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

則衆汲於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爲作銘曰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

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

於祖師其亦可哉語客子由未嘗至曹溪而樂再爲重辯作蘇程菴銘本集

城集載此銘誤甚可見盧鴻草堂詩亦誤載也再爲重辯作蘇程菴銘蘇程

菴銘敘云程公菴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辯作菴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

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十二日至聖壽寺艤舟石壁下題名不刻云蜀人蘇子具如我說無是處一岩下與幼子過同游聖壽寺遇隱者石君汝礪器之過英州棹小舟游碧落話羅浮之勝至英乃去紹聖元年九月十二日書





洞作詩過同作。

斜川集游英州碧落洞詩云：千尺琅玕擊入雲，神仙已去洞

先看峽口小崑崙。捨舟欲問桃源路，安得漁人與共論。趙懷玉曰：紹聖元年，

坡自江西赴惠州，有碧落洞詩。紹聖二年，又有與程正輔游碧落洞詩。叔黨

此詩未知作於何時。詰案：詩有未到朱明句，即未到羅浮也。此乃元年度嶺

所作，何難辨別。且程正輔駐韶州二年，其妻壽安君病沒，公與書云：某限以

謫居，莫緣奔詣。此公不能暫離謫籍明文也。餘詳下。浪陽峽遇吳復古於舟

卷三十九。案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詩條下。

中復古曰：邯鄲之夢，公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信矣。遂別去。

本集與吳秀才書云：近者南遷過真

陽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今日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信矣。十三日，至清遠峽

與過同游峽山寺作詩，坐淙碧軒觀瀑，公欲作牖牖為澄潭記其事。

本集題

云：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溪水太峻，

當少畱之。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為澄潭，使人過閘上，雷吼雪濺，為往

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為啓閉之節。用陰

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

談惠州風物之美，作詩抵廣州與章案會。

詰案：東都事畧，紹聖初，章質夫徙

宋史：其前任唐義問已罷去。公既入城，訪何德順，則質夫早出迎。游城西天

勞可知。更以公前後程期計之，畱廣約六七日，故取道往白雲也。

慶觀為道士何德順記女真事。

本集記廣州女仙云、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降其室、自云女仙也。

也。元祐元年四月、公微進陳繹、差知充州、詞頭狀內、有陳繹知廣州日、與道士何德順游、德順弟何迪、偷稅金四百兩、一款、天慶觀、今名玄妙觀、餘詳後。

案。與過游白雲山蒲礪寺滴水巖諸勝、訪安期之舊跡、畱別信長老、遂發

扶胥口、游南海神廟、登浴日亭、並有詩。

公浴日亭詩、刻後跋、有云、得真跡於湘中、嘉定辛巳、祇奉皇帝祝、

來講祠下、因出以壽諸石、餘皆磨泐、不可辨、遺其名、誥定此本、為宋人、更空

偽作、并非傳模、有自者也、傍有前明湛若水所刻陳獻章和韻詩、云、殘月無

光、水拍天、漁舟數點、落前灣、赤騰空洞、昨宵日、翠展蒼茫、何處山、顧影未須

悲、鶴髮負喧、可以獻龍顏、誰能手抱陽和、出散入千巖、萬壑間、成化乙巳夏

四月、望後、翰林國史檢討古岡病夫陳獻章書、又跋云、吾師手書浴日亭和

東坡之作、俾善書承差洗瀚、精華入石、豎於亭上、嘉靖壬寅秋、七月二十四

日、門人前南京兵部尚書甘泉湛若水謹書。二十七日至石龍鎮、駕小舟至泊頭墟、

書甘泉湛若水謹書。二十八日、與過游羅浮山、

東莞縣所屬也、游羅浮者、自此易舟、泝小溪、以入、凡十五里、至泊頭墟、出陸、又十五里、至羅浮山、

憩於延祥寺、延祥寺有唐開寶間、明月戒壇遺址、乾由寺尋寶蓋峯、登

陟峭崖之上、大寶積寺禮天竺瑞像、宿寺之中、閣其後、久廢、則不可考矣、至

本集羅浮游記、公嘗至寺禮像、且



前明時常有異光出澗谷因得佛頂於榛莽中然未有爲布金者也。國朝康熙間海幢僧阿字募使者劉秉權金續成全像卽故址建寺寺倚峭壁若形家所謂挂壁燈者極湫隘而翹然拔起下臨虛無然朝雲夕霧時出沒於寺中不可以持久也乾隆乙卯夏嘗親至其地則寺復摧敗像亦剝落矣。詰有登寶積寺禮天竺瑞像詩云穹龕騰木末傑上驚心魂夢此寶蓋火來尋甘露門天竺古瑞像嘗屈詩老尊我願捧佛足苔衣兩手捫誰爲須達多完此泡電痕離離肉髻光歎復迷朝昏房頭曲突倒壁角古鼎蹲獨立懸斜陽檻外巉雲奔公在廬山書寶積獻蓋頌僊公夜夢寶蓋飛落出火因用其事寺已無居守僧見蜀飲梁景泰禪師卓錫泉作品水記本集書卓錫泉云予延祥寺掌其鑰而已。飲梁景泰禪師卓錫泉作品水記頃自汴入淮泛江斥峽歸蜀飲江淮水蓋爾年既至覺井水腥澁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揚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渡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鬪茶此水不虛出也。諸案卓錫泉出於斷崖磐石之上就石爲闌水深數寸大若一夫可舉以較吾鄉阜亭山龍泉所謂水瓮者差大耳。然日汲萬人泉無長落山中嘆早而水涸惟恃此泉也。諸舊有梁景泰禪師卓錫泉詩云朝游南海市暮憩羅浮月。剗巖呪鉢龍甘涼破兀突龍去儲一泓圓可兩手揭頭盆落明星水瓮漬寒碧。卽當宛有聲卓起泉脈脈遙通秋河氣下凝太陰魄一瓢菩薩泉辨與越江別欲汲阿耨池還問廣長舌阿耨池在飛雲頂上界三峯之上嘗一至其地此公蹤。書南漢劉鋹建天華宮事。本集天華宮記云天華宮在羅跡所未到者也。



蓋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  
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峯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其地。又夢金龍起、  
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此地卽葛仙西菴。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  
劉氏懼焉、將欲脩通羅浮爲狡兔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潦通山、往來山、  
嶼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爲寶宮於山間、無事則  
爲臨賞之樂、警急則爲逋逃之所、其計審矣。自延祥寺至黃龍洞、僅數  
里、偽漢故宮、當時尙有存者、公何以不赴而僅爲此文也。今其故址爲道侶  
所居、名黃龍觀。初至兩峯間、有巨石橫亘於道、廣數丈、湛若水、摩崖大書黃  
龍洞三字於上、赫然可觀。石後爲大水簾、其上兩峯高束、水從中出、橫廣丈  
餘、直瀉而下者百丈。白石至簾落處、約一里、經行其中、正練飛來、冰馳雪滾、  
雷輒濤趨、無異銀河落九天也。自左一峯盤折以上、直達簾頂、是爲流杯池。  
池深不及尺、而橫約五丈、水自山脇來、直出半里、以達池口、落數級、一瀉滾  
下、爲簾池底平坦如掌、其色蒼白、光潔如玉、生成一片、中有黃黑石大於兩  
間、屋若一瓜、置於盤者、奇突可駭。石上仙題石刻、近已剝蝕無餘、倚石而渡、  
葛仙石槽、藥臼皆在、更上爲大小石樓、詰舊有詩云、月落碧鷄嶺、烟浮瑤石  
臺、截峰披錦繡、飛閣冠蓬萊。雷隱騰霄去、雲翹控鶴來。袖中雙劍氣、一嘯春  
光開。萬斛珠璣吐、光芒竟敵詩。風吹簾欲捲、雲斷客來遲。白瑤經天上、銀河  
落地垂。震驚雙耳絕、竚立望多時。飛越簾泉頂、來浮雪浪槎。雲謠封薛石、枯  
渡酌流霞。風養靈通草、泉滋碧奈花。蟬彭須盡遣、莫似契虛差。有客窺堂奧、  
靈仙儼過存。山禽鳴藥臼、玉女洗頭盆。蝶洞遺衣化、砂牀出水溫。負鉞吾小  
試、巖下斷雲根。雲外雙樓迴、剛林屢幾層。老猿眠石室、羣鹿自長壽。游冲虛  
過松關、日氣開珠貝、天風落瑤瑤。劍憐都散漢、屢訪蕭臺舊。自長壽游冲虛



觀朱明耀真之天也。

語案公游記有東北三里至冲虛之說似東南三里之

之南位也。左獅右象。結爲靈境。坎離既濟。氣象天成。其得氣以去者。恒甲也。

山故曰朱明耀真也。觀有稚川丹竈。朱明洞。觀雲堂。遺履軒。野人廬。長生井。

抱朴祠。朝斗壇。諸勝。語舊有過冲虛觀詩云。古觀飛雲雲繞身。松風和水奏。

天鈞。日來陽谷炎。離火寄至仙壇。禮玉宸。沆瀣坐銷中。閣夜芙蓉手。握四時。

春。此來但訪東坡老。觀鶴稚川丹竈。

語案稚川丹竈在冲虛觀之右。誌稱稚

霞舉休教隔兩塵。觀鶴稚川丹竈。川養煉於玉鶴峯。峯下有雨雲風三洞。

其妻鮑姑從峯頂上昇。語舊有詩云。鶴峯人去留金匱。到此尋真興自賒。但

欲爭霄超跛躄。不求越艾媚靈地。雨雲滌盡巫陽石。風洞吹開頃刻花。爭奈

劉樊差一着。神朱仙者朝斗壇。

語案朱仙者即古稱青精先生者也。語舊有

仙事業。慣移家。朱仙者朝斗壇。朝斗壇詩云。青精古先生。聖佩林華。授曆圖

朝紫微壇。上羅星斗。一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

握。赤龍芝黑虎。立時走。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

可入。語案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乃巖竇。犀豁處耳。語舊有詩云。南方山南有

洞中虛。見離象。莽莽耀真天。負絕捫蘿上。月光曜遠空。疑是翠靈住。水

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有道者也。訪之。適出

語案公後與廣守王敏仲書云。羅浮山道還坐遺履軒。語案山誌南海太守

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還坐遺履軒。鮑姑有道德者也。常往

來羅浮。蹤跡靡定。一日。觀中網得雙燕。望麻姑峯。方飲酒。曾進士許毅來游。

則覩履也。因建遺履軒。鮑姑即覩之女。望麻姑峯。方飲酒。曾進士許毅來游。

呼與飲。

東坡亭適當勝處。詰嘗於夏日解衣盤礴其中。軒豁洞爽。巒翠全入。

山腰樹。脇晴雲。堆壘如絮。銀光炫目。不知赤日之在頂。徙倚久之。惟聞鳥語。

蟲喧與泉流答響。不覺陶然入化。俄有不識者一人來自。稱東莞黎生能詩。

合誦所業。亦頗豪可喜。因拉與轟飲。達旦就題其亭上。云亭前水石。方單道。

交琴筑。鏘然鳴。憶公訪道立來。此聆清聲。我亦呼許。穀飲到朝霞。賴言單道。

開石室已不知所在。為書道開傳。留冲虛觀中。本集書單道開傳後云。葛稚。

於東晉。又皆隱於羅浮。使稚川見道開。必有述焉。而抱朴內篇皆不及道開。

豈稚川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稚川乞嶠嶠台。游南海。遂入羅浮。按本傳。

在外。平三年以後。相去蓋三十餘年。必稚川先化也。紹聖元年九月。始予至。

羅浮。問山中人。則道開無復遺跡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獨書此傳。遺冲虛觀。

道士鄧守安。以遂還寶積寺。宿於中閣。夜大風。觀山燒甚壯。二十九日。記羅。

浮異境。

本集記羅浮異境云。有官吏自羅浮冲虛觀游。長壽中路。觀見道室。

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書羅浮半夜見日事。本集書。

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得見此者。必前緣也。夜見日事云。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

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末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

棗仙去。未樂有無核。聚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

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讎乎。虛不能答。冲虛觀後。





有朱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書新宮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遺書碑。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公所書此記。不皆羅浮事。蓋公時欲作羅浮詩。乃隨意集此各事。作詩材料。儲材既備。詩輒隨手而成。故詩中所使事不出此也。但增入子由叔黨作一家言耳。至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中書碑。即山玄卿所撰之新宮銘。本屬一事。公所記分撰文書碑二層。記與詩並未誤也。後人以此記分註詩下。與原有鐵橋石柱啞虎巡山之語。均謂之公自註。其蔡少霞夢遺書碑一語。又以魚車瑞雲數句作碑文。以實之。遂與山玄卿良常西麓之文分作二事。查註不知公別有記。記無魚車之文。而乃繁言引駁。謂公謬陳幼霞為蔡少霞。合註從誤。今仍存公自計。以備兩考。惟當刪其妄增者而已。公還舟憩於花光寺。此入諸案。花光寺無考。惟自泊頭墟出陸至山。有花手寺。猶存疑。即古花光作游羅浮記。本集游羅浮記云。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錚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遣庭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游。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又與張文潛書云。羅浮曾一游。每出勞人。不如閉

戶之有味也。**節案**公後欲復游并作詩示過過和詩。斜川集和大人游羅浮不果。前載游跡皆記。中次敘也。**并作詩示過過和詩**。山詩云。我公陰德誰與京學道。豈厭遲悲鳴。世間出世無兩得。先使此路荒。承明謫官羅浮。定天意不涉憂患。那長生。海涯莫驚萬里遠。山下幸足五畝耕。人生露電非虛語。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萊方丈今咫尺。富貴敝屣孰重輕。結茅願為麋鹿友。無心坐伏豺虎瘳。況公方瞳已照座。奕奕神光在天庭。出青入元二氣換。妙理默契黃庭經。但願他時仇池主。不願更勒燕然銘。稚川刀圭儻發羅陽推官程可得。眷組永謝漢公卿。腹中梨棗晚自成本。無荆棘何所平。**發羅陽推官程天侔來謁**。本集後與程全父書云。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關上問長見年譜。以合書中。過治下語。似其時官於石漣羅陽間也。自廣至惠途間。設官者惟此二處。然無從詳考。公渡海後。藉有天侔父子。鄭靖老。由海船餽。致酒米藥物。傳遞家信。於是過率兩房居惠。諸有依託。十月二日到。責授寧軍惠脩聲息稍通。靖老本舊契。天侔則識之。患難中也。**十月二日到責授寧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貶所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先奉告命。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公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伏遇皇帝陛下。念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厯應之馬。猶獲蓋幃。殷棘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伏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



自新沒。初到惠州，寓居合江樓，作詩。按臨所居。公到日，有司待以殊禮，暫請

齒無怨。居之故於十八日，移居嘉祐寺。其明年三月十九日，重遷合江樓者，乃提刑

程正輔至，惠請公居之。程必關白其僚也。至三年四月二十日，再遷嘉祐寺。

者以程罷去之故。據公與程正輔書，歷歷可考。查註以正輔按惠，不能確指

某時，將施註原編公與唱和諸詩，顛倒折改，會編一處，合註從誤。殊不知此

十詩並有次敘可考，悉以繫之合江樓去來也。今

已改編諸詩，詳晰分註，特標明於此，為提綱云。

李安正出守蒼梧，枉道來

訪。蘇過斜川，集云：先君子謫羅浮，蒼梧。十三日，與侯晉叔、渾汲游大雲寺，野

飲松下，設松黃湯，作浣谿紗詞。寺本集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簿渾汲游大雲

樓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攜壺籍草亦天真。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

浮動萬家春。醉歸江路野梅新。歸善簿渾汲游大雲樓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攜壺籍草亦天真。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

文采氣節，恐兄歸闕，此人不當遺也。其晉叔之可表見者如此。渾汲不再見，

然如龍川與寧程鄉博羅河源各令，並皆依託末光，而獨遺歸善令，則斯歸

善簿者亦既幸矣。又據歸善縣志云：嘉祐寺，宋

志大雲寺在邑治西八十里。十八日，遷居嘉祐寺。蘇軾兩寓居於此。明洪

武二十四年，并於永福寺。今城隍廟預備倉，其故址也。按合江樓在惠州

府為水西，嘉祐寺在歸善縣城內，為水東。城沿江一面，跨山為之。據公記松

風亭云：仰望亭宇，尚在木末，足力疲乏，是亭在山上也。又題嘉祐寺云：始寓

嘉祐寺，松風亭，杖屨所及，雞犬皆相識，是寺與亭相及，亦傍山也。故又有明



年遷於合江、而失幽深窈窕之語。詰書屢至其地、訪求亭寺遺跡、竊無衷緒。縣志與本集似不合、但明初尚用儒者、實有毀佛之事。如廣州淨慧寺、改永豐倉、乃洪武六年事、備犁之者無算。其後燕王棧反、妖僧姚道衍報以秦坑、亦可慨矣。誌非無因之說、仍俟詳考。

**二十日、作思無邪齋贊。**本集思無邪齋贊云、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銘永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鴉。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灌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意造也。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書白樂天廬山草堂事。**其說如此、已兆於祥符宮之籤卜矣。信

**二十一日、書白樂天廬山草堂事。**書事不能兩立云、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明日也。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

**十一月、作贈朝雲寄虎兒。**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詩二十三、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事。**本集題跋云、玉川子月蝕詩、歲星主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饒將屢立戰功、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公念關山路上細雨梅花之感、作詩。**既又念羅浮山下梅花村之勝、復和前詩、得桂酒方於海上釀成、而玉



色作桂酒頌刻其法藏石羅浮鐵橋下。

本集桂酒頌敘云吾謫居海上法當

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

也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為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

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

歸南俱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振黃金山空青丹砂晝照珠

夜明百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蕙蘅桂君獨立冬鮮

榮無所憚畏時靡爭釀為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

肌膚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我常作醉中醒益

公題跋云東坡自海南歸文章翰墨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桂酒

頌其一也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故人徐思叔赴曲江幕官攜以相示敬題其

後他日或呈似韓使君刻石真九成臺銘之側亦奇事也周必大子充甫

此文以岐黃家說發出奇想實以文為戲耳益公推重若此可見公名節

之重莫盛於南宋時也九成臺石刻久已烏有嘉慶壬戌癸亥間在韶年餘

嘗欲錄本刻真臺上曾有風鶴之警與詹範作桂酒詩十二月花落復和前

為塵勞所牽竟以不遂至今為恨矣與詹範作桂酒詩十二月花落復和前

韻十二日與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觀懸水夜出金雞渡泛月而歸

作記本集白水山游記云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

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

折處輒為潭深者縫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

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棹

中流、拊弄珠壁。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復能寐也。書以付過。詔終紀年錄十二月十二日。與過游白水山。作記。誥自乾隆乙卯六月發軔名山。急將兼攬白水。及後。屢過惠州。並以事牽不果。凡越一十有九年。此願始償。謹以所得次於公後。嘉慶十有八年癸酉八月一日。重至惠州。寓於公所。居之思無邪。齋六日。昨刻飭僕放舟。候於博羅界之金雞渡口。乃挈二奴。攜一琴一酒。控騎進發。凡越牛原羊隴。蒼林蒼坂者二十五里。至白水山。尋所謂湯泉者。在一陂之側。大約五尺。熱如沸瀋。傍無斃石。為沙土所淤。可以築而為池。由陂登一岡。循岡而東。漸高。凡半里。至白水崑。崑自半空陡下。疊三潭如級。三潭之上。各有崩崖峭壁。十餘丈。其水自半空來。分數十道。縱橫飛舞。此硤彼激。轟投上潭。又越潭跳盪。崩注崖壁。而落聚於中潭。復湲流奮迅。激射四散。而落滙為下潭。每潭縱約數畝。皆拳礪自成。石關環抱。為湖。其水至清。而深不見底。龍之窟宅在焉。初自山趾仰望。僅見下潭。飛水乃策杖履水中。亂石而渡。跌坐石闌之上。即公所謂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處。玩弄良久。以為奇勝盡於此矣。及自山之左股盤折而上。漸見中潭。登其巔。闐然奪目。而三潭飛瀑。上下縱橫。激射勢如蛟螭百萬。盤空關舞。電火來驅。逐隊滾淵。墮壑。敗殘鱗甲。紛佈滿天。頃刻地翻雪窖。雷斧冰山也。惠人呼此為龍洞坑。而泉曰熱水湖。問以白水佛跡之名。茫然不知。湯泉舊在院中。亦無院址。餘皆黃茅土壠。彌望蕭然。而已。由泉而南行三四里。有荒籬叢棘。簇小屋十數家。博羅縣緝格榜焉。乃知為湯村。村有谿。即潭之委。沿谿度谷。盤屋二十里。出山口。名金雞渡。外即大江也。乃捨騎登舟。而月鈞西掛矣。自渡沂江而上。約二十里。至惠公所云度數谷。至江上。繫棧中流。到家二鼓。即此路也。自渡順流而下。約十里。至博羅縣。公後與程正輔自惠同游。





白水而送至博羅。并作白水山佛跡院湯泉詩。博羅縣之極西為羅浮亦從金雞渡出。乙卯六月。誥自羅浮九天觀取道試劍石過湖鎮城渡大屏山。凡九十餘里。以至博羅。寓於北門外之登峯講院。象頭則綿延於其東北。羣峯障天。瘦於削玉。蓋相去者三十餘里。而羅浮諸峯不復見矣。時方自飛雲頂還。告休於登峯者幾兩旬。象頭白水日在閣下。而炎熇正酷。不能再往。因作望白水山懷東坡先生詩。今親入此山。乃知詩無一字可當此。題姑錄於此。以識二十年嚮往之誠云。玉並峯寒入品。題羣山如水赴俗谿。欲隨靈象尋芝朮。中有飛鴻蹋雪泥。掛角曾曾雲朵竊。浮嵐滄澹竹光齊。截流潭洞知何似。欲取龍公化杖藜。過同作。泉詩云。世間詭異不可話。地中火出連岡脈。只知驪山天子浴。未信窮海湯泉出。方池不須緣石鑿。小沸白與澄沙白。涓涓微瀾架巖谷。郁郁佳氣蒸石室。滿山松柏香自送。何用椒蘭熏四壁。從來佳境與人遠。野老山僧那解說。雖云得題。是秋馬歌地。古招提未遇賞音同。汨沒一篇今得謫。仙詩當與繡嶺爭雄雌。是秋馬歌後。本集題秧馬歌後云。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復記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公題秧馬歌凡四則。此其第一則也。本集謠為第四。自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休於路隅作記。本集記游松風亭云。則今首編於此。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牀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

悟此當恁麼時。江岸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唐範捕酒過嘉祥寺

復和桂酒韻詩寄曹輔書。本集與曹子方書云奉別三年奔走南北不暇奉

服食。其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吳范仲自潮陽專使餽遺答書。本集與

手書。懶廢益放不即裁謝死罪死罪。吳范仲自潮陽專使餽遺答書。本集與

書云近者南遷過真陽間見子野且許過我而歸。白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

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揚

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翛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

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留足遠來。又致酒麵海

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喻。過廣州買得

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門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

非以為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滌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畧也。老

又與吳子野書云。合子秀才辱長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已。老

拙何以爲謝。歸鳳賦條下。寄子由書。本集與子由書云。惠州井寥落。然

花仲詳後案。歸鳳賦條下。寄子由書。本集與子由書云。惠州井寥落。然

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熱煮漉出不乘熱出。則抱水不乾。漬酒中。點

薄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挾剔得鉢兩於背。繫之間。意甚喜之。如食饍。整率數

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

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書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則衆狗不悅矣。除

夜錄潤州道上詩以付過。本集書潤州道上行歌。野哭兩堪悲。一首跋云。僕

時年三十九。潤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在

惠州守歲錄付過。**謝安**此詩原題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乃二首之一，今編十一卷內公書此詩，蓋有所感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八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三八



校記

①歌：當作「歡」，見《蘇東坡全集·續集》卷三。

②歌：同右。

③向午：「向」當作「亭」，見本條註引《洪門題跋》。

④外平：當作「昇平」，見《晉書》卷九五《單道開傳》。

⑤李道元：當作「字道玄」，見《蘇東坡全集》卷五《題羅浮》。

⑥「寧」：此下當脫「遠」字，見下引《謝表》文字。

⑦饒將：當作「驍將」。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九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男霖圻覆較

紹聖二年乙亥

公年六十。是年四月章惇曾布謀復開邊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九月大享明堂大赦天下十月鄭雍罷特將

尚書左丞蔡卞尚書右丞十一月安燾罷

正月二日讀章應物寄全椒道士詩有今朝郡齋冷

念山中客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句乃以酒一壺和寄羅浮鄧守安程之

才按廣州欲通問而未便也侯晉叔爲先之

國夫人姪於公爲表兄又姊婿

也據公乳母任氏墓志云孔亡姊八娘即正輔妻也以事舅姑不得志卒宮師痛女之故作族譜亭記遂與正輔父子絕此皇祐五年癸巳事也時公年

十八自是與子由共絕之者凡四十二年遵治命也其怨隙各事已詳載卷一總案族譜亭記條下至是章惇蔡卞以公與正輔有先世宿怨特用爲本

路憲使之甘心提刑向駙韶州公既過韶正輔亦到任二年正月按臨五羊雖未通問而正輔必至惠誠難處事也因託侯晉叔致詞相與釋憾

程之才書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使旆畱番禺侯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

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爲弟一來否又覆書云承諭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藕結之



儲藏

懷非一見終不能解也。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  
句正輔有無限解釋在內今莫得而詳矣。此十二日為徐彥和書黃庭堅跋  
三畫圖後。本集跋遠近景圖云舟未行而風作固不當行若中途遇風不盡  
畫師之罪。又北齊校書圖云此畫本出國手止用墨筆蓋唐人所請粉本而  
近歲畫師乃為賦彩故不為魯直所取然其實善本也。又右軍所贈圖云謝  
安石人物為江左第一然其為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譏誚殆欲痛哭此所  
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桓溫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  
云爾何哉余在惠州徐彥和求余跋尾書十三日書東臯子傳後。本集跋東  
此以發千里一笑。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梧  
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  
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  
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  
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則予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  
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  
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  
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醖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  
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  
予畧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曰給三升救  
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有二升五合人野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  
長子光游好養生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紀年錄是年正月十三日書東臯子傳後。廣守章死。以飲客復為藥。案惠守舊範循守周彥質梅守譚文初惟南雄守無考。自西以飲客復為藥。以施病者。本集與重辯書云到此已來施藥。又與慶安常書云惠示傷寒論。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日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為主而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為僕思之。是否一報。又與徐十。二書云今日食養甚美。念君臥病本草薺和肝氣明目。凡人夜則血歸於肝。肝為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若肝氣和則血脈通流津液暢潤瘡疥於河有君今患瘡故宜食薺。若知此味則陸海八珍皆可鄙厭。天生此物以為幽人山居之祿。輒以奉傳不可忽也。又與孫運勾書云脾能母養餘藏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寧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脾胃惡澀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渴。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繁。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陳彥升少得此病服商陸防己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爾薑桂辣藥例能脹肺多為腫媒不可服。告之為佳也。又與程正輔書云兼寄佳釀川芎大濟所用物意兩重增感激也。廣州多松脂閩甫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船上硫黃亦告為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爐燉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為致一副中樣者。三物皆此中無。

有一也。又與王敏仲書云、治瘴止用薑葱、鼓三物濃煮、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作鼓。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乞為致三碩、得作鼓、散飲疾者。不罪。不罪。公之言醫始於密州。讀仁宗所頒惠民濟眾方、輒榜以便民。後在黃州、與龐安常善、遂究心此道。而帥杭則有病坊之設、至是竟以施藥為事矣。後復勸王敏仲行於廣州、且治孫思邈千金方。在海南、則講求嘉祐本草、尤以醫藥為用。殆北歸止於虔州、則日攜藥囊以出、遇有疾者、親為疏方發藥、欣然如有所得。蓋其利濟之心、出於天性、所謂一息尚存、不  
**十五日**、詹範移容少懈者也。因約舉其在惠以前各書之言醫者、並著於篇。  
**十六日**、方讀東臯子傳、譚文初送酒至、書以寄之。本集跋所書東臯子傳也。  
**二十四日**、與過賴仙芝、王原僧、疊頌行、全道士、何宗一、遊羅浮道院、飲樓禪寺、和過韻。斜川集正月二十四日侍親游羅浮道院樓禪山寺詩云、淡雲曉先逝。桃李已青枝。落花空覆砌。涼風稍可愛。習習來衣袂。亦日雖未甚。炎炎過裘毳。道人疑有道。羽服襟裳弊。晨齋爨無煙。含糗聊卒歲。空階指華機。破屋緣薜荔。拄杖挑笋蕨。折柳樊蘭蕙。居夷信何陋。卽此可遁世。敢師浴二十平沂、不數山陰襖。人生行樂耳、四海皆兄弟。何必懷故鄉。吾駕隨所稅。



六日野步嘉祐寺東南有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感歎有作二月與許

毅野飲湖上寄參寥詩十一日作陶淵明東方一士詩跋本集書淵明東方

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

我也。紹聖二年二月十一日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

既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韶案此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全

文非書所和詩也。查註作和東方有一士詩之公自註改跋作寫和淵明詩

一首已。經合註駁。曹輔赴廣西憲枉道來訪。本集與曹子方書云某得罪幾

正今據本集分載。曹輔赴廣西憲枉道來訪。二年矣。公別後微疾盡去。想今

亦康佳。養生亦無術。獨寢無念。神氣自復。韶案前與曹子方書乃初到惠州

所作有與子方三年未見之語。此書作於是年秋冬亦已相晤。是子方赴廣

西且至惠州也。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範食槐葉冷陶作詩答陸惟忠書。

霍為春中事。本集與陸道士書云別來歲月及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自哂。爾

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喜慰之極。惠州百凡不惡。杜門養病。所獲多矣。念

君棄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能踐言。何喜

如之。世外之道。胎息為本。嵇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

順。然後蒸以靈芝。間以醴泉。晡以朝陽。綏以五絃。僕今除五絃不用外。其他

舉以中散為師矣。適飲桂酒一。枯醺然徑醉。作書奉答。桂酒乃仙方也。釀桂

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為。三月二日宜興卓契順徒步來惠致

此酒一來有何不可。餘惟善愛。不宣。

三月二日宜興卓契順徒步來惠致



守欽寒山十頌及錢世雄所達通書。

本集書歸去來詞贈卓契順云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卓契順至惠州。

順宜興人學佛於蘇州定慧院守欽公與守欽無素蓋錢濟明欲為通致家書而守欽因以通問時濟明復官吳中也餘詳後。

柯常林林王原賴仙芝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

羅浮山誌唐庚佛跡石記云巨人跡若干長三

肘量闊稱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西散印於巖石之下深者二寸許又湯泉記云白水山佛跡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

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以觸指。風於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浩歌而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

歸既歸聞過誦陶淵明歸園田居詩遂次其韻適參寥事使至書以寄之。

陳慥書止其來惠作書。

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惠兵還身得季常手書累幅

慰無量軾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留巾草履相

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驢馬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存定日作松韻賦一首今寫奇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揮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

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抹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上布水懸三十仞雷轟電散未易名狀大畧如項羽

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來得書作天竺海月真贊云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



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畧，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為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棲絕俗之士，不屑為之。惟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余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愠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一日，師臥疾，使人請余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余至，乃闔棺，趺坐如生，頂尚溫也。余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年，余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余，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真贊，久不償此願，何也？余要然而起，為說贊曰：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幾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披月滿，遺象在此，誰其贊之？惟程之才將至惠州，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比日履東坡子。程之才將至惠州，茲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此正輔第二次專人書，計以春夏蓋公杜門，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謹至重欲先按別郡，而到惠則三月初也。公杜門到此旬日，杜門自屏，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道過往迎江上。本集與程正輔出迎郊外，業已杜門，必不深責，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會見。朱子晦菴題跋云：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怒，且生事，眉山任師中守瀘州，曰：不可與較，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壞其約，以邀功，師出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并及反誣師中，以幸免。事下有司，雜治未竟，而

師中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而於噓事尤反復致意焉。**詔案**：公畱示任師中詩，有知君坐受兒女困句，祇程正輔也。朱子所稱部使者，即正輔，蓋其時程氏子孫猶貴顯，且附權要，故不敢直書其名也。師中乃鄉曲先達，名德長者，而正輔陷之如此，其中叵測。正輔之所尚，因以指使嶺南。公雖已通問，究未惻其心，故杜門也。本集與程正輔書七十通，先後錯亂，多軋輻，不可辨。反覆屢讀，久乃漸通其故，蓋自乙亥以訖丙子年餘之間，公在惠事實及與正輔唱和往還蹤跡，悉在其中。前後次敘井然，不亂其書，漸由疎而入密，而所與詩亦然。因理出次敘，述事分載，并記於此。**七日之才來視公，相得極歡，前卻盡釋。****詔案**：公以四日與惠守詹範博此。在五六兩日，則詹範不能遠出，而林抃且回博羅矣。正輔當以七日來，畱惠十日，精獄既畢，當以十六日去。公送至博羅，其歸在十八日。至十九日，遷合江樓，逐日遞接。**八日，餽遺甚厚。**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昨日辱臨，款語傾盡，感必不可移易矣。**八日，餽遺甚厚。**慰深矣。所賦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人**公赴行衙報謁，會於合江樓之才，飭有司，請公仍居於是，論其先還，不宣。****世遺澤乞公爲記。****九日，撰外曾祖程公逸事。**本集書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官闕，選土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菰根者，竇竊而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處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昨請盜曰：汝冤盡自言，吾爲汝直之。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





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畫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去、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之才江行有桃花源之作、出示公、為和江行見桃花詩。本集與程正輔書、想已達韶。桃花源詩、再蒙頒示、誦詠不能釋手。此書正輔再作桃花源詩、以寄乃別後事、則其出初作、以示公、因以索和、乃相見時事矣。查註改置於後、合註從誤。今重定。及按部於守有舉察、為解之乃已。本集與程正輔為第一首、改編餘詳後。詹守亦知懼厲精也。如正輔者、健吏也、所過無不作威福之理、然其後違條害民、建立營房、諸難為之事、公建議使行之、皆一一如所教、而提轉亦無有杆格之者、正以其健故。十三日、書桂酒頌。紀年錄是年三月十三日、書了得也、惟在善取之而已。十六日、追饒之才於博羅香積寺。寺。昏、今復瞭然、人意復令見子由與平生故人耶。本集不載此跋、而卓契順行、公有小字本、桂酒頌寄錢濟明、當即十三日所書者。其後病歸毘陵、尚為濟明跋桂酒頌、見於濟明之說、即此。十六日、追饒之才於博羅香積寺。寺。本也。紀年錄蓋本諸石刻、必無誤矣。

**下溪水間而落之、可作碓磨、公使縣令林抃成之。羅浮道士鄧守安來謁、共**

議建橋事。是夜之才行。

諸公追饒正輔至博羅賦別管字韻第二首云忽

欲繫白日留君顏。據此詩合觀後書則是日饒正輔鄧守安實

為林抃留一日復與守安會。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畱博羅一日再見鄧

八日作追饒管字韻二篇寄程之才。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別時飲過數日

笑。諸案公追饒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為別。管字韻二詩乃此時作。查註并

作游香積寺詩。

公以送程正輔始至香積寺。使作水磨。其後復送正輔

註原編以和正輔江行桃花追饒二管字韻游香積寺四詩悉置二月十九

日詩前。因誤。然能以游香積寺詩系於追饒二詩之後。尚不失送正輔之蹤

跡也。查註取凡公與正輔唱和詩雜亂并編於後。獨遺此詩。仍置二月十九

日詩前。合註仍之。尤誤。又紀曉嵐論此詩云。水磨是利民正事。縣令督成。須

為鄭重。不得以游戲了之。後半語雖工。而意則未協。考詩教云。可轉兩輪舉

四杵。乃公使林抃作以濟寺僧者。故日給而有餘。若以四杵之米指為利民

正事。是浮屠家皆能以一鉢餉五千人矣。遂自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

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義如何可忘。別後不免。

十九日遷合江樓。本集遷



云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又與南華重辯書云：程憲近過此，往來皆款。又遷居行衙，極安穩。有樓臨大江，極軒豁也。（附錄）程正輔至惠之後，公始重遷合江。樓詳後書中。

**程之才和公餞別管字韻二篇并寄一字韻之作戲和之才一字韻詩。**（附錄）戲和正輔一字韻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據外集類編與正輔契順言唱和諸詩之後，合註從誤。今定為第四首，改編其考定並詳後遺卓契順作程之。

**和定慧守欽詩以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附錄）本集與錢濟明才書條下。

老早世，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乃知小人能壞其衣服耳。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附錄）

守欽參寥被陷還俗，乃公渡書歸去來詞以寵其行。（附錄）本集書歸去來詞贈卓海後事。此書作於北歸時也。

**書歸去來詞以寵其行。**（附錄）契順云：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為子將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僮仆瘴霧，黧面顰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為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真德秀西山題跋云：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則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元修以是登名青史。



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錢世雄書。本集與錢濟明書云。遠蒙  
哉已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合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奇惠白尤極所欲  
得。賡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以微貲為愧  
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香酒法。釀  
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呈。勿示人。千  
萬。千。再為卓契順作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桃花源詩。再蒙頒示。管  
亦人所不逮也。某十九日遷入行衙。因蘇州卓行者奉問。不宣。又云。蘇州錢  
倅借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畧賜照  
管幸甚。詰案前考江行桃花詩之註。即從此書摘出。與正輔寄和管字及作  
一字韻皆三月事。後有十九日遷入行衙句。作證是和江行見桃花一詩。追  
錢管字韻二詩。又和一字韻一詩。二十三日為惠誠作吳越名僧記。本集書  
凡四篇。皆當編於三月。無可疑矣。云參寥子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多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從  
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予以琳嗣事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  
法通洽。晝夜行道。自辯才歸寂。道俗皆宗之。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  
旨召小木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愛之。曰。本去則淨慈眾散矣。余乃以明嗣事。  
眾不散。益千餘人。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辭。皆操筆立成。胸中  
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蘇州定慧長老守欽。寄十詩。清逸超絕。予往來三吳  
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下天竺淨慈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  
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辯鋒起。夷僧莫能



測又得其情以告。其才有過人者。孤山思聰開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  
 雄逸變態放而不流。其為人稱其詩。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二閣。梨皆予監  
 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然未嘗有憂色。老夫不知何健否。予在惠  
 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制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  
 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誠。使歸見之。致余意。  
 且為道余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三月二十  
 三日。東坡居士書。公得程正輔和詩。而道卓契順。亦二十六日。作程之  
 同時事。據後書考之。則惠誠契順。並以二十四日成行也。二十六日。作程之  
**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近因宜興。回人卓契順者。奉狀相達。視覽即日。起  
 得此。未由面謝。臨紙悵仰。正輔去而公遷居。已八日。坐享安便。非兄巨庇。何以  
 順行。此書作於二十六日。計十九日至。是為八日也。時正輔繼妻無恙。明載  
 書中。查註。改編之第一詩。其下自註云。正輔近有。送王原題嘉祐寺壁。本集  
 亡嫂之戚。第二詩題云。慰鼓盆與書意。不合也。送王原題嘉祐寺壁。本集  
 祐寺壁云。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軾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明年三月。遷於合  
 江樓行館。得江樓廡微之觀。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  
 亦何以異此。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謝此。此  
 乃王原同寓寺中。至是原將歸。公復過之。因以題壁。是原之去。在三月杪。明  
 矣。并贈原詩。信臨別所作也。施註原編二月詩。前查註合註。仍之。稍失次敘。  
 今改。編江張用過韻四月答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辱書存問。周至  
 於此。感激不已。軾到惠已半年。既習其水

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子由頻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乍熱惟萬作連雨江漲詩。鄧守安至八日為書養生論。本集養生論跋云東坡萬自重。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為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以稽叔夜養生論頗中予病故手寫數本其一以贈羅浮鄧道師。謝石刻作紹聖二年四月八日書。十一日初食荔支作詩。十三日為梁瑄重書綠筠亭詩。本集綠筠亭詩跋云清獻先生嘗求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詩曰此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年四月十三日張耒遣兵王告五年乃見處士之子瑄請書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張耒遣兵王告至因以桃榔杖為寄。聞黃庭堅遷黔南范祖禹遷九疑晁補之遷蘄水並致慨焉。本集詩題云桃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遷九知以為杖也。又書云屏居荒服真無一物為信。有桃榔方杖一枝前此土人不坐修造不肖累之也。又云來兵王告不憚萬里再來走卒中無有也。黃魯直黔州安置范淳父永川安置見无咎監蘄州酒稅皆坐修實錄也。又提潛尚守臨江故王吉復至施註原編此詩在食荔支詩後可證其弗誤。是也。舉蕭世京至作書。本集與蕭世京書云不審使旆按臨至惠某始寫僧舍近也。謝某提刑甫去提舉常平又至可見行衙非惠守。木杓行秧馬法。本集題所能假也。公復居此正輔必達提轉故其去即遷也。木杓行秧馬法。本集題





後云林博羅以謂背雖當如覆瓦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却有力以榆  
 棗為腹患其重當以板木則滑而輕矣俛偃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例  
 於脛上打洗秧根積久皆至瘡爛今得秧二十二日授梁瑄秧馬式使歸告  
 馬則又於兩小頰子上打洗又完其脛矣

**張弼作之因以傳吳中作記**本集題秧馬歌後云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勤  
 製作閱試今惠州民皆已施用民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為  
 此而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衡州進士梁君瑄過我而西乃  
 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備言範式尺寸及乘馭之狀仍置一枚傳  
 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更示西湖參寥子尤幸也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二  
 日軾書

**贈張秉道杭人從公相視石門五月四日贈朝雪殢人嬌詞**本集  
 河者也觀此文可知施註時客於杭之誤

**雲調寄殢人嬌詞**云白髮蒼顏正是維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礙朱唇著點  
 更替髮生采這些箇千生萬生只在好事心腸着人情態閑鴉下微雲凝黛  
 明朝端午待學紉蘭為佩尋一首好詩要書裙帶

**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驗之方思以奉傳讀此詞知其無誑語也

**日造真一酒作詩**本集記朝斗云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  
 然雲氣解駁月星皆現魁杓明爽徹

**惠州水東至水西溪江合流用竹浮橋**  
 貧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

**通行旅橋壞輒以舟渡**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竹賤易成創新不過二十千一  
 兩月修一次每次不過費三千惟頻修為要

西即惠州治水東即歸善縣中隔大江人行如織舊用竹浮橋以渡江公用  
流峻急不兩月輒壞至是公議建船橋而橋未易成故先葺其舊也

道士鄧守安議與程之才傅才元詹範建東新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老兄

易遽數本州申漕司乞支阜民監買糞土錢若蒙支與則鄧道士可力募成

之冬有覆溺之憂太守見禱故不忍默也又書云示諭修橋事才元行煤已

到本州差官估費八九百千除有不係省諸般錢外猶少四五百千於法當

提轉分認估得的確若減省即不堅久矣體問是實才元必欲成之選一健

幹吏令來權發判專了此事

輔事申屢稱漕使為傳同年才元即傳字也又以兵衛單寡海盜窺伺營房

廢缺軍政墮壞因建議授程之才使添建營房三百餘間以肅軍政

書云本州管六頭項兵半無營房有者兩人一間頗不聊生餘在民間賃屋

散住每月賃錢一百五十至二百其賃官屋者即於月糧錢內刻不惟軍人

緣此貧乏又都將上下無繇部轄飲博逾違急即逃走作賊民不安居軍妻

緣此犯姦者衆公私之害不可勝言但此事乃俗吏所忽莫教生出一事即

悔無極也度少三百來間好屋若與擘劃磚瓦官自堯林木下縣採斫又阜

民監亦有木植度三百間瓦屋每間可用三貫省錢不過千緡此事可了只

具合支官中現錢確數供申仍於本州應係諸般錢物內刻支撥若似此行

遣不過支轉運司錢四五百貫即差一精幹官吏與權都監王約者同幹之

今體問得逐營事件如後一本州管澄海兩指揮禁軍皆廢茅屋常蒙火燭

當為瓦屋又逐年多水患合如何疏理清瀆築防令軍人安居一清化指揮



見管二百三十人、官屋二十間、現有五十五人兵級在外賃屋住。一、軍城指揮、見管二百六十人、官屋四十間、有三十六人賃屋住。一、泉州客軍一百五十人、官屋三間、並賃屋住。一、信州客軍九十六人、見管營房七間。一、廣州客軍九十人、元因岑探反後添差、不曾與置營房、多在知州都監及場務地分窠坐處宿食、不肯賃屋居住。江漢之間、寇攘淵藪、近日鹽賊幸而皆已獲、不爾豈細故哉。惠州兵衛單寡、姦盜所窺、又若營房不立、軍政墮壞、安知無大姦生心乎。此孤旅之人、所以輒貢縷言也。與指使藍生語、覺似了了、可令來此與王約者同幹否。又書云、曾拜聞營房事、度官吏必了不得也。深不欲言、恐誤老兄事、故冒言、但只作兄意也。**語案**浮橋營房二事、同時建議、各書多兼及之、今分二事並載。

**新藏經記**。本集崇慶院藏經記云、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僧佛之宇、盡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藏經者。獨榜其六月九日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九日**、**書柳宗元大鑑碑**。本集與南華重辯書云、所要寫柳碑、不可不立石、已輟忙碑、未有意思、下筆觀此二碑、格力淺陋、非子厚之**柯常赴韶論橋錢事**。本集比也。紀年錄六月九日、書柳子厚大鑑碑師碑。比日履茲炎燠、暑雨不常、蒸燒可厭。曲江正輔書云、指使還左右、奉書必達。比日履茲炎燠、暑雨不常、蒸燒可厭。曲江想少清爽否。橋錢必不足、因柯推官行上問、不宜又云、鄧道士州中住兩月、已歸山。**語案**此書作於六月、則建橋乃五月事、而議行當在四月。公先在博羅、已約守安至惠、至是經始已定、而守安暫歸、適兩月也。石刻四月八日為



守安書養生論正在此兩月中。雖其和程之才游碧落洞詩。本集與程正輔  
本形模全失。而流傳有自。固可信也。數月示諭碧落洞詩。却未寄貺。必封書時忘之也。竊望寄示。老弟却曾有一  
詩。今錄呈也。又書云。近指使柯推及郡中兵士。三次奉狀。一一達否。新什此  
篇尤有功。咄咄逼鮑謝矣。不覺起予。故和一詩。以致欽歎之意。詰此二書  
緊接指使藍生推官柯常賁書赴韶之後。信六月書也。公和正輔碧落洞詩  
有詩成輒寄我。絕妙陶謝并句。與書中意合。信六月詩也。查註編四月十一  
日詩前合註從誤。今定為第五首。改編於此。又案王註邵補註查註題作與  
程正輔游碧落洞合註。以與詩不合。從施註原編目錄題作次韻程正輔游  
碧落洞。今既載明和詩之書。是施註不誤審矣。又據公慰正輔悼亡書云。某  
限以謫居。莫緣奔詣。又送章案罷廣州書云。某謫籍所。十一日遣張惠蒙赴  
拘末由攀餞。皆不得出境。明文與同游情事不合也。南華寺。本集與重辯書云。學佛者張惠蒙。從予南遷。予游南華。使惠蒙守船。  
其意許之。可痛與提耳也。紹聖二年六月十一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作詩。  
十一日。張惠蒙前後踪跡俱無考。答王聖書。本集與王定國書云。遷中忽領三月五日手教。一官為貧。更無可  
百不失所。某既緣此棄絕世。故身心俱安。小兒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  
子也。呵呵。子由不住。得書極自適。餘無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  
念歸。明年買田築室。作惠州人矣。伏暑中。萬萬加愛。不宣。詰案。王定國是時  
不詳。官何處。據此書。則自甘伏軌風塵。無異埋頭澗谷矣。定國無史事之可



坐其在紹聖中羅織偶未及耳。元符十九日作大鑑碑跋。本集書柳子厚鑑④元年除名送全州編管徽宗立放還。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長老重辯師儒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盡見而夜誦林抃報香積寺確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紀年錄六月十九日跋大鑑碑尾。林抃報香積寺確磨成。本集與林天和書云秧馬助助美政萬一爾何足云乎。承示喻七月痔作。本集與正輔書云比日履茲新涼尊體何如。某一向苦痔疾發歎未定殊無聊也。道氣未勝宿疾尙纏想亦裁數或言冬深當出厄儼爾時勿藥乎。嚴節推自韶至聞壽安君疾。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稍涼起居佳勝見嚴推言膳不宣。聞壽安君疾。邑君嘗服藥尋已平愈秋色漸佳惟冀倍加寢以三月至惠既去而有議建新橋增葺營房之事。中間悼亡事未竟公復議違赦招克之事而風裁繼作正輔以九月復至惠此公一年之情事亦本案編此一卷之間架也。今特載此條乃詩分前後之綱領非爲正輔管閑帳也。和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此十三詩其首句云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詩後六月兩橋畢工詩前誤爲夏中之作蓋其處有和子由菖蒲花詩而樂城集菖蒲花與和山海經同編查註據此故亦以山海經詩置和菖蒲花後也。考樂城集題菖蒲開花其子遠因子由生日作頌故子由作此詩乃二年二月之事其後卽山海經詩又其下爲法舟自惠還過高安之作。考法舟三

年正月始自惠還過高安則此詩作於三年二三月也。查註以公之山海經詩編入三年五六月是公詩未作而子由先已和韻可乎。且是年之冬公與程正輔書云和陶韻蓋有四五十首而查註僅編三。痔疾休糧作藥誦本集十、三首其誤審矣。今定為二年秋後作改編於此。云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使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論神仙傳有數十人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得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既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吟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蕪血以清淨勝之。痔有瘰癧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痔。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麵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楚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倘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之曰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蘇麥茯苓多矣。公自上年夏後南遷以逾年。作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舊苦痔疾蓋二十計之此為秋中作。一年矣。今忽大作百藥不効知不能為甚害。然痛楚無聊兩月餘頗亦難當。遂欲以清淨勝之則又未能。但擇其近似者斷酒肉斷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梗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楚少許取飽。如此服食已多日氣力不衰而痔漸退。久不退轉輔以少氣術其効殆未量也。既絕肉五味只啖此楚更不消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真訣也。但聞妻君計作慰疏。本集與程正輔疏云某慰疏言不意易知而難行爾。





並懷。切惟恩義深篤，追悼割裂，哀痛難堪。日月流連，奄畢七世，感動逾遠，奈何。某限以適居，莫緣奔詣弔問，幸冀省節悲悼，強食自重，不勝區區。謹奉慰不次，謹疏。又書云：不謂尊嫂忽罹此厄，惟兄四十年恩好，此情豈易割捨。然萬般追悼，於亡者了無絲毫之益，而於身有不貲之憂。不即竭除，賢之露霜，殆非所望於明哲也。八月一日，過書金光明經以資母福作跋。本集書金光明經，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殯於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於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為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紹聖二年八月一日，柳仲遠報公妹病沒。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近得柳仲遠書，報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於定州，柳見作定簽也。遠地聞此，情懷割裂。周必大益公題跋黃山谷與柳仲遠帖云：仲遠二蘇公堂妹，婿柳君也。周必大益公題跋黃山谷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所指即正輔之妻公云：亡姊八娘是也。以是知公無胞妹，而益公之說為可信。此蓋中都為文祭之。本集祭亡妹德化公之少女，而仲遠為柳瑾之子，故情誼益厚耳。為文祭之。縣君文云：嗚呼。宮傅之孫，十有六人，契濶死生，四人僅存。維我令妹，慈孝溫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玉立二甥，實華我門。一秀不實，何辜於神。謂當百年，觀此瞻振。云何。仰一嘆再呻。救藥靡及，奄為空雲。萬里海涯，百日計聞。拊棺何在，夢淚濡茵。長號北風，寓此一樽。語案四人乃公與子安子由及小二娘至是又折其一也。皆屬宮傅之孫，其為子安之妹。疾稍退，約程之才游羅浮。本集與程正輔無疑。以百日計之，當為八月初作。疾稍退，約程之才游羅浮。書云：輒附上綾

刻絲各一疋。用與表嫂齋僧表區區微意。不罪不罪。淡齋經月。疾不減却。稍肉食近。却頗安。天涼裁退。茯苓亦不服食也。知兄已出巡。千萬勿憚遠。一來游羅浮。弟聞來耗。便去山下奉候。又書云。知已登舟。歲巡連州。切望聞救。論一游羅浮。家居悒悒。觸物增懷。不如且徜徉山水間。散此伊鬱也。

### 量移事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日伏讀赦書。有責降官量移指揮。自惟無狀。恐可該此恩命。庶幾復得生見嶺北江山矣。又書云。赦後癡望量移。

稍北。不知可望否。兄聞衆議如何。有所聞批示也。東都事畧。紹聖二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大赦天下。

### 嶺南稅役折納倍剋致

### 米賤傷農錢荒爲患疲民重困應行條戒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秋大熟。米賤已傷農矣。所納秋米六萬。

三千餘石。而漕府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餘納正色。雖許下戶取便納錢。而不得過元科之數。則取便之說。乃空言爾。嶺南錢荒久矣。今年又起納役。錢見今質庫皆閉。連車整船載米入城。掉臂不顧。不知如何了得賦稅錢去。朝廷新行役法。委轉運司相視豐歉。務從民便。據此勅意。豐則約米。歉則約錢。今乃反之。豈爲穩便。聞說范君指揮。非傳同年意也。望兄力賜一言。及內乞提轉共行一條。戒約州縣依實改正。庶幾疲民盡沾實惠。切望留意。系

### 役奏改錢米各半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惠州支米。每年不過九千。若五萬全納正色。則有積弊之憂。若以積滯之故。年年多納錢少納米。則農民益困。嶺南之大患也。見說廣東諸郡皆患米多支少。請兄與諸公

商量。具此利害。共入一奏。乞今後應役人。公人庸錢及重法錢。並一牛折米。却以見錢還運司。則公稅皆便。免得年年抑勒人戶。此大利也。但當立條令提舉提刑司。覺察運司及州縣大估米價。則盡善矣。又書云。惠州一年役錢。



及重法錢共計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若一半折支米，卽每年有六州縣加三千七百貫錢也。六郎十郎侍下孝履如何。且節哀思，強食自愛。少縣加三估價違赦，倍剋應奏依市賣中價折納，公並以屬程之才與蕭世京傳才元集議施行。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日伏讀赦文，云：訪問諸路轉運司有折科先次改正，依條折科訖奏。此一節非常赦語。然惠州近日科折稅米一事，正違此赦文。人戶賣米二斛已上，方納得一斛，豈非赦文所謂倍剋。榜在衢路，請者已有此謗，可不懼乎。某切謂提刑提舉司當依赦檢坐此條改正施行。昨日惠守詹君申轉運司，乞指定第一等丁米二萬九千餘碩納錢，其餘第二等以下米三萬餘碩，並從民便任納米錢。此雖少蘇疲民，然如赦勅意，第一等人戶豈可令倍費乎。大抵官吏皆加三以上估價，滑胥俗吏結爲一片，靡不如此。今運使旣患米多支少，歸於腐敗，不如估價稍低，常得見錢以救關乏。若能痛加打罵俗吏，令中平估價，則人戶必有大半願納錢者，豈非運司大利乎。今必欲上等人戶納高價，則須州縣盲枷瞎棒以膏血償填，後忍爲之。奈赦文何。某不避僭易，欲兄專爲此。一到廣州，與傅蕭面議。二公皆仁人君子也，必商量得成。卽願三司連銜入一文字，專牒逐州一依見在市賣中價，仍具結罪保明申上。如經逐官保明却察知依舊高擡大估，比見賣直價有加分文，致人戶不願納錢。官吏並須勘奏，乞行朝典。若蒙採用，葛藟一路生靈受賜也。切告切告。正輔悼亡甫畢，而公卽有議折科納役倍剋違赦諸事，而因以約游羅浮，蓋非面不能盡也。諸事皆蟬連而下，中有侍下孝履句，可辨在悼亡之後。且風裁未作之前也。因分列之，并爲之簡明云。



廣惠間颶風拔屋、乾明菩提樹倒、因屬程之才到境拊察、并議行稅役、培剋諸條。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廣倖書報近日颶風異常，公私屋倒二千餘間，大木盡拔。乾明訶子樹已倒，此四百年物也。父老云：生平未見此異。老兄一到南海，拊視爲佳。惠人亦望使車一到。若早來，民受賜多矣。必察此意。此書因以察裁爲重，其末二句則專指估價培剋之事，故云早來受賜必察此意。其叮嚀者至矣。所云乾明寺訶子樹者，卽光孝寺菩提樹也。寺在廣州城內西北隅，今圍入駐防中。其地先爲尉陀孫建德所居，入漢爲王園寺。寺多訶子樹，亦名訶林。後主時，僧竊孫權遷其臣虞翻於是，又稱虞苑。宋時有求那跋陀羅三藏立戒壇，其中至梁武帝天監元年壬午，智藥三藏自竺國移菩提樹植於壇畔，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蓋惠能也。非久而達摩奉傳衣始至中國，亦止於是有并存焉。唐高宗儀鳳元年丙子，惠能於樹下薙髮受戒，稱法性寺。中宗嗣聖初，殷刺密請來譯首楞嚴經，宰相房融從之，筆受稱制止寺。其後宋太祖改乾明寺，而光孝寺則又紹興七年所改。然至今名訶林也。考自梁天監壬午至紹聖乙亥，此樹已閱五百九十四年。自唐儀鳳丙子惠能薙髮至紹聖乙亥，凡四百二十年。蓋是年六月，公方書柳子厚碑，或約計惠能演教之時，此樹爲四百年耳。再訶子與菩提非一木也。訶子樹叢雜成林，故名訶林。有把無拱，高不尋丈。今其種寺後荒籬叢棘處，輒有之，然非故國一喬可比。而紹聖所倒者，卽菩提樹。此樹久分株於曹溪，其時或扶之，或補之，皆不可考。乾隆辛亥，誥始至粵，數往觀之，則其樹故在園，可數抱，虬枝四出，森蔭若織，下覆數畝。其根則糾縷密布，挈樓土外，如蛟螭然。葉類掌而有尖細筋，密織風過則鏘鳴如金石。



各院皆聞也。然誌乘皆指為梁時所遺，無及紹聖風倒事者。凡游者至訶林，見此樹，天矯殿陛間，索以訶子當之。譌二樹為一樹矣。嘉慶丁巳六月二十日，自午達曉，颶暴為數百年所無。時韻山堂未葺，寓南海之西廡。至二鼓，應屏板壁拉折，皆盡，與數僕雜立風雨中。次日出視，在處如洗。凡高竿大木，崇樓廣殿，鮮不拔折而苦提樹亦偃臥廣庭中。越十餘日，寺僧始集有力者，運大木為高架，扶而植之。又月餘，日漸橋落，生意盡矣。如以智藥手植論之，則自梁天監壬午計至嘉慶丁巳，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年。如以宋時補植論之，則自紹聖乙亥計至嘉慶丁巳，凡七百零三年也。是年冬，從曹溪分小株植其舊處，以牆圍之。而此樹發生極難，近始分枝發葉，高可丈餘，蓋已二十餘年矣。特詳附於此，俾後之人知所考焉。嘉慶戊寅冬日，韻山堂記。

**過作颶風賦** 惡非禳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橘葉較較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眾駭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欲衽髮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馳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騎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潰千軍而爭逐。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嚼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輒軒楹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牆垣之隕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惜吾知之晚也。

云仲秋之夕，乃八月事也。此賦公命過作，宋史載入過傳，而文載本集，乃思

子臺賦之例、非誤也。廣州大鵬、惠州。二十七日、書藏丹砂法寄子由。本集書鮮不波及、而被裁則輕、其地勢然也。法云、吾雖了了見此理、而資蹂福害之者衆、事不便成。子由九月五日題合端靜、淳淑、使少加意、當先我得道。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五日題合江樓。本集題合江樓云、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是居心不靜者、常欲滓穢、穢太清、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葵芒、敗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紹聖二年九月五日。重九伊邇、鐸且蕭然、和陶淵明貧士詩。既望之後、殘暑方退、月出愈遲、夜登合江樓、與客游豐湖、入樓禪寺、叩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用殘夜水明樓爲韻、作江月五詩。程之才拊視風變、且赴惠詩以迎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前云、過重九、啓行、計已在塗、羅浮之游、果如約否。又書云、聞東行已決、未聞離五羊的日、故未往迎。旦夕聞耗、即輕舟徑前也。諸案此二書、乃正輔九月再至確證、初至杜門不出、再至往迎、江上分析甚明也。至此詩、即公自註正輔近有亡嫂之戚者、查註作第一首、編四月詩之前、合註從誤。今定爲第五首、改編九。因乘舟赴泊頭墟。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羅浮之游、不知先往而後月之後。入州耶、抑埃回日也。弟惟兄馬首之視、無不可者。旦日乘舫徑至泊頭。恩恩未能盡意。之牙方東按、不及入羅浮、至惠爲會、即辭公行。本集與程正輔





書云、漂泊海上、一笑之樂、固不易得。況義兼親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過厚、慙悚不已。經宿尊體佳勝。承即解舟、不克追餞。涉履慎重、早還為望。不宣。

**正輔**此大惠、必當東按、梅循諸州、故不及游羅浮也。此書有**二十七**承即解舟、早還為望之語。書讀雖亂、次敘猶可考也。其還亦有據。

**日為之才書外曾祖程公逸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遺事更少涼寫納。又書子孫一句、必欲去者、摹刻時落之。并有江月五詩、錄呈一笑。年譜云、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記外曾祖程公逸事。**程公**三月九日作記、此乃正輔屢索刻本、故為書之。江月五首乃九月望後作、以是知年譜所載乃石刻月日也。合註不知此中原委、故致疑於年譜而譜之謫。外曾祖為外祖、反不知。**曹輔使至因論陳曙事**。本集與曹子方書云、專人至賜教累幅。某今已改正。**曹輔使至因論陳曙事**。得罪幾二年矣。以心槁形、以盡天年。即日殊健也。居間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伸於地下、如何。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身、頗知書。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秋武襄既受命、顯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襄公惶恐降階祈求、武襄慰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為崇儀建廟祀事至今。惟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第、後換右列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詳。東都事畧云、儂智高陷邕州、遂自邕攻橫、貴、封、藤、梧、端、康州、所至驅劫軍民、衆至數萬、乃進圍廣州。朝廷以孫沔余靖為安撫使、久未奏功。

仁宗以南方爲憂、青慨然請行、且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  
騎兵數百、益以禁卒、當羈賊首至闕下。仁宗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  
荆湖南、北、經制廣南盜賊事。青至合、所靖之兵、自桂林次賓州、召廣西鈐轄  
陳曉、按其遇賊不戰之罪、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悉誅之。軍士震恐、遂下  
令止具十日糧、明日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賊勢方銳、青躬執白旗、麾騎兵出  
其不意、賊衆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偽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  
遁。詰朝、青入按城中、獲金帛鉅萬、牛馬數千、築京觀城之北隅、招復俘脅者  
七千二百、使還其家。智高既遁、奔大理、國爲所殺。青還朝、拜樞密使。在樞府  
四年、言者謂青家數有光怪、以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月一日、菊始開、  
知陳州、未幾卒、年五十。附錄事畧以曙爲曉、避英宗諱也。十月一日、菊始開、  
與客作重九和陶淵明已酉九日詩。中而引公海南氣候不常之說、入註、自  
爲矛盾。公敘十月初吉、而紀年錄作十一月一日、和陶已酉九日、編入乙亥  
在惠州作。其十一月、顯誤。公所謂以十一月望作重九者、乃海南節氣也。若  
廣惠端韶諸郡、菊開九月之杪、盛於十月至十一月初吉、其爲惠州作無疑。又惠  
處殭槁、駢之三十載、歲歲如此也。公既云十月初吉、其爲惠州作無疑。又惠  
州詩多用萬家春酒、此詩亦有之。儋州則絕不用也。查註編入海。次前韻答  
南、合註從誤。今從紀年錄編。乙亥從本集編。十月施註之誤已刪。次前韻答  
程之才和作。慰鼓盆勸學佛聞之才還作書。岸喜不自勝。辱手教、值夜乏人、  
未可前詣。新詩輒次韻取笑。前本附納。此詩有我亦需濡渥、漸解鍾儀  
囚句、因是時郊恩有責降官量移一條、故詩中及之也。查註以慰鼓盆詩作



第二首、編四月詩前、合註。同之才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作詩。謝安同從誤。今定為第七首改編。

乃正輔歸途之事、今定。度數谷出金雞渡至博羅。謝安象頭山橫亘數十里、此詩為第八首改編。

一峯也。博羅在山之陽面、故自白水至縣、必沿山度谷而出、至金雞度登舟、繞過山嘴乃達無二徑也。自渡口進湯村二十餘里、可通大壩而溪多淤塞、公前此亦由陸出山、乃知。再游香積寺觀林抃所作確磨公歸和程之才白自宋時已不可舟行矣。

**水山韻并同游香積寺詩。**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同附上。謝安正輔前此至惠、其子惟十秀才侯行。此次六秀才亦至、且皆失恃、故云備見孝義。前後分析甚明、以是知同游白水香積之作皆此時事也。今定和白水為第九首、游香積為第十首、改編。誥初以施註原編亦不足信、乃據書中事、將前後各詩逐首檢出、既編定矣、復以施註目錄檢對、其前之江行桃花追餞博羅三首、不應編贈王原詩後、二月十九日詩前、其後惟和白水游香積二詩、不應倒置、此其誤也。至於大段分合、尚為不紊、猶存正輔兩至之意、乃知施本亦有所授、非徒漫為編葺者也。今既改。聞所議營房稅定其前後各卷誤編詩、其不可考者、究當以施編為指歸云。

**役違赦措剋諸事三司皆議行答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別後兩辱賜左右、此邦老稚共荷戴也。乍寒萬萬自重。謝安此數事皆有扞格、非易為者也。推詳書意、乃正輔初至廣州、與傅蕭已有成說、而後至惠、與公定議。蓋



此種事補偏球弊、官民兩顧、非長於理財者、則措施或不周匝、而後患出也。其事決於面定、故書不再見、而正輔至廣立、以書報、是其事皆已舉行矣。宋行折色、本屬裨政、然尚有任納。時走湖上、觀所築西新橋。西新橋乃壞錢米之令、庶幾餼羊之存也。史夫人施以內、賜金錢、蓋公爲致之者也。餘詳後條。聚枯骨爲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入冬、眠食尤魚蝦、出沒、有足樂者。又時走湖上、親作新橋掩骼、便羅秘校、收其遺者。與羅之事、自有條理、粗慰人意。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便羅秘校、收其遺者。與羅秘校書云：守局海微、屈淹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愧怍、卽爲達也。又書云：知不久美解、卽獲會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何二士去面稟、亦有少錢在。二士處此不暇、縷縷羅秘校名無考、蓋嘗爲秘閣校理、官於海陸二豐者也。掩骼一事、程正輔詹範皆預、據此書、則設立專司、徧及遠方、已成盛舉、非偶然湖上而已也。海陸距惠在二三百里、間羅秘校、以是年六月始通問、而掩骼乃合正輔舉行、卽是年秋冬事。至此書、則作於明年四月中也。爲文祭之。本集惠州祭枯骨文云：爾等暴骨於野、今類載於此、餘詳後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爲叢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建海會院作上梁文。本集海會殿上梁文云：經來文乃程正輔舉行之證也。建海會院作上梁文。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自此佛法大行、以至海隅、皆滿。惟我海會、禪師施無盡藏、開不二門、來作西方之主、人且爲東坡之道友。爰因勝地、以建道場。有大富長者八人、造釋迦寶像一



所。瑤階肪截碧瓦鱗差。庶幾驚嶺之雄。豈特鵝湖之冠。共憑佛力。仰祝堯年。如日之升。與天無極。伏願上梁以後。年豐米賤。氣爽人安。郡侯日轉千階。施主日增萬鎰。果有雲散錢寶星飛。各務紛拏。共為笑樂。前作以建院。與築池放生。並載於一書中。因依書類載海會禪師詳後。於院前作放生湖。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院旁有一陂。詰曲羣山間。長一里有餘。此中湖魚之利。下塘常為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畧無脫者。若牢築下塘。永不開口。水漲溢即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意欲買此陂。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見屬百姓數十千可得。囊中已竭。欲緣化老兄及子由。齊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事。所活鱗介。歲有數萬矣。老人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為功德。便乞附至。不詳其名。以公北歸。所記清遠峽追餞事考之。則通長老也。其放生事。大率命通主之。集不更見公在。惠餘澤不少。而猶以老人沒用處為歎。蓋其愛民憂國之意。未嘗一日忘也。海惠院今名永福寺。此陂自寺之右。緣繞而達於前麓。左則築長隄。與豐湖為界。而渚其中。汪洋渺瀰。皆魚樂園。寺使瞰其上。近嵐遠翠。上下一碧。皆昔時景狀。惠人則磨穹碑。大書深刻。而丹之表其道。曰宋蘇文忠公放生湖。歲時伏臘。則既有崇祠之薦。而春秋勝日。輒舉國逐隊於湖之上。相與放生游泳。歌呼嬉笑。以頌公之盛德。嗚呼。公斯志也。蓋歷劫而不。過天慶觀與許家遇題壁。本集書天慶觀壁云。東坡飲酒此室。進士可變矣。慶觀在豐湖上。今名元妙觀。內有紫清閣。蓬萊峯。十一月間有詔元祐臣僚及南宋白玉蟾像。此記不詳年月。今附載於此。

獨不赦且終身不徙作程之才曹輔書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親近事已絕

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又與曹子方書云公

勤僕不作詩又却索近作今錄三首奉呈近報有永不敘復指揮正坐穩處

亦且任運也見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爾東都事畧云章惇用事呂

大防等皆貶竄明堂肆赦惇先疏大防等終身不徙范純仁上疏申理曰大

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

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

里居臣尚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今趙彥若已先貶所將來不止一蔡確矣

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遂落職知隨州明年貶

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仁嘗為救解故疏中及之也事畧此條乃二年明堂肆赦事與公書甚合但

其炎荒非久處地及明年貶永州句舛謬之甚考宋史本紀紹聖四年二月

癸未呂大防貶循州范純仁貶永州同載又云四月己亥呂大防卒於虔州

又呂大防傳云紹聖四年貶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遂薨三處皆合獨范純

仁傳本諸事畧又改其語云呂大防等貶嶺表純仁申理原放明年貶永州

與本紀自為矛盾此二純仁傳必刪去炎荒嶺表明年貶永等句則在虔皆

合不然則大防自安州赴虔斷無經行兩載之理而純仁貶永亦不符也本

案凡與史文小異無大關係者皆置弗議此則子由與大防同貶

動搖行譴元祐人全局立案不能為史家所混故必駁正之也

九日夜夢

論神仙道術寄子由詩王鞏勸公自辯作報書

本集王定國書云所云作書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平。張十七絕不聞消耗懷仰樂全之舊德故欲其一歲之間所欲幹實無可上頌者必欲寄信只多寄好乾棗人參爲望。公所坐呂惠卿責詞等事元祐中皆辯雪有案至諫英州謝表已直認不辭絕不申理如更糾即負司馬光引薦及宣仁特拔之知遇故率性一擔挑回也。時韓維謫均州其子爲之中理以維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不合得免行。王定國原書雖無所考大率因此故勸公以爭役不合自明後范純仁請永其諸子亦欲視維子例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合求歸純仁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諸子乃止其事可。張耒使至始知坐竊徙宣州作書。本集與張文潛書云忽辱專人手互證也。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有所覺此理易曉無疑也然絕欲天下之難事也殆似斷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斷肉百日似易聽也百日之後復展百日以及暮年幾忘肉矣但且立期限決有成也已驗之方思以奉傳想識此意也。見高監司行館下臨二江有樓劉夢得楚望賦句句是也。過甚有幹蠱之才舉業亦少進待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憂爾。州酒稅矣公後與黃魯直書云。痔疾復作時作小乘定。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文潛任宣極安此書之根也。痔疾復作時作小乘定。長至伊邇不獲稱職憲掾顧君至辱手書感慰倍常。老弟凡百如昨但痔疾不免時作。程之才寄自至杜門凡事皆廢但曉夕默作小乘定。雖非至道亦且休息。和香積寺韻索觀和陶諸言也。某喜用陶韻作詩前後蓋有四五首不知

老兄要錄何者。稍閒編成一軸附上也。此書乃紹聖二年冬前公已有和陶詩四五十首之確證。雖無一定之詞。然其數要不相遠也。查註三十五卷編和陶飲酒詩二十首。本卷編和陶歸園田居詩六首。和陶貧士詩七首。以上皆有詩敘可考者。計三十三首。顯與此書四五十首之說不合。分編和陶固屬不易。然紹聖二年乙亥以前。則以此書為據。四年丁丑以前。則以子由和陶詩敘為據。立成間架。檢出明載詩敘之作。而考其散碎諸篇。要亦不難辨別。乃查註明見此書此敘。以元符戊寅已卯兩年中。諸詩較少。率以丁丑和陶詩填實之。因不載此書及子由敘。然其編入和陶。未可遽謂其非。以不編則事跡年月多有脫畧故也。合註明知查編與子由詩敘不符。若以此敘置儋州卷。其誤立見。特遠置揚州為從編之地。自蓋其跡。又以不可分編委誤於查。其失均也。今已考定二年所作之和陶詩。讀山海經詩十三首。和陶已酉九日詩一首。改編本卷。通前查註已編各詩。計四十七首。適在四五十首之間。並皆確實。無所遷就。詳玩以表忠觀碑寄之。人送到表忠觀碑。背作書意。公或不及五十首。故云爾也。五大軸輒送上老兄。請掛之。十二月法舟自成都至。求惟簡塔銘。正輔書云。高堂素壁。時一睨之。附顧君。顧據寄碑文。達否。成都寶月大師孫法舟者。遠來相看。某近以痔疾發。歇不定。亦頗無聊也。作真庭壁書。本集與黃魯直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聞行囊無一錢。望中頗有知義者。能相濟否。某雖未至是。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須預慮。數日來苦痔。百藥不効。其戒又嚴於魯直。且日戒一日。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味。於枯槁也。文潛在宣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父亦然。皆可喜。隔絕書問。難繼。惟



倍祝保愛。不宣。**公**是時秦少章築送酒書至而酒不達作詩答張大亨書。  
 游坐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章築送酒書至而酒不達作詩答張大亨書。  
 本集與張嘉甫書云過辱不遺遠枉教尺著述想日益富示論治春秋學此  
 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  
 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雖邱明識其妙用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  
 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悔僕嘗悔其  
 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槩大策  
 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  
 萬自重。**十九日公六十生朝有述過作和言**若以物假人酬而不酢非所聞  
 不宣。**丙吉**于公德在民皇天有善初無親自我高曾逮公身奕世載德一於仁遇  
 苦即救志劬辛豈擇富貴與賤貧久推是心誠而均可買白日照蒼髮譬如  
 農夫耘耔勤自有豐年穫千圉公何屢困蠅與蚊身雖厄窮道益信天不俾  
 之爵祿新珠磨功行真人却直言便觸天子嗔萬里遠謫南海濱朝夕導引  
 存吾神兩儀入腹如車輪羅浮至今餘怪珍稚川藥竈隱荆榛飛騰閭谷不  
 可馴有道或肯來相賓區區功名安足云幸此不為世俗醺丹砂儻結道力  
 純冷然御風歸峨峴**南華寺重辯專使來賀答書**使手書生日之餽禮意兼  
 重。庶緣道力少安晚境平。銘佩之。**子由以石鼎為詩作銘**本集石鼎銘敘云  
 意非筆舌可究惟為法自愛不宣。**子由**以為秋生日之餽銘曰石在洛書蓋隸從革失若醫砭皆金之職有堅  
 而忍為釜為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公**子由生日公以餽遺作為詩文而



子由和谷者甚多。若公之生日、而因以唱和者、樂城集無隻字之。考本集所見者惟此。銘亦不詳何年事也。今附載以補其闕云。作小園五

詠雨後行菜圃諸詩撰中和勝相院惟簡塔銘。本集寶月大師塔銘云寶月

之眉山、人於余為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

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己以裕人。人

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為趨成之更新其精舍之成都與郭者凡一百七

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博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

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為醫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

然也。故余嘗以為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

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者不可勝數。

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

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曰。蚤暮及辰日吾行

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余謫居惠州

舟實來。殘臘。獨出游豐湖。至道遙堂樓禪寺作詩為祖堂作資福寺舍利塔

請銘。本集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敘云。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

名。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兩。外密而中疏。其理如芭蕉。舍利生

其中。無數。五色俱備。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

予曰。是當以施僧與眾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來

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

以犀幣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台符契。堂喜遂并



壁持去曰吾當以金銀。吳玘仲獻歸鳳賦作書。本集與吳秀才書云人來傾  
 琉璃為窳堵坡置閣上。亦清麗玩味爽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遇有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  
 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察之。羅浮山志云吳復古子玘仲能  
 文善書嘗作歸鳳賦賦甚稱之。答杜興書。本集與杜子師書云貶竄皆愚暗自取罪大罰輕  
 師及第落解爾別紙所論甚非。資福老柏再生贊。本集東莞資福寺老柏再  
 見愛之道此等語切冀默之。同是心苟真金石為開。堂去柏枯其留復生此柏無我誰為枯榮方其枯時  
 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柏熾然常說  
 題過畫偃松屏贊。本集偃松屏贊敘云余為中山守始食北獄松膏其木理  
 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繞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  
 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為護首小屏為之贊曰燕南趙北大茂  
 之麓天偃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青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王  
 骨硤硤鬢鬢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瘡  
 命過作思子臺賦。本集思子臺賦敘云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  
 為入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疑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  
 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  
 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補庶  
 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老泉全集祭史彥輔文云遺文墜臺

爲子收拾以葺以編。是其文不應亡也。但老泉集中無集引題記可檢其爲未嘗收拾可知。此蓋有志未逮而史復陵夷遂至不可考耳。公以不獲傳其文至欲傳其意聲消跡滅之後卒以孫立節病沒遺言以玳瑁合寄公其子不傳傳之其篤於先友之義至矣。

**孫立節病沒遺言以玳瑁合寄公其子**

**思專使至答書**。本集與孫志康書云。尊丈節推遷捐館舍。自春末聞訃悲慟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往西路迎護。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幹勤苦。卽日孝履支持。粗慰所望。志文寶錄讀之。感噴自聞變故。卽欲撰一哀詞以表契義之萬一。然不敢傳出。藏之家箚。須不肖啓手足日乃出之也。玳瑁合見遺。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密藥果等。一一捧領。感忤無量。見戒勿輕與人。詩文謹佩至言。某謫居已逾年。禍福苦集。念念遷逝。無足畱胸中者。今北歸無日。因遂自謂爲惠人。志康聞此。可以不深念也。示諭開歲來。此相見雖爲厚幸。然隨逐中。惟欲親故斷絕。則孤危猶可粗安。若如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罪戾也。千萬寢之切告切告。

**并得李格非書**。本集與孫志康書云。李文叔書已領。東都事章受知於蘇軾。嘗爲太學官。著洛陽名園記。因以論洛陽之盛衰。其文曰。洛陽處天地之中。蓋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余故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家。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邱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燒。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家矣。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嗚呼。公卿大夫高進於朝。放乎以





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其後洛陽破於金人、以爲知言。格非後爲京東提點刑獄、以卒。○**附錄**李格非爲公之門人、而本集詩文記說獨無一字及之。惟前載答孫志康書內有格非寄書中。過一語、特摘出立案、用表其人。其所爲名圖記一卷、毛晉收入津逮書中。作松風亭詞。針川集松風亭詞云、亂一水、清冷絕塵市、今郊坰。華松風之賴兮、發無形、感窮歲兮、物彫零。簾舒卷兮、度飛螢、白露下兮、露疎星。二江東來兮、勢建瓴、干山右繞兮、環翠屏。彼柴門兮、晝長扃、屏外物兮、返視聽。嗟世故之迫隘兮、夫何異於囹圄。幸此身之日遠兮、○可逃於天刑。望神仙其咫尺兮、想羽人於杳冥。或命駕以遨遊兮、茲弭節而少停。友羣仙兮、役萬靈。鸞鶴兮、駕鳳輶。願執鞭兮、展軔、愧凡骨兮、墮腥。余師首陽之清德兮、超千古而僧馨。偉三閭之諒直兮、高衆人而獨醒。蔡子房之明哲兮、學辟穀以引齡。嗚呼。雖九原之不可作兮、庶斯人以發矚。○**附錄**自舍利塔銘以下九條、皆惠州作、年月無考、附載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九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澀：當作「濕」，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八《與孫運勾書》。

②澀：當作「濕」，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八《與孫運勾書》。

③一：當爲衍文，見《東坡全集》卷八四《與程正輔提刑書》。

④「鑑」：上當脫「大」字，見右引書卷三《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⑤稅：當作「私」，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四《與程正輔書》。

⑥附顧君：此處節略不當，據右引書，原文爲「附顧君的信，封角草草，不訝不訝」。



備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端王禁中屢火五月太白晝見八月

端王禁中屢火五月太白晝見八月是年正月韓忠彥罷二月罷合祭開因大

用劉婕妤章惇邢恕董敦逸及內侍郝隨謀構內廷巫蠱獄九月獄成廢皇

后孟氏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仁宗親政用呂夷簡謀罷張耒夏

竦郭后曰夷簡亦附太后但多機巧善應變耳因出夷簡陳州及宣制夷簡

方押班聞唱名大駭而夷簡素厚內侍都知閻文應使刺探而得其故遂怨

后及再相制廢后議仁宗疑為天下後世議夷簡力主漢光武廢后事且慮

臺諫有言令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廢后為玉京沖妙仙師御史中丞孔道

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諫官御史大呼殿門請對盡貶逐之夷簡遂廢后至其

納賂市恩則王曾屢攻之凡此皆姦臣之尤者所為史以仁宗初立天下晏

然不列姦臣傳而論者亦以呂氏之盛僅謂夷簡用智數殊不知惇之所為

皆夷簡開端其用內侍以廢后亦夷簡導之且惇與孟后無怨而廢之出自

哲宗惇但迎合以成其事仁宗可不廢后而夷簡以務報私憤廢之后所奏

夷簡姦狀昭然史冊若因是而賈禍坐廢則凡為后者皆當緘口以保位而

古后如所謂脫簪珥以諫者皆不可為訓矣惇固姦然嘗言端王輕佻不可

君天下使竟用其言而天下幸無事其子援持亦以庸碌取相位樹其恩私

浮沈自保則惇之姦狀當沒去大半即與不列姦臣傳之夷簡又何以異而



援持且得如呂公著取美傳於身後矣。況當日之能平黨患而收復諸賢者，以在仁宗之世耳。如在紹聖，即與呂大防范純仁等之非死，即誓而始終不保者，亦何以異？是夷簡即章惇而章惇即夷簡也。范祖禹嘗以禁中覓乳媪，謂哲宗年幼，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力勸，又疏勸宣仁保護上躬，言甚切直。劉安世亦言：「尚未納后，浸近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宣仁窮詰其事，乃知出劉氏所為。此時既因劉氏廢后，自應更貶二人，坐以離間兩宮之罪。脈絡甚明。

**正月一日博羅火颶一邑皆燼作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博羅正也。灰燼公私蕩然。林令在式，假高簿權縣，颶風猛烈，人力不加，眾所知也。百姓皆露宿沙灘，可知。荊竹皆不可得，黃燕筆畫得竹三萬竿，往濟之，極可佳。火後事極多，林令在式，假自不當坐此。願兄專牒此子，令修復公宇倉庫及存撫被裁之民，彈壓寇賊，則小民受賜矣。又起造物料，若不依實價和買而行，科配則害民又甚於火矣。願兄嚴切約束本州，或關。」

**五日與法舟夜坐譚不牒。**司依實支破，仍專委黃推官點檢及覺察科配。

**二法。**本集記與舟師夜坐云：「紹聖三年正月五日，與成都舟閣黎夜坐，譚甚。」

家人煮雞腸菜羹甚美，緣是與舟談不二法。舟請記之。請察此記，本集譚作二年，今作新年詩。

**十二日書惟簡塔銘作跋。**本集跋寶月塔銘云：「予撰據後條改正。」

**作新年詩。**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廷珪墨，皆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聞程之才將召還，作銘，予亦不孤其意。紹聖三年正月十二日，東坡老人書。

**聞程之才將召還作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伏承履茲新春，起居佳勝，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又書云：『兄去此後，恐寓行衙，亦非久安。』」

之計。意欲結荊水東山，但未有佳處，當徐擇爾。令長子邁來此，指射差遺，因  
華小兒子一房來。次子迨，且令試法赴舉也。**品錄**公以四月復遷嘉祐寺，及  
邁授仁化縣，并般挈過一房至惠，皆伏根此書中。其卜居之**和陶淵明詠二**  
意亦權輿於此時。蓋為章惇編勅終身不徙之奏所誤也。

**疏三良荆軻詩****品錄**以上三詩，施註和陶卷與形影神釋三詩並編歸園田  
六詩前後分列。紀年錄以形影神釋三詩為海外作，確云**法舟辭歸成都作程**  
有所據。今從紀年錄改編之外，此三詩仍二註之舊云。

**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北徙已絕望，作計久矣。寶月師孫法舟來，子由  
將一月瞻望無時，臨書惘惘。**品錄**此書法舟以正月杪離惠，復至筠州，子由  
因有惠州求銘還過高安之作，而和山海經詩次其前，則公之作山海經詩  
信上年秋**二月程之才召還書和陶淵明飲酒二十篇寄之**。本集與程正輔

後事也。**二月程之才召還書和陶淵明飲酒二十篇寄之**。本集與程正輔  
舟行上狀必達。兄欲為陶體詩，寫揚州日二十首寄上。末由會合，日聽召音  
而已。**品錄**法舟之行，開歲已將一月，此二月初間書也。自後不復有書，則正

輔已於二月去任，而其踪跡亦不可考。遠公北歸，既度嶺而正輔德孺，懿  
叔以金二百濟公道中，雖不受，可見未嘗不通音問。特本集闕如而已。**八**

**日與黃魯直過道遙堂問何宗一疾并和劉湜峽山寺所寄詩寄徐大正**

**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攜具來相  
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淒然。君猷諸子得耗否？十四郎後來修學





如三月六日書柳宗元南碕詩跋。本集書柳子厚南碕詩跋云。柳子厚南選  
何。六月。雲秀來自端州贈詩并和郭祥正送游隱靜。及送游隱靜二詩施註原  
日。編不載王註七集本皆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卷三十九乙亥三月前合註  
從誤。本集與雲秀山光寺送客詩跋云。後五年秀來惠州見予。公以元祐王  
申帥揚計至紹聖乙亥僅四年。蓋雲秀到在丙子也。此二詩確為惠州作。凡  
留十日而去。是冬復至惠度歲時方往游隱靜。故別去也。茲改編丙子春杪  
與其再至情事。記雲秀說黃連法。本集服黃連法云。丙子寒食寶積長老益  
無不脗合矣。言。雲宗說黃連法。穎言惠州澄海十五指揮使姚歡守把阜  
民監年八十餘老於廣州。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乃古白鶴觀基也將築  
髮不白。自言服黃連故不白。室其上。和陶淵明移居詩。水及數壁峭拔之上。築為城址。欄而入之。峯頭土  
體似築城取土。削平其頂。故有此數畝地。舊為白鶴觀。則公得之故老傳聞  
也。地四面皆陡下。其右之後為翟逢亭居。雖在峯頂而其址已低數尺。由左  
以及後之麓。皆縣治背後所連屬者。峯頭僅此數畝地。左右稍廣而前後則  
隘。今雖改其舊制。然故跡猶可考也。傍由朝雲祠以入。有屋三間。榜曰睡美  
處。以為報先生春睡美句得名。此載於歸善縣志者也。喬柯古木。圍繞四際。  
上下一碧。為祠中勝處。乾隆乙卯。嘗親至其處。嘉慶辛未。再過。已有妄人割  
佔入廡。塞其祠所通之門焉。自後代者無非俗吏。則視為固有。斫樹闢地。任  
意改作。已不辨祠之舊址矣。此數畝地。公以己資買於惠人。則見於與毛澤

民之書。其造屋也。所有材料工錢分外供給。無毫髮干撓。官私亦明載與。里  
辯書內無少愧於民與官也。公既去。邁過兩房。尚居其中。元符三年庚辰九  
月。公至廣州。邁始棄其屋。從公以去。惠人以召伯所茆而愛及其樹。即所居  
為東坡書院。以祀公。相守弗變。越三十二年。紹興壬子冬。虔盜謝達陷惠州。  
官舍焚蕩。無遺。獨存公居。烹羊致奠。羅拜堂下。秋毫無所犯。其後歷代相仍。  
惟有葺築。不加翦伐。詎寇賊之所不忍毀傷。其薪木者。而乃見奪於縣官乎。  
且誌之所載。皆地方公事。凡朝廷恩澤教化。官司奉公守法。彰廉警愚。勸  
風厚俗。悉在其中。縣官亦不當弁髦視之也。子由在雷。賃吳氏東樓以居。公  
未嘗過之。有司猶求得其地。即樓以祀兩公。而託言公實同居月餘。登之郡  
乘。繼又拓為崇祠。至今弗改。又嘗訊之儋牧。則黎獠之俗。化為禮義。城南桃  
榔之下。舂蠶依然。雖助築之。載酒堂亦尚葺而新之。不欲沒公之舊。何規其  
賢不肖之相遠若此乎。特記於此。庶仁者知所愧怍。而因以復之也。 **規其**  
**地為德有鄰堂思無邪齋而左為寢處庖湍凡二十間。**本集與重辯書云。行  
已置園築室。為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冬中也。又與毛澤民書云。  
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今  
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能至耶。又與王敏仲書云。某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  
囊為一空。 **歸**公手書堂齋二舊榜。字極大。榜亦寬濶。今懸於祠。適相稱。是  
當日屋之高廣。畧與今同。此峯高約四丈。自地歷百餘級。即祠門也。中為德  
有鄰堂。方井大數尺。當兩楹之中。以欄扶之。後為正室。以祀公。而肖過像於  
左。皆三間。其後即縣治也。自峯至地。右繞出城。凡數百步。之江口。今居民皆  
取汲於江。考公和子由所居六詠。蓋初意亦擬食江。後以不便。而又復為井。



事在新居覆瓦之後、必不掘於堂中也。據王註云、井在德有鄰堂前。相其地勢、公當日爲屋二層、其前三間爲門戶、以處僕隸。中爲廣院、後爲堂三間。堂前雜植松柏柑橘、柚荔茶梅諸樹、旣欲植此、必當有其地也。其自門升堂、亦無中隔一井之理。此蓋堂門二層舊址、尙偏右一丈數尺、而井在院落之左、花木之下。其左較寬、則爲居室庖廡之處。其右就山爲城、峯前角稍闕、後爲思無邪齋、與翟鄰相接、周以廊廡、計二十間。此公新居圖樣、限於地勢、證以榜井、無可移易也。其後建祠、以守祠僧居左、無須多地、故移於左。者一丈數尺、而井當其中。改祠爲三層、則前層更出、故祠門之外、廣不及丈、而其勢陡下。中層適當院落、故覆井於堂中。此其中路也。左旣隘、故僧寮數層稍窄。右增祠、故朝雲祠、睡美處、思無邪齋、櫛比其中、而齋包於外、獨與翟居並。又於齋之外、建快哉亭、直接城頭、過路而以雉堞爲欄、楯此祠之圖樣也。翟居數層、甚湫隘、址低數尺、蓋峯頂地盡處也。其門前僅一路、路外卽陡下、必循牆以達齋之前、層過快哉亭、從城頭而落、無二路也。問其後人、則祖居僅止於此。問向亦城頭落乎、答以不知。復相其處、蓋峯之右皆陡下、亦如其左、故成峯形、與城頭不連者四丈。公原地界在今齋址之中、界外尙有路直達於前。公垣其右、當翟門稍進、而留其垣外路數尺、俾翟循垣以達新居之前。否則翟無出路矣。據此、則公之齋當背翟居、而其前與堂同向。後人於今之齋前累數丈土、直接城頭、建快哉亭三間、其上以收江山之勝。因以齋轉而向江、且盡其路、以爲齋址。遂并垣外舊路、圈入祠內、使翟自齋之前、簷由快哉亭以出其勢、然也。今祠僧但闕齋之前、屏以爲限、而置快哉亭於外。誥書寓齋中、每清曉未起、飭僕盡闢前屏、則數百里間江山雲物、明滅變幻之狀、紛來闔下、輒臥觀之、盡其胸臆。日則飯於亭之上、或往來於城堞之間、樂其勝。



樂公乃見亭之左右皆低窪就下而後悟培其址以爲亭也辨今昔之同異信莫有易此者矣使王舉鳩工蔣親庀材於河源本集與程全輔書云過河源日押木匠作頭王舉暫到郡計料數間屋材至敢煩指揮與押送來爲幸公營屋諸事詳具前五書中所建營房所木陶瓦諸有成算似皆王舉估計興築無誤故此日復使之畧如其舊章也

**四月食東堂將軍荔作詩二十日復遷嘉祐寺**本集遷居詩敘云二年三月四月二十日復歸於嘉祐寺又與重辯書云不欲久畱占行衙法不得久居時船橋未成猶以竹橋爲渡必沿江半里渡橋入縣城經水東街二里餘至白鶴峯若自合江樓放船峯下遠近相等而江風不定亦難時作往復惟嘉祐寺卽在峯後半里間今之民寮土廟荒榛叢雜處循坡陀小徑而至甚近故復歸於寺也

**作遷居詩上梁文**本集白鶴文云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鵝觀一峯獨立千巖之上海山浮動而出仙聖飛騰而往來古有齋宮號稱福地東坡先生南遷萬里僑寓三年越山斬木沂江水以北來古邑爲鄰遠牙橋而南峙送歸帆於天末掛落月於牀頭方將開逸少之墨池安稚川之丹竈今者旣興與百堵爰駕兩楹道俗來觀里閭助作願同父老宴鄉社之雞豚已戒兒童惱比鄰之鷄鴨何辭一笑之樂永結無窮之歡兒郎偉拋梁西嬭嬭虹橋跨碧溪時有使君來問道夜深燈火輕打五更鐘兒郎偉拋梁南南江古木蔭回潭共笑先生垂白髮舍南親種兩株亂長堤兒郎偉拋梁南南江古木蔭回潭共笑先生垂白髮舍南親種兩株



柑兒郎偉拋梁北北江江水搖山麓先生親築釣魚臺終朝弄水何曾足兒郎偉拋梁上壁月珠星臨蕙帳明年更起望仙臺縹渺空山隘雲仗兒郎偉拋梁下鑿井疏畦散鄰社千年枸杞夜長號萬丈丹梯誰羽化伏願上梁之後山有宿夢海無颶風氣爽人安陳公之藥不散年豐米賤林婆之酒可賒凡我往還和陶淵明桃花源詩長合註從誤據石刻公書此詩敘遺卓契順同增福壽後云紹聖三年歲在丙子清和月眉山蘇軾錄於惠州白鶴峯新居思無邪齋以遺卓契順是時方營新居故卽云新居耳又其詩敘末較各註本多九字云故和桃源詩以廣其說由是考之有此敘卽有此詩且尙在紹聖丙子四月前之作今改編於此庶有依據公後自海外歸尙問卓契順安在見於與錢濟明之書則是時寄五月五日書天蓬呪本集書天蓬呪云紹聖三年字與之亦必有之事矣端午惠州道士鄒葆光云今日今月皆甲午而午時庚甲合人之遇此程儒來謁本集與程全輔書云令也難請書天蓬呪予嘉其意乃爲書之款語又書云令子先輩新詩筆力益進家有哲匠何復下問乎程天侔之子本集作程秀才年譜作程儒合註疑儒卽天侔非也公後與書有僧舍慶會不知爲樂今者海外豈復夢見之語是儒之屢至正復歸嘉祐寺時也公渡海後獨天侔父子時致饋問故表出之題循州默化堂榜本集與周文之書云蒙寄示書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乎文之治循似

用此道、故用默化名此堂。如可用、便請題榜也。**詔**案此榜今在惠州府廳車款署紹聖丙子年仲夏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蘇軾題。公親筆也。文之罷循、公有詩送之、且與王敏仲書云、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塵清覽。是其去審矣。後在海南、復與文之書、且託致林行婆香。是文之又復在惠、疑其再守惠州、自移此榜也。如謂沿革之故、則今之龍川卽州治、榜必不動也。乾隆乙卯、屢過惠守、旣投刺、則輿止庭下、以俟其通。必仰視此榜良久、白質黑字、波畫如新、其揮灑自得之致、躍出榜外。榜雖古、無少剝落。嘉慶壬戌、提刑使者往督軍儲、其中因再至其地、則此榜字形全失、如人患腫脹垂斃、非復平昔豐顏駿骨、怡神語笑時也。蓋惠州素無鐫刻木石字工、有守性澀而好事、欲署己名重修、其後使漆工治市井牌扁者爲之、雖青蠅暫附、而白圭盡玷、不可磨矣。**翟東玉赴龍川求秧馬法**。本集題秧馬歌後云、翟東玉將令龍川從予其志之在民也。願君以古人爲師、使民不畏吏、則東作西成、不勸而自力、是家賜之牛而人予之種、豈特一秧馬之比哉。**紹聖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過水**。後**二十七日過水西買筆**。本集書買筆云、紹聖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過水、水相浮、紛然欲散。六月江岸船橋成名、東新橋、湖岸樓橋成名、西新橋。公嘗信嶺南無筆也。

**助施犀帶及子由婦史所得內賜金錢作兩橋詩過赴河源訪馮祖仁督蔣親斫木**。本集與曹子方書云、小兒數日前暫往河源、獨幹築室、極爲勞冗。圖

馮祖仁、涇陽人、時爲河源令。公後北還、重遇於韶州。祖仁在嬰中





迎奉甚厚。其納交之始。當在過督研木時也。聞適授仁化令。將般挈南來。作重辯書。本集與重辯仁化令。想與南華相近也。又書云。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九月中。兒子般挈南來。當一禮祖師。遂獲瞻仰。為幸也。伏暑中。為來自重。不宜。陳師錫專使至。答書。本集與陳伯修書云。比日履茲暑溽。起居住勝。始聞出使。但恨材用不展。有孤天授。惟勉之一日。千里。副士友之望也。賦謫居粗。遣長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來矣。已買地結茅。為終焉之計。獨未覓墓。爾行亦當作。杜門絕念。猶治少飲食。欲於適口。近又喪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不復擇脫粟。連毛。遇飢盡之。爾惠示佳茗。極感厚意。爾子極妙。奉養村陋。凡百不能稱也。佩公高義。不忘於心。萬里勞人。以致口腹之養。甚非所安。王序王庠專使至。答書。本集與王序書。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存記。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似。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此意何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也。蜀粵相望。天末臨書。惻惻。又與王庠書云。承欲往黔南。見黃魯直。此古人所難。若果爾。真一段奇事也。然足下久違親庭。遠適更請熟慮。今謾作一書。若果行。即攜去。井作黃庭堅書。本集與黃魯直書云。某有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也。見故為作書。眉人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兩人七月。屬翟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為親。又欲往求黃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七月。屬翟東王探地黃於興寧。本集與翟東王書云。吾晚學道。血氣衰耗。欲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常致。循州興寧令歐陽叔向於縣圃中。多種

此藥君與叔向故人可爲致此意否。作頌茶詩五日。朝雲病亡。本集與李端  
此藥以二八月採者。良欲烹爲煎也。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臨去誦六  
如偈以絕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答章察慰書。本集與章質夫書云。近  
垂開喻。感佩深矣。比來皆已忘去。凡百粗遣。但方營新居。費用百端。獨力幹  
辦。尤爲疲勩。冬末乃畢工爾。時遂杜門默坐。雖鄰不覿。荷公愛愛之深。恐欲  
知其過。自河源歸。八月三日。用朝雲遺言。葬於豐湖禪寺東南松林中。  
棲禪寺。泗洲塔。朝雲墓。放生湖。海會院。皆在湖濱。而各占一坡。若連若續。不  
出二里餘也。自惠州西門之外。過橋隄。沿豐湖而北。至棲禪寺。寺而湖負山  
山之左。折出一坡。則泗洲塔峙其上。塔之左。又一坡。則朝雲墓在焉。墓之左  
一坡。爲殿坡。盡卽公因舊葺築之隄。以界豐湖與放生池者。長約半里餘。隄  
盡則海會院也。其自棲禪寺歷數坡谷。皆摺疊詰曲而行。最爲幽勝。在寺不  
知有塔。登塔不見有墓。至其墓上。坡壠又復障蔽。塔甚近。微露上級。風過則  
鈴語悠揚。與松楸相答。淒然欲絕。公自埋銘之後。刻銘以附家。本集朝雲墓  
輒不欲至。湖上蓋卽主之悲。誠有不堪禁此者矣。先生二十有三年。忠  
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於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  
棲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遜。未葬而夭。蓋常從比邱尼義冲學佛法。亦粗識大  
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  
歸。寺僧建亭覆之。榜曰六如亭。金剛經偈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  
亦如電。當作如是觀。本集與李端叔書云。朝



雲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公墓誌及悼朝雲詩敘。皆無六如亭事。惟見此書中。公在惠州。未嘗與李端叔書。以上二條。皆從北歸書內摘錄。亭屢圮。屢葺。今仍舊墓上。舊榜是否。公書無考。

**六日夜風雨七日寺東南見巨人跡九日公與**

**過往觀題寺壁**。本集題棲禪寺云。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夜於寺。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設供作薦朝雲疏**。來又曰。師子吼佛以薄伽梵力為執金剛身。護化諸方。大濟羣品。今茲別院。實在豐湖。像設具嚴。咸靈如在。軾以罪責遷於炎荒。有侍妾王朝雲。一生辛勤。萬里隨從。遭時之疫。遽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託棲禪之下。而既葬三日。風雨之餘。靈跡五蹤。道路皆見。是知佛慈之廣大。不擇衆生之細微。敢薦丹誠。躬修法會。伏願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徧周法界。湖山安吉。墳墓永堅。接引亡魂。早生淨土。

**并作悼朝雲詩九**

**月詹範罷惠州任方子容來代**。詹範。眉州人。罷惠州。有坐間兩使君句。則是日同作。展陽之會。正其相代時也。但別本作坐間兩使君。考第一詩有鄰家餽黿蛇。亦復強取醉句。乃自與其客登白鶴峯。與鄰家野飲而作。與坐間為合。若作坐間。則新居未成。必不與兩使君會此也。且此句之下。託為論說。以終篇無一字敘同游之事。用坐間貫下。通體靈活。若作坐間。即向兩守作無聊之歎。意味皆唐捐矣。今已更正此字。然如是。論定則兩守相代。當為秋間事。至九日而詹範已去。故云坐間兩使君也。茲仍載九月者。祇能據詩載九日之前。以記大畧。



前則存疑。九日、登白鶴峯、簪菊、未花、與鄰家強醉、作詩。既還、作補龍山文。本

此其例也。補龍山文、牧云、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道孫盛

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不見此文。予乃戲為補之、曰、征西天

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衫、胡為中醵、一笑榮發、

梗楠競秀、榆柳獨脫、與驛交魚、驚塞先鷺、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

顙茁髮、維明將軍、度量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履、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

相鼠、以侑此爵。吾聞君子、始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邱壑、散髮

箕踞、陸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遠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用復奚數、流水莫

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

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股。十月、梅開、作西江月詞。本集梅花

詞案、此文前為嘲後為解嘲、蓋二篇也。月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

面翻嫌粉澆、洗粧不褪脣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黃梅欲計芥隱

筆記云、東坡梅詞、不與梨花同夢、蓋用王建夢中。和陶淵明乞食及和胡西

梨、花雲詩。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為朝雲作。和陶淵明乞食及和胡西

曹示顧賊曹詩。荒木缺、時有匱乏之憂、甚至欲學龜息、以不食與乞食詩、幸

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句不合、其和胡曹示顧曹詩、以長春花與比、與梅花

詞同一感悼、故云誰言此弱質、對句餘清悲也。今定為惠州作、並編則仍其

舊。和子由所居六詩、章案罷廣州任、作送案書。召、移漕六路、輿論所期、雖未

云。

和子由所居六詩、章案罷廣州任、作送案書。召、移漕六路、輿論所期、雖未



厭滿而脫屣炎州歸觀闕廷茲可慶也某謫籍所拘末由攀錢北望旌取此  
 懷可知伏冀若時為國保重而已謹奉手啓代達不宣  
 知廣州後又知渭州頗著邊功不載移漕六  
 路事據此書當由漕使知渭可補事畧之缺  
 詳定役法與蔡京多不合京舊臣欲用元豐人額星直而古乃用司馬光  
 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進實文閣待制知廣州  
**彥質送粟米作書**本集與周文之書云惠栗極佳梨無則已不煩遠致也惠  
 既免東籬之歎又無北海之憂感作可知也食米已領足今附納二十千省  
 還宅庫足外餘緒盡用致此物幸甚來年食口稍衆又免在陳不惟軟飽遂  
 可硬飽矣浙中謂飲酒為軟飽僕有詩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以代相  
 對一笑  
 粵中梨栗考之則亦十月書也致食米二十千省計足錢十五千四百所得  
 幾何又欲以惠米為醴宜其不足用也公亦姑為是說以謝其厚意而已非  
 久吳子野陸惟忠墨秀並至酒遂不足  
 年計而食米亦竭此又預計之外者也  
**閩海上道人論神守氣訣作詩十一**  
**月吳復古陸惟忠來自高安**本集書陸道士詩云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  
 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蓋相從游因是謁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  
 吳遠游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雜載七九月前非是今以  
 後事考之乃十一月至也  
**墨秀來自隱**本集書墨秀詩云予在廣陵與晁  
 青无咎墨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

客去予醉舟中。晏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惟忠得瘵疾，骨見衣表，因言與可拾得耳。後五年，秀來惠州，見予，偶記其事。

**陳太初解去事公適得美石如黑玉謂曰子死當以是志子墓**。本集陸道士

忠復來見予，惠州則得瘵疾，骨見衣表。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又海南記：陳太初尸解云：前年惟忠又見予，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

**爲復古作遠游菴銘**。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

剛不柔，不情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游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

行於四方三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俛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游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曰：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游。

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邱，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

爲我一笑而少畱乎。熙寧丁巳，公與子野始遇於濟南，境上至是二十年矣。樂城集贈子野詩自註云：子野與藍喬客於曾魯公家者最久，其事當

在嘉祐治平間，則子野之遠游已三十五六年，文內必無子野。爲晏秀作夢

行於四方十餘年矣之句也。此乃刊本落去三字，今已補入。

**齊銘敘**。本集夢齋銘敘云：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

異覺，覺不異夢，夢卽是覺，覺卽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微衛玠問





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想識於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日之為何何日我爾之為何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為之銘曰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一生非實中以寢為正以寢為夢忽寐所遇執寢所遭積執成堅如邱山高若見法身寢寐皆非知其皆非寢寐無為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樂城集夢齋頌敘云墨秀上人游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為作頌公所得其故蓋公向已為作夢齋榜俾所至懸之未有說也墨秀過高安子由為之頌公至是見之復伸其頌中所蓄之意發而為敘因改頌為銘而棄其原敘此倒裝之法也公不及此故幾於兩歧又前二十四年為熙寧癸丑公倅杭州以賑饑至蘇常兩郡墨秀初見不詳何地後二見亦無考再後則見於揚與惠敘為惠復古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斜川集戲贈吳子野詩云從來饑火盡時無內熱睡蛇死後得安眠饑腸自飽無非藥惟忠墨秀皆作公和定性難搖始是禪夢飯蕝羹俱不設館君清坐不論年

**過詩王古來訪及物事義引清澗滴水戲水**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山野出訥好為勤身

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所損多矣。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滴水巖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若於巖下作大石槽、比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苦蓋、大約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得租課、買大筋竹萬竿、作檝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少房錢、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此爲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喜捨之心、料非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可作、折簡招之可也。**詩**、此乃杭州六井法、以其遠近有別、而變通之。公嘗與鄧守安共論、非彼之創見也。劉王山井、卽越秀山九眼井、相傳趙陀所鑿。至今日汲甚衆、味與他井稍勝、亦鹹水也。但取其不竭耳。據此書、其井始於南漢、當日有玉龍泉之禁、而宋仍其陋、故貧下無由得。又考其地、爲南漢呼鑿道、或在園禁之中、而宋因之以爲官司廨宇庫藏倉廩之處。公不議弛此禁、蓋必有其故矣。今則五層樓下、**二十日、爲方子容**前後山泉十餘眼、擔者相望於道。此井則水之下者矣。

**作野吏亭記**。本集野吏亭記云、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紀年錄是年十一月二十日、作野吏亭記。惠州陳堯佐詩碑云、野吏亭新成、作五言十韻律詩一章。野吏、厭公堂、開軒出郡牆。殘花炎帝國、斜日尉他鄉。疊嶂分諸粵、重江截大荒。耕桑盤聚落、烟火漢封疆。雲勢飄蓬島、天形壓夜郎。扁舟閑得侶、嘉樹遠



成。海雨千林暮，春風百草香。人家浮浩淼，鳥道沒青蒼。爽塏吟魂健，虛明  
夏景涼。他年重回首，牢落愧甘棠。太常丞知軍州事，陳堯佐寄題惠州野吏  
亭小詩二章。羅浮山下郡樓閣，枕滄溟。誰得閑中意，清風野吏亭。山好曾留  
句，城高復創亭。登臨千萬景，詩與畫為屏。金紫光祿大夫行，給事中參知政  
事陳堯祖跋云：故相穎川公咸平二年以太常丞典惠陽郡，酷愛其四顧溪  
山景物尤勝，建亭於城之上，日曰野吏作詩。天聖十載以給事中入參大政，  
復作詩寄題是亭。未幾位正台席，時或接賓翹館，論及奇勝，必以惠州野吏  
亭為稱。足見相國眷眷介懷於茲矣。皇祐五年仲通假守茲郡，治亭舊基，以  
前之三章第刊於石。尚書屯田郎中知軍州事黃仲通述。至和元年十月三日立。  
道士硯鏡云：陸道士蓄一硯一鏡，皆可寶。硯圓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卻月金  
文，甚能克墨，而宜筆。蓋唐以前物也。鏡則古矣，其背文不可識。家有鏡，正類  
是鏡，心微凸，鏡面小而直。學道者謂書對韓柳寺。本集書對韓柳詩云：韓退  
是聚神鏡也。丙子十二月初一日書。書對韓柳寺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為  
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若劍鉞，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  
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為之對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  
鉞山。此可編。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逢亨作詩。詩云：此二詩並以林  
入詩話也。詳後載二鄰條下。又接聯云：待壑平江石，尺井要分清。暑一壺冰，是作詩之  
時，并未興槩。已詩林翟二鄰共汲此井矣。此二詩固當編繫井詩前，然相距  
太遠，即亦非是。施註原編九日詩後，時新居尚未覆瓦，與欲成之說究為不  
合。查註移於下年之首，合註引七集謂施編愜當，皆無根之說也。考新居畢



工在下年二月，公於是年十二月七日與程全父書，已云：「新居成，此題新居欲成，改編十二月七日。前則近是矣。」**林抃以花木至。**本與休天和書云：「雨後晴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品，父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即面謝，為媿。」**附錄**：此書林抃乃深得牧民之道者，故雖花木之微，其用**七日復求之程天侔**。本集與程全父書云：「白鶴峯新居成，從天意亦不苟也。」**七日復求之程天侔**。侔求數色果木，太犬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礎稍大，不傷根者。柑橘、柚、易支、楊梅、枇杷、松柏、含笑、梔子，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十二月七日，**附錄**：移樹之法，必如其原向，則陰晴向背，若未移時，雖失之地，而猶得之天，易於培養，故云：「書記其東西也。」然移大樹，亦不難，凡樹根之中，有一根直穿地心，此命根也。先去一面傍根，並斷此根，仍以土培之。次年則去其對面者，三年則以指南準之，記於樹身，而後去兩傍根，移之，無不生者。公非不知此法，蓋并此三年不能待耳。**和陶淵明酬劉柴桑詩**。**附錄**：此詩施註和陶卷不載，查註從續補遺澤集一為和劉柴桑一為酬劉柴桑，分列二題，其並編則入丁丑，即初至海南作也。今考王註和陶卷，酬劉柴桑在前，和劉柴桑在後，並不連屬。又考和劉柴桑詩，乃儋州卜居之作，當改編戊寅。其酬劉柴桑詩，乃白鶴新居時植之作，當改編丙子。彼則經營況瘁，此則從容自得，以其境遇不同，故詩之氣味亦絕不類也。又酬劉柴桑有窮冬出壺盎句，與林抃送花木事相合，當作於此時也。茲為改編餘詳卷四十二總案和劉柴桑條下。**八日吳復古陸惟忠翟逢亨墨穎皆在座試墨穎谷董夔託惟忠言。**詩云：「江南人好



作盤游飯。鮮脯膾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掘得窖子。羅浮賴老取凡飯食。雜烹之。名骨董羹。坐客皆稱善。陸道士遂出一聯句云。投醪骨董羹。羹鍋裏。搬窖盤游飯。碗中。東坡大喜。乃為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為異時一笑。吳子野云。此羹可以澆佛。翟夫子無言。但嚙唾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詩**江秀才因程天侔父子識公。後判倖酒狀。本集判倖酒狀云。道士某面坎主在海。南尚通音問。惜遺其名耳。**判倖酒狀**。人傍及鄰生側。左元方之蓋已自厚。顏仰西王母之栢。宜從薄罰。可罰一大青酸。**詩**公嘗與陸惟忠書云。足下拘戒錄不飲。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據此則在黃時。公已知其不飲。特以此戲之耳。鄰**十九日生日過作詩**。斜川集大人生日詩云。時昔東華典秘生。乃翟逢亨也。**十九日生日過作詩**。藏於今晚暖水雲鄉。欲知萬里雷霆。要與三山咫尺望。世上功名那復記。洞中仙籍已難尋。仇池何用追仙馭。香案仍歸侍玉皇。窮寓三年瘴海濱。飄飄陋巷與誰鄰。維摩示疾原非疾。原憲雖貧豈是貧。紡娘固嘗占異夢。肉芝還已獻奇人。世間出世何由並。一笑榮華等幻塵。**王古作篴引蒲澗水再讀通塞**。本集與王敏仲書云。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菜事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千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也。**詩**公杭州所築西湖堤。實長六里。公自云。長八百八十丈。今自蒲澗出山。由平陸直達東郭。僅長十里。以前數準之。則一千五百丈也。每大竹一竿。去稍可得一丈五尺。凡千竿而一管之數足。五管則五千竿也。公前云。二十里間。及歲得萬竿。抽換者。本乃約計之詞。此則王古已量度估計。以核實。郭公要不出五千竿也。觀前後書之數。忽減其半。則其中有實事在。審矣。賢

者勇於立事、苟聞便民之舉、輒不隔宿而行、故動手完工、民生已沾實惠。若庸流當之、則論議紛如、中情惶惑、每竭蹶數月而漸以寢閣。此其私欲多而顧慮重、但取資其口角、而太非實心為民、蓋比比矣。王古乃祐之曾孫、旦之孫、素之從子、靖之子也。自宋興以來、王氏累以其豐功偉烈、盛德厚澤、精敏其全盛之世、而古猶能於末流衰邁之時、奮其事功、經畧嶺海、雖終不見容、卒人黨籍、抑何王氏之多賢也。夫以韓琦而有孫侂冑、文彥博而有子及甫、皆曠為亂階、隕其家聲。至范仲淹之孫、而純仁之子曰正平、富弼之子曰紹庭、則又滅跡消聲、僅以保其前烈。若古者、庶幾後先炳耀、克邁前光、而與其盛衰相終始、是則終

二十一日為吳復古書李承晏墨

本集與李承晏墨云、

宋之世、一人而已。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刻。獨二谷亂真、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吳子野出此墨、云是孫準所遺、李承晏真物也。紹聖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書。記墨秀所藏龍尾硯。本集書墨秀龍尾硯云、墨秀蓄龍尾石硯、僕所謂澁不希魯舊物。予頃在廣陵、嘗從墨秀識此。題容安亭。本集記容安亭云、陶靖節硯。今復見之嶺海間、依然如故人也。之易安。故常欲作小亭以名。寄重辯書。本集與重辯書云、近日營一居止、苟之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恐書生薄福、難畜此物。到此已來、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二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漸覺此身輕安矣。歲盡會合何日。臨紙悵悵。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和陶淵明歲暮和張常侍詩。二十七日與吳





# 復古夜坐作煨芋帖

本集記惠州土芋云岷山之下凶年以蹲踞為糧不復

州富此物然人食者不免瘴。吳遠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乃熱噉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肌。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饒撰李氏潛珍閣銘。本集惠州李氏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美甚乃為書此帖。撰李氏潛珍閣銘。本集惠州李氏九淵之神能初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棲神。蔚鵝城之南麓權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龍龜。炭飛簷與鐵柱插清江之齋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蝦與蛭蝓遊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為仁歸善縣志云李氏山園在郡城南龍塘宋瓊州安撫使李思純之別墅高下數十畝草木華實無所不有臨江有閣曰潛珍蘇軾為銘。紹聖四年丁丑公後北歸至廣與黃敷言書云少事干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此即潛珍公紹聖四年丁丑公後北歸至廣與黃敷言書云閣主人思純之後也此文年月無考附載於此。紹聖四年丁丑公後北歸至廣與黃敷言書云清臣罷哲宗切惡元祐宰執二月追貶司馬呂公著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章惇上言司馬光等已追貶呂大防劉摯梁燾等亦宜量罪示罰安置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於嶺南貶范純仁劉奉世王汾以下凡三十人降文彥博太子少保開封府知府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中書侍郎蔡卞尚書左丞黃履尚書右丞徙范祖禹高州劉安世賓州安置。

正月四日為蘇軾作黃庭堅草書跋集

跋黃魯直草書云、晏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六日、再作劉季孫詩跋。**如三國時士陳元龍之流、讀此詩、可以想見其人。以中壽沒於隰州、哀哉哀哉。晏秀學道離隰、王古請折支券、本愛人也。然常出其詩與予相對泣下。丁丑正月六日。**屬王古請折支券。**集與王敏仲書云、某為起宅子、囊為一空、旦夕之憂也。有一折支券、在市舶許節推處託勘請。自前年五月請不得、至今云未有折支物。此在漕司一指揮爾。告為一言於志康也。**此項折支券、即寧遠軍節副俸料也。**以此券請得折支物、更須赴市變賣得值十僅有其三也。然自紹聖二年五月以前、俸料尚不得請、是責官之。**及林醫補闕。**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醫人林忠彥者、技折支亦幾於具文矣。**及林醫補闕。**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醫人林忠彥者、技而本州無關、不知經署司有開可補否。**宋時帥臣惟河東陝西嶺南路為經署安撫使兼都總管、統制軍旅、凡機速邊防、士卒抵罪、並聽便宜裁斷、所以重帥權、服羌夷也。**時王古知廣州兼嶺南、其經署司雜職數倍於州醫官其一也。**聞適自虔州湖龍南江至方口出陸以來、遙迎於循州。**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長子邁將來、已到虔、近遣幼幸事也。又與蕭朝奉書云、兒子邁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已於循州驛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九日、為吳復古書神守氣詩。**石刻詩本云、丁丑正月十九日、錄示子野。吳子野在惠、得公手蹟、其可知者、凡三遠游菴。



銘煨芋帖及此詩也。詩本有石刻傳世。遠游菴銘則流入富胥家。轉輾數十年。為廣陵僧知顯。攜至通州琅山寶藏者。又數十年至淳熙丙午。顯病垂危。將營塔葬。始出此本。以錢二十萬歸周必大。此見於益公題跋者。惟煨芋帖未見下落。然每至夜寒燈燼之後。坐客不去。輒於韻山堂中煨芋。餉客以為笑樂。自顧才局所限。雖欽公之風。無以行公之志。惟此芋與客。與復古游道韻山堂所不難致。而因以欣然自得。是則此帖之下落而已。

**遙堂迤山而西。夜入羅浮道院宿於西堂。**

韻山此條。少後在儋州。復古渡海再見。追憶有詩。

**二十一**

**日作過送雲秀詩跋。**

本集書過送雲秀詩後云。僕在廣陵作詩送雲秀云。老絕不作詩。兒子過粗能搜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咄咄。復作書數紙以贈其行。通老人矣。特為書之以滿行囊。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復作書數紙以贈其行。**

本集贈雲秀書跋云。雲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著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書裏頭有我福。白鶴峯言法華乃能書有道人。也。本集謫作法言華書其義不可通。今更正。

**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盡得泉作詩。**

韻山此大方井也。公鑿於德有鄰可丈餘。以石欄圍之下。視空洞深黑不見底。久乃微露水影。以覆為陰井故也。此等約高四丈而四丈之下始遇磐石。則已自峯頂下穿至地。可想見工

力之鉅矣。公居此日。使林翟二鄰同飲此井。免其江路之苦。今如靈湫龍窟環而護之。不可復汲。翟氏子孫猶存。豈公之本意哉。施註編此詩在惠循二

環而護之。不可復汲。翟氏子孫猶存。豈公之本意哉。施註編此詩在惠循二



守同過新居之後、查註合註仍之、非是。公有此志、屢見於詩。二月、周彥質罷

矣。畢工遷居之後、又復與此役、與詩意不合也。今改編於此。循州來訪。施註去於是月、下旬則以上句至惠也。自寧下歷級而上古荔花

繁、橘柑叢立。本集三月十九日、即事詩云：門外橘花猶的皪、牆頭荔子已爛

荔屋內所見。進為前廡。傳註：漢書寶嬰。入門花木交錯、井在其左。升階為德

有鄰堂。數尺、可想見原屋高廣。今如其間架、分建三層、宜其前後擠迫也。方

子容過新居詩云：遙瞻廣廈驚凡目、自是中台運巧心。其登堂震炫、可想見

其舊矣。榜白粉為質、石綠為字、天骨開張、神彩四射。誥初不知有此榜、乾隆

乙卯入祠、照眼為之發然。榜無題款、後有綠字跋數百言、密行小篆、為細塵

沾積、漫不可辨。意必載有沿革、欲梯觀之、梯至而不及、梁蓋此堂已移前、為

降神所、榜下空如一、無門屏蔽、障梯無自立也。竊恐此跋為唐庚遺汝愚。左

危素之流所作、每欲錄之、及後再至、則已為惠守削去、易以己所題矣。為居室、闢小牕、以疎籬繞之。本集與王敏仲書云：小牕疎籬、頗有幽趣。間之多、則此為右為思無邪齋。本集思無邪齋銘敘云：東坡居士問法於子左邊、居室處矣。右為思無邪齋。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



言明日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闡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公初至惠。已有思無邪齋。作銘蓋隨寓而安者也。此為善齋所作。公惜書此榜。每字縱橫一尺五寸。白粉為地。黑為字。二榜雖同時作。結構稍別。乾隆乙卯。觀此二榜完好。如故。至嘉慶辛酉。惠守撫此二榜入石。惠素無鈎刻工。召廣工則耗重資。守素使石工強為之。又以堂榜磨其古跋。實以己題齋榜。益以銘語。移其字位。亦使漆工強為之。於是木石盡壞。形神皆失。無復蘭亭真跡矣。啓右屏則雉堞在其下。江山數百里間。青蒼環列。本集與王敬仲書云。新居江山之觀。右必有隱以納江景。必有門以通後鄰。門外路。即翟居循牆以達新居前。同路下峯者也。又公詩有相娛北戶。江干頃直下。都無地可臨。句。所謂北戶。即思無邪齋。右後與鄰居緊接。處開門以通也。蓋新居惟右一面向江。而專屋以牆代柱。無牆則桁無以架。既牆矣。屋內無復江山之觀。必開明牕於右。以納景物。牕中或不盡備。必於其後啓戶以出。立而觀之。此即北戶也。合觀與王敬仲書。可以互證。但北戶之外。僅有循牆一路。路外即陡下。其相對城頭尚約四丈之遠。而不可飛越。故云直下。都無地可臨也。由此推之。今之快哉亭。建於當日。無地可臨之空中。蓋此處城址築於倚江石壁之上。其城頭與峯頭高相若。後人於此填高其地。與城頭相接。建亭其上。遂并思無邪齋轉而向江。又峯後民居。為縣治蔽障。無徑路可出。必登城沿雉堞而行。直出峯前。近城門處。歷級下地。以達市井。如官道然。故此亭既建。翟居即由亭下以達城頭。較前為便。而舊路可廢。今考分考。信一轍矣。客有相難者曰。子不

易之論誠若親見之矣。然何以必其齋與堂相並，後乃轉向江面，亦有據乎。答曰：此不難辨也。粵人建屋，率以磚疊兩堵夾之，既覆瓦，又以磚塞其前後，為壁。惟於前面留小竇，而門其傍焉。蓋房水過所在，皆是然。盡反其度，則工不可為，以習於備災故也。客此土者，性不能耐，或變過其法，於堵外置隙地，闢傍隙，盡納風日，然限於地，非潤屋者不能為也。至若崇居廣廈，道室僧寮，亦復類是。入其中，則黑澀噎偏，掉頭欲逃。嘗謂粵中瓦屋，始於宋廣平，其規制或不如是。及讀公與王庠書云：海隅有佳山水，無佳寺院，乃知自唐宋以來，相沿舊矣。公營新居，亦僅能厥其堂，穴其壁，他不可變也。思無邪齋與堂相並，則地盡於右，因右壁以開牖戶，則江光嵐翠紛來几榻。公黃州南堂成，詩云：挂起西牕，浪接天同一致也。若轉而向江，必於齋前畱尋丈地，以為院落。外更以牆圍之，則不復見江也。以其齋榜丈尺相度，其地界并無院落可畱。且公乃一家之事也，家居自有限制，其後則一郡之事，故齋之前與城頭官道相接，四通八達，無所障蔽。游者日瞰其室，竇者夜止其簷，無不可者。是則郡人所能，而公之所不能也，復何疑乎。客喜而退，并請錄於後，以終其說。

**齋之後為林行婆，達亭所居，皆西鄰也。**本集夜過西鄰，翟秀才詩云：林行婆。云：幾間畢卓防偷酒，壁後匡衡不點燈。又上梁文云：年豐米賤，林婆之酒可盼。王註云：白鶴峯故居，圖翟氏林行婆居，皆在新居之西。公前詩：林翟分起，以證王註。圖說則林翟並居，而林為貼鄰，故夜過翟居，先見林之閉戶。其情顯然也。又壁後句，明指達亭，則幾間句，以上梁文證之，則明指行婆。是次首亦屬林翟分起，而林之為酒媼，且三家相接審矣。考其居址在今之思無邪齋，循前簷下數級稍曲，以達翟居之間，即林居也。後人於祠前土坡之





下登峯、石級之半左置矮亭、人不可入、目爲林行婆亭、非也。當於故處構小屋、用公詩榜曰林行婆家、或稱林行婆釀酒處、則得之矣。前數條不及林、就翟居見存爲據、闌入林事、則輟、不可辨矣。翟居之前、榜曰翟夫子舍。又於峯之下、以綽楔表道、大書翟賢、初見而異之、後以嘉慶己未自桂管下湘江、溯瀟水、將往觀九疑、謁舜陵、因以至永、尋柳子厚愚溪、鉅鰲潭、則邦人亦以其所居爲祠、榜曰柳聖、乃知天下事固無不有對者矣。新居將畢工、聞適於閏月中、可自梅循至、惠作王古書。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新屋旦中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漸似無事、可以掃室安居矣。新政愷悌、已穆然嶺海間、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劇。常州屬浙西路、故云浙。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此月十中也。適到後、當遣公以邁擊諸孫萬里遠至、意頗欣然。和陶淵明時運詩。和陶詩入府參候。敘與詩、已將邁擊諸孫至、惠方子容、周彥質同過新居、作和韻諸詩、答陳師敘、入是時、實未至也。今分載。易書。本集與陳伯修書云、辱示清風堂石刻、幸得榮觀、然竟無一字少答來臨、大江見數百里間、柳子厚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邱也歟。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譚文初、南方之瑚璉杞梓也、恨老眼頗相歡。不。洋民高文、恨知之者少、公能援達之乎。徐得之書、已領當選中答謝也。吳文初、本集譚文之、已更正。答徐得之書、本集不載、似因渡海未作也。

復古往游桂管作曹輔書

本集與曹子方書云。構架之勞。少休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尙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野行附啓。

不宣

吳子野。後自西粵還東。即走雷瓊。渡海至儋。故陸道士已。周彥質。

死河源。初未知也。如不搜出此故。則儋州有轉轄之事矣。特記於此。

臨行出小鬟再和前韻并和陶淵明答龐參軍詩送之

或乞其却句。此言林。

婆之酒也。施註引。

與王古議建廣州醫藥院如杭州病坊事附彥質以報集

論語失之遠矣。與王敏仲書云。承論津遣孤孀。救災疾癘。政無急於此者矣。非敏仲莫能行。

之幸甚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之作。客先僮仆。因薰染居者。事與杭相類。

莫可擘畫一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畱意來論。以此等爲

仕宦快意事。美哉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人。議論甚可聽。想蒙顧

盼也。又書云。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又攻小兒產科。幼累將

至。且畱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公杭州建病坊事。至南宋猶

踵行之。已詳卷三十二總案。本集從不及其事。惟此書畱露其意。因王古屢

詢便民之事。故以告也。清波雜志所載病坊。凡三年。有紫衣之獎。祠部牒之

給。據此。則公有奏檔。及應行條目。非私設也。疑是。二十五日寄王古書。本集

時以其藁本與之。故書不詳具。集中且無奏議也。敏仲書云。春候清穆。竊惟按取多暇。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遷

過新居。已決旬日。賤累亦不久到矣。此書乃適二月杪。未到之證也。閏

二月。適過擊鉦符箒等至。惠子。簡籍節及筆簪。是時惟適過兩房至。



惠其迨一房、尙居宜興、已授承務郎、公仍令舉進士、故不至也。單即楚老、  
長子也、生於元豐戊午、時年二十矣。符字仲虎、卽作詩孫邁次子也。年無考、  
時將成立矣。篇乃過長子也。公所見六孫、過有七子、其六子俱未生也。單符  
篇三孫之外、其箕筌等三孫、又名善兒、准德、不可辨也。公渡海後邁失一子  
於惠州、見於與程儒書中、此則六孫之外者也。緣公和陶時、  
運詩敘有邁、挈攜諸孫遠至之語、爲考其所可知者如此。答林抃書、本集  
天和書云、承問、賤累、閉月上旬必到此也。又書云、示論、幼累已到、城流寓中  
一喜事、然老婢紛紛、口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又書云、骨  
肉遠至、重爲左右費、羊麵、  
鱸魚已拜賜矣、感怍之至。鄧守安夜過新居、記真一酒法、本集記授真一酒  
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枕榔葉、手攜斗酒、丰神英發  
如呂洞賓者、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各飲數杯、挈節高歌、合江樓下、風振水  
涌、人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修作種茶詩、三月五日寄范祖禹  
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別恍然。作種茶詩、三月五日寄范祖禹  
書、本集與范淳父書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扁鵲寺遷入、詠  
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予發也。長子邁與予別三年、攜  
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思之餘、不能無欣然、乃次其韻、予在都下、每謁淳夫、  
子孫環遶求作字、每調之曰、訴早乎、訴潯乎、今皆在萬里、欲復見此、豈可得  
乎。有來請淳夫昔、因錄此數紙寄之。丁丑三月五日、多難畏、  
人此詩、慎勿示人也。附錄此書、本集譌作閏三月、今改正。爲符求婚於王  
遠作啓、本集求婚啓云、結縭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尙念子孫之  
嫁娶、敢憑良妣、往款高閨、祇長子邁之第二子、持天質下中、生有蓬



麻之陋。祖風綸越庶幾弓。治之餘。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祇聽俞音。又王子立墓誌銘云。始予為徐州。子立為州學生。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享年三十五。一女。其兄遵子開。葬於臨城先塋之側。賜諡王子立。祇一女。即適符者。子由。聞子由踰嶺。宋史云。紹聖四年之外孫也。據墓誌。則此啓乃與子開者也。

### 罷仁化令作王吉書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自幼累到後。諸孫患病。紛紛少暇。不若向時之閒然也。小兒授仁化。又礙新制。不得赴蓋。

惠韶亦鄰州也。食口很多。不知所為計。又見自五羊來者。錄得近報。舍弟復貶西容州。諸公皆有命。本州亦報近貶黜者。料皆是實也。聞之。憂恐不已。必得其詳。敢乞盡以示下。不知某猶得久安此乎。否。可密錄示。得作打疊。擘劃也。憂患之來。想皆前定。猶欲早知。少免復俱。非公風義。豈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數字。監案。此書諸公有命。乃二月徙宰執諸人也。公不在數內。故疑文報有不盡見也。子由貶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此云貶西容州者。既見文報。似不應誤。或又改謫命。史不盡書也。公以三月五日與范。十四日作西域貢祖禹書。無一語及此事。可知其時尚未得耗。故次於後云。

### 馬圖贊

本集三馬圖贊。敘云。元祐初。上方開玉門。闕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勅武備。師雄至熙河。蕃

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猾羌大首領。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顙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



東華門入天驕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蔣之奇為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登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載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青宜結校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贊。謝此數年中章惇復開邊用呂惠卿帥延安西夏亦不時入寇三輔之間民生困憊特甚。公雖云無事讀書而寄意深長此豈宜和書畫譜所知哉。其後夏人能出奇計盡殲金人使婁室元尤之眾不敢再犯。是其壯氣方在內而宋以日復不支之勢力與相抗足見其燕雀處堂而君臣昏惑蓋無時不在夢夢中也。宋不足卹而民可哀已。

# 聞了元及丹元子異事答王古書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浮玉遂化去殊不知

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錄示決不示人也。又書云許錄示丹元近事幸早寄。貺。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蔡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為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為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妻生定出嫁邵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為邵六。紹聖中言者攻李定不服母仇氏喪至是已二十七八年。元祐初言者復有言定坐貶公適當制封還詞頭勒定追服未幾既死哲宗親政已盡復其故官矣焉得其母尚在乎。公所謂浮玉即了元也是時其母猶存似又一仇氏也。當日已有謗言無怪放翁信而載於筆記。若如其說則蔡奴為元

## 邁赴廣州謁王古二十九日作新居即事詩

豐人而定在熙寧中已爲御史亦不台也。了元者僅一才富僧耳。其在汴王、  
多得賜物又以其機警從名公卿游頗自驕倨其出山而與至擁衛百十人、  
驟提相屬於道其爲人所憎惡宜矣。姚丹元事惟見於葉夢得避暑錄夢得  
之說多有誣罔施註已摘載此條於贈姚丹元詩下大畧已具查註又復錄  
其全文託名長公外紀輒謂與施註詳畧不同葉夢得本蔡京狎客故在南  
宋著書猶尊京爲魯公如謂出長公外紀則查註所載余猶及見丹元與魯  
公言從子瞻事者此余爲誰何之語也。公因王鞏以識丹元則王古必習知  
其人茲既累書問其近事是丹元屢易姓名各事公已知之查註謂子瞻不  
辨其說亦誣也。今已刪去此註附正於此。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四〇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想：當作「相」，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九《夢齋銘》。

②「院」上當脫「病」字，見《東坡全集》卷七七《与王敏仲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雨譏男霖圻覆較

**諸案紹聖四年丁丑**

是年四月呂公著昌化皆司戶參軍五月文彥博薨六月癸

未朔日食太白犯太微垣連晝見太原地震七月火入輿鬼太史奏賊在君側八月彗出西方九月詔曰彗出西方裁譴爲大朕甚懼焉公劾各宜悉心修政大赦天下封劉氏爲賢妃兩浙旱饑十一月貶劉本世爲隰州團練副使詔放歸田里程頤涪州編管四月適白廣州歸本與王敏仲書云兒子乏人亦不相辭令陸惟忠辭公赴河源謁馮祖仁本集嗣也又書云兒子還辱手書感慰兼劇陸道士墓誌銘云子厚去予之河源開元章惇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觀客於縣今馮祖仁而子亦謫海南元宜之朱光庭傳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觀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黃慶基虞稷來之邵劉拯蔡卞張商英羣小訕謗之說重議公罪宋史閏月甲辰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泉誌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輿地廣記云蘇軾謫惠州有詩云爲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傳至京師章惇笑曰蘇子尙爾快活耶復貶昌化諸案公與范祖禹劉安世同徙較子由後一月乃閏月事故公至半途而子由已在其前



備藏



也。公仍坐草制訕謗。范劉坐。十七日。方子容來弔。出告身。責授瓊州別駕。離間兩宮。皆行譴至重者也。

**化軍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本集謝表云。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又記僧伽同行云。泗州大聖僧。

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僧伽同行云。泗州大聖僧。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

所往。各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

風世有少緣契乎。**諸案**。公以閏月甲辰再貶昌化。告身當填閏二。月二十日。至是。不及兩月。而夢兆又先半月。故子容云。前定也。

**再屬王古。**請折支券。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某慮患不周。向者竭囊起一小宅子。今者起。未告公一言。傳同年。必蒙相哀也。如已請得。即告令許。節推或監倉鄭殿直。

皆可為幹實。錄某過治下。亦不敢久留也。後末干冒。恃仁者恕其途窮。爾死。罪死罪。**諸案**。此項折支。已三年矣。變之於市。僅有二百餘千。此。

省錢也。計以足數。止有一百五十餘千。論官俸料。可謂薄矣。**十九日。公真。**

**家惠州。遂挈過行。**本集謝表云。臣尋於當。至博羅林林來送。泊扶胥。聞王古。

**左遷袁州。歎惋不已。**本集與王敏仲書云。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責。知已平適。然治行迫遠。亦少勞神矣。不宣。**諸案**。

**抵廣州。與王古別。**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既謝。宋史言者論王古。妄賑饑民。奪職知袁州。



卽辭不敢久留。故人事百不周一旦夕遂古復期於道中公不可與適處置

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人還思思不宜。後事遇過簞符籙皆江邊痛哭訣別。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某垂老投荒無復

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庶幾延陵

季子嘉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

亦東坡之家風也。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眼續此紙以代面別又昌化軍謝表云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爲死別

新會至古勞河值潦漲休於鶴山之麓。鶴山縣志云蘇軾從昌化自惠之武

於石螺岡者累日耽其林壑幽勝顧而樂之居人因谷其地曰坡山建坡亭

又云古勞河坡山當上流之衝後邑合黃大鵬勒蘇海二字於石又名蘇海

遂游月華寺。開平縣志云明孫黃仲衍過月華寺詩云急喚騎人早繫舟月

千古畫一林松檜四時秋坡仙自瓦窯灣達新州。開平縣志云地有蘇渡因

遺墨成灰燼老衲如今說未休。自瓦窯灣達新州。東坡過此得名。明陳獻章

白沙過蘇渡詩云樹隱肩輿行款款花催春鳥關關蘇公渡口雲連水宗

道廬前雨滿山。語案瓦窯灣卽蘇渡也其傍瓦窯灣村猶存。考宋詩二邑並

隸新會而兩公集載巢谷自惠赴儋並云五月湖康封而上抵梧聞子由尙

由新會至新州是公亦由此道以往矣。在藤也作詩十一日追遇於藤州就肆鬻湯餅共食子由置箸歎公盡之大







州張逢照管蘇轍及蘇軾與之同行至雷州相聚詔提舉荆湖南路常平兼  
必往彼體量詣實以問元符元年三月董必奏體量到知雷州朝請郎張逢  
同本州官吏至門首接見蘇軾蘇轍次日為會七日子由僦屋不遂公以告  
召軾轍在監司行衙安泊諸案陳諤詳見後條諸案公必  
逢八日公行以八日離雷始能於十一日渡海雷不及四日朝命嚴迫亦  
不便更雷也蓋自五月十一日發藤州至六月五日至雷無須行二十餘日  
正以雷州不可逗留故緩程於途中兩公所欲言者已於斯時盡之矣前後  
參觀情事逢專使津送以往九日達徐聞馮太鈞迎至海上禱於兩伏波廟  
如繪也本集伏波將軍廟碑云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  
耳諸案舟將濟眩暈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  
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  
其盛德其孰能然諸案伏波祀典自漢以來不能定公以路博德馬援並載  
於碑遂止諸案角場十日謝馮太鈞書本集與馮太鈞書云經由煩瀾鈴下佩  
如故事諸案止諸案角場十日謝馮太鈞書本集與馮太鈞書云經由煩瀾鈴下佩  
悵然所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布聞堂兄子安之子時登第為書與嫂史本集  
謝不宣諸案馮太鈞乃徐聞令也諸案聞堂兄子安之子時登第為書與嫂史本集  
與史太君書云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第流落中尤以為慶乃知三  
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渡大海聊致  
此書嫂知意而已諸案子安有二子曰時曰暉時乃中都公第十一孫也是  
年三月賜進士何昌言等六百九人及第出身時與其數子安之卒本集無

明文。據子由伯父墓表云、公沒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元祐三年戊辰十二月朔、轍表不危卽子安之名、公所稱三哥者也。七年壬申、公帥揚州、墓表爲公手書、是歲方議入石、公有與子安書、尙無恙也。今考時以紹聖丙午秋間過省、已非憂居之日、於其前扣去二十七月、則紹聖元年甲戌三月也。其卒當在元祐八年癸酉至甲子安已卒、墳墓單外、揮涕屬。戊春此十五月之中、正公官禮部及帥定時也。子安已卒、墳墓單外、書告別楊濟甫。本集與楊濟甫書云、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日到海岸、地名透角場、明日風順、卽過矣。同望鄉國、真在天末、畱書爲別。附案、公以熙寧元年戊申與子由出蜀、以其墳塋、田宅付託子安及比鄰楊濟甫經紀、至是紹聖四年丁丑已三十載、子既緘、並付子由。是夜公病痔呻吟、安故後濟甫與其子子微、實終始之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陶詩、勸公止酒、乃和陶淵明止酒詩贈別。本集和陶云、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方病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詩、樂城集次遠韻云、萬里謫南荒、三子從一幼。吾兒十一日、與子由并試遠詩。雖孺教擢、頤旣冠後、兄來試謳吟、句法漸翹秀。十一日、與子由共、詩、兩公從此訣別、不再見矣。其、越渡海。施註云、方子容妻沈夢僧伽告言、後病歸毘陵、每以不見子由爲恨。越渡海。別云、與蘇子瞻同行。參寥有詩記事云、臨淮大士亦無私、應物長於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詩、公過淮甸、必致敬於普照王塔。又嘗以山木一峯爲供、詩、文偈說。



備載集中、宜其有感而通也。宜和末、有湖南賈以三萬緡裝飾此塔。金難作、賈歸至池州、方早炊、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江面來、金碧照耀、隨波傾颺、若欲倒者、舉船驚怖、頂禮誦佛。既漸近、有僧出塔下、舉手指曰、元是裝塔施主。船准上方火、裁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聞塔已廢於火矣。此則見於放翁輩之記述者不一。由是觀之、蓋淮泗之流毒終宋之世幾二百載、最爲作踐。僧伽知百六之不可挽、故欲徙而海上、著其靈通方沈之。**達瓊州岸、使舟方泊、張景溫欲慰公、稍畱不可。**本集與夢、非無因而致也。書云、久不上問、傾仰增劇矣。竊惟按拊多暇、起居佳勝。某罪大責薄、復竄海南、知舟御在此、以病不果上謁、媿負深矣。謹奉手啓、布謝萬一。又書云、某垂老投荒、豈有復見之期。深欲一拜左右、自以罪廢之餘、當自屏遠、故不敢扶病造前、伏冀垂察。**監郡黃宣義來見、託以郵遞、**本集與鄭靖老書云、逸書附瓊州海船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州倅黃宣義託轉達幸甚。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諸密**黃宣義爲言人船之便、當在此時。瓊守未必不出迎款。**遂賃興行過瓊城之東郭、止於逆旅、得雙泉**其傳與不傳、蓋有幸有不幸也。**而異味公飲之、自是汲者常滿。**本集洞酌亭詩敘云、瓊山郡東泉泉齋發、然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作張逢書。**本集與張逢書云、兄弟流落、加感服高義、悚息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未涯。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草、不



宣。話案此書不及張逢津送一事。道出三山菴遇僧惟德啜泉而行遂發西  
而見於後書以是知送赴昌化也。路本集瓊州惠通泉記云瓊州之東五十里日三山菴。話案瓊州之中爲五  
也。故與張逢書云旦夕西去若三山菴則又。至澄邁止趙夢得家并題清斯  
道之所必經故公後自澄邁回瓊亦由此也。舞琴二榜書陶杜詩。周必大跋東坡與趙夢得帖云南海上有義士日趙夢  
日清斯日舞琴僕生晚不獲從夢得訪公遺事而識其孫左奉議郎荆寬厚  
夷雅力學工詞章所至榜書室日見坡其慕向豈特翰墨而已。夢得真其後  
哉。乾道九年六月十九日。又二老堂詩話記趙夢得事云東坡題其二亭仍  
錄陶淵明杜子美及舊作與之夢得以綾絹求東坡答云幣帛不爲服章而  
以書字上。帝所禁。發昌化肩輿坐睡忽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  
風急雨戲作四州環一島詩復和我少卽多難一篇以寄子由。道出松林山  
孤高秀削五色爛然復作詩曰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其寄意深矣。話案  
松林山在州治東北二十里孤峯高聳下分八足土石五色舊多松樹儼然  
一州之望東坡詩突兀陰中虛他山總不如。話案此詩查註從施註遺詩編  
本卷首句作。七月二日到昌化軍貶所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今年四月十  
兀突陰空虛。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



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逝。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就官屋數椽以居。本傳云。昌化故瘴時。悼此心之永已。俛伏流涕。不知所云。就官屋數椽以居。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本集與。夢歸白鶴山居和陶淵明還舊居詩。公和程全父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陶集除已編揚州惠州外。其海南作。復將後三年所作之十五首檢出。餘照子由詩。牧載數。皆丁丑作。編入本卷。此詩查註原編類。如此者。不能確分秋冬。作。遣雷使還謝張逢書。本集與張逢書云。海南風氣與治下畧相似。至於也。遣雷使還謝張逢書。食物人烟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早得成。令獲一定居。遺物離人而立于獨。乃公之厚賜也。案此書可謂防微杜漸。早計後憂矣。而雷僭有司。皆不免。可見羣小兇罔。直欲播山煮海也。又此書乃子由尚未貨吳國鑑宅之確據。雷州府志載。子由貨吳國鑑宅。子瞻謫儋耳。兄弟處月餘。謬甚。詰乘依託名賢。以為山川增色。凡書皆然。不過以椰子冠寄子由。足深較。獨此條與本案所定事跡舛誤。不得不正也。過以椰子冠寄子由。集過姪寄椰子冠詩云。衰髮秋來半是絲。詩案子。十三日記夜夢詩。自謫海南。由詩作於秋中。則過之寄冠。當附雷使以行也。十三日記夜夢詩。自謫海南。

**盡賣酒器以供衣食。惟留一荷葉杯以自酌。和陶淵明連雨獨飲詩。出游城**

東古學舍慨邦風之圯夷再和示周掾祖謝詩。

詰案和陶連雨獨飲周掾祖謝二詩查註編入戊寅送張

中詩後合註從誤今以丁丑諸作細校且爲初到時作也。八月庭前黎檬子熟記黎希聲事。

本集書黎檬子云吾故人

黎錚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爲人質木遲鈍到貢父戲之爲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城聞市人有唱

是果爲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木霜食累累然二君皆已爲鬼錄生念故友之風味豈可復見劉固不泯於世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

者也。詰案黎錚嘗知眉州已詳遠景後記軍使張中至任叩門請見出張逢所致書中嗜奕遂與

過善曰從之戲公方在灰槁間竟日坐觀不以爲厭自是以爲常答張逢書

本集與張逢書云新軍使來辱教字具審此日起居住勝感慰兼集某到此數臥疾今幸少閒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尙冀若時

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詰案張中到在公後非已任一年兩年者也。編詩常據此扣限而年表云七月二日到昌化軍時張中爲昌化軍守誤矣查註

不知先清其源故於編送中三詩並誤然施註已云東坡至脩張中請館行衙其誤由於施也。公赴市糴米乃知海南秔稌

不足於食俗以貿香爲業而田蕪不治率以諸芋雜米作粥糜取飽旣爲詩

示張中復和陶淵明勸農諸篇以告儋人。

樂城集和勸農詩敘云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首哀儋耳之不耕予





居海康農亦甚情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蝦蟹故蔬果不毓冬  
 溫不雪衣被吉貝故蓆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紵布帛仰於四方之負販  
 工習於閩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聞子由瘦  
 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窮庶或有勸焉

**公亦客俎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遂無一事並有述九月出郊步月和**

**陶淵明赴假江陵夜行詩**陶案詩境乃九月作查註**八日夜雨騷然念明日**

**重九展轉不寐起索酒和陶淵明九日閒居詩作黍麥說**本集黍麥說云晉

黍熟頭低黍麥皆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蓋如此黍稻之出  
 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俛麥則反是此陰陽之分也北方之稻不足  
 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嘉酒者以麴麥雜陰氣也又況如南海  
 無麥而用米作麴耶吾嘗在京師釀麥百斛至錢塘以踴麴是歲官酒北京  
 釀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常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

**和陶淵明**

**擬古詩**此和陶擬古九詩合註引明焦竑外集敘云此九首本子由  
 是後有子由代作此九首而公亦代子由和九首之論皆非是今考公第八  
 首城南有荒池子由何從知之第九首黎山有幽子子由何從見之若子由  
 之海康雜蠻貊一首公可代作而邑中有佳士六句實有所指公亦何從備  
 知其細此非代書所能盡也諸所有樂城集即其曾孫訓出家集及閩蜀本

參考而四世孫森重刊之者雖未必原板而所有祖宗帝后詔旨字樣皆空其上此爲傳本無疑也然其中舛誤失當每煩糾正今觀其孫簡之說由復如是宜斯集之多謬也

### 子由遷居吳國鑑宅

續通鑑長編云元符元年三月董必奏雷

逢每月率一兩次移府傳管待差白直七人供事本州海康縣令陳譔差雜直追呼工匠等應副吳國鑑修宅又勒居民折退籬脚濶開小巷通行人馬以避轍門巷及借手

### 以所作東亭東樓

雷州府志云蘇公樓在城西南隅蘇

鑑宅以居之時子瞻亦謫信耳後靖康丙午海康令余庠禮又買居前隙地建遺直軒繪二蘇於軒嘉定丁丑郡守毛當時卽其地建樓以表之後郡守蘇且夫復修樓爲祠詩案誌文謫信耳下有兄弟處此月餘六字誤今刪去又考樂城集東亭詩首句云十口南遷粗有歸可見其得屋不易又東樓詩云曉風不作三農喜自註云是歲海無

### 及過椰冠諸篇爲寄並和詩過黎子

農風凜此則遷居在八九月之間也

### 震蒙見柳宗元集假以歸

張端義貴耳錄云東坡在信耳無書可讀黎子雲

海外盛稱柳柳州詩黎子雲家有柳文數冊盡日玩誦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在

### 味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究方見用心處耶十月立冬後風雨無虛日海

道斷絕不得子由書和陶淵明停雲諸篇以寄

樂城集和停雲詩攷云丁丑十月海道風雨信雷郵傳不通十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子由此敘明載丁丑十月子瞻和陶停雲四章查註旣附載子由所和詩而其說云



詩本合為一章、今依淵明集分為四章、以題考之、當是海南作。其考題僅據海道斷絕之句分章、又遠徵淵明之集、乃知查註附詩、率思追錄本而去、於其原題原敘並未逐字寓目也。合註仍之、亦誤。子由敘既云子瞻和陶四章、其和公詩亦應四章。今樂城集亦作一章、敘與詩矛盾、必非子由原本可知。詰每謂此集舛誤、失當、而其後人所謂官屋破漏、一夕三遷、和陶淵明怨詩出家集、以參考者、誠難盡信、非苛論也。

**示龐鄧**。此詩有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諸如謂後兩年秋冬作、公已在新居、何至破敗若此。既晴復和雜作者詩。查是歲查註編己卯冬至詩前、合註從誤、今改編。既晴復和雜作者詩。查和陶詩凡一百二十四首、自元祐壬申揚州起、至是年紹聖丁丑十二月止、公已作一百九首、則後三年所作、僅有十五首矣。其十五首必為後三年作者、詰已檢出、則此雜詩十一首、皆在一百九首數內。張中至見官屋弊敗、飭信為丁丑作也。查註編入己卯、合註從誤、今改編。

**役修補、俾公安居**。續通鑑長編云、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倫江驛、以就房店於行衙、又別飾官舍、為安居計。張中詩有官居我東鄰句、此屋在州廨之右、故中能時至。所僦官屋、無非驛監等地、或即驛中餘屋。長編之說亦尚不遠。若施註則謬甚。公赴貶所、張中未至、縱或請館行衙、別飾官舍、亦皆前使事。而本集於前使無一字之及、則其說亦烏有也。本案載此事、應準宋史本傳、兼採長編、其施註新居十一月、和子由月季花再生詩、與張中游題下之語、為改削存之、駁正於此。



城東南黎子雲家。水木幽茂，爲醪錢作載酒堂。和陶淵明懷古田舍詩。此詩

查註編入戊寅合註。從誤今改編丁丑。

黎子明出子於外，公以羊酒送歸其家，作記事。黎子明

云：黎子明之子爲繼母所譴，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夫婦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還。子爲買羊酒送歸其家，庶幾類谷封人之意。

明乃子雲之聞鄭嘉會欲於海船假書千卷，和陶淵明贈羊長史詩。集鄭請

兄此條類載。老借書兩次，其後到者一次，不能悉考。此詩查註編已卯合註從誤今改編。

十二月公檢所和陶淵明詩凡一百九篇，爲書告子由，使爲敘。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詩。十九日子由製敘於

吳國鑑宅之東。爾施註子瞻和陶淵明詩引云：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真家羅

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

至是亦皆罷去。惟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

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

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澀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

篇，至其得意，不甚媿淵明。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爲我志之。然

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

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俛仰



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豈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復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於李太白。杜子美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丁丑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翁註。費補之梁溪漫志云。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穎濱。使為之引。穎濱屬稿寄坡。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十貫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其剛言矣。而豈淵明之拙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云云。至蓋未足以論士也。句止。此文今人皆以為穎濱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宣和間。六槐堂蔡康祖得此稿於穎濱第三子遜。因錄以示人。始有知者。因以此致載於公和陶集者。敘作丁丑十二月。故云一百九首。樂城集以其取不該此集。又情於檢點。輒改一百數十篇。其舊署年月。復仍之。如故。是丁丑十二月。已有一百數十篇也。其非子由所授可知。施註既載此稿。而其詩分二卷。共作一百七首。較敘所載尚少二首。作謫居三適詩。寄參寥作八聲甘雨。其詩又浮於一百九首。何也。餘詳後案。

**作謫居三適詩寄參寥作八聲甘**

州詞。本集寄參寥、請寄八聲甘州詞云：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問  
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  
欲轉海來見，大率因此詞發也。果來大。書海漆錄。南以五月出陸至蘇州。白  
可免難。此詞當為丁丑作。今附載於此。書海漆錄。南以五月出陸至蘇州。白  
藤至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藪叢生，土人云：倒粘子花也。至  
儋，助已結子，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啗之瑟瑟有聲，亦頗苦。兒  
童食之，使大便難。葉皆白，如白草狀。野人夏秋痢下，食葉輒已。海南無柿，人  
取其皮，剝浸揉爛之，得膠以代柿。蓋愈於柿也。吾苦大腸滑，白藥不差。取  
粘子嫩葉，酒蒸之，焙燥為末，以酢糊丸，日吞百餘，病平復。然後知其可藥  
也。因名之曰海漆，而私記之。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漚，酒煮為膏，以劑之，不復  
用。綱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面：當作「而」。

②詩：上脫「算」字，見汲古閣本《東坡詞》。

③他：此上當脫一「約」字，見汲古閣本《東坡詞》。

④使大便難：《蘇沈良方》作「或大便難通」。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集卷四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謨 男霖所撰較

諸案紹聖五年戊寅

公年六十三。是年二月，董必由荆湖南路常平為廣南

弟與執轍乃切骨仇讎。執轍聞其來，豈得不震恐。萬一望風引決，豈不有傷仁政。升卿凶殘天下所畏，又濟之以董必，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當。今乃為察訪，衆論所不平。詔呂升卿差充廣南東路察訪，指揮更不施行。後三日，董必自東路改使西路。又左司諫陳次升一日奏事畢，即前曰：「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耶？」上曰：「無殺之之意。」次升曰：「升卿乃惠卿弟，今使指於元祐臣僚，遷滴之地，理無全者。因是升卿罷行。」三月，咸陽民段義獻玉舉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受永昌。」詔蔡京等辨驗，定議以間章傳、蔡卞用邢恕、文及甫、中官郝隨謀起同文館獄，使蔡京、安厚雜治，議將宣仁后極意羅織，遠烟宰執劉摯、梁燾子孫殺內侍陳衍。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謀殺大臣。劉摯等可勿治。劉摯已死，梁燾亦死。」四月，林希罷。蔡京等上寶璽名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并靈光翊鶴章。五月，戊申朔，御殿受璽，行朝會禮。既訖，德音減罪囚，謝景靈宮宴紫宸殿，擢獻聖人段義官。六月，戊寅朔，改元元符。七月，京師地震，詔范祖禹徙化州，劉安世徙梅州。九月，霖雨罷。秋，夏，置看詳所，命憲序辰、安惇主之。京惇言：「元祐間置訴理所，所得罪者，懷除雪，時怨先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復依元祐施行。」於是復竄鄭俠、英州、除秦觀名，編管雷州，重得罪者。



入百三十家。十一。正月立春日，作減字木蘭花詞。本集立春調寄減字木蘭花詞云：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與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紅。春情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捲起楊花似雪花。致張逢書云：子由荷存流深矣，不易一。一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十五日，過赴張中飲夜坐有感作餘有足樂者。此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

詩和子由浴罷，子由第四孫斗老生，借前韻作續養生論。本集與章致平書續養生論，一首甚欲寫寄，病困未能到。毘陵定疊檢舊畱錄呈也。又書云：續養生論乃有過而作論，即是方，非如中散泛論也。困空公在惠作贈陳守道及辨道強二篇，大率發明魏伯陽之說。此則或恐詩限於格，人不盡悟，又復參以所得，復為此文也。查註於二詩詳微博考，亦頗自詡。若以此文申講，則全具鎖骨，天成人樣。其馮查兩註可汰大半。惜其未嘗於本集考之，而山公亦失也。此二書連白木方，乃公歸至臨江，與門人章援者時，其父惇已貶雷州，公猶謂與惇出處雖異，而交情無損。因出此論與方與之，且告勿服外物，以李惟熙為戒。又使黃師是開慰其母。後其孫曾猶出書誇示座客，可見雖其子孫有不能為之泯沒者矣。此文凡八百餘言，不詳海外何年作。二月，子茲亦不載，但列其事於本年之首，以觀惇之處公於海外者何如也。

由六十生日，以沈香山子寄之作賦。本集沈香山子賦云：古者以芸為香，以為塗以薰為薰。杜衡帶屈，昌蒲薦文。磨多忌而本羶，蘇合芳薌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為方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鬢鬢，或



鼻勞而妄聞。獨沈水為近正。可以配麝香而並云。矧僦屋之異產。實超然而  
不羣。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  
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  
住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勲。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  
於几席。養幽芳於輓盼。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氲。蓋非獨以飲東坡之  
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公自註云。子由生日作。樂城集和子瞻沈香山子  
賦敘云。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沈水香山遺之。不  
之以賦。曰。以為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鑒六寶。俾  
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靜一。六為之媒。勝以六物。語。過於海船得邁寄書  
子由。和作公此文。乃慶子由六十壽者。今定為戊寅作。過於海船得邁寄書  
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詩相慶。因和寄諸子姪。謫居海外。以無  
何有之鄉為家。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本集和陶歸去來兮辭敘云。子瞻請  
何有之鄉為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耶。江  
海之瀕。洞弔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屯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  
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懶而喪  
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俛仰還家。下車闔門。藩垣雖缺。堂室故存。挹吾天醴。注  
之窪樽。飲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眩顏。混客主而為一。俾婦姑之相安。知盜  
竊之何有。乃培門而折關。廓園鏡以外照。納萬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澗  
白泉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鮓相。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游我先  
人之散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漢北。挈往來而無憂。畸人告予以一言。



非八卦與九疇。方饑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邱。警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返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之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駕言隨予。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安期。謂湯稼之終枯。遂不旣而不耜。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語案**此辭公本置和陶集內。不歸文集。施註載和陶集後。查註編入庚辰合註。從誤。考子由和敘公作此辭。子由尚在雷也。今定為戊寅作。改載入。**邀子由同作**。樂城集和子瞻歸去來辭敘云。昔子瞻居海康。子瞻自海也。辛巳歲。予既還穎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二十三日和陶淵明形贈影影答形神釋詩**。紀年錄是年二月二日。神詩付過。仍和其韻。**語案**此三詩施註和陶集與二疏三良。荆軻並編在歸園田居後。故查註并編惠州卷內。若以王註考之。則三詩別立。又不同也。今以紀年錄所載。如或有誤。當無書三詩付過之說。是必確有所本也。故如其編云。**游城北謝氏廢圃和陶淵明使都經錢谷寺**。**語案**此詩查註原編戊寅新居詩前。詳味詩意。是時尚三月三日。經錢谷寺。無卜居之事。故有賣車易畝之言也。今仍編戊寅春中。**三月三日攜酒一瓢出游城南則諸生皆出惟符林在作詩**。**語案**此詩云。記取城南上南之證。而黎子雲兄弟所居。則稍在其東。諸生則符黎兩家之子弟也。其長後得地城南。昇木石。助泥水。皆此舊為之。而伏根則在此詩也。特表出之。**張**

# 逢餽酒作書

本集與張逢書云新醖四壺開書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作而已。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是時逢已召還矣。若董必突至。遂爾坐廢。雖逢亦不自料也。前公在黃惠。餽遺書問不絕。本案例不載。其載者皆因事及物也。海南則交舊斷絕。書問不至。況餽遺乎。中州之偶。一通問者。參寥錢濟明劉沔姪孫元老而已。用是凡有餽遺必書。匪特著其義。亦以罕而珍也。

## 十五日作衆妙堂記

本集衆妙堂士張易簡教小學。常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請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靈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鷦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鷦俛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鷦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五年三月十五日。歸安本集作紹聖六年。譌。是年六月改元。無六年也。今已改正。公初





至廣州常訪何德順於天慶觀。渡海之後凡船信至廣及由雷以至者皆酒  
何德順轉而之他。德順因求此記鄭靖老又爲之介。公是時不欲出文於外  
故託言夢中也。逮記成非久而被逐事發遂并此不寄矣。由此文月日約計  
之使臣過海乃四月事也。天慶觀今名元妙觀在廣州西門內古殿巋然喬  
柯森立地場寬闊可喜。前明黎民表重錄此文。二十日聞柳仲遠計爲文祭  
立碑於前廡。問衆妙堂舊址已無有知者矣。  
之。本集祭柳仲遠文云。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  
逝者如風。計來逾年。一慟海徼。摧胸破肝。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若成之  
從致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勤。知  
止於此。不如歸閑。哀哉孤甥。孝如閔顏。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  
何克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魂。嗚呼哀哉。紀年錄是月二十日祭承議郎柳仲遠文。  
呼哀哉。紀年錄是月二十日祭承議郎柳仲遠文。  
歲同游豐湖夜宿羅浮道院如隔世事贈詩。公在在海外其欲奔而至者  
公以書止之。楊明王歲自眉以達河南而聞公內遷。杜子師將自淮上挈家  
以從事甫集而公歸。巢谷則自眉徒步以來既度嶺卒於新州。皆未能畢其  
志。獨吳子野奮然而至者且再。可謂勇於四月公以張中每從過爽憶廬山  
義矣。年譜及註家皆不了了。今考定其事。  
白鶴觀聞基聲事作觀基詩。此詩冬春皆可作。不必定四月也。計自張  
是公既迫逐中亦被議蹤跡分矣。今移此詩四月記其相從歲月之跡用表  
其人。使以是時肇燕在粵同死之疑觀之如張中者凡公祠廟皆當配食况

移一詩乎哉。是章惇、蔡京遣董必至雷，按段諷所發張逢等款，接兩公及强

**奪民居事。**

宋史云：董必字子遷，宣州南陵人。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既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按

脅立威，為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東都事。署云：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居。惇又以為强奪民居，下州迫民完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

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復。惇因段諷以上年十一月發其事，董必以是年三月至雷，體量奏上所

有事由，分詳前案。其子由、張逢、陳既奏上，復議遣官過海治張中修倫江驛，

事彭子民涕泣而諫，必悟。至是小使赴儋，逐公出之。

王鞏甲申雜記云：雷州

廣西時，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有子孫，董遂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案張中修驛事已詳前

案其行謹亦侯奏上也。公無地可居，偃息城南南汚池之側，枕椰林下，就地築室，僱人

運甓畚土以助之。

本傳云：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僱

其父老游，若將終身。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可住，又

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汚池之側，茂木之下，亦

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窘迫耳。又與程備書云：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

客有王介石者，躬其



勞辱。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物器或不給鄰

里咸致所有。張中來觀亦助。替鋪事皆集。和陶淵明和劉柴桑詩。本集和淵

詩云。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地間一席亦吾廬。我本早衰人不謂

老更幼。邦君助。替鋪鄰里通有無。詩案此詩施編和陶集不載查註從續補

遺編入丁丑合註從誤。五月屋成名曰枕柳菴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本集枕

云東坡居士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枕柳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九

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尻以游。孰非吾居。海氣瘴霧吞吐吸呼。蛟蛇魍魎出怒

人娛習苦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記虛。放此并

四大還於一如。生謂之宅。死謂之墟。吾其捨此。跨汗漫而游。鴻濛之都乎。并

作新居詩。遷居之久。聞鄰舍兒誦書欣然有作。答程天侔書。本集與程全父

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信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某與兒子初無

病資養所求。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

露處。而囊為一空。困厄之中。亦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為一笑。再答程

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游。時誦佳句。以解牢落。船回布謝。再答程

儒書。本集與程秀才書云。得來訊。喜侍下清安。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

瘡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貲矣。向有此身。付

與造物。聽其流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乍熱。萬萬自愛。不宣。



**品**公在海外、未嘗自明心跡、惟見此書中、所云造物、謂二惇二蔡也。東都事畧斷曰、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爲之愠、知言哉。合觀答程父子書、一曰別述逾年、一日乍熱、乃同時作、五月事也。董必按雷在三月、則使臣過海、卜築城南、皆當在四月。逮屋落成、而程書適至、則五月也。前後截清、則中間之事、皆排擠而出矣。**六月一日改元符元年。**東都事畧云、五月戊申朔、皇帝受傳國寶、六也。舉進士、爲檢法官。公麟博學好古、多識奇字。紹聖五年、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以謂秦聖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其書以龍蛇鳥魚爲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真秦李斯所爲也。議由是定。**品**案時惇亦爲宰執、京爲兩制首、乃主議者。京既欲希合其主、公麟又欲希合京、以通惇下、故云爾也。徽宗立、復有夏禹元圭之事、皆欲以此欺中外、而飾成功。其後金入汴、恨括金銀牛馬、縑帛及司馬光子孫、東坡文集獨不問夏圭、秦璽大畧可見矣。晁悅之謂公全盛時、公麟無日不相從、至爲寫先代遺像、及遷嶺海、兩府子弟入京、公麟遇於道中、舉扇障面、不爲一揖、以是盡棄其所有畫幅、與之絕交。由此觀之、公麟既已詔事蔡京、凡以爲公麟口實者、非誣之也。公後已度嶺、公麟已病廢歸舒、猶復殷勤致訊、無稍菲薄之意、是其所以爲公歟。言

**夢游水府事。**本集記廣利王召云、余嘗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也。其下璣珠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鮪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



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蜺，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爲竟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傍一，冠簪者謂之。鼉相公進言，客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廝壞。**詩案**鼉相公一義兩用，與車中有布等蓋，董必章悖也。必先，在衡州按孔平仲致斃三命，又禍雷以及脩，故云到處廝壞。易奇而法，未可謂之戲也。公前過扶胥，登浴日亭，不留南海神廟詩，深以爲闕事。若以此詩改題南海神廟，足與穹龜長魚之碑勁敵。茲則託**居鄰天慶觀城南百井皆鹹獨**之夢中，列入記事，無乃以獅子全力搏兔哉。

**觀中甘涼涌發作天慶觀乳泉賦**。本集天慶觀乳泉賦云：吾請居儋耳卜築乳閣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鉢而東，有落月之梢，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佩之落谷，盤玉池之生肥。吾三燕而迭返，嚮守神之詞，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集，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閨子由徙循州**。循通鑑長編云：詔蘇轍移循州安置，張逢特勒停陳諤，特衝餘監司失覺察，各罰金三十斤。本集與黃誦是書云：海康地雖遠，無瘴藺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樂城集題道遺老傳云：雷州安置未暮年，或言兄弟相遇，中途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又書白樂天集後云：六月，再謫龍川。**詩案**子由以丁丑六月至雷，戊寅六月去雷，故公云居之一年。至子由又云未暮年者，乃指董必按問所以再徙之故。時猶未暮年也。查註引遺老傳有子由居此不久，移循年月，別無可考之說，合註從誤。又案子由長媳爲梁氏。

當卽梁子美女其不申明是私罪。又與諸監公慮就屋之難令過惠曰。歸家

**累與邁同居**

樂城集書白樂天集後云。元符元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

之慮。乃留家於羅浮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

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羅浮之名古時甚

寬。唐以前送人歸粵。槩云還羅浮。其後惟惠州尚稱羅浮。故何宗一居豐湖

之上。亦稱羅浮道院。今則并惠州無此名矣。若謂羅浮山下。則又自爲一處

其去惠也尚遠。而循又在惠之上。相距蓋七百里。山下荒僻寥落。耕牧散處

言語不通。飲食無有。子由與遠去後。婦姑何以自存。且自惠以達龍川。水道

艱澁難行。計程十日。公嘗使過。屢至河循而邁亦自此到惠。其間般挈之難

子由茫如。而公則了了也。况又舛隙而去。官民畏避。何處問屋。此蓋子由過

惠明以家累同居德有鄰堂。託邁管顧。而自與遠往。其情顯然。其旨則出於

公也。此跋題於黃氏書後。時因寄寓波累。方以蹤跡吳復古往視子由於循

**辭公還**

丁丑春間。吳子野陸子厚自惠州分散。後子厚卽以是年五月

知其死也。自此赴循。道出河源。始以其死報公。皆本年事。子野之來。以詩

爲據。去無所考。如此時不去。則程限往復之外。無暇日矣。故類載於此云。客

**有自許來信以進取勉過者過作志隱**

科川集志隱云。蘇子居島夷之二年。客





取曰、歲云暮矣、時不我與。如予之年、鳴鍾鼎食者多矣、曷亦有意於世乎。蘇子曰、噫、若客殆未達者耶。大塊之間、有生同之。喜怒哀樂、鉅細不遺。蟻蟻之君臣、蠻貊之雄雌、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殤以寒暑為朝暮、蟪蛄以春秋為期頤。孰壽孰夭、孰欣孰悲、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致同歸。寓此世間、美惡幾希。乃欲夸三晉而陋百粵、棄遠俗而鄙島夷、竊為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孟諸。松柏之後彫、萑葦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乎。子乃以晉楚之產、疑之過矣。雖然、瘴厲之地、子得其詳也。僕亦擇其可道者、以釋子之惑。跋云、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歸。蓋嘗有終焉之志。遂賦志隱一篇、故昔人解嘲、貞毅之頃、將以混得喪、忘驕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為老人之博。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逮今二十年矣。政和丙申、來潁水、偶發書篋、得舊稿、慨然感歎。小兒竊在總角時、逮事先君子者、惜此篇久忘。而今存請書其事而藏之、庶幾不忘在莒云耳。

**公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命過**

**作孔子弟子列傳。**本傳軾貶惠州、遠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書夜、賦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列傳。晁說之蘇叔黨墓誌云、其初至海上也、為文一篇、曰志隱。先生因欲自為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八月、程天侔遠致糖冰酒麵諸處其子矣。

**語錄**孔子弟子別傳、斜川集不載。

**物答書。**本集與程全父書云、閣下才氣秀發、當為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平。僕焚筆硯已五年、尚寄味此學。隨行有陶

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爾。有新作、遞中示數首、乃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  
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鬱蒸、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為歲也。寄脫佳酒、  
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冰、精麵等物、一一銘佩、非眷存至  
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此。間紙不堪覆、說攜來者已竭、有便可寄伯枚否。不  
必甚佳者、不罪不罪。語案公云焚筆硯已五。**牆東北隅老樗張王其上公將**  
**年**蓋謂紹聖甲戌南遷至是戊寅為五年也。**去之規以為圃已而有之作詩觀獠奴治圃和陶淵明西田穫舊稻及下**  
**田舍穫詩**語案此二詩施註和陶本並編查註並置於新居詩前。今九月四  
**日**游天慶觀作**信道法智說**語案此條年譜載戊寅年事、本集不載此文、據  
王宗稷見於麻沙本及石刻、未可知也。**七日書陶淡傳**本集書陶淡傳云、陶  
今仍列其題、俾後有遇之者得以補焉。**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五十六便服食  
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了不營問、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湖山  
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隨、人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州舉秀才、  
淡遂逃羅縣、卑山中、不知所終。戊寅九月七日、開晉史、偶錄之以俟知者。**儋**  
**州城****夜坐復記郭文事**本集書郭文語云、溫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  
**南記**無路爾予嘗監錢唐郡、游餘杭九鎖山、訪大滌洞天、即郭先生之舊隱也。洞  
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勅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坐錄

此。八日論董京詩。本集書董京詩云。晉史。董京字威璠。作詩答孫子荆。其畧

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十一日書鮑靜傳。鮑靜傳

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戊寅九月八日。十一日書鮑靜傳。鮑靜傳

云。鮑靜東海人。學兼內外。通天文。河洛書。為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饑甚。十三

煮白石食之。嘗見陰君受道訣。百餘歲卒。戊寅九月十一日。夜坐書。十三

日書辨漆葉青黏散。本集記云。三國志。華佗傳。皆云。佗弟子樊阿。從佗求可

屑十四兩。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皆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

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吾性好服食。每以問好事君子。莫有知者。紹聖四

年九月十三日。在昌化軍。借嘉祐補註本草。乃知青黏便。十五日公久不得

是。麥粒豈不一大慶乎。過當錄此。以寄子由。同講求之。十五日公久不得

子由耗端策而問遇渙之內三爻變為中孚。本集書筮云。戊寅九月十五日

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為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

變為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益之六三變為

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有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

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

過。又書而藏之。詰案此揲蓍法。城南戶外即山林。過夜聞獵聲。且有饋肉者。

以爻辭為斷。時尚仍古法也。城南戶外即山林。過夜聞獵聲。且有饋肉者。

作夜獵行。而周陸之獸無軼者。余寓城南戶外。即山林。夜聞獵聲。且有饋肉





者、作夜獵行以紀之。霜風肅肅凌寒柯、海月澹澹翻秋河。空山無人柴徑熟、  
稀肥鹿飽眠長坡。山夷野獐喜射獵、腰下長鈇森相摩。平沙髣髴見遺跡、踴躍不待張虞羅。均呼夜起山谷應、披抉草木窮株窠。何人得倚舊喜叫、絕將割未羨青邱多。今年歲惡不可度、竹間有米田無禾。耕牛日欲登鼎俎、野獸脫命理則那。朝來剌啄誰有饋、愧爾父老勤弓戈。一言願子不我忽、暴殄天物神所呵。**二十七日記海南風土**。南風土云、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滯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嘆不已。**晦日遊天慶觀公以憂患不已下於神書北極靈籤**。本信手書時、戊寅歲也。書北極靈籤云、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不已。戊寅九月晦、遊天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詞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三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覽之。十月七日、書王大尉送行詩後。本集書送行詩、棟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宋敏求、司馬光、王安石、蘇漢、王疇、邵亢、元絳、王純臣、呂夏卿、張瓊、何涉、謝仲弓、陳洙、胡恢、王舉正、趙槩、張揆、曾公亮、王珪、王洙、曾公定、胡宿、范鎮、李復圭、張翥、吳幾復、范百之、晁仲衍、石揚休、李絢、宋敏脩、丁度、郭勣、齊廓、馬仲甫、余狐挺、施昌言、呂居簡、孫沔、劉瑾、馮浩、黃顥、韓鐸、李師中、辛若渝、李壽朋、劉參



張師中、李先、楚泰、洪齊、周延雋、錢延年、解賓王、黃從政、孟詢、閻頤、謝微、張汝、  
 吳可幾、范寬之、張中庸、鮑光送行詩上下二卷凡六十有六人。慶歷皇祐間、  
 朝廷號稱多士、故光祿卿贈太尉王公桂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  
 傑。嗚呼、忠虞之際、於斯為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上  
 之美也。元符元**公方食芋飲水自謂視蘇武為靡麗**。鶴山題跋云、予常閱蘇  
 年十月初七日。蘇子卿啖鹽食鼠為大廢麗。以予居靖言之、視文忠公之靡麗又加一等。詩  
 曰、君子於役、苟無饑渴、吾儕勉諸。魏了翁書於瀘州官舍。**詩終**紀評每以讀  
 海詩用蘇子卿事為詆譏、考魏華父語始**作菜羹賦**。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  
 知公寄意所在、且見華父居心之厚云。用鹽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為之賦。蘇曰、嗟余生之編迫、如脫  
 食器用、博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者、蔓菁黃蘗、苦蕒而食之、其法不  
 免其何因。殷詩、采芣之轉雷、取宗餼而食陳。無以適口、荷鄰蘇之見分。汲  
 幽泉以揉滑、博露葉與瓊根、嬰銅錡以膏油、法融液而流津。適湯濛如松風、  
 投慘豆而請勻。覆陶甌之穹崇、龍攬觸之煩勤。屏鹽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  
 辛。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滷糟雜而廉清、信淨美而甘芬。登盤盂而  
 薦之具、七箸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珍。鄙易牙之效技、超傅說  
 而策勳。沮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嗔。嗟邱嫂其自隘、陋巢羊而匪人。先生  
 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為累、似**玉糝羹**。本集詩題過子忽  
 不殺而成仁、竊比子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詩案**此詩施註原編在遺詩  
 王穆羹墓誌、買地築室、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詩案**此詩施註原編在遺詩  
 二十九首中、查註編人海外丁丑、合註謂難確定海外者、非是。蓋是時公所

食惟芋、過真無以爲養、故變此方法也。子由每稱過孝、以訓宗族、登之史傳。孝不可見、所可見者、類如此矣。食芋飲水、墓誌明載。昌化買地築室之後、此卽海外實錄。今并榮養賦、匯編於此、亦見公之清節也。

**與何曼游城西再生事**。云：戊寅十月、予在僊耳、聞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復生。予與進士何曼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僧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廬、身皆黃毛、如驢馬、橫而坐。處子識之、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殮及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者繫者皆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皆擊跽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擊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書之以爲世戒。

**附錄**此文向者搜輯遺事、見輒弗錄。近卅年來、旣已及老、所謂孽鏡影形、不著律而顯於報者、日見與耳聞殆不可勝計。於是始知鬼神德盛體物、不遺之旨、大聖亦垂戒之文也。邵子方鑲錢爲祭、適程子至、深以駭怪。邵曰：無礙也。吾祖宗祭先陞來用之、豈可自我廢之。或有其理、人子之心、將何以自安也。由此觀之、所謂付數千而分數百者、雖邵子不能斷其必無也。公不凝滯於物、獨肯盡言之耳。唐書王璠爲祠祭使、或焚紙錢、類巫覡。朱子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爲之。已足紙錢之漸、蓋相沿久矣。

**十一月冬至日書阮籍事**。本集書阮籍云：君之已足紙錢之漸、蓋相沿久矣。十一月冬至日、書阮籍事。子之處域內、何異法之士、疾如仇讎、獨賴司馬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益之出入。





往來於衣襟中間者也。安能笑人。吾故書之。戊寅冬至日。吳復古書報陸惟忠病亡。程儒僎酒作書。秀才書云。近得吳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夢耶。僕既病倦不出。亦無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真蠻塢僚洞也。惠酒佳絕。舊在惠州。撰陸惟忠墓誌銘。本以梅醺爲冠。此又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陸道士墓誌銘。集陸道士墓誌銘云。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捐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於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旨畧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誌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嗚呼多藝。此黃冠詩。基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瘠酸。龍虎九成無或奸。往駕赤螭。參記陳太初尸解事。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前年惟忠又見予。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

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昇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跌坐而逝焚之舉城入見煙焰上。十二月小園即事和陶淵明和戴主簿詩陶案和陶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詩與前和西園穫蚤稻下濕田舍穫二詩一轍前則方事鋤治此則樂其有成而時已冬杪故云歲將窮也查註原編此卷之末即為己死今既改定前二詩於卜居之後此詩當改。參寥書至欲挈穎沙彌自杭浮海赴儋為書戒編戊寅取其氣類相通也。止之。本集與參寥書云穎沙彌書跡煥發可愛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見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海舶遇風如在高山上墮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甚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所謂無所取材者其言切不可聽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爾自揣餘生必須相見但記此言也。陶案參寥不至非因此書也蓋是過用邁道和參寥韻寄參寥時呂和卿起錢濟明獄并陷參寥不能至也。寺斜川集次韻伯達仲豫二兄和參寥子詩云羅浮插天猿晝號飛步絕頂言觀雲濤庶幾神樂兩童賜日暮空歎西山高道人航海會何勞久將身世輕鴻毛只恐西湖六橋月無人主此詩與駢語。許王主介石以其酒之過此詩因參寥欲轉海至儋而發正此時作也。液餉公作酒子賦本集酒子賦敘云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王乃



以是餉予。寧其醕之。滴以斲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爲賦之。米爲母。鍾其  
 父。羔羊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滄其槽。  
 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穉酒之初泣。今若嬰兒之未孩。及  
 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邊室兮。醢雞鵝之瑱。味盎  
 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淒。自我膳腹之瓜瓞兮。入我四中之荷栝。嗽朝霞  
 於霜谷兮。淦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  
 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酬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爲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  
 扶所有以傲厥妻。遠颺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詰茲許珏乃泉商也。其  
 子康民於建炎中。建大江橋。自海舶載泉匠以往。工甚鉅。折彥實爲記。見儋  
 州志。公所有船信。皆許珏爲之來去。又可知矣。集韻。凹於交切。底也。陸放翁  
 古硯微凹句。在此賦。脫去每見人。陳浩赴京師。託致姪孫元老書。本傳與姪  
 舉此詩。而不知所出。故并記之。陳浩赴京師。託致姪孫元老書。本傳與姪  
 云。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蜀中骨肉想得安訊。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  
 多病瘦瘁。不復如往日。不知餘年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况牢落。不  
 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船不至。藥物鮮醬等皆  
 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雨苦行僧。爾姪孫既是東坡骨  
 肉。人所觀看。往京凡百加關防。切祝切祝。今有一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  
 秀才不過許。只令付與姪孫。切速求便寄達。餘惟自重。不一。東都事畧云。蘇  
 元老字在廷。軾從孫也。幼孤。力學善屬文。軾居海上。數以書往來。善其爲學  
 有功。舉進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帥臣多招誘近界諸夷。納土分  
 置郡縣。以爲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歎曰。威不足以服。則恩  
 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言。今夔陝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



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乃定。肅不從、以此得罪朝廷、再命帥、決策討賊、勢蹙、乃降。邊事以寧、如元老策。歷秘書省正字、太常少卿、言者謂元老蘇軾從孫、元祐邪說、不宜位朝廷、罷為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元老以家世學術坐累、豈不榮哉。未幾卒、年四十七。元老外和柔、中實勁厲、中官梁師成欲見之、先使人求其文、元老弗與。士君子稱之。有詩文行於世。**附錄**元老乃中都公曾孫、非子正孫、卽子明孫。元老嘗求其父十九郎墓表、公許之、而不及成、故不能詳。以幼孤考之、十九郎當卽千運也。斜川集有送在廷姪領漕歸蜀詩、陳浩無考。周肅濂溪之次子、元祐二年登第、公知舉所、已臨得士、及帥杭、肅爲轉運司屬、從公游、然非邊才也。元老與之籌策、誤矣。**言臨江驛寺**。本集記臨江驛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江馬言、人瞻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志士臨風淚數行。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趙德麟侯鯖錄云、紹聖間、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卞別撰詩、乃江都幾子家作、或云張文潛作。**附錄**文潛一生謹慎、是時方爲潤州守、焉肯爲此事。人以其方在潤、故疑之也。查註據漁隱叢話、梁溪漫志、收入續採詩中、合註益以襄陽聞評、並以爲公自作此詩。紀曉嵐亦祖其說、皆誤。公南遷、自揚至真、出江與瓜洲直截京口之路、懸殊、何由至驛、壁託題。且紹聖元年六月、尙無毀碑更作之事、其說尤非。公在惠州、王定國勸公自辯、極不謂然、有知我其天之答、肯以一碑而叫號乎。詩固佳、然須出之他人、其義始見。若出自道、則通體減色、不復成詩。**趙夢得自**矣。查註又譌臨江驛爲沿流館、其沿流館詩非此二首、後有專條。



澄邁來見錄陶阮篇什及舊作贈之并作會茶帖

周必大跋東坡與趙夢得帖云南海上有義士曰趙

夢得方蘇文忠公請居時肯為致中州家問其賢可知特畏禍不欲賦詩故

錄陶阮篇什及舊作累數十紙以寓意然會茶帖云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

獨啜心有餽詩在其中矣本集與姪孫元老書云趙先輩儋人此中凡百可

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如收得可寄二三斤趙還時可附也

證益公跋語趙夢得乃舉進士者故稱先輩蓋以儋人流寓澄邁者也此兩

年中又嘗自京往回見元老則京蜀許常家問無不達矣其所得手跡至累

數十紙之多則自澄而儋來去不常時一過從可知今以元符二年己卯公

不能分列故并記之自參寥以下六條皆附載此年之末

六十四是年四月早釋繫囚五月大白晝見六月詔親祀北郊七月章惇等

進新修勅令式上不欲參以元祐惇曰取其善者八月太原地震劉氏生子

上大喜立為后九月御文德殿行冊禮右正言鄧浩論劉氏不當立除名新

州羈管焚惑犯太微垣皇子薨閏九月黃履罷

惇論者每謂惇誤帝其立劉正月五日與過出游和陶淵明游斜川詩

氏亦云惇誤帝似不盡然也

戊己二年皆可作查註既以戊己詩合為一

卷而此詩不編己卯則前後詩皆混今改編以衆妙堂記寄何德順作鄭嘉

會書之本集與鄭靖老書云邇後來相見否聞過房下卧正月尚未得耗亦憂

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更不易一字也不

欲便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也

十三日何德順寄到船信得

**柴胡等藥書杜甫詩**

本集書杜子美詩云崔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

笏未易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舶信到得柴胡

等藥偶錄此詩遺悶已卯正月十三日久旱微雨陰翳未快

乃適遞至廣州由十五日與老書生步月城西入僧舍歷小巷三鼓而還作

何德順以達也

**記事**本集書上元夜游云已卯上元予在脩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

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

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孰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過問

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

得大魚也

**答書**本集與程全父書云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為賜尤

年高見公記事則子雲當亦老者要不出此數人也

**程天侔寄近詩一軸**

柳子厚詩文數策常置左右目為二友今又辱來賜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為

三矣此道比來幾熄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住勝某與小兒亦極

遣困窮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卹如舊此古人所難也船回布謝萬一

不宣

**二月子由生日以黃子木拄杖為寄並作詩**

州問此數人音耗其情見矣

此二詩及樂城集和韻二首均無壽六十語而公有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

日句以作綿長之詞解固未為不可然以沈香山子賦論之此乃子由六十





一所作、故云年年也。且子由六十、既以沈香山子壽之、并爲之賦、如再作子由生日詩、又以黃子木拄杖爲壽、作詩必無此重疊事也。施註原編戊寅己卯漫不可辨、查註編入戊寅、合註仍之。考樂城集**十五日作蒼耳錄**、本集皆和作、雜入雷州詩中、亦誤。今定爲己卯作、改編。

藥至賤而爲世用、未有若蒼耳者。他藥雖賤、或地有不產、惟此藥不問南北、夷夏、山澤、斥鹵、泥土、沙石、但有地則產。其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之則如藥治、病無毒、生熟、凡散無遺、不可愈、食愈善、乃使人骨髓滿、肌如玉、長生藥也。主療風痺癱緩、癰瘡瘡痒、不可勝言。尤治癰金瘡、一名羊負來、詩謂之卷耳、疏謂之泉耳、俗爲之道人頭。海南無藥、惟此。

**張中坐修官屋衝替**、續通鑑長編藥生舍下、遷客之幸也。己卯二月望日書。

四月朝散大夫直秘閣權知廣南西路都鈐轄程節降授朝奉大夫戶部員外郎譚拔降授承議郎朝散郎提點湖南路刑獄梁子美降授朝奉郎先是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倫江驛以就房店爲名與別駕蘇軾居。蔡訪董必體究得實而節等坐不覺察故有是命。本集再送張中詩云、三年無所懷。

雷脩之事、古董必所發、亦皆長編所載。其雷之監司參處在上年、梁子美爲本路刑獄、脩之監司參處在上年四月、梁子美已改官湖南。是長編所載年月無誤、然其中輕重不同、遲速相遠。宋之律令有不可盡知者、今但以張中論其不覺察、監司參處降於二年四月、而張中不在數、則其命下在四月之前可知。考中到任在丁丑六月、公赴脩後必扣至己卯、始交三年。公之詩有三年無所愧、句則其罷任必在己卯、又當載入二月、以前後板定故也。查註以三送張中詩并編戊寅。

**三月初送張中和陶淵明與殷鑒宴別詩**、中雖罷新居之後、合註仍之、皆誤。

任、屢不成行，故詩亦屢送也。此詩過手抄唐書成抄前漢書。本集與程秀才作於前，施編亦分列今，改編於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古人讀書，無不手抄者，故學成而書道亦進，善書者蓋比比也。北宋如李公擇、趙明誠之流，藏書甚富，大率皆手抄精本，故藏書家尤難。公幼時手抄經史，每一部成，則變一體，其書道之成，未必不由於此。至南宋末，士大夫以刻書爲賢，既登策輒以陳言爲誦說，惟所至刻書，以爲畢生事業，故會稽公使庫書板最盛，以不破已賢，故無人不爲也。自是學者日習於情，匪特罷抄，漸以涉獵爲讀，日失其心，摹手追之道，故演義工而實學荒，大率如善書者流，偶然而一遇之矣。公既老而好學，又樂以告壯者，深慕其古風之猶存也。壯者可不勉歟。程天侔遺致藥米糖鹽，儒亦餽紙茗，答書。本集與程秀才書云：紙茗佳惠，感怍感怍。丈丈惠藥米，公負大瓢行歌田間，遇春夢婆。十謂曰：內翰昔日榮貴，一場春夢耶。因呼春夢婆。二十四日同何旻、王介石、王懿、許琦游於淪江之陰，作放魚記。本集城北放魚云：僊耳魚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盎養魚，昇至城北淪江之陰，吳氏之居，浣紗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谷，衆會歡喜作禮而退。會者吳氏之老僮耳何旻、潮陽王介石、溫陵王懿、許



琦。昇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書。正月甲辰朔二月甲戌朔三月當爲癸卯朔丙寅乃二十四日也。被酒獨

行。徧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會。復遇符林。言換扇事。並記以詩。四月錢世

雄遠致異士太清中丹。本集與錢濟明書云。去年海南得所寄異士太清中

州。去年乃已卯也。戊寅己卯之交。錢濟明廖明畧方遇禍。其寄丹當在事前。

至僭則在己卯春夏間也。濟明之丹不詳所自。公後病歸。毘陵復求得神丹

以獻。殊不謂然。但十五。日得蜀金水張氏畫阿羅漢作頌。本集十八大阿羅

少畱諦觀而已。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轉請居僭。且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

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通舫。易其裝。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

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元孫也。梵相奇古。學術

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今軾雖不親觀。至人而困厄九死之餘。

鳥言卉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希濶之遇也哉。頌曰。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

山無人。水流花開。紀年錄。是年四月十五日。作十八羅漢頌。歸棻頌凡十八

章。章八句。今錄此四。墨者潘衡渡海來見公。使造墨。教以遠矣。竈竈法十七

日。記造墨事。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矣。竈竈得烟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

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

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



四月十七日。久旱米貴，將有絕糧之憂。十九日，書龜息法示過。本集書龜息法云，

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吭東望，吸初日光，燕

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

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類皆百數，此法甚易知，甚易行，然天下莫能

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僞耳米貴，吾方有絕

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五月五日，書艾人灸法。本集書艾人著灸法云，

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五月五日，書艾人灸法。端午日未出艾中，以意

求似人者，輒摘之以灸，殊有效。幼時見一書中云：爾忘其已。記諸米。本集記諸

爲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暗間，苟以意命之而已。記諸米。米云：南海

以諸米爲蠟，幾米之十六。今歲米皆不熟，民未至艱食者，以客船方至，而有

米也。然僑人無蓄藏，明年去則饑矣。吾旅泊尤可懼，未知經營所從出，故書

座古以。十六日，劉僧還浙西時，參寥已還俗，編管兗州，公使之通問穎沙彌

時，圖之。十六日，劉僧還浙西時，參寥已還俗，編管兗州，公使之通問穎沙彌

書一帖贈行。本集書贈劉浙僧云：到杭一游龍井，謁辯才遺像，仍持密雲團

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特往一酌。湖

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跡，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峯塔，一上五

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元符二年五月十六日，

東坡居士書。此文章則守欽參寥之禍，必已得耗。參寥既已還俗，編管法

不得歸，蓋其僧臘已盡，與死無異，故云遣。黎子雲來謁，論海南生植作益智

跡也。其錢濟明寄丹，不卽作復，亦可見矣。黎子雲來謁，論海南生植作益智



錄。本集益智錄云、海南產益智、花實皆作長穗、而分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  
金之豐歉、其下節以候蠶禾、中上亦如之、大凶之歲、則皆不實、蓋罕有三節  
並熟者、其為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智豈求之於藥、其得此名者、豈以  
知歲耶、今日見詹耳黎子雲言、候之審矣、聊復記之、以俟後日、注本草者、馬  
眼、需說、本集馬眼、需說云、黎子雲言、海南秣稻、率三五歲一變、頃歲詹人最  
洛中、牡丹時、出新枝者、韓縝花譜、乃有三  
百餘品、若隨人意、所欲為者、可奇也夫、鄭舉會、舶書至、使過排、列座、隅王  
介石辭赴惠作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諸  
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願公念之、有可照庇之  
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有舊契、因見道區區、**附案**此書因王介石赴  
惠而作、公前云、無書與介石、在儋、合則書到甚遲也、其書中言、介石助起屋  
事、已載於前、時鄭靖老尚在惠、故書有問柯節推語、自後靖老為監司、摺撫  
以不避嫌名罷去、公  
在儋、無復通問矣、子由報巢谷自眉徒步奔赴、由循起程、**案**巢谷字元修、  
舉進士、畜弓箭、學騎射、游秦鳳涇原間、韓存寶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  
得罪、有銀數百兩、谷變姓名、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逃避江淮間、  
會赦、乃出、予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以罪徙循子瞻亦徙昌化、士大夫  
皆諱與予兄弟游、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  
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遣予書曰、我萬里步行、今  
至梅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時年七十有三矣、

瘦瘠多病。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止之。谷曰。我自視未即死。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囊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強資遣之。本集與游嗣立書云。使人久留海豐。裁謝稽緩。想不深責。舍弟誦居部中。尤荷存庇。家書已領。併增感作。**游嗣立乃循守也。**作藝草錄。本集藝草錄云。杜甫詩有除藝草一篇。今蜀中謂之毛藝。毛芒可畏。觸之如蜂螫。然治風疹。擇最先者。以此草點之。一身皆失去。葉背紫者入藥。**天床。**本集天麻煎云。世傳四味五兩。天麻煎本以四時加減。世但傳春利。故倍元參。當去皮生用治之。萬槁烏頭無復毒。依此常服。不獨去病。乃保真延年。與仲景八味丸並驅矣。周必大東坡烏頭帖跋云。仇仙慕葛稚川陶隱居。孫思邈之為人。欲以救人得道。故常留意名方。此其一也。淳熙庚子正月十四日。**出。**公嘗夢仇池九十九泉。意欲居之。故以公為仇仙也。徽宗崇觀間。禁蘇學。極嚴。士人誦習之者。稱毘陵先**煉泉耳霜法。**本集煉泉耳霜法云。生而不名。仇仙之稱。當亦始於是時也。**煉泉耳霜法。**泉耳并根。苗葉實皆濯去塵土。懸陰淨掃。洒地上。燒為灰。澄淋。取濃汁。泥連二甕。煉之。俟灰汁耗。即旋取。考釜中已炎。灰汁益之。經一日夜。不絕火。乃漸得霜。乾甕餅盛。每服酒調一錢七。補暖去風。駐顏尤治皮膚風。令人膚革滑淨。**蘇木。**本集蘇木蘇宜州家居於邕。年八十七。紅潤輕健。蓋專得此藥力也。**蘇木。**本集蘇木山中蒼木。至多。就野買一斤。數錢。兩此長生藥也。人以為易得。不復貴重。至以熏蚊子。此亦可為太息。舒州白木。莖葉亦甚相似。特華紫爾。然至難得。三百一兩。其効止於和胃。**服月方。**本集服月方。上藥也。然本以御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去游風。非神仙上藥也。





當蓋稻子席爾。世言著衣。井華水。本集井華水云。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  
 喫飲。今乃喫衣著針耶。井華水。得甘滑不可名。以發茶煮藥。皆美而有益。  
 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  
 二。爲坎。故天一爲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華。其効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  
 人亦能發背腦爲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  
 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煉爲丹。此至淺近。獨不能爲。况所謂元者乎。  
 代茶飲子。本集代茶飲子云。王齋集外臺秘要有代茶飲子一首。格韻高絕。  
 味乃一煮散。爾與茶了無干涉。薛能作烏菁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  
 誇。乃知唐人之於茶。蓋有河胡脂麻氣也。周必大題蘇季真家所藏東坡墨  
 蹟云。陸宣公爲忠州別駕。避諱不著書。又以地多瘴癘。抄集驗方五十卷。寓  
 愛人利物之心。文忠蘇公手書藥法。亦在瓊州別駕時。其用意一也。淳熙戊  
 申三月十七日。東里周必大書而歸之。公元孫杜益公親見公家藏手  
 蹟。則所書藥法。信海外作爲多也。今附錄自藝草以下七條。以見公志。而存  
 益公之說。季真乃嶠字也。亦見益公題跋。自元符二年七月十五日。以金水  
 己所以至淳熙十五年戊申。其世守之者已九十年矣。七月十五日。以金水  
 張氏畫羅漢并頌寄子由作跋。本集十八大阿羅漢頌後跋云。佛滅度後。間  
 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峩峩。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  
 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  
 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能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  
 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

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求替木

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中元日題紀年錄。是年中元日作跋。

**橘皮作羅秘校書**。本集與羅秘校書云。官事有暇。得爲學不輟否。此間百事

許。此間如蒼木橘皮之類。皆不。八月作倦夜詩。楮墨已竭。爲之慨然。書付過。

可得爲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本集書付過云。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所嗜好。

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

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諸葛筆而喜也。追報京師傳公仙去。本集書謗云。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

李廷珪新者不用也。又公所用皆諸葛筆。黃魯直論之甚詳。時諸葛筆久闕。

故歸遇孫叔靜用。諸葛筆而喜也。追報京師傳公仙去。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

兒子書至言之。詰案此條乃作書謗日。追述之詞。故摘列於。作元老書。與姪

前。上年有體量張逢張中事。必無此謠。自應列於己邪也。孫元老書云。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務令文字華

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峻壯。有家法。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詰案書所謂不免趨時者。如易觀卦作老鸛。解詩大小雅作老鴉。解之類。蓋非此不售也。然近日作書。多有以觀通鸛。以雅通鴉。以弟作第。以白作伯者。由今觀之。此皆古人精柏。非精義也。宗匠不爲所紿。其棄敝蹤也。頃刻間耳。此書作九月二十日。嘉



# 魚亭下送邵進士作詩

此條紀年錄所載本集已佚此詩或當日見於

之人或作老饕賦本集老饕賦云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有補焉。作老饕賦惡陳而薪惡芳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塵。一樹嚼霜前之兩熬爛櫻珠之煎蜜滷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燂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婉比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鸞輪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煖響於檀槽忽繁珠之妙唱抽獨蘭之長綵閑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棹之瓊艘各眼豔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神迷響松風於嶺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濶而天高又火惡陳三字自註云江右久不改火大色皆青何遠春渚紀聞云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語。海外所作賦確然可見者沈香山子天慶觀乳泉酒子三篇也及閱何遠所記始知海外五賦而遠則親見家藏手蹟其言可信因悉取本集諸賦考之檢出胡麻菜羹老饕三賦皆似海外作而此賦有瓊艘句為證復又檢出餘二賦以菜羹為尤近而胡麻乃答子由伏苓者復取樂城集伏苓賦考之兩賦兩敘皆不及作賦之地而子由使遠已有伏苓賦故伏苓賦載在前集本集胡麻賦列赤壁兩賦前始知子由作於筠州監酒時而公答之於齊安者了無疑義又本集目錄老饕賦與四賦類載一處亦海外五賦之一證也因此二賦分別附載而胡麻賦繫閏九月姜唐佐來從學本集書柳子厚詩後云己卯閏九月瓊士之黃云。閏九月姜唐佐來從學姜君來偕耳日與予相從與地廣記云姜



唐佐字君弼、瓊山人。蘇軾貶儋耳，唐佐日從之游。軾嘗稱之黃門曰：「不謂海南有此佳士。」十七日，書杜甫詩，勸僧人變俗。本集書杜子美詩云：「土風生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出入。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當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諭父老。」然亦未易變其俗也。元祐二年閏九月十七日，唐佐投長策書。與姜唐佐書云：「特辱遠貺，意甚勤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荷不已。經宿起居佳勝，長策詞義兼美，窮陋增光。病卧不能裁答，聊奉手啓。題唐佐課用。查註葛立方韻語陽秋：東坡書唐佐課冊云：『雲與天際欸若車蓋，凝瞻未昧。移晷而收野夫完塊。』今亦刻集中。乃戲書劉夢得楚望賦中語。詩話總龜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兒子庠文云：『子之文章，電擊雷震，雨泡忽止，聞然泯滅。』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須臾霽止，而四顧山川草木，開發萌芽。東坡題姜君弼課冊亦同此一機括也。』案公誨文之法，盡於此矣。是時不欲出所語，故書劉句，葛立方以為戲者妄也。」十月，鄭清叟自惠渡海來見，得周彥質書，公以香寄林行婆，書：「本集與周文之書云：『鄭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郎房下不幸，傷悼。』八郎房下謂遠婦黃氏卒於白鶴新居，據此則前論贈鄭清叟詩，史夫人面惠及文之復來守惠，皆確否則文之無由道其卒也。贈鄭清叟詩。」



此詩施註原編北歸過廣州時查註合註從之然俱無考據詩意乃海  
南冬日所作與周文之書所言鄭君即其人也李公弼似未至其後見公於  
廣州并記於聞范祖禹言作慰其子冲疏本集與范元長疏云某慰疏言不  
此餘詳題下聞范祖禹言作慰其子冲疏意凶變先公內翰遽相館舍聞計  
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此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見仲孝誠深至追  
慕罔極何辜於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  
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論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又書云流  
離僮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論久欲奉疏不遇  
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畧致區區耳東都事  
范祖禹再貶韶州別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子冲溫  
國范冲字元長登進士第紹興中為宗正少卿直史館重修神哲兩朝實錄  
極言王安石蔡京之罪遷翰林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為  
人好義樂善嘗薦尹焞自代司馬光子孫已為虜請以其族會孫召主光祀  
孝宗出就傳冲首為資善堂翊善祖禹既以修神宗實錄貶死而蔡卞悉以  
王安石日錄竄改之矣至是孟太后以為言皆冲一手更正可謂能繼厥考  
之志矣冲有傳事畧謂子仲溫似係冲溫之謬溫即少游之嫡不知何以謬  
也十三日姜唐佐相從夜話十四日雨中以奇薺為餽本集與姜唐佐書云  
示字承起居安勝奇薺佳十五日雨霽公以乳泉潑建茶招之本集與姜唐  
惠意服至意當同啜也雨霽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  
來市中無肉當共啖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語案此書乃墓誌食

芋飲水及作菜羹賦之確證。夫以惠州市井而日殺一羊，則僧耳之荒落可知。雖欲日致脊骨而挾剔於肯綮之間，不可得矣。唐佐復致酒

麵十六白赴唐佐飲。本集與姜唐佐書云：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

感愧來早，必如諾。過假烟蘿子吳志會要諸書以歸。詳後案。此條。冬至日待吳

諸生攜具過公飲。既罷，過有懷惠許兄弟。斜川集已卯冬至，僮人攜具見飲

冬至，飄然瘴海中。不嫌羈寓遠，屢感歲華窮。父老憐袍繫，希蔬盛簋饌。一歡

為子壽，百福與君同。已慣寫飛墮，真忘馬首東。南音行自變，重譯不須通。椰

酒醒，珊瑚白。銀皮琥珀紅。信得醉野獺，絕倒共鄰翁。儲芋人人送，困庖日日豐。

瘴收黎母谷，露入菊花叢。海蟹羞蛤蜊，園奴饋蓬松。檳榔代茗飲，吉貝禦霜

風。悵望懷諸阮，遙知憶小馮。客身雖嶺嶠，逸相在瀛蓬。公用過韻作詩。詩有

介隱惟偕母，龐圖獨侍公。故山千萬里，此意託飛鴻。愁顏解符老，壽耳聞吳翁。句謂老符秀才及城北吳氏之老吳，乃僮人之

溫飽者也。查註以吳翁為吳子野，合註從誤。是年閏九月，冬至在十月內。十一月八日作四神丹說。本集四神丹說云：熟地黃、元參、當歸、羌活各等分。列愈。因久服，遂度世。余以問名醫康師孟大異之，云：醫家用此多矣，然未有專用此四物者。遂名之曰四神丹。洛下公卿士庶爭餌之，百疾皆愈。性中和，可常服。大畧補虛益血，治風氣，亦可名草。還丹已卯十一月八日東坡居士書。公藝菊九畹時方盛開十五日與客





作重九會作海南菊記。本集記南海菊云、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食

開。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

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交

高潔如此、宜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晚、十九日、得子由信、書柳子厚詩、

以十一月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書此為記。本集書柳子厚詩云、柳柳州酬處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病中見寄、客有故

園思、滿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邱、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

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佩酬、碧霄無枉路、徒此張中告、行

數離憂、元符己卯十一月十九日、忽得龍川信、寄此紙、試書此篇。張中告行

夜坐不去、作再送張中和陶淵明王撫軍座送客詩。憐我生本無依、懸知冬

夜長、恨不晨光遲、句其張中戀戀不忍去之。十二月、張中來別、夜坐達曉、意

狀情見乎詞矣、今定此詩為十一月作、改編。頗憤懣為解勉、其異日、作三送張中和陶淵明答龐參軍詩。以上送張

陶集本並編也。細歌二詩、乃相去不遠之作、必當並編、今分列十二月者、以

公有三年無愧之語、特滿是歲、以表其人、知張中者、卒以公故、廢死雖訕於

一時、而申於千古、可謂賢矣、餘如張逢、求毘陵藥作程天俸書、本集與程全

陳謬之流、悖京務通使之傳、何其慎也。求毘陵藥作程天俸書、父書云、久不

得毘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會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

名物、為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即為希奇也、間或有懶藥、以授病者、人口

如神、蓋未嘗識爾。**詔**案此書乃公在海外以醫藥濟人之證、希奇二字、乃浙中俗語。公在浙久、已習浙語。誦之如聞鄉音、恨知之晚、不及告翟灝、晴江氏使入通俗編也。程全父乃常人、亦見此書中。**作縱筆詩二十三**日、潘衡墨竈火發、救滅之。二十八日、墨成、作記事。本集記海南作墨云、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及夜燒松明火詩、通作論海南黎事書。斜川集論海南黎事云、某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論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震聲警擾、戕我官吏、虐我民人、而執事者又熟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告、生者無所託、甚可哀也。僕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父野老、閭閻之民耳、故所得為最詳。若默而不言、孰為執事者論之。議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盾劒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豁谷之間耳。若以銳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僕以為不然。聞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騎不能騁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間、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狼狽而走山林、以邀吾歸。一夫鵬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聞吾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獸窮則搏。吾乃曳甲胄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不可以一舉得之也。且既得地、必郡縣之、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魍魅之所憑、水土疾疫之為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議者又曰、黎人所以慢邊吏而侮



吾民者、法不懲耳。今殺人者、止於輪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徭賦一均、吾民則易治矣。僕以為不然。夷狄之性、可變而不可改也。法令之煩苛、調敏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無乎。聞之父老曰：往者罷庸而取直、吾民皆欲棄冠服而為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議者又曰：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沈香、古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謹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僕以為不然。瀕海郡縣、所以能鳩民置吏、養兵聚財者、恃商人耳。商人輕風濤之虞、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蓰之息耳。若絕黎人之權、商人不來、開市之征、歲入不足、兵吏廩賜無所從出、衣食不足、我自困矣。而黎人必將翫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又焉能用彼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非有君長酋豪為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飽而奮、旦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所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憎於我乎？黎人之性、慙愿朴訥、無文書符契之用。故華人欺其愚而奪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憤、法足以禁其欺。彼若赤子之愛父母也。何憚一訴而質人也哉？為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約束、市黎人物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又為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是則能者勸、慢者懲、貧胥猾商不敢肆其姦。邊自寧矣。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爵賞、不師長久之計。苟目前之利、執事當先國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過此書凡二千餘言、不詳。

**公夢登合江樓瑋璋率歸中原記事**。本所上何人。今摘其大畧附載於此。



夢登合江樓記云、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魏公跨鶴來曰、被命領劇曹、故來相報。比歸中原、當不久也。**語案**此記述於海外者。哲宗之年、正富北歸之望。亦久絕。公非姑爲是言也。其後一一皆驗、而見於何遠之說。由是觀之、則紫府杏園之驗、奎垣鄒世之徵、皆非無因而致者矣。

校記

①方：當作「六」，見宋刻本《東坡後集》卷八《沈香山子賦》。

②信：當作「到」，見明萬曆刊《東坡先生外集》卷七八《與程全父書》。

③求：當作「給」，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五《與程全父書》。

④流：明成化刊本《東坡七集》續集《與程秀才書》作「運」，文意較勝。

⑤伯：當作「百十」，見右引書續集《與程全父書》。

⑥有：當作「無」，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七一《書筮》及王弼《周易注》。

⑦江都幾子家：當作「江鄰幾子我」，見知不足齋叢書本《侯鯖錄》卷二。

⑧策：當作「冊」，見《東坡全集》卷八四《答程全父推官書》。

⑨艾中：當作「艾之」，並置「求」字下，見《仇池筆記》。

⑩南海：當作「海南」，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七三《記海南菊》。

⑪食：當作「實」，見右引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 男霖圻覆較

元符三年庚辰

公年六十五。是年正月大赦天下。九日哲宗崩。年二十

氏爲元符皇后。章惇爲山陵使。二月立王氏爲皇后。章惇封申國公。韓忠彥

門下侍郎。黃履尙書右丞。四月韓忠彥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門

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敘復元祐臣寮。范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觀

吳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呂希哲、希績、呂陶、鄭佑並宮觀。蘇軾、轍、劉安世

徙康岳、衡等州。王古、楊畏、王欽臣、范純禮、純粹、晁補之、張耒、劉唐老並與知

州差遣。黃隱、黃庭堅、賈易、王回並與監當差遣。鄭俠任便居住。詔求直言。用

鄒浩、陳瓘任伯雨、龔夬、張廷堅、陳祐爲臺諫官。瓘首上書論國是。命取編類

臣僚章疏入內焚之。監司分部決獄。應元符二年已前官逋負悉蠲之。鹿敏

求等應詔上書遷秩。皇長子生。大赦天下。五月復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斥

郝隨、劉友端等任伯雨、陳瓘、龔夬交論蔡卞姦惡罪。浮於惇。逐去之。從韓忠

彥言。元祐臣僚生者蒙恩。宜甄死者。詔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

防、劉摯、韓維、梁燾、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若、錢勰、顧臨

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侁、孔文仲、武仲、姚勔、盛陶、趙鼎、孫覺、杜純、朱光

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凡生前官爵致仕遺表恩澤皆追還之。獨摯、燾

比舊猶降一官。特許歸葬。錄其子孫。陳瓘力攻二惇。二蔡論起同文館獄。正

罪貶邢恕均州安悼。蹇序辰除名放歸。七月丙寅朔皇太后歸政。赦天下。正



月一日記養黃中。

本集記養黃中云元符三年歲庚辰正月戊辰朔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

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者。吾當以斯時肇養黃中氣過子又欲以此時取薤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於海南安得此慶耶。

語案是月戊寅寅中有戊丙戊生寅而納戌合三辰為四土而中氣備矣。

七日聞黃河已復北流公言始驗作詩。

書海南墨。

本集書海南墨云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何遠春渚紀聞云東坡先生儋耳令潘衡所造墨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

或云每笏用金花胭脂數餅故墨色豔發勝用丹砂也。

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作詩十五日憶戊寅元夜過出獨守舍事念過與婦皆

篤孝作和韻詩飲黎威家五色雀集於庭舉酒祝之記事。

本集書羅浮五色雀以絳羽為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

珍禽不隨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皇云久早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城南所居余今日游進士黎威

家又集庭下雖然和鳴同翔久之余舉酒嚙之汝若為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作詩。

語案五色雀詩敘與前所記間有同異而言書集於城南所居然。手作言則同查註編新居詩前合註從誤今以記敘皆及早潦事改編

於此餘。過和五色雀詩。斜川集五色雀和大人韻云神雀來何從飛鳴自為詳後註。尊卑有定分衆色敢亂朱與公作新年贈襪陋桃



儒藏

符。南遷不見鵬。屢集升平鳥。翩然白雲物。豈惟眷庭梧。年來翟公門。寂寞誰與娛。瓜田豈故侯。瓊瑤真前儒。雖知非天窮。峻阻始切膚。海南夷獠窟。安得此異雛。似爲三足使。仙子儻見呼。定知隱凡人。嗒焉非昔吾。不願宴西瑤。東華返舊都。**詔案**過和詩。北歸之兆已見。氣機動矣。神雀再集。似非無因而至者。今據此定公詩爲**寄范冲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元符三年正月作。**寄范冲書**。立不墜門戶。千萬畱意。其大者遠者勿徇。一至於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二月題過所書枯木竹石詩**。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寺**。王明清揮塵錄云。宣和中。蘇叔黨游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言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視。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烟。霧寒不可忍。俛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揮。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醕酒。一鐘。賜資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十一日記劉攽戲王安石語**。本集書復如癡也。**詔案**此叔黨軼事。附載於此。**十一日記劉攽戲王安石語**。劉貢父戲介甫云。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言解釋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輟筯而問曰。孔子不徹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徹薑食。將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



學實大類此。庚辰二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

**作安期生** 詩雖有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句似非海外作也。安期生事跡在廣州蒲澗，公已至蒲澗，題二詩，有不向安期覓棗瓜句。廣州已屬海上，不必渡海始云海上。且瓊南無安期生故蹟也。施註原編此詩，瓊儋道中查註合註，皆仍其舊，一無引證。考樂城集和韻，送渡海詩有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句，與乘桴浮海並用，乃取以作收煞耳。非於海外實有所指也。今以此詩與敘乃詠古之作，必非道中所為。若改置蒲澗，亦以詩無游跡或恐有誤。以詠古無處不可作也。故附於海外之卷末云。

**及答海上翁詩二十日** 黎子雲來見，記唐允從論青苗語。集外之卷末云。

記唐允從論青苗云：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答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召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耶。延年錄是年二月二日書唐村老人言。

**公聞哲宗遺制成服** 後和狄威見贈自述云：才疎正類，孔文舉癡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又自註云：邇英閣在延和殿西廊下。竊窺公意，絲無以著其悲痛，故特見於此耳。曰才疎，曰癡絕，曰泣血，曰七年，道其君臣之義已盡。此即哲宗挽詞也。王施註皆不知論此。查註因殿西廊之自註而考延和殿之沿革，合註又考七年出入



之分合及供奉之來歷於詩旨終屬闕如。今爲之摘載於此庶幾公之心也。三月清明日聞過誦書聲追懷宮師

之遺意和陶淵明郭主簿詩。年錄是年三月清明日聞過誦書聲和淵明

戊寅合註仍之。今寄范冲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從紀年錄改編。想一一寶秘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

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敢作莫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劉沔編錄公請苦痛之極此中百事遠不及雷然百憂所集亦強自遣也。

詩文二十卷以正報書。本集與劉沔書云都曹劉君足下業示書教及編錄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

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拾編綴畧無遺者覽之慚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賦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

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執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剝形去智而不可得

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萬延之渡海來

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思思不宣。萬延之渡海來

游公誨以作文法。公誨以作文法事詳本卷贈龜冠題下查註。聞何述傳公

上賓書。本集書謗云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



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迷言吾  
 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爾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  
 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  
 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  
 虛語。二十一日姜唐佐辭公還書柳宗元二詩贈別本集書別姜君云元符  
 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  
 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自遺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爾二十一日書復書  
 聯句以勉其行。樂城集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詩敘云予兄子瞻謫居儋耳  
 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  
 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君游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南  
 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  
 詩者乃為足之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道從瓊管魚龍窟秀  
 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二十二日書柳宗元牛賦并為  
 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日長。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  
 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高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  
 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  
 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

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朱子題跋牛賦云、東坡此紙似是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附錄李端叔嘗謂公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又謂公書乃其子邁所作、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皆有過人處。由是論之、當日出之、蘇氏者已難辨別、况又益以習偽者乎。大率坡南手跡、宜和間皆不踴而走。至朱子時已閱九十餘年、故審定。四月得秦觀書。秦太虛書云、近累得書教、海外孤老、志節朽敗、何意復接平生欽友。伏聞妙跡、凜凜有生意、幸甚幸甚。附錄少游自處州徙郴州、又編管橫州、其自橫徙雷、據宋史載元符元年九月、雷儋近便、年半不通一問、此必無之事也。大率少游以是年三四月始到雷、其前非史傳闕畧、卽有待質之事、未成行也。訪王公甫與地廣記云、王公輔、儋州人、俗呼王六翁。蘇軾折彥質雅重之。一日舉公車酒、賀折曰、夜來占天象、公當內召矣。未幾果駢公輔年一百三歲卒。附錄折彥質爲許康民作儋州大江橋記在。至黎子雲家道中遇雨、假笠履而行、與地廣記云、黎子雲兄弟貧而好學、所居多林木水竹。蘇軾嘗造訪、或爲行、遇雨、從農家借笠著履、道上小兒隨行調笑。子雲兄弟執禮甚謹。或爲笠履圖作贊。張端義貴耳錄云、東坡在黎子雲家、一日遇雨、借笠履而歸。人過楊道士息軒作詩。附錄此詩王註施註本不載、惟外集有之。查註從十五





日作五君子說

本集五君子說云齊魯趙魏桑者衣被天下。蠶既登簇。蠶者而絲亦熟。蠶既畢。蛹亦煮熟。如啖蜘蛛。腹中之液。味兼鹽。蛹投以刺瓜。蘆菹。以為齋膳。久而助醢。醢亦幾半天下。吾人居南荒。每念此味。今日復見一洛州人。與論蒸餅之美。漿水粟米餅之快。若復加以關中不拓。則此五君子者。真可相與處至老死也。元符三年四月十五日。公所

作書傳

成題易書傳論語說

也。本集題書易傳論語說云。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爾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猶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為。附錄書傳凡十三卷。考與鄭請老書。則成於此時也。

李彥威來見贈詩五月葛延之親製龜冠以獻遂辭公還作龜冠詩贈別

冠詩贈別

此詩各本不載。查註據葛立方韻語陽秋及梁溪漫志詩話。上劉沔何述王公輔黎子雲各條。及補編楊道士息軒葛延之龜冠二詩。皆無年月可考。故附載於內。遷之前云。

為父求傳答書

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孫行者至。得書承孝履如宜。聞宅皆安。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業於察。公謂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咸涕。靈几儻遂北轅平。未問千萬節哀自重。

為父求傳答書

感慰之極。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

日吾嘗告汝決不為海外人今當寫吾平生所作賦以卜之

坡在儋耳。謂子

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條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賦墨跡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吳復古再渡海報公內遷。本集與素吳子野自五羊來云溫公贈太尉曾子宣右揆的否未可知也。出字公追復乃五月事。曾布拜右僕射乃十月事。子野所述乃傳聞之詞耳。出字由循州所贈諸什以示公。樂城集循州雨中招吳子野先生詩云柴門不出煎蜜餉桃康。又答吳子野和二絕云三閭湘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問我秋來氣如火。此問何事得安康。慣從李叟游都市。久伴藍翁醉畫堂。不似蘇門但長嘯。一生畱恨與嵇康。自註云子野昔與爲和二詩并贈真一酒歌。李士寧縱游京師與藍喬同寓曾魯公家甚久。欣然有歸白鶴峯意。和陶淵明始經曲阿詩至是和陶集成。集其總目與詩多寡互異。與子由詩敘之數尤矛盾。且公既以和陶別爲一集而歸去來辭亦繫集後不入全集。則查註補編之和劉柴桑東方一士二首亦必繫之集後。考王註和陶類此二詩並在其中。是施註以其題複刪去明矣。邵註刪歸去來辭之外共一百二十二首。翁註考施註邵註詩數之分合及歸去來辭有無並未註明孰爲得失。又其所考詩數與查註所考詩數不符。蓋其詩分合互異故其數亦多寡不同也。今皆置弗論。至查註所編和陶諸詩之外增入和劉柴桑東方一士二首。又集歸去來字十首。自云共一百三十三首。歸去來辭不與合註從誤。以考查所編詩數歸去來辭不與當云一百三十四



首故也。誥所編和陶詩一百二十二首，又補入和劉柴桑東方一士二首，實共一百二十四首。凡此皆公和陶集之作，不得以施編查補論。今自揚州起，至儋州丁丑冬杪止，如子由詩敘之數，共編一百九首。又自戊寅起至是年庚辰止，共編一十五首，總計仍一百二十四首也。其餘歸去來辭，改載入案。集歸去來字詩，又嘗以淵明歸去來辭字集爲詩，計得十篇，因號曰歸去來集，並以繫焉。

合註云：金石粹編、東坡集歸去來六首，行書石刻一命駕，二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據此則非嶺海所作，但又缺四首，豈後續爲之，併作十首耶？

諸案六首：石刻向屢見之，雖精采全失，而規模尚在。信公熙豐間一路手蹟，考元豐四年辛酉，公在齊安，次年築雪堂，董義夫來游，公約淵明歸去來語爲消遣詞。又作小楷一本，寄朱康叔，自謂字字皆非創入。由此觀之，公致力於斯文甚久，此六首爲黃州作，信不誤矣。又據晚香堂石刻有小楷書三種，其一曰歸去來詞，後書詞署款曰軾，其二曰子喜淵明歸去來詞，因集字爲十詩，後書詩署款曰子瞻，其三曰取歸去來詞稍歸隱括，以就聲律，釋耒之暇，扣筑而歌，不亦樂乎？後書詞及右調哨遍四字，署款曰東坡居士。以上三種皆一氣書下，雖傳無不一而行，欠精整，丰神猶有存者，亦出公手無疑。但其後又有十字經款曰久不作小楷，今日忽書一紙於長興舟中。元祐四年八月六日，東坡居士。此則不可信矣。公以是年六月杪再過湖州，作後六客詞，七月三日，到杭州，任。本集杭州任割狀具在，公未嘗再出也。石刻本往往增損移易，小變原樣，以炫已本不同，翻刻既多，無從辨其涇渭。又有從他處鉤取年月題跋以實之者。今此刻年月既不足信，則此四首卽未能



定爲元祐以前作。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移編於此。考王註本傳和陶未嘗分類。此十詩已附其中。尙存公之遺意。是則海外事也。今用其例。仍以此十詩終之。撰志林一書未成。至是撤筆。公志林未成。今志林傳本。雜取本詩終之。撰志林一書未成。至是撤筆。集題記。益以他事。不知出自誰手也。

**秦觀報公徙廉鄰里舊集許珏願載以往遂定石排渡海作秦觀書**本集與書云。前所聞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後。亦須得半月乃行。自此徑乘蛋船。至徐聞出路。不知猶及一見否。示諭二范之賢。不惟喜公得婿小范。且以慶吾友夢得之有子。爲不死也。言之淚下不已。令子想大成。曾寄所作來否。文潛无咎得消耗否。魯直云。宣義監鄂州。若得安居。取小子一房來。終焉可也。生如暫寓。亦何所擇。果行衝冒。慎重。時秦少游已放還。故末有果行衝冒語。夢得卽范祖禹。小范乃其次子。元長之弟也。少游至是始道其婚姻之故。其到雷不久。審矣。其子湛極有文名。自是秦范相合。後中官梁師成好結納元祐子弟。秦湛范溫遂爲座上尊客。此則非蘇元老風節可比。殊負公勲。幸諄望之意矣。然蔡卞用王安石日錄。改竄實錄。以朱墨本納禁中。滅跡朝士。已無由知。若非師成見而相告。使之竊出。錄本流傳。則金雞之後。圖籍皆北宋幾無信史。以示後世。是又不可謂非此曹功也。并記於此。

**告下仍以瓊州別駕廉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詞溫厚。亟返驚魂。拜望之敢望。伏膺和幸。揮涕無從。伏念臣頃以狂愚。遽遭譴責。荷先帝之厚德。寬蕭律之重誅。投彼遐荒。幸逃鼎鑊。風波萬里。歎衰病以何堪。烟瘴四年。賴喘



息之猶在。憐之者謂之已甚。嫉之者恨其太輕。考圖經止曰海隅。問風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無禦冬。淒涼百端。顛躓萬狀。恍若醉夢。已無意於生還。豈謂優容。許承恩而近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由天縱。道本生知。凡有嘉謀。出於睿斷。憫臣以孤忠。援寡。察臣以衆忌。獲愆。濯於淤泥。已有遭逢之便。擴開雲日。復觀於變之時。言豈淪心。報期碎首。**附錄**宋史元符三年四月丁酉朔丁巳。詔范純仁等復官。觀蘇軾等徙內郡居住。乃四月二十一日命也。

**聞子由已徙岳州作適書**  
 表云。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徼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歷。恩貸深廣。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見具舟前往。自西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無由。又復官宮觀。謝表云。臣昨於涪州。準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住。臣尋乘船至鄂州。復準告授臣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祇受。訖者。**附錄**公以三赦得宮觀。子由以兩赦得宮觀。此其輕重不同也。如此時。公即徙承子由。必自梧州走桂管至岳。則兩公可相候於道中。無如公先徙廉子由。即至梧。不能越境相見。故自浪陽上溯韶州。至韶。當由郴州走長沙。赴岳為近。大率避洞庭之險。乃度嶺。由章貢出九江。抵武昌。而後命已至當。先公一月聞命。殆公八月徙承。而子由已歸許。有此波折。自此無見面之日矣。以後**與秦觀期於徐聞託吳令部夫遞角場以俟作書**。本集與秦太虛書云。某已得移廉之命。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本穩可恃。餘蛋船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

月二十五六間方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透角場。但相風難克日爾。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透角場相等。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也。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語案**泉人許九船乃泉商許珏所駛。船謂非此船不可自僱耳。出口吳君乃徐聞令。故託其雇夫也。

# 以烟蘿子吳志會要歸姜唐佐爲書誌別

**別**本集與姜唐佐書云。別來數辱問訊。感作至意。知非久適五羊。益廣

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

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惻惻。因見二車。畧道下。想兒

子治裝。元甚不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並馳納。**語案**

從公於僉者。與程秀才書中有江君與秦太虛書中有吳君唐君與姜唐佐

書中有車氏兄弟。此五人者。獨不得掛。以船書仍由海運寄邁。使訪尋鄭嘉

名案中。而吳君則徐聞令也。并記於此。

**會歸內**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

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公念居僱三載。飲鹹食腥。陵暴

囑之。必不敢墜。**語案**志林未成。見此書中。

**霧而得以生還**皆神所相作。峻靈王廟碑西嚮而辭。本集峻靈王廟碑云。古

有寶周有流琰大王。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

代宗之世。有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

於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

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





西南向而坐者。里人謂之山勝。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蟻舟其下。斫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僖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爾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鄭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岐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應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也。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枝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雷之變。其銘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岐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此蔭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遙遠鯢龍。鵲鵲安居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又念赴廉不能越境往弔祖禹作范冲書**  
本集與范元長書云

海外粗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刳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惟昆仲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為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熱甚。萬萬。節哀自重。謹啓。

**六月往別符黎諸生留詩以示民表**  
此詩諸本不載。惟外集有之。查註從詩話總龜收入。續探詩中。本集無黎民表疑。即黎微之字。詳味此詩。信為公作。特改編入集。

**并賦儋耳詩**  
意深長也。凡去黃儋。皆於其地有用。表儋人數年依託之情。

願戀意。若子由、則恩忙、一走而已。兩公胸襟、才識、往往不同。公且有三月不違之意、時一見於言外、此尤子由所不及也。魏了翁云、蘇子始終進德之敘、人或未盡知。**公將發、不及待許珪、船遂罷石排之渡、改計出陸。**語案凡四州其知言乎。過雷者、必由

瓊山出口、以其地渡船所集、凡風色早晚遲速、皆有一定故也。雷瓊人號此路為福海、其他處不渡審矣。公欲自儋放渡者、用許九貿易船也。今仍不免歸總路、其船未歸、可知。且用許九船、則自儋而南者、多海道三百里、而後截渡。與其多此一險、不若直跨廉江也。向以今之管制關鹽、合考古之邊防圖籍、事皆一轍。凡高雷廉瓊所在、皆貨船口岸、無路不可達。然只宜漳泉惠潮及其土人為之、而非士夫偶然一適者所能從也。公自此一改計、至明年六月而止。將不儋人爭致餽遺、沿途送別、皆謝却之。遂與過吳復古行。案公可勝計矣。

之說、似不果。以到瓊論其行在。中旬也。儋人餽送詳去廉條下。畜儋犬曰烏觜、甚猛、亦隨往。抵澄邁道經長橋、烏觜泗而濟。路人皆驚、戲作詩過趙夢得家、見其子荆。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記趙夢得事云、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調者、生子名之曰荆、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夷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予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案元符庚辰至紹興末、凡六十三年。荆登科已六十數歲、是公見之時、荆始生也。又計至乾道九年、為縣與益公相值、時荆已在七十四歲之外、故調欽倅即卒。然益公兩記其事、語中不及其老何也。

宿澄邁驛題通



潮閣詩。起瓊山道經三山菴。訪惟德啜泉。遂止於菴中。惟德求泉名。公名曰

惠通。十七日作惠通泉記。本集瓊州惠通泉記云。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為滎

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

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年試之

僧獨指其一日。此惠山泉也。又饒為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菴。菴

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菴。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為之名。名之曰

惠通。元符三年。重過雙泉。則瓊人已覆亭其上矣。陸承議求泉上之亭名與

詩。公名曰洞酌亭作詩。太守承議即陸公求泉上之亭名與詩。姜唐佐來

見約吳復古與唐佐會食作詩。查註本約吳遠游與姜君弼啖薑饅頭詩云

與繆漢喫送與麻田吳遠游。詰案此代簡之作。諸本不載。查註據外集海南

作收入續採卷中。今考此二人在儋未嘗相值。乃公過瓊州事。特載於案。以

證遠游之

同行也。過姜唐佐家書張巡顏真卿事。合註詩話總龜云。余游儋耳。見黎

蘇公。平。只然無奈。好吟詩。嘗杖而至。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余案

請之。醉墨敬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本集與姜唐佐書云。別來數辱問訊。且喜起居佳勝。堂上嘉慶甚慰。所望也。

附錄本集載有張顓聯句。又以書考之。唐佐信有母者。是總龜之說不誣也。



爲補公之軼事。二十日登舟是夜渡海。沙門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海外之文中朝

餘矣。佛鑑輒出此帙爲示皆中朝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枿枿

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絕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仰之況斯文

乎。諸案洪覺範以其詩文鳴於紹聖元符之間每從黃魯直獲聞公之緒論

又與陳瓘瑩中厚善此浮屠中獨樹一幟者也。據此說公夢奠後士夫爲之

編集者不一而足而海外詩文已搜羅倍至不自呂宋王趙諸人始也。所恨

當日別本無一傳者覺範所見海外之帙既云編集所無卽應錄存原文又

不知摘敘事由以論而僅以譬喻了之。此種技能只可施之二王書跋而於

公文則卑之不足重其云篤好乃知非好真龍也。姑載於此俾後之人或於

殘編斷簡之詩有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句其寄意也遠矣。圖

中有所遇焉。此聯以人我爲柱明包紹元七載事。凡此等句註家皆不當附會典實以讀

者閱註其詩旨反爲所晦故也。如王施註所引皆不合。查註與瀛奎律髓紛

辯紹聖六月十一日之去元符六月二十日之歸又證其到儋日之誤。據二

此詩首從參橫斗轉領起歸意其下句句皆歸律髓之誤雖不辯可也。

十一日止遞角場定伏波廟祀事碑而銘之。本集伏波將軍廟碑云漢有南

伏波邛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

旋復爲夷邛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

十餘城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

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於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



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自漢以來。朱崖僖耳。或置或否。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僖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荅神者。乃碑而銘之。銘曰。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雷州府志。李綱伏波廟碑陰記云。故翰林學士蘇公謫僖耳。旣北歸。作伏波將軍廟碑。迄今逾三十年。未克建立。綱以罪謫官萬州。行次海濱。默禱於神。倘得生還。當書蘇公所作之碑。刻石廟中。以荅神恩。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旣得吉。夜半乘湖南渡。翼日次瓊管。恬無驚憂。後三日。蒙恩聽還。以十二月十六日。舉帆。不一時達岸。乃知神之威靈昭著如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次雷陽。書碑施金。委郡守董侯總其事。大書深刻。垂之無窮。**詒案**。建炎元年丁未五月。康王立。以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五月至行在。八月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綱經畧草創。用張所傳亮置司兩河。援諸郡忠義以固中原。討平淮南。襄漢羣盜。補修破敗。粗有成謀。而有得心。學之姦人。張浚者。方詬事黃潛善。汪伯彥。遇事擊綱肘。浚又相與密謀。論綱罪。誅陳東。而逐李綱。綱由是貶。僖萬。綱旣去。盡反其規畫。致兩河盡陷。而淮浙大亂。賊臣繼起。綱刻碑之。歲正苗劉廢立時也。金人素畏綱。復不赦綱罪。以媚金。金無所憚。遂長驅入。用康王張俊爲嚮導。凡淮南兩浙地在處蹂躪。平江一郡。無辜爲周望送死者。至七十餘萬人。使綱在位。金人敢爾哉。自後檜浚並用。浚屢喪師辱國於外。檜獨盜柄肆毒於中。浚以承制之餘財。招徠坐談客。樹聲望。以

愚門人後學而悉舉其錙重詔檜外內交據於是李綱岳飛之志卒不得伸而宋不可為矣夫以元符之三年建炎之三年皆安危反掌之時如兩公者乃一在徐聞撰碑一在海康刻碑而其用行政是吳令部夫已集遂達徐非顛倒敗壞若此縱天不厭宋其亦末如之何矣

聞與秦觀歐陽元老會

雷厚善者也考見後案與元老書條下知范冲在雷

久待復回化辦行計雷書乞傳公以事狀不詳屬觀詳錄

本集與范元老書云到雷後所雷書

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雷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廷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困危多畏故爾此老謬之罪方此炎暑萬里扶謨哀苦勞艱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抵雷州張君俞出款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雷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錄

言鄭嘉會為使者摺撫罷去方游豈督出所致書

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到雷見張君俞僕公手書累幅

欣慰之極又書云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為小人所摺撫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能制公奇偉必不經懷也雷守也二十五日公將發秦觀出自挽詞一篇相質公以觀齊死

生乎物我不足為怪遂行

本集書秦太虛挽詞後云庚辰六月二十五日予與少游別於海康意色自得與平日不少異但自

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齊死生矣物我戲作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上雷案少游已有詔放還





夏秋甚大。約以七月去雷。故八月尚在藤也。公門下四學士。惟少游訣別於此。黃魯直徙戎州時。已起監鄂州稅。不赴往游眉山。張文潛先已起為黃倅。時方移知兗州。晁无咎本監信州酒稅。時已召還。吳復古亦別去。舟行記不遷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皆不復與公見矣。及吳子野。則道出興廉村。淨行院連日大雨。宿院中作詩。查註云。合浦縣有廢。詰案。郡邑志均無此條。如合浦遇大水。公已到廉。何必航海。此不問而知其誤也。海康至合浦。陸行七百餘里。本屬僻徑。內惟鄉民樵牧者出沒其中。及兩州吏胥文檄所經耳。故書無所考。向者懷丞權雷歸。嘗窮詰之。懷云。興廉村在雷州城西四十五里。淨行寺猶存。自村至廉。皆陸。不聞其地有河出海口也。自後雷廉有吏胥至。復屢問之。其說畧同。且云。自興廉村往廉。前五百里。距海甚遠。並無河港可通。望見海岸。即到廉矣。由是推之。公乃退回覓路。雷之口岸不一。今無官寨之名。故無乘小舟至官寨。水暴漲。橋梁盡壞。不出知其詳。其自雷州出海。必無誤矣。

**可前。復乘海船出口。並海而行。晦日。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呼過則鼾睡不應。乃撫易書論語本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必濟也。七月舟抵白石。始出陸。酌酒相勞。作合浦舟行記。**

本集書合浦舟行云。自海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蜃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

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四日至廉州貶所。施註云。七月。張仲修出見。前註不知。今補。已而果然。

款於清樂軒五日定居。然解裝無地。有司何以爲情。乃請公臨去。清樂軒

題壁語。屢覆之。而喻其旨。蓋是日迎勞於廨。卽留榻其中。乃張仲修善處之

道也。由是成例。約兩月間。又復屢宿於此。公不欲沒其意。故臨去。有此題也。仲修竟託是以聞。鄭嘉會已離。豈營爲之憮然。守乃云。公離。豈去矣。方悵然

傳矣。餘詳後條。歐陽閻款門請交。既見。則梅堯臣門人也。方爲石康令。合浦

欲求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云。常樂縣。南漢置。宋太祖廢。以其地置石康縣。在郡治東北三十里。明成化七年。并入合浦。允知府林錦請也。今爲石康墟。歎然道故出

堯臣所贈詩。草求題。公跋其後。本集書。梅堯臣贈歐陽閻詩後云。客心如萌

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凰棲在桂林。鳥哺不得共。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我

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予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

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

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尙少一歲。鬚鬢皆皓然。固窮亦畧相似。於是執手

大笑曰。聖俞之所謂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



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詰案**查註引困學記聞，晦夫爲石康令，名闢以本集作閤爲謫，何以知本集必謫，此僅可附見也。梅聖俞卒於嘉祐五年庚子，至是元符庚辰，已**廉州龍眼**，質味可敵荔枝，作詩并作荔枝龍眼說。本集荔枝支四十年足矣。**廉州龍眼**，質味可敵荔枝，作詩并作荔枝龍眼說。本集荔枝支四十年足矣。閩越人高荔支而下龍眼，吾爲評之。荔枝如食蝱蚌大蠟，斫雪流膏，一噉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蠃，嚼嚙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闌口爽，厭飽之餘，則啞啄之味，石蠃有時勝蝱蚌也。**十一日，合浦官舍觀張田與妹仁壽夫人書作跋。**戲書此紙爲飲流一笑。

本集跋云：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真珠香藥極有，亦有閑錢，但忝市舶使，不欲効前人自汙爾。有唐三百年，惟宋璟、盧奐、李朝隱治廣以廉潔稱。吾宋無聞焉。方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吾妹賢而知理，必喜聞也。潔廉，哲人之細事也，而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人安。豈細事哉。張說作宋璟遺愛碑，其文曰：崑崙寶今四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蓋致遠莫若廉。使張公久於帥廣，如四海之物皆可致也。嗚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黃庭堅題跋云：治平中，廣帥龍圖直閣張公公載威名盛於南海，父老追數比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爲廣州者。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貪而蠻獠信服，風行草偃耳。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數輩守邊，則昌功賞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壽郡夫人蓋公載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之妻也。宋史：張田字公載，澶州人，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外城，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既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爲人伉直，自喜臨政，以清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



關廣東通志同。但史本譌欽賢堂爲歛賢堂。今更正。公此跋與後一跋皆作於合浦官舍。以魯直之說考之。則此書藏於公載之孫。公得見。當亦其孫求跋。是其時合。再作錢易書跋。本集跋希白書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浦爲張令矣。再作錢易書跋。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購閣帖。誤矣。此逸少一卷。爲尤妙。庚辰七月。合浦官舍借觀。臨窺。太宗閣帖。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惟宰執例賜一冊。至真仁朝。皆如故事。後不復賜矣。故北宋士大夫。皆無閣帖。其間有得之者。出於宰執子孫也。然被賜之家。屢有重刊者。行世。當時惟以楮墨爲別。其後真本燒去。卽不可得矣。當集此帖時。多有借摹於收藏家者。棄取亦不盡當。如米黻之徒。猶開一遇之。其內府所藏墨蹟。歐陽永叔劉原父往往以爲可笑。故宋之名家。皆不取此帖。近人不察其故。每購得一冊。率自謂爲淳化真本。凡藏弄此等。皆裝鋪席也。歐陽閔出觀茅菴橫琴圖并惠琴枕並有詩。八月間。迫自昆陵度嶺。將達惠州。詔窺是時。迨在道中。公蘇佛兒來見。記合浦老人語。本集記合浦老人語云。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一。生死事。頗有所知。佛兒嘗賣藥於東城。見老人言。卽心是佛。不在斷。肉。予言。勿作此念。衆生難感。易流。老人甚喜。曰。如是。東坡居士云。十日。游愈闍黎精舍。觀畱壁詩和韻。告下遷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宋濂集跋。孔年。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海上四使。量移永州。詔窺。問命在中秋前。詳後條。



汗詔許生還。伏念臣生而愚朴，少也艱勤。言則招尤，動常速禍。願已於時，齟齬使人費力保全。仁宗之朝，早得名神考之朝，終見貸。請宜飭躬自省，去惡莫為，而乃肆言元祐之朝，放意太平之際。凡獲不虞之譽，宜任非常之辜。過既暴聞，眾知不赦。先皇帝明罰勅法，使萬里以思愆。今天子發政施仁，無一夫之失所。凡在名籍，舉賜洗滌，俾離一海之中，復至五嶺之外。拜天恩之優厚，知聖化之密庸。挈是破家航以一葦，蛟鰐潛底，風濤不驚。遂齊編戶之民，不為異域之鬼。視偕飛走，施謝乾坤。天日彌明，鄭嘉會寄詩至答書。本集與鄭高徒馳心於魏闕，漸闢入望，期歸骨於眉山。鄭嘉會寄詩至答書。本集與鄭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柅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并諭邁追般挈會於蒼梧。歐陽閔却雇舟，拆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

遺接羅琴枕二事謝詩二十四日

張仲修為會雷宿清樂軒中題壁

本集題廉州清

樂軒云：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此矣。去後仲修使君當復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題。此文乃張仲修留公宿於官舍者三次，故云爾也。仲修其人，作贈別詩。歐陽閔餽謝却之。本集與歐陽晦夫書云：仁人之餽，槩可見矣。贈別詩：歐陽閔餽謝却之。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僭人爭致贖遺受之，則若饕餮然，所以一路皆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眾。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公一生清節在此書中，可見其孑然一身歸也。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作瓶笙詩。聞巢谷為蠻隸困死，莫葬新州公。

大慟爲書告楊濟甫使資其子蒙以來至永當更資之俾迎喪歸。

樂城集巢谷傳云予

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不可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晉陽之難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潛其不遇襄子而前遇韓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尙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巢谷至新州病亡官爲槨葬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

**諸案**

陸惟忠巢谷皆從公黃州至元祐間未嘗通問又復以公故並死粵中獨得兩公誌傳何其榮也詳閱此傳子由作於哲宗尙在之時以是扣限考之谷以己卯正月在梅至循復畱月餘過邁又當稍畱其至廣州當在春夏之交告緝在夏而因死則秋子由知而作傳已冬春間矣新甚遠其身後事子由無由知故傳弗及公大約到雷始尋求其故而得其實狀已在遷永之時故召蒙至永也眉中路費亦公與之者其所使人卽楊濟甫可知又傳有而行其志四字

**二十九日公與邁行**

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

日離廉。





備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卷四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據五卷本《東坡志林》卷一《記養黃中》，該句作「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朔，戊辰」。

②戊：當作「戌」。按，即上文所述「戌辰」也。

③子：當作「此」，見《東坡志林》卷一《記養黃中》。

④洧典舊聞：當作「曲洧舊聞」。按，此書爲宋朱弁所撰，今尚存。

⑤「皆」：下疑有脫字，文意不備。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男霖圻覆較

詰案元符三年庚辰

是年九月任伯雨龔夬交論章惇蔡京罪伯雨言惇疏

瑾論蔡京交通近習其勢益牢廣布腹心羽翼成就請速出之瑾坐逐京出知永興軍遷延不赴陳次升龔夬交論其惡奪京職提舉洞霄宮韓忠彥向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曾布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十一月詔改明年元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罷范純禮尚書右丞張廷堅乞還陳瑾以協士論不聽又乞召用蘇軾蘇轍上問安所受遂忤旨累貶通判陳州詰案向太后簾聽半載其朝局粗可觀者以忠彥爲后所信而曾布陽附之未嘗掣肘也故是時布亦薦一二端士以爲掩覆而伯雨輩不并布攻去之此失計之大者也明年向后崩布漸不可制忠彥謀復召蔡京以禦之於是兩敗而京獨專政矣九月六日至鬱林和王守詩七日聞秦觀凶問遂行抵白州遇陸齋郎知觀在藤傷暑卒於光化亭上公大慟作歐陽元老書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與兒子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畱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畱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畱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





報范承務。范先去。已至梧州。自梧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  
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  
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諸案**范  
承務。卽元長。蓋已授承務郎也。歐陽元老本集不再見。屢復此書。乃寄與上  
游者。始悟元老長官。卽海康令。蓋少游在雷。相與。十日過容南。聞范冲經此  
厚善。公亦過雷。識之。少游方從彼至。故報其死也。一曰過容南。聞范冲經此  
**瘡痂專使往約會於蒼梧**。本集與范元長書云。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  
護哀痛。且須勉強開解。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甚  
狠。俱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畱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畱以待。惠  
州人至。同訴賀江也。游都嶠山。遇道士邵彥肅。從公行。發藤州江上。夜起對  
速遣此人。奉書不謹。游都嶠山。遇道士邵彥肅。從公行。發藤州江上。夜起對  
**月贈彥肅詩至藤州光化亭則范冲載觀喪去久矣**。輿地廣記云。秦觀坐黨  
藤州華光亭。與客道夢中詩。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蘇軾泣曰。少游不  
幸死道路。世豈復有斯人乎。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  
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  
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諸案**少游  
以八月十二日卒。約計范元長得耗。復來載之以去。不出旬餘之事。距公之  
至。已越兩旬。宜其不可追也。光化亭。宋史亦作華光亭。今從本集。其論少游  
語。亦在前載。與元老書中。今摘錄於此。以當少游挽詞。**徐疇出款握手道故并見其子端常邀游東山**



淨金堂作詩諸案公倅杭時徐疇爲仁和令斜川集并題江月樓榜與地廣

月樓在藤縣治蘇子瞻題送鮮于都曹歸蜀作詩十七日抵梧州范冲既去適道亦未至

相值是尙少一月程也公性不耐遂下廣然失計之甚矣斯時賀江既涸即

應溯昭州跨桂管既至而告身已下即自永順流至黃暫頓雪堂以須適追

之至則歸許歸常水陸直捷年前皆辦今有此改計遂至兩年歎暑與江海

之薰染皆鬱積於舟中此其所以不支也若其後已貪賈江水涸舟闕不可

赴湖外遂改計由五羊度嶺本集與范元長書云永州人來厚書比謂至梧

番禺之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

人聖政日新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眞爲異代之寶也徒有僕輩何

用言之痛恨何及某即度庾嶺欲徑歸許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諸案元長

遷少游轉以去見此書中此書作於英州道中故有歸許之約今錄載於此

二十日書楞嚴義贈別邵彥肅本集書贈邵道士云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

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并作送還都嶠詩遂發梧州二十四日

過康州游三洲巖題名石刻云東坡居士自海南還來游武陵弓允明夫東

李綱書王乳巖三大字尚存。諸家三洲巖從江岸平地拔起，陡數十丈，四無  
聯屬，若掛榜於虛空者。詰以嘉慶元年夏日過德慶峽，嘗往游焉。入其中，廊  
廡樓閣無象不備，且有石級天成如梯，可婉轉循壁而升其上，至頂路絕遙  
望空處，相距數丈，有小樓，樓中石壁一幅，光平綠滑，下有洞成形，絕似女子  
望於樓上，猶以美人圖去畫而存紙模也。因命之曰姮娥影。出後巖則綠芙  
蓉、千花百萼，層疊而上，翠色可餐。傍有祖無擇小楷書二行，題識極精。因命  
之曰芙蓉城，皆記以詩。李綱三字在前巖口，乃其謫梧過此所題。綱之才足  
平金雞，字非其所長也。巖中唐宋題刻複沓而列者，凡百數十處，半爲乳癖  
侵蝕，或在幽暗多隱約不可辨。其刻於巖頂者，自下仰觀，又目歸丹作錢景  
力所不及也。公題識在壁，康州乃康王封地，南渡後陞德慶州。皇丹作錢景  
書。本集題自作字云：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朱景  
文公自名其書，纖纖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  
四日，游三洲，將至廣州，過作詩寄適道。斜川集將至五羊，先寄伯達、仲豫、二  
巖回舟中書。將至廣州，過作詩寄適道。兄詩云：人皆有離別，我別不忍道。惟  
應付夢幻，事已共一笑。憶昔與伯別，秦淮匯秋潦。相望一葉舟，目斷飛鴻杳。  
仲兄陽羨來，萬里踰煙嶠。未溫白鶴席，已饒羅浮曉。江邊空忍淚，我亦肝腸  
繞。崎嶇七年中，雲海同浩渺。豈知羌村晚，驚拜杜陵老。干戈雖事異，歡喜動  
夷獠。山川舊懷慘，雲物今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風不堪掃。諸案過此詩，前與  
邁別於金陵，故曰憶昔與伯別。秦淮匯秋潦，蓋是年閏四月，公以六月九日  
薦同安君於金陵，清涼寺二十五日至當塗，過與邁別去之時，已在立秋之  
後，是以有匯秋潦之詞也。迨方自宜興至惠州，故云仲兄陽羨來，未溫白鶴  
席，謂迨甫至白鶴新居，席尚未溫也。原刻本作憶昔與仲別，伯兄陽羨來，譌





今爲更正。蓋邁以丁丑至惠，時僅四年，而詩乃統計七年。用過韻寄邁追詩。

之離別前後截清也。此惟詰能發之，他人無由臻此境也。

**詰案**查註謂邁在惠州，追在常州者，誤。時迨已至惠州也。程懷立專使來迎，作書。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嶺

專奉慰幸之極。比日履茲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即遂伏謁，以盡區區。不

宣。詰案自三洲巖下廣四日，可達公當以二十八日到。此書乃秋杪之確證。

也。程懷立嘗見公於黃州，時爲轉運使。抵廣州，程懷立、孫贇、王進叔皆出款。詰案孫贇時爲提

王進叔公稱爲部刺史，查註嶺南監司也。時程懷立亦爲監司，故公有又枉

使旌之語。以巢谷旅殯託進叔懷立者，蓋此二人將按臨新州故也。此三司

中惟藝爲宮師門人，最爲知舊，故其餞送獨遠。然公之借舟不謀於藝，而假

諸懷立者，是懷立爲轉運使而進叔爲提刑使也。又懷立時兼廣州經畧使，

在三司中獨爲地主，故前後款餞於淨慧寺。十月，公感疾累日，程懷立餽藥，

皆懷立主其事。餘分詳六榕寺蕭世範條下。

**復來見**。本集與程懷立書云：昨日辱顧，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歎深矣。屬飲

佳勝，旦夕告邁，追簞符籙及家累皆至，重聚於羊城，追言參寥守欽編管充

壽欽已化去。本集與錢濟明書云：恨定慧欽老早世，兒子追道其化於壽州，

壞者乃當緣。及錢世雄廖正一廢黜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呂溫卿爲浙漕，

厄而愈勝也。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畧事，二人

皆廢斥、復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寥有隙、言參寥度牒冒名、蓋參寥本名曇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刑之。歸俗。編管兗州。未幾溫卿為孫傑鼎臣發其贖。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刑之。歸俗。編管溫卿獄人以為萬人者、人必反蓄之。出世雄所致書。本集與錢濟明書云、得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諸案疾愈、孫藝餽燒羊、答

錢濟明、廖明畧、二獄皆不詳。呂和卿乃惠卿之弟也。書。本集與孫叔靜書云、辱手教、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當出詣見也。

有燒羊之事、以是前後截限、而中間適追般挈已到。翌日報謁程懷立、邀同

故燒羊偏及幼孫也。公未至、適已離惠、又可見矣。

會淨慧寺。廣州淨慧寺塔記云、南海郡廣東一都會也。襟帶五嶺、控制百粵、風俗事佛尤謹。仁祠之盛、列刹相望。然未有所謂宰塔坡者。今上即位之元

郡人前鳳翔寶鷄主簿林修、慨然以為此獨闕如。則何以極佛土之莊嚴、而

為邦人植福之地。乃與同郡信士王衢、秭歸沙門道琮、始議重建塔於淨慧

精舍、凡三易地而後決焉。林君好善喜施、首出家資巨萬以創之。比工之興、

地基廣狹既已定矣。一夕夢神人告使廣之、眾從其說、遂廣其基、以為四十

五尺、厥地得古井九環、列基外、適與度合。中央復獲巨鼎、中藏三劍、一鏡、銘瑩如新。是日郡官州人雲集來觀、咸謂至誠感通、歎未曾有。遂鳩工、疊甃、以

為八觚、九層、度高二百七十尺、龕藏賢、切千佛、泊旃檀五百、應真像、下座佛

牙舍利、殉以珍寶。紺宇翬飛、丹檻離立、輪奐之盛、金碧照空、對嚴獻殿、繚以

迴廊、瑋麗稱是。然後觀者起敬、真福德聚、可以住持佛法、鞏固皇圖、為東南



塔廟之冠矣。紹聖四年六月三日，工徒告竣。爰書興建之由，俾刻諸石，用示方來。秋七月朔立石。皇叔勅賜進士出身、右武衛大將軍、持節、康州諸軍事、康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伯戶、食實封七伯戶、叔益撰并書。詔案公在元祐中有和叔益畫馬詩，此碑舊者既仆，而前明重刻者亦損，特

**憩於六榕之下，為題六榕二字榜，後遂名六榕寺。**

詔案六榕寺在廣州城西西北隅，今園入駐防中。前明嘉萬間，累有興修，輒新此榜，是以致壞。榜懸寺門，刻凸

字朱質金文，猶前明之舊。二字皆大，尺有咫，精采雖稍失，較惠州新壞三榜猶勝。後有眉山軾題并書六字，亦凸，僅存字形而已。寺誌謂公憩此六榕之下，因為題字榜於山門，邦人為建瀟灑軒於榕陰間，存公遺蹟。後明洪武六年，建永豐倉，毀寺殿廡，僅存塔殿。逮僧愈堅，重建佛廬，改寺門為東向，其榕與軒遂不可考矣。誌又謂公以紹聖元年過此，題榜，則誤。據叔益碑，此寺建於元祐元年，至紹聖四年六月工竣，其南遷不至可知。逮紹聖四年四月，徙僦過廣，則朝命嚴迫，僅與王敏仲一面而行，而寺工亦未竣，又必無游題之事，明矣。考本集元符三年十月，公在廣州，蓋程懷立以轉運使攝守事，延公於淨慧寺，廚傳為會，三司並集，因徜徉竟日，并題此榜。其後懷立又約錢別於此，公報云：「來約淨慧，無緣重詣，以是知公到寺止一次。」且在款接之初，其題此榜，乃十月上旬中事也。茲既論定，命兒子霖圻手摹此榜，并為題六榕記一通，載公來去廣州及到寺歲月，勒石納諸寺壁，俾僧守之，以從孫瞻得示後人。至此寺粵中僉曰：「六榕寺相沿已久，無復有知淨慧者矣。」

**李之儀書并和瞻兄弟與之儀唱和詩。**

詔案詩有兼得故人書句，此即李端叔書也。後公答書亦由叔靜寄往其



情可。謝舉廉袖所業來謁公，大稱賞錄。往年宿瓜步夢中小絕示之。詰案往

步夢中得小絕錄示謝民師一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據外集編海南卷中誤合註，雖指爲北歸作，亦不能定。時謝民師爲廣州推官，又據斜川集次韻

謝民師詩有「豈知雷雨來新渥，歸路江山宛如昨」句，亦廣州相遇作也。今改編於此，考見後條。十六日，赴王進叔會縱觀所

藏翰墨，作王太尉峽中詩刻跋。本集書王公峽中詩刻後云：「軾蜀人往來古

日，真蒙奄竊時發於夢想而已。庚辰歲，蒙恩移永州，過南海，見部刺史王公進叔出先太尉峽中石刻諸詩，反復玩味，則赤甲白鹽灘瀕黃牛之狀凜然

在人目中矣。十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本集跋咸通湖州刺史牒云：「唐人以

月十六日就書。石延年詩筆跋。本集書石曼卿詩筆後云：「范文

時待話所不及。況州鎮書史。平。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

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實爲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今如生。希世之人死爲神明，此時世未有言曼卿爲神

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說，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書。蕭世範偕和孫藝韻爲贈答詩。詰案蕭世範乃廣倅也，集中有

述已罷去也。宋法凡節鎮員復會於孫藝官舍，書四喜事爲贈。本集書贈孫

闕皆轉運使兼攝，見朝辭狀。叔靜云：「今日



於叔靜處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記藝所蓄諸葛筆本集書孫叔靜諸葛筆云

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敗至用鷄毛筆拒手瘁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搖登常和道人墨本

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蘊藉耶書孫叔靜常和墨云孫叔靜用劍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

室閒道人也賣墨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黑近歲善墨惟朱觀及此

耳觀九鄭嘉會書王欲相從溪山閒答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某鬚髮皆白

華人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

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為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之民不

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時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

溪山閒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

語案此書乃鄭靖老來問近狀及歸宿之事故所二十三日同孫藝過王進

答如此時靖老似尚在粵西自後不復可知矣叔出觀所蓄琴書記論琴本集書王進叔所蓄琴云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

指而後劣容紙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蛇蚶紋為古進叔所蓄琴前幾不容

觀題徐熙杏趙昌四季花諸詩祖堂來告東莞資福寺羅漢閣成作記本集

東莞縣資福寺羅漢閣記云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

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

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况飄飄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况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畱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柏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明三卜襲吉誰敢爭層層飛空使日星海波不搖颺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品案**此文全本楞嚴亦寓勸懲然楞嚴重滌無此文之輕脫也其前有二導師一段文繁不載東莞縣資福寺今猶存海幢老衲有侍者時過韻山堂問學亦有年矣一日來告別且求贈言問故則東莞人士請主資福故錫拂往也因告之曰汝往開堂勿似二導師也今即以汝家常住語爲贈又告以公在惠日祖堂求古舍利以犀帶易與之并以古玉璧爲薦有資福寺舍利塔銘此記在後作於廣州又道遇文安國使黎閣榜乃封交廣師朱行中寄祖堂者以上切諸物或有存者卽具告我及其報至則此閣竊無故址惟公舊刻

**重過天慶觀訪何德順觀所作衆妙堂飲**

**於東軒作詩十一月公將行念巢谷旅殯無託或致毀露乃以告王進叔會**

**程懷立使其子至餽菜膳河涼藤復作懷立書**本集與程懷立書云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爲愧深矣





珍惠菜膳增感作也。河涼藤已領衰疾有可恃矣。眉山人有樂谷者字元修名穀後改名谷曾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有風義年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相勞問至新州病亡官為槨葬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間其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田巡檢至新時為一言於彼守令得稍為修治其殯常戒主者謹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沒矣公若不往新則告一言於晉叔尤幸亦曾懇此恐忘之爾死罪死罪語案子由作傳在前故及其死而止此皆後事也凡史家但知抄樂城集失採此文於公之義未當殊失體裁本案前已摘載數語於廉茲不畧去者特以正史家之陋也

**老皆至聚語舟中**  
語案墨類乃羅浮寶積寺僧通老即惠州海會禪師也  
**程懷立聞公未發復約重游**

**淨慧寺不起**  
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感慰之極早來緣重詣臨紙惋悵語約此書乃公已至淨慧寺確證即題六榕榜根  
**翌日作**

**謝舉廉書**  
本集與謝民師書云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爾家不鄙棄贈以瑰偉藏之巾笥永以為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

**萬風不止遂行**  
**孫鑿擊其子挈舟來追復同舟前進作李之儀書**  
本集與李端叔書云

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終不一答非獨衰病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問玷類知友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計赴賴昌

眷聚各安健。某移永州，過五羊，徑度大庾，至吉出陸，去長沙至永，荷叔靜諸人照管，不甚失所。叔靜擊舟相送數十里，犬浪中作此書，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爾。**語案**施註因此書遂有東坡居惠州，叔靜極意與周旋語，臘過來去海南四載，查註合註從誤，今已改正。

**抵金利山，餞別崇福寺，乃歸。****語案**遠煩追餞。**語案**金利山距城西四十餘里，今設巡司。公云叔靜相送數十里，又云遠至金利，爲合考之。金利卽崇福寺也。蓋西北二江自三水合流而下，入南海境，轉而之東，過廣州城，至南海神廟合，東流直出扶胥，經虎門入海者，其大局也。其自三水下，不能盡東，必先分消，輒由此南出，甘竹灘諸處由崖門諸口入海者，不可枚舉，故其地江路甚雜，水鄉山村處處盤折。南海境當二江之下注，而再下爲順新香諸邑，此周繞千里間，其地如滿盤基子，而盤則水也。雖魚鹽稻米、蠶桑蕉荔極富，而蟻子亦由是出，沒不常，難摘易鼠，誥經游其中者三十載，又凡交游朝天徒遠，例出餞數十里外。嘉慶辛未壬申，奉松前相檄巡緝北江，自南海上泝曲江，皆所專責。又從韶鎮入搜，英清連界，盤互巖谷，故上則叢山下，則雜水，凡營制村堡，此穿彼插，千餘里內，節寸理清，坐可默數也。茲以後二題論，如不餞崇福寺，卽非道所經歷，故**公弭權山下月夜登鑑空閣和黃明達詩**。廣州府志確然知其必不誤矣。

**公弭權山下月夜登鑑空閣和黃明達詩**。云：崇福寺在金利山內，有鑑空閣。公此本集鑑空閣和黃秀才詩云：我登鑑空閣，缺月正淒冷。黃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語案**此乃使者去後，月上復人而秀才亦出也。當在十一月初五六日，卽公發廣州日之夜也。時距長至僅數日，後有據如以靈峯山石刻論，當爲十月二十五六日之缺月，但恐四更山吐月，未



必僧敲月下門也。秀才即過靈峯山題詩寶陀寺壁。黃明達名洞公有與洞書。題元符三年十月。今觀此石信出公手。但已摹刻多次。必非元時重刊者。石長二尺橫一尺五寸。凡書五行。前四行為詩一行七字。二三行皆八字。四行五字。而空其下五行。僅元符三年十月六字。而下無餘地。較詩字爲大年字。拖筆甚長。十月二字擠迫。一處氣不聯屬。如爲當時原幅。應小其年月。留餘以署名印。今了無餘地。而十月兩字擠迫入之。其前後復無詩題標列。此乃舊有詩題及署款全行。後人以其磨勒。乃割取其可刻者。就字轉爲小幅。其所題之十一月。則去一字。而尤不可容。刪跡顯見。皆非一幅五行信手書下之情形也。若謂過於未至廣州前。當作九月。過於去廣之後。已與冬至相近。必爲十一月也。又寺在金利山西北二十里。公次早。即到以是知叔靜送數十里。必出此途。餘詳後條。謝孫書。靜書云。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從者遠至。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數日來。思渴不已。長至倏過。不克展慶。此心南驚矣。語。九月。則下年長至。以十一月十二日爲準。其盈縮時與刻不出前後兩日間。孟子謂可坐致者。此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則三年長至。必以十一月十二日爲準。公此書已迫長至。而與叔靜別僅數日。其發廣州。餞別在十一月初五日。復何逃乎。且自廣至清遠。三百四十里。五日必達。公以十四日前至。已行七八日。若據石刻以合前論。抵清遠峽。答謝舉廉書。本集與謝民師推官又多行十餘日。此必無之事也。抵清遠峽。答謝舉廉書。書云。軾啓。近奉違。又屏間訊。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



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之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難深之詞，以文從易之說，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首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

# 十四日，至寶林寺，作禪月畫羅漢贊。

本集阿彌陀贊題云：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

漢。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第四蘇頻陀尊者，第五諾矩羅尊者，第六跋陀羅尊者，第七迦理迦尊者，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第九戒博迦尊者，第十半託迦尊者，第十一羅怛羅尊者，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第十三因揭陀尊者，第十四代那婆斯尊者，第十五阿氏多尊者，第十六注荼半託迦尊者，第十七慶友尊者，第十八賓頭盧尊者。紀年錄云：十月十四日，過清遠寶林寺，頌禪月羅漢贊。以上各贊文繁不錄。

## 十五日，吳復古、何德順、龔穎祖、堂通老黃明達、李公弼、林子中、白番



馬追餞至清遠峽廣慶寺。

此條本年譜所載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之所介也。林

復古忽感疾公問以後事笑不答瞑焉而化為經紀其喪以文

告訣哭而祭之。

本集祭吳子野文云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求闔門垂

求希急人緩己忘其渴饑道路為家惟義是歸卒老於行終不自非送我北

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

我獨何為感歎歎歎發洩陽峽孫翥謝舉廉各致近報得旨授朝奉郎提舉

一酌告訣逝舟東飛

成都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遂罷湖外之行作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臣

所奉勅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勅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

英州又奉勅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者七年

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紲復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逮人

陽羨民師還朝授任。索范祖禹事狀致秦觀與作范冲書。本集與范元長書或相近得見又幸矣。痛哲人云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蹟編次

除可爲歸田之漸矣。處度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漂流江海未能赴救已爲慙負。有銀五兩爲少游齋僧託送與處度也。此傳

不成乃元長自誤自此不復聞問矣。處度乃少游之子卽秦湛也。馮祖仁

自曲江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蒙示長笺粲然累幅光采下燭

疇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開關寸進更二十日方至。至英州何智甫方成石橋

曲江首當詣宇下乏人寫大狀手拙簡畧不次。求公往觀作何公橋詩。何蓮春渚紀聞云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

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種以五

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

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輪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

餘也。諸案梁譚皆巨擘也此詩本集入銘類何蓮亦云石橋銘施註以爲詩

編南遷作查註旣引洪容齋三筆而仍置南遷謂存施氏之舊輒持兩端洪說與詩意甚合其爲北歸作確無疑也邵補註則此未爲無見然據洪說當時以爲詩者不始與鄭俠見於英州和俠所贈詩。諸案公翰林學士任內奏獨施也今改編。始與鄭俠見於英州和俠所贈詩。諸案公翰林學士任內奏註謂東坡南遷始識介夫誤甚俠自英州放還乃元祐元年事越九年至紹聖元年公始南遷又越四年至元符元年俠再竄英公在僊久矣何由相識





今刪去此註。明老自曹溪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哀病復過

駁正於此。使惠手書何慰如之。旦夕離英。但作程懷立書。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去德彌

江路頗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關借舟未知能達韶否。流行坎止。輒復隨緣。不煩思念。

也。萬萬為國自重。不宜。公方艱行役。會朱服至。較徒御數十人。使節級梁立林

知。而王進叔之為憲。使亦由是分清矣。總以佐公行。遂發英州。本集與朱行中書云、達潤滋久、向往徒勤、承旌駟已

悵惘可知。特辱專使手書。具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勝。又書云、般家人業報借、

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公密且言自蒙里出陸。先游曹溪為便答書。

惇。當知潤泉。安寧廬壽諸州。謫萊。徽宗立。加集賢殿修撰。由唐徙廣。後坐與

公游。貶海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改興國軍。卒。其前與公游。無考。若因此一

面貶死。李公寅陳公密自韶州專使來迎。慰馳仰。江路難阻。寸進而已。更半

冤矣。月乃可造謁。人還布謝草草。公密且言自蒙里出陸。先游曹溪為便答書。

本集與陳公密書云、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

書、當如所教。欲至南華、必陳子報其父原書、失載此後書也。丁朝奉自

連州專使出送答書。

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隱務、稍習蛙蛇、自疑

本僭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况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以聞名而自慙。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逢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苑。而有力於嘘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窮途易感。永好難忘。**詔**丁朝奉乃以朝奉郎守連者。名無考。**十二**

**月曲江道中記舟中作字**

本集書舟中作字云。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者百指。桴聲石聲。筆然四顧。皆清瀨。士無人色。而吾

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將達蒙里陳公密差白直兜乘擔索皆**

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集**。本集與陳公密書云。差借白直兜乘擔索。一一仰煩神明。孤旅獲濟。荷德

集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留半月。即造字下。**密**。此書陳公密乃曲江令也。**七日公欲赴曹溪會馮祖仁來迎遂罷行同抵韶州狄咸**

**李公實陳公密延入行館為會八日作馮祖仁書**

本集與馮祖仁書云。昨日

夜不能造門。早來又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至節想惟孝思難堪。奈何奈何。**祖仁餽羊邊酒壺**

**答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節辰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

可。言也。**詔**。公以十月十五日與吳子野會清遠峽。而子野化去。勢必

經紀其喪。俾何道士載之以歸。又須留二三日始行。是發於十七八日之間也。時馮祖仁以書來迎。而答云。更二十日方至曲江。其後在英與李亮工書云。更半月乃可造謁。此乃自清遠啓行。又已除去數日。而自發清遠計至曲江。仍當約以二十日之限。則英州泊有餘。而舟抵曲江。尚在十二月上旬。



也考與祖仁二書乃同日所作公以到之次日欲報謁而祖仁已走松楸及其餽食而公有薦先之語一則曰至節再則曰節辰是此日為臘祭之日故云爾也然古之所謂臘者月日紛如般演何益惟當以通俗論考東京夢華錄凡臘日之事皆載於十二月八日之下此宋以十二月一日為臘而以八日為節之確據由此推之公以七日到曲江而祖仁餽遺在八日以合清遠峽之程期正在二十日之間也

**和狄咸所贈詩夜夢蘇堅示以南華賜物有感九江送別之事忽得書堅已在南華待數日感歎不已先寄以詩**

**馮祖仁為會出觀其父通直遺草及鶴鹿馬三畫求詩政并約從游金山**諸案以上馮祖仁各事並詳後條

**得錢世雄書知廖正一復官參寥落髮錄寄舊和守欽詩**本集與錢濟明書云得來書乃知明畧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定慧欽老早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服為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為寫於舊居亦掛劍徐君之墓也欽詩極佳契順又不

**為陳公密作子石硯銘**本集子石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者也

**與李公寅**公密自採石崑下獲黃卵剖之得紫硯銘曰孰形無情石亦卵生

**黃胞白絡孕此黝賴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馮祖仁游曹溪**本集與馮祖仁書云兩日不果詣見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會包子廚人一日告絕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欲游南



山祖仁若無事。可潘衡復來見。邁追過筆符籙。衡皆隨往。過月華寺爲題梁。  
能同到彼。開行否。潘衡復來見。邁追過筆符籙。衡皆隨往。過月華寺爲題梁。  
周密齊東野語云。子瞻北歸。過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乞題梁。欣然援筆。  
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官。  
同歸淨土。有性。至南華寺。與蘇堅明老共會於談妙齋中。乃選日集衆名香。  
無性。齊成佛道。結界懺於南能塔院。爲飯僧設浴之會。作南華寺功德疏。本集南華寺功德  
成都府王局觀蘇軾先於紹聖之初。謫往惠州。過南華寺。上謁六祖普覺大  
鑑禪師。而後行。又謫過海南。遇赦放還。今蒙恩受前件官。再過祖師塔下。全  
家瞻禮。飯僧設浴。以政感恩。念答之意。爲禱。我集福之因。具疏如後。伏以。竊  
流嶺海。前後七年。契闊死生。喪亡九口。以前世罪業。應墮惡道。故一生憂患。  
常倍他人。今茲北還。粗有生望。伏願示大慈愍。出誓光明。憐幼穉之何辜。除  
其疾恙。念餘年之無幾。賜以安閒。軾敢不自求本心。永離諸障。期成道果。以  
報佛恩。張端義貴耳集云。韶州南華寺有黃葉齋。僧文自稱率土大將軍。唐  
之丁酉年後。彭帥爲經畧。適有曾忠之變。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碑陰乃東  
坡飯僧疏文。二十九日生日。過作詩。斜川集大人生日詩云。七年野鶴困鷄  
碑俱不存矣。五湖光輔屬何人。從來令尹元無懼。豈獨原生不病貧。天欲斯民躋仁壽。卧  
龍寧許久謀身。未試凌雲白日仙。此聲固已速郵傳。陰功何止千人活。法眼  
要求一大緣。枕上軒裳真昨夢。腹中黎粟是歸田。他時漢殿觀遺鼎。猶記曾  
陳柏寢年。詩。郵傳句下自註云。公在海南。四方傳有白日上昇事。又詩有



七年歸田諸句乃元符三年生日詩也。吳長元亦引公過嶺詩七年來往我何堪句為證今載於此。公以薈巢與重辯塔為記

**逸事**

本集南華長老重辯逸事云予遠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

日我師昔作詩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

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眾乃大

服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馮祖仁請跋其父通直詩本

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馮祖仁請跋其父通直詩本

書馮祖仁父詩後云國家承平百餘年嶺海開學者彬彬出焉時余襄公既

沒未有甚顯者豈張九齡姜公輔獨出於唐乎。真陽馮氏多賢有文者河源

令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詩七篇燦然有唐人風方知祖仁之賢蓋有自云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諸案此政本集作十一月十九日是時方在清遠

峽啓行此乃十二月。蘇堅設妙齋為作銘本集談妙齋銘云南華老翁

月之謫今已改正。蘇堅設妙齋為作銘本集談妙齋銘云南華老翁

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追和沈嘉

毗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就知東坡非問非答。追和沈嘉

**南華韻夜觀傳燈錄作口占詩憶權開封府推日李公實父為亦令暇日論**

**內外丹出成丹相示歛已并載道舊感歎公實因勸公卜居龍舒**。本集次韻

直詩自註云僕昔為開封幕先公為亦令暇日相與論內外丹且出丹示僕

今三十年而見君曲江同游南華宿山水閒數日道舊感歎且勸我卜居於

舒。國數日薦潘衡造寺墨。

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潘生果作墨否如成寄一

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售

墨價數倍於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

因何遠所記海南墨則夢得此條多不足信

今姑摘其近是者存之以歸結潘衡也

蘇堅以其子庠疾不克偕遂還

韶州陳公密出素嬖佐酒為賦鵲鵲天詞

本集鵲鵲天詞敘云陳公密出待

人飲盡因為賦此詞云笑然紅牙彈翠翹揚州十里最妖嬈夜來綺席親會

見撮得精神滴滴嬌嬌後眼舞時腰劉郎幾度欲魂消明朝酒醒知何處腸

斷雲間

紫玉簫和李公寅詩王註子仁云先生與李惟熙帖偶得生還平生愛龍舒

云與第二首合惟熙疑即李通直也

郎為前倅此李通直二詩與後亮工舊隱圖詩皆作與一人者也本集無與

李惟熙帖查註附會王註率稱本集非是今考本集菱笑桃杏說云今日見

提舉陳貽叔云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為人清妙善論物理又與章援書云

舒州李惟熙丹服之皆生胎髮然卒為癰疽大患戒之戒之本集所載李惟

熙止此且顯然又一人也王註所引帖似出公手或公過舒時惟熙來見因

與此帖亦或有之然以之附會李通直則謬甚查註既於此詩之三李句引

揮塵錄之龍眠三李亮工伯時元中又從王註作李惟熙輒持兩端合註從

誤今皆刪去

檢讀程天侔舊寄詩草題付過書藏之本集書程全父詩後云

駁正於此





天伴者豈易得哉。予識之於罪謫之中，無以發揚其人，適足以汙累之，乃書以屬過善藏之，異時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月日。此乃程天伴字全父之確證，合註於年譜下，疑其子儒之字為天伴，誤。邁迨自惠至，賈天伴父子當不止通問，而本集竟無所考。今賴有此文，以歸結之也。秋

咸齋書齋讀餉公作詩馮祖仁以嚴硯法醕蔬果為餽作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

蒙以嚴硯法醕嘉蔬珍果等為餉，已捧領。公將行，陳公密以其祖隱居書求

題為作跋。本集跋陳隱居書云：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

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為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馮祖仁復以

其父通直遺草求題為題明月湖詩。此詩作於去韶之日，後書可據。施

有真陽馮氏語，改以置英州，而不知祖仁遷。李公實以其兄公麟畫求題作

舊隱宅圖詩。狄咸燕集於九成臺上，求題已弗及，復為書止馮祖仁金山之

行。本集與馮祖仁書云：昨日奉辭，瞻戀殊甚。先什輒已題跋，鶴鹿馬三軸迫

行，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次，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

保重。及登舟，明老寄南華碑刻至，并呈四偈，公以事忙作一偈以報。本集南

寵示四偈、事忙、只還一偈。惡業相纏五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却著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題此偈在本集偈類、公不以詩論也。施註列遺詩中、查註改編入集合、註仍之。題并答書。**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某以促裝登各小異、今據本集改載入案。**并答書**舟、凡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偈、可謂奇特。聊答四句、想大笑也。石刻已領。**秋感陳公密餞送於相江亭。**與地廣記、感感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秋感陳公密餞送於相江亭。**相江亭在韶州府城東。**公以李公實行部先出留書為別。**本集與李亮工書云、近別起宋時、餞別處。**公以李公實行部先出留書為別。**居住勝旌旂之還、想已新歲。伏冀尊重、以迎多福。臨行、兀迫不宜。**遂發韶州。**年表是年在韶度歲。**帝案**此書乃公並未在韶度歲確證。**遂發韶州。**請紀年錄均無此說。省云正月五日至南安、以公題石鐘山記月日為據。自英至韶、不及二百里。公當日已行十餘日、中間無可停泊也。自韶至南、雖二百數十里、膠安尤倍於下、今緊行必五日、料理度嶺必二日、公當日能以三日到手。查氏親經此道、乃九成臺銘為斷、誤甚。况公挈家度嶺、更需滯也。計曹溪至韶、肩輿五十里、公大約以二十一日歸、二十四五日即行、且時患河魚、以疲**以近詩寄朱服作**於人事始行、前途尚欲留調一二日、故必約以旬餘也。**以近詩寄朱服作**本集與朱行中書云、承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寂、獨和一、觴一詠、亦不能忘。陋句數首、題書堂嶼詩。**案**此詩查註謂梧州曲錄呈以、為一笑、恃知照不深責也。**題書堂嶼詩。**江仁化並有書堂嶼、以詩有北出、湘水百餘步、句而始安志有湘灘同、源南為灘水、北則湘川之說、因編梧州乃全未考志文也。始安之嶺為靈渠、秦將史祿所鑿、其北流入嶺內。



者為湘水自全州至永州合瀟水為瀟湘入洞庭其南流出嶺外者為潯水  
 自興安下合桂林昭州陽朔各水凡千數百里至梧州梧之書堂嶼豈能連  
 湖南之湘水哉曲江原名相江亦名湘江今改編於此為近是南雄道中公河魚未止  
 留調度歲馮祖仁事使追送客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辱牋教累幅文義榮然禮義兼重非老朽  
 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極瞻繫也歲暮更惟節哀自重語案此書作  
 於道中故有益遠二句作於除夕之前故云歲暮皆不在韶度歲之證  
 彭臨賀啓人之號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名於  
 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  
 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已五漿之先餽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承以  
 為好語彭賀州未詳公初自蒼梧赴永擬由賀江行當必與之有舊矣今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四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 詔改明年元：應作「詔明年改元」。

② 覆：疑當作「復」，見本譜卷四五載蘇轍撰《墓誌銘》。



備藏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0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57

页数=857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54

SS号=12365577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0. 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